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七九冊目次

公槐集六卷響玉集十卷餘一卷棘門集八卷沆瀣集五卷

〔明〕姚希孟撰

松癭集二卷文遠集二十八卷補遺一卷（二）

明崇禎張叔籙等刻清閩全集本

.....
一

公槐集六卷響玉集十卷餘一卷棘門
集八卷沆瀣集五卷松癭集二卷文
遠集二十八卷補遺一卷(二)

〔明〕姚希孟撰

明崇禎張叔籟等刻清閼

全集本

北京圖書館藏

棘門集卷之五

目次

傳

高忠憲公傳

亞中大夫福建右叅政復吾侯公傳

雲南叅政致仕丁大夫傳

貴州叅議定菴馮公傳

奉議大夫湖廣督學僉事聞修王公傳

史別駕傳

張樹伯傳

張太恭人傳

歸烈婦傳

彭節婦傳

沈母顧少君傳

行狀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卿周忠介

公行狀

勅贈修職郎行人司行人繼川魏公行狀

江西萬載縣儒學教諭贈文林郎松江府

推官勉吾吳公暨配鄒孺人行狀

處士張益之先生暨配袁孝媛行狀

目次畢

棘門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傳

亞中大夫福建右叅政復吾侯公傳

嘗見襄郢士大夫稱數十年前侯使君其懷慕如新云使君備兵襄陽行城城惡老龍堤翼城闔厚不登三版水且啣其趾使君憂之亟鳩斲斷亡何遇暴漲高與堞齊水濱遠土且颺去圍

棘門集

卷之五

三

之弗禁更其萬甃及數百躬實土于腹雍上流猶弗禁鍛巨鐵爲跗工迺集活人亡算而蕩爲魚鱉者尸蔽江下使君爲具檣檣不給具藁視其瘞埋流皆逆鼻若罔聞植柳志之襄裏迺去水旣落爭勞苦相驩使君庚董治睥睨加峻焉出奉錢葺城南與梁明年水大漲踣舊堤薄城城隆隆浮水面得不犯從橋上避水赴山谷者億萬計聲若雷雷微侯使君襄人殲矣其禱雨

也長跼自責塗跣赫曦中甘澍立應它若輯亂亂弭理冤冤洗招流亡鋤兼并開倉貯穀禁鬻人女作倚門娼嫩政不勝紀遺老思之淫淫淚下問使君歷何官則以內臺出僉楚臬治蘄州已守湖南已乃備兵于襄後復備兵大名其治蘄也沿江上下荏苒晏然知盜藪多柯陳遺孽亟清之又好言諷厥父兄致感泣自縛其子沈之江以報一時良善暨文學矜帶蒸蒸嚮風荆

棘門集

卷之五

三

三

宗素悍亦奉約束惟謹良家子爲人臧獲者還其家昉朱子法設社倉五十餘所於掛口建飛梁民不褰裳而渡築新生磯礪石化爲砥揚颿者母虞碎句也治湖南因丈量事徭徭戟手相譁幾釀變賴公底寧治大名險阨時築儲餼時庀夾道植棗栗卽芑芑不登民有恃矣最異者田畯以肥蠶告公判牘尾曰歸當雨已還却雖靈雨其濛民大驚爲神時已初夏麥未芽踰十

日有秋民愈驚古一穗兩岐不足道也又居恒私念睥者滂微也盡乘其睥爲滂備聚遊手樂長堤堤成水果大至掠堤而退嗣參閩省政不久未沛厥施遭螫去公前後五歷臬藩在襄樊全活最多若斬之繕橋梁與捍石磯也魏博之因睥禦滂也彷彿如治襄所活亦未可盈縮籌獨顯而提之淪胥中與隱拜祗席不侔耳公匪特以牧伯著也嘗從西曹選爲名御史被命

東集

卷之五

三

韓氏堂

詰戎江閩時江陵當國政尚束濕公以敦大持之第令屯伍與尺籍相當亡株累焉以暇力與中丞楊莊簡公共築九江堤江流不害公所到留意培錯實肇於此繼按閩有墨守鬻獄脫烝弑于死公辟臯人而紘守守乃客于江陵之客者客嘗以守屬公故守僅量移而公補外且投之遼左未行而徙斬迫衆議也江陵客楚人欲掩其伎迺引公于楚公成進士出江陵門江陵

察相也雅知公而公始終無私昵其毋違來京邸道出蘄厨傳按故事而已無加虔焉奪情事起上書江陵言吳趙不宜受杖奈何身任過而予人名高書上沉其藁破麓中人罕知者漢相諸葛武侯嘗寓襄而唐相漢陽王張柬之襄人也諸葛有祠湮矣張無祠公笑曰人皆趨今相忍故相寂寂耶下令兩祠並飭以清戎行部江右朔祠祀遜國諸臣於上饒新謝疊山祠分守建南新先儒楊羅李朱四賢祠蓋平恕中觚稜嶄然第不欲張奇至於敦尚節義尤天秉也賔僚高會未嘗不婆娑其中然不以此放簿牒嘗有譙集因執掌徐赴同事勦之公曰巡有巡事守有守事卽事在有司一入吾手成鉄案矣容可草草後參閩藩入賀萬壽閩直指彈二屬令謂監司不以聞并刺公然公業已臚報銓司矣豈訛敝少涇渭者公從此長往主爵者寃公

東集

卷之五

四

韓氏堂

甚天下咸聞而惜之然使公爲德於鄉廕覆宗
鄰楷模士類以大耄家居有識者以爲耆英之
在洛而販卒婦孺皆親之如陳仲弓嚴之如王
彥方視履考祥高朗令終凡天之相成者多假
手於不知已之人以陽塞其身而陰暢其惠類
如此里中後進談公長者事移日忘倦其大者
不急錐刀不修卻不責報又其大則女弟之旣
嫁者與東西侯異姓而同嗣者有婚娶死喪之
事亡所控公曰吾事也有公家之逮至典妻賣
子不能償公曰吾通也又其大者贈公旣厭世
事朱太宜人逾謹色不懌必跽請奉板輿就養
所斷獄亡細鉅必告治文書難脂至丙夜太宜
入猶呼酒坐待絮語日間事爲樂其嬰疾也春
秋九十高矣公猶焚香額天願減已筭以代遭
喪致毀如喪贈公時公於立身太節事事靡憾
矣此仁人也宜壽得八十有四服官勤勞于民

東門集

卷之五

五

韓文公

宜祀祀類官者二奉專祠者一生多隱德宜昌
厥後子若孫曾繩繩螭螭長子孔詔以子貴贈
吏科給事中是能如范忠宣佐文正公行其惠
者孫震賜爲名諫官疏草傳海內曾孫峒曾方
起家名進士岐曾久擅文章譽嗣武未艾也琅
琅懿嫻可大書不一書宜傳如需之國史而家
傳則授簡姚希孟公諱堯封字欽之別號復吾
蘇州之嘉定人浮湛諸生孝廉中頗久以隆慶
辛未登第仕在隆萬之間
佚史氏曰襄故有峴山鄒湛對羊佑曰公德業
聞望當與此山俱傳祐歿刻碑其上因名墮淚
阜始爲侯公識邪其祀張東之何心之有襄人
卒自像配食其中一念好善自食其福茲茲報
施不爽矣公所至多興土功畚鍤旣戒沸流皆
爲安瀾古語曰水土演而民用永執綿茲
阜固兼此二德以康厥身而昌明于子孫一涓

東門集

卷之五

五

韓文公

一坯聚爲沃洲結爲崇丘於公之後人有徵哉
無憚無阻我信其義十與道合百與俗左余於
給諫公之立朝也庚想見公一班聿修厥德者
真念爾祖哉真念爾祖哉

雲南叅政致仕丁大夫傳

希孟隸諸生十餘年守令非屬師帥者未嘗以
姓名通獨於太倉守丁大夫稱門下士人謂丁
大夫何以得此於強項生廼強項生何爲折節

東坡集

卷之五

七

游峨嵋

丁大夫也蓋余少時與黃經甫元會文價相頡
頔大夫旣以國士遇經甫又從余淪棄時獎借
亡遺力一日王吏部罔伯謂余曰若有才固不
緣丁大夫重廼丁大夫獨非若知已哉余從此
委心事大夫而大夫之子仁安伯勉讀書太倉
嘗師事王士駿逸季邵濂茂齊其取友半江東
而余與經甫其選也大夫嘗關衛齊招茂齊輩
哦咏其中余時一過之談稅之暇浮白轟飲謹

呶達署外一日被酒竊大夫衣冠服之跌宕叫
嘯自夜徹曙大夫聞之顧益喜謂吾兒得從終
士敦稽阮之契幸甚且如此生者勿謂狂少年
其目中殆無朱門安用禮法羈縻之自是名士
日益進探行卷爲贅者日可捆載大夫雖以乙
科典方州爲一時文人所歸它邑之雋半出其
門諸長令人人自媿弗如矣大夫之刺婁也從
福清令擢其令福清也又改自德化德化小邑
不煩治福清濱海時有島夷之患自大夫令福
清而福清屹然憑巨嶂也今少師葉公時貳成
均過銓司言大夫治狀如廓西北城墾南日山
翔萬安倉皆百世利當用卓異旌而銓司沈公
昌期婁人方求善治婁者遂擢大夫刺婁且言
婁政成當有不次報廼大夫治婁所爲均徭役
清飛輓寬積逋墾田濬河諸善政庚出福清進
爲政數年貴不得餽富富不得蝕貧賤貧賤而

悍者不得鉅屏懦王文肅每嘆爲數十年未有
頌禱去思之文半由文肅手相傳以爲信史趙
沈公以忤旨逐不得伸其報而大夫亦奉諱
歸矣服闋補禹州未赴擢刑部員外郎奉命
獻江南十郡獄平反重辟以下數千人所削牘
皆從纖鐻中抉其疑竇讀之可以發聰明達事
理後之閱爰書者謂隻字不可易明年擢守賓
慶剔歷愈久奏刀書如驕恣如武岡諸藩搖手
不敢犯跳梁如城步山中諸獠狗皆帖首就馴
臺使者稔知之恐大夫去而畏者驕馴者跳越
請加憲副秩璽郡事又兩年實補雲南糧鹽道
而大夫且倦遊抗疏乞休朝論高其風特加叅
政致仕大夫歸而守其郡者卽嚮時門下士黃
子經甫也黃子每視事竣輒起居大夫大夫多
自引匿非兇觥公堂不通典謁南州諸君子兩
賢之希孟自大夫聞訃歸白衣冠而送之河澨

東門集

卷之五

九

辭職堂

越五年而大夫按獄至海虞希孟有承重喪以
苴經見于海虞明年大夫至溧水希孟授經牒
水令衙齋復以苴經見又七年而大夫以憲副
上郡守計希孟與黃子始赴春官握手邸中至
是而大夫之色稍紓也呼酒爲竟日驩其識希
孟者言歷歷在耳無所不驗大夫婆娑林下數
年年踰七十得考終存物何所憾惟是弱冠登
賢書六上公車不第太公在堂迫就祿養遂俛
仰謁選人余曾從酒間聞大夫一二憤惋語知
其所望於伯勉倍切而父之德慶未及子子之
才榮未及大夫嚶鳴鶴和驩若同氣而不能並
驅着鞭有飛伏差池之感然大夫歷官三品爲
時寶臣高朗令終有聞章徹此亦世所希邁不
以科目貴矣大夫諱永祚字爾錫別號見白江
西之南昌人自其尊人封刑部員外郎印山公
而上代以盛德著至大夫益敦內行事繼母孝

東門集

卷之五

十

辭職堂

撫異母弟則以兄兼父師神弟永初舉于鄉見其周旋京邸竟日不懈得先民家教焉子七人長仁安以廩生入成均次仁容仁守仁宜仁實皆名諸生仁寶仁完亦能世其學蟄蟄濟濟無論光大何如目爲清白吏子孫靡忝矣

太史氏曰余嘗聞故老言天水胡孝思之守蘇

郡也晨興坐堂皇日未春而事畢簋與畫舫與一時名士徜徉虎丘石湖間飲酒賦詩以爲常

東園集

卷之五

七

釋教

然其所最善爲主履吉而履吉骭髀不遇被同儕姍笑丁大夫以其子之故飾齋厨敞秘閣萃遠近之名流而修震世之業至於酒人自雄狂譚颺起而大夫不以爲驚弘獎風流若此豈近世所恒有哉若品題賞識又何其不一爽也古稱文學飾治所以洗簿書之陋然文翁不得相如猶俗吏耳丁太未之爲循良也未本而知之余獨標其悅安之政浹於章縫如此是時有江

長洲盈科其延攬時彥髣髴類大夫而與大夫同志操出入必偕者則崑山令樊玉衡樊令益廉吏之最也余猶憶大夫有駢語揭客寮云有客來時須下榻無人知處可焚香嗚呼可想見一班矣

史別駕傳

入金閭而東有浮梁跨通衢以臯伯通名此地本隱者所棲擬於考槃至陸機賦吳趨而峨峨昌門不減五都之市矣今海內玄纁纖纁環萃于金閭百貨克牝闐殷塞道人生其間雖矜而紳誦詩書陳說大雅然其眉宇間皆子母什一也安得慷慨丈夫如史別駕公公名國紀字振卿從祖有史鑑先生者以文學獨行介於沈啓南朱存理諸隱君之間公之少也其風氣浸肖之乃廻翔太學不獲一經顯又不獲尋烟蘿之盟竟以貲爲郎雅非公志矣然公非無文者在

賢關負雋聲念其尊人春秋高當以身代家秉
因稍稍輟去書史謂齷齪書生自暮一編將以
顯親也而累其親者無已鬚髯七尺如黃口之
待哺孰若身爲傭保率嬖子滌滌瀧而進之使
齷髮老人得于飽臥絕刺促聲哉迨尊人物
而倚廬啜啜孺子泣也尊人析產以授公公必
推而與庶兄及其弟均之且無取盈焉有宅一
區可六百金庶兄心覬之噴有繁言而公怡然
奉兄謂此六百金於乾餼何輕重哉而失其百
里侮也姑有嫁於劉者劉爲人齷齪瀕殆重跣
走金陵卒雪其事少所受經呂翁以貧死死得
葬子又得師胥倚公而辦公爲長者行類如此
而濶達大度弗屑屑持籌奴有點者耗損無筭
公亦置弗問生計從此日匱思謁選人矣公以
貧謁選需次闕下新費益不貲而旣登仕版
更似富人輦金錢博高冠自愉快又似柄用朝

駕幸

貴胄勵爲風裁者絕簞簞如蜎任勞苦任怨如
蜜而才足以副之遇盤錯又如掇蜩筮仕司城
卽能卻暮夜金諸賤閹蹙蹙持短刺倚諸司城
爲外府聞公名卻走其賑饑緝盜皆有功

壽陵一切咄咄立就功最高當有異遷而公以落
落無與援弗得也亡何而叅甘州都閫又亡何
理粵東藩司皆能其官主爵者亦念公廉且才
間開南北迂迴萬里又嘗置之孤城斗絕之地
無以爲勞臣勸乃晉公肇慶別駕故事以貲郎
得別駕日崦嵫矣於吏議清議往往無所顧公
自念嚮者驅馳河朔僅携嘉峪一片石爲孫研
田南中稍富饒雖母在何敢以官物餉貽陶氏
羞益堅志如初而吏事益精才益展嘗攝陽江
令典除數條陽江迄今有遺愛如其鄉人區太
史所稱述云粵大吏素諗其治行薦剡互騰而

公以代郡守入計驟厥者再得倖疾兼弗良於
行勉竣事歸向母氏永訣死矣其謂母曰甚哉
廉吏之弗克爲子也則又謂其子曰甚哉廉吏
之弗克爲父也蓋公歷四官積逋如山子若孫
償之十數年猶多未竟者然公任司城有城旦
舂將鬻妻自免任甘州有武弁麗丹書將鬻其
女而兩人卒毋鬻皆公出橐金代之也嗚呼公
之好爲長者行後先如此公雖貧弗貧矣子太
學生必選恂恂君子也後公卒孫郡諸生兆斗
好古擅文譽姚希孟曰今天下寧復知史別駕
哉卽近而一郡中弗悉也乃余所論次其爲良
士何疑進而次於循吏之後寧多讓哉夫貴郎
何足以掩公彼高牙大纛稱天子貴幸臣而志
屑瑟而氣煥阿皆公所夷然弗屑也士立身自
有本末庸可以時格較量乎母念爾祖聿修厥
德是在文孫矣

張樹伯傳

余以丙辰秋遊武林西子湖見二客泊舟于斷
橋垂楊深處就而與之語則澄江張樹伯午卿
兄弟也娓娓移日雖不廢調笑而商畧者多文
章學問事旣出其色舉十義以相貽余次第品
薦還問樹伯曰君生平得力何處樹伯曰吾生
平惟一悔字昏則悔一日所爲晦則悔一月所
爲歲除則悔一歲所爲覺舉身皆病也余嘆伏
其言時兩張方建鼓成塲聲價昂起余退與
三同人爲之位置則曰如兩張不當以文士目
之廼問學中人也嗣此落落不相聞而胸中輾
轢遲來不去至丁卯戊辰兩闌午卿連掇上第
余以此更念樹伯而樹伯死矣已而讀午卿所
爲樹伯狀庶幾可事事無悔正惟其善自悔迄
底無悔也張之先世用計然術起家至樹伯之
尊人始以一經代滿籛樹伯弱而好弄其母呂

太君督誨之卽攻苦就學其文厭薄時趨而追先民之度與午卿同受知于邑侯余公備兵使者蔡公旣歌子衿遂頌頌名流行卷一出國門爲之紙貴卽枳足棘闡而望實鬱起尊人每從書齋複壁中聞對床呶呶聲又出而聆長者之譽輒爲加餐謂不負式穀也而樹伯之繼述可以無悔其尊人之以倦勤析箸也上有兄下則午卿田荆姜被殊以割裂爲痛樹伯不敢言辭羸就縮惟知辭逸就勞室廬取其待葺者田疇取其待墾者去故居數里稍違鄕下問訊無虛日一鮮未奉不敢嘗一事未諮不敢發遇尊人稍有拂意長跼解臂俟霽嚴而後起呂太君捐養卻酒肉者三年盛暑不去苴絰簪牀未奠重趼跋履形神交枯於兄弟中竭蹶獨甚使午卿得安意經耒筆耨食逢年之報者樹伯所貽也而樹伯之孝友可以無悔所論交皆名士嘗爲

呂太君乞墓文于黃貞父貞父見其狀貌毀瘠涕淚若崩泉嘆曰古人古人故羅玄父者君皆折節與交驩在宗鄰中有難排之有匱濟之有舊郅則蠲滌之下迨齷齪豎子以貿遷緩急來告售產者倍讐之告貸者薄徵之甚且取子母券一炬棄之或袖而納之年踰四十稍稍薄鉛槧勾稽困廩出入第欲使嚴君藉以息肩得遽遽高枕午卿不以瓶罍累心耳絕非爲子孫封殖計未艾而刻券以貽後人未病而垂治命迹於不祥午卿顧笑之謂兄終日了亦終日不了樹伯亦自笑曰吾自作了事耳至世俗所共諱如狸首之斑然曾爲尊人豫治者亦且還以自治故溘焉天逝而家政嶄如也無茆弗者子弟猶如也無騷騷者至千秋姓名所爲昭玄壤而昭野乘亦必白屬之某人某人至晰矣合計樹伯之生平而事事可以無悔迺午卿則若有悔

也以其身在曲江池畔請急而歸不介馬而馳相去者十日而不及含殮也於戲孰知午卿所爲悔而不釋者正樹伯所爲長夜嘻怡永永無悔也邪其命諸孤曰而叔歸且母齊先以吉服慰我地下可思已卽有高堂嚴親在然有代午卿而將荼與夫代樹伯而畫繡者何其兩情之克配也終何悔哉終何悔哉樹伯名育蕙自南渡世爲江陰人父明治母呂氏行且以午卿貴

韓開集

卷之十五

五

韓開集

徵 錫命午卿名育葵

今皇帝首科名進士也樹伯有子絳從午卿遊補諸生其乞言于余猶樹伯之泣籲于貞甫也又曰鉉曰綱皆依季父讀

史氏曰先正陳公甫有句云多病爲人未足羞半生無病是吾憂旨哉言也紳裾之彥抗手而談問學輒岸然自許曰可幸無媿核其生平主舉之有不涇淫汗浹哉室垢者日荊之髮垢者

日櫛之古人齋祓身心當是疾痼始樹伯文士近於道矣厥弟之言曰如吾兄者生死於五倫者也夫生死於五倫者倫常在濯濯不廢者亦常在又何生死之有而復傷之又從而傳之其以發人心之悔辱易之所爲震無咎也

張太恭人傳

張太恭人者中憲太夫人知杭州王公臨亨配也稱太恭人者何不以杭州守封而以子志堅兵部郎封也中憲公擢守杭州未任而塲然以名進士再爲令遷刑部郎皆報最矣必有子始稱太恭人者何中憲公出嗣其叔凡所得封必推及本生父而以妻封推本生母故終中憲世太恭人猶庶婦也太恭人之祖曰情福建按察副使父應忠贈興文知縣其子爲興文令者卽闔門死難謚烈愍者也太恭人之少也嫻於內則憲副公絕憐愛之十六歸中憲公中憲公壯有

室始爲人後太恭人歷事兩舅兩姑周旋娣姒間以孝謹聞中憲公善病則跽而進湯藥試事小劉則歡言相慰勉嗣舅奉直公素雄於貲已而中落比以蒸嘗屬中憲公僅存巧業數百畝而已亡何有訟事及賑事棄弗守太恭人躬井臼如寡人婦至四方名士過其家者逞逞得精食中憲公性友愛復喜客非舅弟及二三友人共食不驩何有何亡又一切不知也其令西安遇災而賑有議民出粟者太恭人謂公曰君忘戊子夏乎是吾家所輦感而應也令海鹽有豪公子爲人所訐介戚鄙饋數百金爲太恭人壽亟揮去顧謂子曰兒不憶當年貸米而炊耶余有俸錢可飽而染指及此乎中憲公所至擅循良潔白聲得太恭人贊助居多教諸子慈不掩義崑人好楮葉戲閨閣中習爲之太恭人嘗以娛其姑丘太宜人諸子長遂屏去弗蓄曰勿令

兒輩見也篝燈夜續令子孫讀書其旁生平未嘗以知書自命然字句有誤輒覺之塾中延致師友供億惟謹其期諸子者甚遠而不津津一科第曰此公器也豈以一家私哉汝輩第勉爲好人足矣問孰爲好曰汝舅是也時烈愍公猶躡塲屋故云然其策它人貴賤壽夭往往奇中某耶恐難迂福也已而果不祿中憲公既塲坐臥一小樓非大事不出晚年好佛未嘗一至招提亦不與除饅女往還聞雲棲道行高遣辦香遥禮而已食不兼味一衣數浣偶有宗戚之會珠綺照耀以舊時衣裝錯處其中泊如也在室中父賜之酒不受後終身不飲酒父嗜鱸父塲遂終身不食鱸此雖細事可以徵至性焉至於撫姪女如所生女御婢僕如子姓遇親鄰緩急如饑寒切躬必傾橐而付卽以此自窘恬然其

之矣既以志堅貴沐太安人封貴爲二千石婦
又稱未亡人者十餘年而始御簪褱志堅竊竊
喜謂天之報吾母至是粗備何必三公養擢黔
中學憲因遼遠不便將母遂抗疏乞休婉戀庭
闈者數年朝野高之卽家拜江西僉事尋改浙
江浙江去吳不數舍一水可航於奉養最愜遂
趨裝偕往不數月而太安人復思歸歸則見烈
愍公家婢自蜀中還者談烈愍死狀爲怛彌
日因臥病不起矣太恭人子三長卽志堅次志
長志慶皆名士諸孫贊贊有文可以令聞長世
家聲弗隤矣

史氏曰軹深井里之俠有姊焉弔古者憐其弟
而重其姊謂弟以姊顯也烈愍公恂恂醇謹名
不越中人迺天下人不能知而姊知之家庭式
穀爲子孫式第曰汝舅汝舅云耳其期許何如
哉古今女士擅人倫之鑒者莫如王珪母然叔

玠忘太子而從秦王母不爲嫌而以得交房杜
爲幸猶夫世俗見耳張恭人生知其弟卒以實
心悼喪痛弟而死忠義孝友墨墨相許豈猶人
者哉志堅韃戶讀書橫睇千古試問爲之母者
其於彤史中孰倫也吾旣次述其事而更標其
大者

歸烈婦傳

歸烈婦陳氏者太倉陳鼎葵女年十九嫁崑山
歸善世善世迺太僕有光之孫刻勵自好人也
嫁二年善世病病將不起謂婦曰爾母寡無子
我死俟終喪後歸而依母婦泣曰君死妾無歸
理旦夕從君地下耳亡何善世死婦慟哭至夜
半遂拔牀頭劍自裁母抱持之顧謂母曰兒有
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
所依宜死舅姑自有子侍養無須我宜死趨市
棺貯我母陳尸中霑供人目也母且勸且謹何

之兩日夜不交睫婦謂母曰兒生一刻卽一刻如攢鋒烏用生爲幸舍兒母相苦也侍婢以糜進不御還置善世前而祝之曰君食我乃食又撫尸而慟曰吾非悲君也吾死將驩然見君獨母老無子嗣子出亡惟吾與子兩人而姊又不能將母吾死而六十寡母惻獨伶仃是以悲也母稔其志仰天太息曰女死不過一時痛爾吾旦暮人何足念遂母子相泣撤青布床衣半爲褥半爲衾整殮時衣裳且命蒼頭治木焉有旁人憫婦曰爾猶憶爾夫臨塋之言乎何必死婦曰臨塋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氏少寡無子吾夫哀其志謂我曰不如速死夫旣命我矣越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悲不自勝時有毛節婦周氏者婦之從大母也十九而寡寡六十餘年 朝命旌其閭婦之母與姑實從母姊妹皆毛出也舅引毛節婦爲婦勸婦遂謝曰人

各有幸不幸兩大人皆老兒年少歲月事變難料兒死決矣姑謂母曰吾兩人在而坐視其死乎母出棺丁盈握鏗然擲地謂若爾者復有理耶是夜婦經于床喉有聲如鋸母堅塞兩耳流汗浹背嚙被而臥他負救之死復蘇瞠目視救者顧客嘆曰苦我奚爲我終當死耳善世師其叔孝廉子慕明日婦請見子慕謝無以爲善世報至日中婦蒙頭寢旁睨無人以被裹衣佯爲臥者遂脫身縊死時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也前此不食六日矣婦之死也家人不知其母獨知之宴坐自如揣其氣絕而後哭婦之辭舅姑也以衰其縊也以殮服時子慕病咯血輒奮筆傳其遺事子慕世所稱慥慥自得君子也其言信而有徵

太史氏曰今有封疆之臣強敵在前望風竄佚者其中情祇怯一死耳讀烈婦事而人知生死

輕生死輕而後可以爲貞臣爲孝子爲烈士爲信友謂一婦人爲百世師可也其於今則尤崩瀾一柱矣論者謂其母亦非常人有一女不欲生之而顧死之使烈婦千載猶生者翳其母力也雖然凡口口欲死人得而生之者非真死者也、

彭節婦傳

鄭節婦彭氏者徵君彭年女也徵君以經明行修推擇爲諸生祭酒名門之女風範穆如也年二十歸鄭由垣再期而由垣病馴至屬纊獨目注婦細語問曰若何爲計婦應聲曰忠不二事烈不再更吾婉婉姆訓時佩服素矣君溘長逝同穴有期也由垣死婦摧心焦腑殷殷田田有相從之志比櫓車渡胥江望波濤澎湃湧身自投幸似婦掖持獲免已心知激亢不必爲且有半百尊章在九月之孤又可撫而教也遂一意

務女紅紉組織紉上甘旨而下哺糜咸取給焉椎髻縞衣卻香澤膩脂弗御年未艾髣髴一窮邨媼負矣有女兄字文者素以禮法相師友或時一過從女兄歿而陸不與水不舫繁花不摘皎月不闕沉沉寂寂與瓦燈布幃相憐相弔者六十餘年年八十而卒子欽明承世業爲蓐醫所獲不甚腴腆而事母孝謹有士人風宗黨皆多之

太史氏曰世稱植節者謂必有殊特踔偉如層霜凍雨挫折搏激而後崇柯爲勁清芬爲烈然與否耶夫拮据飄捩者其勞思有所寄也深閨無事迢遙永年夏之日冬之夜枕衾淚漬伊鬱誰語乃能安性命之情卒躋上壽殆與有道至人相似寧獨塞淵其心而已余特表之以告司風者母徒眩目瞿唐而謂千里一曲湯湯亡奇也

巢烈婦傳

友人姜尊生氏每向余言其婦巢氏死狀必涕泗滿匡哽塞而不能成聲也一日出所爲行畧屬余傳之余覽而傷焉如厥所請而爲之傳傳曰巢烈婦者生於晉陵之固村父九齡以貴雄里中數世矣婦生五歲而字于姜又十餘年而尊生屢誦於有司生計日落田廬盡斥九齡遽有貳心會其諸父某棄姜氏之病瘠而從勿撓九齡婚於是寒盟計決其言亦浸達姜所矣婦從閨中廉得之因大恚爲却粒者五日其大母彊以哺糜得不死而尊生之父若母已偵知婦賢卽父頑弗能令也遂倉卒委禽焉廟見旣數日不言不笑尊生怪之始飲容對曰吾爲若也幾失父母驩爲叙述前事甚悉而繼之敦勉眷勿以我故輟學尊生故授經于外聞其言心忤忤焉卽日趨裝還舊塾婦欣然整縞視履恭

送之房不作婉孌索莫之容姑嫜而下咸异之而尊生心獨喜謂新獲一良朋如兄如弟弗貴也尊生攻苦下帷非卒牖不歸歸又不數日而出或信宿淹留婦則爲之飭衾襦于外使就諸暑季日夜相切劘自結縢以後終無浹旬之好計三年纔可五六月耳而蟲飛雞鳴之嘆猶不絕於耳繇此尊生學日殖大宗伯鳳阿先生每以宗英屬之群族人試于家祠尊生輒并其偶而屢屈於有司如故婦知尊生有昂霄之質下年坎軻旣傷其良人亦復自傷殘燈敗幃墨墨飲泣當食不食殆不欲生此在辛卯之試也又二年癸巳而尊生之難作是時郡邑有童子試貳守攝郡篆董其事尊生與焉而群見棄於長令者噪而入復噪而出事定臺司索渠魁甚急業纍纍就犴狴矣生虞某辯而黠謂茲事非宗伯公不解不株連尊生宗伯公亦不解也列其

名以上尊生怡然對簿而在事者深文鍛鍊當
蔡流要荒獄成家人無知者婦方日夜泣且泣
且禱願以死自代而憂愁菀結形神枯削舅若
姑憂之亟謂一旦覆盆可雪而有生兒無生婦
矣召醫而進之藥卻立弗飲謂人婦弗能職索
饘安用藥爲六月之九日尊生間行抵家一慰
藉慈人居三日將受訊于直指使者手提銀鐺
尾獄卒而行婦從厥姑哭而送之其聲往而不
返道路咨嗟知哭者之不復生也尊生既受訊
備諸楚毒同事鬼薪以下皆縱歸而尊生復錮
於澄江之獄婦躑躅于房見吾舅之入而不見
其夫也又聞一同事者甫抵家而母子夫婦相
呼也遣一婢質於奚奴知尊生已離重辟遂以
手中小姑屬他婢哭仆地不能起支離入戶而
闔扉雉經歿矣是日赫曦當空雷電交作大雨
驟澍疑其上感天意云婦既死而宗伯公之手

大叅公仲文時時爲尊生白見寃狀邑中諸孝
廉亦以烈婦聞于官一時節義沸騰而尊生頌
寃亦漸洗丁酉春比部郎中

奉

璽書平反滯囚謂姜某果株連無當立削去爰書
得不舉尊生脫圜扉旋登衣冠修其故業以文
章鳴于世此亦一奇也尊生字原名志鶴鎮江
之丹陽人

贊曰昔李北海當竄欽州其妻溫氏上表自贖
至願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每讀其文而悲焉以
此方之抑又慘矣巢氏之事尊生不欲以兒女
私情易風雲之志迨夫君麗辟斬以身贖則又
慷慨而死所謂得性情之正不鬚眉而聖賢者
哉尊生又爲余言其孝謹弗替安於勞瘁周旋
上下多所匡益縷縷婦德不勝書也余獨書其
大者

沈母顧少君傳

余所覩官掖中有宋室李婉儀之事婉儀生子章獻恥爲已子至仁宗立而婉儀墨墨不敢自明竟以一老官人死人謂婉儀難猶非難也有士人妾生子而不敢明又不敢不明乃卒嫌其自明者作沈母顧少君傳顧少君者余友人沈春澤母也春澤之大父參政公應科生太學申錫娶于仲弗宜子申錫未有子則參政公日夕弗怡爲之置選後先且數輩而少君亦以差池進幸有身矣嫡仲者亦明智人也自度終無子而有君舅在諸姬且旅進諸姬或有子而嫡爲贅寵微聞少君旣娠心怵怵焉太學君揣知之而好謂少君曰內主之心若曹所稔知也若幸有身卽一旦生子必不安盍舍其子爲嫡子而子與母可兩利俱存乎少君飲泣許之而嫡仲者已預入其言遂稱姪設重簾高臥不時起非

親昵不得輒見布告張皇將計日就蓐而真就蓐者則束身甚謹日夜操作不休腹垂垂若懸瓠至載震載風不敢以告人比春澤生就穢漬中提置嫡仲所蓐醫環遶燂湯請洗門內外謹聲雷動賀嫡夫人得子爭具膳羞及金錢相餉遂聞繡幙內作呻楚聲羣婢隔流蘇過起居而已少君宛轉床第聽小兒呱呱啼心痛如剗又恐偃臥久旁人迹之其事弗得秘强起櫛縱詣嫡夫人房捧兒驚喜若未嘗識兒或問少君女何病色如黃土耶少君亦謬以他病對至三日浴兒彌月設湯餅三月之末剪髮爲髻姻黨畢集張筵奏伎嫡夫人出自密室後先扶掖不勝矜嚴少君與諸姬竟日環侍或時代青衣執爵行酒或伺兒小遺浣中單女伴爭謹之安得此年少乳媪邪而君泊然不少色動也嫡以此日安少君乃日益羸亡何太學病歿族之不類

者有鴟鶚之志鄉嫡仲就館時外人頗廉得其情稍稍布聞爭造爲蜚語謂此子實非太學子仲大窮計不知所出而有密戚與太學厚善者始教之自明言吾嚮者欲重其宗祏代顧姬耳此名耳某月日遇某事而姬隱身不出者姬將及期也某日稱病蒙被臥者坐草也血不華色人相訝者甫免身也此子非吾子獨非顧姬子邪族人就其言還按之無毫髮爽於是莫敢譁而爲子者與其子之爲嫡者生母者其名始大定然少君固推而遠其子而爲嫡者每忽忽不樂謂吾有此子特借它人腹耳乃取諸我之懷中而奪之邪同儕有巧爲妻非者言少君舉趾高且目笑嫡夫人嫡夫人乃大恚將甘心焉參政公力爲之解猶使之遜于荒三年而後歸歸又三年而卒姚子曰余序述顧少君事幾然淚下也少君爲沈氏衍一綫之緒而不使之

子又使之不得不予既子矣復避罪於村墟籬落之間夫生子妾何罪哉凡爲人姬媵見抑於小君或箠楚或播棄或蓬垢僵餒醜聲之所詬誶怒目之所注射每每不聊生則未有生子三十年間然稱生母者亦二十餘年而不能退不能遂終於無可奈何而死此亦古今希觀矣無怪乎春澤語次嗚咽不自勝其所自述及托名愚姬傳字字酸楚使人不忍讀讀又不忍竟也

少君歿三日而其家老婢有從天竺禮大士者見少君婆娑於蓮臺之下大駭以爲奇歸而少君死矣發其遺篋惟髻髻練裙及念珠一串人以此傷之或更慶少君以爲生不若死之得所也若其生平素有令聲侍奉參政公及太學君皆曲中其驩五飯酒漿咄嗟而具人擬之絡秀其畏敬嫡夫人則擬于衛之傳妾然而傳妾幸少君不幸今嫡猶在堂春澤亦禮之不哀

行狀

勅贈脩職郎行人司行人繼川魏公行狀
每歲當春秋之季內外諸司以三載報最者

天子下璽書褒美爰迨所生大行乘輅四出頗勤
於王事而以秩不登元士徼通綸及身而已比
來推廣德意得移子之官階官其父萬曆四十
八年春三月行人魏大中颺言於朝曰竊念
臣父邦直伏在草茅德行純備臣今遭遇聖
明倘使臣父生平同驛宿莽臣愚滋甚用敢節
略梗概冒昧上聞伏乞勅下吏部將臣本身
應得勅命移贈使煌煌華綍寵及重泉臣不
勝感激

上俞厥請贈邦直修職郎行人司行人於是史臣
代言者採陳情疏臚舉一二以昭明德會大中
復以使事出便道過家將藉手天語以妥答
淋而地下之石復徼惠於當世立德立言之君

子則授簡希孟使爲贈公狀按贈公者諱具疏
中初諱德成字君賢中歲教行閭里共稱爲繼
川先生世居嘉興遷善鄉之東歲圩宣德中析
其鄉爲嘉善遂爲嘉善人上世譜佚不可考曾
祖諱顯農而俠人尊之曰老長官而弗敢姓字
也音如鏞鍾徹里許鷄初鳴卽警於阡陌孰是
業農而偃仰自適乎遠近聞之爭覓牀頭襪襪
踉蹌起卽不起且排戶入矣又時時公正發憤
罔所避於是豪右望風斂手而孱懦受人魚肉
者得老長官如得天魏氏之樹德一方自茲昉
云祖隱齋公考南川公皆以惇樸世其家不規
規先民而性實近之南川公尤樂施不倦生授
廬授祭死授槨者徧期功也配楊氏生三子公
居其次公生而從祖母撫爲子五歲復歸鄉下
明年母卒南川公欲以茶毗法塋之公踴躍赴
地謂是纍纍一坏孰非人母而忍吾母飄爲野

燐邪南川公怛然是纍纍者半我所授也惜不
火其事繼母周如事楊周嘗舉一子公之同母
弟有譏言箸且析矣烏用是駢枝南川公聞之
趣令溺子勿舉公亟往抱持至尺箠交加於背
弗爲動而手呱呱者以屬其內子薛薛是時亦
免身得女遂與女均湮血迄頭角嶄然而會有
從父無子者頗有餘貲以差次當置公爲後公
遂以屬季季今成名齒膠序矣并無餽粥憂公
賜也當其析產也田取其巧萊者廬舍取其圯
毀者諸舅弟欲有所更徙則又與之爲更徙而
南川公有征徭之累垂白不得息肩公愾然謂
大人勞苦一生筋力憊矣吾儕高春便便擁婦
孺爲嬉何以子爲同母弟雖擅饒贏乃時負子
母錢無所償操券者日譟於門後又病疫疫氣
薰人輒相禪人畏足不敢近異母弟病瘵數年
過而存者倦於重趼公又愾然謂有亡不相殂

疾病不相軫何以兄弟爲故凡一家之中前後
行列而有追呼之擾獨以身任有公私之費獨
以身任有榮穰療治燂湯和藥之事獨以身任
但願老人婆娑茅簷下鼓腹負暄不復與胥隸
伍諸同氣困得紆病得甦卽勞勩盡瘁以身殉
之亦復何惜至若筐筥錡釜不私於室縞綦荆
布不私於房內子機杼軋軋龜手欲裂單衫禦
冬抱瓶壘之耻無所告輯顏婉容上以迎高堂
之色笑下以潛銷其乾餱之閱而後父母兄弟
之間融融如也怡怡如也恨不能奉母與念涓
陽歲時問遺惟腆臨其喪哀毀如子子顧弗若
也性尤急人之急卽燹突無烟而旁人或得以
舉火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必贈以壺簞然從
此家愈斥無立錫之地薛又將坐草俗忌相戒
弗納產婦僦內弟一廛而居居甫定大中生又
弗敢寧處且計無復之惟舌耕可佐滫瀡而與

塾師爭于市不若村墟中烏合易致也丙子徙
鄔村去東歲三里而近已卯徙凌巷十五里而
遙丁亥徙短浜三里而近辛卯復徙於凌巷所
課生徒強半牛醫兒狃狃獠獠如鹿子猿雛不
可以就羈繼公徐而馴之教以坐作應對揖讓
周旋之節雖不苛以綿蕞而班行翼翼儼具漢
官威儀授誦必量其敏鈍伺其勩勤俾之寬然
有餘地銳者鼓之惰而嬉者扶之聲出琅琅而
力且憊不支者休之赫曦滂沱往來蹴躡莫爲
襁負者具午膳膳之跣而至浣足溪流必臨視
而掖持之力能具脯脰弗卻也力弗能具亦歡
焉徠之以故爲弟子者親嚴師如親保媼其父
若母出舐犢而付之不復以饑渴寒暑風雨爲
念度有師在毋恐也化蒸蒸行塾中推而及於
里中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農言播
穫與賈言奇贏與紅女言織紵與睚眦相報復

者言解紛息怨與骨肉交殘釀成大釁者言天
親一本有其某兄弟相尤者數年一夕其弟來
愬公委折譬曉之弟感動公啓後扉揖之去而
兄果屬垣於前矣亟謝先生知我乃能直我公
曰吾爲爾弟告謬直爾直固不在爾也世安有
欲戕其弟可稱兄者兄亦飲泣自咎旦日各詣
公謝歡好如初甚至夫婦反目婦姑勃蹊娣姒
隱壁間反唇詬誶爭就公質成卽男子之桀驁
者少年之盛氣健鬪者且不自官府而亟白公
片言曲直惟公命逞逞擊賴矢天願彼此相爲
更始而公之在鄉黨間又爲鄉人師匪特童子
師矣然公又恂恂退讓不敢以更老自處十年
以長必稱叔雁行必稱兄有一人憾公攻其過
攘袂而詢衆怒欲擊之公曰此未可驟理也徐
當自悔耳越數日果踵門謝嘗手自蒔蔬蔬二
畦修整葱蒨可愛一夕聞札札刈蔬聲從窗隙

窺之霜月之下見左肩補綴痕知東鄰第二家
某也向家人耳語可任之勿驚而某已心動委
疏遜矣質明以園蔬之半分餉東西鄰各二家
實欲遺之又大泯其迹其忠厚婉摯類如此比
舍船屋將圯遇大雪一市飭者寄廬下夜半忽
有聲若崩懷公曰是市飭者必殆矣披衣往奮
梃發覆而出之解衣蔽其體與之卽次得不死
後先四徙所居成聚村鼓社會非繼川先生爲
祭酒不舉解聞欲徙父老子弟以迨婦女各手
筐篋餽公至絮泣不忍別向所謂攘袂而詢者
牽公衣痛若降割不知涕之何從矣公旣以屢
遷遠離父母然明發不敢忘日致甘鮮徒步而
致之寒暑靡間嘗迎南川公就養南川公不忍
舍去終又不忍留至於唏噓相向間出自訟語
而同母弟從病瘵起咄咄嘆曰今日乃知我二
兄久之且以隙地數弓讓歸公隙地者固當公

東門集

卷之五

五

五

產公所棄弗取也公旣以授書所獲上事親下
瞻族邨旁及翳桑之夫比大中稍長岐嶷天植
念不就礪琢無以成璠璣負笈從師不敢以窶
人子廢禮故村塾中弟子日益進而公仍日益
貧然終不屑以憂貧掛齒頰卽尚平婚嫁隨緣
而已無所望人亦不用此自苦堯親不問支干
吉凶速營窀穸安遺魄爲慰終其身不貸人一
錯刀不輕過人脫粟一飯烹宰固不能辦亦性
所不喜晚食膏肉卽并日而食果然甘之所御
衣履有敝而無垢楚楚自將課書而外第與人
象棋角勝他無所問矣獨天時旱潦老農以占
候來告輒憂形於色其課子也每就寢告以古
忠孝節俠事旦令覆誦之試事小小利挫雖不
見喜恚而知其子必致青雲又嘗其氣骨堪爲
國家用則望之頗切壬辰二月子方就學使者
試心怦怦若嚙指痛亟馳歸公果臥病矣猶促

東門集

卷之五

五

五

之使終試事謂身且無恙未必先朝露而匍伏床下以湯藥爲孝何無遠大志負我我負肩一銀簪五分許令買舟手爲解維望一葉落雲際乃還就寢而遂以浹辰卒卒之後凡生平沐公之化食公之德者無不停舂相弔望靈輻鳴咽不自勝逾數年而聞魏先生兒過里中爭飲之食之涕泣當年事至今峴山碑在村夫里負臆嗟間耿耿不刊也公生於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日歿於萬曆壬辰二月十五日得年五十有六配薛氏生後公四年歿後公八年食貧操作糟糠不厭今公得沾恩蒙贈而母氏無封可移卽冠帔之榮未可以貢泉壤大中猶有隱痛焉子一人卽大中登萬曆丙辰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娶錢氏文學錢光祖女女三適凌守義吳濬沈應達孫男三人學泮增廣生娶嚴氏文學嚴與敬女學濂聘陳氏解元陳山毓女學洙未聘

孫女一適曹培曾孫女一未字卜以某年月日塋于某山之阡竊見繼川先生之爲人也孝友大節扶植葵秉不具論卽其獎訓士類閉門教授如郭林宗恭讓義讓所居服其德如徐孺子依於孝依于順各因其執導之爲善如嚴君平鄉閭爭訟輒求判正有盜入室曲爲規訓如陳仲弓圃不絕蔬耘耔皆有法如蘇雲卿和風之所披扇純醲之所薰被可使人化義黃家登懷葛觀其爲政於塾施暨一鄉者推而放之四海王道蕩蕩矣希孟之定交於大中也自其公車之年每嘆其百尺無枝昂霄聳壑風霆撼之不撓其根冰雪啣之不改其色使遇匠石將成棟梁之用妄意其家必有芝本醴源毓此異質比得先生行實廻環展讀而知其紹垂所自也夫先生雖布衣獨行君子哉然忠義至性亦露其緒端矣在村塾中有傳丙戌三進士劾房侍御

疏者驟眉擊節誦不去口至言及吉水鄒先生

論江陵事輒拱手竦立曰古之人古之人當其

父子私語夜所授旦所繹豈獨丹心碧血寤寐

千秋倘亦有當吾世而親見其人者乎今椽筆

如林而大中迂迴周道以乞言於大君子無亦

先生遺志哉某自揣何人敢任草創以備華衮

彰施之色惟藉此而兩世通家既得收爲屬藉

當代入極又得僭通姓名則所以引掖我者甚

藤隱集

卷之五

墓表

厚而敢以蕪穢辭大中既授簡又申之言曰古

有私謚禮以義起也先子一生備嘗坎壈而夷

猶自適至于已所應有正不必有已所未盡惟

恐不盡疎戚遐邇之間人厭其心而無敦志請

合黔婁之康展禽之惠而謚之康惠先生知父

莫若子其非溢歟可知但業已颺言於朝而

紫泥寵錫亦既表章幽懿矣茲未敢以私謚

恩朝典當徐喬謚議而先爲贈行人魏公狀

謹狀

江西萬載縣儒學教諭贈文林郎松江府

推官勉吾吳公暨配鄒孺人行狀

今繕部茲勉先生公較南都希孟以一經受知

稱門下士先生理松郡飲泖中勺水後先六年

政術文章擬於祥鸞威鳳希孟侍先生久知最

悉比先生以兩尊人行實授希孟命具狀而又

知其淵源所自也贈公諱宗漢字華甫別號勉

藤隱集

卷之五

墓表

吾延州來之後入宋而有父子兄弟繼秉樞軸

爲名臣者曰居厚曰淵曰潛是爲鍾陵吳又三

世而延孜公令臨川占籍于今之新畬里是爲

臨川吳嗣是朱轡皂蓋繽紛絡繹稱海內望族

不獨江左右矣贈公之高祖爲九智公歷新會

常熟二少尹所至見思而曾祖公愈公祖時生

公兩世隱佚弗仕考西溪公孝友耆碩爲鄉里

推重以恩例拜章服之榮娶大行左公輔孫女

實生贈公公之生也西溪公夢叢桂一株天香
酷烈覺而心喜是當兆佳兒旣生公舉體無常
兒事蘄蘄若成人又斌斌其文也就外傳不煩
繩督輒唔呶不休髮覆額應童子科臨海王公
大奇之拔真高等隸學宮嗣是括蒼何公復以
高等授廩餼而公之名謹譟一時矣弟子亦日
益進設絳帷談說經義尊嚴若扶風其爲文抽
精勞理動中體髀每一義出經生望爲斗杓而
公自顧磊落鬚眉毋徒倚帖括見長於是爲博
綜之學凡六籍諸子上下千百年名山之藏以
迨稗官野乘貝篇壺史左右紛羅几案清宵研
露鈎玄提要儼然南面百城視詹詹小生永夜
讀所讀卽腐爛齷齪語所得何啻星淵而公猶
謂龐雜無根雖日破千紉終爲買匱還珠又生
在子靜之鄉而王氏良知之統盛行於南州鄉
先達尚有推明之者於是爲性命之學却掃一

藏書

卷之五

集

室悠然宴坐高足弟子立雪堦除莫能闕其際
也與旰江羅近溪先生劒城李見羅先生同邑
李忽齋先生劄記往復頗類鷺湖異同然道味
玄洽無復逞時輪墨相持而公亦遂以已卯舉
鄉薦其得舉則以主者邵公力追大雅亟達公
式淫靡故不以雕蟲售也公此後又爲經世之
學凡宇內大故若河渠邊塞詰戎儲備與夫禮
樂律曆諸長老所不能殫晰者一一洞其窾郤
若列眉指掌自是學索進而愈精愈實雖蹉跎
公車間蔚然負名世之望郡邑守相干旄過從
造請無虛日公亦啓三徑納之圖書滿床蘅宇
蕭蕭諸公引以自媿里人廉得者丐一僕姑請
用千金壽如報魯連公掉頭揮去謂太守至先
看徐孺子此吾豫章故事使緣之爲陽驕則仲
舉之榻不勝下矣故有鼠雀闔者有爲大駟肆
行剽斂者走公弗應竟伏厥辜闔境拱手稱快

藏書

卷之五

集

一人獲戾嫡母逮治急腰巨鎚投公公噤之吾
媿彥方邪胡爲乎來已呼入陳孝義譙讓甚久
子感動自責得爲母子如初公旣杜請謁皜皜
自矢然樂爲長者行排難解紛惟力是視族人
有稅錢爲謁舍兒所侵轉相質累桁楊相接公
見之泫然念舍兒曾鬻產于吾吾歸其產產可
償也立折券與之一時釋纍者數十人鄰有老
翁註誤訟繫公方預計偕脂轄卽道矣立馬追
書請破械乃發凡造士論秀聞高才生淹抑莫
爲曹丘者公物色之陰爲嘘拂賴公齒牙成譽
髦不勝計終莫識所從來北過皖城遇同宗少
年流滯爲人所養亟解橐中十金贖之裝遣歸
一同里生劬于真州送旅羣奴持其主人主人
蒼黃走匿陳尸莫殯公急爲治含殮而諭奴母
妾譁蓋生死皆賴公而公之爲德於不報率類
此丙戌之役又三下第矣內揣才華煜燿當不

東門集

卷之五

學士

東門集

卷之五

學士

以明經老且試爲師儒者如芙蓉之鈎以繫頑
鏡雖中决若粢米英鐸磨剗不可用是雅非公
志第兩尊人春秋高十餘年諸生八年孝廉舌
耕書倉而外無所獲惟是區區修瀨以累主饋
它日感枯魚之索啜其何及遂謁選人署萬載
儒學事鄉衮挽之弗聽也之萬載見廟貌摧圯
兩廡自子羽而下多匱不祀豆邊登降之節宛
如綿最愜然以釐舉爲任不數月檠題改觀俎
豆莘莘矣襟學官而湯湯者有崇文堰於形家
關人文廢興且水属不理孫謂之不行非教也
捐俸錢新之更念一生壯懷發軔在此冷蘊可
傳含荷盤可素飽子衿可如路人下問有政事
大體關白可一一署牒尾如主掾邪乃爲旬月
之課三手雌黃甲之乙之遇片言出意表如獲
奇琛折節倒屣願締生平驩雖卑門後進必勗
之母敦爲朔望之會二則正容危坐窮學問之

大原而要之於實就諸生中崇獎其樸心質行者而創其一二敗羣者至有所私謁交關訟庭峻拒之猶里居時也脯修之敬無通焉而所入斗升薄祿則藝塾授餐有給貧士炊突無煙有給束楚僭期苓牀未厝仰面無所控籲有給公固以貧入官乃官益使公貧矣歲升之士挾重人越次而進郡邑皆爲左袒獨難公乃暮夜嘗公而公固不許飲于鄉者其實筵多沐猴而冠

東門集 卷之五 哭 澤州

不則財虜承乏海內成風公獨斷斷達之語其屬曰是令甲也而爲老博士潤涸轍邪有其生得過當路授指傳致其罪公曰殺諸生媚上官此非人所爲吾不難以手版徇爲論抹甚力迄於事白生弗知惟公之左右曾屢詞諷公被公譴訶者知之而已故公之董萬載學甫再期而愛公信公者微獨章縫下而父老子弟比肩而長令上而監司惠文使者皆嚴之爲師保而心

儀之爲古人在長令則日懷簿書就賢舍請決公就事條答所興除平反以千數在監司惠文使者考課必首報 命薦剡必首鄰邑照視象不知公之畏臆也推公首鄰藩聘耑經分設又不虞公有嚙指痛授幣居首在父老子弟因雨澤之不時人情皇皇不求民牧禱而求公禱異矣公力疾徒禱雨則應禱而澍事夷異一日當午忽五色螭蜺見于壁水之沼古栢吐異芬馥

東門集 卷之五 哭 澤州

郁彌日尤異之異矣然則愛公信公者獨人而已哉然公竟以戊子秋邁左太君艱躋踣披跣歸士庶攀隨哀感行路抵家憑棺一慟輒咯血數升一溢米弗能進竟奄奄長逝其逝也是所謂死孝然念有生者屬纊之夕猶囑鄒孺人辨甘脆進西溪公益公生平自視膳問燠寒而外慮不及妻孥故以身從母而其心懸懸在父也其配爲鄒孺人鄒孺人者亦臨川方雅之族也

父宜以高貴僑寓皖城母夏氏亦感異兆而生孺人其尊人絕憐愛之謂此女骨法宜貴不可不擇一佳士里中委禽者多弗許一日見贈公謂右軍代公之儔也亟納爲館甥供張甚侈而贈公身違子舍弗善也將歸而就溫清焉外氏難之孺人長跽請言兒女情均誰不念且人婦不治五飯酒漿焉用婦爲乃聽歸歸則屏去纖縞御大布雜羣獲操作至丙夜熒然一燈刀尺砧杵與讀書聲相答也西溪公好客客常滿所需肴核不時取給而左太君頗憐其穉婦使穉婦袒裼而監炷脯竊痛其駸瘵又不能頌言而孺人聽於無聲則曰是冢婦職也母家故念其愛女壺簞而餉者趾相錯于道孺人務甘鬱脂先尊章次及叔姒退而飽脫粟焉母惜君舅方投轄醉客而樽疊竭矣中外徬徨孺人亟脫腕釧耳璫付酒家胡毋惜伏臘祭享味爽先家人

起燂湯浣滌一蘋一藻必致虔焉上食高堂若蕝若醢染指而復調之至於龜手焉母惜畜吾子以迨猶子禮吾子之師以迨猶子師飲啖必均裘葛必均塾中所須必均所拮据在一家而纖嗇在一人綴衣蔬食忻然甘之母惜而後尊章之喜可知也曰是真孝婦也已贈公亦以此安之凡學而遊宦而羈十九居外微論鮮內顧亦知兩尊人依吾孝婦衍衍樂也其推恩也憐宗婦之老而貧者而衣食之一飯一糜一孺一褰必與家人匹甚而解推焉一丐婦呼於道詢之貞嫠也憫而收之並室而處比豆而食如宗邨終其身梱內如朝典肅矣而未嘗妄施鞭箠君子曰是謂孝者必仁贈公旣以哭母卒孺人傷其姑復傷贈公幾長號不返西溪公解之曰孝婦不念而夫沒時付托邪始匍伏起強留視息所以事衰舅念謹舅臥病每屬諸郎及婢僕

環衛之猶叮嚀曳履聲母高勿聞戶有聲恐驚老人也一日舅嬰疾孔亟孺人憂懣罔措中直鵠立風露中視婢僕訊起居爲寒氣所侵西溪公幸強起又一歲卒而孺人先殞矣子死母婦死翁其死孝等贈公生于嘉靖辛丑正月廿九日卒于萬曆己丑正月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九孺人生于嘉靖丁酉十月初一日卒於萬曆庚子八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四以次公理郡報最贈公得勅贈爲文林郎松江府推官配爲孺人子三長之才縣學生娶邵武知府俞公孫女次之甲吾師也庚戌進士任松江推官今擢爲工部營繕司主事娶禮部郎中楊公孫女幼之犀府學生娶隱士徐公女孫男六先杰奇杰某某其孫女三長適奉議大夫羅公子應暉餘未字長公又以今年丁巳卒吾師筮得某年月日奉贈公暨孺人合塋于某山之阡而命希

孟草狀以乞銘于當世立言之君子希孟嘗觀漢法郡國以時察孝廉非人不舉舉得人卽卿相印可計日佩矣今天下預鄉書者率濫古人名篋論蓋蓋之戒見羞有道至存養歿哀每多慚德刑于不效婦姑相稽者可勝道哉此其人卽躡致卿相取大位其致身本末可知也贈公弘材厚績蓋天挺偉人宜暢厥施爲時大用而不用僅僅稱孝廉在鄉在官皜然自持人慮其以廉死迺竟以孝死夫孝廉何足盡公然如公乃真孝廉矣自古有老萊則有萊妻有黔婁則有黔婁妻德耀椎髻少君出汲垂之前史兩兩輝映豈以贈公而無鄒孺人哉卽不稱贈公與孺人獨行名媛自足千秋况其子之賢且貴也又聞公之鞠其母弟不啻李充遮衣繆彤自搗之誼其敦族敬長入里必趨見高年必盤辟竦立族之寃者白貧者饒方行衡遲者華心而化

子弟之讀書者底於有成皆賴公然則孺人之孝而能仁也固天性然哉贈公亦有以風之矣行實所敘致娓娓萬言而灑括之謂公之生平不出鄙言不談人短不修卻與人交不設城府所然諾卽滄桑弗易終其身無隙末之友律已肅穆自持至接納流品風期灑落開尊嘯咏矜韵可挹循循若不勝衣而遇事風生鉢兩之奸不能眩山嶽之震不能挫談及家人生產卽囁嚅不成語而弘證性命揚扅今古領會機賞超超玄箸使聽者移日忘疲知父莫若子語必不爽其語錄數卷可以証鄒魯叅濂洛者則曰說得一丈不若行得一尺行得一丈何用說得一尺又曰勘破義利是小歇脚處勘破真僞是大得手處舍此說玄說妙都屬葛藤又曰爲學是家常飯自己受用何爲標榜立門戶其庭訓則曰文章外自有學問仕途外自有人品儻能立

身則韋布猶爲肖子不然卽腴腴不稱箕裘也嗚呼此金谿姚江集中快論向所與論學三先生者聞此亦可以撒臯比矣內言不出梱而鄒孺人閨闈間事歷歷皆彤史倘亦公所稱行一丈者邪吾師以歲寒冰霜之骨蘊作甘霖霈澤之用以珪璋特達之德發爲追金琢玉之華以徂松甫栢亭亭獨上之品行爲明堂柱棟複廟重檐之材所以展贈公之所未盡而慰孺人於

九京者隆隆未艾豐碑麗石將與 龍光洊至而先以地下之文徵惠于椽筆惟大君子賜之一言存歿當不朽卽希孟以不腆之詞捃撫其萬一者亦附以不朽

處士張益之先生暨配袁孝媛行狀

處士之與高隱自古互稱之有辨乎曰有辨也高隱則鳳去而鴻冥有鑿坯赴淵之志焉若處士者胸次厚有所挾介於潛躍之會以釀雲雷

之屯莘渭隆中其斗杓也苟無其實則曰盜聲
故凡鬼罪之曲學與衡厲之儒俠宜落處士之
籍弗予而以尊益之張先生先生故以太學諸
生老置太學弗稱者鼓篋之士紘紘矣非所以
重先生也先生諱尚友益之其字別號省堂省
厥考敬堂也張之先世居汴從宋思陵南渡始
家吳有孟璋者卜居吳江之越來溪迄今目爲
越溪張競推望族矣入 國朝則有工部郎瑾
荊州守瑄布衣壽出處區異各以品地顯列名
邑乘後有怨家誣爲藍玉黨皆被禍子孫相戒
不仕再傳爲澹菴公悅悅生中齋公旭旭生坦
菴公溥溥生溪南公槩槩生尊江公銓則先生
祖也尊江公繇膠州守同知南安府事所至以
廉能著蹟爲生祠及祠名宦者二邑志傳文苑
者一代守入 覲卒于途尊江公生敬堂公基
以純孝高節從事于陳新會羅吉水之學爲世

醇儒旣歿而海內操陽秋者易其名曰靖孝人
謂非溢媿靖孝先娶趙氏生二子繼娶劉乃生
先生時尊江公方佐南安豫作矮木几杌擬掛
冠歸與文孫爲戲蓋有吉徵先告矣先生生十
年居其母劉太君喪毀瘠如成人歲甲寅島夷
躡東南鄉人譁寇至先生方持塾課呈靖孝公
聞有警卽擲去梯後廬與靖孝公共掖王母郭
宜人走山中先生掖其左時陷淖不言瘁不求
憇也越日奔郡城城方戒嚴且下牡矣立肩輿
前并翼而行挺槌交下弗憚亂旣救靖孝公卜
居城南之滄浪亭闢愛日堂以娛母名心轉淡
所墨墨屬意者在先生乙卯侍靖孝北上渡黃
河遇迅颿來一逆擊齏粉矣遽抽篙力支之得
亡恙隨欽手入神色恬然寓京邸狎悍馬不介
而馳雖被服儒雅甚都乃壯氣籠千人已而靖
孝絕意公車屏家務先生甫草不免兼持門戶

然不采芹誓不歌鳴雁卒副其志靖孝公杜門
日久道日高監司守令式廬造請絕無所報謝
伯子仲子俱鄉居不了公家事先生試有司輒
高等讀書之暇不盡却文酒社而無形無聲中
惟養志爲急靖孝公樂而安之

穆廟登極詔舉山林隱逸郡縣以靖孝公應招弓

勸駕于旄相屬拜辭賤疏胥出先生手靖孝公
點定而已先生之外舅爲袁魯望學憲時守南

穆廟集

卷之五

李

穆廟集

吏部郎先生就試至邸中翁壻相對尊酒論文
甚驩而劉宮允城有渭陽誼津津以似舅屬之
交口延譽名動兩都如士衡入洛子昂走京轂
矣壬申冬靖孝公故亡恙一夕微覺有異僕被
伺榻前注聽息漸微皇迫無計割左臂和糜以
進靖孝公齋食已久言有乳氣不食竟翛然物
化先生痛不欲生殷田徹重垣猶竭屨任襄事
賴孝媛佐之附身附棺兩無憾先生懇不勝喪

爲臯僅留屬喘而孝媛以痛摧死越二年郭宜
人亦死五年三喪羸骨噴削鮮匍匐之救溢米
將不繼會吳興董宗伯虛臯比請爲其冢孫傳
經其塾中皆知名士乃宗伯父子祖孫所嚴重
蔑踰先生已卯與王太史辰玉定交姑孰遂同
硯席文肅公又與訂孔禰之雅不以子客遇常
曰吾兒當執經稱弟子豈曰友之云乎因交情
已敦稍殺耳先生遊公卿間所至爭爲倒屣而
所心善者風教名義爲千古嶢嶢之事否則簪
笏滿床蔑如也丁丑歲奪情事起每爲搏膺浩
嘆是年彗星見其長竟天中夜徘徊露際呼塾
師與吾師舅弟同眊之仰天咄喏恨不能草屨
正之疏會王文肅以忤時相歸其相與扶挈倫
常者有常熟趙汝師宣城沈君典諸公文肅公
旣以襟期相許更得進交趙沈輩而與文毅公
尤契洽其送文毅公應召北上頌而能規語具

存笥集中宮允公固愛先生當蜚語四起諷先生自晦勿從諸君子遊先生弗是也丙子南闈業已獲雋會有主禮記一生者臨時竄易戊子與辰玉太史偕試北雍文肅方在政府先生故置身親疎間比放榜同社六人登其四先生已爲鄒大行德泳賞識見擯于主司比鄒以言事落職先生頻頻慰存匪獨感一日知抑氣誼相激射也董宗伯父子遇先生良厚而其所傳經

轉勝集 卷之五 李 肇 肇 肇

者爲禮部君嗣成嶙峋有正骨不願以姻婭熟徑躡致臚臚卒用抗言左其官世之譜潯南者得禮部爲董氏亢宗則先生琢玉之功也禮部君亦奉先生爲人師服勤終身嘗欲買田石湖之旁爲先生歸隱計祇領其意而已然先生竟累舉不得志生計萎落閭乏耑棟而外蠹於雀鼠談治生生愈不治買田得沮洳并膏腴亦化去公私逋貲壘若丘山愈悒悒亡聊遂携家累

爲汗漫遊遊梁遊楚遊長干或夜月朱邸或春風絳紗書倉硯田不甚荒楚歸裝小覺垂垂則蒼頭輦感倚戶外橐不罄不去矣旣倦遊亦復倦還丁酉復買勇一戰戰罷吾師舅弟固請歸乃就養子舍其所以愉適之者一如先生之事靖孝公乃英雄失志中心蘊結則至情所不能動孝子所不能寬也竟以此毒發於瘍而卒先生篤於同氣因念母而恤其姊妹之嫁于陸于沈者又念及父之同氣而恤其姑之嫁于顧者靖孝公身後所貽子粒別籍貯之以供姑姊妹無私焉靖孝公有無出婢終身不嫁終身禮遇不衰與人交坦直無城府最不喜吟嚙囁嚅人希孟以丁酉秋始見先生于白門覩其色如蠟鐵面目嚴冷使人負牆逡巡旣而語稍洽祥風灑然嗣是先生歸里門遑遑樞衣函丈竊聞其議論凡朝章國憲與夫古今理亂之故人物是

轉勝集 卷之五 李 肇 肇 肇

非之林犁然畫然斐聲可聽一日談及董禮部
抗疏事聞 聖怒巨測且賜杖闕下先生挈一
壺并蚺蛇膽授之慷慨相勗追述一過鬚眉磔
張磊塊不平之氣欲衝冠而出嗚呼使先生一
奮其奇與它人比肩事主豈効當世巾幗女子
作呶呶拳踞態哉先生固以經義名於世縱筆
爲古文詞以其綜五經灌百家渾源淳蓄者吐
納筆端正如風行水上淪漪自生其取裁也本
於唐宋諸大家而得之蘓文定爲多裨官野史
山經地誌無所不汎覽荒祠廢刹殘碑斷碣必
從苔繡中手捫而卒讀之旁迨星命卜筮皆通
曉其故惟圍棋藏釣諸技情無所解至呼盧行
酒雅會之常先生寧以葉戲代終其身手不捉
骰子聞嘗被靖孝公嚴訓見之猶目瞿也至性
過人此其一班已病方華吾師舅第絮泣榻前
衰若罔聞第以手作環曰吾所信方廣而已維

華嚴圓音冠以方廣方以就法得名軌持爲義
廣以從用得各包博爲義而環者圓也圓覺十
二章亦曰方廣先生於出世因其有深植乎厥
配爲袁孝媛
婦人無謚矣况私謚乎然如魯義姑孝女曹娥
之類國人撫其實而旌之熠熠被千秋焉韋布
之亡旣不得濫命婦而漫曰令人碩人殊不典
今有女士於此頗遭大喪卽非拊棺殉死而乾
肝焦腎貌頓神傷迄於厭厭不起非死孝而何
故又狀孝媛孝媛袁氏吳中所號爲簪纓閨閣
又奕代有文人不獨門第傑峙也孝媛之祖爲
永之先生泰父爲魯望先生尊尼父子皆名進
士後先握文衡風華流映然能以禮義範其家
所生女不豔說椒花柳絮第使其習內則女誡
善事尊章而已魯望先生配勞恭人舉六女孝
媛爲長北歸于張不逮事姑與良人語及姑未

嘗不潛潛泣也卽以事姑者事王姑郭宜人見孝媛工容絕人旣已喜又見其奉侍婉孌如閨秀之傍母則又喜然孝媛有制馭材櫛縫上堂輯顏柔聲退而指戲臧獲肅於朝典慄慄奉耕織唯謹學憲公官南銓屬孝媛兼攝母家事兩家內外咸受約束斬如也調其甘苦而噢咻之又復訢訢如也大凡人婦多暱就姑其於舅貌尊耳迄於大故鮮壞墻之聲當靖孝公之喪益之先生幾以身從死踊身長號一往不返孝媛倚幕而哭如哀鴉啼鵲隔林相呼應卽退居燕寢猶哽塞如吃人旁睨諸姒頗乏戚容又不敢獨爲孝亟拭兩頤雜它語亂之而於邑痛惋不異苦由間與先生禮法相莊清宵茹淚不相告亦不相响也未七月而學憲公復捐館痛甚創鉅又加剜焉遂至不勝喪而死人謂其死也在哭父時知夫歡悰絕血淚竭自哭舅昉也若

嫁而哭父以殞厥生者過厥中矣烏取而冠之以孝孝媛之垂殤也兩孤哀哀號床下一八齡一七齡孝媛囑益之先生亟達名族爲拊字計廼先生感其義僅收錄一二侍婢拂拭筵衾而已竟不樹嫡以終其身姚希孟曰吾師舅弟具兩尊人事實而屬簡于孟也申言之曰世之爲狀者其尊人才而不遇輒曰文如古某人某人更歷內外艱則曰孝如古某人某人又文之爲不入寢室不啖葷酒作一尋常套辭人可移冒至婦道讚語尤不煩展卷而得如吾兩尊人者祇恨吾幼弗能憶憶弗能述弗能繪寫重發生面於蓋棺之後耳若今所縷術者爾謂有詞有貸譽有曼衍否耶猶憶家門全盛時靖孝公名惠家居備兵使者廣平蔡公屏騶從步而欸扉先君子儒衣冠肅而入靖孝出脫粟草蔬具賓主見其兩孫焉蔡公戲欲抱持以去又學

憲公解山東臬歸兩外孫從母歸覲朱轡翠幃
闔蔽于門升堂旅拜沾梨栗之賜此皆一兩年
間事卽兩尊人亦惟此數年意緒小佳是後櫬
車屢駕吾母遂相從黃土卽吾父後吾母二十
餘年而南北驅馳拮据勞攘寡生人之趣矣語
未意泫然久之迺希孟自有知以後抽厥胸臆
亦小有梗槩可備掌故者蓋余十二歲習爲春
秋義卽能讀益之先生文如某篇某篇乃與辰
玉太史及吾師所合刻也先生與余外大父衛
輝公有嚶鳴之悅外大父嘗爲余言張益之仇
爽畸人也故余未從事吾師業已心儀先生旣
已附門下士追隨屢杖先生頗憐愛之當戊戌
年同人欽叔陽徐測輩共締文社先生猶從社
課摘希孟某篇某篇賞譽不置錄而納之篋中
固其弘獎風流熱腸可炙而伏櫪長嘶雄心故
在希孟於此不覺感嘆之駢集矣希孟自兒時

聞說粉梓先詰願起自九京而拜之如靖孝先
生學憲父子皆不勝高山之慕幸遊師門不特
糞壤入型輪囷就琢而紹庭式穀所謂先河而
後海者亦嘗啜其神瀣以自液至於學憲父子
雖箕裘失守而典刑具存中郎所寄如毛如徐
如王與希孟非葭莩之親則蒞蘭之臭而况身
出其門始則厠服虔掃除之役繼而預戴崇後
堂之座者世譜家牒非希孟肩謀野之任而誰
任哉但瀧岡之圻歐陽永叔不敢它委而獨以
胥楊兩夫人誌付之門人徐無黨焦千之今貞
珉豐版方徼惠于當代之鉅公而使希孟以不
腆之辭爲承韋先亦猶無黨千之之寄也何敢
以固陋辭先生生于嘉靖壬寅之五月卒于萬
曆己亥之三月享年五十有八孝媛生于嘉靖
甲辰之正月卒于萬曆甲戌之十有二月享年
三十有子二人世俊吳江縣學諸生方嚴自

持動合矩矱世稱張孟舒蔑不以爲古之獨行也娶陳氏方伯子兼先生之孫女候選訓導爾守女次世偉則吾師異度四十年來名播海內余小子何敢贅一詞其登賢書也爲萬曆壬子娶徐氏太學生銘女側室宋氏子一人肇明娶姚氏孫男三人孟舒出者曰梈未聘吾師出者曰弁蚤卒娶閔氏能撫其孤邕以迄成立又曰奕娶殷氏曾孫一人卽邕也娶顧氏孫女四人孟舒出者一嫁吳江縣學諸生韓淳一嫁吳縣學諸生王永建吾師出者一嫁崑山縣學諸生顧咸建一嫁蘇州府學諸生姚宗典宗典卽希孟子也其它婚嫁皆名閥先生之旣歿也殯于紫石山祖塋之次至癸亥冬十月同志有得吉壤于吳縣西郊外花園村讓而弗坎以爲是地也非慶門弗能享非有道弗能居也遂以爲先生幽宮并遷孝媛之柩于吳山合塋焉又五年

始命希孟具狀而乞言于大君子謹狀

文起先生元配陸碩人行狀

皇帝之十有六年歲在著雍困敦畢月之陽孝廉文起先生受室得陸氏是爲陸碩人世居長洲之習義鄉父貢元再閨母陳氏內外皆名族也女弟六人碩人其最後云是時衛輝公致其事家居古道自將晝然一軌於禮束修旣具祭醴告成質明職當見廟衛輝公帥子婦立於庭虹腰象服對揚我先祖之休命而文氏四廟爲涑水公諱洪温州公諱林待詔公諱徵明國博公諱彭咸以道德文章負二百年人士之望衛輝公復繩其武後先披映德輝滿堂衛輝公纂術家教葦爲訓辭其畧曰咨爾陸氏幼失父母來歸吾家賦性柔和持身婉慎已卜家門之慶自今以往益勤益慎汝翁愛汝如女矣汝當奉之如父汝少姑親汝如妹汝當待之如母汝庶叔

視汝如母汝亦當鞠之如子朝夕相夫以光令德一有失墜實應予子憎可不畏懼爾陸氏母宴安母任性母聽讒言母從俗好母生彼此之心母習輕佻之態循此者則爲賢婦祖宗歆承其祀親黨稱道其賢宜子宜孫而康而壽胥在於此念之哉讀竟碩人跽而受簡十襲而藏之去此十五年而衛輝公考終又九年爲上章閼茂之歲碩人從孝廉廬居墓旁爲烟嵐所侵病疴成瘵自分不可起則於笥中啓訓辭而出之曰吾承先舅撫字迄於今日不知所報唯有謹守三章無爲文氏家廟羞吾不敢謂字字無忝然一日之中未嘗不再三尋繹也今固已決死死或可以見先舅於地下卽吾蚤失父母咄咄孤露以庋成立可藉手以見先舅者唯此卽藉手以見吾父母者亦惟此言訖以授孝廉又寢疾三日而物碩人物而孝廉掇拾其遺事十餘

則以授其甥姚希孟曰爾爲我狀焉將請銘於當世之有道希孟得而讀之復合之庭闈所聞與夫歲時起居病中偵伺之所目擊其於煌煌訓辭宛若刻券至於蠡斯未繁襍祝稀効旁求博訪精誠感天尤有閨閣之所最難而訓辭之不能逆覩者大都碩人之德曰孝曰敬曰仁曰儉曰慎曰明大義曰不忘舊德曰了了於貴賤貧富歟生之故而尋常婦行不與焉蓋自丁酉後少姑陳若史相繼下世則碩人實親中饋云每旦必蓄甘鮮以饋遇所不給脫簪珥弗顧也當食輒令廝養偵衛輝公所食多少乃敢嘗食稍不進七箸則竟日傍徨如負大慝衛輝公春秋高每賓朋過從暨一二子姓介于其側輒命酒命酒則盤殮肴核咄嗟而至若耆英花月之社飛蓋追隨綺筵四列卽言言而油泊而童叟巨鵬猶絡繹未艾也以是衛輝公念喜客客亦

喜從衛輝公飲而議酒漿者方假此娛公不敢
言瘁古今爲人婦者親於姑而嚴於舅朔望上
謁寒暄而已碩人旣恨不及姑又感衛輝公之
思斯勤斯也必伺其意旨所在而將迎之懼弗
得則偵之孝廉孝廉出則偵之二三庶叔及女
妹無形無聲之中靡弗通也稍有所弗怡則長
跪勸請怒解乃起蓋自婉孌膝下者幾二十年
而衛輝公亦忘其爲婦也非女矣衛輝捐子舍
而殷殷困田發爲壞墻之聲至送往窮山揮涕
成綆哽咽嗚嘯與悲風相激射行路聞之皆爲
泣下此碩人之孝其德一也孝廉爲諸生時攻
苦夜讀則與碩人共一燈碩人刺繡所得僅給
膏油獸炭弗具也夜旣央孝廉讀稍勌則碩人
先就寢俟其被欲溫乃促孝廉寢其事夫子也
必敬必戒退然不敢以伉儷自居十年來益務
爲溫恭嘗謂孝廉吾舅旣亡事夫當如事舅能

容吾潔身修行以遵出世法者吾夫又吾師也
婉容異詞雖孝子不能而婦之賢且才者能之
此碩人之敬其德二也庶姑亡所遺子史一人
陳二人仲子未及舞象叔子一星終弱者甫八
齡耳碩人謹伺其飢飽而遍營其寒燠以一身
左提右挈居慈母之實而不敢尸其名而仲若
叔師孝廉則以丘嫂之禮見季子奉衛輝公命
命兄嫂撫爲子則以母道見秩秩如也雍雍如
也亡何仲子殤碩人已不勝飲痛又亡何季子
殤碩人遂悲傷成疾每歲時澆奠長號不自勝
自謂吾失所依失所依云而今嶄焉成立者叔
子文學啓美也女妹一人亦史出也碩人立於
母傳之間以玉其成而嫁之比其嫁也傾筐倒
篋室無私焉其御諸婢妾不欲降尊自媚而撫
恤教育發於至誠當有身擁衛如拱璧稍有展
側或體中小惡必手調湯液糜粥以進甚至終

夜十起身爲之撫熨焚香禮佛莊誦白衣經祝其母子相保無虞後袁氏舉子果有白衣重苞之驗蓋異徵云朱氏死所遺女一人絕憐愛之不啻如所生病革召之榻前教以居家親畜弟妹嫁後事舅姑事夫處妯娌御臧獲下及衣絮飲食無不諄諄誨勉情詞酸楚殆不忍聞故其歿也女及生子妾一慟幾絕欲以身殉焉此碩人之仁其德三也衛輝以清白貽子孫無滿簾之積孝廉篤守家範如冰之在壺清寒沁骨而碩人能甘之寒燈曉月案無停鍼則側理隄糜之需咸取足焉加以歲時往來諸費而縞衣綦巾入質庫者數數矣嘗一席三年不改敝甚綴以布布復敝至不可勝綴辛卯之夏藤枕破壞欲新之須青趺五十終無所出愍嘿而止然不纖微動念也孝廉甲午登薦迄今已十七年諸起自白屋者碎玉如山破穀成丘凡重臺以

下亦履絲曳縞搖曳於華屋之中而碩人澹然修優婆夷行經卷繩床疏布而已遇有姻婣嘉會間一拖繒綺雅非其好也見有靚粧炫飾明璫耀首冰紈遶身者輒俛首不敢顧謂此倚市女郎豈士人家所宜退而訓其女及諸妾必首以此爲戒遣女妹于吳江之陳心力殫矣保母湯市儉妻也退有後言碩人墨墨受之而私謂女妹曰文氏家風謂何獨不處鮑子笑人耶夫服奇袤而饜珍奇非保家法也聞者俱服其言方寢疾希孟入候之流蘇不飾篋簞生塵擁欹枕高眠水綿之被蕞爾之衣非赭非丹浣濯之色可掬也此碩人之儉其德四也面目嚴冷居平未嘗見齒所最親暱者一字不虔卽穆然不受遇諸親黨益如春風而不爲翕翕近人之態十五歸孝廉未嘗闕戶外每歲首迎勾芒於郡城之東吳俗士女爭倚簾箔而觀之秦伎中堂

間亦一寓目焉碩人始從獵較久而漸覺其非
誓弗苟同也自居衛輝公喪卽與孝廉別室以
居此後相對日莊所譚非家事卽微叩內典中
奇字及佛法之易解者廬居竺塲與寒山趙氏
共訂偕隱之盟而林下風氣不相摹擬空山無
人花鳥問訊而已中門而外不移寸武隣媼皆
嘆詫焉生平不入招提不親巫覡此碩人之慎
其德五也歸孝廉三年而不孕其姊歸馮氏者
謂之曰若翁老矣抱孫之念不啻切矣碩人感
動卽斥賣奩資得數金告衛輝公買一婢衛輝
公不許更乞庶姑宛轉以請乃許之丁酉冬忽
夢一老人言所置婢俱不宜子宜子者非劉卽
袁旦卽覓蹇修訪二姓者果得朱姓一人其母
劉也時孝廉在京邸簡筭中止存一金筭復斥
賣取焉後朱氏生一女而昨歲生子妾果袁姓
也夫以似以續婦職也世不乏才詰婦亦知孝

姑煒承夫子旣惠旣淑以宜家人矣而樛木之
化渺焉無聞甚至斬其苗裔而不顧者不可勝
數也如碩人者可以風矣又如少時家居而勸
父之留棄妾也不遺舊也方庶姑操家秉而粒
粟寸絲不敢干也不凌上也此皆碩人之明大
義其德六也十三失母怙恃絕矣憐而親之者
惟仲嫂丁則感仲嫂丁禍旣結矣有著代之責
焉宜洗手羹湯而安坐飽食者垂十年伊誰之
以惟庶姑則感庶姑生必敬也歿必慕也彌留
之際猶以陳氏無後仲季仁孝而殤祝孝廉衍
其祭祀勿替至馮氏姊片言感發成人之德以
爲文氏四廟之靈實哉其衷而使之教我子旣
生陳設湯餅特設位饗之郡邑當童子試有客
屬孝廉爲道地碩人微謂孝廉君猶憶陸先生
否往者君當就試先生皇皇矚視惟恐不前茅
此恩何可忘今有孫入試詎可舍旃而他是謀

孝廉聞之爲矍然起陸先生者學憲羽行孝廉授經師也此碩人之不忘舊德其德七也夫欲富欲貴溺生而怛死者人情乎婦人尤甚乃衛輝公歿以二十金授碩人碩人弗匿也益出其所有以充登築費聞人津津言巴婦術非所得爲若將膩焉人視孝廉一第如寄耳而碩人時以隱退相勗謂遠師鹿門而近友寒山何憾焉博一第而身非子有其與我耕雪而煮石者誰也其將死也謂孝廉曰君以營塋買山餅壘磬矣棺槨之類無以死者苦生者卽厚我奚必斑狸而卷手善視兒子他日以一盃澆吾墓足矣歿之日抽一簪以授孝廉曰此吾入門時舅所賜也今以還君顧妾袁吾今逝矣鄭重此兒顧女毋忘前日榻前之言最後拱手顧孝廉珍重珍重遂奄然誦西方聖號六聲吉祥而逝志氣清明無怖無忤此所謂了了於貴賤貧富死生

之故者與臚舉碩人之德凝醇儒疑高隱疑俠烈丈夫疑苦行僧其於孝廉也可以爲藥石之畏友可以爲墳簞之舅弟至若煌煌訓辭夙夜在心藏於二十三年之前出於二十三年之後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真曾氏之學胡鬚眉之不少概見而得之閨秀也百爾君子其亦聞碩人而生敬也夫其亦聞碩人而生媿也夫衛輝公諱元發以衛輝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世所稱湘南先生也孝廉公名震孟碩人生於隆慶壬申十二月初七日歿於萬曆庚戌四月初四日享年三十有九女二人一字嚴文靖公孫內翰君澤子栻一未字子甫匝歲小名禪那卜於本年九月初四日權厝于竺塲阡之側而其甥姚希孟奉伯舅命爲之狀

棘門集卷之六

目次

行狀

先考 誥贈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院侍讀穎菴府君先妣旌表節婦

封文太孺人累贈宜人行狀

行述

先高祖貢士崎艇府君行述

紀畧

家母孀節紀畧

祭文

祭順天府都城隍之神文

祭先農之神文

祭后土之神文

祭先贈公文

冬至京邸祀先祀文

過河祭金龍四大王文

祭張將軍文

目次

棘門集卷之六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行狀

先考 誥贈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院侍讀穎菴府君先妣旌表節婦封

文太孺人累贈宜人行狀

嗚呼希孟不肖忍狀吾父母耶不肖生十月而見背於先府君凡府君丰容標格與夫宏襟偉度長途短轡窮莫知其影譬如耳孫遙望高曾以上竊聞髣髴而已但人各有父等於昊天力饒者以隆侈報德修者以顯揚報兩者之途窮則爲之摹繪其生平垂之悠永以千秋萬禩報希孟何居焉先府君不幸丁六極之夭折取於天者確計將以不朽之大年補生世之闕而更痛其間寥無可紀所謂千秋萬禩者必托之母氏以傳而人子之心更感矣至於吾母自府君

生前勿論其稱未亡四十六年舉之真一字一淚一淚一血若稍以繡管文綴之又一言一篇女誠一事一帙彤史合古來貞姬名媛之傳哀而對舉之靡弗協者是爲女宗之大成使它人聞之皆歛容聳聽且潛潛不禁出自人子之筆有不剗腸裂肝者瘁烏能狀哉烏能狀哉然使泯墨罔傳爲臯滋大謹忍痛忍死以狀先府君諱汝轍字敬由別號穎菴其得姓也因有虞氏之產姚墟偉人俊流炳煜簡策然譜牒未覈不暇蔓引獨吳志云舜之後子恢過江居吳子孫多姓姚又云吳中著姓朱張顧陸而外姚爲首或璿源芝本所自而累世相傳謂從柳城來皆漫漶無據也可據者入 明第一世祖諱榮以中道天配黃氏撫孤有成郡縣撫實以聞高皇帝立國之初亟表宅閭用訓勵天下從此節義開家二百餘年芳風丕扇矣榮生華卿府君

譚文聰卽黃節婦所茹荼而撫之者節母旣被
旌能乞 國初詞臣蘇伯衡作旌門頌以播
家聲駸駸質有其文焉華卿生叔威府君諱栢
叔威生梅谷府君諱翊自華卿至梅谷三世胥
貞隱弗曜而梅谷之子若孫皆以藻采遐躅與
一時勝彥相頡頏唐解元伯虎爲作梅谷圖祝
京兆諸公或顏其前或綴其後展轉相貽往返
數千里流浪百餘年而終爲寒門故物好事者
傳觀以爲異事梅谷生畸艇府君諱丞成弘間
以文苑而叅獨行者也王端毅戴恭簡能知之
于諸生中楊碧川太宰能知之於明經中而與
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諸公敦蓬戶交所最暱
者爲沈啓南先生譽聞雖不逮風格實相伯仲
云畸艇生白堤府君諱厚旣擅家學而又能出
其風華以輝映前人其制舉義爲後進型範白
堤生五涇府君諱圭則益端攻制舉義舉世尊

爲經神學海幃中弟子拾其殘馥掇上第者比
比而自畸艇府君以下三世明經起家皆蹇於
棘園畸艇府君芥視一官弗屑白堤五涇二祖
皆以食貧俛從折腰白堤公仕沂州判官五涇
公仕武陟縣知縣亦曼倩之遊戲非雅志也武
陟公娶于殷生罕言亡祿卽世置兩筵爲錢氏
施氏錢生汝軾施生先考府君武陟公之晚舉
吾伯吾父也吾伯近喔呼屑瑟武陟公與太守
王公道行善使吾伯就童子試太守坐之郝前
竟日不能終篇武陟公憶其非文種而吾父頗
英特肖武陟武陟憐愛之吾伯弗善也吾父少
與群兒嬉伯陰使人扑之嘯失聲武陟公揣知
其故護持愈謹遂析宅徙居焉日延良師課吾
父吾父讀書聲琅琅達內寢則武陟公爲之加
匕箸嘗居恒自語曰長老有言未有三世窮經
而不奮跡科目者自畸艇公以來祖孫父子與

蠹魚同窟穴者三世矣斗室之內誡詠相屬者將百年神之聽之寧無點朱衣之額乎是子豁達非局趣轅下駒行見騰蹕千里也吾又爲之擇配而得有文之季女其曾祖待詔公諱徵明祖博士公諱彭是海內所號爲德星人瑞也其父子悱先生諱元發是能以方嚴慈飭礪金而錯玉者也其母彭則彭年先生女稟東海京陵之範者也吾老矣以女士嬈之使鷄鳴之規時時入耳何恨哉叵何武陟公捐館舍吾母于歸是時吾母踰笄吾父則一星有二年耳旣免喪以遺命鼓篋南廂携室以從最初與齒者僅凡民之秀每泚然汗浹業漸登則漸而偕之俊造且習與名流狎如雲間章工部憲文輩所椒蘭托契時時赫蹕相屬也時有肺腑戚以裘馬章臺導之者吾父弗爲動崑經治戴記聞有名家秘冊不惜重購之手自謄寫隨以丹鉛點定所

讀之書手澤常鮮敗簾中猶存藁紙塗竄如乳鴉人謂純袴入貲寧有翀霄之志不知其意念遠矣賦性邁爽不沾沾生產好行其義雖在綺歲里閨多長者稱歲已卯生不肖于白門庚辰從白門還吾母病瘵甚飲觀音大士罩持水得勿藥而吾父以病痢竟不起太孺人年甫二十有二不肖生僅十月耳吾母困頓後憑尸長慟往而不返嫡祖母殷祖母施以吾母孝謹酷憐之號呼相捄俟目稍撐抱呱呱示之意不忍割始勉進漿水以佐渴乳孩孺無知匍匐伏尸之前牽衣引裾若欲父抱持者吾母睹此腸寸寸折猶順禮含殮張幙中堂弔客旅進退無主人答拜迺以衰麻被孩孺使老媪掖置藁秸折竹爲杖具執喪禮孩孺時睨客嘻笑或賦而啼種種諸態皆能使藥又質涕毒虺酸心而吾伯弗憐也方投牒縣令妄造小兒名使應征徭又旁

引儼從號曰紀綱之僕乘喪中作齋事伍伯手縛兩奴去內外恒擾爭言小兒亦當捕治第不知何罪吾母與兩大母相嚮號咷謂死俱死耳寧使一塊肉獨付几上時外大父令浦陽旁無強近適袁安節公以奉常里居聞喪來弔安節乃武陟公高弟敦古人氣誼者也入門見內外鼎沸且毀室取子而曩所謂肺腑戚以裘馬章臺導府君者擡而前曰有徃役事如何安節厲聲叱曰人死矣徃役何有兩祖母聞之乘夜以難告安節立濡筆作牘布告長洲令劉公懷恕劉公聞之怒於訟庭譙訶吾伯欲賜鞭賴詭詞免而對簿之日爲十月初五距不肖始生爲一週吾母抱小兒而授之施祖母宛如刳心相付躡絕床第間號號無聲矣祖母置不肖懷中乘肩輿哭而過市市人皆哭且群詈吾伯忍心忍心比至公堂官未陞座孤兒廼躡踞地上向祖

母哈笑索餅餌邑中自掾史以降皆爲酸側而吾母在家絕復蘇蘇復絕一日幾番生死至祖母持小兒返諸懷喉間氣稍轉呼兒而慰之曰汝生有福乃坐縣堂作暮歲也不肖三歲遭危疾奄奄盡矣吾母與施祖母環伺之不肖咳甚乳不得下吾母以乳強納口中愈咳齒相擊嚙入黍米許血與乳噴薄衣被殷紅吾母絮泣謂施祖母曰兒不乳兒死嚙去吾乳吾死寧吾死也忽一夕庭間鏗然有聲如大鳥飛去兒竟亡恙外大父自浦陽貽書吾母言浙中有某氏十人而寡撫孤兒教之讀書今成進士得旨旌其門二千石親爲捧檄萬人嘖嘖非異人任也吾母得書泣語曰兒之讀書成立與否天也今既有兒在不教以讀書又何事比外大父以衛輝少府致政歸吾母得所依外大父亦子吾母而孫不肖內外家政下至米鹽酒醢罔不與

吾母熟籌舊居隣邑治與貫索相嚮謂不必效
輦三遷然一遷不可已也卜居得今之絳跌堂
北枕伯通橋其南則昔賢所署爲土風清嘉者
近金閭不聞市囂舟車出入道里便安屋不盈
數廛朴而雅旋馬已有餘四十餘年安之以徙
宅之餘置薄田數十畝以供饘粥議婚則聘馮
氏姨之女姊妹爲婚姻大姨作蹇修事從儉也
始迎塾師謂出入緯繻家宜任老宿以外祖之
舊傳傳我迨易簪乃去自是累易師皆從外祖
遴擇而是時伯舅震孟總角能文章憐愛不肖
特甚每遇令節覲外祖則伯舅閉匿書館中不
聽出時時裂紙作寸許簿手錄破承起講教不
肖爲課不肖年十歲卽學爲文率伯舅教也憶
是年夏月伯舅一日出史記指項王韓淮陰等
傳教不肖讀讀之喜遂輟抄訂史記二冊贈不
肖不肖携歸呈吾母吾母亦喜謂汝亦解此等

書似舅可望也吾母少通小學內則大義明了
自不肖受塾師教老者視聽少衰次則昕夕往
返每挑燈夜讀吾母紉繡以伴讀竟必令背誦
又或掣它書驗生熟一字之訛詰責良久旣爲
文則以塾師之評置爲賞罰文中著一圈賜一
青蚨積爲買書費久不進憂形於色賴外大父
時時溫言慰之謂是兒富不負汝不肖十三就
童子試試義出諸薦紳大老多獎譽又三年青
其矜卽見錄于時髦二十一餽學宮聲價頗籍
妄謂科名易博卽吾母亦誤信之竟累累不讐
也不肖自髫年卽好以文字論交十六以後交
益廣四方客日進談文未已必佐以盤飧又里
中同筆硯多名家世胄文社供張華腴相高就
群彥中不肖最寡而恥爲寡人狀吾母體此意
殫力佐之每留一客或舉一文社吾母身赴庖
廐以茹素之人手任調飪坐客飽餐暢飲不肖

喜吾母亦喜或倉卒不具不肖有作客母亦歔
踏若有失也不肖覺吾母衫袖間偶帶羶膏氣
心痛恨何苦累吾母至此輒欲設誓斷客客終
不得斷客至母又不得逸抽簪典衣付質庫爲
常事湛夫人截髮留賓一生僅一度載之史冊
作美談若計吾母恐一年數十度無疑所入脯
脰之貲歲歲在中上噉手罄吾母小暇率吾婦
及一二婢刺繡無虛日至夜則以盆盛灰細草
炷膏火針鋒引線靜夜悠然可聽漏下不二十
餘刻不休自盛年多奉月齋日齋至己酉後永
斷魚肉精力旣減而夜繡無已又遇不肖大小
試大挫大悲小挫小悲見不肖齒日增家日落
一日雨窓相對一同人持片楮索子母錢枝梧
問指吾母正語不肖曰不意今日還見如是光
景泫然久之吾母目眴所繇起從燈火十三從
悲涕十七而燈火亦從悲涕中來使不肖蚤自

奮拔寧使孀親劬瘁卽不然能以儉守約以約
禦貧舌耕硯田聊可餬口貧措大行徑不爲茅
容之草疏而爲孔融之尊酒不思所仰累者何
人此雖剔肉剝骨不足贖其罪不肖邇者修佛
事常以此對諸佛前發露懺悔固不若就仁人
君子發露懺悔其痛心更切也殷祖母後府君
而卒吾母孝事施祖母極人間姑嫜之愛者二
十餘年乙巳冬施祖母病泄不止廁褊無少乾
吾母手自捧之燂湯浣滌以燥代濡視穢惡如
梅檀屑如是者幾一月而祖母竟不起是時不
肖爲先君卜兆域拮据甚苦又與祖母之變會
內治喪外治葬同時並舉室如磬而逋如山吾
母謂不肖汝捐糜此身以報而父及而祖母宜
也吾見堂斧之下築之登登虛其一以遲我而
以大事羸敝形神不欲留孱軀送未亡人踐同
穴之盟乎先是不肖奉吾母命塋庶祖母及吾

伯汝軾伯之冢婦韓氏歲時澆奠燒一陌錢者
還是昔年刀俎之餘又塋嫡長伯罕言之配沈
氏凡在本支無揚棺露齒吾母之心安而不肖
亦安正得專意菽水更無它未了事至庚戌秋
忽有內人馮氏之變一女兩男煢煢無可托命
吾母悉收入臥室撫之字之飲之食之教之誨
之并不肖衣裳履綦之類內子能任者亦還而
累吾母人戲謂吾母忽添此小兒女不知其更
添一老男也壬子不肖濫賢書吾母紆眉稍開
癸丑冬不肖具孀節事聞于臺使者吾母至是
年五十有五已逾格矣乙卯春臺使者撫實上
聞奉

顯皇帝旨旌表如今迨不肖丙辰下第歸廼能乞
邑中醵金佐以醵貲鳩工庀材攷唐人烏頭雙
闕之制又取古節母幽燬相埒者倩丹青家繪
爲圖良工鏤之燦若列星又精雅無金粉濃俗

氣形家言樹坊于門者象爲朱鳥不得亢嘯矜
正寢呼相宅王生卜度累日頰其首拱擡絳趺
堂趾貫地數尺撼之屹立可久也周行天下嗟
峨棹楔穿雲聳漢不乏若製古而式嫻罔所多
讓太守陳公訐謨良刺史也重其事式廬瞻企
爲長令先薦紳章縫鵠佇而鳬趨遠近傳觀闐
塞衢巷者數月不散出外祖浦陽所貽書宛如
券合第不肖滯公車不能以朝章拜舞堂下爲
缺陷已未不肖叨一第選讀中秘書次年冬具
畫舫迎吾母北上就祿邸中目領大官餐錢市
蔬筭以進有餘贏以供禪燈戒香之費辛酉八
月不肖解館授簡討吾母卽拜太孺人之封吾
母高節天下罔弗聞都門朱紫客相過從者首
問太孺人起居吉水鄒爾瞻先生邸第相望無
三日不饋筐筥相属交遊中有潔伊蒲購佳果
以獻者有於上元燈火夜僦樓居崑伺太孺人

翫賞者五十年悽其慘頓嘗之既饜至是而愁
城漸頽淚海欲涸然吾母每引分自足曰吾本
天之刑人早年降割以至於此萬一福過其量
非吉祥事邸門晝掩經聲佛號竟日嗶嗶不肖
時買燕中妾生一子小暇則抱弄爲適壬戌天
門放榜伯舅爲句臚第一人從京兆府宴罷歸
執手版首謁太孺人太孺人具籩葍相迎一堂
交拜光耀滿長安士大夫爭豔之亡何不肖乞
假奉母南歸里居兩年雖不能極人間之奉回
首批燈刺繡時幾兩截矣甲子春燕中妾所生
兒以痘殤吾母爲之忉忉弗憚每哭輒哽慟因
是兒韶令可愛且遣寂伴閒一玩器也是年因
纂修事閣部馳檄敦迫秋試省中各差不肖計
資次得承乏而王程跋履置吾母何地俟秋半
仍具畫舫奉母而北登舟之日拜別家祠蘇蘇
淚落意色慘澹不肖心怪之莫解所以竊意其

因殤兒感懷豈意其爲先徵也九月渡洪河逆
流而上千夫挽之繹再絙再斷舩如歆器不肖
據案怵怵吾母神觀自若顧笑不肖何怯也至
濟上爲它舟擊撞一篙刺窓櫺中去吾母經臺
僅有咫尺反肆其猖獗挾白楫利刃者百餘人蟻
而登暝夜火光燭天舟中五色無主而吾母談
笑對之與辛酉遼陽淪陷時人人惴慄送家眷
者輪蹄相接黃埃障日乃吾母言曰此係廟
社安危豈一人身家事爾曹固宜安定以匡人
情何擾擾爲吾母卓識雅度往往類此使爲丈
夫坐廊廟其鎮物宜何如矣十月旣望行過滄
州一夕朔風峭勁河腹堅數尺時漕艘方魚貫
進督漕使者鞭其後冲冲竟日膚裂指墮度不
能漸丈許行半月僅可三四里廼舍舟而陸途
中聞時事洵更楊左諸君子次第褫逐不肖色
變吾母覺之蹴不肖曰都門有異耶及此時回

韓非晚不肖念爾時進固抵觸退亦狼狽且進以觀時變迺吾母從襜褕驅頓數日抵京憊不支就土榻褥被不及施輒昏昏睡偃息踰旬日而甦一日手足痲木宛轉良久成然入寐忽告不肖曰吾目前如有巨人臂長丈許下垂何祥也不肖謂此西方無量壽接引相也口雖爲此言心自揣吾母正現命婦大家身何早蒙接引是時逆璫煽虐如積薪初熾朝士以黔首去國者鮮虛日吾母從臥榻時時諗不肖謂此番入都與迨昔大異汝迨昔亟稱某老成某忠讜今百無一在汝一身欲委蛇浮湛其間甚難甫入班行又無歸理此來大錯三十六州鐵不能鑄矣不肖心識其然而姑以謾語寬之乃吾母明慧洞達世故知淪胥之禍不出數月日夜爲不肖危憂心如惓俄又有周中丞起元叅朱童蒙事事連伯舅執且洵洵愚有非常吾母又密語

不肖曰遍海內孰不知汝甥舅連鷄邪一不免誰獨免者於是憂轉漬病迺轉攻雖強起盥櫛然時時擁一被臥榻上眠多食少吾母嘗自言兩足雖在地如伶仃欲仆者然殆將不久矣所僦居仍是辛壬年舊邸嚮者日娛弄殤兒笑語如存夜闌畫靜經聲旣歇便悒悒此兒不置乙丑正月不肖將有事闈中杜門謝客每日以三兩時入侍歡笑與壬戌之六月扃戶修實錄時皆得偃息累月斷絕將迎吾母乘此多市肥鮮烹炙適其性呼不肖賜食看一飽爲快在京邸中天倫聚首之樂無如此兩月此外惟晨興具衣冠一擡至暝黑不遑再謁或從甥冗中拔身而入吾母聞鞞聲雖轉經持咒必輟所事待不肖憐其身任塵勞不克自主也二月供事棘闈鐫門而進內外聞寒母大不耐病亦時時作至下旬每日遣人從門隙中詞問放榜何日

望兒出闌不啻舉子望中而不肖從閱文時念
吾母徒倚無聊五內如振鐸如春杵不自解其
故闢闢而出望見謙從惟恐有異狀噤不敢聲
徐睎其色如常廼問曰太孺人定佳無它教乎
此種情事百幅寫之未盡矣是歲三月之四日
烹廟臨廳百官先期當候于賢關不肖隔晚飲於
錢宮端受之所失昏定禮詰早候床前吾母言
昨宵有妖夢醒而半體痛不可忍此病比舊病
似劇也不肖因欲脫冠裳留身待醫母曰否也
幸學盛事有白首儒臣不獲逢者吾病決非
一夕愈亦非一夕殆也行矣不肖拜教出次日
禮成而還病漸不支矣群醫廣至言痰言火言
風邪言血虛脾弱無所不近理而投之藥者如
水沃石不肖臥起榻前者凡五十日夜每聞其
闔眼喉間如輓轡上下又如鋸又如吹燈久之
如驚悸而醒始半體暴痛一昔痛定遂如木疆

轉側需人腹中苦結轆已苦不禁頗類施祖母
病狀而燂湯浣淪祗婢子任之媿且恨也爾時
北寺黃門之獄起聞有羅織及吾輩者不肖不
敢自惜惟恐驚及病母置世事絕不談日侍榻
前取葉戲相娛母偶問及則曰風浪稍帖可無
憂不肖寸腸日夜如百沸羹而謬飾歡顏母固
已大漸不甚訾使病未甚精爽猶昔戶外事與
意中事且歷歷見可少蒙耶病既久百藥罔效
糜以日減母固達者無所諱亟欲取簪鏡分賚
不肖以不忍固緩之母亦絕不復言偶一夕問
母胸中何所罣母曰無有也蓋自中年學佛其
於空王覺路未知何如然直心快口外若不能
容人過而胸無宿物種種憐愍直入悲觀其閱
人照見心髓而不沒其善持誦精虔轉大乘經
每以千數是皆能助樂邦之因者屬纊前一日
頭面俱冷至五鼓煖煖問婢子侍疾者復雜以

諸語啖建寧蓮實數枚遂增煩懣四大分張時
亦有小苦目稍稍上視竟長逝矣其冷自下而
上煖從頂出古德所謂頂聖者上生之証也目
既瞑嘻微笑者再面頰如紅玉已乃作金色是
時日將中忽雷電交作又若駕虹蜺鞭風霆而
去嗚呼不肖何知吾母之死哉知吾母之生而
已彙而集之罄光祿當陽之傳不能載也析而
按之則不肖所謂一言一女誠一事一彤史也
先府君以韶齡促筭不能孤行於世者必借吾
母以並其傳豈惟先府君卽不肖希孟其爲上
天之所冥佑而人世之所矜憫者孰非賴吾母
也邪不肖而忍於泯吾父母也愈自泯矣當吾
母之被旌也不肖乞言於當世大手筆如京
山李宗伯烏程朱相國秣陵焦太史高邑趙太
宰雲間馮觀察各有傳蒙陰公學士溫陵何司
徒海虞錢端尹關中文光祿諸公有旌封並錫

序有母子篇有旌門頌有文母贊其它掄燉介
壽之言不勝紀史冊中古賢母與吾母類者摺
撫數十人分題索賦篇章歌咏薈一時之選取
晉書列女傳登清漢之喬葉題曰清喬集行於
世先府君生於嘉靖庚申五月二十日卒于萬
曆庚辰九月之十二日得年僅二十有一先母
生于嘉靖己未之十二月初五日卒于天啓乙
丑之四月二十八日得年僅六十有七吾父母
以辛酉歲遇覃恩贈父爲翰林院簡討徵
仕郎封母爲太孺人以子之獲戾子逆黨也
乙丑歲追勅命付燉

新天子卽位還其舊比不肖起自廢籍累遷右春
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贈父如其官階奉政
大夫母累贈宜人子一人卽希孟成萬曆己未
進士入史局今備員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娶馮氏撫州知府符之孫女貴州按察

司經歷時康女累贈宜人繼娶王氏太傅文恪公孫有極女累封宜人孫男二人宗典府學生今入國學娶張氏孝廉靖孝先生特贈翰林院待詔椿之曾孫女孝廉世偉女宗昌長洲縣學生娶趙氏大宗伯文毅公之孫女敘州知府隆美女孫女一人嫁府學生徐樹丕尚寶司少卿履祥之曾孫太學生淳孝子子女皆馮氏出其庶生而殤者弗具列曾孫男一人廷修聘徐氏卽樹丕女也宗典出曾孫女五人其宗典出者一字嘉定縣學生侯玄演吏科給事中震陽孫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峒曾子一字長洲縣學生徐枋翰林院簡討沂子一未字其宗昌出者一字許維孝廉元溥子一未字不肖從京邸奉母喪歸遭嚴譴結茆墓側榜曰風樹堂傍先靈而居者三年差可擬袁夏甫土室第不得吾母穴垣而視耳先府君之塋也在萬曆乙巳十二

月二十四日至天啓丁卯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吾母合塋于長洲縣二十四都二十一畝墟巷
村之原而以麗牲之石哀懇于下執事惟執事
俯賜之

行述

先高祖貢士畸艇府君行述

寒宗自元以前弗具論入 明自八世祖諱榮
始八世祖妣黃氏以貞節著

高皇帝定天下首旌其門芳徽遐播遂爲吳中氏
族冠冕七世祖諱文聰六世祖諱桓五世祖諱
翊皆用敦樸禮教世其家五世祖幽棲高寄有
子真之風歲寒卜友復擬于孤山處士故自號
梅谷後數十年而唐解元伯虎追爲之圖一時
勝侶交相讚詠迺若文采風流粉藻後人實自
畸艇府君昉也府君諱丞字存道畸艇其別號
爲梅谷公長子生而穎慧絕群從夏侍御良齋

受尚書窮奧義遂遊郡庠爲時譽髦成化丁亥
浮梁戴恭簡公董學南畿以國士遇之名冠諸
生至棘闈輒淹抑弗售府君愾然謂詹詹小技
造物者懸得失繫我能使我不覃思著作上媿
古人邪遂肆力詞賦於聲律尤嚴詩筒靡唱皆
遠近名流簪組蘿薜所弗論大都風規峻潔天
機清發若呬啞細流卽能詩弗與陳詩也寢善
者沈啓南先生府君居城壕之北沈先生居相
城風晨月夕輕橈相過輒信宿忘返長鬚之奴
爨下之婢不知誰爲客誰爲主人沈先生嘗於
齋中臥起四壁粉牆皆滌墨作烟嵐雲樹百年
後頽落未盡人猶有見之者旬日不共嘯咏輒
有詩畫見貽又必狀其高居雅韻非汜汜搔頭
寄訊也先生嘗在東禪僧寮府君時携杖頭沽
酒賦詩爲樂一日從病起過沈先生秋軒中與
浦汝正朱性甫留連數夕咏哦稍勑有縛雞携

酒自墻東至者有網河得魚貫而呈諸客以佐
拈題敲韻者沈先生作聯句詩會記好事者爭
割取其詩爲騷壇韻事自沈先生而下善張淮
豫源豫源雄於詩能卽席賦牡丹詩百首性癖
以嗜酒死蓋嶸崎歷落人也成化庚寅府君抱
病西齋豫源倡爲問病詩時徐武功從謫籍還
里首爲賡和嗣響者十有八人皆一時名卿鉅
匠而楊儀部顧文僊文待詔諸賢跋其後一時
傳觀者珍于球琳琅玕蓋府君雖未脫子矜名
動公卿久矣與吳文定交最蚤有送吳原博春
闈詩以第一人期之後文定公久于禁林府君
寄友人詩曰殷勤寄語吳宮論老我追陪沈石
田其言外可想也與王文恪論交似在其擢第
後登莫釐峰宿華嚴寺杖屨兩兩擬于興公玄
度文恪在 朝忽以弔嚴子陵詩寄之文恪答
書曰讀過釣臺詩清風灑然持以寄我豈無意

乎會當着羊裘追客星於七里灘上也府君以布衣翱翔貴遊能愛人以德若此其它嚶鳴相悅者其人方嚴自持大節炳烺如李太僕貞伯邵文莊國賢趙廉憲栗夫孤癖高簡獨行其志如楊儀部君謙馬比部清癡風流閒遠如姚侍御公綬跌宕睥睨如祝京兆希哲桑柳州民懌斯爲椒蘭之臭否則雖李文正賓之好以齒牙餘論弘獎後進乃一通詩箋而外絕無所及矣

王端毅公撫江南府君以諸生上詩有兒童走卒知司馬白日青天見仲淹之句輿誦以爲允愜後中官王敬攸并王臣與公許奏

憲廟殛二人以謝公復有詩志喜乃知府君非丘壑自耽者志左於遇耳弘治丙辰膺貢試大廷四明楊太宰守陞董試事達識之同試者幾千人以府君弁其首聲價逾重戶外高軒常滿府君反厭苦之從風雪中策蹇遊玉泉諸山題

詩見志遂飄然歸隱矣吳文端一鵬微時府君憐其才以女歸之文端在禁林勸府君電勉一稷爲買山計府君臥弗應與諸故人角詩逾勁始從宋元入轉造中晚妙境嘗和溫飛卿春愁春曉諸曲又多和陸放翁詩積成帙所自著曰集虛齋稿惜散帙不存今所存者多丙辰以前稿也搜奇所到句曲之華陽洞天白門之靈谷雞籠牛首茗之道場山武林之靈隱虎跑各在

詩紀勝

入金華山久留祥符寺所到忘歸不獨

蘿磴人抑其寄情玄對有子平少文之風焉如湖中兩洞庭梁谿之華藏有生於吳而皓首不相識者則府君詩囊中長物矣生具至性家庭纖芥事非入告不敢端旣嶄焉爲區中人傑其愉悅猶孺子也首闢感慈之原厝兩尊人復初祠兩楹以奉禴祀君子以爲禮祔祿之第抵于成立惟鞠子之哀斯其孝友開家克昌厥後

者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今天下知府君者少矣至臚舉諸名賢則世所號爲鄉之儀刑國之獻老也彼其人可以憑倚而攀藉者哉一生知已爲戴恭簡公楊碧川學士恭簡名臣其論士也必以文藝占器識卽碧川亦所謂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川者也人倫之鑒獨帖括云爾哉余小子嘗從題跋中見論述府君者有楊儀部君謙之言曰畸艇吾蘇詩人也爲人有奇氣薄功名文待詔徵仲之言曰君遊郡庠而周旋諸公間所至有卓然動人者然僅以太學生老不得少見於世以儕諸公豈非命哉華亭顧文僖公誌其墓深致惋惜府君所籍以聲施後世者已有在獨念自府君至今垂二百年書香文種皆府君肇之卽以小子希孟之謗陋起家鉛槧曾預承明珥筆之列醴泉有源孰非府君墨藩所貽惜哉其導濬于岷峨而乃以溪沼承

也仰繹明德冀爲表章附於隱逸獨行之傳以永其不朽敢丐一言于大君子府君一傳而爲沂州別駕白堤府君諱厚再傳而爲武陟令五涇府君諱圭皆晚仕弗達然經明行修鬱爲當代師表又一傳而爲贈翰林院簡討諱汝轍綺歲夭折以子希孟備史局 覃恩蒙贈後遇鐫奪

新天子卽位仍其官希孟新從廢籍起以左春坊左贊善徵

紀略

家母孀節紀略

此文作于丙辰年

吾母自萬曆庚辰歲遭先君子諱之變迄今三十有七年小子希孟述其苦節一二布告之當陸鉅公莫不慘焉動色關中薛侍御奉 璽書按行吳地廉得其事遂颺言于 朝徼 俞道得旌門如令華門蓬戶寔被

天子之光然非母志也母之言曰凡所稱未亾人者持身非難撫孤難卽撫孤非難成孤難耳余所爲蚤夜腐心而庸玉汝固靳汝以身報母豈靳汝仍以母報母汝每言 國家令甲人婦不三十而嫠以暨踰艾者於法得旌余稔知之矣記不云強而仕乎汝之踰壯也幾何年遺經矻矻歲月靡所効是余九熊之弗力而飴豢以驕汝余旣上媿夫古之賢母而下且有愧于亾者

余則滋慙

聖天子風厲天下不遺匹婦拜 命之餘悲感橫

集顧謂今日而往可籍手以終余志無所恨不知視三十七年以前猶一日也希孟聞此哽塞不成聲自念有母如吾母爲子者不能聲施而光大之今惠徽采風之力以沐此盛典豈可使煌煌大節動天地而泣鬼神者乃更以不文掩按吾母文姓門閭清華爲吳中甲族之冠外大

父衛輝公諱元發致少府歸以耆英碩德領蘿薛之盟者二十年而吾母其第四女也年十五歸先君子事先嫡祖母殷孺人先祖母施碩人遂得兩人驪已卯歲先君子鼓篋成均相從于白門寔生小子希孟庚辰從白門還吾母先病店先君病痢吾母瀕殆者數矣而先君子竟不起吾母時年二十有二小子希孟生十月耳吾母病未良已憑尸一慟殷殷田田有壞墻之聲

黃口兒已作几上肉矣外大父方令浦陽旁無強近之戚素旄在堂庭戶如水適袁安節公以奉常休沐還故里弔先君子聿聞此事安節公廼先大父武陟府君諱圭高足弟子歿存之義不讓古人立削牘聞之邑令劉公其事遂解對簿之日爲十月初五距希孟始生甫一期吾母抱危疴手希孟授之大母施長號欲絕大母寘小兒於懷哭而過市市人多欷噓泣下比事竣大母抱希孟歸而吾母哭聲未斷也人世懸弧挈印之辰而希孟以嬰孩匍伏訟庭言之可爲腸斷希孟生三歲遭疾幾死吾母不交睫者十餘夕希孟病嗽吾母強以乳納口中嗽甚齒相切嚙入黍米許血與乳噴薄枕席間而吾母猶噢咻之不休蓋大母嘗爲希孟言并吾母自道者以此外大父自浦陽貽書吾母言浙中有某氏十八而寡撫孤兒教之讀書今成進士得

旨旌其門二千石親爲捧檄萬人聚觀嘖嘖動地此非異人任也又勗以持身處家敦睦孝謹十數事而吾母自閤子中曉徹三禮通小學內則諸書遭變後胸中業有成式井井矣外大父抽簪歸吾母子得所庇依庶無飄搖風雨之患自是凡議婚迎師徙居就數廛以其餘貲買薄田數十畝鉅細諸務倚外大父而辦而吾母具卓識明於料事有劉夫人知人之鑒外大父時有疑難商榷或就吾母而諮之卽伯舅震孟猶是也希孟六歲誦通從塾中少退吾母必字摘而句攷焉故希孟少時不畏經師而畏母師旣學爲文以師之雌黃爲賞罰得當則賜以青蚨屑儲其楮墨之費有不中程憂形於色或當食減七箸使希孟無所容更痛於夏楚矣希孟十三就童子試十六補弟子貢二十一受餼學官至昨歲三十又四始濫賢書之後每衣敝裘歸

吾母更好言相勞苦退而質之婦孺與察其襟袖未嘗無淚痕於是希孟慚憤欲死者數矣嘿嘿無可控籲嘗爲發願文言某甲自知黑業深重白法輕微叨覩人間跼蹐天地何敢爭衡皇路問徑雲達但母氏劬勞洵渙未報而今病軀多瘁淚眼欲枯松栢徂冬桑榆徬晚倘此生不資乎世福將捐糜何當於顯揚此字字血淚中語也先嫡祖妣殷孺人後先君子卒吾母孝事先祖母二十餘年婉孌朝夕極人間姑嫜之愛至先祖母寢疾革泄下不止廁綸無少乾吾母手自捧滌燂湯繹絡絕不知有穢逆尤人情所難吾母深悉大義不屑屑於恩怨念大宗替零堊車未卜爲愀然不憚甲辰歲希孟將爲先君謀窀穸往來山谷中奉吾母命先塋庶祖母錢氏伯父太學公堂嫂韓氏三棺于武陟府君之阡至乙巳襄先君事而昊天降禍會與先祖母

之變相值大故交錯枝梧掣肘希孟又犯力誦舉羸之戒室如磬而逋如山自是而吾母分金寸縷盡屬質庫中矣希孟自髻髻時夙有芝蘭之好婆婆執苑幸不爲時流所棄戶外之屨不招而集吾母時脫簪珥以資談具酒食之議每先婦籌之陶母之髮半空共姜之身漸老而庚戌之夏內子馮氏又病瘵暴死希孟不克以子代婦而吾母以大母兼母駭監啼呼米鹽瑣細胥萃於一人又自中歲以來生計日落篝燈刺繡聊佐饘粥目力漸耗久而作苦今年踰半百而清羸憔悴時有衰徵矣噫嘻此必母而無子卽有子濩落不足數乃使其母至是而吾母何以至是哉通綸游加朱紫繞膝此亦人世所嘗有至於吾母閱閱焉如農夫之望歲希孟其何說之辭夫希孟真兩儀之罪人而令母之敗子也當不爲仁者所軫念惟是先代有八世祖母

黃氏孀居二十八年值

高皇帝澄清畿甸之始首沐 恩綸風示寓內而

國初簪筆侍從之臣推廣 上意抽揚細流

旌門之篇與琬琰同不朽郡乘所載與吳中金

石遺文具在也今者翹車所指幽谷生馨崇獎

盛事衰宗實兩被之若夫繽紛彩筆相望於朝

野之間豈其使寡鵠長唼孤鶻絕響乎用介我

先世之靈而以一言爲請惟下執事愍然賜之

敕簡集

卷之六

文

辭職

祭文

祭順天府都城隍之神文

以下俱天啓乙丑

希孟有母 旌表節婦 勅封太孺人文氏因

奉養至京不幸於今年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卒

于邸舍今將扶柩南還安厝丘壠關河修阻跋

涉爲難在生人尚苦津梁之疲豈冥途獨無山

川之隔但亡靈飄泊恒欲返其故鄉而獨子伶

仃誓相依于寡母惟我大神既聰明而正直必

止孝而止慈在希孟雖乏貫日之誠而吾母實

抱凌霜之節倘其生前苦志既足感動乎鬼神

則死後遊魂敢不仰求其庇護伏乞簡查幽錄

勅付冥司凡關津隔絕之鄉有土地神祇之守

任其飛渡無致留難使希孟苦塊之間常在夢

中而相會願吾母冥漠之際宛如乘傳以言歸

苟盼響之稍通卽神慈之降鑒鵠血有盡蟻悃

難陳臨疏不勝悲痛哀祈之至

敕簡集

卷之六

文

辭職

祭先農之神文

古亦有言稼穡維寶民之嚮嚮望此而飽時雨

旣零可堅可好誰謂芄芃而非瑶草獨我先慈

貞魂縹緲孤舟水涯若堂未埽丙舍斯營相依

相保更有幽懷菟裘將老歲月難稽方隅無撓

誅茅築宮傷及禾藁一顧一嗟中心如擣

祭后土之神文

希孟有母 旌表節婦原封太孺人文氏于今

年四月卒于京邸扶柩南還棲泊水涯者又兩月矣今丙舍落成奉安權厝以待卜吉乃圖窆窆方築室之時主天星地脉之說者甲可乙否茫無適從希孟書生也於方隅避就實爲惛昧但願築此數椽與夜臺相傍以此日之聖室爲它年之菟裘雖怙恃永亾而瞻依不遠生則夢寐以相感死則魂魄以相依如是而已它非所知也耿耿此衷 天地鬼神必憐而佑之謹以

蘇門集

卷之六

墓

蘇軾墓

牲醴之儀用伸祭告

祭先贈公文

希孟罪惡深重禍延吾母 旌表節婦原封文太孺人以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歿于京邸扶柩南還棲泊水次者兩月矣今丙舍落成奉安權厝俟卜吉有期啓壙合塋維我 顯考 顯妣四十六年生離死別今咫尺玄宮實相依傍而希孟時時率兩兒灑掃澆奠于其間庶可忘泉

臺之寂莫而歎幽明之曼隔也謹以酒饌用伸祭告

冬至京邸祀先祝文

萬曆己未

希孟一從計偕久居京邸幸徵先澤已題上苑之名載沐書香復預瀛洲之選自揣生平何由致此皆我祖宗世德所貽叨濫既深頂踵莫報而候 命未下還家無期馬鬣松楸末繇展拜駿奔禴祀久闕趨承茲當一陽之期聊陳二簋之享在天在地奠飴饗以來通如岡如陵恍擬宗其來告雖 綸音之可待恨鼎養之難伸觸事感愴尙祈昭格

蘇門集

卷之六

墓

蘇軾墓

過河祭金龍大王文

崇禎壬申

每渡洪河莫尋河伯有神著靈滄瀆分職胥江問伍汨羅弔屈後乃聞公隕身殉國旣忠宋室復佑 聖朝雷鼓霓旌掃蕩天驕有同報韓輔漢功高碧血丹心噴薄飛濤轉漕汎舟餘皇卿

尾堯水湯早蓄泄閉啓爰關通渠厥貢厥篚造
物不尸僉曰神社往來絡繹利涉大川天吳厲
號陽侯吐涎水走沙飛事或偶然何以崇禳或
時轉旋著此靈奇昭回耳目臺駘孰辨牛渚未
燭投壁刑牲紛綸相属群愚傾心達人隨俗以
余管闕物各有主兩儀四象之綱之紀川后無
爲百靈佐理水必有神神原非水維忠與孝正
直聰明銷歸大道散入群真鞭叱蛟螭吐納風
雲河湄水厓公真其倫世教民彛明神提挈我
有聲詩播揚徽烈再過行祠敢不虔謁感其護
持告其蠲潔

祭張將軍文

一自登朝北上南行來遑河干廻環四巡洪流
淺原頗歷艱屯丘禱久矣獵較猶仍屠稀刲羊
每控水神但聞大王不聞將軍此行創獲爭傳
炳靈還疑耳食齊諧窈冥艤舟荒厓步瞻廟庭

藏門集

卷之六

七

祭張將軍文

拂拭遺碑稍具生平家本鍾吾祖迹隱淪彊禦
弗戒蒼黃殞身生氣旁魄兼之憤盈罡風爲馬
怒濤爲輪翱翔太虛駢駕群真考厥世代宋元
相鄰暨入 聖朝褒崇始膺越二百年赫濯載
新神亦有時盛衰互乘黃流湯湯湔崩騰繇
徐入淮此爲衝津忽有奔沙埴墳峻嶒亘若長
堤堵如重城艤舳舳莫之敢撓余以輕橈廻
翔水汀一朝劃開導之遄征長年驚讙中夜先
聲慚余涼薄敢誇德馨慮涉矯誣付之罔聞又
恐神異烟銷水沉煌煌靈祇寧需餽蒸念我蕪
詞可發幽芬昔爲金龍陳詩勒珉炳烺大節揭
于日星正直而壹將無等倫猶媿董狐文獻衆
徵聊抒短章爰啓後人神之來思恍惚居歆

藏門集

卷之六

七

祭張將軍文

藏門集卷之六終

棘門集卷之七

目次

祭文

祭朱相國平翁文

公祭館師湘翁李大宗伯文

公祭趙嶼翁座師文

公祭邵芝翁座師文

祭吳茲翁座師文

公祭劉本如光祿文

公祭陳赤石太僕文

祭徐念陽銀臺文

祭黃與參中丞文

祭孔泰華太史文

祭侯五觀給諫文

祭黃陽平廉憲文

祭石長興伯常文

祭俞西安君宣文

祭朱復翁年伯文

公祭彭年伯文

祭劉封翁暨支宜人文

祭欽愚公文

祭姜尊生文

祭譚公亮文

祭徐義仲文

祭張言若文

祭從舅岷陽文

祭僚壻陳君文

公祭趙太師母王安人文

祭錢宗伯母顧淑人文

祭徐銀臺馮夫人文

祭徐母陳太安人文

祭陸氏母姨文氏

祭妻祖母陸碩人文

祭族姊夫婦文

目次畢

卷之七

降秩堂

棘門集卷之七

吳郡姚希孟孟長父著

祭文

祭朱相國平翁文

古之大臣噩噩淵淵其力則厚其神則全璞玉
渾金高山大川龍德正中卷舒在天世運江河
從橫權譎鹿駭張蠅管兔穴百爾卿士淪喪
風節表帥者誰靈光截業天目導源雪水迢迢
襟帶吳越吐茹汝湖清則淪漪量堪彙苞挺公
一人光贊 皇朝始播文價鷄林購賞錦心績
腸從衡方廣黼黻絲綸抒成仙掌何待較書光
分藜杖繼入仕版敦厥素絲涇水詎滄塵洛無
緇聖室旣封優游里居以泊以寧大受斯基世
轉平陂人歷潛見颺息波凝雪消覲見走卒譁
名蠻夷炙面以此孤踪爰承

帝簡人各氣類蕭穢椒香念公疇昔清流頡頏譽

星燦霄威鳳鳴岡白麻既宜紫台耀芒知公者
誰福唐援手蒲坂比肩金昆玉友衆正鼎足群
陰俯首誰爲爲之去其大斗 國是顛隳始於
激張豈獨細人如鼓如簧亦有同室而尋玄黃
維公此心可質旻蒼屈指 朝端幾何歲月謠
詠喧呶傾危擠軋達者知之鄙夷不屑難進易
退以對先喆蟻蚓蚪結然箕沸羹天地既否雲
雷乃屯魑母揚獠虎豎磨斷公則脩脫投綸水
瀆公有素志志在 國史雖在綸扉矻矻不已
歲月既閒編靡自喜古亦有之伊惟涑水霽雲
掃滌旭曦瞳矐鼎餗易覆懷棟罔功蒲輪求舊
行當及公云何奄忽箕尾乘風嗚呼哀哉孟自
弱冠識公舍館史氏又十餘年隨公執輓送頤端文葬
小人有母公爲立傳投分有因其來已遠公因繆仲
辭而知余 比公赴召停棹閭亭樞衣展對勗勉慙慙
尋入班行隳注彌敦片言偶合獎借諄諄執喪

在廬風波鼎沸公再慰存撫松而愜手書盈筐
淋漓墨漬約理鎮情釋其驚悸吾生也晚多長
者緣祥風慶雲分我澄鮮公其最乎聲咳宛然
緬懷知己寧無涕漣生芻非報玄水非酌報以
修德酌以好爵青眼未瞑丹衷自忤靈之格思
無射無度
公祭館師湘翁李大宗伯文
古稱楚材杞梓維良雲連徒洲喬河千章以峙
楹楣以肩棟梁云何摧頽圯我宮牆維師之生
山川滙祉衡嶽降神湘靈噓美澤畔有蘭沅汀
有芷是紉是纈芳潔堪比幼稱夙慧頡頏黃童
肉譜經筵集于星瞳詩因願解易以嚙通上承
鄴侯牙籤萬里摘爲文章鸞鶴走藻擅七襄
富涵二酉響震清鏘上甫瓦缶拔幟登壇宗工
頰首既登葉榜爰集蓬池玃玃朝揮琅函夕披
上追董賈下薄陰徐經國煌煌千秋在茲鸞鳴

睨皖蘭籍芳馥合志同方礪金攻玉師之取友
匪同而獨謠詠頓興遂延林木叩湏我友鼓械
齊航風濤汨天誰則褰裳携手同歸與子偕藏
借我鴻冥息彼蠅策一去飄然輿情歎服滄澠
分流馭鳧異族衆彥彈冠群賢推轂宜滌沉霾
開其新旭云何膠輻或愛或憎云何糾錯乍升
乍沉薦墨方鮮謗匪已騰輿論皎然匪重匪輕
鈞黨禍作宜被嚴譴燎舉原焚颺飛葉剪豈

東門集

卷之七

七

意清時信信未免翠鳳翱翔玄狐惴喘迫其還
朝領袖仙班蒼雪飄髭頰玉爲顏渙號升
儲典禮孔閒定冊功高勞臣不言秩號寅清職
乃繁委或草封章或批牘尾兢絀互酌情法並
劑盡瘁蹇蹇迄於不起嗚呼哀哉某等窺牖鯁
生附響小儒幸躋祿閣兼趨絳幃功類擊蒙化
被覃施臃腫蟠木輪斤郢鍾道以人行法久而
翫展矣人師振聾起瘵史續麟編經研虎觀約

法三章提撕罔勑函丈甫設臯比遂遷傷我土
坯失其型甄使能行之以及踰年知類通達豈
徒斐然公之未竟往往如此搏鵬喪翮騰駟滅
趾在田躍淵垂飛而止耿耿有懷知其未死嗚
呼哀哉都養執役或在或亾後堂鐘鼓餘音孔
揚靈之歸兮返於瀟湘爰續大招以侑椒漿

公祭趙嶼翁座師文

東門集

卷之七

七

扶輿磅礴挺生至人岱宗杰峙洪河繞巡蔚爲
尼山亘古嶙峋掖警震聾以救忒啓維齊魯間
中龢藏毓木壤山頽名哲嗣續或竟厥施續紛
簡籙或塞其猷垂成而促宋有孝先明則我師
德望科名髣髴類之較量勲閥修短參差得志
而行其揆匪殊

顯皇御極道化醲洽玉殿珠英臚聲高徹得人冠
冕群情愷悅以識中興它年稷卨爰登藜閣爰
集蓬池鳴珂瑤圃披香玉墀侶共鸞鳳筆走蛟

螭著作承明千秋在斯多士鎬京橐筆文戰班
倅選材風胡論劒冀野云空燕臺遂獻敢曰桃
蹊終慚竹箭弓招未竣箕舌已張慈母投杼貞
婦下堂蒼狗白衣蚊鼓蠅簧睨消石出輿論孔
彰金華畫開玉函朝啓誰爲沃心譚經晰理日
角頗聽天顏色喜殿上無雙于今媲美中有縈
懷吟域區分朝端戈戟仕路荆榛洛蜀未已漸
成甘陵節甫蹲途毒流冠紳鈎黨將作色斯舉
矣忍見糸糸囊頭滅趾云亾興歎責在後死憂
國如惓鬱伊誰語比遭嚴譴藪澤徜徉籜冠
芒屨蕙帶蓉裳擇禍旣輕戴德彌長抱此丹衷
仰告旻蒼古有逐臣睠顧宗國况也秩宗崇階
懸秩敢謂遺民可忘休戚以此鬱伊齋志隕歿
嗚呼哀哉師所醞釀不減沂公何以瀦泄有嗇
有豐雲雷尚屯遽遭晦濛甘霖阻施舟楫罔通
聖作天開乾坤蕩滌曷不滿輪而錫隧域赤

爲成塵黃腸施漆龍光下施賁其幽室嗚呼哀
哉某等江表鯁生孤蘆蓬蒿草木叢生維天與
喬游登禹貢北諸琨瑤誰則我私濃露甄陶剪
拂旣膺遂登天廡上襄雁行和鑾節奏聲敷于
喁氣叶蘭臭正直靖共惟師夙授國士懷知永
矢未忘携鞭及橐執殳與斯捍禦馳驅生存沒
藏寧使笋班廼成荒莊獨恨阻修替組爲繫磨
鏡懷慚執紼抱媿炙絮代將束芻遐寄共效楚
些潛焉雪涕

公祭邵芝翁座師文

大塊含育靈奇所鍾日星燦垂泰華寵從噓翕
吐納滄海溟濛四瀆爭朝百川來宗聿生偉人
乘時顯庸噴薄虹霓孕萌蛟龍至德不尸至神
無功瞬息歛藏莫闕其終灌門一望歸然三萼
仙人所遊時聞笙鶴何來真官降自碧落綺歲
豹冥盛年龍躍彩筆縱橫昂霄聳壑策射明庭

宸衷簡擢廼陟清班廼探秘閣鷄舌香含鳳
墀筆橐徘徊史職遂佐成均伐鼓考鐘樞衣攝
襟戴星挾冊肝食論文衿帶蹒蹒童冠傳傳六
藝殊科二物董成化雨沾濡灑露披紛賢關旣
淑王風乃淳經師人師萬邦儀刑國有皇紘人
趨帝網樛栝並斲駑驥同鞅輪囷必捐滅沒堪
賞以是掄才百不一爽况也南國鎬京舊壤械
樸芄芄

東門集

卷之七

高帝所養英杰輩出崢嶸倜儻豈徒罄悅千金是

享師實具目營及微芒冰壺旣澄天鏡生光相
彼渾璞可珪可璋亦有點瑕可琢可相揆厥洪
纖擇其楷良竹箭成陰桃李依墻旣集程門咸
稱陸庄雲路天衢後先翱翔翹車過旋萋菲遂
起雌鷄煽翮雄豺磨齒指嫡爲媒號青作紫賊
浪驚湍均堂盃水天關難叫昏霾未洗世事悠
悠浮言是主箕舌高張不勝不已仙吏風塵伊

東門集

卷之七

誰之使達人遘侮胸懷廓然浮雲飄忽太空閒

閒蕙帶蓉裳芒屨籜冠賀監風流鏡水潺湲依
我先民樂我考槃濯足海濱攬衣高山有秣可
耕何必俸錢有書可著何必木天直道漸彰除
目遂下豈煩折腰聊以趨駕旦暮徵還蒲輪相
迓花磚再履藜編在架仕局靡常閃忽代謝乍
宵而明倏冬而夏或借淹抑增其聲價奚獨我
師翛然怛化嗚呼哀哉昔聞越卒脫巾呼庚子
取不嚴禍延邦紳過而掠之躡及艸亭師臥徐
徐付若罔聞昔在市朝狂獬狴後勁前茅慘
於甲兵何況此輩風波之民一官可奪遑惜琴
樽然以多忤竟嬰末疾群望不靈良醫謝職嘗
有郵筒寄之隣邑第言沉綿猶望良食何意山
頽喪我矜式海波不流有如哽噎羽葆下迎輜
輶來逆香案謫來復還帝側嗚呼哀哉某等夙
叨甄鑄久曠趨承仕路阻修家食浮湛戴夫思

高酌淵知深酬報何階最德砥身嘗願冀除執
役門屏或奉鞭箠屬車後塵信自南來悅惚悸
驚夢耶真耶叩之冥冥誼稱在三心喪可執當
準古禮爲位朝夕旣乖磨鏡更愆執紼有涕漣
漣徒懷愴惻越水吳山盈盈相隔瞻望海東風
悽月白爰托同人伸其絮炙師能鑒茲毋忘誨
掖

祭吳茲翁座師文

側仰瞻兮乾緯見東壁兮隱芒識文星兮實落
并天漢兮無光以致苴弧短綫含譽嶽章德
乘南箕之尾啓明入北陸之房金支搖落兮共
絳節而吹墮銀潢潰瀾兮佇黃姑而徬徨望妖
氛于璇圖兮兆至人之歸藏予懷夫子玉質金
相擬德兮維孚尹與瑾瑜振響兮如戛擊乎琳
琅少則瑤鬋挺蒔長而琪樹翱翔果腹兮惟洞
淵之藹滌煩兮則沆瀣之漿迺其抽萬卷發千

緗無論丹鉛帖括時有稽古之癖抑且奇書秘
冊猶紛訟謀之旁恨二酉儉而不富笑五車渺
而可量每欲問祖龍于劫灰池畔還將逐老蠹
于脉望仙鄉方其篝燈夜讀展卷徜徉或結茗
甌伴侶或共樽酒商樂莫樂兮此趣何羨乎
三公之鼎鉉與百川之旌旌若其酌水自甘剪
蔬逾芳理葺城但挹泖峰朝爽佐司空不羨水
衡膏薌鶴子爲司閭之吏石丈作歸舟之裝吸
墜露兮清秋采竹實兮高岡豈爭烏鳶之腐觜
競雁鶩之稻糧至於憐才好文慧眼熱腸賞一
議玆於木難火齊拔一士愛若驪施威孺或摹
索而心知爲鮑謝或品藻而譽定乎王楊若吳
楚與越地爲才藪之名邦操風斤而遊鄧林之
野懸鐵網而投滄海之洋獲梗楠兮克棟躍璣
琲兮盈箱總以獻之彤庭而作奉璋之斯皇又
如弘獎風流倒屣靡遑白日靜而鳬趨者萃菁

我之秀絳帳闢而躡躍者蒼衿裾之良遂令然
明躡鄭僑之堦戴崇入張禹之堂論文既娓娓
其怠疲邛孟亦厭厭而未央繫非劣如不敏類
資施兮叢長迺紉以爲襍佩更美之爲國香哀
鹽車兮剪拂飾溝斷兮青黃既過憐其介性亦
復恕其疎狂理有陳而必採言無微而不臧每
倚棹於閬亭或停橈乎胥江揚藝文於著作之
壇感時事於磊塊之場每焚膏以續晷更促席
而傳觴若非曉鍾摧纜必至晨熹促韁又若西
子湖邊吸秋光于瀟灑昭王臺畔睹藜火之熒
煌先生顧余曰今而後可無憾矣而不敏所以
報先生者益耿耿其難忘至將作不煩於朱邱
而郎署復轉乎青陽遂繇吳以入燕感舊遊之
星霜撫陽山之鉅石望震澤兮淼茫始迺携尊
古寺繼復剪燭蓬窓余復請卜夜之談而先生
以爲俾晝之不祥蒙竊揣焉覺其殊常豈其尋

宴息之旨保有涯於無疆孰知一夕永別遂成
異代蒼涼雖有郵筒絡繹相望當先生秉鐸之
會而不敏幾罹鈎黨之殃敢致憾于褫鞶痛助
虐之彼蒼斂吾母兮太速傷棘人兮巨創捧手
訊之勤渠增報緘之惻愴豈意終天之慕未艾
而山頽木壞又增余涕泗之零滂也邪誰無知
已淮玄賞之罕覲誰無感恩比厚高兮難償今
象賢已策名于南州而快壻又媲美于東床芝
蘭無煩於培護堂構何待於勛勳第媿徐孺之
鏡未磨遂使陸氏之莊一荒寤言兮有慄涕泗
兮交睚歎人生兮今古感世變兮滄桑聊擬詞
兮大招寫酸楚兮盈腔

公祭劉本如光祿文

遺直風微士氣乃剋泚恣嬖阿違憎取驪豈無
堅鋼積鍊斯丸豈無勁革力揉斯鞞厚福容容
永寶厥官所以有初百無一完先生挺生九龍

之岷碧流激甘滌人心髓卓犖名賢龍騏鵠起
司徒虞俊丞相伯紀嗣燾揚徽今何濟濟斯焉
取斯魯多君子方其抗疏力挽銓衡孰云黜幽
可庇私人相視睟胎齒擊聲瘖一封晝飛群醜
宵驚志剪封狐遑知憑城身則隱矣國是乃伸
煌煌 聖威譴謫相繼爲椒爲蘭連鉏並難屈
軼旣剪蕢筴并瘁嗣服光昭旁求俊乂冊書播
騰蒼生懽慰迨其旣出群龍滿朝自田而天玄
黃未消利用弢緘崇撫可邀侃侃先生壁立昂
霄薑桂性成不和俗庖懷忠畢抒有爭匪囂觸
緒填膺感時楹腕丹衷若焦碧血中滿旣憂國
殤兼恤民瘡一身膏肓付之修短自去自來何
憂何怛兀坐匡牀翛然而返原公之生勁骨剛
中氣挾秋旻忠貫長虹崢嶸奇述爲正人鋒知
不知者皆能頌公今頌公者由廢而出巢閣聲
聞食場生素節千尋水霜懍懍豈傍群葩寒

盟松柏某等交公疎密不齊臭同草木聲協墳
簠身可報 國學務襄睦毋比淫朋共挽纖超
以奏泰階以兆清夷不詛而同神人鑒茲公之
實矣非國之福如棟失榱如輪折輻況也頽風
紛紛滿目感此茅靡念我芳躅敬潔筐錡以餐
秋菊髣髴來思漣湏相屬

公祭陳赤石太僕文

先生之歿朝市唏噓吉人云亾憂在淪胥世運
亨屯倚伏乘除徒手仔肩匹念躊躇以奠以匡
爲而弗居密運潛扶先生非歟邇其宦遊中外
洊歷蔽芾成陰桃李紛植化雨隨車祥風灑陌
襁褓歌功子衿頌德盈盈口碑峴首千尺爰祝
爰尸爰思爰泣道行偕行否則舍藏詎曰神龍
與俗佂昂拂袖掛冠蕙帶蓉裳卜我考槃匡山
之陽潘輿行園萊衣上堂一日三公其樂孔泱
迄乎維新聖作物覩蒲輪載馳冊書旁午中林

半空踳踳兢舞鵲鷺盈班獼鶴失伍 簡召璽

卿傍我朱組罔命載承三千可數署列清華眷
注方優人方色忻公獨懷憂伏陽雖升群陰彌
稠狐鼠縱橫豺虺糾縲乍復還剥未焰將幽慎
之誌之宜惕宜修世有善人國之元氣數十年
來摧殘放棄爰告同心及爾在位護其勾芽達
其臭味相對叮嚀獨居悼愴百折枯腸千行血
淚先生深心吾儕鑒知傾蓋論交肝膽相披皎
月寒燈洪爐酒卮永夕留連言猶在茲沉疴既
痼屬續如絲諦而聽之語不及私凡號君子剛
方爲質危行危言激而成拂救火抱薪罔思綆
汲宋之闢閭漢則顧及吾黨反躬當分其責所
以先生禮行遜出先生遑矣時事日遷衆正滿
朝或斷或連滔滔靡極硤硤寡全痛公思公涕
泣而漣借此清醕以達九泉靈其在今佑我後
賢

祭徐念陽銀臺文

士大夫躑躅進退負骭體之痛者常苦于身之
不用比用矣其表豎于世常鹿鹿而無所取重
如徐先生者敦本課實不爲如山之雲以虛望
聳當世之衆而其有濟于世如桑盛之必能療
饑如布帛之必能揀凍也如良馬足以任轅軛
如俊隼足以供蒐獮而不必爲遊郊之鷹矢梧
之鳳也其剴決之敏如解十二牛動中體解不
欲爲魚腸湛盧飛寒芒而成蟬蛻也其肩承之
勇如萬間之柱大可絜圍力可以勝棟棟而不
爲嗟峨巖業倚天之崆峒也筮事爽鳩坐同舍
郎上書謫鬼方去而家食者垂二十年夷然廓
然不見其俯有懟仰有控也已而剔歷中外遇
蘭酋之亂以一書生懸軍深入卒破堅城上功
幕府賞不酬伐而莫爲之訟亦不欲自訟也頃
之以罔卿召陟銀臺主封駁多所執持百懾不

回乃危形駭機稍稍中矣一朝去國莫知其所
從而公猶感 聖明之寬縱謂餐九龍之山色
可以供歲儲吸薦福之梅花可以代朝饗視憔悴
江潭者猶足恃以亡恐也公之歸來時維冬
仲朔風吹衣征塵沒踵白日荒荒載雪載雪有
倚廬之棘人聞公歸而喜動幸耦耕之得朋可
濯畦與抱甕一訪公于城闔相勞苦而鄭重追
燕市之聯鑣殆髣髴如一夢訢別來之驚濤過
懷襄之洪澤語有咽而若喑淚如縷而忘慟公
乃芼菰羹薦菱粳燭既跋其復燒治伊蒲以相
共余還申乎後期當提壺而獻供斬永夕之憎
憎庶菀懷之互送別來五日倏忽倏忽再入金
閨塗嗟市閭言公一昔而遂賁矣聞之不覺口
呿難合春余心其忡忡也然則燈前夜話綢繆
宛折慶太平之遺民交相慰而相諷者其卽公
將盡之英爽如燼之欲灰而吐燄水之垂涸而

復汎其汜濛者耶爲此病悻累日懔懔又復憬
然有覺知升沉出處與生死修夭總出于幻化
之場徒以供造物之愚弄其朝而九列夕而布
衣與其笑語方寂澹焉長演者何得何喪何怨
何庸總是假名無實空華無種而余猶詹詹焉
惜其用又傷其不竟用何其迂而惓也一樽二
簋本欲酌公之生而今以酬公之死登其堂笑
語如聞闕其牖衣裳在襜至其精之旁燭者附
麗乎三光而氣之薰蒿者細縕于寥廓翱翔于
空洞是之謂不用之用又孰能竟其用也

祭黃與參中丞文 代作

曄曄芝芳生於崇巖誰謂無根厥苞孔堅旣沃
其膏光英燦鮮蔚爲國禎瑞氣炳旋上克九賓
下輝八埏胡然萎落朝菌同殲古有黃瓊無雙
嗣美噉矣鳳毛踔哉麀趾公之代興後先堪擬
念我先師肯堂有子銀魚可焚青箱是委肇此

家聲韶年鵲起歲方舞象筆已生葩蹂躪文場
目無堅瑕逐日零雲掣電流霞利在三驅發必
五紕射策明庭用賓王家誰式爾穀經傳可誇
筮仕水衡恪共廼職箸借冬官鞭驅河伯潰流
泊天囓堤崩石巡行其間戴星出入畚築登登
樟垣翼翼用寡功多安瀾庠績晉錫金緋藩甸
名邦毋廢前勞猶蒞宣房自我山頽分則支床
甫離聖室允釐豫章外鎮關洛入尹建康化雨
東門集
隨車清風載囊 主上睠顧顧我閩海島夷揚
颿侏儻欸乃舳舻宵驚村墟晝駭旣始嘉隆毒
流未改誰作南陲金城玉壘遶界重臣惟公簡
在填撫遐陬號令肅虔材官蹶張僇力捍宣猷
斬鯨鯢鹵獲蛛蟥幕府書功景鍾是鐫掃蕩天
吳揚波宴然其它勲績惠威兼懋冬日曝簷秋
霜拭牖大法小廉永懷民疚不亂漁林無探
穀鈴閣風清沉沉永漏悅禮敦詩褒衣博袖閩

之戴公匪親也天是祝是尸如日如川惟恐哀
烏棄我蒼黔昊天降割號躋樂樂白馬素車牽
袂攀轅聲若轟雷淚則崩泉望公卽吉重蒞茲
土否則還 朝作時霖雨一隅何私萬邦是普
旣方旣召亦申亦甫扶桑可浴不周待補况當
春春王事靡盬游列啓事將召司空踰艾未耆
黑頭三公胡疾之纏遽實厥躬賓朋在門笑語
春容翛然委蛻如籀解風明月白雲一鶴橫翀
東門集
嗚呼哀哉某銛媿吳鈞珍非楚璧薪之櫛之敢
忘剪植拜師于堂晤公于室於誼曰曷在友曰
執允矣墳簞罔分膠漆更借棠陰蔭我蘭藉南
北佐銓預聞統均引賢爲國寧避所親大厦需
材懷櫨棟楹知公者予樂與同升何庀之厚而
奪之輕天耶命耶實痗我心舉世悼公勞臣盡
瘁余獨神傷國家多事願將百身以贖良士公
廼湑先誰則代匱辦香生芻玄酒在觴毋忘生

平提子夢寐

祭孔泰華太史文

古人有言士重知己片言生平藏之沒齒氣結
幽蘭情同玄水以道義親爲肝膽死當余櫪伏
公已搏飛文譽翱翔才藻芳菲國門之懸紙貴
南畿寤寐伊人載渴載饑暨同仲氏聯袂接武
舉必同師闈無異主並蒂成葩比翼廼舞兩姓
爲昆可籍可譜疇昔相逢實在長干尊酒論文

麟閣集

卷之七

七

七

輸心吐肝公之釋褐我爲彈冠繞朝之策策我
歸鞍一別浮沉星周過半燕市重來申言旦旦
望余孔殷焦心若暎匪弟匪兄何情之眷鹵莽
冀報落落後人颺技若斯蝨腹已盈敢薄里閭
而希上林公則勗我母避毋營挾冊蓬池燃杖
藜閣清塵可攀執鞭爲樂永賴司南以導來學
頑金借鎔堅玦待錯爰惟禁近道尚尊嚴誼則
于禹迹類星淵罄折稟承鼻息歎然亦步亦趨

典刑在前公獨暱余解弢釋縛促膝班荆歡言
如昨無言不愜有諮必酢振贖指肓哺雛抱穀
厥有深情不令人知密語家庭宛轉躊躇此意
難忘歿而閔之鏤骨劓肌幽明鑒茲論其大節
至性醇備斑衣旣錦婉容逾晬愛弟及友而况
同氣孝友如斯蓋忠靡媿謂公素心經緯七襄
謂公精心純白一腔撥皮旣真何用不臧器稱
瑚簋用堪棟梁棟梁摧崩瑚簋實碎士哭于朝
民唏于闔私淚闌干潸潸欲墜豈獨瘳心邦家
之瘁麗牲有石彩筆方鐫招魂有些白旒斯翩
聊愬我懷以報九泉公何在乎修文在天

麟閣集

卷之七

七

七

祭侯五觀給諫文

昔賢論交惟澹彌長不爲翕翕嗜集膏薌譬彼
芳蘭與夫修篁幽韻紛披崇柯低昂谷口得朋
永矢勿忘如余與公交從渭陽行輩後先不登
雁行復從令子角逐文場遊父子間以翺以翔

公既升朝余猶逢掖每過吳閶訪余蓬筦時從
酒盃抒吐胸臆洛蜀方張卓然中立以此服公
不回不惕暨余策名公已瑣垣始進孤踪橫目
眈眈扶之掖之推轂彈冠策馬忍饑寒褱帶寒
以此感公有腸有肝公未受事輒遭蠅矢比踐
清班軌枕徙倚封章再陳揣摩百起兄笑弟嗔
翁啼姑喜公何意哉信心而已遂於局中兩無
所取以此傷公惟天鑒只最後一擊歷嘗元僚
殪彼九狐爰及雙鵬嚮來心悰揭於層霄旭日
當空群疑冰消隻身去國賈籜飛颺以此重公
品峙名高彈指滄桑星移物變屏伏蓬蒿胸春
覩戰公獨怡然波澄海宴芒距不張聲光希炫
老我江潭百無餘譴以此幸公考槃在澗人孰
無子公獨蟬聯二惠兢爽一鶚先驚曳綬拖紳
拜舞堦前玉樹敷華珠英吐烟德業文章累葉
家傳以此美公福祉闡軒余獨有疑百六同運

人皆處厄公胡萃順華閭高閣前輝後映未疾
不良何足爲病孰知同類卒與同殃礫毒度劉
權司彼蒼雖有人道不迫陰陽獨留考終以示
降祥余自歸來勤思良晤每欲排闥班荆道故
迷陽載塗瞻影悚怖彌月次且終年卻步豈意
今日懷人無路昔年謁公秦晉締盟嫺親滿堂
覲見方新嘉禮既洽密室愔愔申言信宿憂時
孔殷豈意一別荒塗古今暗我素車望公華屋
三載之間以笑以哭遷謝有常幻化非促獨有
良人亂我心曲古井寒泉芬其馥郁瓣香明水
炙絮罔兼將此素心陟降周旋二十年來談笑
宴言一瞻拜頃輓轡蜿蜒指示兒曹涕泗漣漣
祭黃陽平廉憲文

嗚呼人有一同遂稱莫逆維余之與經甫何周
旋而靡忒君甫蜚聲余能角敵共奏伎于涼風
如援琴而抱瑟挾介子以揚鑣共康樂而躡屐

馳驟於少年之場宛如晉楚齊秦之匹迨乎雲
散天南星分斗北雖壇坫之乖違賴郵筒其絡
繹或針砭其互施乃椒蘭之愈暱若論其浮沉
鬻序困頓逢掖如咲鶴而結嚟猶輝鳳之戢翼
心傷黑貂之裘血盡藍田之璧始猶齟齬于命
中繼迺徬徨于入棘聯轡而謁曹丘之門搦管
而草陳琳之檄甘再敗以蒙羞終收功于借一
試劒而得風胡呈材而逢匠石魚腸共湛盧以
藏門集

卷之七

七

藏門集

業已銘德于峴首之碑而其立言也又且藏書
于鄉嬛之壁桃李紛列而成蹊甘棠席蔽而披
拂范叔之袍尚溫是爲君之念舊陸氏之莊不
荒洵矣君之報德君之存於天壤正永永其未
艾而余之卜修短計遐促者何異乎井蛙之與
禪蝨余雖後君而歸存君當念我而興惻笑遊
鱗之就餌何冥鴻之就弋究所成之何事慮歲
月之虛擲嘗憶君有至言余欲書之座側哀人
生之勞勞雖兩日如一日若化國與大年惟靜
中之獨得人謂君厖厖踰艾者孰知已造于期
頤之域以此誄君君必听然而點額且爲我遙
舉一觴而忘其幽明之隔

祭石長興雲岫文

歲在協洽曲江始花三伯餘人萃自天涯氣比
長虹文則朝霞握手論交其新孔嘉獨余與君
格外相誇短刺通名促膝無譁片語莫逆倒峽

崩沙時當否終孤陽茁芽路豺舐喙嶠虎張牙
余多岢嶲君畏搔爬如渡迅湍如涉哈呀商略
行藏我留子遐内外王臣共矢修姱毋疑塗否
毋畏弓蛇毋忘精白而路詭衰自君筮仕再泣
浙中澄旻月皎蔽芾花叢入耳盈盈兩地所同
願我良朋入亮天功赫蹏相属托之郵筒細誤
必規流言勿壅期以白首照以丹衷憶昔隔歲
歲云暮矣積風焚輪撼搖地紀墻角東摧楣檐
西圯厥占維何非土非水君以是日貽我雙鯉
披緘得書深情溢紙豈意咎徵集于君子王正
初開萬景呈祥何來藉藉訛言孔將奪我七鬯
顛我衣裳一夢數驚永夕徬徨忽有玄雲飛墮
我旁酸風浙歷慘日昏黃颺颺嘯啼援狄悽惶
燐火如螢集于陰房血髑模糊髣髴伯嘗夢邪
魘邪莫叩其詳但見灝氣青虹爲梁出冥排空
言告帝閭崔苒有客厥執孔張海則鯨鯢毋曰

鯨鯢陸則戮輪毋曰螟蝗剪之剔之藁街可望
慮同徙薪功則徹棄亂斯沮矣其身廼戕百爾
在位天討亟彰慎勿養癰而成巨殃虺復爲蛇
浸至缺斨咎將誰執冊書煌煌傷我賢令臨難
慨慷捐此七尺以衛一方易地同符常山睢陽
民生于三誰曰之綱君無媿矣結纓升堂余也
碌碌鳬雁俱翔此畏友誰挈而匡靈爽如存
示我周行拊膺呼君傾歷椒漿存物交情質之
旻蒼

祭俞西安君宣文

厥有俊民亦號韻士杜德發光中絃外鞞摩騰
九霄驅馳六轡如萼方敷而胡霄墜原其篤生
芝本呈葩鵷雛丹山神駒渥洼暎帶風流代爲
物華奚獨科名聿世其家岐嶷夙成濟以攻苦
聞鷄授衣囊螢照古醲郁沉浸英華咀咬言成
一家寸心幾腐方其腐心九玄九困窮索冥搜

擢腎枯髯擬之古人孰匹其專挾槩子雲苦詮
閨仙是穠是褻是成大有再戰而霸纍纍繫肘
大隱金門等於蓬牖愈隱愈深遂隱墨綬太末
有城亦云名邦人吏其間鞅掌傍徨臥而治之
內史淮陽十九在室十一在堂寧壹成化傳自
河上烹鮮飲醇適良可彷彿官養病蒲鞭絕響
民亦安只孔邇是仰吏道旣羶仕路如蠅賊以
成政事不失名澹漠寡營世鮮其人況於畏官

藥譜集

卷之北

藥譜集

如畏天刑玉勒錦韉宜于駿騎施之猿鶴猿狙
鶴瘧君有膏肓芙蓉薛荔圭組纓身以伐象帝
吳會之間雅道淪亾詞固棘榛筆海汗潢屈指
代興斯人可望遠紹玉臺近逼錦囊墨濡淋漓
去俗起雅下迨小詞鮮芳可把語其神簡暨及
揮灑昌穀子畏實維其亞癸丑蕭寺與余有言
張伯既靈光王百亦閨傳諸子紛紛誰堪着鞭
有建鼓者富屬橐鞬丙辰邸中商畧文事雅意

陰庾原本六季隻字必珍千緡非貴期於解官
以酬斯志嗚呼君宜而竟死乎白玉修文茲事
有無挾此錦心還歸清都蓋笈瑤編毋忘編摩
遡厥平生玄同爲學削町畦哇養其噩噩而苛
論者反疑其鑿豈不冤哉是謂謹詠四十一年
未孩之嬰素旄高懸白髮沾巾魂兮來歸定昏
省晨知君者余敢詔幽冥

祭朱復翁年伯文

藥譜集

卷之北

藥譜集

嗚呼吾春而以九十初度慶老伯也及秋而遂
哭老伯也耶老伯業踰九十矣宛轉床第亦六
七年於茲矣慶者其變哭者其常也然非所論
於朱氏父子也其宛轉床第者六七年而以病
爲常其子亦以侍病爲常至停公車不應率若
婦若孫繞榻而服勤擎唾壺浣廁踰與病相習
亦與病相安忽一旦奪之使去而藥爐無火匡
牀遂空當此涼風初生夜月在雷無論健時笑

語杳不可得更欲聞其病中呼兒童索虎子與夫欠伸喀咯呻唵語亦如鸞笙鶴吹漸遠在紫霄碧落之上而不復至於耳畔充充若窮惘惘若迷乾肝焦肺血盡而難爲聲可知矣於是紳裾之彥儒販之徒髻髻之村媪剪髻之駉穉皆奔走狂號朝一溢米暮一溢米筐筥相屬於道東園秘器好義之客儲貍首以備非常而飯貝不具能令通家年少聞風輪助縞衣素冠供事於喪幕者日常數十人而弟子之癯蓼我者不與焉一貧孝廉之父名未嘗掛通綸身未得廁冠裳而其歿也鄒鄒震動原隰慘澹遠近之人就而觀禮者不啻名卿鉅公之喪群情若此吾亦不知其何以故而猶謂九十外人慶者其變哭者其常此真夏蟲之見也憶德升之喪厥母也有年家子周景文匍匐往抹緩急藉以倚辦至景文被逮從銀鐺浙瑟中顧謂德升曰吾

行矣不及一別老伯爲恨今景文從李膺范滂於九原已爲天之經星地之靈嶽度此時必且叱曦輪飭霓葆迎老伯於升屋臯某之時話人間治亂循環事更有一年家子姚希孟春而爲文以慶之秋而爲文以哭之祇碌碌修慶弔故事猶子之誼何居雖然德升祖孫父子一堂慈孝人人有口而未能繪之於筆也景文而在固將授簡於某又憶三年前此時吾母靈輜返自都門景文德升實駢肩執爵以酬而今之薦一卮也亦運與景文同

公祭彭年伯文

古稱嚴父之門時有令子蓋以預防其弗類而善養夫中才若良瑜之不待琢精鑒之不待煉而必欲治珉如治珉如治珉如治珉如治珉如治珉如靈有胎是五行之萃秀而何藉於人事之培栽維先生之生山公也降青童於貝闕飛絳節于

瑤臺李泌生則鳳吹排空而不去徐陵產則麟
兒摩頂以含哈方琪樹之抽條與瓊葩之吐萼
正宜護以雕闌蒙以繡幕慮風吹而日烘虞雨
濕而塵埃而先生夷然不加珍惜且不勝其痛
折而力摧也眈眈不絕於視嗃嗃不絕於聲稍
不中程而夏楚隨之使寧馨璧人嬌啼宛轉於
螢囊蠹帙之間凡聞且見者莫不爲涕出而心
撻而先生以爲伯禽之撻曾元之杖皆能爲子

東門集

卷之七

三

福豈能爲子災至於丹穴之穀九苞旣備天池
之雛六翮奮舉威嚴之性亦可以少衰而其扇
翮之如處子簡束之如狂騃出入起居箝制而
偵伺者猶如嬰兒之未孩當其晝繡歸來而歌
鳴雁之章奏乘鸞之曲凡古今之榮遇人世之
歡悰誰能與之儕而譴訶譙讓遑遑轟如雷颺
如霆使金鑾坡下之薇郎玉鏡臺前之仙媛聲
嘶股慄而莫知其所自猜夫豈先生之愛大異

於常情也哉蓋惟恐時至而玩惕志得而虺隤
雖渥洼之名駒而鞭策若駑駘雖咀棘之挺括
而夾植若榆槐以此爲教真可謂終始不渝貴
賤不回者矣迺先生之取償於子者猶桴之必
響而天之獨愜於先生者猶實之含芟紫泥方
錫朱顏未皤業已謝錦堂而就荒藁矣毋迺犯
鬼神所忌而凡有子者尚當以其毀成消息聽
造物之安排也耶某等於山公最弟也先生則
諸父行也聞先生家教而轉念吾親之憐我恤
我者不覺其如劍而如觶今先生不可作矣安
得使家有一嚴君而以庸王夫人子之材與不
材能無望九京而興哀

祭劉封翁暨支宜人文

儒者論孝養志養形冥修格天祿位爰臻簪褱
飾躬口飫鼎烹純嘏方來日升月恒更以挹損
戒爾滿盈樹其好德永其家聲進於此者厥惟

淨因借此世緣共超苦輪嘗甯勝味獲無上珍
敢自秘之私其美芹以擻以覺以蕪以薰截生
死流登涅槃城是爲法眷豈獨天倫我友有父
會列侍臣方其壯年俠骨嶙峋篤念鵠原排闥
叫閭我友有母現大家身拮据靡遑曰儉曰勤
費則惜玉施能布金厥子旣貴備物具陳綺紈
侍衛管絃沸騰匪子自娛以娛二人百福莊嚴
廼生厭憎譬如萬壘鉦鼓丁寧鐸聲一嚴寂然
收軍又如蚤龜紫綠披紛清霜戒寒孤幹獨擎
靡喧不寂無夢不醒以此相易同皈一乘內自
阿閣達于中庭經卷繩床香臺佛燈賴有令子
以代南詢朝昀夕嘯膚浹肌淪果熟香飄水至
渠成或稱佛號泊然而瞑或示吉祥熙怡歡忻
相去歲餘携手西行諸孤痛摧余亦鮮民同病
思憐握手涕零聊陳至理浣濯淚痕浮漚起滅
有同死生會入性海終古斯澄破斷爲常常亦

强名佛滅非滅有寂而惺親亾不亾有沒而存
此理炳然皎於日星能見性者卽見我親寄語
同學努力翹勤更炷瓣香遙通證明蒿歌楚些
作伽陵音

祭欽愚公文

嗚呼余何能不傷吾愚公也愚公之才揮吐鴻
濛氣吞海潮芰挾長虹泚墨淋漓腕落如風博
古綜今兼蓄並工固當叅白虎射彤龍退而挾
名山以自雄吁嗟愚公廼以經生終愚公之人
掇皮見裘熱腸可炙直口難封友道司繩末俗
鍼鋒心實坦今絕無城壙何迷陽之傷足寧柴
柵之自攻愚公亾而生罔死直夫廼知報施之
情惜愚公識余華陽仙宮余方黃口姓名罔通
君獨異之目爲終童擬神秋水比鶚芙蓉謂此
骨法決非凡庸如舉相澤如衡遇融此余之不
能忘愚公也比余弱刳吠者如蠶飄風何來莫

知其從綠野樽開覆餗乃凶親余者疑謗余者
叢是時與君交情未濃君獨否否衰如耳充清
宵對語頗悉微悰狂奴不狂經緯在中此又余
之不能忘愚公也論文寔難針芥罕同余有哀
次古色龍從玄酒陶陶土鼓逢逢君得吾書珍
若璜琮泥古實過展謂余功甲之乙之惟余是
宗較讐罔缺以授次公此亦余之不能忘愚公
也迺余則又知其深矣文思戟張浩氣排空退
而進七箸愉色柔聲婉若孺子之容風情俠骨
不礙其往來之踪至於修淨因敦白社則專欲
鼓蓮涇之棹策寒山之筇一床不改二簋未饜
然惟兀兀研田孳孳舌耕而不敢望腹於無名
之供有所不得已而應者惟以供母之尸饗嗚
呼此愚公之所以爲愚公興言及此不覺吾淚
之填胸也若枚舉其才也與其人也則更僕言
之而何窮

祭姜尊生文

痛有生之不辰如吾兄其寡儔抱九死之孱軀
恒鮮愉而多憂摛雄文于髫鬣今固宗卿之所
亟褒也發陽阿之絕響兮厭下里之未道衆纖
屑爲時趨兮兄舍旃而與心謀當霧機之忽躍
兮如遊魚之啣餌而登鈞豈芳譽之未騰兮致
伏刃之先抽禍迅發于群蠹兮誣曾參以挾讐
維怒目之耽耽兮致讒口之啁啾詰訊庭而折
辱兮亦園土其繫囚登福堂以受書兮慕衍易
于羈姜維君子之居難兮信天道之無昧也悽
貞婦其在堂兮腸寸裂而干綱目銀鐙之遠去
兮懸尺練以伸喉慘白日其無光兮嘯陰房之
飢餓通行路以興哀兮涕穰邈而不收維變極
之必反兮迴朝曦于谷幽令載盆其可望兮實
鴻雁之有鳩姜宗卿之嗣美兮奮排難以相收
起髑髏使肌肉之更噓拂乎枯槁出堂阜而三

薰之游儒冠其籠頭拭臯比以居之詔二子其
從遊余亦自此識兄今遂班荆以歡投合張仲
而鼎足今渺三人之糾繆吐微詞若芳蘭兮指
白水以偕悠每連床以輪肝兮至啞啞而忘休
緬屈指其聚首兮曾不踰乎再秋形雖逃而神
邈兮豈必同其衾裯念貧病之困士也十常居
其八九亦至兄而極矣况讒賊之靡彥伏羗戎
于垣墉兮與孟牟之戟矛羞隙末之不免兮職
蕪非之繇也維此情余獨悉兮亦直道之尤也
親疎寧疎親兮予而無好仇挈敗簏以播遷
今寄江潯與河洲實強半之在床兮惟方書之
爰誼時展卷以舒懷兮聊用渙其紆愁亦瀏覽
于心宗兮嗟此生之蜉蝣昨貽余以芳訊兮詞
娓娓若洪流但欹枕而口占兮知二豎之怙休
余亦掩關而善病兮汜經年其未酬也忽函問
之入耳兮口呿而不能譁也悼良朋之千古兮

傷志士之一丘念身後其蕭疎兮斂手足如黔
婁留垂白于高堂兮雖蓋棺而張眸何造物多
酷虐兮至吾兄其畢哀死其赴于帝閭兮陳天
問于靈修若後死之多責兮余與張其羊求媿
下泉之款款兮并生芻而寄郵灑縷淚于篇章
兮代楚些以吳歎草此文其夜央兮感嚴霜之
滴颺

祭譚公亮文

我思公亮於世罕伍昂首八荒驤眉千古短誥
洛下高吟梁甫捫蝨而談聞雞自舞從事帖括
恥爲小儒漁古畋今左圖右書月墮叅橫青燈
燁如萬卷牙籤靡帙不披旣嗜芸編亦親蘭臭
蔣運自開楊亭復叩較讐必精諮諏罔漏如星
羅胸寧日在牖姻聯徐孺汝廉子付張衡元長于思
于思爲朱與欽白民愚公凡屬勝流屣倒筐傾授粲
改衣誰曰勸勸維兄生平重在交遊緩急然諾

惟力是求傾蓋賢豪寸心可摳忻爲晏鞭驪同
李舟人之交遊或損或益交遊在兄得不償失
匪以比傷賢從未隙誰之二三至於罔極蚤嬰
世網始自群鶯既由交與有既無交雀鼠汙更
盤帶終朝誰謂同人不笑而號獄中賦詩高誼
罕比作伴夜臺賴有此耳

謂陸彥先生也

歲寒有盟庶

幾繆子

仲

悶恤死生汀州刺史

謂沈湛源也

興言及

此余心沸羨淚不成聲語不成文兄之畜我不
後他人忍今此道等於秋雲兄有老親未疾未
起張而猶視遺痛在此幸有元龍堂構是主有
子斯足無過求矣西陵銅雀達人所嗤結草亢
回冥德可師外及變童內則季姬善繼志者資
而遺之兄有雄心死猶未沒魂氣往來炤余冊
赤言白其馬有客有客款款下泉行矣元伯

祭徐義仲文

嗚呼希孟至今日而乃哭吾義仲也耶余與義

仲論交也始自丁酉歲義仲善文其爲文也氣
味酣然而精理蘊然它人枯腸焦肝不能得義
仲然鬚摩腹鼻息再拂喻聚散落如雨社中競
推之余故與義仲爲文字交義仲好山水嘗相
携遊靈巖銅井諸山深處信宿忘歸義仲之質
靜以穆其情愷以豫角機舞智頽然若不慧至
登臨翫賞厭厭恣適指點搜討能發人垂盡之
興以至花一叢月一鉤必相與盤礴箕踞領其
槩而後已余故與義仲爲攬勝交義仲飲不能
盡一斗然好飲遇客輒呼六博佐拍浮采不離
手竿不離口清齋白晝竟入黑甜稍撐眸索洞
山一甌洗醖更酌矣余故與義仲爲盃酒交義
仲生平所師而篤敬之者爲陸季鵬其友而嚴
事者爲欽愚公兩君後先死其最相暱且重以
姻婭者爲薛君亮若論其交最久而靡間亦
不得不及希孟矣戊午冬余將就公車課吾子

及諸通家子于華嚴僧舍義仲持一鴈觴余至
參橫斗轉霜花滿征裘乃胡盧而別嗣是余浮
湛京邸四年而義仲竟坎軻憔悴死余以壬戌
乞假歸拜兄之靈于堂迴想三十年同遊文之
壇酒之場山之渌水之沚忽忽如一夢又兩年
而兄之長子韶令能文者從其父死又兩年而
兄之繼配能握家棟節制諸無經而思善其後
者又從良人死華棟壯棟崇廊複榭余猶見其

墓門集

卷之七

七

墓門集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比落成而遲遲談藝于斯
謔笑于斯歌舞于斯今乃三棺鼎陳瓦燈布幙
新陳相繼入而弔者皆太息不成聲交情如吾
輩其唏噓愴悼何如矣兄有次子猶能猛然肩
厥任襄厥事卜地于紫石山奉兩尊人厝魄于
此而以子念祔焉禮也希孟聞之感然以悲也
又復灑然以慰因其祖奠乃以一盃酬義仲而
告之曰義仲所不得於世者貴與壽耳今醒齷

小夫獵圭組都無要而宏襟遠度如吾所稱三
者無一焉遺骸雖存山鬼唾而去矣有如義仲
卽未敢言與太虛遊與仙佛伍如古人之爲樂
志論酒德頌者婆娑把臂其間又何媿乎夫闡
微挾隱後死責也然豐碑博碣固自有時矣故
置其孝友大節未著而先著存歿交情以入于
執紼哀輓之歌

祭張言若文

墓門集

卷之七

七

墓門集

自昔文人每嗟數奇或迫蹇而不遇或將遇而
遲遲且前且卻其行次且又或倂得而復失旋
合而終睽珊瑚旣採而破網神鰲就釣而揚鬚
皆造物之簸弄致人事之乖違使楚庭抱璞而
永歎齊門搔瑟而懷疑中夕徬徨當食歛歔傷
吾生之不辰竟憔悴以實軀若此類者指不勝
屈矣而復於吾友乎見之言若之生穎秀而頤
步驟昂藏敬慎威儀追隨厥兄棣萼紛披鬱揚

譽于詞場璨寸管方芳蕤驚筆落之如烟皆握
壁而排幾技已擅夫穿揚志猶厄於棄襦爰從
綺歲拔萃英蜚領東譽髦仰對 彤墀惟經明
而行修爲州里所共推如古方正賢良豈徒青
紫先資又復偕群彥戰棘闈抒楮吮毫舉旗摩
壘方朝氣之可乘豈徒收績于澠池乃得失變
幻甲乙轉移朱衣巧施其伎倆青眼致恨于空
迷遂致予旅邸棲遲路岐將勉從夫小草舍

蘇門集

卷之七

蘇門集

鵬翼而鷦棲圖自行其胸臆更可効於展舒何
讐之者愈酷而戕之者靡遺曾五斗之未沾先
一病而莫支旅魂愁慘孤襯悽其越千里而未
歸復飄泊於路隅淑配號咷而拊心佳兒孤露
而無依凡行道爲之咨嗟豈能禁同志之漣瀾
繫不敏之定交本繇墳而及簞自弱冠以從遊
將三十年於茲每樽酒以論文亦郵筒而寄詩
前此十載余困公車抱微疴於蕭寺君爲之和

藥而迎醫維睠注之惓惓似暱就其所私非汎
交可儔將歲寒與期邇者鈞黨煽動世路嶮崎
維賊浪與驚飈卷大地而淪胥若余輩之孤孽
勢實等於連雞古有殃及朋友者今亦既至之
無時誰慰愁苦險難不移每顧我於荒郊繫輕
橈於柳堤情欸欸而未厭語切切而忘疲憶昨
歲之夏杪正送君以長驅共仰天以搯腕正未
卜家國之安危暨於 龍髯既遠妖魅伏誅雖
現見則雪欲消恐雲密而雨未施群口方詆毀
張有箕君每勤雁帛傳鴻書既望祥磨之遊苑
又恐猛虎之負嵎娓娓溢乎千言紛肝膽於赫
蹠君既累書相訊余乃隻字罔貽始慙偵邏之
載道繼乃媒炫之可嗤比至晴暘普照雰霧掃
除既闢皇路共遵天衢乃始裁成尺幅遠報慙
渠問君行藏何計商余出處何宜乃緘書方托
於輶軒而凶訃驚傳於里閭矣嗚呼痛哉數月

以來惆悵愕眙悼良友之不再撫遑事而心悲
雖幻質有盡萍踪易離獨質文之並燉兼始終
之不渝古稱久要君其庶幾每欲起君於九原
以維交道於一絲酌我卮酒靈其來思

祭從舅岷陽文

憶六月之二日也不肖孟侯吾舅氏於榻前其
肌羸然其骨剗然而其神皎然且呼而授我以
落花之篇吾退而告諸表兄弟是葢形苑而神
壯受虐於寒暑燥濕之間而時未旣者也計將
不日而痊比余東遊虞麓撫昭明之遺檣聽秦
坡之潺湲匝月不返而伯舅文起以訃音至矣
則吾舅以月之念五日遽隕其天年余爲之愕
眙者累昔迨驚魂稍定而聊紆其素臆以暴之
几筵如舅氏之解天弢越世網以枋榆爲逍遙
也正當假日爲愉樂而胡其遽入於虞淵余多
四方之遊不能數數問訊然歲時過從未嘗見

茶竈無烟博山無火床頭無酒瓶無名花而錦
囊無新句也又何必叩壺天探勾漏而問十種
之仙尤可紀者今歲上元前三日澹月昏黃笙
歌漸沸余與二三同人出入於九陌之殷闐舅
氏在門牽余而入也炎丘吐燄於蕭齋絳囊縈
光於素壁使人徙倚而留連而舅氏又爲我洗
盞更酌酤斗酒兮十千然舅氏此時業已病矣
都梁炊而不進尊醕酌而不沾又嘗奏清歌陳
妙伎嗣密座於長筵終不能爲顧曲之公瑾而
自托於便便之邊說者謂頻年以來南北行役
困於輪蹄鞅掌驚瀾迅流之間非指使之年所
宜也而吾直欲委之於天田舍翁閉門守妻兒
禪蟲穉蟲自喻適志而悠悠之中烏禁夫六駒
之着鞭今舅氏死矣其遊覽之所陟歷神魂之
所覩記者當清宵與霽景安知其不濯魄於江
之湄而御風乎山之巔若其生平之眷眷於不

肖也蓋自髮之未燥以至於歷落不偶之日其中信者疑者密者疎者不啻其幾千變而殷勤鄭重吾獨感吾舅氏之纏綿此不獨舅氏卽姑母曹碩人亦猶是也今兩人俱不可作矣能止吾涕泗之漉漉溪毛潢水非所以置之豆籩而聊以寫吾之弔弔

祭僚壻陳君文

嗚呼吾於吾僚壻陳君歿存之際而知造物者之不能無憾也君乃吳中名德子兼方伯之孫其尊人義臺先生恂恂醇謹里中多長者稱此其托根茂矣而君之生也稟六極之氣孱弱多病其母沈夫人以艱於舉子常護之如嬰兒而伺之如處女當雛雛鳴雁猶羸然一孺子也是時內外嫺親皆目爲清狂不慧而余之內妹獨怡然安之歸而對父母及女兄弟無懟容無怨志問其居室亦無嘿嘿自傷之心余以此稔知

內妹賢殆可謂閨壺中真君子而方伯公在地之靈想亦心憐之而佑啓之不數年得一子今齒及舞勺斬焉衰經流涕被面執喪如成人者是已余過內家一再晤君與之語多目注而嘻鮮所酬對嗣是又遇之於書肆中則賈人方大苦之謂其每來必搜閱始徧移日不肯去市人亦笑以爲清狂余謂書有淫經有癖吾輩方自恨其不狂奈何狂陳君也亾何而君之病大作起處飲食俾晝作夜盛夏嚴冬惟衣一單裕不欲增減宛轉床第者十餘年以至形神銷盡手足攣攣而死方君之病也其舅氏沈中丞獨深念之購良藥投之罔効嗣是亦無可奈何家人環伺戶外莫敢嚮邇明知其奄奄將盡而又不速盡真佛氏所稱業冤宿債受諸苦惱一日不完一日不去者哉人謂君今日而殞不知其先十餘年而等於殞人謂其內人今日而孀不知

其先十餘年而等於孀豈惟十餘年卽謂君從
未有生人之趣而其內人從未有于歸之樂宜
矣嗚呼是可痛哉念君自墮地以來卽未能爲
善豈能爲孽且產自名門爲賢祖父之子若孫
有何餘殃率於厥躬卽余內妹以明慧爲質而
淑慎之稱章徹內外亦宜爲天所福乃彼蒼降
禍鍾此兩人歿者存者各極其慘孰謂造物之
無憾也雖然以君之孱弱多病法不宜于而有
子此子又有至性不類常見余有所試而心器
之卽未敢以世福相矜耀他日爲吉人良士無
疑而國家之功令凡不三十而歿稱未亾人
者得蒙恩旌恤今內妹方三十過是弗及格
矣夫有栢舟之實而不蒙其名此又造物者所
大不忍也則歿者存者其可以兩無憾乎謹以
此告之几筵而代宋之招屈之問

公祭趙太師母王安人文

爰有靈淑托在縞綦婺女之精集于虛危將挺
鉅人以授貞發芝本醴源煌煌母師論厥世胄
亦稱方雅門第蟬聯衣冠都冶誰曰委禽不成
反馬酒漿是繇組紉堪把譬彼絡秀克相安東
櫛縫升階實命不同恪勤內職聿修女紅用毗
萍繁兼飭盥饌先公政績載在文水志掃妖氛
輕舉文帥倖歸孤城獲全彈丸甌脫未染腥羶
金湯屹如隻手仔肩墮淚峴山穹碑插天方其
躬環遑恤妻子亦有青閨同心誓死垂帛雕梁
縋縵文妃鼓聲弗喧斯其時矣暨乎奏凱饒吹
闔殿握手相勞血淚沾巾每望睢陽邊月陣雲
殺妾何難妾將殺身卽此一念輝映千古感及
皇天格于后土俾熾而昌迺降申甫鳳嘖丹山
磨翔玄圃聖善爲德慈兼義方駒齒將脫熊丸
已嘗上帝博臨不殊下房錫弗駢繁食報未央

玉陛揮毫金鑾射策獨愜宸衷賢良第一馥

郁天香澄鮮御墨無負當年寒灰畫荻宮袍畫

錦以襲斑斕養堂奉虞板輿承潘居盈守約履

燠思寒敬姜緝緝祗訓備官老氏尚慈與儉爲

寶怒詈罔聞譙訶稀少惠彼宗嫺瞻及衰老祠

宇橋梁釵鈿若掃年雖及耄而乏衰徵鳩首廢

祝鯢齒游增黃澤觴飛青鳥書騰可並南山日

升月恒歲在龍蛇國家多疚薄海攀號鼎湖

東門集

卷之五

五

東門集

卷之五

五

再狩仙班舊臣悼心莫叩豈意棘荼笑笑自違

某等材本樗櫟文媿菁英媿師甄收拔茅彙征

聯袂京華接武春明玄造未酬羽弱塵輕啓沃

論思實賴丞弼屈指巖阿孰先君實安車蒲輪

玄纁加璧計日臨門光踰捧檄頌禱洋洋鼓鐘

鏘鏘丹誥紫泥雀翹翠裳彭宣入座宣文在堂

何不少留而飯樂邦白馬素車辦香絮酒敢憚

修途越在官守聊薦蜚瑱以送狸首并告諸生

蓼莪廢久

祭錢宗伯母顧淑人文

厥惟至德何必得全畸於人哉而侔於天富貴

福澤區中幻緣辟之宵明理不常圓或朏或朏

或朔或弦仰其清暉終古澄鮮所以五福富不

取駢壽考康寧元吉其旋更有攸好結爲大年

貞釐得之委化而遷煒矣淑人女中鸞鶯發祥

華胄于歸田族廼習縞綦而斥紉穀廼安髮惟

賤彼金玉鷄鳴上堂慇懃寒燠洗手羹湯修灑

相續遂使孀姑霽嚴而穆梁案旣陳桓車載輻

月落星橫軋軋佐讀毗此經神昭垂式敘績學

紉修其後必昌玉鸞投懷石麟高翔生申降嶽

孕契啓筐挺此名賢以輔虞唐敦彝列序梗梓

爲梁遡醴得源毋德用彰宣文絳幔禮教煌煌

此日紳裾爭趨養堂是母是子杓準萬邦山則

岱宗水維谷王孰云三公而爵斯貴蒼生望殷

丘園亦責孰云五鼎而物斯備白華志養家食
斯豫寧有祥麇襍于虎兇寧有鵠雛而啄腐哉
虞山之麓采芝擷蕙簪冠蓉裳萊衣雜製毒霧
酸風竊若隔世挾我蘭蓀含飴遊戲年屆八袞
壽域方開黃澤興謠青鳥書來共指岡陵期願
可階并祝河清灑蕩零靈拭目徵書謨明弼諧
云何奄忽倏然塵埃改慶而弔變笑爲哀念嬰
孺泣傷其永懷達人觀之五福孔偕不富而穀

其闕廼該某等事母匪今伊始三十年來交公
之子肩隨步趨安危出處跽跽鉅虛子相倚
豈獨臭味等于蘭芷爾歌我舞爾泣我俛上壽
稱觴忽焉中止縞衣素冠薦其筐筥更陳哀些
訴厥憂胤烏知太空神遊栩栩

祭徐銀臺夫人文

古有區明托之管彤標烈揚徽勵俗磨礪何必
單微以迨孤惇德與菲臻善與慶逢維此淑人

富貴顯融玄髮未華紫泥沔封雀翹蔽籬翠帶
飄瓊天佑旣申純嘏廼崇壽域駢開偕老嚶嚶
墳艸甫宿苓牀遂宮梁眉冀賓穀同穴同三鳳
悲原獨鶴軒空似缺終完何酬不豐我聞造物
細雨飛濛以息相吹猶蛭附螺六極五福罔闕
厥衷每見繁禱嘯鵲泣蛩疇與淑人媿休比蹤
天何私哉亶施厥躬厥才維慧明智旁通史乘
貫穿朝章博綜就而諮之如叩清鏞柳絮椒花
羞彼雕蟲厥德維仁惠懷滿胸施暨宗婣下迨
奴僮人噢而咻挾纊在冬兼以白業導其冥功
其儉維何西平素風衣備紉濯食惟簋饌其勤
維何敬姜女紅旣董宵織復問高春迄乎屬纊
緒言悢悢懲虐去汰砭洪箴備身范在茲母儀
無窮疑東海郝如京陵鍾寡富巴西苗貴河東
用此絜彼蜉蝣蟻蠓我今升堂肅瞻敬共椒醕
旣薦伐鼓逢逢用闡其幽以詔瞽聵是爲母師

亦曰女宗銘之誄之淑人維馮

祭徐母陳太安人文

天道亨屯迴環靡忒春叢易彫寒花暮實或際
其羸終焉允嗇厥處惟磽廼游封植况彼貞人
式稟大常如我徐母壺之紀綱茹蘖含荼抱冰
履霜胡不遐齡而綏晚鄉我誄母德玉斯潔矣
鵜孤抱歎鵲單自矢鏡此皎心寒潭碧水貞姬
有坂何妨嗣美翳母也才鉅細合節管蒯是勤
賓嘉罔缺可媿驕惰可砥纖屑嫺黨同稱斯人
明喆厥惟課子凜然嚴師撫我鳳毛筴我褒疏
爵爵五長燕山桂枝答以封章恩斯勤斯遭
家不造飄搖棟宇人方蠶食我敢雀處葛藟莫
比棘薪自苦匹力助勦終成安堵既獲收寧庶
亦小康何必滿籬賴此肯堂豈意鬱攸燔其棟
梁自此頻仍天心未康羊角誰搏馬腹辭鞭照
乘非寶力田無年業成則贖才老而淹愚者恒

擾智者安焉惟有萊斑可當畫繡玉樹盈庭金
罍介壽錦瑟瑤箏賞階迭奏豈曰忘憂文無獨
後我聞竺乾生老病死漚迹萍蹤何關至理福
亦業因親宜怨比明慧了斯宜其瞑爾某於令
子研席締盟蘭茝既合女蘿用敦懿徽章章余
所稔聞媿乏管彤永肇區明彼淑云亾憂心如
疾綺紈從風靡靡兢騁孰作典刑以范中閭女
宗在茲升堂涕綆嘗見小影蕭齋畫懸我欲圖
之清徽儼然非穀非綃不丹不鉛明月滿山青
松挿天

祭陸氏母姨丈

維我離裏之戚爰共體而相關况母氏之連枝
猶叔伯兮比肩始依倚于青閨迄共保夫衰顏
有劉氏之三姝清拔推夫令嫺溯醴源于外家
異一索而得先實携挈我慈親教婉婉以周旋
閱伉儷於親嫺兮每十九其參商或室中而嗃

嗃或隔世之茫茫如吾母之不辰睠獨鵠與孤
鳳母既履其艱貞兮姨獨享其樂康廼愍墨以
軫恤兮猶百苦之自嘗每長枕以申旦兮類花
萼之連床訴鬱伊之深悰輒簌簌以千行憂堂
構之替零暨穠蓂兮荒唐非溫言誰紓吾愁兮
一惟姊之勗也倘涉旬而間濶兮如不勝其荼
蓼也幸余名之既策奉母氏以北征渺燕雲兮
迢迢悵良晤之難并雖耿懷於侃妹終企羨於
展甥迨夫板輿歸家簪冠還里流俗詫其寵綏
至親嘉其燕喜握手于江楓之干醺酒于閬亭
之水余則望塵伏謁振衣承筐喜玉膚之猶潤
羨鬢髮之未霜既愴四年之別重稱七袞之觴
姨忻然以引滿兮祝吾母而同其康強斬白首
之姊妹兮樂桑榆之未央於是蒸稻糲列脔腳
或擁爐而煖座或剪燭以烘堂緬歲月之存更
感俗態之喧涼忽憂來而轉慰偶樂極而增愴

雜語笑於諧謔匪徒家政之籌量情老至而轉
濃兮愛彌久而房皇必信宿其留連兮申後會
之母忘自我姨之一病毋永久其徬徨固訊問
以繹續兮亦執手而扶將當驅車其出郭兮竭
檐褱之相望又躬詣其榻前兮甘跋涉而靡遑
既聞訃其痛摧聲殷田如壞墻等手足之荆割
雌鴻蜚而斷行艷春光其過半兮何慘澹如秋
荒極迷離而四瞻兮宛露白與草黃聞靈輶之
將動兮咫尺儼其北邙冀笑語同一室兮盍招
魂于莽塊禮云兄弟之子猶子也寧姊妹而不
然承我姨之繼注兮迄四十有餘年惡世俗之
疎逖兮敦古誼於罔愆追眷眷其難釋兮感淒
泗之漣漣况我母之悽悼兮燈影孤而燼寒時
相對以感懷兮正夢醒與更闌命予效爲楚些
兮寫存切之憂煎酬椒漿與桂醕兮時又值夫
禁烟

祭妻祖母陸碩人文

自余內子之歿恒觸事而感傷念歲時之聚會
紛繞膝而成行痛一人其先逝必相顧以沾裳
慘良辰以不懂使白首今倘悅邇庚戌之遘閔
忽數閱今星霜每奉訊乎太母欲布武而廻翔
閱經歲而一見憶數語之琅琅悼女孫於隔世
念孤宦於遐方遂雪涕其如綆悲聲咽而未揚
更洞鑒夫余懷知安仁之悼亡傷牛衣之未改
感虞虞之難忘今捫心而滋媿羌情事共參商
維鬢髮今卅顏與艾齒而低昂嘗歷數乎眉壽
識太母之未央何手拮而口瘡乃一飯之皇皇
宛他人以入室猶眷眷於肯堂此達生之未悉
致世福之少妨當微疴之甫兆豈七箸而改常
余外舅之徂征已并日而趨裝忽嚙指以廻轅
樂烏鳥之扶將乃湯液之是供兼含殮兮允臧
雖終天而無憾兼入地以靡愴悲泉途之誰侍

伊女孫之在旁悵余心其苑結私蹠躅以徬徨
寄一語於夜臺惟早皈乎樂邦黯悲風而入幙
驚環珮之鏘鏘抒楚些以薦醑卷白日兮昏黃

祭族姊夫婦文

歲在癸丑南橋沈公元配姚令人切令人之族
弟希亮希曾光瀚希孟希范姪萬善姪孫憲宗
後先揅束芻以蕪靈筵而椒漿之設猶有待也
蓋是時南橋沈公與厥子彥卿旅寓都中喪無
適主令人入地之魂徬徨而無所依亮等雖宗
人族屬生不踰閭而見卽有酒盈罍寧不介夫
子而敢自薦於左右比玄冥將徂南橋父子自
都門還亮等相率而慰之彥卿雪涕如綆猶有
孺子容而南橋則步履蹒跚頽然老且病矣又
弗良於聽僅通一二寒喧未暇縷縷情事也今
歲甲寅中春之月忽一日彥卿以訃問來南橋
已奄然物化希亮等於令人爲族屬則猶因弟

也萬善暨憲宗則內姪與內姪孫也其操束芻而往也一如令人物而并欲修椒漿之設於令人但吾族兄弟叔姪各營其業有身自課耕者有以舌耕者有居廬陌而權子母者又有推擇爲椽軼掌於案牘者遠近參錯不能鳩族而備三耦希亮廼命希孟草一文而各自展敬焉希孟曰吾烏乎文第有家人父子之言可敘而術耳今歲正月之三日余過彥卿言及其父母而彥卿哽塞不自勝以爲吾母之孫家乘也事無鉅鉅必勝也亦無纖纖必親也使吾得絡繹在道近而練水武林遠則重趼而達帝都而終無內顧憂又以其餘暇時與狎客少年俱而門以內井如矣母亡而向之予我佚者今不得不勞母所爲一人肩之而裕者今嬏子輩分任之而劬勩憂不給也是以思吾母也余曰子念念亡者亦爲存者念乎彥卿更改容對曰余之念

亡母正爲父存而母不得獨亡又恐母亡而父無所恃以獨存也吾父無母而饑飽涼燠子不能調也乍喜乍愠子不能喻也以目爲耳以意爲語而子不能爲之將迎也憤憤老人堪此形影弔哉亡何而南橋卒余每憶其言輒泫然傷感五內如砢擊云今彥卿已入貲可一官自效余姪萬善守文無害亦得需次謁選人此兩生中表兄弟歡如同氣他日聯鑣接武善自振拔以攀附於清流使他人謂姚氏詩書禮義之澤浸淫被於外生是豈特死者之光而已抑余所覩記鹽官謝生起家爲椽以公勤廉敏得超擢貳赤縣沐覃恩封兩尊人龍章赫奕稽古之儒不敢望而胥吏得之顯揚之道亦在自鑒耳余每以此勗萬善而并爲彥卿告且爲彥卿之兩尊人告也溪毛潢水之薦聊用爲侑棘門集卷之七終

棘門集卷之八

目次

記

吾谷新阡記

紫藤阡記

說

辨叟說上

辨叟說下

堪輿說

呈

爲三學舉周汝宗崇祀鄉賢公呈

爲三學舉顧節母乞題旌表公呈

議

孝介先生私謚議

像贊

朱秋崖中丞像贊

齊王孫國華像贊

張憲副日觀像贊

張虛宇處士像贊

李鶴渠像贊

張言若像贊

張太涵像贊

顧所建戍客小像贊

葛賢義士贊并弔顏佩韋等五人

陳覺生像贊

盛後省像贊

題跋

題募修陸宣公祠墓冊

題金元甫同年助喪冊

題王孚中同年助喪冊

楊忠烈公絕筆跋

魏孝子卷跋

魏孝子贈鹿太公詩跋

何將軍手蹟卷跋

毛孝廉石峯先生傳跋

宋玉峯先生遺蹟卷跋

雙節卷跋

慕椿樓卷跋

棘門集卷之八

吳郡姚希孟孟長父著

記

吾谷新阡記

某嘗以秋深遊虞山之吾谷喬柯數十章拂雲翳日清霜既零丹黃相錯望之若組繡不減春秋花塲也時與邵茂齊諸君子俱問吾谷所自名迺知孫西川先生者爲世佳公子有探奇癖虞山如拂水桃源破龍秦坡爲勝流賞識者展齒殆遍先生以爲亡奇也攀蘿附蔓雙不借爲之屢穿而得大石窮人力闢治之遂成一洞天皮石鼎煉藥於其中冀得不死術果有異人掛葫蘆而至靈踪變現流傳迄今然未能冲舉脫解復愜然有瑕丘之思一日得林巒佳處謂此谷吾谷也死則吾欲葬焉遂爲先生藏衣冠之地先生之子曰齊之風流文采領稟騷壇所著

爲聲詩清芬幽韵共謏謏長松同其高引登魂
不灰常在碧霄烟霧間而遺魄所安則與西川
先生零牀相依也齊之子曰子喬束髮稱諸
生卽以文章重一時不若西川之隱於俠齊之
隱於詩而高情逸調又居然撮有其勝旣窮經
未效以其學授其子恭甫而時時往來吾谷之
旁撫松楸而嘆曰人生亦丘壑自適耳吾子賢
且貴異日豐碑夏屋亦何不可致然吾之生也

東周集

卷之八

墓誌

而無深嵐積翠之色以豁其目無空山淅瀝飛
瀑湍瀨之聲以洗其耳無朝霞夕靄春卉紛菲
秋容蕭瑟之感以擊宕其志意卽日置我於崇
臺阿閣璇題畫棟之內煩懣欲絕矣吾祖在是
吾父又在是循崖而下得地數弓焉遠近諸峯
如拱如擡崇者如屏頽者如帶連如規斷如珎
皆憲樞几案間物也湖水瀾瀾滉滉養於平疇之
外其明豔者有芰荷之芬郁焉縞素而臨風者

東周集

卷之八

墓誌

有荻花之搖曳焉其葑田則芟菰菱蒲之所蕃
蒔也其淺渚則鳬雁鷓鴣之所翔浴也吾且以
爲百世之考槃吾且以爲千萬禩之菟裘而况
同穴之盟依然在耳使舉案之德曜挽車之少
君歛枕篋簞席褥器而藏之以俟彭殤同盡之
後相與歸休乎無窮不亦康乎遂以某年某月
日卜葬陳安人于吾谷之右宅新兆也或曰靈
區天閼神窟地藏司其扁鐫以俟君子其爲幽
人之宮無疑矣若夫深閨女士惟繡幕是耽耳
卽山光四合以爲螺黛湖水千頃借作洗頭盆
其於神理杳不關涉必以吾谷爲之窀穸微先
生在安人其式憑之乎唯唯否否夫偉然鬚眉
固有拔塵而出者閨秀亦然安人有兄左司寇
莊靖公丹心素節爲一代名臣安人志操雅類
厥兄而上事君舅君姑中相夫子下撫諸兒將
荼萬狀讀恭甫所自爲狀使人淚潄潄不可收

莊靖公以抗疏受杖 闕下其慘酷在一時而
安人辛苦竟其身更難矣雖婉嬾婦順惟內則
所載是訓是行而其神識之高峻也得山之骨
焉其胸懷之曠遠也得水之情焉當其商風動
而天籟吟夜氣肅而寒月曉其於繁華較遠而
與砧聲杵韻和九弄杼之人隱然相仿世有銅
山石櫛飾以金碧文以丹堊如賈豎兒所點綴
安人未必喜而置之佳山水間襲縞綦拭杖屨
拾橡栗以克庖廩招艇艇以代管絃侍西川齊
之兩先生於泉臺之側不且忻然而忘其終哉
是子喬異日之志卽安人志也安人之稱安人
也以恭甫秋官贈恭甫方奉璽書平反八閩獄
過家襄安人葬而屬其友人姚希孟爲新阡記

紫藤阡記

吳中門閥之盛首推徐氏數十年中一尚璽一
納言兩罔寺皆起家至卿位後先競爽卽不繇

科目奮亦多以貲爲郎伏膺讌會朱紫續紛子
弟以風流豪雋相高崔盧王謝望而知之真一
時鼎族也余遊西山至晨臺見松楸數里堂斧
巋然石麟華鶴位置甚都僧寮爲之丙舍佛燈
唄梵與崇廊杰閣相迴帶吳地阡原罔出其右
竊謂徐氏發祥寔在於此迺吾姻孟諸氏爲余
言此贈通議公所藏徐氏慶源也而尚非源之
源徐自宋淳熙間教諭公以南州孺子之後秉
鐸虞川移家直塘里歿葬焉後十數世皆葬直
塘有號尋樂者才與計然陶朱等爲布衣傑其
葬也在祖塋之東都太僕元敬表其墓今所謂
紫藤阡又晨臺之源也更爲徵紫藤狀則鬱鬱
龍從古藤數株繚繞于虬松偃栢間春而條其
條蒸以沃夏而華其華茜以殷離奇驕蹇欲扶
而欲凭者老人形也里則流蘇罩若罕恩索索
而離離者螽斯徵也糾繆嬋婁紉而不可解者

葛藟之敦也相啣以惠風相吸以清露有均榮
無子槁者荊花棣萼之交芬也非黃非碧不墜
不頽帶殘霞昱朝曦者榮光凝而祥氛騰也以
至風雨錮其苔蘚霜雪剝其葳蕤英英覲脫亭
亭復上則萬年爲同枝而三秀皆連莖也古語
藤爲杜芳謂緣繞作房結如羅網皮理連合鬱
而成樹在草木中得連理綢繆之義故墟墓中
佳氣所結者往往蟠據岑牀或參差出其上而
東門集
異域有人子藤狀如人凡本支百世者或氣類
相感徐氏自敘諭公拓始至尋樂公大振之子
孫紹續光榮富貴之事亡所不有大都得之善
慶或苦辛自致青鳥竊邈之說通人不道然詩
書所載大而公劉則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小
而定之方中則曰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卽姬公
卜洛其於漚澗之交何颺颺也此理倘未可廢
則徐之昌熾繁衍豈謂地靈罔功紫藤曄曄實

標之矣余旣習聞之孟諧適問卿景文公出圖
示余屬作紫藤阡記爲追遡家閭而叅合化工
植物之意其理亦有足術者余又攷其私乘當
贈公卜生礪于晨臺則尚璽已領鄉薦矣惟直
塘之阡爲尋樂公葬地尋樂公二子一爲尚璽
公之父一爲問卿公之曾祖則此地者實四大
夫所同出也納言公以上相繼蒞謝賢而有文
者或遇或不遇又多中道夭折今之亢宗實在
東門集
問卿問卿自通藉後以主組榮其尊人極養志
之樂又光大厥祖之業平泉花木拂拭如新其
曾祖祖父各自有阡更念及始基使四世垂拱
之木偕紫藤而生色公之意念遠矣古人祭水
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其問
卿之謂乎

說

辨叟說上

希孟以乙丑五月扶吾母文太君柩出都門沂
流而下踰四十有七日達于吳又數日移于先
君墓次卜吉尚有待也欲誅茅構數椽暫厝遺
魄而希孟遂哭于斯寢處于斯行終老于斯布
幃瓦燈熒熒相傍卽寤寐飴之矣時爲青烏之
說者曰茲地負癸而面丁地脉旋繞從天門來
於龍曰亥於局曰乾營丙舍者常法宜左左于
歲建不利而壬乃旺地也然壬與亥鄰相去僅
咫尺小博不容不及亥自亥堂數弓而外爲它
姓田弗能越眦而宮旣窘於地靡所羸縮搽斤
者又惟知翬飛爲美登隴西望如倚屏列雉又
如引右肱而枕之宴如也而侵地脉與逼處之
疑嗷嗷起然室已垂成工十七八矣余宴人也
不循倚廬之制柱楣剪屏而稍稍恢張之至洗
橐弗顧祇欲妥先靈不以天下儉耳奚據而築
築矣奚據而更等之耳食而主先入者亦情也

且太君之靈自燕歸吳棲泊水涯者又兩月矣
酸風苦雨激射蓬窻寒蛩蟋蟀悲吟相弔寂寞
旅觀猶汎汎不繫之舟余所爲永夜徬徨而枕
席不少乾也惑于嗷嗷必改圖改圖又需旬月
設更有一人曰不便或又一人焉曰孰與前此
之爲便使余首尾兩端何途之從乎況以萬全
之說叩諸術家而胡盧無一確說也則又曰何
必室殯于墓道之旁待時而窆可也且柱楣剪
屏非室也乎哉夫剪屏者子之所居非所以妥
其親也吾所痛者哀親之在外而欲其如在內
也青松白楊之間賴此數楹者聊以寄其依棲
而托其溫清世無鬼神則已猶有鬼神其亦憐
而佑之也夫作葬說上

葬說下

或曰子之爲說也葬則葬矣嗷嗷者其葬自若
也夫秩秩斯干旣乞地于亥若有龍脉之說也

不虞壓制乎索土而加阜築之登登不虞震乎垣有跌其石齒齒柱礎以下斲木而承之林立也不虞嚙蝕乎我循其壠翼然在右頽然在左屏蔽可偏峙乎陰陽殊宅宜遼夏不相麗今登墟則窻櫺入目墓木之拱者樾蔭蒲除不虞迫且壓乎是皆有形者也爲形家言烏可以不慮余應之曰固哉子之論形也知有形矣烏知無形之形氣之在地下也蒸蒸然沁入膚寸而莫闕其踪蓬蓬然如遊絲野馬絪縕駸駸而不得其斷與續也所惡者鑿井穿渠慮發其房耳猶止於舂築也輕不能使之颺重不能使之墜何壓且制也羣杵旣發震我先靈臯在小子敢告不寧龍也無耳孰聞其聲遊行蜿蜒破石穿林神物往來何蝕何侵於是坐客聞之噤者半呶者復半則又申語之曰粵分兩儀玄黃具陳東南地闕西北天傾日月環眺奇耦虧盈援實配

虛厥理斯精龍虎鳥蛇物而不靈吉曜臨茲何妨獨躋客曰是皆然矣若馬鬣之在望也而子之倚廬實逼處此生存者與坳寧者奚安於戲此所以爲安也侯門邸第其父母與人子所居閤以崇堂繚以複道省侍上食而外無容狎見尊矣真意稍殺焉若柴門衡宇之家父母在是子亦在是寢與床第僅隔一白板扉警咳相聞而不厭其逼祇覺其融融如也訢訢如也夫生歿等視耳生則親之歿則鬼之敬而遠於女安乎於是呶呶者皆慙沮而退作辨呶說下

堪輿說

公劉相其陰陽周公卜於瀍澗此形家之祖也後世乃共尊景純攷景純傳其最神者爲筮驗惟葬母暨陽近水百步而知其卽爲陸及龍角龍耳事似精於察地所著書洞林新林之類數種不聞有葬經也至梁蕭吉時以葬地決吉凶

著有葬經六卷今之寂寥數百言果吉之緒論乎抑別有人爲之乎堪輿經引黃帝對天老大半後人傳會而呂才稱其書有百二十家後之術士獨稀青烏而宗景純何狹也蕭吉所爲具圖而奏者仍決之于筮其云斗魁天罡又以詎日爲重不全憑地力而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之說以詐妄愚弄人主是教俗師以欺人爲事者吉也至其受太子所屬利于速立聽至尊臨喪而不終沮父子骨肉間借術家以相賊殺後世惡薄之俗逞逞有之何如太古中野之葬不封不樹任禍福之自致而徒爲此紛紛者耶晚唐有楊筠松世所稱救貧仙人是也當黃巢破京師筠松官金紫尊爲國師被人主恩寵渥矣能救貧而不能救亂耶若曰此數之鉅者則一家休咎亦復不細余嘗謂方術有數種如布算風鑑卜筮之類稍逗漏元化消息不能有所挽回

醫術則死生在握矣而有死法不治虛扁却走者天命與人事未嘗不參伍其間惟地師之說一出白屋朱門青磷黃土可以隨意變換遂使造化謝政鬼神束手然乎否耶然謂之無其權則可謂無其理則不可暗投而冥合天與而神謀賢者滋其源故山川原隰之靈披蒙茸闢榛莽以開吉人之兆域而京德叢垢之家罄不貲之全力以爭一坏土舌敝耳聾朝遷夕改終與凶遘猶眈眈焉延頸搏頰而問地師善乎滑稽之言曰君有不死藥何不自服之此亦地師封口泥丸也若呂才所謂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可常謀及卜筮庶無後艱則術也而囿於儒矣

呈

爲三學舉周汝宗崇祀鄉賢公呈

竊惟膠宮鬱堊萃仰止於尼山壁沼漣漪宛朝

宗於泗水生而駿奔邊豆猶顧景以懷慙死乃
陟降明裡晴有靈而獨妥繫茲吳會文明之地
寔爲詩書閭閻之邦或繡虎高翔灑天風於谿
谷或斑麟獨臥紛瑞靄於桑榆雖端委以啓勾
吳半屬金閨之彥然衣冠而還角里不乏韋帶
之英維顯晦而皆賢斯鄉邦之共式茲有已故
吳縣舉人周胤昌中萬曆丙午應天府鄉試清
能絕俗善不近名方其繇施系周以甥承嫡念
中郎未泯之志亦欲抱其遺書感伯道垂盡之
祧何敢忘其血食而鴝鵒晝嘯度火宅之難留
烏鳶夜嗥知腐鼠之必奪遂佯狂謝病束身還
家緘口自盟捫心莫告奇琛重寶旣拱手以讓
姻婭夏禴冬嘗每抱櫃而修歲事卽此一舉何
媿古人乃若奮筆登壇寸管千人坐廢窮經閉
戶三年一榻磨穿遂奮迹槐科通名桂苑而奇
窮愈甚素志彌堅以舌爲耕帶郭之田有主惟

身是潤壁立之士無家薛映空堦點綴書窻文
繡珠封蘅薄依稀寒士流蘇卽使陳蕃復生罕
覩南州孺子假饒韓公在事難尋洛下虛同細
草春郊剪韭畦而進饕餮寒空秋月倩筇竹以扶
將惟慘藿與羹藜瓶罍有先罄之耻乃釵荆而
衣布室家無交謫之言念一門之雍雍致通都
之嘖嘖豈期長風未駕杲日中顏霜鬢摧殘淚
挽三江之水青閨怛心卽五夜之霜旣斂手
足於桐棺誰付冬牀於抔土真可謂千家拭淚
萬衆摧心者矣夫胤昌言辭桃李惟種德以成
蹊乃某等氣合椒蘭敢含芳而結舌旣黃鳥之
身難贖忍緇衣之好不申况自偃僂官牆徘徊
列序逃稽前代可謂妙邊暨自今時不無寬假
棠陰及遠亦繫錄其家聲醴泉有源爰追崇乎
厥考夫父以子貴賢非子封身以宦名鄉非宦
地方萌澄汰之願敢爲叨濫之微至若此一人

者翠竹與文鸞並峙朱霞共白鶴齊騫雖道岸
未獲誕登而人倫堪爲模楷若使半生辛苦已
同吸露墜風而身後漫漶祇付斷烟衰草從此
貪狼塞道咲騶虞之無能突鶻磨空譏鵩雛之
不智矣罔辭出好自附傳言酌葢棺之定評兼
口碑而不爽仰祈採擇蚤賜施行

爲三學舉顧節母乞題旌表公呈

竊以雪幹凌霄秉棘心而更苦霜筠聳漢映玉
樹以增輝播載路之芬芳踰二十年而已遠佇
清時之榮衰適五十歲而相符謹用對揚以資
採擇今有長洲縣寡婦莊氏係已故蘇州府學
生員顧兩疏之妻今長洲縣生員顧宗孟之母
鐘祥令族作配儒家未咏于歸束身奉斑姬之
誠甫明著代開奩敦鮑子之風彼良人曾藏萬
籙書倉罔覩力耕逢年之效維貞媛手製七襄
雲錦曾無履絲曳縞之時遇鴟鴞毀室之謀幾

令一枝難托迨肥蠶炎燠之禍遂至三旬屢空
婉孌止乎十年不過同其貧而同其難棄捐在
乎一旦抑且遺厥考而遺厥孤欲從泉壤之魂
身已輕於墜葉遠念存亡之脉繫實比于引鈞
拭涕淚於枯眸田田血盡沃水漿于焦腑口口
聲吞春媚花明總是悲風泣露罵啼鳥嘯無非
寡鵠孤鸛然而奉衰舅則滫髓逾豐課孤兒更
慈威交備遂使瞽瞍貽背視孝婦勝比佳兒亦
令血汗龍文遵母儀如臨師保志物備養代伸
烏鳥之深思羽翮垂成快覩鵬雛之直上至若
鞠內存至又非更僕可陳驚魂未絕於號咷復
有焚巢之慘弱息久罹乎沈痼幾成覆祀之殃
舉家若朝露之危須臾莫保此心在沸羹之內
衆苦交煎每惕惕而靡寧宛若轟雷洊震時忤
忤而自擊恍疑倒峽碣瀾可謂危極而瀕危何
堪痛定而思痛至於零床盡奠并本枝同氣之

親預焉試觀墓木成圍則生事死葬之禮具矣此皆奇杰男子所難爲抑亦親族鄉黨所翕頌者也伏讀 大明會典開載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今莊氏守節在二十八歲迄今二十三年現年五十歲問年引例允爲符協再照得人世之缺陷不一而嫠婦倍屬可憐風教所攸繫弘多而表貞尤爲切要倘沒身弗耀則幽芳遂銷或垂老稽延恐河清難俟必使其婆婆晚景覩棹楔之崔巍耆艾餘齡見 恩綸之赫奕庶鬱紆稍伸於半世而激勸可昭於四方又况難中倍難延俎豆詩書之祚苦中逾苦歷險夷生歿之關如莊氏者真可望湛母之芬塵亦可綴更生之末簡矣伏望廉實卽賜申詳世風幸甚末俗幸甚

議

孝介先生私謚議

德升先生登賢書二十餘年來躬砥行呂一身爲名教之宗吳風不競賴先生振起之麤鳳星岳遠近瞻仰布韋之望重于公卿此人所共知也若其生平足跡不入公府并不入城市自戊辰以前闔門無事惟日以娛親爲樂先遭母夫人喪羸骨如枯枝念復中翁春秋高則昔昔破涕爲歡苴幃布衾長年侍寢于病榻之側凡一糜一菜一湯一藥旨至中單廁踰之類靡弗親者幾度春闈獻歲而行甫竣事而歸未嘗有三月淹至戊辰歲遂不復問公車口饜粗糲妻兒不免饑寒而所以娛親者無所不至志物兼備如先生者可謂孝矣與景文先生定總角之交志趣同品行同景文之見背于兩尊人也蚤壯歲登朝爲波流宦海之一柱青虹碧血與元禮孟博千秋對峙而德升以朱霞之品敦白華之養綱常互秉師表攸歸一忠一孝易地皆然其

介特之氣彼此同也宜私謚曰孝介與忠介
以俟後日太常之議

像贊

朱秋崖中丞像贊

生於橐籥劫於讒口之翩翩似乎失全於天然
其殊勲偉伐鏗鉤於宇宙者奚必得全而全方
其鯨鯢用殄狐鼠盡殲東南之半壁可使餘皇
不呼波臣冥恬而衆喙之交遘者總起於走死

朱明集

卷之八

朱明集

如驚嗜利如羶推忌者之口直欲收李牧於代
郡返武穆於朱仙而公之乘箕上昇者業與屬
鏤大夫翱翔於胥江之湄吳山之巔矣余生也
晚不得進屨而執鞭拜公遺容而不覺涕泗之
漉漉者念九原之可作何有於妖氛之蔓延

齊王孫國華像贊

繪迺容綸巾羽斃烟霞踪繪迺噴薄萬象蟠
虬龍詞壇伐鼓摧巨鐘應劉載筆王阮從昔有

鄴下今雞籠不然佳麗成蒙茸

孝陵王氣千萬重傷哉松柏弛垣墉耳孫六世耀

辭鋒匪獨華國兼華宗生不爲漢向較書午夜

蒸火逢又不爲唐勉封章直入褫羣詢三山震

闕未許湯沐供一丘一壑自有菟裘封季標謾

謾如長松昂昂鶴步支短筇觀者夾道海湧峯

驚覩隆準生敬恭

公時遊吳中
常在武丘

張憲副日觀像贊

朱明集

卷之八

朱明集

所可見者博帶差冠是爲王臣所不見者直腸
坦懷是爲古人宦從其拙以藩以宣以訥以伸
行敦其樸詩書課兒禮法持身世喪道彫士競
塗顏而踞通津相厥面目獬豸狼胡隼距蛇鱗
孰如張公元杰醢含薰若飲醇肅瞻畫圖泐然
而秋熙然而春有懷九原是鄉先生可式可遵

張虛宇處士像贊天如庶常尊人也

書爲倉墨爲莊誰爲子也藏心爲織筆爲緝誰

爲子也殪神翺乎胥庭毋撓爾寧好靡於懿德
周軼爾則煌煌垂訓守勿失父爲梨子非穉孝
友張仲差足擬尚論世尋厥始古衣冠潛着宇
靜若思動若語尺幅綃見全體成親爲君已爲
子悅惚紹庭偕笑處

李鶴渠像贊

是爲誰耶豐隆其顙瀟灑其髯衣冠偉然腰帶
頽然此可謂取全于天其宜轍所至嘗履蠶叢
蔘門卷之八
之路而陟義嶺之巔退而婆娑平真州之東園
課耕問讀爲箱者萬爲倉者千有子才且賢哀
然稱多士之先公於是可無憾矣而洞房阿
閨擁三五之嬋娟其姓與名不可得聞也蓋實
祖柱下之玄而駢胎化之仙聊以相羊于人間
張言若像贊

癯而秀者孤鶴之丰容苞而采者威鳳之心曾
氣逼寒芒筆走長虹而不能不頻首於楮葉降

志於雕蟲迨乎拔雋于壁芹射策于宸楓聲動
明光之宮而無奈時命之不逢也僥得復失竟
骯髒于章縫若閔時而抱發漆之忠急人而慕
俠烈之踪其精爽之煜熠者往來於燕之南吳
之東直摩亘乎蒼穹而今之褒其衣博其帶踞
巉石撫長松者得非夢中之鹿雪中之鴻也耶

張太涵像贊

姪不在貌姪在骨粉面朱唇類膚立妍亦非肉
妍有神脅稜蕭瑟清風生畫圖中人真貌寢兒
郎拍手女郎哂我觀厥貌非庸庸精神淵著凝
青瞳姪亦能妍俗能雅開闢喧闐筆瀟灑賦詩
時有清新句蘊藉何無儉父氣宛如缺幹猗
研幽香芬馥生梅花搔首美姿美年少亦有紛
紛晉鵷選與君誰醜復誰好姑布先生亦不曉
顧所建成客小像贊

古之奇士有禍必奇五毒三木黥面赭衣蛋癘

蠻烟如投虎豹爾本孽臣脫之縲羈姑攷爾祿
姑削爾資姑藉爾伍姑畀爾父江南樂土事事
孔宜斥埃不驚橫槩賦詩成邪隱邪爾何幸與
獨有丹心亘現睂鬚溝壑未填志在久綏邊鄙
震聳蕭蕭鼓鼙陸離華佩大冠如箕誰執干戈
爲王前驅爾尚良食以候金鷄豈惟金鷄麟閣
圖之

葛賢義士贊并弔顏佩韋等五人

東門集

卷之八

五

漢書

從來閹豎虺毒狼貪赤肌白漣以啖以損又如
藥叉擇人而食碧血丹心以剗以炙所讐伊何
維良與貞虐我蒸黎戕我寶臣其蠹伊何實害
社稷斷其元氣斬其國脈驪龍宴寢妖蛇騰攫
誰逆其鱗誰折其角獨有匹夫振臂呼號聲撼
天閭怒繕招搖一擊稅璫尸橫道左鷄豚罷推
陌塵式舞再擊緹騎碎首通衢銀鐃迸裂片紙
灰飛百千爲羣幾同斬木一身肩之慨然就獄

烈士伊誰葛姓名賢後此五人佩韋品
而成不幸而敗征商稍蘇鼎臣遇害有幸而生
不幸而歿葛君在斯五人已矣爲嬰爲臼何低
何昂張許李郭日月齊光六人合傳千秋不朽
今展此圖孑然一叟我見一叟如見五君爰求
廟貌以配丹青

陳覺生像贊

東門集

卷之八

五

漢書

其形侏儒也其樸心與愿質則可稱無懷葛天
之遺黎耕不律佃踰庾聊糊其口以代耘耔乃
其演四十二字母於三寸不爛之舌幾於迦毘
羅城善知衆藝之童子師非伊蒲之供弗飭非
蔥嶺之學弗提非淨侶法友弗能與之相追隨
人則畸矣故自號爲佛奴而不辭孰能聽其言
而疊疊忘疲周旋久而不覺其可訾者非現聞
居士其誰也遂援筆而爲之題

盛後省像贊

蒼然而厖者似凌霜之栢黝然而光者似含雪之石此皆肖其色者也其泊然無所髣者頗具高士之骨其夷然可久而悠然有餘適者又可入於如蘭之籍矣此何人斯也庶幾乎韓伯休之流匹而奈何徒目以長桑君之術

題跋

題募修陸宣公祠墓冊

於戲我因題宣公冊不覺愴然有感也宣公入翰林年甚少以材見幸德宗與之歌詩戲狎解衣衣之呼以行輩而不名狩山南相失帝驚且泣詔得贄者賞千金何恩遇之渥也以此侃侃發抒面折盧杞極論李懷光咀裴延齡入相卒爲延齡所中遂以貶死史言其在荒遠閭戶莫識其面避謗不著書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其患禍憂讒可想見矣乃有徒守清班進無諤諤之規退觸信信之怒雖聖朝曠蕩幸免荒

陞而惴惴蓬蒿憂心如杵此亦公之鄉邦後進也宣公有靈何以牖我使其去習坎而保天山之遯乎嗟乎余過矣余過矣不識而不著書此卽免咎之集驗方余小子見之晚矣新其懷桷禁其樵蘇自有有力者在而小子聊効其涓塵以爲河岳助

題金元甫同年助喪冊

余與元甫自壬戌年言別至癸亥甲子間貽書趨之出不應亡何而鈞黨禍作元甫獨得免余輩皆服其智迄戊辰冬余入都與元甫握手勞苦悲喜交集亡何元甫病作矣其病狀及余輩昕夕問訊迫屬續及含殮皆歷歷目睹語具龍友叙述中念余輩天涯兄弟數載追攜生有荆蓐之歡死抱人琴之痛感笑語其如昨覺樸簣之難收至若書授伏生徒使椒花作頌哀輿伯道共傷玉樹先埋幸猶子旣長旣賢使大宗以

似以續今日 講幃勞勩胃監分稽古之榮它
年文種綿延簪笏紹傳家之盛凡我同志屬望
嗣人更宜奉隻影之萱堂卽以慰歸魂於蒿里
幽明共鑒繼述無忘

題王孚中同年助喪冊

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吾輩萍踪劬合良非
偶然方且歡擬同荆情逾伐木指青松以比信
要白首而不渝而三月何幾杞縣王孚中年兄

東門集

卷之八

去歲 濟陽縣

已溘焉先逝矣朝章試體遂作長夜之衾紗帽
籠頭竟入琴牀之夢陽燄條爲鬼燐優曇已作
空華雖幻化靡常可喚醒蝸爭之客而同人捐
背誰獨無兔死之悲昨請弔八筵訊其家幹乃
知若敖鮮祀伯道無兒嫂夫人寂寞中年伶仃
血胤深閨夢裏問畫繡之何期藁砧山頭指金
錢而暗卜而遽傳不起之耗驚聞絕命之辭搶
地無聲痛招魂之漠漠崩城有淚灑望帝之田

田情事極其慘傷天道於焉酷烈矣至若死者
存日苦短而生者來日苦長帶郭有田未足供
其饘粥恤緯無米恐告罄于鉅壘又聞稱貸盈
二百金而歸途踰一千里掄逋券者已徵及子
母之錢扶旅襯者難諉於紀綱之僕同鄉高誼
已得狸首之班然吾輩何人而敢褻曉之顧惜
自惟通藉以後冗費孔多卽薪桂米珠極難於
措辦然醫瘡剜肉亦強自支持況於歿生存歿
之間恤孤悼寡之計在平交猶當敦厚而年誼
敢不竭情前者孔開仲年兄所發公單并各同
門私單俱照歷科舊科以一金爲率鄙意欲倍
之或再倍之若釀得六百餘金除完逋及喪歸
道里之費尚可積三四百金以爲年嫂終年之
計并嗣人成立之需積少爲多便成盛舉弟前
已面告開仲及同門諸兄而以發單之後不便
增改命弟奮筆以伸前說弟非敢以一人而倡

東門集

卷之八

去歲 濟陽縣

爲長者之行亦非敢以年末而僭干首事之權
料諸兄實有同心或鄙言不至瑱耳况損惠不
過銖兩而高誼可薄層霄毋惜齒牙交相懇惠
更望推廣此意共訂久要旣願存亡一心尤當
親疎罔間毋以相與爲套數而玩若登塲毋以
相逢爲偶然而視同陌越毋以細故而馴致乾
餽之愆毋以畏途而稍開閱墻之繫流傳海內
共知已未一榜情則尹班誼同元凱此亦師門
之慶而世道之光也夫同年之誼子孫而下猶
加賴之故有五世而弗斬百年而木替者而况
及身乎以此思厚厚可知已願徵王年兄九原
之靈而共盟之

楊忠烈公絕筆跋

丈夫臥床第死兒女子手屬纊未絕吾吾不休
環伺而筆受罔非柝田授產分香賣履之事以
視忠烈此紙孰死孰不歟哉蓋謬名臣被禍最

烈者遠不具論近則容城楊忠愍與忠烈相髣
髴豈風瀨氣挾精英而往以對

上帝對

二祖

列宗冥嘿之中必能牖 聖聰而褫奸魄

肅皇帝不久悔悟逐嵩僂世蕃

今皇帝正二十四罪之案陳逆閹之尸而磔之亦

知兩先生方掀髯抵掌其旁請霆師電伯以行

報恩集

卷之八

三

尚方之劒乎又豈獨殛一奸輔一逆閹凡後之
爲此輩者煌煌赫赫臨之在上可不畏哉可不
戒哉此數行殘紙血淚浸漬腐齒封裹以寄其
太夫人夫人渺諸孤金昆石交無所不委悉是
時遷卒獄吏方日夜偵伺告密者受上賞而不
至沉淪將來與忠愍榷床所書年譜同登琬琰
而揭日月豈非鬼神謹護魑魅不敢睨視哉邇
來士氣蕭瑟節甫之徒漸張言出禍隨亦復不

少履霜堅冰令人拊心浩歎幸陟降左右者有公等若而人又

今皇帝所表章而旌卹也 恭嘿思道之際得毋有帶血模糊颯然而效啓廸者乎望之人未可必也望之神幾幾乎一遇之矣題此卷竟以歸其伯子之易

魏孝子卷跋

余以乙丑七月臥病苦次魏孔時之僕從京師

魏孝子

卷跋

魏孝子

奔還請急于故鄉同志余詢其詔獄中事并子敬橐餽狀僕含淚告曰非黃給諫無論吾主無鳩卽郎君匍匐乞憐亦如鴝鵒號屋人且驚相逐杜鵑血盡無一枝借茈又敢望雁鶩餘糧乎細叩之知子敬從父入京給諫飲之食之卵之翼之孔時獄中日受煅煉五毒備嘗搶地呼天莫可控語子敬一身煢煢如釜中魚几上肉凡所經營厝辦悉倚集于給諫以少延孔時旦夕

之命比孔時終不免而給諫之心力已殫禍且從茲起後之褫奪實基于此余既聞魏僕之言而壯之後子敬歿孝質其弟子一其言若券鳴呼當時而有數給諫便可奮身疾呼而與逆豎爭不然亦可聯袂而日詬於南樂諸要人之門朝端之正氣存而獄中延喘或不至畢命于夜半之片紙惟一時在位皆奄奄作曹蜍李志甚且睨逆豎之頤指今日殺某人明日殺某人端以三寸管爲周興來俊臣而奈何委舉于顯純兩耕也如給諫者可謂曾國一男子矣若吳門周景文之逮也光祿卿徐念陽實左右之後念陽亦遭褫奪惴惴死而魏周兩家子弟僕從皆往來于定興鹿乾嶽家此一時之孔褒異日傳黨錮者次第標之可也

魏孝子贈鹿太公詩跋

孝子者何嘉善魏子敬也子敬以其尊人忠節

公孔時就逮匍匐赴秦館時都門邏卒如蝟蟻
主於定興鹿伯順家伯順之尊人出而見之相
與悲歌慷慨宛然易水風調下榻盤桓者數昔
後忠節榜歿詔獄子敬扶喪歸朝夕哀號擗踊
長至前饋奠搏顙一慟嘔血數升而歿其死也
類吳坦之之哭母其以父難哭死又類于華亭
楊忠恪之子故舉世稱爲魏孝子云余與忠節
雅相善然生平不識孝子而嘗讀孝子文當乙
丑長至前數日在吾友周忠介景文齋頭見孝
子答忠介書楮墨間皆淚痕淹漬亡何而孝子
歿矣孝子才高自舉業外發爲詩文如彩虹亘
天光華煜燿此詩贈鹿太公百韻叙述家世父
子祖孫田園耕讀之樂并其拯危排難翼雛抱
卵視朱家魯褒爲等閒事古道照人鬚眉如畫
至於才情渾森藻采繽紛懸河貫珠汨汨累疊
筆墨之外觀其魄力器局當大有所就何不數

月而相從忠節于地下雖然臣死忠子死孝所
就孰大焉便當磅礴千秋豈止炳炫一時也至
於秦庭哭泣旣刀北闕之際而能滴淚和墨吞
聲敲韵非太公父子至德沁心孝子豈能於沉
痛中爲此太平點綴然則處常而太公父子遇
變而忠節父子其相爲不朽無疑矣

何將軍手蹟卷跋

自有遼事以來若劉將軍綏杜將軍松等歿于
進兵陳將軍策童將軍仲愜等歿于潘徐將軍
國全等死于遼滿將軍桂等死于城下之戰最
後則何將軍可綱死于大凌而叱咤叛將噴血
礫齒以植民秉而報主恩者何將軍爲最烈
余始聞其義以爲海內慨慷丈夫耳旣因其子
鳴鑾得見其生平所自勗并垂世數則長短十
二章家書數通迺知其生平留心問學聖賢位
中人也古來捐軀死難者固是俠烈之氣激昂

而成然使平日不能研理觀妙以溫養其胃次則生死一綫如空中遊絲飛颺來往雖有撼地拔天之氣漸成繞指而不自覺且戰陣之中去死路近而圍城之內其生路寬故死戰易死守難况前後左右脅以不得不從之勢如栢舟匹嫠而處于桑濮之間難之難矣如將軍者當登入孔孟之堂而今誦法孔孟者多墮入于犬彘此天下所以貴有真學問也

廉問集

卷之八

七

毛孝廉石峯先生傳跋

余讀毛石峯先生傳而愾然有慕也功令三歲一鄉舉稱孝廉者滿天下覈其實難言之哉先生高潔獨行目不識治生之具廉孰尚焉生事葬祭動協於禮至其處仲季間同荆之誼抑何真摯也惟孝友於兄弟斯之謂矣先生再傳而為玉亭先生介特醇篤之行足繩祖武自丙子薦賢書廻翔公車者三十年事親若嬰兒而束

身若處子萬曆中吳人以真孝廉聞者其始必曰玉亭先生至甲午後賢者輩出而斯道不孤矣夫世有朱幡華轂祖孫相望者人爭艷稱之乃有祖若孫皆為真孝廉而世弗知然則潁川陳氏見重於漢者必待公哉作此傳者為家舅文起氏家舅固與玉亭先生同臭味其後為天子所賞拔亦真孝廉之報也則毛氏之以孝廉老與夫以州刺史老者母曰不彰余將問之于蒼蒼

廉問集

卷之八

七

宋玉峯先生遺蹟卷跋

此宋獻孺大父玉峯先生手書古文詞數篇其文皆忠孝桀黠之言可以範世況以八十餘齡之人而點畫矜莊乃爾其裊躬律已可知其式穀貽謀又可知獻孺所謂天球赤刀之藏豈漫語哉獻孺之尊人為名德耆碩獻孺益光大其家聲其子又賢而有文書香文種誰始開之古

人之祭先河而後海卽珍藏是卷之意也

雙節卷跋

善乎范史之言曰區明風烈昭我管彤不有區明風烈何由著哉然摘詞者其人或浮夸不根尚綺語爲聲悅於以表孤芳發幽燉疑無取焉譬千尋之竹干雲翳日丹青妙手有所不能貌而文湖州梅道人以蕭疎簡遠之致獨寫其神亦其氣韵之相感也海虞朱仁甫出其先世兩節婦卷觸目琳琅使人應接不暇卷中若海虞吳文恪公訥毘陵胡忠安公澹吉水周文襄公忱鹿城葉文莊公盛淳安商文毅公輅興化高文懿公穀安城彭文憲公時吳門韓襄毅公雍劉文恭公鉉徐武功公有貞皆宣正間偉人鉅公勲名德望襟袖本朝而皆爲懷其素慕機杼軋軋者寫數十年茶蘼之苦心卽使鄴下之英白虎之彥載筆人致頌豈足與數先生

繫重哉人謂母以子貴豈冠持斧何須而不得

不知勲名德望如數先生者豈爲一侍御輕搖其筆一侍御而能得之數先生侍御之賢又可知矣惟是蘭芬桂烈何季無之而清廟之笙鏞丹青之鸞鵠寥寥嗣響此余所以捧覽是卷而慨然三嘆也卷分爲二甲曰雙節乙曰褒旌雙節獨撮其勝褒旌則當以四明楊文懿公守陳瓊崖丘文莊公濬爲壓卷餘不盡稱其詩文則劉欽鎬太史頌最古聶臨川長調次之余小子匪敢謬爲陽秋聊標揭其一二耳

慕椿樓卷跋

仙人好樓居則學仙者作樓以迎之客散覓銷則凭樓以送之皆無已之深情也胡文學未生而見背於其父蓋無貌於心者而永言之慕因樓以志感風凝露冷霜清月白之下魂氣來還盼蠻如存爲之子者能識其是與非耶人畏鬼

見蓬髮黝面者而以爲鬼人好佛見妙麗莊嚴者而以爲佛况其親也豐贏修短衣裳憤曷聞之稔矣擬父於椿俚而勾者也求父於樓勾而真者也若不見之於樓也不可以云慕嗚呼縱不見之於樓也猶愈於以酒以饋以舞以歌以博以蒲而忍於死其親也夫

東坡集

卷之八

樂 降氏

棘門集卷之八 終

姚太史現聞著

沈叔集

張叔籟梓

沆瀣集目錄

卷之一

論

聖神功化之極

壬子鄉試墨

天生人才供一代之用

已未會試墨

朝廷四方之極

庚午順天錄程

目次

原

沆瀣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論

聖神功化之極

壬子鄉試墨

天下有心外之聖神無有哉天下有心外之功
化無有哉聖神既極聖神之功化亦極合之總
以成其爲心極而神奇變化之用縱橫磅礴於
其中夫心何心也卽所謂統性情者也於性爲
田鴻濛太始播之植之而心承之於情則爲嘉
種爲根株爲芽苗千容萬品揚芳競秀而心則
春以噓之秋以吹之仁以暄之義以肅之而天
地萬物之事畢矣而聖神之事亦畢矣故善言
聖神者不必言其搏旋元化吐納陰陽大地爲
爐羣生在冶而第想像其雷聲龍見宵衾晝影
上帝臨汝鬼神在旁惕惕息息罔敢怠渝之真
戒惡善言聖神之功化者不必言其星移日轉

神降祗出麟遊鳳巢軼葉萸筴而第廻燭其清
明在躬形神俱妙虛中今古靜裏乾坤融融藹
藹無所虧欠之真中和此子思氏立言之本旨
也夫世安所謂聖神同此人耳同此命於天率
於性逡巡於道岸而涵育於教思者耳其於天
地不似野馬之在溟濤乎其於萬物不似稊粟
之在太倉乎受氣於天借形於地蒼昊儲精黃
壚賦魄托兩大之函蓋哀七尺如蜉蝣而謂天
地不自位待吾而始位也幾於躍冶之金萍聚
則爲骨肉蓬飄則爲胡粵勾稽之所不能算也
化人之所不能識也甚者羽翮紛飛蹄趾交錯
水流山峙草長花開有情無情或纖或鉅孰非
區萌之種類發造物之生機者歟而謂萬物不
自有必待吾而始育也又幾於逐日之策矣不
知所云聖者非聖於事可以收天地之憾而救
堯舜之病也以心聖卽以此情此性証聖耳所

云神者非神於迹真能射九淵莫四極乘六龍
之馭而鍊五色之精也以心神亦卽以此情此
性入神耳心之精神是爲聖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而究其實不過完未發之體蓋未發之體情
之紐性之朕而天命之落脉也吾人之自爲起
滅感應者惟此情卽其與天地萬物相爲起滅
相爲感應者亦惟此情情分而性合矣人具一
性猶屬未分中之已分而命則又合矣合者不
獨合一物且合萬物不獨合萬物且合天地不
獨合於今日所戴之天所履之地而且合於太
極未分兩儀未立四象未陳之天地故一喜也
而得中之喜不妨極喜至於披爲慶雲溢爲甘
泉肖形之屬鼓舞於光霽之中者不可勝計聖
神祇自極其喜之量而喜亦一功化也一怒也
而得中之怒不妨極怒至於發爲風雷激爲崩
騰殪化之倫攝伏於威嚴之下者不可勝計聖

神祇自極其怒之量而怒亦一功化也一哀樂也而得中之哀樂不妨極其哀極其樂以至清霜與瑞日交宜陽谷與冰淵互適紛紛總總之類環移轂轉於忽慘忽舒之間者不可勝計聖神祇自極其哀樂之量而哀樂亦一功化也以爲彈五絃納八風而喜則亦有窮愁而灑落者不失其爲喜而功化同以爲提三尺陳六師而怒則亦有筆削而斧鉞者不失其爲怒而功化同以爲遏八音望九疑而哀則亦有鳳去圖藏歎吁太息者不失其爲哀而功化同以爲奏九成悅百靈而樂則亦有被袞躬耕歌風誦德者不失其爲樂而功化同以爲齊七政定四時而位天則亦有月窟天根任意討探者不失其爲位天而功化同以爲平四瀆封九州而位地則亦有坎止流行惟心自在者不失其爲位地而功化同以爲制六府分三事咨人二十有四建

官三百六十而萬物育則亦有家外無國身外無家寤歌一室獨行蹢躅侶魚鰕而友麋鹿者不失其爲育萬物而功化同此無他惟其聖神之極也而所以爲聖神者不過以戒慎恐懼爲韃鑊以至隱至微爲突與存之又存察而愈察如吾所謂完其未發之體而已不然而構鬪以淆其神則神昏紛拏以暴其氣則氣散即使控寸心之六馬攝妄念於斯須如延平教人於靜坐時觀未發氣象而靜養未純未發之氣象必不出求其與天地而俱生先萬物以獨立而并無天地無萬物亦無有我者遂爲永世不可復之光景蓋此心已失其精神而性情之統雜然並淆聖神之根亦繭然不立矣安所爲功化又安所謂功化之極哉故欲問聖神功化之極者必還而自立其心極而自立其心極者不得不退而求之存養省察夫存養省察此又無窮無

極之工夫也皇建其有極者可思矣

天生人才供一代之用 已未會試墨

天之愛國家也必有以供其用而又不使其借才於異代則所生者與所用者適相當而無匱乏之憂蓋成一代之治者襄一代之事其事繁而捋茶拮据於其間者其人亦不得不衆若使當乏才之會而求之在朝朝虛求之在數數竭使人主空懷側席而嘆才難則國家孰與輔理而主張於冥默之中以陰佑社稷者其意必不爾也人才者五行之秀而五行何時不孕靈川嶽之華而川嶽何時不貢瑞上而箕尾之精下而崧高之神玄鳥發祥白蜺示異輪精傳氣於網緼杳靄之中以挺爲異人爲偉人爲非常特達之人爲宏才爲瑰才爲間氣所鍾之才則皆鬼神啓之鬼神護之而鬼神者亦何時不奉上天之心應王者之運乃有所閔而不輕剖靳而

不多予哉所以代有用則代有生愈用愈生隨用隨生樂爲用亦樂爲生如厨傳之飭以供賓客不時之需庖廚樵蘇信宿不得休而主饋者無倦容未始耳語壁間以告瓶罍之罄也如畋遊於雲夢之澤上弋飛下逐走羽毛齒角堆若陵丘伐材於鄧林之野一夕而得千章榱桷杞梓絜園合抱者蔽江流而下而拱把梓材不預焉漁於江則靈鼉獲巨鰲牽網於海則夜光陳珊瑚列而今日取之明日復然今歲取之明歲復然一人取之以至於億萬人以至於億萬載之人又復然風后稽牧爲義黃生以供義黃用禹臯稷契爲堯舜生以供堯舜用伊虺旦望爲湯武生以供湯武用而猶未也未央功臣雲臺諸將爲炎劉生以供炎劉用弘文諸學士爲李唐生以供李唐用讀書宰相杯酒節度爲趙宋生以供趙宋用如此之類更僕不能數連牀充

棟之書不能載而吾更言其若無人實有人若無才實有才若一無可用實不勝其用者逢比箕鬲爲桀紂生以供桀紂用宗室如向大臣如章如蕃武名流如膺如滂爲兩漢之季世生以供兩季用剛勁如真卿忠愛如贇正直如綱如鼎泣血庭諍如俠如浩如東爲晚唐衰宋生以供晚唐衰宋用如此之類亦更僕不能數連牀充棟之書不能載也亦知夫原不沉懷不因胥不劒差不滅增不疽羽不刎乎亦知夫牧不誅趙不虜斛律明月不死周不亡岳鵬舉不獄二帝不沉淪沙漠乎亦知夫濁流不投魏祚不移朝士不空憑高之淚不揮嶺南瘴癘之鄉不使流人充斥則航海之舟不葬於魚腹乎天無所不供而人則有所不用人有所不用而甚者若怒其供然而用亦供不用亦供喜亦供怒亦供用必盡其人人必竭其用一代之人才至於智

已殫力已盡而窮於不可繼則又供或所用非才有才不用折辱之摧抑之種種而銷沉之而人可廢用不可廢才可已用不可已則仰天而嘆曰嗟乎安得一代人才以備一代之用乎而天又不忍其無用也則又供然而供不可恃也天之愛國家者甚厚而其愛人才者亦未始獨薄非獨珍貴之憐惜之也正爲五行孕靈川嶽貢瑞而鬼神之輪精傳氣者自一代二代以迄千百代而流演於無窮不盡秘亦不盡剖不全靳亦不全予使其可以常繼可以常生可以常供而後可以常用所以上下古今人才輩出總千百代而計之則不勝數不勝載而其在一代之中僅僅充用不得有餘於用也人主誤認爲有餘而多方屑越以爲折辱可摧抑可種種而銷沉之亦可烏知夫中人之產所積有限而嚴父者又謹司其筭鑰將以詒孫謀昌百世而不

盡付於驕子之手其子乃視爲無盡藏而朝用一金夕費數緡不經歲而壁立蕭然轉叩之厥考則怒而不應矣所以樂爲用亦樂爲生而不用之朝吾恐天之將不復生以匱乏其用使之左枝右梧捉衿見肘而成其爲孤注也夫顯然不用者商周以下諸覆轍凜於金鑑矣若乃置之用不用之間用一人而留其聰明繫其手足用衆人而耕復問婢織又歸奴因鬼見帝旣隔於虎豹九關載豕負塗但見其密雲不雨合遠近大小臣工而徬徨焉躑躅焉本爲遊郊之麇儀庭之鳳立仗之馬而盡化爲觸藩之羝不亦大可痛哉此亦上天之所愍惜而供與不供用與無用總未可卜也是在人主自爲一代計耳

朝廷四方之極

庚午順天錄程

君猶天也宸序之間天光入焉天無所不垂然而天必有樞也豐蔀之下君心通焉君無所不

照然而君亦有樞也夫樞也者非有物可循執一而不遷也帝無恒處有處者乃無處一不欲留留運爲敗園道也然無儀無法而若有儀法無區無宇而若有區宇使天下象指而人嚮方其惟君極乎將求之於八紘六幕而不得求之於五服四嶽而不得卽進而求之於九陌二衢戟門雙時雲觀參連疊署層寥逶迤嚴邃而分若經羅聯爲緯合乃其維玄維默守德之極者雖無不在而實不在也范氏所稱四方之極者其必在朝廷乎極何以解也寓內有四極之山以定四方與媧氏鰲足之所莫泰章豎亥之所步者其說適幻無稽且厥旨多屬寰宇邊際無窮之窮非無極之極也易之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旣從一極生極者復是何物方其溟滓未芽鴻濛猶伏徒以爲元氣所毓結則孕蠢不能孕靈孳形不復孳性祇聚夫腎腎昏

悟之屬視息於其中人一罷卽極亦一罷而道
不載焉何貴也數千年以降至茂叔而始呼覺
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有中正
仁義而極之全體彰讀至此而爽然解憬然悟
當年遜荒之父師演龜疇而答武王一則曰皇
建其有極再則曰厥庶民錫汝保極而極之爲
旨不外中正仁義者近是茂叔太極圖人謂其
箋易不知其箋疇也且洛水之文或戴或履或
肩或足惟五居其中是天苞地符儼然以中央
之帝奉之欽若天道者有五行五事而陰陽分
紀萌區立命有八政五紀而生聚開於下敬授
懸於上言三德而明導以克罔言稽疑而陰陽
以災祥言庶徵言五福六極而人知感應捷于
桴鼓造化握其榮枯於是而四方之民生以遂
民志以定修者奮慝者銷乃其所環列襟帶而
寤寐瞻依者皆此極耳此極何所自出出於人

主之一心瞠目無形植耳無聲智者弗能誦辨
者弗能名寓言之則恍惚而無垠指言之又不
敢斥其尊也而於是乎歸之於朝廷夫天下泄
政出治之所各有主之如繁星之麗天也文昌
泰階高揭衡峙其人則廣朝路寢三公侍旁百
辟環衛萬民之所內面而觀邛也蒼龍主東赤
鳥司南於菟神龜儼列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
度三百六十有五其人則殷邦庶尹王者所賴
以幹方作屏也而朝廷爲之斗標北斗諸星有
樞機權衡之號櫬準叅首杓構龍角以其居陰
而布陽故又號曰北極斗指寅則天子居青陽
乘鸞路指巳則居明堂駕赤駟以迨總章玄堂
之異處戎路白駱玄路鐵驪之異驂凡朝廷政
令皆循斗而轉而四方又循朝廷而轉朝廷行
春令而四方知執規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養
百穀皆以春風風人行夏令而四方知執衡道

有暵者左擁而右扇之皆以夏雨雨人行秋令而四方知執矩雅事則擊土鼓籥而詩以迎寒戎事則肄兵習戰行驅劉之禮行冬令而四方知執權同卷相從以惜燎火而合習俗賢者飽而知人饑溫而知人寒此皆習行習見之事德不必湯文威不必秦隋誘劫不必徙木諄勉不必道鐸顛倒而畢牢之亦不必若祖公四三之賦萬斛之鰲鼉挾以尋尺之颿指而前則前指而卻則卻疋瘠之夫聲不能建隔垣立於中空之嶧曼聲而呼則巖谷爲之響答矣古有服解冠而荆以效帶鷄鶩而趙以化此何關於極而登高之招其捷如此况乎坐華殿而松生棟立櫺屏而雲生牖如執極之堯景星曜房乘黃產地青雲浮路榮光塞河如秉極之舜斲疾風冰淫雨塗山四日而八年土型一饋而十趙如指極之禹乃曰若何而及日月之所燭又曰若何

而服四荒之外又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其搏陰陽于掌握之間驅焱輪而蹂靡草也豈顧問哉然耀星出海豐隆得而弁之織阿垂漢號屏得而翳之合觀國勢人心之變若有明主不能必之於朝廷又不能必之於四方者卽太微瑤光清宵熠耀不非揭端星以臨曾闕挈斗柄而扶帝車乃有火辰匿暉金虎曜質不守躔舍而銜命于辰樞者繁星之不得其度也必反而求之於杓斗而杓斗者不過洪覆之垂旒也又不得不數夫騷人之問天四方之不得其理也必進而求之於朝廷而朝廷者不過穆清之勾陳也又不得不法夫純臣之格君夫三能之色垂而筌宰隔六筐之魁隱而將相輕諫鼓不聞何取星爲司過鳴鞀獲戾又恐舌號南箕以至旄頭未隕藩落成虛瘡積鮮天倉之蓄貫索聞肺石之呼人謂斗機絕則

攝提騭鳥知其施七政而布八野者不在斗而在斗之所憑依不在朝廷而在朝廷之所則象乎周子所謂中正仁義者猶以後天立極言非無極之極也天無爲曰虛君有爲也亦必本於虛非無爲不能助有爲非虛而不能中正仁義也王者歲終獻功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故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侵夫立極於四方者必去其四方之見而可乎人主天也何知有四方哉第使朝廷之上共泯於無方而朝廷清四方寧矣

沈瀝集目錄

卷之二

表

擬

上出

御製擬倚蘭操

賜諸大臣

謝表

宣德四年

壬子鄉試墨

擬兵科給事中秦崇以邊警請

勅鎮巡文武官互相咨度計出萬全

上納其言因諭人臣當同心集事不特邊將爲

然廷臣

謝表

成化元年

己未會試墨

擬

上軫念山東饑荒發帑金十六萬倉米十二萬

特遣御史一員前往賑濟務令人人沾被

德意廷臣

謝表

萬曆四十四年

丙辰下第卷

擬

上御

文華殿講讀輔臣進講勞軍細柳事反覆開

說

上嗟嘆久之退

諭左右當文武並用廷臣

謝表

萬曆元年

辛酉山東錄程

擬

上諭內閣責成史臣纂修

皇祖實錄俱今在館供事刻期告竣謹將先完

書帙恭

呈

御覽

進表

天啓五年

乙丑會試擬程

擬

上因虜退

宣諭輔臣講求征伐大計須食足兵雄

傳示兵部因條

進方略表

嘉靖二十九年

庚午順天錄程

目次

畢

沆瀣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表

擬

上出

御製擬倚蘭操

賜諸大臣

謝表

宣德四年

壬子鄉試墨

沆瀣集

伏以

聖藻天開寄幽芳於邁軸

宸猷日煥托嘉尚於徽音在臣鄰緇衣之好方

殷未罄連茹之願乃

黼宸白駒之思更切忻承伐木之章喜動少微

光分奎宿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龍

隨雲見常遊皇路天衢而豹與霧冥或在

他山空谷雖國香芬馥原植根於瑤池瓊

圃之間迺道氣幽閑每托契於江蘿杜若
之伴比高蹤之箕穎不隨舞鳳之班如長
往之夷齊耻聞放牛之事松軒自憇杳冥
姑射之心茅舍迺虛寂寞峒山之駕芝堪
作餌和雨露以灑灑蕙以爲裳麗雲霞而
燦燦惟其清可風世豈宜棄世逃榮況兼
臭本同心尤望一心匡辟綺里衣冠其偉
猶從赤伏帝子之兒桐江烟雨投綸終犯
白水真人之坐詎因猿鶴之成怨遂令鹿
豕之爲羣但不言自芳彼自成蹊於九畹
而無因難合君亦永錮之三湘省列虛名
祇見公門之繁郁臺連空署寧收澤國之
孤芳維草木之差池有規榘楠杞梓卽天
葩之爛熳徒成月露風雲苟爲德馨必需
睿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聖明天縱

學問性成扈

蹕王庭常以

文孫而兼

聖子優游望苑亦從秋實而采春華

畋漁竹素之墳日新月茂

遊戲縹緗之圃璧合珠聯維

寤寐幽人時作巖阿之眷而

聖鑒

披陳往牒恍聞絲竹之音昔往聖注想乎高

賢而繁音托之三弄惟至德可方乎香草

而遺名被之千秋念彼一堂之乍違猶有

鷄鳴風雨之慕當此

四門之未闢豈無鴻翔寥廓之虞苦薛蒨葱

常作隱淪之媚賁苑繚繞疑牽君子之裾

對殘菊於東籬則恐其入林而不返據槁

梧於南郭又恐其枯寂以自甘

婉轉躊躇

淋漓寫就

以筆代指如月明滄海之聲

翻譜爲新有木落洞庭之怨夫清商立奏則

琤鏐驚飛志氣交凝則望羊立見以聲音

之專壹若此况

聖主之旁求謂何將必望風而來佇

明良於千禩抑且聞言知感賁草莽以三旌獨

沈潛集

驚

鳳藻之頒徧及鰥尸之輩紛披五色何物

降自天來誇耀平官對此方知日近洵元龜之

非寶知大貝之無奇老稚稱珍闔門喜渥

臣等樗櫟賤質蕭艾庸材依腐草之光猶

綴繁星於碧落賴生麻之直亦抒孤鯁於

丹宸顧

化瑟調而不盡調似有改張之漸至

國楹植而未盡植曷勝蒙蔽之誅千里一賢

敢後鄭莊之誼一彈三嘆猶慙貢禹之冠

伏願

圖治常慙

用人爲急河清難俟幸無抱恨於人琴香薰

易燒尤望保全其節操則不但

炫曜金書文光常護於

壁府抑且琳琅玉樹羣材皆集於

沈潛集

上林矣臣等無狂瞽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兵科給事中秦崇以邊警請

勅鎮巡文武官互相咨度計出萬全

上納其言因論人臣當同心集事不特邊將爲

然

廷臣謝表

成化元年

已未會試墨

伏以

聖聽天高宛徹鼓鞀之響

王衷河決更頒綸綍之音維閫外之機宜尚賴

交驩平勃况朝端之師濟可無寅協夔龍

方

卷一百一十五

關四聰以受言轉使百寮而悚聽媿謀猷之入

告聊拜稽以申詞

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軍中之士如貔總是同舟秦越殷

上之爭如虎無非異味鹽梅廉藺旣和永

落秦人之膽房杜互濟遂高策府之勲占

三人以從二人則黑白本無先主集衆是

以成一一是而涇渭何由競分内外邊

廷盡屬普天率土之臣子文武將相素沐平

康正直之餘休參商本出無因疑漢多緣

有我果如萊公視師鄭公議帑安得戰守

和之紛紜能爲大防自立祖禹師光奚至

洛朔蜀之蔓衍當此邊烽正熾之日豈堪

以三軍之命漫嘗更兼

國步多艱之時何可使一家之人自異蔑論

往代近攷

先朝土木僨師皆是群小權璫之見戲大同固

卷一百一十六

守寧非樞臣宿將之老謀惟三楊有濟濟

之風故

烈祖之徽猷日盛使李賢弘休休之度則

皇考之再造彌光法戒迥然臣鄰共覩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

聖明天縱

岐嶷性成

一索承乾快觀

龍姿鳳表

三爻襲泰適當海宴河清偶因

楓宸奏對之期佇聞梧掖憂危之論赤羽晝警

遙知虜騎嘶風紫塞宵驚想見胡兒射月

飛得輓粟嘆東南之民力半空老師匱財

何西北之邊聲未歇若非媚功諉罪爭袖

手以旁觀必繇築舍盈庭祇遊談而無實

虎符既佩肘後獨不爲馬伏波之據鞍龍

韜亦懸帳中曾不見班定遠之投筆審度

全憑將吏發蹤實係鎮巡儻不爰諏爰謀

吳繇必勝必克請申

天語用盪蠻方在省臣效忠慮在門庭之寇而

帝心獨警念切股肱之良當此

恭默方新非共和誰與佐理正恐

冲人嗣服雖周召未必同心若岐選先露於

朝堂則臣工漸分其彼此互任者兵刑錢穀

原非東舍西家共守者法制紀綱勿作南

吳北貉使其嚴越俎之誅而太過必且正

蹊田之罰以相攻意氣從茲浹加城府因

而難化亞旅競鬪釀成主伯之憂同室操

戈立致蕭牆之孽

朕心滋惕長此安窮

特旨叮嚀不啻韋弦之賜

德音欵曲有同綏綬之溫

渙汗彤輝恍似一天春露飲水夙夜又疑九塞

秋霜共與邊臣相爲佩服臣等請纓有志

補

袞無勞樓建籌邊而不願結奇章之累功成使

虜而不敢懷魏公之疑少保之英烈方新

不憚一腔洒地寒夏之風期尚在何妨十

亂同

朝值胡運之方驕則裹屍請從金革觀群賢

之共彙則剖心願效麈尾儼

天監之在茲惟日省之恐後伏願

虔精勵始

銳志守成

借外懼以防內憂雖覲文不嫌整武

勉和衷以期同濟惟

主聖可望臣良

止輦聽言毋取規而充耳

建杓率物勿顧影而求端則

赫聲濯靈戰士書功於幕府而庶明勵翼臣

寮喜起於

熙朝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

上軫念山東饑荒發帑金十六萬倉米十二萬
特遣御史一員前往賑濟務令人人沾被

德意

廷臣謝表

萬曆四十四年

丙辰下第卷

伏以

帝澤弘長渙命起溝中之瘠

皇仁浩蕩巽申增寒谷之溫嘆小人之無依剗

瘡何補賴父母之孔邇推食維勤忻聞財

阜南風喜見春生東國歡騰

朝野

德比高深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邦本

惟民豈忍此離莫恤乃稼穡爲寶寧堪饑

饉荐臻惟膏腴盡化爲石田而生齒半登

於鬼錄翳天高而聽遠誰聞野哭之聲雖

地濶而民稀罔念土崩之禍嗷嗷萬口敢

驚長樂之鐘纍纍千家孰叩登聞之鼓問

肉糜之不食寧知鼠糧驚粒之無餘借眉

黛以療饑詎思鵠面鳩形之半稿愁魂漠

漠還引領於大盈藏中鬼燐煌煌猶環遶

於封樁庫內陸忠州披陳愷惻而頭會如

初鄭監門繪寫淋漓然手實未改卽如汲

內史便宜矯詔原非先奉明綸至於富鄭

公賑濟多方未必仰承上旨不遇

神明之后曷觀博濟之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至孝夙成

深仁厚積

膺圖綿亘鞏

寶祚於千齡萬年

御錄悠遐壯

神威於三巴六詔益鍊習於

朝章

國典且洞悉夫民瘼人窮邇因齊魯之告灾

以致臣鄰之合

奏肥墮播虐青苗挾大火而俱流旱魃乘權赤

地與融風而並掃田疇灼爲沃釜更看血

淚成斑禾黍色成死灰已見哀號動地重

以迭稔之後當此大歉之年遂使弱息掌

中強從他姓亦有新歡懷裏忍就離粧甚

者自鬻無門爲滅獲而不得以至行乞靡

地思嘯蹴而難逢强者逃死山林已命懸

於斧鑕弱者相從溝壑遂身葬於烏鳶衰

草無根則齒豁權供夙飽枯楊去骨并妻

孥勉代朝殮臣等或自耳聞或從目擊痛

哭流涕共上賈生之書怒髮填膺敢忘距

心之罪然

達聰者未鑒則叩關者奚功而忽降

德音盡徵

明賜精饌巨鎰綯矣出從

尚方白粲斯箱殷然分自軍

國更申

後命

特簡臺臣

天語叮嚀

宸懷總繾綣

蓋此番盛舉原仿昔年中州故事以

遣賑而專官而如許

隆恩恐如昨者臨德二倉雖已發而無補必使

瘡殘婦孺盡沐堯仁務期粒米分金皆成

周賚強梁積猾必欲防其并吞胥吏卑官

亦且稽其腴削若夫審饑之今日下而道

殫相連設糜之勝空懸而爨烟罕繼有如

近事實負

皇慈此皆

聖明之所疚心亦使臣之所厯念也臣等戴黿

知重策驚無長觸事警心敢棄昌言之會

積誠悟

主空懷納牖之思遙知牙繡行來必黃童共攀

其驄馬更想裏麟散處卽白骨銘感於螻

蟻德需一方則泰岱效

蒿呼之祝仁流數郡雖孔孟啣桑梓之恩豈獨

臣寮罄其鳴

謝伏願

解施靡旣

損上無窮杆軸其空何取中洞之使商賈告

匱宜停權稅之需修德以格

天心瑞可徵於五岐雙穗勤恤而念民隱國不

至於十室九空則

歷年獨享有道之長而率土共仰無疆之慶矣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此卷爲一中州前輩所斥落將眉黛療饑句抹一筆批云眉黛如何療饑將謂秀色

可餐耶蓋不知有吳絳仙事也此前輩頗號博雅不意其作此語

擬

上御

文華殿講讀輔臣進講勞軍細柳事反覆開

說

上嗟嘆久之退

諭左右當文武並用廷臣

謝表

萬曆元年

辛酉山東錄程請作

伏以

側席談兵見壁壘風雲之色

拊髀論將懷旂常日月之勛居安每厯於思

危豈詩書能忘馬上經文必兼於緯武思

韜鈴允賴虎臣在元僚抒納牖之忠堯登

吐氣賴

聖主妙轉圜之聽介冑生輝從此挽極弛之弊

而爲極張匪曰反積輕之形而還積重太

平永固聲教增嚴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四序成功屆商金而布殺五行並

用借剡木以伸威迨蠻夷寇盜之相仍而

掃盪驅除之並急營連鵠鶴總閫外之元

戎勢踴獬狝聽師中之長子當版泉試師

之日誰分虎帳陰符迨牧野底定之年別

有鷹揚韜略動天藏地建鼙鼓以登壇出

鬼疑神跼雕弓而授鉞斬宮嬪於吳幕白

羽搖魂慘莊賈於齊臺丹旗振魄嗣茲通
降略可縷陳倚賴韓彭走名驩於垓下指
麾馮鄧驅猛虎於昆陽望氣而得真人勛
高勛靖焚香而出聖主績炳潘曹若其中
興再造之功與夫戡亂扶衰之會衛霍揚
威於漠北颺逐天驕班陳宣力於河西風
馳月窟當玄宗之幸蜀惟李郭猶足安唐
比康王之渡江非韓劉誰能留宋此皆艱
難百戰雖汗馬以忘勞尤能獎帥三軍競
聞鷄而起舞縱饒風生羽扇不妨超距
壺至若血滿金戈何啻吞鋒啣鏃願累尸
以馬革獨何心乎圖肖像於麟臺匪異人
矣無奈橐橐滋久棄兵革若贅厖兼以文
墨繁多操纓弁如束濕纍纍若綬總不躋
於禮樂衣冠赫赫高牙又莫假以事權靈
爽素作圜中之丞誰蒙眄睞之光輝使同

端仗

架上之鷹不勝韝絲之束縛翠幃與朱幃
交泄固釀成婢膝奴顏皂囊共白簡交馳
又化作風聲鶴唳一入深文之手豈徒李
廣難封不遊津要之門何怪馮唐空老平
居之儲蓄迺爾臨難之驅策謂何俠骨摧
殘愴悽其於陣月英鋒挫耗驚懾息於邊
雲紛旗幟之搖睛已見獐惶鹿駭喧鼓金
之震耳祇將鼠竄狼奔欲矯懦帥之柔靡
聖明之鼓舞茲者伏遇
皇帝陛下
御天乘六
得道函三
濬少海之蒙泉巨川方至
晃前星而離照旭日初升虔奉
徽音借

母儀而爲師法祇膺

末命因

嗣服以裕

前修卜之

在廟在宮誕登周岸占其

制心制事拭浴商盥

玉輅臨

朝共遶螭坳而奏事

金華啓

金華啓

幄又集虎觀以傳書在儒臣按籍敷陳演穎達
壁經之旨乃首揆據圖開說彷彿九齡金鑑
之篇偶因文帝之勞軍反覆當年之盛事
六飛親駐難開鏡壁之門萬弩斯張不奉
銅符之詔軍法重於國法天子徐行主權
不敵將權將軍不拜遐想彼時之氣象抑
何今昔之異殊親執銳與披堅曾無崇禮

之貌卽先登而陷陣誰生憐惜之心汾陽
辱在俘囚寧逢李白武襄配作黔面難遇
尹洙但言貪弁志在腠膏而腠貪弁之膏
者愈甚固知武人不能掣肘而掣武人之
肘者實多至於議論蠶生是非蜩起薦剌
方列又彈墨之驚心座席俄溫作郵亭之
過客霍驃姚穿域塌鞠豈非誤軍羊叔子
信使饋貽卽爲媚虜所以刀尖筆尖之論
盡灰豪傑之心猶賴把筆提戈之謠稍壯
英雄之色若非痛除積習何能力洗頹風
嘗使腐儒飾太平之容覺大劔長鎗安用
萬一戎醜窺國家之釁恐柔軀弱管難施
是在荃宰極意提衡尤貴銓樞同心匡植
毋令全軀束手之士肆蹂躪於干城忍看
塗肝粉骨之人受鞭箠於文墨當此談經
論史之暇忽爲感時觸緒之言輔臣之搢

臆咨嗟其目擊也真矣

皇上亦改容傾聽爲

首肯者久之遂因

講撤之還

宮再舉當筵之陳案巧爲射覆料闍尹之何知

妙若發矇洵

聰明之獨授合兩途而並用共戴

君恩秉一中以無偏爭歸

皇極固不當馳情耀武侈秦皇撻伐之雄心亦

不當雅意覲文循弱宋偷安之陋轍在內

則赤舄共紫貂並進協助恬熙在外則黃

鉞與白羽交揮兼資謀勇此二言之

宸斷實萬古之訐謏凡在臣鄰罔不欽誦臣等

徒懷學劒有媿請纓觀烽火之宵明四郊

多恥感旄頭之夜落九變靡長但期國士

登壇堪任疆場之寄何妨老臣推轂共揚

鼓鐘之靈敢不物色行間類宗岳之汲引

相與又安

宗社類平勃之交驩敢負

明綸以甘厚譴伏願

謀必先於綢戶

慮嘗切於復隍

靜對青絳嘗憶沙場戰客

深居紫極每懷邊塞征人更將

優崇將帥之心推恩施於士卒尤借削平

亂之志銷隱患於承平則師濟充

廷自可銷鋒而鑄鐔

明良合德又將咏勺而歌雍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

上諭內閣責成史臣纂修

皇祖實錄俱令在館供事刻期告竣謹將先完

書帙恭

呈

御覽

進表

天啓五年

乙丑會試擬程

以刻墨表不用

伏以

皇猷日煥

神孫觀

烈祖之光

天語雷傳史職綢

奎文之色珥彤筆于

鳳沼熬火頻分輯金匱之

鴻篇蘭臺載輯若非

異申之誥誠安得

離麗之輝煌千萬年奕奕常存

十一代繩繩相續借茲青簡仰助

黃圖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史局之

設官每與政權而並重金科成案能施袞

鉞於來茲鉞筆爲鋒亦肆褒彈而亡忌一

自鳥迹蝌形而後遂有西山汲冢之文雖

壁經已屬聖刪而尚書豈非掌故卽魯紀

盡從心斷而左氏亦有成編自是以還代

有所攷馬遷生居西漢頗略於景武之朝

班固仕在東京并詳於哀平之季日曆書

裁虎觀時政筆載螭頭仗下揮毫霜氣橫

高於繡斧掌中抽草水衡直冠於芸細義

所當書褚遂良豈容不記力能爲善唐文

宗何必取觀總以在位之成書哀作先朝

之實錄龍朔以重臣統攝祇防甲乙之異

同興國嘗集官重修猶恐萬一之掛漏惟

茲

鉅典尤在

熙時揭

二祖之勲楮上風雲環繞敷

八宗之烈卷端星漢昭回人集西清簪裾盡金

闥之選書陳東壁琳琅開玉府之藏在管

紀動紀言已有繪天妙手於今宜筆宜削

五集

更資斧月宗工擴拾臣鄰之賄聞爰作

子孫之模範至若六官各分部伍萬國互有

典章收金石碑版於各家可佐蓋棺之論

搜私乘稗官於郡邑益昭謀野之公屬藁

在鰲禁之中聚作牙籤犀軸焚艸在蓬池

之側送歸藁笈瑤函幸麟史偶落人間稍

賄三長遺法若

龍馭杳歸天上可無一代新書恭惟

神宗顯皇帝

歷年享有道之長

御世獲無疆之慶

挈河魁而獨御掃除出沒機槍

握天鏡以當空照見縱橫魑魅

儉嗇疑於盈積若預知遼豕之憂

慎重有同印剞正可免爛羊之誚

青宮預建遂兆叶於

五集

虹流

紫極深居每心存乎燕翼雖

玉几導揚之命挈禹服以授

先皇乃璇暉載掩之肯佑

湯孫而繩

祖武

豐功偉烈卽充棟而難陳奕葉重輪實

紹庭之有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一索出震

五位乘乾

電掣星馳撤蒙恒爲睿聖

日臨月照開豐蔀之光明宵半

求衣豈道未央寒透朝晞

御講寧知長樂春深若其觸目之羨牆恒思

在天之陟降念

光緒集

皇祖晚季鍾愛每眷注於

龍蓀乃

兩朝相繼升遐遂長辭於

鳳闕緬

音徽之如在顧纂組者何人是繫史官宜供厥

職維

光考之短馭旣匝歲以成書若

神廟之遐齡反經時而閣筆爭言休沐徒費大

官之餐錢若借皇華更擾修途之厨傳赤

墀留筆可慙赤仄之需青簡無書猶換青

春之直若從此不行督率恐將來益效連

延無論閑暑優優日消沉于花茵月席之

下行見

皇靈濯濯徒空寄於康謚華祝之間欲率

祖而攸行苦徵文之不足是用

傳宣渙號飛落

光緒集

宸章

詰責詞嚴宛若秋霜之肅

涵容意厚還同冬日之溫勉其供事直廬常傍

絲綸秘閣更欲刻期授簡先歸錦繡縹囊

極荷

優崇敢忘策勵臣等學非佚史德媿寶臣謬叨

總領之司未可綜覈漢紀虛負提衡之寄

豈能刊定唐書况在歷年之中尚有傳示

之案若崔秘書以直筆買禍它年猶傍董
狐如沈家令目誘主貽譏地下難逢袁粲
所以出忠入孝之旨每諄覆於唐宗一時
萬世之權亦昭揭於元主若鏤脂刻玉之
巧固於敘述無關卽鞭風逐電之奇亦慮
學識未備敢不互殫心力仰副

聖明至以隔世而修

祖考之書當一肯而成

兩朝之錄前則

景陵之於

成祖後則

神廟之於

世宗在

景陵以文治而致太平若

神廟則博厚而成悠遠時逢

聖作適與前符此又臣等所以卜氣運於

龍興占曆數於

鶴算者也今既奉兩進之

旨謹先呈

乙夜之觀伏願奉厥

孫謀永爲

家法

剛健英明之略惟獨斷可懾其盈庭

樽節儉約之風豈漏卮反賢于貫朽

聞鼓輦而思將行見空庭于幕南

執杓斗以御臣寧慮滿朝之河北鵠行虎拜

共昭樽俎之勲麟趾螽斯快睹

本支之盛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上

進以

聞

擬

上因虜退

宣諭輔臣講求征伐大計須食足兵雄

傳示兵部因條

進方略表

嘉靖二十九年

庚午順天錄程

嘉靖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

遇

先登集

卷二

奏

皇上傳諭今以虜去又不經心後患必甚茲當

講求征伐之大計第須食足兵雄乃可臣等

傳示兵部隨集議方略條

奏具

進者伏以

天意降康夜半掃欃槍之氣

聖心弭亂日中思桑土之防蓋欲淨滌胡氛驅

穹廬而歸玉塞必須奮揚我武仗蕭斧以

壯金城維

宸慮欲制勝萬全媿愚蒙莫仰酬一得長纓漫

請前箸空籌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

惟夷夏之盛衰總屬乾坤之泰否既三才

互峙何必有人類而無犬羊若四鄙不驚

豈欲殫兵威而逐豺豕自苗民逆命曾試

舞干之師比扈氏亂行復頒賞祖之命嗣

因小醜不靖時與大邦爲讎畏簡書而載

先登集

卷二

奏

塗敢念依依之柳色懷好音而集泮欣瞻

後後之芹宮若秦皇喜耀士於窮邊至漢

武屢張威於絕漠祁連山下磨云停碣石

之銘老上庭前屯卞射飲飛之技遐方極

其警震間左因茲耗虛迄乎雄主之云亡

每感華風之不競呼韓自甘解辮猶來青

塚之悲郅支已見竿街更召胡笳之怨後

索虜漸成其蚓結而江左反失其龍蟠突

厥來親始興晉陽之旅回紇助順廼成靈
武之功總是拒虎而進狼豈能穿牛而絡
馬石晉吮羝羊之乳函夏同羞趙宋寄塞
雁之書古今抱痛迨沙漠應曆而崖島傾
舟問洪濛更闢之年必堯舜再生之會矣
恭惟

太祖高皇帝

飛三尺於淮甸重開日月之光

光祿集

卷上

成祖文皇帝

奠九鼎于燕京更整山河之勢祇論周疆夏
服業已走獯貉而洗腥膻比之

聖德

神功何異驅龍蛇而平水土此遊魂殘孽欲盡
動而旋銷正

上帝百神所歆承而勿替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乾行不息

離照當空

蟄雷動而

飛躍九霄魑魍授首

景曜呈而

輝煌八表狐兔潛形

紹庭與

繼序而並伸允矣

聖德集

帝王之孝

郊壇共

賢宮而並議倬哉禮樂之宗至若邊防尤關
睿念得火攻之法於海島嘗聞轟雷砒石之聲
盡野曠之地爲垣墉遂成峻嶺重關之險
戎綱旣整羽林仰應乎星文董統攸嚴禁
旅選分其劔氣謂宜烽烟頓息毳帳分移
豈意上谷之潛窺乃循薊門而竄入雖樵

蘇漸通於

陵寢賴萬靈之護訶而蹂躪幾遍於郊垌驚四
民之匿竄羣謀鼎沸曾無圍棋飲博之風
聖意淵渟獨問灞上棘門之罪於是重臣懾禍
大將趨功我旣銜尾以追奔虜亦果腹而
先去巢鳥入幕不復再見蜂屯春燕歸林
又恐驚聞鶴唳昔唐德宗抱陝州之憾李
泌借香積以解嘲宋真宗耻澶淵之盟欽
若援天書而肆誕何如內修儲餉獲薪無
二東之嗟因之外振威嚴採薇有三捷之
奏若非

聖慮孰展許謨驚

二札之傳宣仰

九天之神算念名王之首未懸白鵲之旗則君
子之營正藉黃驄之客幸其狼奔鼠伏遂
謂高枕無虞儻更狶突鴟張又復空拳相

一搏況師行必先宿飽有千竈萬竈之增而
積貯尤藉豐穰貴三年九年之蓄若使蒼
黃裹甲欲其露吸而風餐萬一詬誅呼庚
必至土崩而瓦解臣等甫承

綸綍隨集兵樞問禁旅之桓桓可開營而成餓
鶻至遊徼之隊隊誰注矢以射飛狐若使
屬意招徠自有屠狗吹簫之輩果能留心
訓練豈無扼虎命中之奇至於饟運之惟
時尤在轉輸之長便如陳少遊之貢米固
爲樂助之公若董搏霄之饋糧必藉心靈
之巧在司詹籌諮叅訂亦

朝廷處置得宜昔謂佳兵不祥自愧智疎於厝
火今欲及時行政便當計定於補牢然臣
等累累千言豈如漢充國圖成方略惟
皇上諄諄數語遠逾唐陸贄詔下興元伏願
根本內嚴

威靈外鬯

提一時文武之神氣宜以臣辱而慰

主憂

振九邊將吏之雄心每借虛文而蒙實效

衣和爲戒知忘戰之必危

寧膽猶甘斬共人而圖治嚴鼓繕招搖之怒

何如

有道而守四夷靈旗銷太乙之鋒因茲

光緒集

會極而收五福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沆集卷之二 終

沆瀣集目錄

卷之三

策

總攬

壬子鄉試墨

諫術

將吏

先憂後樂

尚論

聖壽

已未會試墨

任法

弭變

用人

屯田

目次

沆瀣集卷之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策

總攬

壬子鄉試墨

天下大器人主與天下共操之者也人主而棄其所操則其精神與天下不相攝而有離披解散之意譬如應龍潛於溟渤雲雷爲之拱護風霆受其號令乃冥然冥然不飛不躍終歲而不覩其騰逸變化之用藏於淵也猶之乎脫於淵也人主而秘其所操則其精神又與天下不相貫而有睽違夬決之意譬之神猊猛象蹲踞巔崖怒則奔泉拔木喜則嘯霧吟風縱橫出沒排突自恣而莫施其啣壓調御之宜天下畏其神而不知其爲祥也且自古有唐虞則有稷契有三代則有伊傅周召即三五以

降風氣稍薄貞元罕邁矣然何代無良辟
何代無名世何君不操何君不與其臣互
爲操不獨帝座之旁香案之前琴瑟調而
魚水歡者分之而不疑授之而不忌也孤
卿陪貳是爲我操綱維者掖垣臺諫是爲
我操清議者專城分閫是爲我操障蔽者
下而至於一官之長一社之司亦爲我操
億萬元元之命而厝之衽席者一手一足
之所操何如衆人之所操卽衆人之所操
何嘗不以佐一手一足而代之操其賢者
功名垂之汗簡而不肖者祿入施於子孫
其所取於君者如是已耳於天下統一之
大勢何嘗少分而切切焉疑之斷斷焉持
其不可而中格之必欲操天下於一已而
後安如

今日

聖明之舉動哉

皇上具不世出之姿原非漢唐宋諸君比也地
節傷於鏃急大中在競綵之間元豐更張
太驟圖治太速卒釀亂亡草莽鄙生盱衡
今曩竊謂

皇上未盡爾也德宗忤憤日甚於羣臣少所信
多所猜以至壅闕而不通

今日有其迹矣而愚猶以爲不盡爾也說者

曰

皇上御寓旣久屢平外亂海內無事稍有倦勤
之心似矣則何以欲輟者輟欲罷者罷欲
賑者賑而欲

批答者又未嘗不時一下也以不識時務之人
而肆其無忌諱之口竊謂

皇上非薄天下也乃薄羣臣非薄天下而不欲
操也乃其薄羣臣而不與之共操始而薄

一二人因而薄衆人卽白簡未登墨聲未著而以爲世道人心不甚相遠也直贅旒視之矣繼而薄衆人因而薄其所不當薄之人卽恩遇嘗隆眷注猶切而以爲舟楫鹽梅未可旦夕遇也亦備員蓄之矣本不能無疑而從此益增其疑本未嘗不慎而從此愈堅其慎公車之章寢而不得報者自一事以至數百事而漸及於不煩擬議之事選人之門積而不得通者自一人以至數百千人而更及於駸駸始進之人蓋以一人操天下而不與衆人操天下上而法

高

文之神斷與

世廟之英決而下之惟恐自同於二正之季日復一日以至於此若望其改倦爲勤以久

道化成之后爲勵精圖治之后莫若使之以天下與衆人操而望其以天下與衆人操必其爲衆人者示之以可用可仗而引之使不疑陸敬輿李長源之有救於興元者非徒輔頰舌也敬輿鋒車涕泪草詔陳詞其精誠動三軍而豈不能悟人主長源以箭鋒相投之機剖其忠忱貫日之商談及父子而廣平之心事明言及君臣而李晟馬燧之勲名保此豈猶夫人者哉世果有之

詠術

昔洪洞使北地具疏草而屬之曰是弗可文文覽弗省也是弗可冗冗覽弗竟也若

謂弗文而覽者必省也若謂弗冗而覽者必竟也是疏入而洪洞與北地兩得罪天下雖不獲蒙其言之用而此孤忠片語猶不至銷沉於無可無否不禍不福之間愚生潛伏甕牖竊取朝陽之鳴海內所傳誦者而颯颯揚扆之是果其文弗省冗弗竟乎抑自有弗文弗冗而不能求其省且竟者乎或揭其忱或效其職或發紆其所當言與其所能言而

上一切不問如翁詬媢詈從籬落間自相應答而道旁之客漠然無聞故至於今日而進言之法未必盡卽盡而未必不窮也欲爲茅焦趨鼎之容而披鱗者無由闕其鮫宮欲爲觸龍滿蹏之狀而傾陽者無由近其日御欲爲師丹伏蒲之請而閭閻逕於萬里欲爲姚崇立馬之對而虎豹隔

於九關

執事者總總有極慮焉而謂其以諫諫之不得毋寧以不諫諫歟夫

至人在宥已踰必世之期且久道作人更啟維新之化此

今日何等時也而可以弗頌但赫曦遠照自有方中之虞而陰雨未飄更切危明之漸此又

今日何等時也而可以弗規顧其頌也未能嗣王褒之響而其規也未由效蘊古之篇蒙經生也請採兩經之言以代

萬年觴可乎義之陳八卦也冠之以天而自強不息者所以合天行之脉也箕之陳五福也冠之以壽而攸好德者所以維康寧之終也天者

皇上之所欲法也故言聖言神言咸五言登三

則已瑱其耳矣葵葵自獻之忱惟有以天
爲祝而其以天爲祝者則願其日無藏精
月無匿耀風雨不愆陰陽順序一心中之
纏緯如玄穹蒼旻飛行於赤堦黃道之間
而不稽其毫末也如是而後爲天根之純
露乎壽者

皇上之所欲享也故言位言祿言榮名言保世
則已附其疵矣惓惓無已之思惟有以壽

爲禱而其以壽爲禱者則願其化日爲國
春臺爲城物無疵癘民無夭札賢人君子
與蒼麋白鹿並遊於苑圃而迎之東序置
之上庠者盡皤皤黃耆也如是而後爲壽
域之極隆乎愚生誠不知宮中府中其事
奚若上交下交其情奚若竊謂忠讜之論
旣有所厭而不欲聞鷥直之夫又有所迫
而不能婉水火相搏枘鑿互抵止輦之風

何日之與有夫吳太子之病羣醫束手湯
熨無功枚生以荒唐謬悠之言進驚瀾怒
濤沁入於心胸而膏肓爲之立起苦頭風
者得陳記室之檄文反覆一過而霍然良
已機之所投順用之而逆逆用之而順直
用之而諛諛用之而直真有不知其然而
然者今旣當萬投萬阻之會百試百拂之
時烏臺青瑣退食而徬徨白簡皂囊削牘
而竊嘆即使洪洞授意北地具草昔以取
仗馬之斥者今不能搏靈鍾之應而幸有
真人啓籙

海屋添籌正普天胥慶之時亦

聖衷豫樂之會推衍

同天之說掄揚仁壽之美使西清東觀互爲摘
辭白虎石渠交相揆藻言者直而無罪

聽者轉而莫知此真納約自牖之一道乎而幸

執事之商略及此也聊以乾象與其疇兩
言備洩渤之需知於規頌兩無當矣

將吏

執事言及於治亂之故若於吏治邊防有
深疚焉而愚更爲之愴然也

二祖以艱難百戰之業挈而付之千萬年之

嗣服而所與縣官共保此蒸黎共撫此介士者

非守若令則萬夫長以下諸僚幕偏裨而

已而愚請言長吐者文士釋擔簦分符篆

一方其人甫去咕嗶於世事非所素嫻卽

學宮有律令世務之條率具文耳對簿書

計錢穀如爰居之聽鼓鐘自非有卓識雄

才操心密見事易者則身爲傀儡而猾胥

提挈之矣上則臨之以守牧牽文案定期

會不問民事而問公府事甚且以竿牘爲

雌黃以偃僂爲殿最使其精神亂營而不

能興除一實政勞來一赤子蓋其困於上

官如此而上官復然上官已上亦復然苟

其不爲豺虎則幸耳安望其得民心且以

固邦本也愚又請言長三軍者今天下蔑

論統禡相承之裔與其習弓矢能介馬而

馳而苟其懸肘後印坐高牙建大纛若鉅

若細大抵皆債帥也漕艦啣尾司農水衡

金錢歲輸數百萬以飽死綏之夫而司行

伍者計人而抽之司營陣者計伍而抽之

展轉而上爲裨帥爲大帥其頭歛與營陣

同又展轉而上爲監司爲幕府其課入與

諸帥同至輦下之餽遺星馳電走而其入

於戰士之腹者十不能二三也鳩形鵠面

衣不掩脛手提一戟尚不知何年礪何年

淬而何年盛舞於十指之間聞金鼓震搖

聲嘶欲仆見一虜騎至便如卽墨之火牛

昆陽之虎豹爭蹂躪死矣安望其得士力
且以固邊備也誠如是則

國家之多故不待今日矣何以金甌無闕玉
曆常新惟正之供鞭箠至死而不怨閭里
強項見一亭長尉候罔敢反唇相向乎何
以靈武之騷動焉而平玄菟樂浪之侵軼
焉而平牂柯夜郎之負嵎焉而平滇南小
醜之矯取印綬焉而平蠕動蠕滅徒以壯
我之威靈而終無四顧憂乎治之久則羸
氏司馬氏楊氏蒙古氏弗若治之久而民
不見兵亂萌見矣不旋踵而削夷之則劉
氏李氏趙氏弗若是何其盛歟是皆

高皇帝之深仁厚德淪浹於民心迴旋于氣運
而未之有改也循是以徃而以其不解治
民者分布而爲民之蠹以其不解治軍者
分布而爲軍之蠹天下可久安長治乎雖

愚者有以知其不然也夫邇年來東西南
北之警皆么麼不足道者也有如趙風子
劉六七之輩橫行於河北山東間而今之
勢當與昔日異有如漢庶人竇璠宸濠之
屬從維城而起而今之勢當與昔日異有
如土木之難衛

六飛而北又如古北口之入環

七陵而軍而今之勢當與昔日異日昃日削不
見其苦有時而盡日掙日撼不見其動有
時而傾一不幸而值此而文法之吏與廉
潔之吏總非亂世之梁肉也名譽之人與
介冑之士總非亂世之干城也至於攘臂
者將揭竿爲天下雄又豈可臨難而求之
琴之不調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毋
徒拘拘畫一之法株守而舟刻則幾矣

先憂後樂

有一人之人以一人爲憂樂者有一家之人以一家爲憂樂者有天下之人以天下爲憂樂者惟埋屠沽之夫先雞而起勞攘終朝博數緡可三夕醉欣然自適雖婦無襦兒無飴不問也此以一人爲憂樂者也陶猗據錢流爲瀚海卓鄭以金穴爲菟裘販賤而貨貴母一而子十得之則喜失之則悲家溫則節腹亦甘囊歉雖大庖不饜使庭多火浣之奴室有香塵之婢此以一家爲憂樂者也念吾有身而天下之身皆其身顧我有家而天下之家皆其家側聞向隅之悲如心懷乎百疾會見康衢之適若共享其鈞天斯世或治或亂不釋於簞瓢陋巷之衷生民或溺或饑不知有衿衣鼓琴之奉此以天下爲憂樂者也天之生人不倫而人之自待亦不倫自待者小則

憂樂亦小自待者大則憂樂亦大憂樂小則易憂而易樂亦隨憂而隨樂憂樂大則易憂而難樂甚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至於此而憂樂之心量滿矣夫先憂後樂是范希文之志也而吾以爲不自希文助也三代以上後天而奉天之聖人嘗少先天而開天之聖人嘗多世運已泰而以保之之術享之者嘗少時事方屯而以經之之道濟之者嘗多有隨山刊木之勞而後有錫玄圭受神宗之報有播種藝食之苦而後有田祖之封有配天之享其胼手胝足股無跋脛不毛勞瘁其七尺者有限而顧瞻欻吁躊躇太息自思自罪沈鬱於寸心者無窮卽當其樂也不知其樂也禹稷而知樂則堯舜弗病矣孔顏之身任其憂者不如禹稷而心抱其憂者

庚甚於禹稷既不能不憂而又不能自任其憂不得已而交相慰勉曰在中曰不改蓋憂之不得而自樂其樂者非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希文憂天下之心嘗若有餘而樂天下之心終歸不足彼其得君未盡專勲業未盡展以詰后在上羣英滿朝而僅僅以慶曆終則希文猶憂之非誠樂之矣必求其可樂吾見禹稷而後無一人

樂者諸葛武侯之事幼主憂在國祚而不免五丈原之隕則武侯未樂陸宣公之事復主憂在物情而不免奉天之駕則宣公未樂李文靖事承平之主憂在君德司馬文正事幹蠱之主憂在羣小而王子明不能識其意呂申公不能終其業則文正文靖亦未樂故吾以爲先憂後樂其發脉自禹稷也有憂無樂其結脉亦自禹稷也禹

稷可樂而弗敢樂故以不矜不伐爲天下之所不能爭若未可樂而樂則籌邊之樓櫓方新而平泉之花木已繁植矣蓋其憂天下之憂者原未嘗居天下先故其樂天下之樂者亦不能待天下後也今天下之事形不知於數君子之時何如若其列鼎鍾策堅肥朱紫滿門金緋盈坐則可樂者宜不一人矣倘念及於天下也尚其憂哉尚其憂哉

尚論

天下有事內事外彷彿若出於一而要其變不啻筵楹者惟至人能察之故今人與古人不相摹也此時與昔時不相擬也已往之局與方新之局不相仍也聖人以此定其極我可以兼彼而不可以從彼我兼彼則彼已化於我而我固在也我從彼則

亦一彼而已優孟之於叔敖也將焉用之
豪傑以此成其品寧使出於彼之下而不
欲入於彼之中出於彼之下雖輸昔人一
籌而我猶在也入於彼之中則我且因之
而轉矣羊質之蒙虎皮妖狐之戴枯骨也
可笑不愈甚乎古有三聖人曰夷曰尹曰
惠而集大成者曰孔子振衣彈冠去而之
西山之上而俯視人寰逃之如膩夷以此
成其清夫孔子之居濁世不啻如夷也而
孔子集夷不爲夷也尚友皇古以哦咏當
羨牆而不於湯爲相亦必於天下爲師尹
以此成其任夫孔子之荷責成不啻如尹
也而集尹不爲尹也以離之而不勝離則
故暱之以繩之而不勝繩則姑溷之誰吾
徒非吾徒惠以此成其和夫孔子之浮沉
於衆人中不啻如惠也而集惠不爲惠也

夫使三子之於孔子者形勢別而情事懸
也則郢南而粵北胡必孔子惟其雜處龍
蛇之會困於羝羊之藩稍加一慷慨則阿
衡將以行可就稍加一引斷則採薇將以
接淅往稍加一狎玩則袒裼將以鳥獸羣
同形同勢同情而所乘之時不同則作聖
之極不同後之越三子者必孔子而其能
學三子者亦必孔子也若之何以脫堂阜
稱仲父官山賦海取威定霸之管夷吾而
王導欲擬其材若之何以始自黃石終歸
赤松擊羸馘項定漢安劉之張子房而崔
浩欲師其智若之何以西川屏翰中朝楹
棟李相幸其象賢奇章於焉懾息之李贊
皇而鄭注欲比其能若之何以篤志勤王
專心滅虜定康王之大計識少保於行間
如宗太尉者而張浚欲窺其略夫導之以

模稜而全也浩之以黠闇而蹶也注之佻而僥敗浚之伎而多忌也自不能越四賢而亦斷斷不能倣四賢惟其倣四賢而江左稱賢者合之南征北伐師蟻學馬之雄風而導愈媿大節鮮虧者合之出鬼入神功成身退之高踪而浩愈慚銳意功名力持恢復者合之雄才大略一相一將之事業而注與浚愈屈則何不各自鑄其材各自保其局各陶之以問學各持之以氣魄使彼自造其極吾亦自造其極萬世而下必有想見吾之真面目於若純若駁或完或闕之中者而何至孜孜模擬以學步不返而效顰憎其醜也故使孔子而生於漢唐宋之後能化四子而必不做四子若使大成之矩不設而奔走於清任和之蹊徑者又不知其何如矣故叅之事外酌之事

內人還其人時還其時而嘗變可齊經綸可出也

聖壽

已未會試墨

純臣之愛其君也猶孝子之愛其親也祝以純嘏期以耄耄而以爲未至也則曰八千歲爲春秋合容成大撓之數爲一甲子如岡如陵與天無極然後愜于心而又非徒籲天以禱之呼明神走群望而祈其降祥也一服食必爲酌量豐縮一起居必爲謹伺早暮過勞必導之以逸而過逸又必稍稍進之以勞膏肓饜矣鼓腹果然而不撰杖履使其迂徐緩步於庭除之間乃遂拂枕衾而設之將無有輜憑煩懣之疾乎多事必勸之省事而太無事又必稍稍娛之以事耳不聽目不視手足不運旋宴處一室形若土偶飲噉訥訥小飯大噉而絕

無賓朋之遊詩書之好以養其志氣而怡其心神則生人之趣已盡惜惜貿貿以寄形於天地爲孝子者不願父母之有是也嵩呼華祝凡戴天履地者皆有同心然而化日舒長春臺熙豫不獨壽身也兼壽國以壽萬民夫是之謂世濟仁壽而后拜稽喜起之臣始引萬年之觴奏南山之詩以爲吾君慶不然則颺言於朝嘆元首之叢

法隆集

卷八

壽考

雖有喬之年錢之算羨門子期之徒哆口而談海上三神山之事正恐綿促修短之數在神不在形有周公其臣者方感額憂之而皇皇以無逸進豈敢稱天保也我明壽考之主莫如

高皇帝而

高皇帝之壽正從辛苦百戰艱難勦業中來夫享國三十餘年越稀齡而升鼎湖此其小

者耳

奕葉雲仍迄今二百五十年皆其神理所綿結也而卽以二百五十爲壽嗣是而曆過八百卽以八百爲壽又嗣是而功照千古卽以千古爲壽雖

神靈在天其壽正未艾也

肅皇帝頗不能忘情于壽禧宮恭祝燔瘞不絕然百司庶務無所不照徹無所不綜稽朝

法隆集

卷八

壽考

而與撰直諸臣修玉樞蒞闕之典文而商榷機宜口容手決沛如也井如也血脉暢筋骸束卽有三彭二駘窟穴于其中而元氣常流百疹不能爲害是四十五年壽命之源也至

皇上而不特軼

聖祖且度

世宗矣其攝持者逾密而綏勝者綦固

宸居靜攝等于天帝而伐生戕和之事動有符節以毋貽

宗廟社稷憂箕疇五福之一已獨操其玆上與舜文比肩亦奚疑而竊聞之養生家有節之必有宣之有納之必有吐之有息之必有消之未聞長年宴日終朝壁觀獨閉其神氣于中黃徑寸之間而通身不復運轉者亦未聞精鑒醲厚不絕于御內炁既實

東臺集

卷三

養生集

滋補日增徒積聚於腕胃而不講於熊經鳥伸噓吸導引之術使其宜臟而不得臟宜腑而不得腑宜榮絡而不得榮絡而厚味脂毒不返爲病者夫出入命令是人主之呼吸也滲泄固非而過絕之者亦非也爵祿名位與夫帑藏中之紅朽是人主之輸膏而涕唾流液之隨耳目口鼻俱也旁溢固非而禁制之者亦非也大小臣工自

孤卿以迨百執事是人主所與共修煉究方書備鍼砭佐藥石者也襍引固非而疏棄之者亦非也而其要尤在民民者非君之子若孫以扶其老而爲百世似續者哉雖有高年之人鰈齒鮐背碧瞳顏頰幾于拍洪崖而侶浮丘而振振繩繩不列於鄰下卽有一二人亦支離尪痺且旦暮不保若不能絕世緣而限於有涯之生則享此壽者以爲苦乎樂乎言保身固自有道而非保民終不得爲保身劒以桺而光含樞愈轉而不腐此保身之一韋一弦也更保夫億萬生靈之身以合於仁壽之域乎則有舜文之無爲而壽無逸而久長者互濟而嘗之可矣此純臣所爲嵩呼而華祝矣

任法

天下非法不治非用法之人則法亦不治

蓋法者人主所自出而人主不能獨用也
以一人獨處於璇臺紫宮之中執河魁而
不輕假而輿圖至廣生齒至繁庶務至委
積情形又至變幻此奉法彼玩法玩者不
容不懲以作奉者之勸而必以一人懲之
將有所不勝懲也而法窮甲徇法乙竊法
竊者不容不摘以昭徇者之公而必以一
人摘之將有所不勝摘也而法窮執法之

法澤集

卷二

法

集

人未必非破法之人逆料其破法也先取
其所執而奪之而破者愈破矣而法窮申
明新法之人未必非變亂舊法之人追憶
其變亂也并舉其申明而廢之而亂者徒
亂矣而法窮法非窮于衆也窮于獨非窮
於不任法也窮於任法之過非窮於顛倒
易置今日一法明日一法而人不知所守
也窮於握固謹嚴舉天下歸一法舉天下

法歸一人而人不得代爲守試問我

高皇帝之設法何如哉惟庸誅庸洋得罪積功
帷幄如善長而不良死

聰明睿智之主其于一時廷臣本不敢輕信而
未嘗不信不輕用亦未必終其用而未嘗
不用若曰是所爲好爵縻之而推赤置之
者欲爲我維三尺法耳部院立而法度行
文武内外犬牙相制而法守密臺垣互峙
以飭法而糾不法者而法言又時時入耳
布在方冊卓然可指也

法澤集

卷二

法

集

皇上御寓之初年殆有人焉以振起之一時綜
覈之治不減漢宣後以攬權敗而
皇上遂獨收之矣夫始也權落於臣下而其後
復歸之人主則世事當倍爲清明人心當
倍爲震悚且太阿在握者又非徒仁恕恭
儉以寬假爲道者也一怒而黜逐殆盡每

使人槁項黃馘以死迅霆飛電之下臣子亦慄慄不自保而何以玩愒滋紀綱解化積強爲積弱誠有如此

明問所及者則愚所謂窮於獨窮於任法之過而人不得代爲守也法之中自有天憲而乃以爲神叢法之中自有驚擊鸛逐而乃以爲猴冠虎假法之中自有怨法之青蠅與爭法之鵲蚌而乃以爲鼎沸不息之

法集

卷一

法

調嚙輕一人遂輕衆人疑匪人遂疑端人怒不奉法與壞法之人而遂遷其怒于守法之人官者法所憑也一時無此官則一時無法一方無此官則一方無法矣事者又法所出也以無法而廢事則事必不可廢雖有事而廢法則事愈不可爲矣三槐九棘栢臺梧省之間煌煌如曙星之將落而繡斧彈壓之吏有閱數歲無瓜期者提

衡何在振揚何在若盡在

皇上之手而烏知已成其離披解散日偷日惰之天下矣夫君猶天也生殺慶殃之柄何嘗不稟于天而照臨則付之日月滋灌則付之雨露斬刈則付之冰霜摧擊則付之雷電首青陽而收玄冥者迴環於四序五行之中各司其事各乘其權而天之威靈愈覺其不可犯安得有陰霾沉晦天工失職而妖魅不晝見魍魎不公行哉然而上固明明后也不純任人亦不盡廢人也不竟予之以法亦不盡敬之以法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得行乎其官補偏救弊天下事正可爲百爾君子慎念哉

弭變

自王荊公倡爲天變不足畏之說爲後世所詬訾而修省答天卽中臣能道之中主

亦能領之矣然天下有故事之極可笑者
撤樂減膳變服避朝以不關痛癢之言自
命爲罪已而攷其實事寂無所聞此以迴
慈母之嗔尚不可況迴天乎夫天之示警
固非必有一肯示一異如燈之取影不爽
毫髮也然而多變者必多殃其覆亡將至
而玄象不示警者是爲天棄人其氛祲迭
見而金甌卒無闕者是爲人弭天此理皎
然往牒具在至若近日之災異而藿食漆
室之憂能不爲之寒心哉物怪人妖何歲
無之而其最可誠者鼠渡江河水變赤白
氣指空慧孛長竟天以爲先事而告歟亦
不爲最先矣杆軸旣空饑民之溝瘠未盡
起流移未盡復蠻煙塞草烽火時通于井
泉而遼陽之寇近在門庭此尤剝膚之憂
也數者孰不可以致亂又孰不可以銷亂

而爲治蒼穹玄昊之表不啻提其耳而謄
諄命之而占候家則以徵應告掌故家則
以故實告大小臣鄰合爲匡衡劉向之若
詞而以修政告而三言不聞六事罔責無
論古賢君所爲聞言修舉應天以實不以
文與夫
祖宗心法未必一一仰符卽當年
步禱郊壇之轍跡具在昔何寅畏而今得毋戲
渝耶夫理刑獄放後宮蘇徃役罷工作舉
賢使能除殘汰墨種種實政與撤樂減膳
諸具文不啻河漢然取法古人而摹之彷彿
之則古人爲實政而後人爲故事卽取法
祖宗而步之趨之則前人爲實政而子孫又爲
故事天人相感祇在勃然起憬然悟媿汗
交流不假思索之一念而討內府之典章
尋史載之芳躅其應必不靈而降康者必

不能弊且速嘗見夫刳股救親者其操刀
自剗一也出於村夫孺子天懷發衷忘身
忘痛忘名信手一割而鬼神佑之三靈鑒
之其療疾也勝於扁和若干救親之外稍
添一擬議則天人之際隔而不能通投之
湯液水沃石矣方天心示異變故頻仍之
會不知呼吸相通之宗子亦有勃然起憬
然悟不假思索之一念否瓊林大盈有積
天未必不愠我多藏巖阿空谷有棄天木
必不恚我佚賢樞機喉舌有壅天未必不
瞋我慢政棘林肺石有冤天未必不憎我
頌繫母謂我爲天下人之天而仰見夫臨
其上者固自有天又毋謂天乃禪戡穀厚
第祿之天而聳息於如雷如霆如板如蕩
之天宵衣而思待旦而行之而天之象不
化爲景爲老人地之沴不化爲醴爲甘物

之孽不化爲靈爲儀舞南不獻白雉北不
貢楷矢名王不解辯走馬不糞田則其受
失言之罰如鄭監門所以要神宗者願
皇上一嘗試之矣以此爲畏民可也以此爲畏
天亦可也若文具故實塗澤人耳目者則
縷數之未易悉也

用人

無事棄材有事需材此古今之通患而有
識之士所以深搔腕於庸夫俗流乏知人
之鑒也蓋使天下嘗晏然無事則鹿鹿尸
素之臣拱手廟堂而歌雍勺之休至足矣
惟泰極必有否豫極必有蠱救寧之久必
有一番櫻擾而般樂之國家多參養夫能
釀亂不能戢亂能壞治不能成治從容文
墨鮮所短長之人變故忽起中外震驚責
之此此口喏而不能言責之彼彼目瞠而

不能視設不度其勝與不勝而彊勉責成
之在朝堂則折足撓棟在疆場則覆車折
轅養士千日而欲求一日之効不可得矣
於是退而求之素所棄擲與淪落不偶之
人彼其人非不能干時遇主早依日月之
際也但其識高而慮遠不依違可否以苟
同於時俗而開天下不敢開之口立天下
不可立之地而天下之聞其言覩其人莫
不適然驚啞然而笑也庸愚不驚不足以
爲英豪而英豪每見困於庸愚汚流不笑
不足以爲人杰而人杰必受抑於汚流凡
豪傑之士用者一不用者百卽豪傑之身
而用之時一不用之時百合天下之人而
欲用豪傑之人一不欲用之人百於是岬
然自異落落而無所合者姑退而垂渭水
之綸彈侯門之缺抱隆中之膝舒洛下之

咥其說之見於天下也姑置之若有若無
之間而身之爲世所厭棄也直永付之清
泉白石之伴方且釣魚鰕友麋鹿飲酒鼓
琴自樂其樂烏知世道鼎沸民生糜爛銅
駝荆棘之禍已在目前向之據要津擅炙
手者徬徨不能出一計而南面之孤主乃
喟然而嘆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然國危子亦有不利焉於
是玄纁束帛貴相望於衡門之下而豪傑
者始出而膺天下事矣惟有衆人享天下
之樂而豪傑乃始擔天下之憂惟有衆人
壞天下之盛而豪傑乃始匡天下之衰亦
惟有衆人厄豪傑之身而豪傑乃始救衆
人之局嗟乎嗟乎千古上下如此人者可
勝數哉夫漢之欲割藩封唐之欲誅降胡
與宋之策契丹元昊者其言雖自我發之

其禍未必一一自我定之但用其言則易於摧枯而不用其言遂難於拔山此可以占豪傑之識而恨人主之不同量耳吾獨於宋而痛一人焉文信國之入仕也日爲群小所搏擊當時宋事岌岌矣孰謂此一書生可仗者迨至奮身勤王血戰於大江南北者數年死而復生生而卒得其死說者以爲宋室尊賢敬士之報而烏知當時摧抑之擯棄之若以爲一無所用之人卽早填溝壑而不惜也蓋豪傑之受困於人類如此然則知豪傑者宜奈何惟觀其磊落不苟同之槩沉雄先幾之識而已

屯田

天下之苦東事幾一歲矣奴附近遼其躡入者不過遼之城堡其於天下大勢雖不可目爲疥癬疾亦僅僅四肢癰疽之患耳

非足屢性命憂也然而治癰疽者金石草木兼攻豨苓烏喙襍進疲通身之精氣以救之所苦者有時愈而精氣已大傷矣今勦奴者以發兵則遍及九塞與夫留都之宿衛於越之技擊黔蜀之遊徼提一劒而從軍萬里者絡繹相望於道以徵餉則水衡天閑之儲餽爲之罄懸而有冗可汰則亟汰有逋可追則亟追有粟可輸則亟輸猶皇皇憂庚癸也而田賦之令又下矣三城堡受創以天下全力攻之頓天下之兵而從容未進日以天下全力給之於是習遼事者憂遼習天下事者又不獨憂遼憂在遼猶可以天下策應也憂在天下雖百遼其如何夫興師十萬不携一斗粟而壯士皆得宿飽者莫妙於屯田微明問固將縷陳之然而屯田一議乃韜鈴之

王道歲計有餘而無近功者也今赤白之羽旦暮交馳

嚴旨督責恨不滅此而朝食而法充國金城之略則以何年報

命乎營平固老將也度如此行之必勝度其必不能驟勝而以數年爲期故假便宜而決計屯田吾未知今所謂指日誓師者虜已

東晉書

卷三

魏書

吾軍容而馘斬老酋貢俘奏凱猶在遲速未定之天耶

廟議之督戰也急於燃眉而邊庭之請餉也又甚於救焚將士之待哺也決不能爲枵腹之戰而計曹之仰屋也更不能爲無米之炊聚十餘萬之師爲動歲經年之計請內帑帑未必發思告貸貸將不繼西江之水難至晝餽之充愈饑而內外當事者宜思所

以善其後矣旣出師則邊臣不必諱其遲不諱遲而以耕爲戰以戰爲耕以客附主以主配客而東西南北之人皆土着食力之民也如此而後可以省餉旣出師則廟議亦不必課其速不課速而秋冬奏績毋限春夏來年奏績毋定今年雖老師匱財之日又有天降地出之術也如此而後可以萬全

東晉書

卷三

魏書

執事之思及此也意深遠矣但邇來之邊事固日敝而爲今之邊臣者亦日難犁庭掃穴之不講而使兜鍪甲冑之人轉而荷耒負笠恐有惴惴焉且沙磧之地不毛已久非有一兩年灌培之力與夫雨暘之必時則萬千三百頃者未必盡化爲沃壤田已屯矣而需餉如故何以自實其言又得毋爲懲噎之廢乎諸虜皆以秋肅風高之後

彎弓南牧而奴酋之馬以新柳爲肥甘故
昨者試師撫順正在朱明之初目前之勢
我不出搗彼或入犯耕犁未遍恐不免蹂
爲戰場而懲其速屯者愚亦未敢必也第
刻期誓帥者未必能刻期取勝兵愈集餉
愈增必不可不早爲計以坐待其乏而
國家邊餉仰給東南從來蓋臣常憂其成咽
喉之隔者屯田一議亦必不可不講是所
當與海運之說並著

廊廟而多方熟籌之毋以一線之脉爲孤注
乎若夫目前措餉則剗肉醫瘡支吾無計
澤中之漁旣未可一罟而竭滄海之庖又
難以一朝而塞惟有

明天子東顧興嗟不以一發再發爲煩則此師
尚克有濟哉

沈潛集目錄

卷之四

策

人材

辛酉湖廣錄程請作

實錄

治統

庚午順天錄程

兵食

沈潛集

卷四目錄

大

目次

沈潛集卷之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策

人材

辛酉湖廣錄程請作

問古今生材不相遠如水疆定漢沉厚安唐

斯其人皆盪滌乾坤匡扶日月

先朝于忠肅王文成髣髴殆近矣邇因醜夷不

靖中外恒擾環顧有位踰濟充庭而

沈潛集

卷四

大

徵書蒲輪貢相望於艸莽帷幄中樞之任不從

中制

主上方拱已以聽雖運籌僇力談何容易然亦

千古旂常之會矣試以昔人相比量倘亦

有命駕出山游涉至夜第言已別有旨博

謔歡呼飲笑自如而了此不過五日者至

於請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皆非異人任

也能令他日垂之簡冊古今相映與我

朝偉人項背相望如藤峽之平固原之克蜀寇
之勦島夷之殲僊首之歟此其人詎非哉
亂材正統中有出師破東虜斬首千級致
建酋上書乞留填撫成化中散赤哈之亂
撫而定之恩威著於三衛此其勲名猶與
黃龍片石相爲不朽今何沒沒也咎在人
與抑在用人之人與明著於篇將以觀麟
閣之畫圖

卷四

四

七

七

孰謂無才才不爲用才之人匿也孰謂有
才才不爲不用才之人出也才之孕靈於
天地也混焉濛焉蓄而瀦焉所以防治之
必有亂而使亂之亟歸於治若不有撥乾
維搖坤軸之人挺峙於其間而一夫逞群
愚賊偏陞動六服搖袞衣玉粒生長深宮
者見羽書騰沓烽火徹於甘泉且睥眦不
知所措太平朝士紆金拖紫聯武雲臺之

卷四

四

七

上寧不昂首驤眉當此之際色如灰形如
偶口如指目如瞪駭者爲燕雀之嬉鶯者
爲蜩蟬之沸對妻子懷故鄉蛩吟鼠唧絮
泣不得休計亡復之幾欲爲獸竄而國家
事去矣人主自爲計者不當苦無才之人
而當急儲有才之人有才之人何代無之
又有謂古盛而今衰昔厚而今薄元氣渙
劇醇醑雕鏤所生之才或變而爲拙者銳
者卞者黠者佻者柔且脆者曲心巧應者
怪術者浮麗者外忠內僻情毒言齷者此
必偏方雜霸餘氛閭位五德垂殘之季八
百過曆之年貞元不妬草昧方屯於是異
才隱庸才出大才隱纖才出真才隱似才
出名世將相之才隱邊幅斗筭之才出辦
細事者不可以肩鉅事兼數人者不可以
提挈衆人天非限其人限其人之時也若

我

二祖

列宗之德澤旁魄無疆天必貽之以億萬世靈
長之安就其億萬世之中豈能保其蝨賊
不内生四夷不外訐卽肇釁有標本肆毒
有深淺蔓延者有廣狹耗吾之物力而戕
吾之生齒者有多寡而病必思藥涉必思
舟木蠹思斧垣頽思畚國家有事必思才
維天之眷我以

寵命使其爲綿綿不拔之基而旋鏘旋葺旋
旋銚旋煥旋撲胥賴此股肱心膂以弭之
於先遏之於漸救寧之於後而豪傑又不
可多得則又爲之若踈若密若遠若近以
散布於數百年之中必曰置材吾不信也
明興迄今幾何時而助勦多故與漢晉唐宋
之中葉略相等其大者如癰疽之患漸中

於腹心小者如瘡瘍痕瘡不亟治之蔓延
不可療彼其時何嘗借材異代而如漢絳
侯晉謝太保唐張文貞裴中令宋寇萊公
其人者

明固鵲起不乏周勃木疆敦厚而可屬大事
卒符龍準之料張柬之沉厚有謀五王之
功東之第一若夫土木質師屈

天子之六飛以駐沙漠逆濠雖腐豎而動引

祖訓指斥

乘輿轉盼之間幾至於乾坤易位而不及抹而
于忠肅以撼山排嶽之力鎮壓危疑王文
成以迅雷轟雷之用蕩除妖孽使兩公而
在呂武之際寧不奏扶炎夾日之勲又使
少文太尉與老長史而生二正間功名祇
相頡頏耳狡夷不靖其蠶食也有限與夷
虜狹

至尊逆藩矚

神器者猶稍不同然使其爲淝水之符秦吾
不得不求一謝安石爲澶州之契丹吾不
得不求一寇平仲安石之所以破秦者在
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當謝玄入問計而第
曰已別有旨則其遨遊山墅正如遊敵人
之壘而徒以鎮定稱安石不知安石者也
平仲之所以禦契丹者在練師命將簡驍
銳據要害當急書五至而曰欲了此不過
五日則其博塞歡飲不啻飲胡兒之血而
徒以整暇稱平仲不知平仲者也吾常恨
夫古人賭墅而其心怛怛然今人不賭墅
而其心泄泄然古人飲博而怵焉常惺今
人不飲博而頽焉若醉吾又不敢以二公
爲天下勸而勉之爲裴公裴中立志平元
濟斷韡荆背之弗思而俯伏流涕誓不與

賊俱存且曰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耳
臣請自詣行營告大臣不以賊遺君父類
如此今古相方其猷略膽決亦有庶幾相
近者斷藤之徭酋負嵎憑險韓襄毅不嘗
披蒙茸斬荆棘生擒七百八十餘人斬首
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乎固
原之滿四阻石城而殲我師項襄毅不嘗
離其心腹至刮刀與誓遂生擒白馬將而
火攻青山洞乎西川之保寧江津諸盜橫
行秦楚間林司寇與彭司馬不首尾轉戰
數年終定亂略浮尸蔽笥溪而下深林密
穽皆腥紅染漫乎島奴挾市舶之奸蹂躪
內地所破十餘城掠子女財物無算胡太
保不嘗以計紿之竿首藁街奴不得片驅
歸乎俺荅以索愛孫爲名舉兵薄雲中王
襄毅不嘗謀之於新鄭且戰且好言噢咻

致老酋稽首帖耳爲數十年利乎至於王
忠肅治軍嚴整按行邊塞起榆關抵開原
烽堠相望間出塞捕虜斬馘以千計使建
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勿去馬端肅定
海西三衛之亂始以恩信諭之不可則嚴
陣設伏以制之諸酋惶怖請命稱外藩如
故使

聖天子威靈常行於營州渤海之間則惟此方
叔召虎之臣以張撻伐卽萬曆間平宇
播其功猶堪紀而今安在也

神宗惜名罷朝署半空一聞東隣之報卽從田
間起經臣

錫以

尚方之劍其大小文武將吏惟外廷與專征制
閫者所更置朝請而夕下至

皇考與

今上之嗣服而三十四年間僅存之靈光需次
之積薪凡實折於

雷霆之下銷折於風塵之久與夫投林倦翮而
偏受鴟鵂之辱縱壑潛鱗而嘗供鯨鯢之
啄者皆得規翔矩步於

新主之朝而遺佚不可謂不蒐奇杰不可謂不
轅矣無奈岐徑分猶有群而未渙之象議

論廣更多淆而難定之評白衣蒼狗之紛

紆輶車腐鼠之舛錯此其弊千古相沿而

於今爲尤甚矣若愚之所搢腕而竊嘆者

明知其長不肯惜其短心多其功不肯藏

其過在豪傑自命者可安然受之而樂其

相與有成若使護名之念與救過之念方

橫於胸中而不克捐卽未至鏤金銷骨得

毋半灰其心乎夫試之而未有緒端勿揣

也試之而有緒端勿折也願與諸臣約今

內外位置已定姑且寬文墨協心志而靜
聽其展布有所不可亦平心參劑之使當
之者洒然樂受而不以人言藉口嘗憶分
路出師之日上天悲恫降風霾之變雨土
成血以譴告當事而廷議不阻受降之說
通國皆知其非慮其或有老謀而相難者
不免在茹吐間豈其於捋荼拮据之人不
少寬也更羸之辨蜚雁曰其飛徐而鳴悲
者故瘡痛也聞弦而高飛瘡未息而驚心
未去也夫不驚于胡兒之貫弦鳴鏑而惕
息於蠅之矢蛾之射使有才者而生于今
之世亦危矣哉亦危矣哉

實錄

問一代之史所以昭法立訓厥功甚偉迺人
情以褒刺爲嫌當代不欲議而俟之後人
若復人之所憑以施褒貶者又必稽之當

代自晉記注口曆職在史官

昭代優遇詞臣所恪共惟此事耳

起居一書具載

都俞之盛始非不詳至

深居遽穆

召對稀簡所書者不過寥寥奏對及閣中按行

故事六曹之編纂祇刪葺

奏章而留

奏章而留

中不蒙

報聞者掌故且失其傳今史館方開纂修經始

載筆者不能取之腹笥將安所訪羅乎徵

文攷獻之法意者寧詳毋略寧廓毋狹與

至於端表未覈真贋未彰滑而不可衷之

群品暖而不可詰之伏奸苟公道曉然睹

記不爽豈無可以奮筆直書垂信千古而

令孫秘書吳著作端美於前與執事者豈

敢遽伸其三權然使金匱石室之藏等於斷爛朝報而留遺直以付之佚民故老心竊癢焉若夫推而廣之仿馬班之例以鼓吹休明則有先正陳文憲之餘緒在而今未遑也請從

實錄始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此其言不自近代昉也吾夫子一生不得志退而老於洙泗之上憫然取二百四十二年之天子諸侯公卿大夫而進之退之抑之

之辱之何尊也正如堯舜在位伯夷典三禮臯陶爲士師袞章斧鋸惟吾意之所指麾又如虛皇上帝憐臨於紫霄之上日月之光照破天下惠逆幽顯之事而雨伯霆師善星險曜環而供其章瘳慶威之用作史者按簡策尋故實新陳相因之積案鱗

次羅列而創千載未有之金科誓萬夫莫搖之鐵筆其厭心滿志何以異此此史之權所由重而何後世之駭輕也其一在曲曲則多情回互而人不服如魏收作魏書而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至誣坐盧斐李庶以箝其口而穢史之名終不可洗其一在畏畏則其詞多茹吐而人不快如許敬宗修太宗實錄六月四日之事語近微隱韓退之自負何如人而以爲紀錄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避不肯就是也後之作史者於往代多曲于當代多畏曲者未必有所畏而畏者必流而爲曲曲於一時千萬世不得伸也曲于一人千萬人不得白也譌仍譌罔因罔貞靈烈魄啣恨於地下奸宄之魂連手椰榆而笑青史之無憑然則

流芳貽臭直所遭有幸不幸耳唐虞世邈
而人主已無明賞罰南董風湮而史官寧
有真是非哉誠欲還其權而清其本必自
每朝之實錄始蓋編纂實錄之人皆身履
目擊之人其賄記真其避採最易又身在
史局常以轟轟隱隱綿綿延延之清議陰
維世宙而不必建旗鼓森戈戟與橫衢當
陸虎蹲鸕逐者動色而相持書成又藏之
金匱石室罕得見副本何所可畏如此而
以爲可畏手殫筆戰而不敢下則柳子厚
所云使褒貶成敗人愈益顯恐懼尤大也
他日者將揚揚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
而已耶古者天子諸侯朝有二史左史記
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漢置史
官掌其典文每於歲盡舉之尚書貞觀之
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使諫官史

官隨之美惡必記宋太祖命宰輔日錄時
政送史館爲時政記置起居院禁中修左
右史之職爲起居注史官據之按日月錄
次謂之日曆
國初設
起居注官嗣後史官設而存其職不存其名至
萬曆三年
命日講官一人從閣臣後出入
便殿專注
起居而諸司章奏以史官六人分曹編纂是
累朝之故實至
神宗朝而始備經昔賢討論修潤之餘爲今日
纂修草創之具事半功倍夫復奚疑乃設
官之初正當
聖明虔始察相勵精
講幄之橫經方罷元僚娓娓以敷陳揆路之拜

賜未終

天語琅琅而酬荅談及勞軍細柳則刀尖力致
之天下恐盡壞於筆尖語及疆項董宣則
亂法家奴之外戚欲勉之以守法

思齊大任之教中外誦其徽音

覲天文定之祥

宮庭占其肅穆每盥手莊誦感嘆欷歔名曰一
起居良不誣耳至中年

靜攝以後

九重閭闔杳不聞聲

召對之典數歲乃一舉行雖密勿重臣乍覲一

天光恍惚憊惘凡

玉語傳宣金鑾蹈舞如神遊帝庭隱隱皆夢中

事從此一隔又不知幾春秋矣所以歲有
紀月有書不過

綸扉之奏牘

中旨之批荅卽

御墨澄鮮多出於紫貂綠黛之手其他諸司章
奏強半留

中掖垣不以付抄詞臣何由捃拾或一事而首
尾不續或累疏而要領未該如此類者未
易枚舉有

起居之名而失其實存章疏之半而佚其全修

實錄者安所取材乎或曰邸報可訂

先生之家多有之若閭閻之瘠阜錢穀之

盈縮河渠之遷革四十八年之民風土俗

自爲一小古今子孝婦貞孰著孰不著逐

臣遷客之垂首槁項而死者孰可惜孰不

足惜靈武玄菟蜀之楊滇之鳳諸軍興戰

伐何始何終誰功誰罪有邸報所不詳而

偏詳於村墟老人之口碑與塾師腐儒之

筆乘議者欲盡翹車之使分出購求似已

今歲主爵當計吏何不責成郡國大夫各有所挾而來此亦憲綱中事惜當事者漫置不省耳若夫耆碩可

召名流可徵高才不得志之徒可傳檄而取上者還其鳳池使西清東壁之署復睹舊人次者供奉筆札亦有

先朝故事必如是文獻乃備而此猶其郭廓也如當年導揚

未命之臣一以疎而敗一以亢而敗豈惟過不掩功抑且功浮于過海內稍有識者能言之毋俟商略嗣是以降自兩文端而外蓋棺論定者幾人立傳者可戮刊珉諛墓之文漫無臧否乎天潢

帝系蒙漢陰庶人之嫌以至擊殺重臣駢僂宗子卽事久愈晦可并疑不傳乎旣疑矣史可疑

玉牒可疑乎宋紹聖元符中章蔡用事凡善於

溫國宣國者投竄無譙類是小人與君子

爭元祐中子瞻正叔兩賢不相能是君子

與君子爭唐太和會昌中贊皇奇章擊搏

如水火議者俱伸李而抑牛李固雄杰任

事之臣而其伎也與牛同牛雖不勝李亦

非純小人也是君子小人龐雜而爭二三

十年來士大夫相持之意氣愚不能知不

敢言想不出此數者之間乎至於

震鬯有歸純純相接而始則竇懷貞之謀流言

入於

帝座繼則莽何羅之變伏戎興於

禁庭

宮闈事秘道路流傳龍鰲燕啄之爨稀苓馬渤

之疑固不當引繩批根以傷

主上蓋函之度亦不當掃踪滅迹反開好事傳

會之端但徬公評卽爲信史廼愚所居恒而竊嘆者史職也而浸忘其職史職未嘗無權也而逡巡焉不敢自居其權以刑賞聽之

朝廷以是非聽之臺垣固然其無足恠必以吮毫舒紙汗青副墨之業而聽之他曹別署又聽之孤雲逸客野鶴山癯又聽之滄桑不可知之後世使有大手筆者發前人

志

卷

七

史

之光明而吾且優優焉衍衍焉飽食大官供饌擲三寸不律尋行數墨僅僅作一書傭安能拭英雄之淚使泉壤之下神動色飛而奸鬼咋舌不敢嘯也秘書孫盛作晉春秋觸桓司馬怒致以門戶相脅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祈改數字不許世有其人史何嘗不尊今此役也端藉

聖天子覲揚之孝諸臣僇力以成

兩朝鉅觀庶幾官不負史史亦不負

國更賈其餘勇勒成一代以終陳文憲之遺緒爲不朽盛事可乎此執事責也其實圖利之

治統

庚午順天錄程

問世統歸一姓而治統合千古人主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體太乙法陰陽而所仰瞻者堯舜以來嗣續之明命何必詹詹焉奉若於先王然先王者肖天地以爐冶合往聖而型范唐虞按轡禹湯馳轅皆繫乎此以康兆民有餘師矣古來得天下之正無如

高皇帝而

文皇帝復以武功續承之

聖聖接武奕世載德爾諸士縱未闕金匱之藏

而故老載記流播海內能試一揚厲乎

典章制度暨歷代而叅伍之而灌以

列聖作述之神理二百餘年相繼不墜至其

傳家之脉如成周所以永八百者世蒂安在

古語言治天下者審所尚可不一昭揭與

我

皇上中天載闢揭雰雰而光日月自當肇義農

之緒衍精一之傳乃焜煌

聖系俱非三代以下主也執樞而運雖遙遙

神明之胄猶曰曾孫篤之况率時

昭考尤海內所謹思未艾乎有潢流而源浥者

尚明著于篇

語曰帝迹懸衡皇流共貫則自義農而降

千聖嗣續治法卽家法也何斬於法祖蓋

祖德者精氣之所綿亘夢寐之所感接几

杖戶牖髣髴若或遇之而綴衣黼宸華玉

文貝儼然有見乎其位儼然有聞乎其嘆

息之聲尊而弗敢軼也親而弗忍睽也如

手提如時術從而繩焉趨焉不知其窮而

難及也雖人主握乾符抱坤珍洪濛爲大

宗無始爲鼻祖大圓在上大矩在下然而

紫璇泯聲臭黃壚絕响嘔綿邈溟滓莫循

其首莫窮其尾情於何萌象於何起此上

古之所仰觀俯察也而未足以昭煌煌之

美又謂帝者體太乙所以蠓飛蛺動普汜

無私王者法陰陽故能成百世之埒形萬

殊之體然喜而爲景風怒而爲焱頽弁日

蔽雲霧霧霆霓烏知其所以合烏知其所

以違也至於兼三施四上相于焉囊括祖

述憲章布衣爲之苞舉

聖天子出而躬發至德統揖羣元凡歷代之遐

迹往牒之上儀如列五齊于更老之席而

惟其咀腴也應龍瑞以名官戴玉理而播
穀受蘭葉赤文之圖應白帝朱宣之識者
此皆治之祖也宜禘而禘宜禴而禴何不
可翼脯生厨神珠在握金簡受蒼水之使
玉勒踐玄鳥之祥丹鳳感文德以銜書白
魚告武成而勃躍此又治之祖也宜壇而
壇宜墠而墠何不可降而漢唐宋混一之
君可以來昆蒼也又降而六季五代閭位
之主可以衙僕置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振落旄頭掃除羶穢腐儒勦說謂
大統宜承趙宋不知宋家取天下於老殘
駸穉之手陳橋之始卽兆崖山之終豈可
與逐犬羊而清函夏者比又擬於赤帝之
劍然元順之淫虐彷彿秦亥卯金止於除
虐而

聖祖兼用變夷卽謂邁殷湯駕周武可也有

高皇又不可以無

成祖蓋大河以北浸淫胡俗旣久非以

萬乘之尊端拱北極勾陳環衛則鞏固金湯之

孰能二百年如一日乎

三犁虜穴

神威震盪前此而敬塘捧膝之歡晉宋銜璧之

耻仗此發抒使中國須麋人人吐氣當時

遜國未至敗德祇以泥古太過又佐以褒

衣博帶之儒定官名改制作舉漢文所謙

讓未皇者而紛紛不休

靖難之所以稱善繼而非慙德也至於紀綱法

度日燦星張上而三代爲夏商周旣已仰

衷其珠英下而三代爲漢唐宋亦且頻收

其藥露制則廉而非劇意則密而非軋良

臣奉之優優焉展適於其中可以畢其才

諂而無薦擢賤臣守之如驪之就鞬停之

循報仰芻豆水草于圉師牧人終無衡決
之患玄杓在御化簫同風

列聖以來未之或改也我

皇上膺籙乘圖

宅中御極

恭璣衡以施化

揆經緯而升猷

剪逆孽如霜灑枯條

采隱淪則春輝幽谷盈庭集議受酌于澄澈

之淵庶彙分曹交融于垓北之冶固其

睿姿天授亦緣

聖系家傳以隆

郊

廟則

高皇帝甫造草昧旋議

升中

登壇而漢宇澄鮮景雲杳靄建立

四親廟開萬世祿將之始所以三靈懌六氣調

而

英宗

世宗每以夙興瞻拜

昊穹今

居而遊衍陟降穆穆嘗存

祭而植璧秉圭漆漆如在非詹以法

祖而恪也儻有以恪爲法者乎以祈年穀則

高皇帝因歲之不登嘗具蔬糲與

后嬪共食苴履徒步雩于山川藁席自曝信宿

不移

肅皇帝禱雪

南郊矣

顯皇帝亦躬行雩禱矣今雨狂暘僭避

殿齋居脯脰却嘗

山龍辭御非詹以法

祖而虔也儻有以虔爲法者乎以

對羣寮裁庶政則

高皇帝辨色視

朝日高始退至亭午而

黼座載臨應手剴決卽以其餘晷與侍臣披衷

娓娓無論當時艱難帷幄如善長如基如

濂輩昕夕造膝不異家人父子卽

大寶既定簾陛森隔而侍從若詹同吳沉之屬

時奉

傳宜講求理道琅琅

謨訓史不勝書至

文皇帝妙簡儒臣叅聞

密勿緝廣三楊其首掄矣從此數前軌而爲

輅爲賢爲健爲遷討後熾而爲廷和爲儲

爲予敬爲階皆荃宰同心

宮府一體淺者拜手颺言深者屏人獻計又

如劉忠宣扶曳而後興戴恭簡漣湏而不

舍卽古之君臣共榻深談重禍相對當無

以過今

朝有大政則集羣寮而共諮之記言記動飄

合殿之瓊琚事有機要則

召揆地而密籌之曰都曰俞類九成之鼓管自

顯皇帝之頻年深拱近聞晝漏傳呼若

哲皇帝之恭默忘言茲幸

天光下霽豈非

宣

幸兩朝之盛事

高

文二祖之淵思乎以開諫諍宥狂直則諫有三

品無如

太祖白虎殿之諭時有請用重典以懲言事類

承旨濂救之

上不罪言者而罪請者後

敬皇帝亦寬投鼠之忌釋李夢陽

顯皇帝見許事于仁四箴聽其去而已然僅弗

舉未盡採茹也有小臣爭之不得大臣以

片語婉諷而得者如輔臣輅請禁擅捕輔

臣孚敬請革鎮守有大臣齟之不得小臣

以一紙抵隙而得者如御史應龍之去一

柄人御史植之去一橫豎捷如轉圜易於

捲簾嚮

皇上之鋤刈姦慝也次第用諸臣言其拔遺佚

於沉錮而蹠躋升

朝也亦次第用諸臣言言簠簋之弗飭則聽

言庖俎之不治則聽言主藏吏而爲碩鼠

之蝨苗則聽言守疆吏而任天狼之突垣

則聽導之使言而未嘗箝其言微有

譏訶正以共職在言而咎其不言此

聖朝之遺訓非卽直臣之希邁乎至於稽錢穀

則洪武中曾以贗檄侵耗軍需而堂卿與

藩司蒙大創矣薄封樁大盈而有無不問

也則

累朝積貯謂何以飭邊陲則永樂中曾以遼左

匿敗不報誅其將且著爲令矣而又爲河

湟大帥寬文法釋猜疑此操縱之妙也見

兔顧犬而功罪不覈則

累朝疆土謂何故凡爲臣子者日夜懾息噤齟

春宵惴惴揀過不暇然其寬厚仁恕與

天同體使人感激圖奮對妻孥盟寤寐無非拜

一人之高厚而樂爲捐糜古帝王大抵然也更

念我

光宗貞皇帝

深恩霑暨

盛德旁皇

受命甫及四旬已釀成久道之化

踐祚僅臻一月遂寔同必世之仁方其

鼎湖旣駕窮谷荒陬髻髮鯢齒者莫不蹕踊奔

號至今言之猶浸淫泣下其留而未竟之

施與循而無改之緒紹隆纂述端在

皇躬昔

成祖初卽位

卷四

卷四

卷四

卷四

諭侍臣曰凡開創之主謀深慮遠欲子孫世世

守之故曰不愆不忘又曰率乃祖攸行是

播穫堂構耑師

太祖而

太祖論歷代創業直曰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

載德至文武奄有天下若其後君非成康

何能至八百之久乎使吾

子孫皆成康可以祈

天永命矣

謨烈顯承此

昭代傳家之系也敬爲

聖天子譜之

兵食

問今之談兵食者封事充匭卽杞漆之議亦

稔聞之矣而侵耗蕭弱兩亡救將行之不

力與抑聚族爰諮終未挈其要領也夫逐

卷四

卷四

卷四

卷四

事籌之則事事格也通天下事爲一事交

相濟而不相礙如良醫見垣一方周身內

外靡所不燭也外治痕瘡內固其榮絡刀

劑互投而疏補之用維一是國醫手亦謂

之醫國手

皇上覃精思治銳意恢振念

金甌土宇不欲棄之腥穢日夜責勦兵厚糈

而下無以報也從來盈庭之議等於畫餅

千人輿瓢不如一人挈而趨今欲爲天下
求實效豈欲嗷嗷窳言哉事亦不必師古
循

祖宗之道何患不富强方冊具在能臚舉一二
與毋遽薄賈生治安而思泚筆天人也

今天下何日就孱弱也自萬曆以來寬大之
政積而爲惰窳苟且相安而墨吏債帥窟
穴於其中又有夷虜之訐寓內騷然日夜

徵兵隨日夜徵餉餉不給則咎兵兵不精
則咎餉兵之召募遍天下矣一入沙場延
頸就刃否則鳥獸竄強而植戟行間捫其
胷怦怦焉股栗栗欲仆也雖數百萬何益
故天下有糜餉之兵而無捍圉之兵餉之
增括亦遍天下矣

尚方之精鏐

神祖所貯封樁大盈備緩急者也田賦之一增

再增則窮黎賸質妻鬻子乞命於猷朴之下
者也而多困載潤橐者卽有所養不過遊
手丐兒跳而呼庚癸則又猛於責育金錢
粟米如擔沙泥以實江河罄天地之藏徒
令饕腹愈熾耳故輦而致軍前如陳平之
黃金四萬斤則未嘗無餉炊而果介士如
孫臏之十萬竈則未嘗有餉於是樞部與
計部分崑閩外者與閩內分急在東而調
援不得則榆塞與諸塞分急在西南而索
兵不應索餉不應則若蜀若黔若滇又互
自爲分司牧者皇皇爲民請急恐以徵輸
故釀成意外而主庾者料太倉粟不支一
年且無論戍卒卽禁旅十餘萬人汰之不
可餒之又不可不得不仰藉轉漕兩者各
執一是有兩害而無兩利大率如此肝衡
今日之勢猶可漫然不爲所乎誠爲之所而

必祈滯穗於天青湧金於地舍桓桓之衆
驅熊羆虎豹而戰之鯁生迂陋誠不知所
對若以兵覈兵以餉覈餉使耗者澄糜者
節冗者斥窳者振衰之益之鼓之舞之其
爲蠹螭與狐鼠者次第剪之而富強猶可
望也愚請先言諸塞塞上東西紆縈將二
萬里斥堠相望守埤乘城者動千萬計此
豈獨司烽火鳴丁寧錚於譁鉦徹曙而已
乃主兵之外復有客兵有客兵而主日惰
客日驕其覓主兵也如蓄慵婦而參客兵
也如奉惡賓久之客與主連手而遊市門
相習於飲博相尚以攫掠相競以私鬪而
莫敢誰何究竟守不成守戰不成戰愚謂
客兵自諸將所畜紀綱外宅兒者安危與
共相需如左右手其它調募并防戍班軍
背妻子去廬井而來搖搖無固志與其拳

鞬踟躕怒馬鮮衣而爲不終歲之計何如
以客之餉倍餉其主而使主之用足兼其
客第勿分戰與守爲二度不任戰者并勿
責之守日練日汰隨汰隨補但如主兵之
數合諸鎮得精兵八十萬餘勢如率然緩
急相應卽處處如鴈門代郡可也此其策
諸塞者一內地自衛所官軍而外軍門有
標兵各縣有民兵爲之將領者皆貪狼饕
梟聞有司啓筦鑰給軍需輒涎流至踵一
落領齟匿不忍吐所腹割幾於瓜分勢不
得不寬約束老弱不問羸疲不問遊惰不
問而民兵之中爲豪右影占與武弁自占
者尤不可勾稽夫衛所官軍本爲民社干
城而今自餽運外一無所用世戍之後子
孫繁衍今祇令長者入伍餘丁則去而驚
四民之業故有癯癯荷戟而闕虎者遨遊

閭里

國家旣以軍不足用而募民兵何不就衛所
餘丁遴之予之厚糈與民兵等而免其著
伍之軍諭萬夫長以下拊循優蓄毋役之
爲傭奴而躡之若糞土於是乎衛所有強
兵而民兵不必設卽民兵設而軍與兵合
爲一毋令坐糜在軍而捍禦不虞者獨在
兵若郡縣民壯固有司牙兵本以備非嘗
充遊徼而使之趨走輿衛非職也當付之
練兵戲下爲民兵鋒如是則兵以日充佚
億以日減此其策內地者一榆關用兵十
餘年卽黔蜀亦九年所矣議兵必曰十餘
萬議餉必曰數百萬夫向之血飛青燐骨
委黃埃與夫瓊林移作金穴脂膏潤其囊
篋者種種遺恨業已縷數今旣未可爲懲
噎而豈能盡窒其漏卮若非有馬上算錢

之劉晏則浸淫滋久啖齒於其中者未可
清也至於按籍有兵閱伍無兵者蓋羸夫
憊卒似兵非兵白徒市僧冒兵非兵以至
死亦兵逃亦兵裹糧而坐於家者亦兵揭
竿而嘯於秦晉齊魯之間者亦兵今而後
幸覈兵必欲其覈治兵必欲其治有兵則
收其有之用無兵則還其無之實毋使卒
蒙其帥偏帥蒙大帥而凡所爲請

內帑請少府金錢者斬一文一粒皆有所歸
如是則兵之真形見餉之真數出轉漕者
不必皆蕭相國可源源相繼矣遼事姑置
之徐對蜀黔事稍稍定矣酋首已竿藁街
惟遊魂竄伏未蕩其巢穴耳愚願今之治
西南夷者第自思具五日糧奪崑崙關能
爲狄武襄發烏孫兵斬郅支單于如陳子
公將三十二人破莎車降龜茲慰撫焉耆

如班定遠則乘勝底定無所不可否則如
王文成之定盧蘇王受可法也此其策黔
蜀者一

祖宗兵制居重馭輕團營與各邊兵數略相當
馴至今日而循其虛額猶十餘萬人廩之
不以其時輒戟手而諄夫邊塞戍卒櫛風
沐雨墮指裂膚虜時時寇掠未免以齒
投虎狼卽不摧鋒陷堅而常在危亡之地
雖竭農氓膏髓以奉之猶甘也若京軍者
日爲人操馬箠或炊胡餅賣漿爲業何嘗
預緩急事祇以昧爽之頃鳴鼓角數聲爲
擊刺狀而已卽昨歲乘城守埤亦若植棘
猴吹木鳶耳而舳艫相接聚棗糧如山猶
厘厘而憂不給大農仰屋興嘆寧受萬方
百姓之怨詛與內外羣寮之嫺讓而不敢
歛怨此輩以爲肘腋憂至赤白羽交集又

思召募良家子而此拳拳詢詢者如塑如
繪可望而不可使愚謂軍不飽誠無辭於
軍軍飽而不受簡練不知死緩軍亦無辭
於統軍播之剔之斥老弱卽以老弱之精
精丁壯刪遊惰卽以遊惰之資資驍騰嚮
者三日斗米仰何奉俯何葶蔽體掩脛者
何給疾病吉凶何告如此而羈縻之以坐
作繫維之以刀斗謀生路絕而日講於龍
虎鳥蛇天衡地軸卽素植忠義之士猶病
不能勇兼二人者食亦兼之彷彿糧而累
加焉卽狠如羊貪如狼爭帖耳就勒弔矣
且兵數何恒之有于忠肅祇就三營遴選
健兒以備從征汰不堪者爲老家營而今
無營非老若真支離蹇蹶則以八門三奇
爲

朝家漏澤園又何桓桓糾糾哉人以其歲糜

百萬米爲生民膏血借愚獨謂虛置十餘萬人爲

天子爪牙借此軍一振而更番迭肄可以捍危邊減戍卒卽不然而邊陲有事不慮

神京

神京有備不需召募無論度支少寬亦此時溫瞻定氣之良劑也此其策

畿甸者一洵如此數者

卷四

卷四

聖

欽

國事底有牙乎而猶未也商殷阜之術則淮

海左右與秦晉大賈擅高貲籌鹽筴者家

與萬戶侯等稍融通盈縮使走利如鶩彼

何惜以羨餘給公家第毋壅滯至於父子

祖孫代相候如此而金生金生而金可增

高皇帝嘗言養兵百餘萬而不費民間斗粟屯

政舉也今沃野千里盡化石田稍可封殖

者又盡歸豪強乘驄持斧使者留意振刷

卷四

卷四

欽

何難次第還故額從來屯與鹽相表裏縱往制未可盡循然以昭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或非黎民所懼也如此而粟生粟生而粟增至於貲郎謁選者思超乘而上以至胥史細流欲得戕戕進賢冠自有卜式故事且事例之設良非得已亦欲借此佐司廩之窮今每遇一選沐猴爛羊斗量車載揚揚出春明門試問金部起曹所入幾何徒供它人愉悅或窮乏得我耳宜刊爲畫一而以冰鐵之面行霹靂之手夫權民權商總不如權官此又一法也清糜耗之源則膳宰非五齊八珍而日費萬緡可裁纂組文繡一衣當中人產厥篚旣陳未免皮之高閣令杼軸空而繭絲盡者可裁九土之貢如繭絲絲泉齒革羽毛正費約而羨費廣盍不以裹驪代而歲歲輦輸陳陳朽

腐可裁振衰颯之氣則請

諭建牙持斧者鼓武弁以勇使人人知鵠印可

懸麟閣可圖狼胥可封爭躍距思奮而毋

自安於厮隸又請

諭扶轂就壇者選將帥以實使人人知包匭不

靈竿牘不效奴顏婢膝之不見憐爭囊錐

自見而毋競驚於犇趨又請

諭爲耳目心膂者或求之行間或求之編裨或

求之草澤

使知駿骨可買蛙怒可式牛溲

馬渤可寘之藥籠處處網羅搜討而毋僅

收之嘗格如是則國必富兵必強而猶未

也鰕生不知世務第聞

孝廟因尚書大夏言轉漕京操之苦與行糧月

糧之殷尅爲低回太息且曰

朕在位久不知如何稱爲人主

神廟初年因儒臣進講至漢文勞軍細柳而輔

臣從旁進曰

祖宗朝用干戈平定之天下今爲腐儒三寸管

壞盡矣此

明君察相之言述之可爲痛哭願

皇上時置之座右以備

乙夜之思夫談富強於今日謂之梁肉亦可

謂之藥石亦可總所以起疴瘠之病而扶

其命脉然旁觀者百千條陳總不若當事

大臣之擔荷而大臣之擔荷又不如

皇上之知人而善任使

皇上圖治之切形於宵旰豈所其無逸而不董

正治官若猶曰二臯陶二垂二契四伯同

固不乏人則杜佑正總總虞之鰕生橋舌

不敢置對矣

沆瀣集卷之四

終

沆瀣集目錄

卷之五

策

人材

尚友

奴事

庚午順天錄程

目次
畢

沆瀣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策

人材

庚午順天錄程

問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
之楨說者謂興王乘運異才輩出應雲龍
之會然則三代自受命而後遂闐寥絕響
乎典籍具在諸士所耳而目也必曰開創
才多承平才少無論兩漢以下更僕未易
數我

列聖守成致治安于覆盂然或蝨蠹內蝕或蛇
豕外訐盪掃辟除以昭

一人之神武者其才多不在介冑而在簪紳掌
故家動曰忠肅文成今姑置此兩人而抽
諸士之腹笥作一代人物志又必舉戡亂
捍艱堪副

今日所急需者以對而其爲完才爲偏才爲
亭亭百尺之才爲離奇臃腫之才與夫求
才者無所不盡用才者又能一一中其宜
尚其披襟言之諸士挾策而來皆以才自
獻豈其胷中尚無成譜執事者津津談駿
骨于黃臺之下知馭馭聞風至矣

天下不可一日乏才也一日無桀梁不可以
療腹脰一歲無繭泉不可以禦膚粟一時
無豪傑智能之士不特無以整皇紘戡帝
裳而屋之有楹也圯爲奔雲垣之有礎也
盪爲欹舟聚廬而處者能于于而遽遽自
托於燕幕乎且才之生於天下又非若鴛
雛騶虞之屬曠代而一遘也日星之炳靈
川嶽之毓萃八方風氣之所渟匯何以彼
時偏饒此時偏瘠前此獨旺後此獨衰愚
嘗謂人之不克矯舉與旁觀者之薄眎而

苛評微爲五百名世之言所誤唐虞尚已
在商則有咎單巫咸祖已而礪金楫川者
爲最非獨以摯虺翼玄鳥也在周則有君
陳君牙呂侯文侯吉甫山甫而稽首揚休
命服斯皇者爲最非崑以友胤綿瓜瓞也
自此以降代不勝紀大都前有雲雷之屯
自後有山風之蠱既有袖手啜泣瑣瑣鳥
焚之旅人自有昂首驤眉堂堂豹變之君
子何至

清朝興嗟代匱使鐘鼎之勒無聞鼓鼙之聲
弗響蕭寂如是蒙有猜焉蓋天下偏才多
完才少獨出之才多四達之才少化工賦
就之才多學力展拓之才少偏之不可爲
完也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信而
空桐武也獨出之不可爲四達也泰遠東
而不知西有邠國濮鉛南而不知北有祝

栗也賦就之不可爲展拓也應鼓非鼓而責以逢逢之震和笙非巢而叩以將將之響也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曆義仲占日嘗儀占月后益占歲數者皆天官之屬也而各不相兼况其他乎近代則不然見以爲善則無之非善者雖身名潰敗猶爲爨下之桐見以爲不善則無之非不善者卽譽望颺馳已作溝中之斷究竟則臚列有人

明試無人續蒲輪之盛事則有人寬

黼座之殷憂則無人書生耳食動必曰于忠肅王文成如此兩公者正未易比肩接武也今之所急者才耳姑弗論其如金如錫之品而且論其爲蛟爲螭之用勿論其鳴鑾揚頌應絃合節之窾繁而且論其乘風破浪没人操舟之膽力弗論其鞭梓千尋上薄霄漢洪河九折旁濶垓垓而且論其削

朽蠹之株寸箝可以刺蛇虎決蹕蹄之水均堂可以浴鳧鴈執事欲臚舉才臣備一代人物志請先舉完才而徐及班駁不馴者以盡才之變歷觀

祖宗朝自開

國靖難而外爲文臣而能以武功顯有數人焉如王忠肅樹榆塞之勲韓襄毅底藤峽之績項襄毅解金鈞以擒滿四馬端肅收金印而平哈密此皆才誠雙合德業猗隆無間然矣嘉隆萬曆之間南交苗裔何以尺組受繫宣雲駕虜何以好音是懷靈武之戍卒何以終伏斧鑕印竿之隙地何以旋登版圖此數役者易非拉朽難則攻堅號令幾於口瘡發兵使人頭白若毛襄懋王李兩襄毅梅司馬雖銘碣未著於天山而雌黃不掛於月旦庶幾韓項流亞哉乃

有燬與醜各不相掩者王忠毅驥一才臣也逐虜至黑泉績最高不特麓川也惜哉其半世功名祇奉觀軍之旨王襄毅越亦一才臣也偉服短袂而對

便殿

裕陵熟視之曰此故快御史可弁而將也出而治軍直前與虜遇斬獲過當惜哉其勲封肘土猶貽秉鉞之慙又有大而功在

王襄毅

卷五

王襄毅

社稷者爲王太保瓊瓊能默識天下兵馬數及塞隧夷險指顧無遺算逆濠之變中外惴惴獨宴如謂吾用王守仁上遊且假便宜者何也行縛濠來獻矣人爭以此推之而昕夕與倖彬相交驩楊文忠所以切齒痛恨小而功在一隅者爲胡少保宗憲宗憲康梁沉湎跌宕自豪島夷犯江南揚颿所過雞犬一空幸餌大駟而致之聚遊魚

於釜中而無脰焉無血刃也人亦以此多之而內則受顧指於相門外則奉首功於幸客後卒株累虜死若而儔者權術著姸阿亦著寬者不能昂其節刻者不能抹其功今因談

昭代人才不得不從橫屈指使人知才不可一律盡類如此而此時何其寥寥也以爲天不生才已辨之晰矣惟求才之未盡而用才之不得其職耳聚天下之才於一途而科目之外別無置罾甲乙之懸等於鉞炭說者以爲天心與王制相輔而行重徵辟則生於徵辟尊門第則產於門第制科亦爾故

仁

宣兩廟而後勲伐彪炳盡繇此中出此皆守文襲故之言天下所以不得其理也海忠介

從抗疏崛起爲一代名臣固非他人得振而

神廟初年張守中以乙榜撫延綏非江陵憐才盛心不得此至今日而大纛高牙後先相望海內豪雋知神駿不以局趨轅下終儻亦有嘶風逐電之思乎推廣此法則下僚可拔窮途可振么膺可鼓藪澤可搜薄骨可寬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良醫橐而藏之者有所用也馬渤稀苓更軒岐之所亟需者蓋孟氏之言曰賢在位能在職本較然兩途自彼此崎嶇相尋至數十年止論賢不賢不論能不能羣而進軫飛轂舞而前者人人賢必人人能羣而退牆傾水瀉而趨者人人不賢必人人不能是儒雅篤行獨重於西京貞固弘深擅美於東漢安得兒寬之贊輝燦班書左雄之論崢嶸

范史乎此所謂求才之未盡也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騏驎不如狐狸使蟹捕鼠蟾蜍除蚤人皆掩口而不禁魯仲連惕而不割藺相如割而不傷般揮斤羿激矢各縱其長耳今天下正勗勗時如庾翼之薄殷浩欲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者固以其望雲如山虛而無實卽如山簡以一字拔蔡克猶豐年玉也人材之匱之急於歲稔第欲締綵狐貉合時令之溫涼雀舫犢轅隨修途之川陸宜於內母以外嬖之宜於外母以內束之宜於險阨母以康莊而迂迤之宜於息土母以峻坂而實蹶之用人者當如諸葛孔明之治蜀井竈園溷無不調善又如謝玄平日履展間各得其任於是盡人皆才盡才可用不必借士於千古亦不必求備于一夫而天下

固已大治卽累累債轅折輻之徒三尺喙不能免置者使有人善馭之駒錄者予之以閑惛瞽者予之以息倚魁而回適莫揣者中道而脫其鞞否者嚴羈勒每使騁而極卽不能翻羽而奔固不失寒羸用也此所謂論才之不得其職也往矣勿論第恐後視今猶今視昔則先以愛

國家之心愛及人才而後以護人才之力護

及

社稷營大厦者旣相其榑檻又度其楹棟夫豈有利於羣柯爲斯干之攸芋非是弗翼也登舳艫者旣聽櫂郎之款乃又奉長年之指呼夫豈受命於他人爲洪流之橫過非是弗筏也於是而愛憎化愛憎化而木酸土甘皆收於竄勺於是而同異釋同異釋而筐筥山駟盡入於盆纆於是而旅進旅

退且前且卻之象消進退前卻消而後爲春陽爲朱明爲白藏玄英且盡調爲玉燭於是其有因其大而大用之者寬之以議論弛之以文法於是有因其小而小用之者酌焉而問其量涉焉而計其程於是有因其直而直用之者修斲可以發叫臬之羽而不必矯之爲烏號有因其枉而枉用之者鈞鈐可以穿綬狐之窟而又不必合之爲龍盾如是則天下無一人非才無一人而不可用天下無一人非才無一人不可用而天下之事集矣昔者齊桓公身體墮懈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則弦章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戒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甯子侍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而仕進之臣不預焉此人主之善用才也

若狄梁公之藥籠也呂聖功之夾袋也虞允文之材館錄也豈徒爲仕進之臣而已乎草莽不知忌諱欲占拔茅彙征之象惟廣將伯助予之詩

尚友

問宋黃庭堅云人胷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此猶借古人糟魄沃我靈腑得書於書未嘗得人於書也夫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而典冊者良友之林惟吾所選擇焉展卷躊躇愾然興歎儻亦有古人在焉呼之若出者乎且得友亦非徒汜汜稱盍簪也士生斯世有遇有不遇遇不遇之中又自有難有易或從橫惟意或委蛇行權各成一局千古而上誰爲德鄰執事者嘗有所取若韓魏公李侯范忠宣蘇子容

陳太丘郭有道叅差世代錯舉而互衡之諸士能矜此數君子則亦知所以取之之意矣然士各有所取正不妨互商也若求之金蘭簿虛無一人焉竊有以闕諸士之崖略矣卽此論友卽此尚志敬植耳

以聽

士紆體衡宇之下盱衡今曩輒曰古之人古之人此非芥視大寰而垢羣倫也人者世之所載也世也者人之所積也世載人而日趨日卑如銀河之水經岷峨沂沭漢百折而入於海人積世而轉鑿轉深始而爲狺獠之居依巖阿托叢薄繼而爲鼯鼯之谷深入於無底不敢矯首而矚也今欲挽尾閭之注而返之崑崙其勢必不能嘗試登軒轅之丘觀河流奔瀉宛若建瓴而後知溟渤乃天地四大瀦也穴居者寢處於一拳之宮猶之曾城縣圃也忽一日

循崖而上登嶢崩闕區宇見蔭樾之繁族
類之廣始跳擲不自禁生居季世而瀏覽
千古其樂何以過此無奈爲士者生而與
古人之書離因而與古人離昔項羽武夫
猶知記姓名今讀書者問胷中古名姓幾
何噤嚅如犯家諱鮮置對矣蓋自其請肄
簡諒惟帖括是務父師爲教呻其咕嗶多
其訊言寧使荅華之始茁驅爲學究而惟
恐其爲博學嗜古之士漸與青紫遠又有
躁競氣習淪入於子矜之肺腑越睢抱養
見彈求鶚舉涑水紫陽二編度置高閣并
斷章撮要閒寥數行不足稱史鑑之餘瀋
猶付之蜘蛛鼠穴而手披者邸報口談者
時政至叩以古人卽丙魏房杜尚不能舉
其梗槩而正史霸史稗史如昔人之食鷄
距必數千而後足者今望之以爲龍鮓恐

入口不祥不則等於鼠肝爭思唾棄矣彼
其胷中輓轡上下者惟願借芻狗作月窟
之綢梯倚雕蟲爲雲津之葦筏與渌未離
而春明門外撲面元規塵爭先吸取其器
識固已不廣矣器識者天之所畀也然必
耳目心志日沉浸於其中因是而甘者若
醴親者若胖染指者至於沁骨而濡膏因
是而敏者廓其識靈者盪其節勁者礱其
骨曠者煽其趣僇者凝其質藻者標其華
猶之乎好奕者然九品十勢略具生知然
而空處形成舞鳳局終繫斷枯牛舊譜不
研棋聖不可得而至也又猶之乎善書者
八法六書頗緣神授然而烟霏露結若斷
還連驚翥螭蟠如斜反正臨池不久筆經
不可得而翻也至習於古者不當以讀古
人之書爲苦如家塾黨庠離經辨志至困

蒙之吝擊蒙之不利當以因書得見古人
爲幸如揭畫圖於斷簡之中識鬚眉於宵
燈之下不啻見文王於琴見周公於夢寐
然見古人者又不當尊之爲祖稱奉之爲
師保如見兌上豐下而知其爲湯豐上兌
下而知其爲尹怵怵惴惴敬懼之不皇惟
當引爲良朋暱爲知己如采真者左拍洪
崖右撻浮丘牽羨門之裾躡王喬之舄千
秋而上當忻然把臂而入林今欲臚舉之
無論張華之三十車顧野王之三百六十
卷杳不可得卽班馬而下以迨勝國選擇
抽揚掛一漏萬且陳編而逢勝侶弔古而
得賞心惟其自擇非可漫舉一嚮強人以
所不嗜也然有談之則馥馥香氣噴薄於
齒間想之而謾謾高風輕舉於脇下如執
事所舉數人者何代無棟樑之寄而獨取

於魏公琦方宗正稱恤宅之宗叱尊屬于
殿下迨章獻有復子之志看衣帶于屏間
富彥國同志人也行撤簾之事而不聞其
謀歐陽永叔同志人也嚴都知之逐而并
秘其說乃論人則欲龕細之互入而其處
心又忌黑白之太分此千古大臣之的也
何代無魚水之驩而獨取於鄴侯泌當廣
平建寧之累既能調父子之間迨李晟馬
燧之嫌又善保君臣之際以香案前所不
能得者與至尊同臥處而得之雖任太重
寵太深功太高迹太奇猜疑讒間與之更
番遍處而可以衡山可以僚佐可以方州
終不可得而害此千古親臣之的也更有
處極辨之朝而能以中正持國體以惇大
維元氣其用世也嘗寬然使其有餘地而
既非調停又非卻顧者於宋取兩人焉曰

范忠宣純仁蘇趙公頌純仁與諸賢同朝
多所匡正言舉動宜與將來爲法猛藥治
病不能無損是時頗事改張惟頌欲應之
以無心有宣諭必告諸臣聽聖語故稱爲
知君臣大義能善其始終柔柔不云乎君
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讀
其詩時令人太息焉如此兩君子者正直
忠厚共養長裕之脉上福國下又可以福
身此千古立朝之的也又有處矜激之世
而能以善氣迎其末俗杜德隱其孤標其
居身也嘗退然若有所不勝而迹類和光
情非鄉愿者於漢得二人焉曰陳太丘寔
郭有道泰仲弓無皦皦之名而有蒸蒸之
行與之遊如登胥庭而飲醇醪也正不必
委蛇自全而遑遑柔道行之知標榜之必
及於禍矣林宗聲價高門庭亦峻稱爲月

旦之宗不委蛇意且爲元禮孟博續然未
嘗爲婉巽也第不作危言激論不輕絕人
耳小宛不云乎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
小心如臨於谷誦其詩每令人猛省焉如
此兩君子者平心率物隱寓明哲之用內
自護外又可以護世此千古持身之的也
愚生何人敢頡頏今曩微窺執事者尚友
之問獨舉此數子蓋丈夫處世幸而升朝
不爲親臣則爲大臣若在進退之間非處
安則處危不在朝則在野而已不有蟄藏
之用無以昭龍變之奇不有鴛鳴之眈無
以發鳳梧之響不有鵬溟之寬無以容雀
啄之侶不有麟趾之仁無以免羝藩之觸
不有鷗盟之狎無以遂鴻冥之適不有羽
翮蝴蝶之趣無以遊牲牲麋鹿之羣涉世
之途惟此數者得其人則可以憑藉之爲

千城而我不孤可以步武之爲杓的而我
不亂雖今古無班荆之契史冊非寤言之
堂而脉脉此心怱怱若見直可翱翔其間
而號之曰友卽款款下泉陶陶永夕者其
氣誼當不是過昔司馬長卿讀書得蘭相
如遂自名相如稽叔夜讀尚子平臺孝威
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身在數十年之內
而連手接武於上下數千年之間此真天
下人豪豈效夫緝柳編蒲摭縑研素灑枯
腕之潤澤粲俗齒之繽紛而神情漠漠全
與古人不相屬者可比哉唐人謂明經第
誦經疏不解經義何異鸚鵡能言雖窮書
鼎穿策塚祇謂之書倉肉譜况詹詹焉求
之於帖括而號於人曰我有金蘭簿乃在
文章嶺冠蓋山恐王陽之綬自結而公叔
絕交之論卽已隨之雖行盡天下吾見其

俚俚乎予而無一友也

奴事

問狡首啓釁始于

神廟季年迄今十有三歲矣邊吏不戒往往墮

名城蹶上將至昨歲騰踐郊圻氛祲孔熾

視嘉靖庚戌且十倍之賴

聖天子威靈鍾簾宴然不一大創

天討不章將來正未可高枕而大創更未易言

也追憶遼事旣起所用經督諸臣已六七

輩用則債再用則再債至近日乃逾甚方

其推轂受脤且以安危寄之而負

國至此用人可不慎與爾多士生在三輔固

身被荼毒卽鼓篋而來者豈獨無請纓曳

組之志乎方今

國事之急無切於奴幸假一日風啓縱觀先

資乃抗手高議不一談禦奴韜略是猶對

燎原之焰而欲酌天酒窮河源也執事者
每以泄泄巢幕爲恨願諸士一暢言之
奴酋衡逞十有三年於茲矣從撫順發難
遂奄有遼陽至廣寧再破而河西一片地
半與奴共之昨者干陬不戒烽火通甘泉
賴

皇上神聖威靈四塞虜肆掠饜飽稍稍引去尋
以中外將士力恢復名城而殘破之後人

沈溪集

卷五

三

心猶怛怛也腐儒牽於故牒謂奴乃亡金

苗裔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然未必金裔
且與金不類本易制也奴兒哈赤之祖叫

場父他失乃市夷頭目隸于建酋王杲

定陵初年王杲戕殺彊吏撫臣學顏大帥成梁

發兵討之杲走匿他所獲叫場父子既得

杲縛致

闕下其父子死于亂兵惜大帥不并殲胡雛

而存之而繫之且驕驕貴顯之出入京師
挾與俱亡何而爲之請龍虎將軍爲之請
都督僉事奴日益熾得號召東方盡有其
貢賞北關那林卜寨二酋與奴有卻絕其
婚合諸虜七八萬攻之大敗卜寨見殺奴
自此試兵輒得志又四年吞南關又十年
始抗言爭車價爭地界此時而戎索在手
者掣其項而繫維焉操箠以示之威星星
可撲涓涓可瑾也

沈溪集

卷五

三

國家以疆土之重設撫臣控馭之又恐犬牙
錯馬腹長欲發蹤調遣出於一更設有督
有經乃自有遼事以來逞逞不擇人而用
不擇人之宜於地者而用用一人復用一
人不擇其有相濟無相撓者而用始用一
恣恣決事者冒懷兩端未定軍中之戰守
旗飄三殿先遵輦下之指麾棄良將如孤

豚委精兵于擲雉一誤也再用一犇犇自
任者峻堞恢墮欲倚金城之固徵師索餉
幾成瓦解之憂部曲每索索以竿街好還
終須反爾衆怒旣紛紛而盈篋攜手何事
同歸又一誤也繼用一出無識者借回
紇以抗土蕃原屬舊譜藉契丹而成石晉
將貽後殃况彼正利鷸蚌相持而我欲使
虎狼互噬讐言沉白日之夢驚魂潛黑夜
之踪又一誤也三路之所以敗兩河之所
以失皆原於此譬如抱病者遇一醫則妄
施鍼灸又一醫則雜投金石馴至烏喙黃
硝與梁肉糟醴遞進精絡幾何堪此削伐
國家之事何以異此至於邇日抑又異矣受
命寄閫軍旅而外皆非所知乃前有弔死
扶孤之遺後有虜使訊問之書耳目漸騰
情形難掩至高臺之事何啻齋盜糧哉生

殺自恣惟意所欲爲旣與入寇者分道並
進不思隨地邀擊之乃散遣援兵而以賊
遺
君父何說之辭又以懵不解事日夜減汰斥堠
塞庚癸之呼者當北門鑠鑰遂使羶醢蒸
燕與京塵蜚煽通國徬徨莫知所從於是
力堪一劒者鑿凶門而出致絳灌之徒反
唇不相下市駟亡賴輕叩閭閻蹀足聲咳
欲取金印繫肘後迂老生猶記村塾中塵
羹塗飴以爲孫吳所不傳總計十三年間
禦奴之人後先如是奴安得不夷訶踣舞
自謂上撐犁下孤塗唯我漢孰與我大哉
然彼所狎習惟弓馬胡馬神駿與大宛汗
血烏孫西極相後先鏃箠銳猶仍肅慎
之遺賞罰號令頗類完顏然阿骨打混同
江之戰殆有神助勢面仰天慟哭情動三

軍此與劉聰石勒輩皆應運掘起血染中原今老酋已非其倫況於犢子若粘沒罕兀术用兵有紀略頗類名將今則所至殘暴利人子女玉帛邨墟城邑遇之無噍類淫穢之氣上蝕三光鬼神狐祥無所食思噉胡兒之肉若有壯夫瞋目奮臂則名至當戶之首可取而戕況其下者故愚以爲欲禦奴先使人不畏奴夫奴亦人也卽筋力堅勒倍於華人猛獸不羈梟制乎更進而虎豹不受人擊刺乎彼恃馬馬蹶則爲跛蹶恃弓矢矢竭則爲攀拳而中國之火器前古所未有此

天之所以壯

聖威也乃自火器興而矛鋌劍戟之用等於蒿枝不知宋以前對敵臨陣所仗何事劉武穆順昌之戰槍標去其兇牟大斧斷其臂

九澤集

卷五

七

九澤集

卷五

七

碎其首百人斫其營折竹爲踞虜不能測況助以轟雷突發何所不制且古來戰酣呼聲動地一以當百此其人豈盡貴獲哉血戰之場幸生則死必死則生惟在作其氣堅其志耳又必使人恨奴奴旣淫虐無比寡人之妻弗論裸而狎之如麀聚然鏖而相接銜馬尾入穹廬稱厚幸不旋踵而刳其腹斮其脛冤號相屬也癡男子投戈解甲長跼請命如操鑄而薙朽蓼一揮刃則賁元者千計餘喘息者雜其顛弱者驅而飼馬卽以馬箠箠之肌日潰強者迫而衝矢石正如周齊間驅中國人爲肉籬小郤又立誅無貫計十三年間殺我生齒不啻幾千萬今所存者非弟若子卽宗鄰眷屬若四方調募奉虎符至者亦必有客死鬼燐相遇於悽風冷月之下夫雪

君國之讐者貞臣誼士也雪骨肉之讎恒人辦之矣田將軍守卽墨使城中人見齊之降者盡剿又見其掘壘墓燒死人且怒且涕泣戰自十倍人知單之火牛而不知其能火士卒之怒也可師也又必使人利于破奴夫獲一虜級者予數十金或陟一階利矣然幕府上功次展轉稽覈數月不得報貧者不能待聞有以死人級付質庫者卞

急者待之久而不得馴至鞅鞅頗有掉臂不顧卽利之弗勸也健兒捐七尺付沙塲未敢覬萬戶侯若鮮衣怒馬漿酒而藿肉日夜所涎流也今罰無少佇而賞且費留士心不灰冷乎然以朝廷之利利之利無幾胡兒之垂橐而入塞者困載而出塞錦綺被毳裘金錢溢韋囊今且輦而穹廬矣微特此卽遼陽開原皆寓

內殷富之藪也入不出往不返有貿易而無輸將是爲金穴介胃其有意乎昆陽戰罷王邑嚴尤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此一說也可使人自爲戰而其要者使戰士不苦饑水輸陸輓未始不相繼而鳩形鵠面皆饑色也掠士饑必使將吏不得過飽將吏飽而雁鶩之餘糧篋而餉津要因戰士而飽者匪一人而戰士轉饑又欲使戰士不苦寒甲裳臬纊亦未始不相繼而蒙茸敗襖皆寒徵也掠士寒必使將吏不得過溫將士溫而騁鼻之文茵氈而承筐篋因戰士而溫者匪一人而戰士逾寒故軍譏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也蓄恩不倦以一

取萬此皆探本之論可以化恆怯爲梟健
可以聚離漸爲腹心而猶未晰厥緒也自
有奴事以來日用兵而中國之不知兵已
久矣兵未有不用謀不用間而可動天藏
地者今墩臺頽圯戚武毅傳烽號帶之歌
久不掛於戍卒之口奴虜忽來忽去彼從
枕席度而我猶熟嚶也甚者一牆而外隔
若重巒藏三萬衆于國門之外士大夫猶
拱手而賀戰勝謀之不有何況於間今欲
縷陳之則更僕未悉也兵法稱奪敵者五
而首爲廟勝今

沈潛集

卷五

五

沈潛集

朝端策勲飲至何敢謬附于李綱之憂但自
繕邊垣而外猶未集勝算而畚築之功亦
未必登登橐橐也昔王忠肅撫遼專以繕
濬墉溝爲事烽燧斥候千里相望虜望之
輒走焉端肅嘗教士以五花八陣遼左皆

爲精兵戰守之法具在今無兵未遑召募
有兵猶需訓練禁旅宛然故事登埤猶爲
具文又聞古之禦敵者遇陸地則從橫掘
塹名曰地網因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
櫃今一切置不講火攻戰具每上煩

穆清之慮且不厭飭法以董其成矣而器與手

種種相習否乎至若與奴並雄者有軟必
善撫軟而後得揣心於奴爲奴地主爲鄉

沈潛集

卷五

五

沈潛集

導者先有東後有敖或善圖之而徐及於
奴奴之或踈或密我之可恩可威者有西
虜諸部落或羈而狎之母使其入于奴而
且可收以伺奴總之奴必可制而惜無制
之人不得其人雖有桓桓赴赴之將如前
此而松後此而桂無異驅羣羊搏猛虎得
其人則大者灤州之克功成於一卽官小
者昌黎之守倚辦於一縣今若夫龍韜所

云心腹一人贊謀應卒揆天消變保全民
命其必督經文帥乎精遴而廣儲之何啻
三年之艾哉

沈潛集

卷五

三

大

沈潛集卷之五

終

姚現聞先生著

松瘦集

金閭張叔籟梓

松癭集目次

卷之一

雜著

說詩一

說詩二

說詩三

說詩四

讀家語

讀越絕書吳越春秋

讀荀子

讀列子

讀春秋繁露

讀楊子法言

讀文中子

曲洧舊聞書後

南燼錄書後



南遷錄書後

金佗稗編書後

李文正麓堂詩話書後

關壯繆定本題詞

祭金龍神祠

栢梁體一百韻

耕莘頌

來青頌

臨汝七評

釋醴對

休寧斗山仁壽壩碑銘

中山瘞書銘

方鼎銘

天然硯銘

會試同考文評

目次

畢

松癭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雜著

說詩一

三百篇中閔時憂亂者王風則黍離中谷有推
免爰小雅則鴻雁沔水黃鳥正月大東小旻四
月苕之華何艸不黃大雅則板蕩桑柔瞻卬召
吳莫痛於正月莫婉於大東板則老淚盈睂蕩
則先靈儼赫纏綿沉篤不啻如孝子而憂父母
之疾貞婦而悼良人之亡作詩者不知何人繫
心宗國迺如此孔子刪詩至此其泣麟歌鳳之
悲又當何如乎後之爲臣者疾呼狂叫意氣多
而精誠少迨其君不用友不信則被髮入山不
勝怨懟之意是所謂硜硜小人其亦不學詩之
故矣

說詩二

有直刺而無避者則祈父節彼南山十月之交
有婉規而不迫者則雨無正小明民勞有泛指
而姑隱其人者則巧言何人斯巷伯青蠅國家
顛越皆典兵者秉政者不得其人而又有讒人
交媾其間屏王耳目使不聰明此三者皆亂源
也然使百爾在位共矢匪躬以襄天步補苴匡
贊猶不至束手待斃而栖遲偃仰浮沉取容智
貴藏身慮諒謀國故旣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業以正戒之矣王欲玉汝
是用大諫則又動之以主眷而猶恐其漠漠也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借鬼
神之降鑒以懾其恇心而發其忠悃讀此詩而
泄泄如故此其人與師尹祈父何異

說詩三

一人興一人亡此不易至論也然有此一人則
必號召黨類張大聲援以爲已助羣小人又必

以一小人爲宗而靡然從之古今一轍也南山
獨刺尹氏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秉國之
均四國是維則王之所以訥師之所以空尹氏
爲之無疑矣十月章臚舉在位曰皇父曰番曰
家伯曰仲允曰聚曰蹶曰橘自外寮以暨內庭
無非羣小蟠結而皇父者又爲羣小之魁故五
章六章獨申言之至云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
凡老成耆碩一人不能容惟同惡相濟之人分
布左右以大快其私而周之國脉從此斬師氏
官名所謂橘者疑亦尹氏之屬然是時手握重
權妄興土木皆皇父爲之未必與尹氏同時而
奸以繼奸亂以仍亂千載而下歎息痛恨於幽
厲者亦知有幽厲之臣乎此皆杞檜之鼻祖也

說詩四

祭祀之詩自郊廟而外二南則采蘋采蘋小雅
則楚茨信南山惟采蘋稱公侯之事非卿大夫

以下所敢僭擬采蘋與楚茨南山貴賤可通用
也然南山六章其意盡於楚茨首章二章中今
紳裾之家多不親農事而亨剝牛羊啓毛取血
皆古公卿之祭雖次于王侯而禮物具備若此
余每讀詩至工祝致告祖賚孝孫神嗜飲食使
君壽考等句及戴記中祭義諸篇徘徊不忍釋
手世俗綿蕞之祭皆三獻三侑余不揣每迂闊
自喜欲於家廟時祭以采蘋全章爲初獻之侑
借旣醉之三章四章五章爲亞獻之侑楚茨之
四章五章六章爲卒獻之侑稍以鍾鼓爲之節
奏簫管笙磬備設固佳第俗工不能爲雅樂而
家之子弟閑習又難惟歌詩則三尺童子能之
但得悠揚婉轉卽不諧音律亦自可聽采蘋之
詩見貴誠而不貴侈其妙尤在誰其尸之有齊
季女二句一家之中雖女之少者猶能嚴恪供
事况於主饋之冢婦駿奔之子弟乎旣醉乃祭

畢燕父兄而父兄相答者雖非祭章然頌禱之中有規勉之意且因祭而燕故曰公尸嘉告遵豆靜嘉皆言祭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可以頌祖考亦可以勉後人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惕不虔也家廟無朋友而宗黨之來觀祭者耳目在焉跛倚謹嘏其少慎乎君子有孝子所謂是父是子式穀似之者也詩取斷章故中取其三楚茨之階階莫莫卽有齊之義禮儀卒度卽攸攝之義而式禮莫愆又申言之矣故斷自四章始曰徂賚曰神嗜曰醉止曰聿歸以至使君壽考子孫勿替祝孝嘏慈洩洩融融置身其間而不知於惻愴終於舞蹈者必情鈍不靈之人也有心靈而祖先之靈在是矣

讀家語

翼論語而行者曰家語讀其書固洙泗語脉也而實與論語異論語之辭簡而其意該其理圓

正如文周之易典謨之書寂寥數語而窮天啓地之所不能盡此經體也若夫細細而剖之節節而解之卽其意尚有餘于辭而傾瀉者已過半矣此傳體也則家語與戴記所載聖人之言皆是也豈結集論語者皆一時高第卽其弟子之弟子亦皆卓然精詣可以撰珠赤水而家語則出於私淑之徒網羅舊聞而筆之者乎自漢時表章鄭氏王氏皆爲訓解其非妄托無疑而獨子貢亂齊安魯一事余所深疑而未敢信說田常數語押闔雄耳夫豈仲尼之徒哉若弟子解中夫子言商瞿生五子卒副其言知來如神於茲一驗商牟萍實又無足怪者大雄氏十號一曰正徧知嗚呼可無疑于聖人矣

讀越絕書吳越春秋

越絕之爲絕也其說不一其文則枝連蔓衍推原于九頭而終于更始建武之號又有棘而不

可讀讀而憊不可曉者稍喜其用短而能道薄
有先秦之致爾趙曄作吳越春秋大都皆越絕
之故實而綜之使就於理佳處琅然可誦而其
失也爲濫爲靡則東京而下矣至如孔子奉雅
樂以秦勾踐勾踐陳灰士而見之此莊生盜跖
之屬而兩書並列故凡左國之所未見者俱不
可盡信卽子貢亂齊破吳一事余猶疑之獨蘆
中擊絮相傳日久薛燭風湖疊疊足聽雖史而
稗亦好古者所不廢也

又

越絕書有跋云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爲姓
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歿葬
其疆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
楚相屈原與之同名述暢子胥以喻來今楊用
修讀之曰此其人名已見於跋以去爲姓得衣
乃成表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康也以口爲

姓承之以天吳字也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平也
蓋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袁康於東漢
初客寓于越爲此書未及布而康卒至東漢末
越人吳平始爲屬文定辭附益以勾踐種蠡行
事東漢人好爲隱語如此表康字文術臨淮人
吳平字君高會稽人皆博學見王充論衡

讀荀子

荀卿書多微言與旨而大要推本儒術其勸學
修身儒效等篇擇其精醒雜之戴記家語中無
辨也其爲戴記所據實者最多禮樂諸論半入
經籍余嚮者讀禮記三年問迴環反覆涕泗交
頤謂非至人不能道乃全出荀子不啻者反疑
荀子襲禮記夫禮記賴漢儒補綴成書而荀卿
生於戰國其遊學於齊從騶衍淳于之徒舌辨
相高非洙泗之傳也何襲焉獨其尊孔氏而埒
於子弓斥游夏爲賤儒詆訶子思孟軻以爲聞

見雜博而其獲罪天下萬世者尤在性惡一論
性惡之旨本於告子而暢言之其意亦欲彰古
聖人輔世立教之功乃詘天以伸人不知非茲
不葩非汜不濬鵠白鳥玄可如黜堊變亂其質
哉蓋習聞淳于諸子之說敢于抨擊孟氏其於
儒術又曙末而昧本遂至譴張亡忌以胎李斯
之禍而不可救千古昭明性學以孟氏稱元功
卿不得不爲戎首矣其文詞多婀娜嫵媚可愛
自成篇法小恨綿弱耳亦遑遑得精摯語至於
雲蠶諸小賦真屈宋之亞而江鮑之鼻祖也讀
書者不以辭害志亦不可以志害辭各有取爾
矣丁卯五月廿三日雨窗書于靜君軒

讀列子

佛法自東漢入中國去列子時尚數百年而列
子書中隱隱自逗其曰西方之人有聖者至推
而加之於五帝三皇之上尊佛者也亦尊孔子

者也言出於孔子而西方之聖始尊何其善於
翊戴也南古莽北阜洛東輒沐西儀渠四洲之
離畔歟清都之居壺領之山兜率之外院而寶
所之化城歟其夢華胥也曰弇州西髻髯樂邦
淨域歟至若乘空如實寢虛如床幾於十八變
矣地文天壤類禪觀也老成子之學幻禦寇之
學御風修神通也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起怪
興妖熒惑於人大乘所厭薄弗屑也耳視而目
聽六根一源也種種皆佛理也其淺者曰天不
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以正旦放生爲有恩而
又曰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慈憫哉大都六
經語孟之書其微者皆密卽佛心而其跡不彰
老子與儒釋有鼎峙之執乃識者以爲此書于
老氏則爲守其郭廓于佛學則爲開其渾沌稱
蒙莊雁行則理遜其淳泓也詞讓其詭譎也作
摩騰法蘭之前驅則筆露藍縷以啟山林厥功

懋矣若其爲真禦寇書與非禦寇書也吾烏乎
辨之張處度曰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是善
讀列子者五月廿六日積雨杜門幽蘭散馥展
卷翻覆題此數語

讀春秋繁露

董廣川以治春秋爲博士故所著書以春秋繁
露名考其書自五卷以前皆說經六卷後搜玄
摘微自成一家言而天道陰陽五行之旨居其

春秋繁露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半不詹詹附離經義也豈解經一書立言又一
書後之人綴而爲一與其解經也屬詞連類從
橫離合擊斷類公羊而公羊以叙述兼律令故
顯于一事董則考班按部一叩百應或冥契不
足而貫穿有餘至於立言尤能澄汰革膜抽抉
神髓語及天人之際真可令鴻蒙獻形鬼神愁
泣矣賢良三策故是金華殿中語漢廷君臣孰
能測其玄奧乎命名繁露謂見之所垂也有聯

貫之象吾正謂其溥溥淅淅歷霏微傾瀉欲斷不
斷似連非連名肖其文無如此書惜哉正誼明
道爲鄒魯干城而論性數條猶半拾蘭陵諸子
之毒涎也其文情微有類荀子但荀多汎舉董
有顓攻荀或漫漶董峻削耳其層見複出者裁
可也其字句之舛而佚者畧可也讀秦漢以前
之書正不必字譯而句守之也

讀楊子法言

楊子法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子雲之辭多艱窒非好爲艱窒也以文其不足
也凡堅其膜挫其響而後出之者理將枯矣潔
滴如莊梟杰如管劉鏤如韓非析之若如也味
之靈如也盤庚大誥諸篇匪不聲牙棘喉然其
思深而會文綿邈若夫褒衣所習談弱觚所習
摘而務爲顛譎激壯以取新而角奇文章之道
從此卑矣法言十卷其理詞精義可縷而數也
周羊秦狼方斧方肉之類質言如此烏得不文

以艱窒哉子雲淺人也而附於儒十篇之亂歸
美漢公千載而下當以玄文掩面尚多言淵騫
矣异哉今日何讀其書者之多也丁卯六月三
日書

讀文中子

生今之世而皆毀古人臯也至於文中子有不
敢瞋心附和者聖人人也人而饒爲之卽聖矣
而聞名心瞿廩然思弗克負荷如孔子之於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偶然孔子自命無作詞
無廉色其爲書也字彷彿而句摹之因取一不永
年之董常以配顏淵如李靖魏徵房玄齡杜如
晦之屬森然四科也有唐佐命元臣靡不預函
丈乃諸公所爲紹明其師之學而張大之者又
何間寂不少槩見也其詞章膚華而已矣其於
理也濾滓而已矣隋唐之間其文侈以豔以此
爲返於噩噩乎吾恐其爲村究之布襦也夫其

弱而腐也猶可言也新莽之金滕宇文之周官
敢於僭擬而無嫌也不可言也每至其自命吾
爲之肉戰焉噦逆焉且疑以爲非文中子書也
有是書厥第無功當以覆酒甌矣恐是後世迂
老生所爲而上誣文中者

曲洧舊聞書後

余以萬曆丁未年館溧水衙齋見朱弁曲洧舊
聞去今十九年忘其爲已刻書亦忘其在陳眉
公秘笈中也近有一書賈以抄本來余喜而售
之正簡閱間而眉公適以弔先慈喪至語次出
此書知其所已刻者不勝慚媿眉公歷言作書
者本末腹笥所藏殆若數計余之健忘若此尚
堪作奴邪弁字少張徽州人早歲飄泊京洛晁
以道爲學官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啟謝云事
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星命之術遊
公卿間授閤門宣贊舍人副王倫出使被拘因

倫歸附表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
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
天畱匈奴十九年南歸直祕閣主佑神觀以終
朱元晦以族人爲作狀而尤延之作誌銘塋西
湖上所著尚有聘遊及輶軒倡和集王明清揮
麈錄述其詳而謂此書多出於晁氏之言亦宋
人裨官中之選也眉公又言秘笈非其手定并
識於此售書并晤眉公爲乙丑九月十二先府
君忌辰

南遷錄書後

此宋辛棄疾所著徽欽北狩事也中載二帝受
胡虜蹂踐幾同犬豕及困辱二后無復人理宮
嬪貴主盡爲虜婦慘不可言懷愍行酒又何足
道哉此千古中華之辱豈獨黃袍點簡含羞地
下獨疑間關流離侍從星散棄疾者又從何處
錄之豈監守阿計替之類習睹其狀而憐之或

傳語華人而朱弁洪皓輩久畱虜中盡得其詳
邪讀此等書不獨氣沮兼爲神傷寒夜篝燈覺
悲風颯颯入我座右其書又名竊憤錄

南遷錄書後

金著作郎張師顏所著南遷錄蓋紀金宣宗爲
蒙古所迫自燕京遷汴事也自世宗耽于女謁
貽謀不臧內亂外侮相繼而起以至播遷不足
興悼余所傷者秦王允殖妃趙氏有殊色宮禁
事秘外傳頗醜則降授南宮千牛楷之幼女也
鄭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哀王者宋徽
宗也趙家子女淪辱腥羶至此又有鄭昭儀善
舞雙勃脫者則鄭居中曾孫女也其他衣冠之
家可知已瀏覽低迴使人悽惻章宗以太孫踐
祚見昭儀悅之改姓鄧號宸妃祖孫聚塵無復
人理軍國之事悉爲其擁蔽迄於覆敗其臣完
顏世卿歎曰太宗向日携趙氏三千口來今日

亂國皆是其女孽此天也比弑逆相仍北兵入
寇賴燕都城乃忠獻王幹離不所築於內城外
築四城城各三里樓櫓池塹如邊城北兵百計
攻之至大城已破太廟爲馬廐而六輪車硃黃
乾梯沸油熱糞憑內城相持北兵終無如之何
雖烏陵用章完顏律明輩方略孔多然層城之
功大矣葛安民言忠獻王佐太宗滅遼平宋以
龍朔上國爲根本以遼陽長春會寧等路爲北
畿以河北爲東畿故於大興稱中京以會同爲
北京以黃龍爲上京以中山府爲南路應接根
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何其慮之長圖之審也
金主追憶其功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
將百年內外華盛至是焚燬無遺向非忠獻王
有成規國不立矣釀厥釁者皆以爲枕席之妖
等於龍髯壓弧乃鄧宸妃指內侍俞琬而亡曰
宣和帝之亡不緣艮嶽乃用童貫梁師成耳旨

哉斯言恐無以塞其口又南遷議起紛紜築舍
郭藥師颺言曰我在南宋二三年備見其事朝
臣皆是書生自分黨與彼豈能有意家國嗚呼
千古而下讀此等語尚爲怵怵杵膺哉丙寅十
月十九日燈下書

金佗粹編書後

此宋岳武穆王孫奉議郎孫珂所輯粹五編爲
一一宸翰二行實三家集四籲天辨誣五天定
錄也名金佗者取漢制佩章之義夫忠義之士
以冤歿者武穆爲甚千古上下莫不欲剗刃於
逆檜之腹而張俊之罪實不在檜下俊在紹興
時亦一戰將會薦武穆于朝視檜之身在宋室
而心爲虜用者故不同祇因武穆功名日盛寵
貴躐其上積不能平雖曲意事之不解淮西之
役俊借匱糧逗畱疑武穆泄其情反借此相傾
遂以救韓世忠構武穆於檜檜知俊貪可誘許

罷諸將兵專以付俊俊因自歸於檜而王鵬兒之事起矣

王俊誣張憲事

微獨俊也非太尉不可即張

浚不無斷斷至欲捃摭其過使張宗元監其軍功名之際易起憎軋其釁又不開於異類而開於同類今古覆轍往往如此覽之使人猛省至於造膝面對欲正資宗之名此豈大將所宜言武穆固精忠若處危疑之道亦未盡晰也然當時典獄者至兩月茫無緒端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爪畫其皮幾盡良久乃手書小紙付獄吏當時殺一孤臣猶若是沉筭邪乃其後漸成謁蟻拍蚤矣

又書

珂之父霖漕河北武昌百姓知爲武穆子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不復北來矣問其夫何在曰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人情若此視管仲之伯氏孔明之

劉巴更難乃後有裴三木赴廷讞而瓦礫亂投者其於殺之不怨何如也

李文正麓堂詩話書後

丙寅八月過繼明二兄處得麓堂詩話抄本一帙蓋先曾祖所貽也其字之工整者爲曾祖手筆稍潦草者不知何人所抄李長沙詩以勻穩爲主其所爲古樂府弇州譏其類小學史斷廼其談詩頗津津是時詞林諸公多以詩爲事卷中所載如彭民望謝方石輩相與抨彈甚切讀之猶想見前輩風致又言壬辰春闈向考官彭敷五誦原博詩成獨立到斜陽之句言塲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果得原博爲第一亦佳話也長沙相業人多譽之廼其處事圓敏又有憐才之心于逆瑾時多保全善類近日福清公頗近之福清詩文亦庶幾步武長沙但長沙能推敲以就模範而福清多出之率易則後先人之不

相及也長沙知吳文定福清知吾舅文起更覺
交相輝映爲兩公增氣色耳

關壯繆定本題詞

自古忠義之士亦多矣忠而謀勇則爲廉頗李
牧忠而成功則爲郭汾陽李西平忠而無成則
爲諸葛武侯宗觀文忠而蒙難則爲顏常山爲
張睢陽爲岳少保皆燁燁於青史而寂寂於愚
賤之口獨至於關壯繆則自販夫走卒兒童婦
媼上而千古之誼辟一代之興王爭先而尸之
祝之廟貌之褒美之甚而王之帝之聖之吾不
得其解也卽曰有稗史有傳奇有耳語耳訛承
訛俚鄙不足稽之談浸灌於人之肺腑而不可
漚浣則說者何嘗不與張桓侯同稱此何赫濯
彼何澹漠也或云桓侯武侯各自聖於其地終
不若壯繆之浹遠近而亘古今也吾愈不得其
解也記云神也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不聰明

則冥瞶烏知善淫然聰明而不正直正直而不
壹則回互欹側人得以熒禍其聆嚮而不足靈
且毋論逃聽遐矚爲下民作網維也就其生前
微有回互欹側則必文綴其美而匿其醜飾其
所長而使人莫闕其所短伎者矯而讓福者襲
而寬其閃忽藏露之態純是字內之陰氣則皆
死氣也人之生也直不直者死之徒生而死矣
寧死而生乎壯繆之見辱于操也他人感其禮
遇必委心焉否者且結嚙絕粒以死而壯繆不
然一飯之德必報終身之誼弗易也刺良而歸
封其所賜致書拜辭何光明磊落也馬超來奔
孔明心知其護前拜前將軍羞與老兵同列費
詩得而說之心曲中事蕩蕩然落落然不獨可
與孔明見亦可與費詩輩見也愈伎愈陽愈福
愈平也日月之食良玉之斑曉然與天下共質
之豈若柴柵其內函蓋其外效鼠輩啞啞囁嚅

哉絕孫權惡糜芳口如其胸行如其口灝氣可
以貫白虹而鑿語可以通碧落直之至神之道
也嬰兒順之則喜拂之則怒無造適無獻笑有
時乎匍匐入井而不自知古之至人與嬰兒同
體抱天地之大樸而無少矧其壯繆之謂與至
若天台智者當陽清溪一事舍覆舟山奉師安
禪神運鬼工棟宇煥麗師卽秉爐受以五戒是
不特外護金湯亦且爲新發意菩薩以天大將
軍身得度卽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矣今之
明神載在祀典者嶽瀆而外惟神爲正非直道
之挺持則宏誓之所攝受戴君而刻此書也豈
獨媿夫淫濫其有昭對之思乎吾于此占其人
焉

祭金龍神詞

栢梁體一百韻
有序

天啓壬戌冬史氏姚希孟將母而南行過泖
河有膠舟之患禱于金龍大王爲文以祭矣

意百川吐納神龍得主之遂以神爲龍神言
金龍者或西方色也踰一年見南潯朱平涵
相國所著湧幢小品載神事甚悉神姓謝諱
緒晉太傅安裔生宋季以戚畹不樂仕隱金
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飢捐貲
活人甚衆元兵入臨安虜太后少主去神憤
惋赴江歿屍僵不壞鄉人異而瘞之 大明
兵起神示夢當佑聖主時傳爰德與元左丞
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助
戰虜大潰遂著靈應 成祖鑿會通渠舟過
洪者禱輒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中潘司空
季馴以漕河塞控于神語稍倨有掾史過洪
者神示夢讓司空并拊掾史而預以河通之
日告相國與司空同里言當不謬其存歿顛
末亦必有據嚮者妄以靈族相擬則不學之
過矣踰二年舟過祠下復以一少牢致祭而

申之詞曰

混茫劃破分兩儀日星河漢相昭垂弼輔天帝
先乘箕誰與川后閑地維黃流沸出銀河湄奔
騰赴海穿郊圻鼉鼉鼓鬣分東西波臣隊隊迎
靈妃汭洵澎湃洪濤吹宛如萬馬空中馳狂飈
拔地風伯痴危檣欲舞蓬欲飛滿舷膽裂聲悲
嘶相對面面如死灰倉皇一似東門斯又若秦
庭賦無衣王腰金肘安所施赴赴扛鼎稱健兒
到此拳踞成縛鷄惟有達人稍委蛇謝公泛海
猶水嬉管寧有過心自知科頭晏起皆非宜有
時迴柁旋淤泥流沙墳起驚舟師篙楫弱似枯
楊枝三日五日舫不濡誰將錦纜攀長堤愚公
北上不得移眾口如同一口齊急呼大王聲相
隨紙錢亂擲飄雲旂願共刲羊及屠豨惟神髣
髴能鑒之一呼一轉行如坻陽侯拱手開前壩
老蛟戢喙長鯨披片翼仍掛蓬窗推遊儵浴鷺

雙依依平川落日蒸晴暉悠揚欸乃疑填窟以
此賢愚共嗟咨巫風相率陳壇壇坎其擊鼓舞
傲傲鸞刀既奏傾其醴我因佚史探靈奇知神
灝氣騰虹霓雙龍血濺崖山磯躡身南向鮫人
居矢將七尺肩民彝屈徒伍相相扶携素車白
馬喧鼓聲濟漂直下通淮淝銀濤湧出光陸離
烈烈生氣橫鬚眉齋志誓欲吞胡夷排闥叫天
天亦歛真人應運黃鉞揮役使虎豹驅熊羆勾
陳太乙隨鞭笞君於此際張神威機槍迅掃蕩
頭摧神異昭昭衆目闕舳艫啣尾軍國采千倉
萬箱憑護持廟食美報非無稽威靈直使太華
低藥師未許輕恣睢從來正直號神祇忠孝爲
骨仁爲基上帝博臨置有司豈容聽濫紿群迷
人世狐假紛相擠冰猴冠蓋爭雄雌皇靈反
作竊弄資民膏吮盡如豺鴟筐篋薑薑羅堵墀
如以血食供山魃人聽反高天聽卑岳瀆主者

恒無私曾分蒼壁受玄圭彰威布德皆天機堪
笑衆人咸出岷禱神不知神是誰若將祭賽微
寵綏何異望歲操豚蹄我茲來往行邁遲小小
迂滯消驚疑板輿順適同荆扉畫船蕭鼓月照
幃中宵踟躕思 皇慈竊祿乘傳曾何裨六年
史職編摩虧應有神明責素尸香焚一瓣酒一
卮攬衣褒拜瞻靈祠煌煌大節知者希當年猶
媿空攄詞徵文考獻允若茲豐碑不獨宣房詩

耕莘頌爲鄭司徒玄岳題卷

戴笠披簑課晴量雨徂隰徂畛老農而已玄感
風雲披地而起束帛加璧貢望道里誰爲媒之
莫知所以天邪人邪如携如取暨及嗣王旁求
巖嶼待夢而開風斯後矣煌煌 聖明智勇堪
擬小球大球未集堦阼元首明哉股肱待舉招
隱蒿萊道遠匪邇君子來朝路車是子尚書履
聲宛同凡几繫之維之何必三使詞臣作頌爰

告 天子

來青頌 有序

吳夫子茲翁理雲間課最謫功述德之
章高可度屋矣希孟受知最深能無效
一言然以道政蹟則吏民之嘔唸具在
烏庸喋喋惟是函丈周旋披覲滋久竊
覩其德輝道韻如嵐之光山之色空翠
欲流而霏微杳靄可望而不可攀然擬
之後言又一詞莫贊也督楊維禎有詩
云青山似鳳來雲間故雲間舊蹟有以
來青署題而燕山亦有之我師去雲間
入帝都行有日矣因以命篇

粵有園輿璇圖紫蒼疏圃增城間以沙棠斑螭
吼風文虹掣光霞馭鸞輪金支翠裳卷此晶輝
西流豫章吳楚聯區軫翼交芒五老浮湖兩孤
凌滄黃爐下蒸碧落垂祥出必撫世肇生乃邦

系本延陵澤流瀾長代挺偉公頂趾可望譬彼
崇阿伏翬低昂百步一丘十里一岡以發崧高
以聳恒常嶽之降神如申如甫我儀奎人莫之
敢伍爰叩所藏琳琅王府藥笈千函瑤篇萬譜
東壁在天照臨下土爰叩斯量亦容亦溥扈冶
兼儲奧區爲藪物生其間含苞競吐爰其潔矣
纖塵不飛積雪盈岑皎月當磯謾謾長風深林
翠微爰其明矣天鏡在胸乎尹呈輝含漿射空
羃以休光中通外融獨有澄湛罕覩其質雨過
峰明秋深氣碧翡翠從雲空青破石合於太虛
蒼蒼之色挾此清淑摩騰赤霄謁帝彤庭彩筆
挾影宜領群真大羅逍遙玉几含香絳節登朝
何以荆榛能棲九苞帝曰欽哉聊用試之舜舉
庭堅亦爲士師允矣君子邦直是司雉羅可開
猴冠必褫際紛爲銛遇結爲觴燭冥爲鑑隨方
爲規惟此冰心皎焉自知烏嘯吏散松陰滿墀

有琴弗絃有酒未醕挂板支頤爽氣在西澤國
茫茫泖水鸞鸞九峰在望高不踰蓋我行其朔
浮青如黛特秀干旻菁蔥接畛其兆維何德星
斯在瞻依德星宛如東山衮衣將歸莫之敢攀
既渙其音天書寵頒念我良士弼教旣閑何以
報之僊都上班桃李含葩得化廼舒融融日暄
溥溥露滋苑彼枯矣誰之德與蹊本忘言豈言
盡書繪天罔功窮玄莫施托寄來青清風穆如
臨汝七評

吳夫子茲翁之行也希孟欲操一言送
之爲文文不能縷也爲詩詩不能達也
且有感憤之深衷焉有托寄之微旨焉
作臨汝七評者先生梓里名也臯里生
臯伯通里中人也

臨汝先生奉徵書將與內外諸執事之課最者
膺不次擢又須有後 命因得休沐歸故里於

是去五茸越三泖桂檝蕩風蘭橈泛月驪駒之
曲未闕而僊舟不可復繫矣其弟子皐里生追
而送之於語見之鄉聖湖之濱賓從旣散樞衣
而前曰弟子願有請也弟子以經術得幸於先
生有年矣若使桃溪罔裨實用竹箭徒爲美觀
大無當於棟楹之林細不成其簇栝之利異日
者將貽師門羞蒙有愬焉夫簪屨而高語軒裳
之務世之所詬集也然嬰兒未孩授之弧矢不
笑其父之迂深閨之女足不下堂至若供祭祀
羶酒漿亦慈母之所諄諄而必以教也敢問先
生之所以理郡者而及於理天下先生曰嘻是
何見之晚余之從事於此亦旣殫厥心上微
天子明惠下者幸是非之不大氓青蠅在棘不能
一矢相加遺今弛於負擔而此心猶怵怵焉有
何道可以復子無已子姑就余之理郡耳目所
覩記者爲陳其崖略何是何非何拂何宜何戾

之階何進之梯余將自爲之評

皐里生曰靈均之潔芬同茝蘭使君之清淨於
潭水在素封猶或難之况起家儒素者乎若夫
朝飲澱湖之溪暮采橫雲之蕨楚楚棣棣耻爲
貧窶之容佼佼錚錚首嚴蓋蓋之戒冬裘夏葛
豈吳綾之在笥糝藿羹藜并臆鱸而未飽每當
守令之闕力辭居攝之權人謂其畏簿書烏知
其遠贖羨也僅通半刺而堅謝篋筐揮去雙南
殆嫉如糞穢雖見郤者疑其遠已或同事者恚
其相形而暮夜稍爲風清貪墨於焉色沮此非
理郡之一端乎先生曰是官之首箴也卽非人
所喜可無大咎

皐里生曰吾聞春風煦而庶彙忻秋氣冽而萬
物恐理官法曹也於令爲秋其體震肅高出郡
牧之上其人亦多嚴冷自持所從來矣若夫樂
易近人謙光下士聆粲花之論者若醉以名醪

覲溫玉之容者輒渙如春雪晏晏談笑每托契
於良朋嗃嗃譙呵亦罕行於胥隸至若鳥嘯花
謝絳帳高褰鶴喚庭空子衿入座行卷滿牙籤
之架經言盈帶艸之除莫不仰借齒牙志存獎
與而低昂不爽高下在心誘之以溫顏策之以
後効遂使騷耳聲高於孫氏青萍價重於風胡
慶醜蔑之升階誇彭宣今入室此非彼都人士
終不可謾者乎先生曰斯言有當矣猶未悉近
事夫以五載之誼而幾不能勝匹士之懟甚矣
物之難調也雖然吾任吾真豈以市一世驩者
臯里生曰夫經術者政事之原本而俗吏者儒
林之蝨賊也訊譟旁午則高閣以度詩書磬折
勤渠輒抽編以代欵枕莫辨古人之姓字罔稽
陳蹟之興亡觸耳茫然垂頭莫應滄訛不已皆
營營苟苟之談俚藝雜陳鮮魚魚雅雅之致豈
特舌本閑強真覺面目堪憎而有搜討瑯環婆

娑宛委怒以讀而改喜饑得卷而忘餐雞唱蟾
沉不去幼安之榻鳥書蝌迹同歸邊子之笥此
白屋經生青藜仙史所不能而何有於身嬰吏
事手決爰書者哉然曹曾書倉守素肉譜是皆
享陳人之芻狗拾先代之糟粕至若博綜故聞
緣飾政治今日成不疑之案每折獄而引經它
季効匡鼎之忠必陳詩而托喻揚挖國典黼粉
帝宸皆其緒耳夫 昭代之不右文與士大夫
之不嗜古小子不敏有怒於懷久矣非悲夫大
雅之不作而嘆夫盛治之不光也振而起之是
在先生虜先生曰是吾好也願子他日毋忘此
言
臯里生曰詩不云乎勞人草草士受命爲郡邑
吏風塵折腰泥涂蹶躄良亦有之然出入殿呵
左右森立環而睨其意色者以百計又環而奉
其指戲者亦以百計不甚勞也唯理官之爲官

也旁委踰於崑屬而客處浮於自公繡斧紛綸
輜軒絡繹事居送迎交馳在數百里之中遑後
跋前踖後皆上大夫之事倚梳窗以定案據驅
底爲衙齋海渚江濬豈是鴟夷之宅烟檣雨艇
有同志和之踪或受赫曦或衝淫潦或戴積雪
或破層冰而能千卷爲糧一尊作伴忘機則鷺
鷗可狎會心覺魚鳥來親冷冷御列子之風栩栩等莊生之樂至若洶濤駭浪每原陸以興波
然槁木虛舟任浮沈而自得此非其處劇能間
遇動而止者乎先生曰勞非予所習也勞忘勞
尤非予所習也然業已習而安矣更言其次
臯里生曰夫鼎至重也重瞳舉之山至靜也祖
龍驅之力之所移誰爲堅者若夫將軍言而俠
客死貴主怒而蒼頭執此皆情由宸決法自上
裁故炙手者蕩爲冷風吞舟者化爲涸轍耳至
於重人援頰朝貴捥唇此則輸金穴之藏彼遂

發聊城之矢或百足競走麇至將徧於諸侯或
九尾乘埤舟藏終歸於大力當此時也雖丹青
映日先怯含沙鐵筆搖霜有如當轍而能使居
間罕効請托稀行平反奉

高帝之靈出入問通都之口茂論魂遊刀鋸明冥
期安下至事屬鍤咎寬嚴惟法在士師之職固
爾卽君子之愛宜然衆彥升公期作粉榆之福
明德在野祇求德義之規夫長鬚不上於韓堂
磨鏡罕登於陳榻固比比可稱而先生猶欲厲
其餘也先生曰子失言矣國有賢者而能起袁
安於雪中醉陶潛於籬下此亦守土之責也余
媿未能且有先之者若夫執而膠也鋌而入於
不情也則吾豈敢亦毋爲居官者願
臯里生曰蘿借松而附蟻得穴而宮物固有之
人何不然維仕術之多岐匪纖趨而曷致言其
險固則靈威所不能入也蠶叢所不能鑿也遘

其窾卻則跛驚可狎而遊也。羖羊可躍而升也。必竿牘捷於羽書而苞苴溢於成賦。球琳貢輦如單綵而投貪餌之淵。琛異闐殷猶一丸而封。亂鳴之口猶謂賄交有盡。聲氣旁通。爭躍距而先鳴。慮處囊之不見。乃有夷然不屑。寂若寡營。庭絕懸魚。已乏承筐之好。書裁繡虎。耻爲自炫之章。遂至赫蹏鮮及都門。根蒂罕通。要路九臯之鶴。固振响於清霄。百尺之桐。竟孤生於嶧岫。挹其和霽之度。則五尺之童可親。而覈其落穆之真。則三公之貴弗易。此先生之品乎。先生曰。子言之。吾弗能諱也。然吾之守此道也。雖弗求前幾於卻行矣。

臯里生曰。若仕人之鬬捷。則庚有異者。請終言之。夫黨與衡決。莫此爲甚。較之唐宋。倍爲惜傷。固有筮仕方新。修途足展。而辛亥黃之未已。矚雌雄於局中。或誓前驅。或甘後勁。罔親劒楯。先

投幕府之名。未入軍行。已偏劉氏之袒。利秦城則楚懷絕齊。逾甚。圖魏將則樂羊食子。而耳有一人焉。不親不昧。無田無黨。遂使悠悠之口。詆鄭當時爲轅下甚者。眈眈之目。置郭有道於耳陵。而稱鳬指。馭由人蒼狗。白衣莫辨。可謂特立不倚。獨復亡朋者哉。近者以一國之譁亂。四方之聽。山崩鍾應。海沸川騰。而旣恨華門圭竇之憑陵。又傷壁水芹宮之冤濫。凡經屢訊。終屬兩全。蓋以正中爲德。以持平爲運。此先生所自許也。理天下亦如是。庠先生曰。吾志也。夫儼然鬚眉而冠紳被之。若沒入汨出與波偕逝。雖有它長。所謂其餘不足觀也已。且人事多改換。而置身無特操。乍洛乍蜀。或荆或溫。將何適之。從弟子其識之。於是退而書之於策。佩以終身。

釋鮒對

郡伯陳公三載報最同事者旅賀矣而

希孟私棕未寫也昨歲母氏惠徵 旌

典于旄式間聿觀厥成且殷懃慰藉希

孟有知己之感焉爰拾輿誦作釋醴對

辰巳之歲飛蝗四起昭瀆以西禾穢如剪至姑

胥迴翔不下薨薨而去之或集於茅菅狀如雉

經殲焉日在柳昏火中雨澤訢期禱于群望浹

旬而霖雨澍迺亦有秋或醴于野者樂其蕤蕤

也依其士問曰茲歲之告成蟲之不爲灾山川

鬼神之靈與繫我邦君大夫實有異政馨聞上

天以芘我蒸民與其農夫釋醴而對曰吾何知

中壽吾旣老于農矣昨輸租自公周遊闌闌中

驅呼辟人隱身眠之朱轡驪駕赫然若神也詢

之則吾守公陳侯已而傳于市曰惟吾守公人

而神者也微守公則螟螣害稼而旱魃乘之爲

虐且微守公則害不止螟螣而虐亦不止魃議

于校又然流傳自薦紳先生之口則又然吾聽

而無徵也歸而質之西鄰西鄰方鬻子以飽雀

鼠而拊膺慟曰恨不見吾守公又質之東家東

家之橐不知所自罄矣家人環嚮而思籲公如

籲天也因相與臚指守公治狀言某某事惠顧

惇獨而惇獨更生也某某事力捍彊禦彊禦摧

手莫可誰何村社旣集酒後嗚嗚野人不識避

忌各列所聞或曰守公之律已如貞婆冰雪皎

然或言其字氓如撫赤子於筦簞之上哺糜而

復授之飭也村之教授者頗習於掌故家以爲

吳有名刺史三今守公具美焉所食惟吳水若

攸檢校吳兒而先示人以不可測若邵掃地焚

香而坐若應物也方旱蝗之將萌也吏民用故

事請爭以故事應強一詰雩宗視巫尪爲戲守

公搏額叩大神順乎其至也黜衣革帶顏色稱

其服羸老扶杖往觀望之泣下謂守公精於禱

禱烏知其坐春申堂披決案牘輕重慮囚庭無

冤獄苞匭遠徙風清弊肅則守公之禱久矣今
方爲一郡表率它年牧九州或表率天下請用
螟螣及旱魃爲例凡銳喙決吻攫網援簪之類
而傳翼飛者毋近吾四履煽炙手之威赫林竭
澤而不顧其滌滌者期與三日更始夫山川鬼
神惟奉若寧侯如干陬焉有不若於今者神僂
之如茅菅間物矣若曰是神之力也則名山大
川名神名祀何國蔑有而水旱凶灾所在見告
夫婦相貽藉飽鳥鳶而蓐螻蟴不者鳥獸竄耳
今載筐及筥使我貪然獲飽也翳惟我公何以
報我公則惟有公堂無彊之頌

休寧斗山仁壽壩碑銘

壩之名古與古未之起也其制昉于畢厓如堂
牆曰畢也型則重厓重厓岸也岸相埴則川涔
茲闢而欲闢以束濫泉使吐水疾而漢遠也其
義取諸墳墳大防也水受防輒怒土執集而水

弗勝則徘徊茲導之使往弗徘徊人所爲曰滴
其聚廬也如洲渚若梁弗陟關弗閉有滴之經
營誰與攸處是非以一家利也以一方利徽郡
之休寧有斗山焉遠帶層岡若頰若楹亘而偃
峙者獅伏之山也一凹一凸行列低昂則羅山
鰈山珠坑之注麥坦之丘黃浦之錯開也水出
燕澗入于清溪匯于劔潭淙淙碧流合成巨浸
澗陵爲天塹輔以隄隈決者規之斷者綆之其
築登登奠水于兩山之間猶峽也其崇也如金
城則塌攘會源昔人所締構也陽侯播虐溯春
薄擊坤后弗寧氣以潰越福所弗鍾六極滂至
群生矇瞶呼天而罔測其故鄰川程君盱衡太
息嘆粉榆之蓄落感菁莪之茸薈與厥配黃媪
舉案投箸者數矣旃蒙單闕之歲媪躋耆年諸
子志寧輩將陳觴于庭感而揮曰余曹知壽一
人何如壽一鄉序自堰傾汧決水若犇蹏嚙石

嚙土潰而出者決地脉挈而趨者盜元氣鄉之
興衰於是焉在且先子有遺志弗可替也志寧
唯唯諏吉得閏八月庚午僦工率作西對石牛
東抵鰍山去珠坑之石梁百三十餘步辭迅湍
依安瀾厥基廼立荷鯁提業者日役七十餘人
水不得磨土汎如楊舟將沉汭而瘞之越日西
厓之跗見因渾壅上流導水東小注澮大注瀆
桔槔佐之越十有四日中流跗見鰍山之潭
碧焉其蹲若獸也齒齒者爲礫伏于潭介于涓
菟之成埒決水門出消丘下注于川水獲所聚
日南至東厓之跗亦見東沉西升培之漸底于
平始于因高故就西東差殺焉下跗依石壁上
跗距入于沙丈有奇其上也構松衡渡以要之
橫分七倉礪石爲脊從脊上距丈七尺下距三
丈五尺東西相抵十有六丈二尺參之爲峽峽
坎九寸衡九尺有五寸西首昂出于東尺有八

寸東出于峽五寸東厓之下有汜中有礪石色
近黻驅而之汜可以夷坎是役也大都因材于
石至於相水之宜眠其衝折爲倉爲渠晰哉志
寧之論桑欽氏弗能過也積理而堅疏理而柔
合於陰陽之旨微獨治水厥工五越月廼成迄
今九年土膏穫厚燠滂胥恃民用阜士用蒸蔚
鄉之人萃而嘆曰能壽吾鄉仁者之事也以是
名壩靡忝於是志寧走史氏乞銘焉銘曰
薄厚震動水汨土浮迺濬迺排敷爲埒丘上酒
下濬坊厥潰流邵父南陽石門始肇宇文九堰
曲月如鈎演爲民用隩宅孔賙六府肇興阜其
財求我聞海陽連峯抱陬鬱鬱盤盤如盞如鞴
支流並沛漚則沸愁斗山之離百泉所趨縣出
反入聲騰若颺蕩我景風蝕我沃洲豈無崇堤
汜決成湫斲斲可施厥工罔鳩爰有遺發志比
憂周春酒罷酌白雲停謳毋念未亡而贖貽謀

斥其籛金以庀畚鍬爰眠爰測爰諮爰諏鑿山
山移捲土土衰巨靈馳驅馮夷于陬蛟鼉徙宮
螺蚌吹漚水泄迺瀦地靜始悠環迴璧合瑞氣
糾繆皇極蕩平布德優優草莽有臣華胥同遊
仁戴堯天壽演箕疇繄曰毋訓仰成大猷殫厥
涓塵困淳岳嶠史氏颺言聲施千秋

丁未讀書中山署中所携經書義二萬餘

篇次第遴集存其二十之一其棄者埋

之東南隅而殉以銘

伊何爲者象祁連中有駢枝千萬言吮毫濡墨
剗心肝鏤成楮葉都門懸木槿不知昕夕遷咸
陽一炬愁燎原一坏蓋面無媼妍匪余得魚忘
其荃有銘慰之光燭天

方鼎銘爲伯舅文起壽

坤二之繇直方大以此象形鑄鼎鼐共爾寶臣
垂百代

瑟彼玉瓚中黃流君子弗祿彌且酋保又平格
承天休

許芳谷天然硯銘

玉局仙人飄紫髯精光熠煜遐燭天丰容髯髯
翰墨鮮端然宴坐紫石趺樂與玄度相周旋循
良牧守風雅兼公來入夢疑夙緣千巖葱蒼噴
飛泉訟庭瀟灑嘗垂簾奔走不律抒霞箋以此
賚爾生雲烟爾因夢蘇獲洮珉我欲夢硯何窮
然非人磨墨硯未穿蘇公此旨高重玄詞臣墨
潘粵八埏遥寄銘詞聲聲驚

會試同考文評

天啓乙丑

評唐昌世

論文者先論氣局如法廷之有崇廊傑閣也外
觀宏敞又必纓烏續紛笙鏞鉤戛肖此象者乃
是盛世偉人鉅公之文數十年來追嘆漢官威
儀久矣不意暗中摸索得此鉅寶其瑩而細也

則罕思之映日也其虛而蕩也則鈴鐸之含風也其絢爛則金支翠旂與雕棖繡礎相輝映而其嵯峨層疊又帝閭之千門萬戶赤虬守之而莫窺其際也以此貢 至尊豈徒都梁文本堪構凌雲而已諦觀後場是有意爲 朝家楹棟者吾且斬之爲璇題玉柱勿以彩筆如虹漫擬於倚天長劍也

評岳凌霄

文雖多變以脉絡清真爲主脉清矣再觀其運思之靈思靈矣更觀其出句之秀此文章雅俗辨也初獲此卷便覺有爽氣習習撲人比三四讀之如碧潭鏡月而朱鱗綠蒲蕩漾於其中者吾以擬其清焉如神螭之掉尾於九霄而雲烟四合者吾以喻其靈焉如金天削出巔峰矗峙而芙蓉倒浸於玉盆者吾以比其秀焉若議論之文則取精於韓公子而合氣於荀蘭陵者也

駢儷之文則陸敬輿之旋折李義山之丰骨也文章之美具矣因又想其人焉其中原之英而河嶽所挺出者乎

評陳士奇

張安世能憶亡書三篋陸僊暗寫五行志此博洽強記之的也人苦不能博博矣才不足以馭其學又苦不能運果腹填膺且不能通之於喉噤一落手腕非肥癡則笨伯矣吾所以心折此卷者不在奧博而在圓映不在灝瀚而在虛鬆又不在二三場之高九天深重泉酣經飫子哀古叅今奴僕臯陽衙官董賈而在初場之研理窟探義府既窮玄而極變仍攝有以歸無點成沙礫精金嚼去虛空粉碎從來嗜古之士屈首爲孝子義正如叫梟將軍作三日婦褰帟羞縮罔罔不自適而不意其同源合致造極登峰一至此也殆學海經神合爲一人者乎若其奧博

也灝瀚也夫人而知之矣

評陸卿正

文不可過剗剗剗傷氣又不可過豐美豐美傷致子直易窮紆迤多突離此數類合爲萃美此卷之謂乎瑩然而光者良璧之琢爲璋琚也凝然而堅者千歲之冰化爲玻璃也燦然而燦晴者木難火齊之貯于椀而與虹霓相射也騰躍而變化者俠客之雌雄劍可納於腦可代繚滕可擲而爲飛梁也以制舉義則粹精論則閎肆策則古宕而簡覈駢語小遜矣而亦和亦雅以鏗以悠兼數長而有之是相如亦成名山之史而子長又能奏凌雲之賦也何地異材吾得置收而網置之幸矣媿矣

評姜思睿

古人言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得與人共生活故有脫胎換骨法言漁獵之可鄙也

讀此卷秀出噴吼清來峻聳石逢峭壁披蒙茸以露奇水落澄潭漾秋空而獻色至其珍禽之所翔集琪花之所繁蒔老蛟聞蜚以嘘雲神蚌御珠而欺月畢畢孤峯迴環四合盈盈數頃茹吐百川蓋沉酣萬卷而取魂不取魄鎔鑄諸家而鍊骨并鍊氣者讀至後場則烟霞眉宇之中又有羽扇綸巾之度正如李鄴侯奏事香案調度軍國而道骨仙風依然在也吾今日遇異人矣

評張元佐

黃魯直云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今文人所謂塵俗者豈在瑣穢事卽腐爛時義是也吾於是卷也取其蕭疎閒適之意以爲遠俗至後場而論有鞭霆之氣表則遏雲之響五策掀髯抵掌如藥師見衛公昂藏自喜無腴縮嬖阿態想其胸次殆落落如百間屋而

時以古今澆濯者乎行將共子酌古而商今焉

評陶起虞

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此張說之稱富嘉謨也骨嶄則品卓脉道則氣古色歿則光遠是其文從沉涵簡鍊中來又何後場之奔騰其勢鏗鏘其音而焜煌其色也當其發而不能醞人以目遇之當其醞而不欲發也吾先以神遇之矣

評楊伸

舉業中之穢氣薰灼逆鼻矣暨試之以二三場又枵腹空鳴而菜色可憐也人能蕩滌其所有餘而孳培其所不足非湛于古而通於經國之業者不能如子者亦曾捧丹瓊之函而受靈珠之笈乎不然亦嘗以典爲笙簧墳作珠玉絃誦而掇拾之久矣吾所以忻遇子

評李昌

飫于屠酤之肆而忽聞茶香困于熏炙之氣而乍逢蘭馥不覺其冷然欲舉而恬然相暱也此吾以首篇遇子而猶未盡子也一論則九經庫矣抑呂蒙囈中所通耶策語殊雋末策更琅琅可誦也亟收之

評梁士濟

喜郁而薄澹人情也澹之中有玄賞焉蓋夷然廓然而與俗韵自隔也七結稍露一班知其後場必有異索之果然其爲雅士也素心人也吾欲以文品品其人也慎勿孤吾品也

評潘允諧

拙碧牙籤讀琅簡藥書此則清課之至珍貴者也聞中役役寓自安敢望此亦庶幾得一簡遠韶令者以蕩塵襟而拭倦眸遇此卷而喜可知也喜其無臃薌之氣杳拖之容而筆墨蹊徑間有風流標格也有一策焉則又能降而籌毛椎

而非徒手捉麈尾高自矜率者吾且徐而定子

評賀鼎

筆之雋者骨必清韻之高者姿必遠正如猗猗之鶴不屑屑爭雁鶩之粮而秋空嘹唳聲振林木是此卷之品也必雋彥必雅流必翩翩其度而奕奕其神者吾蓋合三塲以摹揣之而想其人焉卽未必合也而文中之人溫如玉矣

評孔聞藉

神情開霽日月鮮朗不必就山川覓也文中亦有之掃其俗蹊斬其宿莽卽疎林遠岫亦自豁人至颺然而風鳴也劃然而谷應也刁調之萬籟齊作而奔赴之百泉飛瀉也此論之幻出奇也若對策則又能出迷徑之樵夫指古渡于漁郎矣

評馬之驥

惟古於詞必已出後皆指前以相襲此魯賢所

唏也立言實難曼曼是務者寧澁毋溜寧苦勿甘苟不寄人籬下便爲壯夫滿子之量也可成一家而吾已收之亟矣卽其後塲也思風發于胸臆豈啜墨濡而龔牙後慧者哉

評查曰俞

首塲踈踈落落有解帶弛鞍嘯咏自適之意而微言點綴時足賞心論則颯颯運筆如赤手捕蛇不施控勒此其最得意作也策語似從玉盃竹林諸篇醞醅所成卽未知施用何如已非依樣葫蘆矣

評閃仲儼

文之精而瑩奇而橫也尚已與其濫也寧簡與其潢潦之騰泛也寧潔芳塘曲檻三尺寒泉垣繚之內瑤笋簌簌玉樹亭亭此則文中之異品也子殆庶幾乎

評包虞廷

機脉清結構嚴色澤勻首尾稱何所投而不售
唐人之言曰雖無峻峯激流然屬詞豐美得中
和之氣此卷有焉

評馮世熙

吾以氣論文凡粹者雄者厚者皆氣之善也而
清爲最氣清則靜而不嫌其寂也曠而不虞其
疎也澹漠焉而不覺其睢渙也而况有新篁試
風長松漾日者點綴於其間乎閱文多而厭苦
俗尚甚矣揚其清者以激文中之濁

評李喬崑

文之心手調而機法合者習服衆神者也神服
而所詣者與之俱神則可以名世卽所詣不盡
神而神遊于其中亦可以售于世子之文亦必
售之技也吾于此徵信貨焉

評羅人望

魚魚者其度耶颯颯者其音耶閑閑者其神觀

耶落落而穆穆者其襟情耶吾賞其無俗韻也
亟登之

松癭集卷之一

松癭集目次

卷之二

雜著

重修蘇州府儒學記

熙敬堂記

權關劉公生祠記

秋夢記

紀夢

掠舟紀事

書孫太宰事

書周司理事

書程州守事

會事緣起

懷芳館徵文疏

雪坡道人畫贊

徐水部鶴洲像贊

宋少叅獻孺像贊

錢密緯像贊

題毛中丞親知贈別卷

題許襄明二子命名卷

題丹泉周翁遇仙冊

題蔡玄陽卷

名賢倡酬卷跋

西齋春雨卷跋

又跋

梅谷圖卷跋

又跋

金焦卷跋

彭隆池先生詩卷跋

吳明山先生赤牘卷跋

黃平倩先生詩卷跋

趙氏世恩樓冊跋

又跋

俞君宣尺牘卷跋

笑道人傳跋

王山陰恩綸冊跋

吳孟登詩歌跋

鄭季真畫竹冊跋

懶先上人畫冊跋

單臣素印藪冊跋

松癭集

卷之二

三

目錄

目次

松癭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雜著

重修蘇州府儒學記

自宗廟之美識於端木氏後世嚴事孔子者園
丘方澤而外莫與比隆上自兩都辟廡下迨山
城僻邑之泮林陳臯比肄宵雅群章逢之士州
處其間而咏先王之風穆如也然官師長吏遑
遑慢厥職塗塞厥事大局小局未必循周官遺
度陶旋之屬而髻墾薜暴參之故學宮之飭與
學宮之圯歲每見告而飭不勝圯吳郡學爲范
文正所捐地後次第廣之延袤頃有半其軒敞
宏麗可甲天下外觀翼如崇堂夾室四阿重屋
如有絲竹之聲而其間頽垣敗壁鞠爲榛蕪者
比比矣大中丞海澄周公啣命撫吳甫下車
肅謁先師陟道山亭登六經閣環眺久之慨然

顧嗟謂宗廟洵美矣彼離離而蒙茸者盡首蓓
蔬圃乎若庭楹故址則先聖神遊出入而師生
所攸躋也且安定教授古今人師而遺主委艸
莽何以風後人使之先事亟輸暖羨二百金爲
在事倡而侍御邛州孫公以董學濟寧潘公巡
方昆明傅公視醴後先涖茲土與一時郡國守
相州邑之長咸有輸胡公廟貌遂與文正傑時
歲時豆籩亡置薦焉久圯不治之解舍還復棟

楊子集

卷之二

七

楊子集

宇而冷瓊不虞露宿六經閣葺而側理踰糜可
以免朽蠹祭器庫修而疏布以寡醴醴以獻可
以昭忠信牆厚而崇雜五色之位以章之又懇
梁木之或壞爲墜地憂也懷題不勝任者更之
孚愚不蔽有鳥鼠患者墜室之是斷是度實實
而枚枚則司教司訓兩劉君實仰承群公惠意
竭蹶繩督以告成事而司筦鑰者猶稱有贏金
於是乎拭清鑪冒良鼓使其大而宏聲舒而遠

聞執磬祝歆既備乃奏朱干玉戚周折登降悉
中萬舞之節春秋饗祀有目者驚鮮茲具耳者
樂離龢諸生祭酒謂百年來所未有也學故有
膏腴嚮者多飽碩鼠自修飭後如司訓請收其
困窮以充寒士之枵腹與才士之繡腸而兩劉
君與其同事者異命之曰爾多士握衣于斯鼓
篋于斯也使有經不讀有山亭以邀以嬉而不
哦咏其上又烏用孔曼且碩矣雖然孔曼且碩
而業不加修諸生責也以聖人之澤宮而荒楚
不除瓦礫不掃施敬于民而民不敬非諸生責
也夫琳宇緇寮每郡國不下數十區而澤宮惟
一耳且俎豆以昭報猶祖考之原寢也薪樵以
顧俊猶子弟之塾舍也冷風淫雨蝕我原寢賢
子弟束髮受書而塾舍頽敝淒涼滿目能漠然
充耳徒壯其開闔爲承家保世計後之涖茲
土者常如中丞公暨群公之心而董厥職者又

得兩劉君則宗廟之美永永甲於天下可矣諸公名氏業已載乘誌可無更數而郡學有姚氏三世明經起家曰丞曰厚曰圭者則希孟之高曾大父暨大父也雖不足號蟬聯然水木在是矣敢因諸公之屬簡而附標之

熙敬堂記

凡善教者靡不昭明其德而本之以敬非徒慕悅詩書襲嚴閨師說抗手危坐澄汰性靈爲作聖津筏也人心如一燈剔之則明闕之則昏然靜閉一坐短檠薄幃微光歛散則明置之廓達之地軒櫺不蔽上頽下焱飄薄而無寧機燭火之光熄矣熙敬之義見于雅而熙無爲敬有爲敬以養熙上聖且然而况人乎休陽鄰川程君新葺草堂而顏之曰熙敬其遂有儀刑文王之思邪非敢然也凡生計有所憑藉者其神濁于錐刀而志泆于贏金雖新安俗尚織嗇有葛

屢履霜之意然第能節口腹之嗜鮮衣而入狹斜則傾貲不恤其父兄譙讓子弟則曰爾何不出入坊表乃托身玩牒之場以墮其聰明而墮其睿聖夫旣不自敬矣何熙之與有其子若弟亦反唇相稽謂牙籌而金鑄雖窮年闔戶或被服雍雅步武薦紳先生譚未發習主一啗焉兀坐而止水不蓄潢滓玄珠不受塵土若不以解其膠膠芟其芸芸而哆言直內遂空何以發靜極之光蓋至程君而於斯堂之名可兩無媿也君少而具英風俠骨降而從奇贏之策薄遊吳越累致數萬金而以高誼遑遑垂橐授人有賜夷之風柳林之堤仁壽之壩石鑿鑿而版業業動皆百世利也里中有構釁幾成鼠雀者望君之間而返或片言解紛使好鬪之俗泮若冰釋君所爲好義善俗類如此而式穀之訓惟恐其後人不配前修清明之躬爲聲色貨利所環誘

而淪黜胥或瓌瓌講貨殖逞來四方逐逐子母
而下隣市會又或跳而入少年之場侈一時豪
舉而無繩尺以束其心即使繇章縫躡致名位
而學脉不厚流慶未長文王之三章童而習之
服膺而毋斂者鮮矣其卜築也眺南山負交流
堂涂分尺考冬官之制而裒益焉既成而題其
楣群子弟連袂升階行列拜舞顧瞻懷棟之間
漆書焯焯知其提命深矣關逢困敦之塞月君
且老而傳奉鳩杖陳兕觥接武布武者胥萃此
堂流俗相尚爭效俳優頌禱稱引年祝而君之
子仲虞獨授簡史氏願推廣命名之意爲斯堂
記仲虞真善承哉文王之五章曰無念爾祖事
修厥德乃知夙夜起居間所欲而進修黷滑之
脂膏膏之猶無形無聲之末節若昭前人之光
明而加之以敬以康親心斯肯堂之大者余又
惟程之先自新安太守元譚以降聞人代著君

之祖雙溪翁築懷德堂于溪上其鄉先達爲之
記今後先歸峙又皆有文可傳而君之尊人方
齊登耄耄德配其年爲臺使者所優禮昔文王
九齡之夢施及其子是殆熙敬之祥乎仲虞博
雅士也請以是繹之

榷關劉公生祠記

榷關之說古聖王非得已也貿遷有無者捐父
母棄妻子日寄其軀命於洪波駭浪酸風毒霧
之中以博錐刀而富天下者從而漁之夫細民
之恡財也如護髓腦解其囊篋而割銖銖之貨
如奪懷中之子而菹醢之也獨經國制用執不
需此而市駟衙驢連臂瞋目從橫于津梁
之畔見遠繹乍收片颿將落與夫舢舨小艇迂
迴而遷跡蒼鷹黃犬喙距交發嚮者苦稅使焉
知稅撤而屬商者未盡撤乎若忝感劉公之雅
許墅也念此稠載往簾滿歸者非以百貨易質

以軀命與父母室家易耳淚痕所積與剗腸瀝血之所經營何可不恤然恤商非一道有以商恤商者有未恤商先恤民使其窮於無所藉口而轉轉相恤者正賦盈矣饒益何爲則羨耗有禁舟楫廣狹程矣稍贏之而比于上也毋寧比于下則計寸爲尺者有禁虛舟者多歸裝不妨稍爲稽隱而耳目所寄奸竇叢生則摻匿有禁片葉之舟載一孤豚或韭蜚數束或農夫載筐筥暨遺穰滯穗椎之而數銀之貲半充官帑面妻兒相向啼饑可念也則苛索豚蹄與算咄咄者有禁關有小閘可通有徑可繞繇閘者稍寬之徑者釋不問制也遊手蹲踞水浹幾於捕虜之攫首功轉而叩關者倍征遂令白望公行豪右而名爲偵邏者相接于水門洲港之間追捕不已浸成訟謀甚則循解緩之例兩造皆成降而行有司事公一一調得其狀委官有

小閘加料與便民橋竹青塘之邀奪有禁白役之擾害胥隸之需求有禁又謂澄汰必從身始則投牒有禁讞獄有禁輜輶絡繹留連投轄而一斛之費不累市衢公厨所需下逮爨薪皆量直而售一切供應有禁并職在供應者亦且計口授楮而磨牙信信以食群商者必三尺隨其後蓋關政至公而禁者理之批者剔之穢者滌之罅者瑾之余嘗扁舟往來其間謳謠頌禱之聲鉤如也行其庭攬其條教更肅如穆如矣公至金閨與余輩揚扈雅事或旁及時政必娓娓移日至與訂山椒信宿之緣輒逡巡弗應調嘯咏之場十日猶促也乃商舶鱗次而需度者一日其小年哉何忍以躡屐携筇之樂叢倚橈停櫓之怨故事昕夕啓閉不踰再而公每增其一啣尾旅進常如不閉之關昨歲經冬水涸累月不數十艘而公終不以此自更其法乃國課既

奏又以其羨伍百金繕長堤繼前使者開州董公之遺烈而加阜固焉其它咎賢廟貌名山梵宇修葺不勝計所入不登額內而所用乃浮額外其事竣還朝橐中裝可知已公無所挾以去而一肩所貯惟有郎基之書張堪之布被囊此地不能挽而留而其永永垂後者惟有學宮之常袞桐鄉之朱邑後之君子俯而擡仰而思庶有所興起乎若徒曰摘江蘿采汀芷以昭明德而識勿諉則公之食報于王家正未艾萬年君子精光方燭寓內而詹詹爲一方圉者亦淺之言劉公哉公名應遇湖廣之孝感人其涖野關也以天啓三年之五月暮年及瓜去之日生祠落成爰爲之記

秋夢記

萬曆戊申中秋十只寓丹陽之懷芳館時未消迎風當戶璧月在天晶輝動溶徙倚者久之

之忽聞空中有聲如疾風起於天末而庭柯息籟纖縞停颺奚奴進曰俗以爲天愁兩三夕矣夫天愁不經見今東南連郡不登民情騷然得非窮愁上升感非常之兆與漏下二十刻就寢夢此身在吳閭敞廬倚荆扉而立也忽武士數百輩自北而南皆綬胡韎鞮或接袂或連鑣控弦握槊軍容甚整傳呼曹孟德來曹孟德來有一人形不踰中下面微墨披綠錦袍余瞋目視之其從騎數十切切指余謂睥睨甚也居有頃則羽葆數部儀衛更都隸卒前導大蓋覆之三人並輿而前爲劉先主關壯繆張桓侯其面貌如人世所供事服飾亦彷彿相等過時英風襲人不可端視文吏數十人尾其後冠裳楚楚亦或紗帽籠頭多顧余舉手余亦與之舉手或呼余爲張祐余亦以祐自居張祐唐之騷人嘗僑寓丹陽余方客丹陽此亦一奇也文吏盡繼以

武衛其平頭皂衫若胥史狀者更不下二三十人吳中達道偏側夢中所覩疑闢之加廣每行必二三騎一騎行則擁侍鞚鞚又復數人東西兩街皆建牙列仗一如貴官出入衛使陳兵以待者余凭一老兵得縱觀之連亘幾里許云觀止而夢醒既醒復夢便追理前夢而并憶天鳴之事且次第其說曰夫象行者人也神行者神也天清月潔則仙都上清之客時遊覽焉風雨晦冥則霆師水伯之屬恣磅礴焉至若氛祲先動靈爽欲飛神傳爲氣氣傳爲形惜乎傀儡登塲群盲不見耳余不敢以虛無之夢謬談玄理然感既無因理則有托疇昔之夜轟轟隱隱者此何聲也得非金戈鐵馬警嚴呵殿之聲耶曹劉同起義師可稱知己貞邪一判遂成仇讐若使阿瞞之魄千秋未散地下英雄復有抗衡之思庠三義之事本出齊東然連床侍立險阻周

旋既定君臣榮生哀歿手足腹心之誼胡可以臆見擊斷之論而不議亦曰可哉夢中遂爲之記記成而覺覺而書

紀夢

癸亥十月初五日爲余弧辰早卧未起夢在家中忽從庭際見滿空皆瑞靄始而毫光燭天蒼雲一帶宛如老松紋諦觀之龍也蜿蜒未已又有翠鳳翔舞于天際尾長數尺青翠奪目但不知其爲真鳳邪抑雲之似鳳邪忽又聞人言天花落矣天花落矣果見繽紛亂洒形如六出而色則黝綠如天目松針夢中驚喜不自持踴躍而醒醒後而祥光絢采歷歷在目也夫以毋難之辰感此異瑞當繇慈人旌封駢錫龍章鳳詔輝炳中堂必有雲霓覆護其上且逞簪受生因緣多不可思議天以此警余使自珍重慎勿墮落也

掠舟紀事

抵濟寧渡草橋間有稱乘傳者後先四巨艦挾估舟數十溯流而下亘若率然余乘二舫太孺人以一舫先巨艦左右擊磬礮欲碎凡舟師駕官舫多悍猛余捺此輩若束濕而駕前舫者屨且遜卽強作哮吼弗武也爾時勢迫稍訶止之或刺其舳舫遂逢彼怒修竿鉅挺從橫擊撞太孺人正宴坐率經一篙穴囟而入鏃銛達面相去僅咫尺香奩鏡臺瓦裂欲飛太孺人凝定少怖畏而奴輩來奔告者聲嘶不成語余是時亦跌坐蒲團間之大驚又隔水不能過前舟愕眙罔措忽彼中一人持某公刺來某公賢者方休沐家居意其爲黎丘鬼也質其人以俟時暝黑矣俄列炬如晝呼聲山崩舳側數十人蹙而登戈戟耀目弓矢橫腰白梃奮擊應手齏粉血肉灘澌者數人縛去一人余秉燭整衣冠危坐待之

密遣人繇水竇佚出控于督漕練公公遣一幕寮一材官來群兇稍稍引去更巧爲膚受以自掩督漕公復以卒衛余卒廉得其私涵及諸不法狀余戒勿動惟以放舟脫虎口爲幸漏下四鼓入前舟定太孺人寢呼解維而後舟囂聲又振矣遙見火光洞熾群凶斫窗而入舟之人洄而逃至前舟呼救余度救必不濟有同盡耳太孺人在可再驚邪趨前舟亟發行里餘東方漸曙知是夕善脫者多遁於水弗善脫者一人又縛去榜掠亡算儼從并寄載者囊襪如洗篙櫂之屬皆藉寇兵舟有軒檻安列綽續金丹焜耀儀仗具陳胥拉爲枯薪入群兇燬下汎汎一艇幾於張騫之槎幸余所珍惜圖史之類充斥几案亡所損猶拱手遥謝謂其貽我者厚也莊子曰雖有伎心不怨颺瓦夫颺瓦則已矣卽豺虺磨牙鯨鯢一身禍福莫非數也順受何難

至呼吸之變震及老親而于徐徐自謂雅量者情乎哉或曰甚矣子言之過也孔子之周遊非將毋而行者也其不幸而遇匡也何以曰畏

書孫太宰事

余以壬申十一月南還晤總河朱大司空上虞于濟上

朱名光祚江陵人

此公在宦途素號圓熟近迺

噴於聰與之談雖大聲疾呼百不一省而向人娓娓不輟多談往事連綿相續以自掩其短亦見其作用公曾爲吏部郎承事富平孫立亭太宰述太宰舊事二則可以垂後因爲筆記

太宰初爲御史按江北當考屬吏某縣尉旅進覺其人有異查其考語則郡邑開註當拏問者公僅責五板而勗之曰爾當拏問吾見爾有小事可使也且回任勉力任事未幾按部過其邑尉竟不郊迎心怪之至次日則見尉手提人頭三兩顆鮮血淋漓獻于堂下曰某感公不殺恩

誓立功以報此間有大盜爲害境內某訪之熟矣待公來出奇藏之孫大喜賞勞有加自是一境盜賊屏息孫又按保定時景邸就封中貴倚勢咆哮所過騷然徐文貞曾囑公言公必能辨此公至見屬吏鮮可任者獨一驛丞堪驅策出朱提獎勞之徵授以意指丞北人與中貴同鄉也王舟泊河于此丞送來岸上于陬巡邏數日夜不眠中貴固已異之一夕月明下依迴道旁口中嘆息不已中貴呼而問之以其鄉人也語稍洽丞乃造膝告曰此間孫御史曾彈分宜丰采震朝端

上所知也頗聞公恣睢不法狀欲聞于

上托某詞伺不意公奉法循理若此非某來幾失公矣某當還白御史揚公之德公此後宜益務歛戢約束旂尉毋自累且累王也中貴感且懼留驛丞同榻而寢且懇其婉解于公質明爲

暴者屏迹矣

公爲新鄭所中誣以不根事謫戍一僉憲迎時
貴意羅織成之公跪而告僉憲曰自古無百年
不死之宰相亦無一世不白之是非何須乃爾
亡何新鄭敗公事旋白以大理少卿擢開府而
前此僉憲正其撫屬也初蒞任同藩臬三人旅
謁公留之飯戲曰吾此飯端爲公壓驚也好努
力任事果地方有賴吾仍薦公僉憲感激自奮
公果薦之公以新鄭故瀕死而新鄭有善政未
嘗不心服對司官言及必稱高中玄老先生未
嘗專舉號也富平始以風節著比再秉銓人知
其秉正嫉邪剛嚴太過如所聞前事憫然古大
臣識量也如朱公亦可謂孫公知己矣

書周司理事

當稅監之發難於閩也周司理景文方攝閩縣
篆是日稅監持刀負勅從驍勇數十人至撫

院與其子同出至憲臺公署屯道李碧海兵道
呂繹軒并兩閩司俱到相與勸解撫院倖脫虎
口稅監隨挾兩道同步行送歸留茶時已黃昏
矣至四鼓後稅監忽開門送出屯道仍留兵道
在內次日下午屯道在撫院前責令運府縣官
前詣稅監欲以一人爲質贖歸兵道衆議欲得
甲科一人任意屬司理司理計之以爲君父有
難臣子捐軀赴之義也祇爲上官而死毋乃輕
歟且是時撫院旣免兩道原可無送其相隨而
歸者聞兩公頗與稅監交驩故稅監得狎而持
之不知墮其阱中也衆無以藉手乃以陳貳守
往兵道始得歸而貳守爲稅監所拘繫等於奴
虜矣前此司理履任時閩中舊規凡地方諸公
初至謁各臺竣謁稅監稅監因出酒食相勞
極驩而罷胥史以故事請於司理司理叱弗往
稅監聞有新司理來飭尉傳治具兩日竟不得

一刺也。悲甚。每欲甘心焉。若使司理挺身爲質。正如肉投餒虎。不止屈辱如陳貳守矣。此事固爲明哲保身。然持論甚正。識者聞而避之。兵道出而頗聞前議。不無憾於司理。至每每訟言之。謂周司理無避事之心。而有其迹。司理遂欲投効歸其呈謀。中有進禮退義之句。撫院見之以爲刺已也。陽爲慰留。而語意多不然。且語人周司理亦欲義退。得毋未卯求夜耶。亡何而司理又攝郡篆。治稅府之貽禍於民者。咸正厥辜。有群盜劫稅棍而事敗者。兵道以尺一來欲追賊。以還稅棍。司理謂盜固盜也。稅棍亦盜也。取之盜而還之盜。於義何居。陳其錦繒珠寶于庭。呼烈炬焚之。口角間又頗有微詞。而兵道之怒積不可解矣。然而清風載地。仁聞四達。每一萌歸志。則號呼攀轅者動以千萬計。雖兢兢二憾。調知人情若是。猶未敢肆其毒也。

後司理爲名吏部益侃侃行其志。而鈞黨旣作。遂與李元禮范孟博比。芳嬋烈廼一時爲逆閹媚子而下之石者。卽前共事于閩之二憾也。今忠介名揭層霄。而逆黨罪成。鍊案於戲人之立身居官可苟也哉。

書程州守事

丙辰南歸。抵彭城。維舟未發。與雲間馮五玉孫初陽王春卿元表四子散步城中。至黌宮。見樓題煥然。規摹氣象。彷彿曲阜之孔廟。似當爲天下學宮之冠。登其城。則樓櫓雉堞精好。而孔固又方浚城壕。負畚築者數百人。相屬於道。是時東土大飢。而全徐之人。以力役餽其口。民無菜色。余愀然興嘆。泣茲土者。必有良吏乎雲間諸君。素知徐州道袁公爲一時材臣。意必袁公指授也。閱四月。邸報有總漕陳公薦一疏。爲徐州守程宇鹿欲掛冠歸。議加僉憲銜以優異之。且

及其家居事益蜀中賢孝廉兩經剡薦得報聞者孔按君薦疏云舉人程宇鹿方十歲時通國稱其至孝蒙學道旌揚父舉人程雅素以理學著名宇鹿守其家教兢兢勿墜真經明行修之士庚子棘闈中座師楊應登閱宇鹿卷去取未定是夜有鬼神呵護從地擁卷置之案上房師驚詫喧傳於場屋既登賢書絕不聞戶外事有司思一見不可得所謂無意修名而名自修者

錢按君薦疏又有誼篤宗朋盛事傳於家譜親扶友襯高誼過於麥舟等語禮部覆請令有司致禮焉比筮仕爲鞏縣一時號稱循良累薦二十一次銓部有治行超卓之考移徐州未久乞身甚懇袁公牒呈兩臺有云宇鹿學無變塞月旦允乎本道每想見其人嗣升徐州勞心撫字殫力拮据賑窮而惠洽赤貧平糴而恩沾涸魴清庫藏社鼠無探囊之盜興學較橋門有采藻

之音挑濬支河淖泥不辭胼胝料理城工登墀衝犯霜雪至於牧養飢民往纓冠於同室安鍾粥厥親授壺於翳桑可謂克盡廼心不遺餘力又據該府查四川銅梁縣舉人來知清以本省撫按奏薦授翰林待詔而江西寧州知州方沆引疾乞休加僉事銜致仕今孝廉循良合爲一人合照例加銜云觀此則知修學築城賑飢諸事皆此君實政而袁公能臚述其居鄉居官之美極力抽揚亦見兩賢相知總漕疏中亦云孝廉素行臣爲蜀臬時稔知久矣但總漕前此有疏枚舉衝繁等處當選授甲科而徐州預焉此君之所以決計抽簪蓋以此也邇來各省直撫按紛紛疏請言某處某處當選甲科則凡科貢而官此地者萬無不去之理視顏就列此其人可知而蒼鷹乳虎嗜生民之膏血卽甲科中固自不乏全以資格論決非有識之言也且有

賢而限於格如程君者何以堪之程君四川合州人袁公陝西鳳翔人五月十八日雨窗漫記近又見南臺趙公綏疏云臣過徐州見每處設數粥廠每廠設數十窩鋪每鋪安數十流民東民至斯者不惟得食且得居遂無死徙之患以歸美道臣也徐州之爲樂郊洵矣亡何而袁公以擅動漕折及馬價六萬金爲大司農所叅夫虧損軍儲於國計誠不便然亦一時便宜爲剝肉醫瘡計耳不然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比得 旨道臣袁應泰以賑濟流民擅動漕折殊爲非法但前撫臣題請有旨准再動若干似難全責票擬者斯爲得體○後程公加四品服色致仕而袁公死于遼陽之難

會事緣起

萬曆己酉時館雲陽姜氏

始過梁溪君常有連衡之志繼歸舍館治生申

索賦之期思茹拔之何年予滋戚矣笑蓬心之未折尚或開之敬尋漢法之三章願振齊盟於九合論地則三百里而弱聊資馬牛之風計材則二十人未盈已備鸛鷺之陣俯閱練光一帶蘇州各縣恐不便於阻長旁連繡錯諸邦宜與金亦深憂其况瘁雖鸞鳴迭和念同志之如雲而鳥合難成更要盟于異日至若花生錦袖關東箭于霜毫不妨雨落瓊臺定南金于冰鑑凡在建鼓登壇之彥均爲引繩切墨之官慕思王改竄之工豈有求于濟水聽少陵尊酒之論宜自附於他山快覩洛陽之辭圓燦燦春英尤堅息壤於情田離離秋實咸抒數語俾識簡端

懷芳館徵文疏

萬曆丁未

慨自殺青之途漸廣雌黃之筆日繁賈人驛騷徵書旁午腹中之笥甫發帑貴洛陽毫端之墨未乾金懸秦市若夫遥瞻紫氣顧玄旨于函關

夙賴黃精受素書于圯上鴻寶作蔡家之秘同
好謂何鼠竊爲郭氏之書君子弗道芟除多漏
長吉啣地下之冤鑒定實難思王有當世之慨
所以作者雲蒸論者霧合耶溪全涌江爭瀾于
萬重秦鏡孤明辨繡腸于隻字然爲物多變厥
旨實微識指下之合離周郎獨擅定玉聲之輕
重石婢斯精自非蕭統蕭綱誰能別沈庾之品
必遇子桓子建廼能分應阮之長近有數家略

補遺集

卷之五

五

可指述瑯琊秉鑒江陰夙號代興拂水司衡鹿
城共推狎主或虎視于機山或鶴鳴于小築聲
光千里介雉鷺以來同合志一堂效墳簞而廵
奏不惟後進資評于領袖抑使主司程譽于人
倫權斯重已弊亦因焉龍門坦而易登鶯聲襍
而非貴隨行千里故是蒼蠅學語百般不離鸚
鵡輒輒隱隱幾同文駟狂奔藉藉紛紛足令犢
轅盡喘蒙雖渺學竊嘗疚懷祇因十襲之家藏

願集五方之同調凡百哲匠幸惠新篇爍爍吳
國之干將新釧交發璨璨隨侯之明月如貫爭
投則會友輔仁于喁入千秋之苑庶鍾宮聲外
羽儀盡四選之才某等不勝懇望之至

雪坡道人畫贊

廣陵友人顧所建嘗出其先世雪坡道
人畫冊示余屬余爲跋迄今二年矣余
猶歷歷能記之氣韻蕭疎神情簡遠而
筆墨外有離奇怪偉不可一世之意覽
其画亦可想見其所建爲雪坡五世
從孫而珍之若琳球良有以也系之以
贊稍爲櫟括其時事

韻通古轉

厥士惟遜其神廼全象則天山惠合初乾騰蛇
鼓鬣入海常殲翳惟神龍辭耀而潛翩翮子侯

道人爲第二世鎮遠
侯長子辭封授弟

生則蟬聯寧知鷄雛不飴

鼠肝春月花茵秋風釣竿優哉游哉樂而勿諼

醉墨淋漓吐吞雲烟一條一石或蕭或蘭僉曰
能品倪迂米顛予獨否否展披再三語多感槩
自題有都無君子純是小人語筆亦劉剗想其胸懷憤集憂悶
路材莫誅尾狐乘權正逆振用事輔既唯唯
謂英國公張輔也輔賢者然無救於王振之禍亨則耽耽時石亨亦如
彼人斯而堪比肩食稅衣租馬怒纓鮮上頁

高皇下忝祖先用是辭封三命彌堅泚筆傳神神

遊筆端播此芳徽五世孫玄

所建年未強仕請亦脫展侍衛矣

毋論畫論世可焉

徐水部鶴洲像贊

黜而藏面目有光豐而儼神情則遠氣若江河
之滂濊用比煙雲之旋轉其才鋒則書然奏刀
肯綮合桑林之舞其筆陣則燦爾流葩續紛出
江郎之管文苑同循吏以合傳長轡與修途而
共展正思摩壘塞旂欲登作者之壇又恐陟膺
升華徐荷 帝心之簡讀其文美其泮渙之優

優履其地知其胝胼之寒寒幸地靈之偶會緬
風流之未剪東閣官梅躡揚州水部之遺蹤秦
郵長堤倪少遊先生之在眼今計期將撤蓮花
之幕告成爲塞瓠子之堰拂袖還 朝所跨者
蕪城胎化之仙禽解裝投贈所携者錦囊驢背
之詩選知公它日所傳於世者不在頰下三毛
而在小築之數卷也

宋少叅獻孺像贊

伊何人世外蹤踞白石倚青松豐兩頤睟兩容
燦緯經羅心胸紫虹霓青芙蓉掌詞頭傍彤龍
振金石鏗搏樅思請纓銷邊烽職蜚輓佐大農
飄綸巾支孤筇手指戲堯鰲從燕然勒狼胥封
如定遠平金壙笑相如定巴賓凱歌旋聲襲襲
圖麟閣勒景鍾歷至情告九重臣有母年衰慵
數莖白常蒙茸乞閑身代尸養修灑備甘醴供
樂百年歸三峰

錢密緯像贊

芝眉散朗蕙帶飄飄其佇如翔秋鷹在條探厥
胸中吞雲吐潮攬其筆端騫鸞舞蛟試問阿誰
甄胄遙遙密緯名玄家于金焦有其賚之大隱
可招畫工貌神觀頰三毛素壁高齋長風蕭蕭
題毛中丞親知贈別卷

此誰先生毛中丞貞甫先生任南省一時朝貴
各賦詩贈之凡二十人強半皆史局厥後多以
勲名爵位顯最著者爲謝文正楊文忠費文憲
號名相吳文定爲名卿它如趙栗夫江文瀾輩
風骨才華皆佼佼名流也首尾二序出李文正
王文恪手前茅後勁次第嚴整成弘間偉人鉅
公大略盡于此承學睹之不覺肅然起敬如親
奉杖履而聆其謦咳者中丞公得此於諸公或
緣譜藉交遊或繇粉榆氣誼而椒蘭之味墳簞
之雅亦可想見矣乃某因是而竊有感也夫此

五六元僚非比肩而事 康陵者乎姚江擊八
闢不勝拂衣徑歸長沙雖浮湛日久然毒焰熏
灼之際不無補救震澤羞與泌陽爲伍去之如
免鉛山知宸濠將變曲突徙薪幾遭虎口至於
六飛長馭九鼎宴然如新都者真社稷臣哉撫
今溯晉甌亂之機巧與相符能無九原隨會之
思乎蔑論五六公卽卷中如石藁城蔣文州者
詎易軒輊哉中丞後人光祿公與氏休沐里中
與余輩搯腕時事低回浩歎 朝廷以崇階峻
秩累徵不就有山深林密之志比 主聖時清
始驅車入白門里人周汝賢不知何從覓得此
卷以爲攀條之贈光祿公得此重則封父之繁
弱奇則延津之寶劒矣周生先以示余敬綴數
語于卷末以識景行使展是卷者知不以詞翰
重也而况宦閥云乎哉

題許襄明二子命名卷

當年寧藩之變忠烈忠節兩公同日就義而輿論互有頡頏嗣是忠烈之後蟬聯鼎盛名卿接武而忠節後裔不無少遜又百有餘年魏闥擅政毒流天下忠烈家有一敗類爲之頌禱雖於忠烈無損未免一玷其家聲而忠節之曾孫聿懋爲趙忠毅門下士蒙鈞黨之禍濱於九死則忠節之含笑地下可知也聿懋有二子曰昭崇曰昭象俱忠毅公命名吾友侯司成若木字之

曰公齊公淵倪宮允玉汝又字之曰紳忠紳毅顧名思義景行前修足爲二子勗矣又屬余錫之別號夫別號非古也余讀呂文簡忠節誌但言字汝登而不著其號兩少年欲取別字一則取繩其祖武曰繩登一則取聿修厥惠曰修登於正則靈均之錫庶有當乎今後使忠節之裔文有如孫氏之宗伯文恪冢宰清簡者振振鵠起而毋徒以顧厨之流禍驕忠烈于九原則雖

有肯堂肯構不厭其築之登登也是在二賢矣

題丹泉周翁遇仙冊

昨歲余從京師歸訪丹泉先生於陶寶堂先生年八十六矣碧瞳炯炯顴頰鬚眉間皆有道氣坦腹示余叩之鏗然其堅如石知其於谷神玄牝之旨所得遠矣亡何有傳先生遇仙者近以還履記屬余跋紀述頗詳讀者詫爲奇不知仙踪出沒展對相度常事耳何奇也大凡真冊將結驂鸞有期必積累功行至於三千八百而後得脫幽牒登僊錄功行之普而易積者莫便於醫藥孫真人以此利物濟生而斬伐萌茁殃及纖類道家猶有遺恨固不若許太史以符呪代參苓也知道人所傳搏泥爲藥又何易簡哉至所授口訣縮身歛魂食虎饑虎來食啖生髓脂倘亦未虎之喻乎可思矣鍾離雲房遇鹿裴老人得度後顯化於呂祖有得道真仙不易逢之

句今百丈紅塵中豈無仙真隱現人自不識耳
先生植夙因遇勝友當努力進修它日身都絳
闕更願普大地作泥丸盡泥丸皆妙藥爲衆生
治貪嗔癡及妄言綺語種種疾病更以一泥丸
封瞿曇口將一卷華草譬喻品緘舌不談共參
維摩不二何如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
兜率天

題蔡玄陽卷

蔡玄陽氏挾青鳥術遊於世者十餘年而家徒
壁立人疑玄陽術未擅而實非也玄陽談地理
多根據古人不似方術迂誕之士彌天將相大
地公卿使人聳躍動聽又吳人貴耳賤目貴遠
賤近以故奢望者釣奇者美觀聽者與其有成
心褊衷者爭棹頭去弗顧而諸所暱就玄陽則
皆敦本尚實志安其遺鳧者也如是而欲脯脊
餽牽以此起家其可得哉玄陽才甚敏諸大小

事倚之立辦而志潔行芳泊無所染此於法皆
得貧今貧且久病矣藥糜不給形影自憐萬有
不諱得毋以青蠅爲弔客乎揆厥所病則皆赫
曦然膚零霜皴體晦明寒燠往來於劓巘疊嶂
之間積漸使之然也而吾輩忍寘不問卽岑牀
泉壤中忍乎哉余以先子窆窆之役感玄陽八
五內猶不能以筆舌廣其道又鹿鹿雌伏無以
重玄陽使余一旦而怒蜚垂天人且購玄陽恐
後何必楊廖諸名師哉書此貽玄陽聊以志媿
而併以不腆爲同志倡

名賢倡酬卷跋

右吳文定原博題画虎七言古一首王文恪濟
之以詩招先高祖五言古一首沈隱君啓南西
山有虎行二首風雨遣悶七言古一首楊儀部
君謙遊石湖七言律一首蔡翰林九達春盡五
言律一首祝京兆希哲書懷七言律二首文太

史徵仲迎春風雨不出五言律二首早起七言
古一首唐解元伯虎春來信口諸作七言律七
首詩餘一首馬比部抑之西江月詞三首姚侍
御公綬歲歉五言律四首途中喝韻七言長篇
一首王文恪楊儀部祝京兆及姚侍御四律皆
和先高祖韻馬比部詞則與先高祖相唱和姚
侍御長篇先高祖所喝韻也蔡翰林唐解元則
書以貽先曾祖者內惟文太史三詩乃希孟所
補入蓋高曾二祖與一時耆宿唱酬往還所積
詩箋不下數百紙而獨無徵仲先生詩僅存西
齋春雨一跋耳蓋余家世儒素惟此零落數紙
以當密須之鼓闕輦之甲而諸從祖從父或不
善寶藏就諸公中太史名最著兒童走卒皆欲
得吉光片羽以爲重卽在蜘蛛蠹窟中必有胙
篋而去者先祖從王履吉先生遊而無履吉隻
字想亦坐此然成弘正嘉之間吳中人文甲天

下而卷中諸公實一時之冠或領襲於金閨或
主盟於丘壑隄磨未染絞綃實庭側理甫舒鷄
林爭購翰墨固以人重人又以翰墨重自鄴下
西園而後千古無兩而高曾二祖頡頏其間把
臂入林歡成莫逆此刻燭以成陰彼撚鬚而倚
和至於赫蹏充棟卷軸盈箱今海內猶不盡知
吾家二祖有覽此數卷者以此思人人可知已
馬比部號清癡其三詞之一已刻停雲帖中姚
侍御樵李人詩與字畫俱雋絕可喜爲識者所
寶故並登此卷希孟所銓次凡二卷而此其甲
選也

西齋春雨卷跋

右西齋春雨卷時成化庚寅先高祖卧病家居
諸名公見懷寄訊之作也希孟髮未覆額卽從
斷簡中得黎廣文及止軒兩詩顧文僖杜子開
兩跋子開跋甚詳恨不得覩其全也壬子春從

兄希亮持一卷見貽則左贊時翊以古隸題其首周浩養浩爲之圖而豫源之首倡群公之賡和楊儀部文太史吳文端三跋宛然具存復插入所存四紙亦可稱完卷但跋言武功伯徐公而下和者十有九人今僅得十三人不特武功詩失去想此五公者必一時鉅卿如吳文定王文恪輩或割裂之際耳食者拔其尤以博數鐙遂令此卷不成完璧可悼也然豫源以高人韻士倡之於前儀部太史諸公殿之於後屬和者如桑如翟皆高才任誕有名當世其它雖不盡知而文太史以爲皆四十年前大老辭采人物極一時之選成化庚寅至今一百四十一年卽弘治甲子亦一百十五年矣而楮墨無恙雖稍有殘闕不當與和璧琬琰並稱家寶哉夷考庚寅爲成化六年先高祖甫三十一歲身在諸生間而能使先達名流填簾相屬旣多長吉高軒

之過復敦正平忘年之雅此一時諸公俱端方自持豈可以攀附而得者嘗讀顧文僖所爲高祖誌銘而按其人與年歲當成化丁亥浮梁戴恭簡公董學南畿於高祖有國士之遇戴公名臣必有人倫鑒不徒以區區咕嚕見賞至弘治九年丙辰高祖年五十七膺貢對大廷爲四明楊太宰守陞所甄拔名在第一高祖不屑屑雞肋竟飄然而歸其才致若彼恬曠若此宜諸公之驩焉睚就也高祖歿於弘治癸亥葬於甲子文僖公旣誌其墓次年乃跋此卷而楊儀部諸公皆以甲子歲爲之跋先曾祖慤慤陳乞等於地下之文其珍重是卷又可想已希孟因此卷而庚有感焉先五世祖梅谷府君潛惠弗耀因高祖才名藉甚芝本醴源人爭慕之唐解元伯虎爲作梅谷圖見于王弇州集中弇州不知梅谷爲何人但曰想必德靖間名士也此圖旣

流入信陽王太史家度不可踪迹使余小子徒抱失弓之嘆而零星斷爛之餘猶存是卷風流若在芳訊如新既獲仰對群賢又可追崇先德浣手披展可勝慶慰

又

余始跋是卷方悵悵于梅谷圖以爲杳不可復尋踰一年已未而王太史之子喬峰慨然以此圖見還遂與先世所藏翰墨共成伴侶延津劍合夫豈偶然想亦我列祖之靈默默護持以貽厥後人耳甲子秋暮舟次泃河展開欣賞復題其後

梅谷圖卷跋

某以萬曆丙申秋從弇州續集中見元美先生跋時續集初行某年十八矣撫卷懷外家寶一失展轉流傳入于中州復有何人可問然二十餘年無一日忘也已未叨一第蒞政于冬曹

之屯司與信陽王琳伯同事琳伯以毋病乞假歸某試問之君桑梓先達有王師竹太史者其家有人乎琳伯言太史有子叅戎喬峰名延世賢而有文家聲藉藉也某又問之其家所藏法書名畫守勿失乎琳伯言叅戎君善承先志勿失也因告曰吾有家珍入王太史家四十有一年矣未知亡恙否若猶在也圖所以購之者踰三月而琳伯持叅戎君書來并原卷見還矣其來書曰此卷乃弇州先生寄答先君藏之青箱舊矣既爲君家故物敢不奉歸第後有二王跋語則先世交誼在是當人有其寶君歸後可倩妙手臨摹盡與祝王諸公字君自存之而摹二王跋語于後真跋仍見歸而摹書盡于前并識其去來始末爲兩姓世好張本其高誼不必言處分亦絕有意某媿無十五城之贈而獲寶玉驚喜不自勝因賦長詩以謝之浮湛京師四年

求臨摹者不可得吳門多畫家然六如此幅殆
入神品工優孟者俱擺指退縹緲欲脫不得不
付裝池更思六如先生畫祝王諸公字固不待
弇州徵信而此段因緣非弇州手書爲證不成
佳話合則雙美離則兩傷此之謂也不忍遽割
仍合爲全卷以輝家廟誇宗黨而別思所以報
叅戎更嘆二十餘年魂夢不忘者雖時代已踰
百年遠近復溢千里而去來之際如燈取影如
磁引鍼固叅戎君以錫類之仁勇於割愛而精
誠所格亦竊竊自信矣披展之餘可勝感惻

又

余從兄希亮所藏又有顧叔明畫梅谷圖乃掛
幅也高士張豫源爲之賦賦多蠹損先高祖貢
元公追憶而書之而王弇州有明三吳楷法序
中復有祝希哲梅谷記惜余不及見想一時諸
名流遊于先貢元父子間者爭以梅谷爲佳題

賦者賦記者記圖者圖咏者咏先貢元暨沂州
兩公俱狎主騷壇同氣相求墳簞協應卽先貢
元卧病西齋而偉人鉅公以詩相訊者積至四
十餘人其見重如此欲借一時翰藻使梅谷公
勁骨孤芳與各士風流相爲輝映諸公豈有靳
哉第梅谷公殁于成化之辛卯而子畏先生生
于成化之庚寅相去一年固不相知貢元公生
于正統之庚申長于畏三十歲沂州公生于成
化之丁未少子畏十七歲兩世交遊子畏介於
其間可互爲孔禰而家藏子畏詩札皆貽沂州
公者此圖或沂州公所乞亦未可知然貢元公
謝世沂州公僅十有七文章風雅妙擅家學而
又能紹前人之志發兩世之光詩云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烏知夫念厥祖者正所爲修厥德乎
爲後人者可以興感矣

金焦卷跋 戊午夏月

右先曾大父金焦圖題鳳棲梧一闌沈啓南先生遊金山詩七言律三首五言古一首金山望焦山一闌亦鳳棲梧也因綴合爲卷

先高祖畸艇翁高情逸響與啓南先生敦石交先曾祖之少也沈先生嘗贈以墨牡丹題詩其上呼爲姚秀才儻然父執自命也先曾祖爲諸生祭酒名甚尊晚年屈首一倅其所爲詩歌不少見不若先高祖著述之富從兄希亮貽余此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圖畫筆玄澹古雅有出塵之韻質之賞鑒家謂屬名筆無疑詞語錚淙又似覩沈先生之作而嗣響者以先曾祖翰墨之擅場如此而當年終不以翰墨名豈其所見者遠謂先高祖未竟之緒固別有在耶因急付裝池而以家藏沈先生諸作系其後使沈先生蚤見之悔不得董巨遺瀝盡付之通家後人也

彭隆池先生詩卷跋

評書者沾沾論好醜夫好醜豈在書哉如隆翁此卷腕力蒼秀而結構處以樸雅爲宗然展卷一過正如坐孤松倚危石與厖眉鶴筆高年有道之士相酬答覺神骨俱清喧塵若洗果以其字耶抑先民風格掩映筆墨之外觀者穆然有遇而不知所以遇也吳中邇來一派工形似習婉媚胸中垢翳千層同於累年不洗之研而欲使萬頃雲烟從墨花飛出則書之道愈亡矣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吳明山先生赤牘卷跋

余讀史辰伯氏所刻潛光錄而深有慕乎明山先生之爲人亦不同俗亦不競名蕭然寄其心於文史圖藉間蓋經生面目中時帶禪衲烟霞風格而屹秉素節若重關之不可犯古之人與古之人與所當表於鄉祀於社以式靡而鎮蹕者與余生也晚不及事先生而余有諸父行爲吳氏倩者髣髴能道其一二今讀此錄肅然增

敬時方濕暑不覺整衣危坐更欲焚香下拜矣
辰伯既爲乞墓文於鄉達尊又哀其手札與辰
伯尊人相往復者共數十通彙爲一卷試披覽
之宛如娓娓家人相對而自進修規勉之外無
俚詞無媒語無泛及蓋有道之言類如此辰伯
雖悼其著術之不存此不足見一班哉昔人有
謂王郎酷似袁公者辰伯之精神若是豈獨吳
先生賴之以永卽謂先生復起于今可也

黃平倩先生詩卷跋

蜀中前輩黃平倩先生大隱金門有超世之志
人擬之蘇眉山黃涪州兩學士其詞翰妙天下
吉光片羽人人爭購迺摹于形迹之內者故
作折署步齟齬笑其醜同于效顰如江陵蘇雲
浦侍御輩是也余嘗與侯司成若木論書輒欲
爲先生訟寃但恨見先生書尚少無以塞耳食
之口此卷迺賀岡卿函伯所藏得之金沙故太

史宇泰王公家王太史與先生同館一時並推
閎雅又皆留意葱嶺之學而邇來燕吳爲詩簡
郵驛者爲曇旭上人迺紫栢大師法孫其師曹
林與諸公稱法門兄弟者也故捉筆時自覺翰
墨灑澌神情陡露詩句新雋如濯柳又如洒松
風披蘭雪書法在福河南宋襄陽之間皆生平
合作目中所未睹迺余所最珍重者以先生素
心閒曠孤標芳潔疑其來從內院還歸樂邦爲
蓮花坐中人無疑其古今之業俱屬擅場其於
髫年讀之輒具一瓣香願拜下風至其鄉人王
給事以坤寧事抗疏受杖先生始而激發忠
義繼而周旋險阻風期節槩正堪與眉山涪州
棹臂齊肩豈獨翰墨也獨世人於翰墨外罕知
先生者米光祿仲詔王起部李重皆以名士爲
先生高弟余嘗因議謚問佚事於兩君而兩君
茫然獨以夙因蚤慧一二無關係事見答余不

揣謬爲闢幽未知得請于當路否然皆長空雁影豈欲留爲身後名卽數行陳蹟亦同於雪泥之瓜而見者不忍不護持鑒賞家以爲詞翰也如余與函伯同心攸好者其在詞翰之外也耶

趙氏世恩樓冊跋

生居季世不勝懷古之思見前輩名賢手蹟如對其人非肅衣冠不敢啓非盟手焚香不敢展閱凡先世所藏雖單行尺幅漫漶零落珍之如重寶今觀趙氏世恩樓冊抑何琳琅輝映也夫沈啓南先生吳文定王文恪諸公豈輕爲人捉筆如其文翰逞來聲詩賡唱必其人有足重者趙氏三世膺冠帶之錫而一以高年兩以尚義是時觀察公未貴祖父從高貲起家而獎與若此豈特慕文雅能乞靈如椽其人亦可知已今趙氏家聲大顯烏知其醴源所自太學龍伯十襲藏之授其子實夫余謹識其後而復諗實夫

曰此是君家大貝叢鼓卽清閨閣中法書名畫不足並重也

又

趙氏世恩樓冊甲集皆成弘以前諸先詰一披覲間古色照眼余旣爲之跋矣此冊乃龍伯太學所自求申文定爲之倡繼之者金陵朱少宰以下十餘人龍伯有弟兄凡夫居空山中高隱君子也文定公嘗與訂世外交一日凡夫應中丞辟有所讐訂僑寓城中道流山房宅無所携獨携文定公贈詩一軸以自隨龍伯之表章先德也其猶此志也夫其猶此志也夫

俞君宣尺牘卷跋

吳中自希哲子畏昌穀諸先生而後風流代掃卽有其骨無其才有其才無其韻有其韻無藻采翰墨之兼長屈指吾黨每以望君宣而君宣歿矣君宣死而吳山短氣花月無主不獨一人

一家之痛也至其含情篤摯婉而密綿纏而不屬綺靡逞逞於赫蹏中見之昨歲余簡篋中得君宣書十數帑皆自燕中及西安見詒者欲付裝池而逡巡未就今其內兄張涵吾彙成此卷展披一過如見屋梁落月不禁潸潸沾袖矣君宣所爲詩文及小詞故多可傳而其家刻殊覺鹵莽其郎君索序于余弗敢應刪而訂之後死之責也并識於此

笑道人傳跋

笑道人者太倉守陳君如松也

廉吏不可爲彊項不可爲孤根寡援獨行其意者不可爲此數者人所共知也然僂僂風塵睨顏色而進竿牘包匭日走于要人之門雖日致萬金一歲九遷其官而廉者彊項者獨行者又掩口笑之兩者孰是也笑道人今所謂廉而彊項獨行其意者也其所涖爲漸東粵東吳之東皆膏壤地而道人歸橐澹如也乃其政事肅蠹

敝清豪強不得騁孱弱有所恃久之而四封之內穆如皞如雖眈眈而信信者不能以此笑道人其笑之則曰爾廉爾彊項爾行意何以惠文彈治僅中任得次遷亡何投劾自免矣嘻何言之可笑也夫古之畸人如龐萌梅福笑而去谷口子真笑而隱被裘公笑而耕雪中袁安笑而卧蒙袂輯屨者笑而餒楊王孫笑而死且朽而欲爲折腰之元亮恐其蹙而啼也更教之曰善事上官不得罪於巨室則顛首不禁且惶駭走死矣謝去五斗使上官與巨室罔所挾持而以青白眼閱盡傀儡軒渠胡盧其孰能禁我是笑道人傳中所未備而余以此佐道人之一咲

王山陰恩綸冊跋

某旣莊誦王山陰制詞又讀倪太史跋語復灑灑綸綍也更附以儷句何取續貂且覘其雄文有慙刻鵠獨念山陰一身仰承于二父四

毋之間而皆藉其升聞獲此寵賁生者增輝于
珂里物者吐氣于高原既瀟灑圖之慙益彰螺
負之報斯非罔極之弘願不匱之愉衷乎自咎
爲人後者諱言二本獨 昭代令甲許其移封
銀漢演其流潢丹陵不忘故穴以茲廣孝兼可
作忠膺斯典者至若諸王昆季玉樹珠英棣萼
倚難兄爲始葩槐棘借郎官而吐茁將來青鸞
吐綬有同牙笏盈床白鳳生花欲共珠丘盡時
更倩名筆以黼德音庶幾方慶累世之藏不徒
巨川一身之告耳

吳孟登詩歌跋

余與孟登結社爲萬曆甲寅歲猶憶九月十八
日集孟登依綠堂摘文旣罷呼酒相勞至夜半
同社各散去余與殷三起褚穀貽顧巖叟王克
仲宋聖簡沈去疑六七十人洗醖更酌忽一童子
入報月華矣仰睇天際五色重暈光彩妍燦大

可三四圍移時不散相與跌宕狂呼謂此異瑞
也必有應之者乃余與社中兄弟後先脫諸生
去而孟登竟以太學生浮湛棘屋至貧病而死
其死也囊無錢困無糗所存者質庫印記子母
家資通之牘及生平所留文藁并詩歌數百篇
耳覽其生辰敘述諸作傷貧嗟老故自英雄擊
壺本色而達生曠覽夷然不屑之意亦復淋漓
楮墨間讀者爲低迴悵惋又復猛然於勞生攫
攘場中得一聲喚醒也孟登死而其先人帶郭
之田復爲豪右所噬致血胤煢煢有年登啼飢
之苦其外舅同卿徐公欲經紀其家而先梓其
詩以傳謂孟登實文藻翩翩非同烏衣少年也
夫烏衣少年問生產耽六博走狹斜至於貧病
而死者多矣若孟登以文故貧以貧故死以死
故益貧而其所爲詩若文則貧廼逾富死乃逾
生矣若覽其遺稿而念其死者并念其存者斯

後死之責也夫

鄭季真画竹冊跋

寫竹之妙貴在蕭疎閒遠迥然冷然聽之而天籟鳴卽之而煩紆解乃足爲此君傳神然近世寫竹者濃則蒼蔚深箐縱則離澌叢篠枯則悽涼敗籜又丹青家謂金粉易俗欲借此藏拙詞客文人以其詩翰之暇效顰與可子瞻率爾數筆遂欲與幽蘭怪石同稱三昧不知此君雅負絕俗之韻若曠劫來沾一微塵俗氣決不相肖余不能辨画竹而能辨画竹之人朱白民得竹之脩遠歸文休得竹之疎宕季真晚出欲與兩君子畋立者以其人生長於三萬六千頃之間從無市鄽世膩入其胸中而孤清之骨古淡之心又頗類于竹夫造物者旣借季真爲此君寫照矣季真之寫竹何難余亦爲季真題小影非竹也

懶先上人画冊跋

貫休以畫作佛事如巨然輩直是畫耳然而水樹林鳥從指端化出非真非幻卽假卽中皆佛理也一日過中峰見壁間懸一幀霏微瀟蕩空秀絕倫問爲誰作則座中懶先白足也望其眉宇的然文僧追章琢句又駿駿欲逼惠休矣世之善於規僧者謂不特詩画障道并山水亦障道然古之至人何不從喧熱場中領取那伽大定而必求孤峰頂上盤結草菴但須從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處窮到是山是水卽此是詩画家解脫門耳因其出沈子居画相賞不覺婆心陡發卽以此奉訂

單臣素印藪冊跋

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鑲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此退之誦石鼓語也後之篆刻者誰得此意余所見漢代銅章大都

逸宕飛動以八分體勢行之不盡作籀篆唐宋以降僅見於石刻及法書名畫而不見印章豈漢人范銅爲之故可傳後人或玉或石不能永久耶 明之擅鐫刻者莫踰吾外曾祖壽承先生次則許初子復然多牙章深刻細如鬚髮以精雅爲主後有何雪漁者自云得傳於文先生然俊逸有之若結構精嚴遠不迨也它如蘇爾宣梁千秋皆名噪一時而古今覓隔豈獨腕力有限正如鍾王筆意從逸情傲骨中來有不可強肖者沛上單臣素介門人間古古謁余出其所鐫篆以相眎頗善位置而丰姿亦自流逸蓋臣素生長徐沛涉世未久無塵俗滓其胸中鋒石相摹猶有孤冷之氣不入於螻螻嫵媚余嘗謂閱古帖可以忘暑閱古印章亦然今煊暑中爲臣素題此冊喜其冷致也若臣素携之而遊于暄熱之場以印戴驕肘後累累恐數日增而

技愈減矣

松瘦集卷之二

終

姚現聞先生著

文遠集

金閭張叔籟梓

文遠集卷之一

目次

啓

答馬使君仲良

候趙座師嶼翁

請吳座師茲翁

候胡撫臺泰六

候沈郡伯哀中

答各縣令尹

請劉館師是翁

答孟司成晉翁

請朱中堂養翁

請孫中堂愷翁

候趙座師嶼翁

候邵座師芝翁

請會試鄉同年

答馮按臺鐘華

又

答胡侍御小山

答呂中丞渭陽

候李司徒夢白

答熊經略芝岡

候房總河素中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啓

答馬使君仲良

門下芬菲粲齒語囑宮商錯落錦心文裁轡繡
夙擅扶風之譽來司函谷之津有酒如澠啓芳
尊於北海其門如市望聲價於西都群彥集而
牛耳同推片語成而雞林競購豈特吳中勝事
爭傳鄴下遺風如孟蠖屈有年鷦棲自適管嘗
邂逅實共班荆旣判浮沉羞懷短刺迺門下謬
廣同人之愛罔遺下士之求折簡相招自媿兼
葭之倚橐裝見貺復虛縞紵之頒似有遐心敢
孤明德但名書駢錫新添楊子一床兼金載膺
潤及長卿四壁耻青玉之未報惟白水以相期
倘叢桂小山尚牽客腹芙蓉秋渚猶戀行橈匪
祖帳之具陳或離悰之少展聊抒繭素仰答魚

箋

鄉會同年候趙座師洪翁

伏以皇州春暖憶寒谷之飛葭上苑花明思柔
條之灤露躋五雲而日近匪長風誰奮南池依
雙闕以纏聯豈繁星敢忘北斗用借赫蹏而抒
悵敢披丹臆以修誠恭惟老師門下虛危孕靈
垓埏儲瑞名高東魯擅文江筆海之波學富西
崑挾繪日挾天之藻彤庭獨對吐鳳字作銀鈎
之章玉陛臚宣喜 龍顏兆金甌之下從此露
分仙掌蘸彩筆於詞頭抑嘗火借蒸燃校秘書
于宵半三千首唱王孝先不媿科名十八登瀛
房玄齡終爲賢輔此皆粉榆濟美貴相望于近
聖之邦豈謂桃李成蹊共見收於掄材之會當
清時彌天而置網值師臺皎月以橫空相馬於
存亡滅沒之間千金以收駿骨賞劔於增鏐鐔
華之外一呖可識龍文由此拔十之功每得無

雙之譽留都佳麗江山增大國之風王氣龍從
文物躋斯皇之盛非何劉肇生往代安覩玉葉
水患疑陶章復起 熙朝再見雕龍刺虎聯蜚
者十八士已徵授鉢傳衣嗣起者復九人亦足
舉旗伐鼓如某等菰蘆細品檣櫟庸材雖蝸名
幸辱點頭乃龍門靳成燒尾當賢書初奏師臺
飾以青黃迨公車再廻國人嘲其玄白捫舌尚
在每效季子之揣摩拔旆貽羞敢忘孟明之拜
賜詎意扶搖繼奮幸此滬池奏功或步武清班
望花磚而仰止或觀摹列署依林樹以思棲杏
苑飄紅色借當年絳帳柳堤垂綠囊携舊日青
錢人傳玉笋簪差共詫一庭之秀寧令墨莊蕪
穢忍忘不世之恩甫輟宴於櫻桃食芹知美緬
有懷其蒹藻酌水思源爰抒繭素之箋爰聊布
蟻忱之悃悃才非東箭豈榎楠杞梓之儔禮乏
南金鮮玉帛采章之寶脯脰出於都養真成率

爾之供函丈布之席間可發莞然之笑伏望鑒
茲不腆賜以周行政事文章本合之而並美兵
農禮樂雖學焉而未優製錦難工何以補仲山
之袞鉛刀初割豈堪揮匠石之斤倘其建豎蔑
聞是謂仰孤隆遇萬一身名實玷尤爲貽辱門
牆方切戰兢願聞董誨至若朝多直道旣投畀
以掃南箕 帝眷儒宗將指日而還東觀恐漁
樵清夢漸聞長樂之鐘卽猿鶴移文不敵蒲輪
之詔某等萍分劍合雖聚散之難憑而杓指星
迴料瞻依之不遠倚春明而拭目佇夏月之好
音無任翹企遙戀之至

鄉試同門請吳座師茲翁

伏以皎月橫空曾照槐榆之影薰風入座仍披
桃李之蹊望子子之申驅恭陳絳帳觀溫溫于
函文敬酌黃流共九頌以嚶詞更三薰而布悃
恭惟老師門下連樊理秀英巨降祥吐白鳳于

繡腸雞林紙貴探赤虬于花管象罔珠還共謂
走筆如泉倒文江之駭浪詎意居官如水砥宦
海之狂瀾神觀幽閑與天際九峰並遠訟庭瀟
灑共雲間孤唳俱清壺冰在凝豈待文犀照渚
釜塵常滿寧誇廉石歸舟名動 天聰官聯冬
署將欲裨之大受聊復畀以諸艱維北闕東華
將入山公之啓而西崑南極適添海屋之籌忻
半百之何央佇八千而未艾某等夙承冶鑄幸
托甄收南國九人以三戰而始成後勁楚關八
士因雙距而謬托先登自媿楊游鵠立程門之
下有慙彭戴鳧趨張禹之堂雖束脞未修有弟
子不成都養而溪毛欲薦在野人思媚至尊乃
因麥隴之旣移又值孤揆之初啓荷葉出水爭
觀太乙真人蒲藻依風思觀萬年君子將申三
雅之勸覲陳二簋之需伏聽鑒聲望舉帷而至
止有懷雀躍敬擁篲以將迎某等無任踴躍懇

祈之至

候胡撫臺泰六

伏以日暖掖垣聆鳳梧之餘響風清鈴閣式隼
旗之新輝維襦袴以驩歌知袞衣其涖止崇牙
旣建庇宇思歸恭惟老公祖臺下瀏水發祥臨
湘藁秀五采作彰施之色補袞 楓宸千章掄
杞梓之材提衡棘院入升 紫闥飛白簡以含
霜出擁絳紗淬青萍而耀雪績懋隆乎中外望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蔚重於巖廊實簡 帝心沅膺 寵命念吳會

係賦財淵藪蜚輓攸資而 陪京乃豐鎬丕基
拊循庀賴維哀鳴之鴻雁旣叫呼澤中而薦食
之豺狼復彼猖塞外大農無計需儲餉於東南
赤子何辜罄髓膏於西北際此醫瘡剝肉奚堪
竭澤焚林但能塞其漏卮無充碩鼠之腹便可
沃彼焦釜免貽涸魮之憂至若釁起邊陲或生
心於多事而賞懸幕府必受命於知方霸氣雖

沉詎乏水犀之甲風流日盛尚留金虎之精豈
徒戲下戟門介士時當訓練卽使江濬海濙勇
敢亦可召徠凡此錢穀兵戎總屬威靈統握百
惟振刷端仗風猷如某者藝本雕蟲人非潛豹
襪材豈稱乎華國緯恤頗善於憂天念我維桑
深荷帡幪之貺有懷投李先蒙瓊玖之頒敬遣
歸俘恭承介福抒芹曝而畢獻覺頌禱之無文
統望慈涵宥其狂率

候沈郡伯哀中

扶風晝永慶四民之二天渤海春深釀五風而
十雨軒鏡照穿牖之鼠玉壺映懸釜之魚澤洽
吳儂驪騰 帝里恭惟老公祖臺下滙靈越水
集秀當湖抒雲漢於胸中錦心映日吐虹蜺於
楮上彩筆于霄以東箭之標英作南宮之領襲
仕居水部有梅花官閣之風權涖荆關彷彿月夜
登樓之致無論木枕不作抑且廉石空歸就澹

辭濃爰借 留都之署量材擢地徵靈閭間之
邦在敝郡以浮靡彫敝之餘民多殯首而使君
用清靜寧一之化治等烹鮮每勤閉閣之思蒲
鞭罰措雅慕焚香之告包匭風清春滿花開已
擅兩岐之頌秋來楓冷更傳五袴之謠即今日
令聞之無雙知他年治平之第一矣如某者迹
同匏繫心憇棠陰求下榻以無從聞口碑而志
喜欲鳴賀燕聊托歸鴻布幣有媿於承筐摘辭
未罄其善禱統祈慈宥曲賜汪涵

答各縣

月印琴堂撫雲和於單父花栽錦縣豔蔽芾於
河陽忻傳動地之碑驚覩披雲之札遙承尺鯉
佇想仙鳬恭惟臺下藝海含英詞峰挺秀詞霏
玉屑縱金石以成聲筆瀉銀濤濺珠璣於墜唾
幸借千常之杞梓來臨萬井之枌榆始爲有脚
之春陰陵變隩繼作隨車之雨枯荑含苞雀鼠

搖唇片言可當軒鏡蝸蠻闢技清問以代僚丸
歡騰五袴之謠名高剡薦瑞借兩岐之異譽藉
袞褒澤與溟海同深品視嵯峨更聳 紫泥
洊錫朱芾方來矣如某者丹鉛何補管蒯靡長
索米侏儒永作書倉之老蠹飲河筭斗寧稱學
海之人龍指雲樹於江南情依燕幕問星軺於
薊北信斷鴻書慙乏縞帶之將先辱瑤華之貺
固知潤沾九里無妨酌水之清尤願最報三年
益懋崇山之力民其康矣增戶口者八千 帝
用欽哉課循良爲第一爰憑絨素附候典居托
蘭草爲報章永懷如玉捧梅花之芳訊更謝兼
金益珍 社稷之身永迓岡陵之祐

公請劉館師是翁

伏以芸閣薪傳恭借真人之火蓬池水擊瀛開
帝子之洲敞玉署於西清經橫絳帳展瑤編於
東壁筵叩黃鐘式歌燕喜之章敬迓龍光之止

沼溪具薦山嶽遙攀恭惟老師閣下鼎呂崇堦
球琳瑞品丕承弓冶振奕葉之青箱頡頏填麓
擅芝英之紫蓋奮賜溟於綺歲玉笋昂霄步虎
觀於明時金莖浥露徘徊中秘牙籤與緝軸俱
披偃息丘園青簡共綠沉紛案著述特其餘緒
卷舒妙合神功迺駕鑾坡則磚花照影揮毫螭
陛則帶草含香秘閣詞頭煥出一天黼藻橋門
甬監育成大地菁莪遂正宮端旋司禁籙維清
班之領袖曳履誰先實揆路之前茅鳴珂直上
瞻此袞衣赤舄何待旁求佇聽 丹詔黃麻豈
煩歷試孰知天地泰爲裁成之泰先以 帝王
師作蒙養之師秩晉寅清化成董帥仰憑陶鑄
點鈍鐵於青萍更藉鞭華化駑駘爲駉駉務期
學焉可試肩大受於他年未許涉焉不精甘小
成於今日某等偶叨遴拔倅玷清華分珍飮於
大官滑稽因而告飽供筆札於少府博物可以

成書遙通桂殿仙真文移星斗漸近玉皇香案
筆裊爐烟循省踰涯竭蹶恐後豈徒燕巢文木
空啣上苑之花鼠啣書倉僅索長安之米而已
茲筮得某月某日晷臨丹陛序屆朱明白日小
年寧忘玩愒之媿綠陰沉晝敢爭分寸之陰聊
陳脯臠之供爰正臯比之座先陳函丈祝純嘏
於萬年并列賓筵期旣醉之五福鼓鐘憂擊下
舞鶴兮瑤臺簪珥繽紛集飛鳧於瑤島倚南薰
而動操胥樂鈞天挹北斗以爲漿同霑化日際
此離離盛會式瞻嚶嚶來臨九頓振衣三薰布
悃

答孟司成晉翁

恭惟老先生閣下嶽降鍾靈山暉獻瑞胸羅星
漢捧舜日以趨朝氣吐雲烟應商霖而濟世佇
花磚之赤舄名動金鑾啓芸閣之青藜光分玉
燭帝念辟雍在鎬人推樂育斯皇鼓篋如林鑄

黃鑒於爐鞴圓橋若堵錯白壁爲珪璋從此萬
餘千英成就四科五教賢關之功偉矣已占絳
帳風清良弼之賚誰歟行見黃麻日麗某菰蘆
織品輪菌廢材濫華選於金馬之門蠅隨驥步
廁清班於銅龍之闕鵠附鶯枝情企高山願執
鞭於晏御夢迴弱水難擁懼於班舟遠承梅訊
之頒益仰菲收之度肅衣莊誦隨十襲以珍藏
盟手抒衷謹三薰而報謝欲酬明誨愧素蘭之
寂寥更薦荒詞伺文鱗之來往臨書負仄還嚮
飯枕

請中堂朱老先生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

大學士到任啓

代

伏以 青宮峻秩班聯 黼座星辰紫閣巍階
身傍 袞衣日月忻逢 聖天子一代維新之
會適符 文皇帝七人共事之初詎遭際之偶
然想太平之可致恭惟老先生閣下彤墀射策

顯祖親賜品題望苑橫經 皇考躬承啓沃中
正如唐之敬則必能以一身而領輿羣龍嚴重
猶宋之勝非又可以片言而折衝胡馬欲調奮
鼎端仗墳簞茲者椒塗叶而甲觀將開預庀宮
孤之寄芸案陳而乙夜匪懈爰增閣學之員秩
豈虛懸官非徒備當此葭灰飛動又值嵩祝傳
呼臣主矢卷阿之音兄弟啓蓼蕭之燕遙聞嘒
嘒願瞻赤舄於鑾坡快睹師師共拜黃麻於麟
閣敬飭堂饌祇候廉騶

請中堂孫老先生以兵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到任啓

代

伏以樽俎成功借威嚴於內治燮調佐理資謀
斷于同心念 帝賚可作股肱喜人情尤賢夢
卜恭惟老先生閣下志切扶危撥亂學兼緯武
經文揮灑彤墀預定經綸之略優游秘閣養成
公輔之猷風度儼若九齡蚤膺 聖眷獻納宛

同祖禹每沃宸聰遂以輿論之僉同統握兵
樞于密勿按宋室范文正富文忠之故事雖分
任以何嫌攷先朝尹文和商文毅之署銜亦
詰戎以爲職嘗茲狼烟瀰塞宜儲頗牧於禁庭
卽有鷺振充盈尤藉韓彭於帷幄謹洵某日仰
思借箸肅聽鳴珂願示我於周行毋作甘醴濟
水益匡予所不逮常思駢浪同舟集六七人一
時師濟之休衍千萬年有道靈長之脉

同榜公候趙座師嶼翁

伏以蕙帳春迴漸起花磚之色栢廬風暖徐分
槐閣之香驚歲序之游更合門牆而申候恭惟
老師閣下洪河滙秀岱嶽呈奇抒雲錦於天孫
之機七襄獨綯操月斧於巨靈之掌萬彙兼收
偶遺罔極之青蠅幻出無形之蒼狗而雪消現
見張弼已釋其暎疑雲破月來摧轂益隆於鼎
望祇緣八十齡金母遐逝捧檄無歡遂使廿五

年玉殿元英宣麻有待今居諸事邁霜露再周
雖栢棧之慕如新而乾醴之期在邇王哀蓼莪
廢咏詩教空聞張禹絲竹成聲樂章漸讀從此
紫泥渙召豈徒春花秋實之間佇看赤舄升庸
定作舟楫鹽梅之寄某等夙叨甄植久曠樞承
萍梗相逢共遡百川之自駕駘並駕敢忘一顧
之功聊獻芹私用抒菀結尤望德音之董誨庶
幾誦法以周旋臨啓不勝翹戀之至

同榜公候邵座師芝翁

伏以剪拂功深驚蹇與驂駟並駕沾濡德茂艾
蕭共蘭蕙分榮因瞻濟之成行遡淵源之所自
恭惟老師閣下挺生異人蔚爲名世龍蛇筆走
遙分紫袖之香星斗胸蟠遠映青藜之色人共
思其甄植天寶假以機緣試劒於歐冶之墟風
胡論價伐材於鄧林之野匠石操斤從此蒼蠅
之飛可比能於歷塊并令斥鴳之躍亦借力於

搏風今聯袂天衢比肩王路若無田敦十年之
報豈非陸氏一莊之慚况猿鶴定盟久已著東
山之望而鸞鳳空集不能啣北闕之書是誰過
與良所媿也茲附郵筒之便聊申筮釜之供輶
褻奚辭曠踈莫贖臨啓不勝瞻望悚仄之至

公請會試鄉同年

伏以挂籍星聯整秋風而並駕杏園雷動藉春
草以班荆適當延津合劍之期可無平原置酒
之樂茲者天迴紫極月麗青陽具有楚以成驩
借如澠而爲祝五百里賢人會聚皆 高皇帝
定鼎之鄉三千言禮樂敷陳適 新天子臨軒
之始敢陳篋絡預擬探春之遊有媿糠粃哆言
對花之召在懷珠者凌雲賦就知下幃之無餘
而輯玉者湛露恩沾恐還轅之有日倘良觀之
輕擲慮嗣晤之渺茫縱使果熟櫻桃可共醉曲
江池畔祇恐陌垂楊柳且銷魂灞水橋邊萬望

翩翩惠臨毋使盈盈空佇

答馮按憲鍾華

恭惟老公祖臺下紫電清霜並著金風玉露俱
流望重埋輪識豺狼之屏迹名高持斧知雀鼠
之潛踪以三吳積弛久敝之餘微二天不競不
絀之賜歷年需滯將披導於終朝列郡屯膏計
興除於浹日不佞孟載瞻芝宇頗挹蘭芬竊幸
簞首頽尾之民得遂巨壑長林之願而淫霖沍
沮斗粟踊騰旣銚鑿之盡空恐芋菽之不飽如
敝郡素稱繁沃內實尪羸逐末者每身富而家
貧力田者又公追而私迫凡解苛祛蠹平糴寬
徭惠此蒸黎免其溝壑想老公祖所亟爲究心
亦不佞輩所共爲傾耳者也在書生固守咕嗶
而明問曲賜諮諏敢布芹藿之愚用代瑤華之
報伏惟電炤并望淵渥

又

恭惟心公祖臺下埋輪望著攬轡風清以敝鄉
凋瘵之餘更積習玩弛之後而霜威振蕩里無
憑社之奸曦光照臨民鮮覆盆之嘆從茲狐鼠
屏迹遂覺鴻雁聊生至若賦歛重而莠楚興謠
歲事稜而米珠騰踊百凡安堵咸賴調停孟越
在京華實叨蔭履正擬採萬民之輿誦合四郡
之口碑虔布恩私兼伸頌禱而寵以瑤札賚及
朱提徒有仰明月以興懷對高天而增跼耳臨

緘神溯皇恐主臣

答胡侍御小山

希孟嚮叨厦蔭未遂樞趨叩臺堦末繇瞻仰
對清霜而思慄依暄日以知溫有願執鞭空勞
入夢北者花驄攬轡繡衣採風吏弊民暑總歸
二天之內圻同甸服咸收四履之中無論博塞
鬪鷄與夫椎埋屠狗皆當革其獷悍薰就馴良
使仁騶載起於召南乳虎潛消於河北則魏博

億萬人之保障下可以填撫群吐而幽冀數千
里之金湯上可以鞏固京闕睠懷畿輔式賴長
城況此邊圉屢驚覆亡接踵而宴安類處堂之
象謀議沿築舍之謀端望嘉謨共匡廟算至若
召募勇敢調遣師徒遠以作山海之干陬近以
壯郊坰之翼衛此皆揅焚拯溺之計亦屬枕戈
投袂之時料憂國自有同心卽鄙言聊爲發覆
爾臨書唐突伏祈鑒原

答呂中丞渭陽

伏念希孟菰蘆匹士臃腫棄材倖借咕嚕之餘
閒賚列承明之清署當此國故恒擾邊情震驚
旣不能僂力宣勞身備干陬之衛又不能分籌
借箸口抒杞漆之憂碌碌趨朝抱丹心而莫吐
悠悠玩日覺白晝之彌長卽雕蟲之可攻慮維
鵜之貽誚而况藜光半掩槐影空移蹴躡緇塵
徒挾禍衡之刺紛軋華轂時過李賀之軒并書

生之職業成虛將明主之栽培何報捫心浹汗
顧影興慙正願錫我周行眎其末路忽被德音
之貺兼辱明問之勤恭惟老父母臺下德蘊球
琳才兼楹棟去敝鄉歲月滋久覺孔邇之如新
計歷仕中外洊更滋大任之伊始斗山久著乎
北闕節鉞首借於西階雖鎖鑰金湯知咸京之
鞏固迺徵發調遣因奴警而驛騷若使遼土未
復舊疆猶恐秦人不得安枕夫四履之外縱封

李遠集

卷一

李

遠集

疆各有攸司然一統之朝豈緩急迺能坐視况
諸塞有聯亘之勢未可以代庖越俎爲嫌而神
州有荆棘之憂自當以枕戈誓師爲急比聞臺
下受事以後累月之中惠威兼行恬熙並著甍
整懷死綏之氣介冑知挾纊之恩若鼓舞以不
世之奇功勸勉以有生之大義將見棄妻子如
脫屣赴湯火如樂郊鉦鼓喧天近以洗袁經臺
自焚之恥旌旗漫野遠以弔杜將軍血戰之魂

四海想望在此舉矣三秦子弟豈無心乎伏惟
臺下投袂興戎厲兵秣馬嚴將領之選重餼糧
之資使其含笑登塗啣枚就道毋使宣大督府
獨擅勤王之名亦勿使磁州過兵再見逍遙之
迹則勲播竹帛光照鼎彝豈獨雅歌投壺投石
超距稱鈴閣之美談作毬塲之壯觀而已聊陳
葑菲勉答瓊瑤幸恕疎狂賜之採聽

候李少司徒夢曰

李遠集

卷一

李

遠集

恭惟老先生臺下品合珪璋材兼楹棟縱橫八
面恢乎電掣雲流鑠鑰一方允矣河清海宴豈
特寓內仰爲霖之望實令下走抱執鞭之思今
邊陲震驚轉輸匱乏乃輟蘇威度支之寄暨攝
劉晏江淮之司而歛乃謹誦舳艫啣尾鞭叱則
陽侯聳思指戲而川后效靈遂使對壘嬰城者
免於羅雀掘鼠提兵制閫者不聞唱籌量沙行
伍每有春糧沙塲猶爲楮飽伊誰賜也功不備

與無奈人乏老謀天不厭禍清撫罔能恢復瀋
遼繼見淪亡米珠載入千艘半果腥羶之腹煮
玉將供萬竈反齎盜賊之糧靜言思惟良可惋
痛今 朝端雖勵枕戈之志而軍興難爲畫餅
之充搜刮閭閻既有剗肉醫瘡之苦飛輓塞上
又有涉險致遠之難誠欲卒飽而騎騰以待鬼
輸而神運然木牛流馬孔明濟祁山之師置弩
叩絃韓泥助渭橋之餉凡人力所可濟皆明公
所優爲咎鄴侯功在轉漕竟稱三傑之首而堯
子精于制用聿定一匡之勲彼則能提挈張韓
此亦能控衡高國惟錢穀兵戎之事判而盈縮
哀益之見分牧羊興嗟興歎堪嘆此旁觀之所
疚心而畏時未敢昌言也聊抒漆室之談仰報
瑤華之問

答熊經臺芝岡

恭惟老師臺下具方叔之壯猷並吉甫而爲憲

廟堂倚毗之切不啻心膂股肱邊陲仰賴之慙
何止金湯鑠鑰徵書再起遙聞羶毳心寒仗劍
重來想見旌旗色變咎樂羊之蒙謫 明主實
鑒其孤忠迨司馬之還朝兒童亦知其姓字雖
玉關烽火共羽檄以交騰賴銀漢旄頭借撓槍
而盡掃孟心懸凱奏耳聽饒歌渡玄菟而無繇
望黃龍之直搗欲尺組繫單于之頭媿非塞外
征人思片楮曾瞞之魂又非軍中記室但得
裴晉公功成淮蔡則刊碑願效昌黎果如寶車
騎績奏燕然豈勒銘敢辭班固更祈老謀勳藏
天地神略闔闢陰陽群策群力自有兼收之術
可攻可守原無一定之形咎甘延壽急擊郅支
與趙營平坐制羗虜卽遲速覓絕而神略相符
是在當機確有主持而非耳食敢爲控揣也率
爾布復不盡裏言

候房總河素中

伏以蒼玉浮河障百川而效順玄圭錫 帝驅
四瀆以朝宗勲名久著於撫綏懋績新昭於疏
淪恭惟師臺天挺偉人時推名世豸冠立柱凜
霜氣於臺端馳轡巡方囂 皇靈於畿服吳宮
花草猶留蔽芾之思澤國山川尚載澄清之績
至牙璋旣建銷隱孽于苞桑隼旗斯臨奠群萌
于衽席凡西江之愛戴同南國之謳歌用借元
臣膺茲重寄將使餘皇啣尾載千箱以並輸必
斷川后安瀾借一帆而飛渡何待宣房沉璧佇
望衮衣之歸若使渭水求璜行見安車之召作
中朝之砥柱文武憲邦爲明主之股肱勛勳定
國匪繫一人之祝實占萬口之同希孟夙荷品
題久依帡覆當年桃李敢忘一顧之私此日粉
榆重沾九里之潤自師臺旌辭 帝闕久在長
天秋水之間而下走身傍親幃空有暮雲春樹
之想曩龍光之久隔并魚素之稀通苑積徒殷

曠疎莫贖茲因郵遽之便聊伸瞻候之忱九頓
摠詞三薰布悃

文遠集卷之二

目次

啓

答李民部生洲

答陳無聲同年

答隣縣父母

又

答南畿兩主考

答本房諸門人

答門人羅當世

答門人張子襄

再答本房諸子

答門人楊引能

答管探花同年

答曹撫臺薇垣

又

又

迎曹撫臺赴召

答范侍御玉坡

答張總督石林

答宋侍御青霞

答岳中丞石梁

答李總河燦巖

答李憲長涵醇

答洪中丞學海

答劉孝廉無似

答梁侍御震寰

答門人張子襄

答某司理

與趙世兄

答劉光祿蒼柱

答張侍御玉林

答白中丞惠風

答吳大叅師每

答宋杞縣九青

答陳宮諭芝臺

答莊撫臺星銘

答王司業琨華

答柴寧副延熹

答楊吳縣鳴九

答張戶部樂山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啟

答李民部生洲

關門叢集地則成羶使節來臨心常似水商旅
競歌來暮氓庶亦切皈依何誦聲甫達于燕吳
而訪書已生于洛蜀青蠅點點遂叢薏苡之讒
綠水悠悠遽撒蓮花之幕今既挈圖書以還舊
里仍復分酒貲而惠故人我本寒蟬竊飲高秋
之墜露君亦涸鮒廼爲陸地之响濡雀報無期
魚箋聊覆

答陳無聲同年

昔年都下聊聚萍蹤一自歸來遂分帶水雖椒
蘭徒相悅慕而蒹葭終隔淼茫今不孝怙恃興
哀已抱中路嬰兒之痛而年兄匍匐在念彌敦
他鄉景弟之情不獨酌明水以酬泉臺抑且裁

繹詞而慰草土生芻如玉足爲玄壤之榮明德
維馨豈羨素車之客晨風凜冽捧尺幅以生溫
夜月淒其庶兩心之共照捉筆滋感觸緒難陳

答鄰縣送年

物候更新幸迴春之有脚廬居岑寂傷愛日之
無年忽承鼎貺之頒遙占泰來之慶恭遇老父
母學擅名家材稱獨步繡腸五色共溟渤以揚
瀾綵筆千尋竝華嵩而挿漢爰借函牛之器聿
開馴雉之祥心照水壺常對一簾秋水恩敷芾
野平分萬戶春光在海邦旣欣戴于二天并吳
儂亦潤沾于九里暫駐還朝之赤舄祇爲頽
尾魴魚有懷授粲于緇衣念我投林病鶴自嘆
山中無曆要松栢以共歲寒忽聞天上御書借
柳梅而傳春信從此水因漸暖可分玉琯之和
其奈土室餘生莫遂瓊瑤之報荒械鳴謝苑結
難酬

答鄰縣送端節

葵心獨映借榴火以抒丹棠蔭方濃對桑陰而
沃綠正欲撫時而獻頌乃承留序以隆施恭惟
老父母學擅鸞龍材兼繡虎倒文江之駭浪走
筆如泉砥宦海之狂瀾居官似水豈徒鳴琴所
被花滿千郊凡茲擊柝相聞潤沾九里際此朱
明之節遙瞻赤芾之階覩一片之莫伸乃雙南
之駢錫情均贈縞徒托獻紵于清風寵溢投桃
文選集 卷二 大雅堂
祇付報瓊于明月欲鳴賀燕聊囑歸鴻若言稱
兕公堂恐揚舲之未果或俟飛鳬郡閣當望氣
以相迎

答南畿主考送試錄

豐鎬掄材既極人間之選蓬瀛念舊復傳天上
之書操月斧于鄧林梗楠共採散春曦于寒谷
瓊玖先投展卷迴環開械鄭重恭惟台臺名重
禁林功深講幄口含鷄舌常分 御座之香身

冠駕班時睹 天顏之喜不特書陳玉案爭誇
稽古餘榮抑將名貯金甌快睹匡時素略茲以
作賓重寄爰推重望詞臣 特簡傳來已見旌
幢映日翹車開處便知駉駉嘶風能將海舶山
置直入探奇之窟遂令寸珠尺璧來爲几席之
珍卽榜首久著于文壇知群才多協于民譽烏
衣與白屋並進窺立賢之無方春蘭共秋菊爭
榮識栽培之有主此時瑤簪玉笋森森掩映門
牆他年玉陛金闕濟濟親承衣鉢如某者道與
時違言從身隱三年土室常懷風鶴之驚雙轡
柴扉祇締海鷗之社清華舊署已同鴈過長空
雲霄貴遊寧復鶯鳴上苑但有樵夫牧豎時惠
寒暄豈知薇宿台垣遠勤訊問既借賢書而修
故事復裁芳訊以慰陳人豈其臘破春迴先寄
梅花之信敢言否極泰至欲飛葭管之灰敬十
襲以珍藏并三薰而報謝

答本房諸子

一朝遇合樹桃李于無言歷劫因緣聚芝蘭而入室喜掄材之不謬更聿觀其有成茲遇諸丈藝擅青緇名傳素業下幃攻苦則溫飽無戀於生平閉戶藏修卽文章能脫於流俗養就珪璋之器自當運際遭逢裁成黼黻之華何難暗中摸索君若寄而取也余何力之有焉惟堰瀦偶伏蛟龍而崕嶠幸植松栢災因福過遂成失路之嬰兒毀出求全更作操心之孤孽正恐仰累知己何當遠惠德音懷鮮民之窮愁赫曉盈幅更瑤函之照耀筐篚充庭德莫厚焉心乎愛矣顧行李之蕭然與家食而何異若論故人相期之雅豈在尋常寄贈之間勉勵修途務崇令德但望諸君比肩而競奮卽使不孝借寵而分輝自嘆陳人已絕雲路青霄之夢緬懷同志願要歲寒白首之期提筆惘然願言珍重

答門人羅當世

文章締合敢言桃李成蹊道義論交更喜芝蘭入室幸暗中摸索不謬覺 明時籲俊有光茲惟當世道丈奕世清芬傳家素範生繇賢父本爲渥水龍媒名在鄉書久矣鹽車驥伏因朱衣之暗點致青眼之相逢君固自天祐之余亦何力之有惟崕嶠幸植松栢而堰瀦偶伏蛟龍遂召福過之灾游罹意外之咎正恐仰累知己何當遠惠德音懷棘人于故園赫曉累幅酌先靈于隔世炙絮盈筐德莫厚焉心乎愛矣念不孝方以褫輦而抱榮啓期之病乃門下正以晝繡而承老萊子之歡何忤戚之懸殊顧悼恤之恐後其爲隆誼宜埒古人顧恨余忠孝之兩乖每願人臣子之交盡雖素聞庭訓時懷 累朝再世之恩而瞻戀親闈毋忘一日三公之念此不佞所爲縞紵莫報芹曝爲伸者也哀亂政中縷

棕詎聲

答門人張民部子襄

杏苑初開驚遇暗中之鮑謝蘭心作合忻逢世外之羊求交因久則彌深道以窮而愈固既托歲寒之松栢每傳春信于梅花恭惟蒼巖民部執事學本家承材絲天植繡腸五色共河洛以揚爛絲筆千尋竝崧高而插漢養黃芽於九轉之後拔宅何難燒赤尾於三耀之餘點晴斯易

東遊集

卷七

次韻

湛盧貫斗豈須價重風胡驟駢嘶風何待群空伯樂一自服官之始遂稱司計之良掇斑管而握牙籌仰佐大農之匱借水壺以平玉尺常聞行旅之謠惟衆蟻附羶吏道更滑於濁渭獨孤蟬吸露臣心堪映於清源今拂袖還朝借琴書而稱跨鶴乃緘題懷舊裁縞紵以付賓鴻君實中心貺之余則顏何厚矣痛緇衣雖寄安能與萊衣而並更幸墨莊未蕪更得與陸莊而載

啓向在風鶴弓蛇之際惟恐累林木池魚茲當驚猿駭鹿之餘敢自慶野花曉鳥惟願新主開堯舜之治使遺民得高枕無憂諸公踐夔龍之班并陳人亦彈冠相慰從此蓬高三徑常分桃李之暉豈特燦爛雙南時拜瓊瑤之賜而已

再答本房諸子

三生結契鬪玉筍于瑤墀千里同心寄金蘭于牙管當赤虬之吐霧猶念涪蹄值黃鵠之翀霄還思伏卵感君施厚顧我懷慙恭惟諸丈共稟河岳之英來作邦家之瑞梗楠異種總爲千尺飛爐鏞磬殊音咸入九成仙呂豈意驪珠孕秀徵賞譽于鮫人敢言藍瑩潛暉借品題于和氏爰登法席用薦清朝漁獵寶山祇賴皇紘帝網採樵桂苑寧操月斧風斤當懸書于國門已重三都之價迨服官于仕路爭誇八面之才對粉署之多閑每蕪清香于午夜入羶途

而易染獨飲墜露于高秋昔年豺虎之縱橫賴
絃歌以解困阨今茲麟鳳之遘會藉筆路而啓
山林慶吾道之不孤絳幃動色更知己之予助
寒谷生暉寧如彭宣戴崇徒周旋乎張禹真若
玄齡如晦足羽翼乎王通自揣何人獲茲勝友
至於歲時問訊每割桂玉之需使命頻煩莫副
瓊瑤之報豈投環之雀共陽鳥以無援迺束修
之羊對懸貍而滋媿矣晤對匪遙裁械莫罄

答門人楊民部引能

言念仁丈秀濯錦江胸吞巫峽擅相如作賦之
手何須狗監傳名抱子昂變雅之才豈待胡琴
增價自喜暗中摸索識劍氣於斗牛之間漫誇
靜裏摩娑得驥子於牝牡之外爰成道契遂締
心知把酒論文振遺音於八代披襟言志尋尚
友於千秋豈陰陽人道之環攻致勝會良朋之
遽散絳幃月冷寧許彭宣絲竹之歡帶草霜凝

共感王哀蓼莪之痛昨者偶因于役展我荒廬
重修孺子之生芻來臨夏甫之土室值涼秋之
風雨正宜話向西窗嘆曠野之懷其寧有樽開
北海惜愔累夕感襦被以相從旦旦申言恨征
橈之不待從此迹分河漢詎知運轉滄桑杲杲
赫曦重揭中天氣象濛濛宿霧翻成震旦光華
夔龍登儀舞之班公等事也麋鹿入樊籠之囿
余何心焉或挽或推在諸君恐有小山之戀且
驚且懼惟不佞深媿草堂之移 紫禁聞鐘孰
似黑甜紅日赤塵載陌何如碧水丹丘問脂轄
以難期因考槃之未寤雖裝成資斧千里可助
奚囊而塵滿圖書一肩尚無行色姑俟玉琯將
更之會或是金臺把晤之時駢貺祇登薄縑非
報

答鄉同年管探花

恭惟老年丈閣下夙標龍腹之譽哀先虎榜之

英惟 聖主當陽闢八紘於賢路故真才應運
粲五色於毫端陳禮樂三千奪方正賢良之
上座條對太平十二皆兵農財賦之宏猷 援
自 睿裁喜獲連牛異寶 鑒其微漏原非玄
承承訛咎 成祖臨軒而榜首之名親從 改
定 世宗發策而進呈諸卷槩 賜品題足供
儒臣之美譚允爲 熙朝之盛事然未有千秋
知遇一筆相成遂以 天文雲漢之章加于日
暖龍蛇之字如茲 寵遇倍極光華某嚮附賢
書自托蘭茝之譜今聞 臚唱如分棣萼之榮
幸清時不棄陳人使孤踪復還舊署徘徊鈴索
共聽睨睨和鳴步武花磚敢曰糠粃前導未申
燕賀先拜鴻書媿藉手之不恭或班荆之匪遠
臨緘臆結矯首神馳

管君 廷對卷成字少一筆
御筆補之亦異數也

答曹撫臺薇垣

恭惟老公祖臺下風清筦鑰望重藩屏當齊魯
纍起潢池并中原禍深沸鼎迺荏苒與買犢之
志而井里免牂羊之憂一方旣藉以救寧 九
重亦紓其宵旰希孟偶因假道式觀壯猶雖未
遂夫樞趨實有懷於仰止瀕年憂患伏處丘園
方林木之將延更梓桑之是慮食毛嘗苦於早
滂敲骨轉困於誅求欲寬大農仰屋之嗟寧知
窮簷懸磬之苦至若武事儉而緩急莫備水利
廢而瀦洩無時法度則弛而不張土風則華而
無實碩鼠借公帑爲谿壑翼虎倚逆釁以咆哮
不有王端毅釐革之規與夫海忠介激揚之法
恐沃壤漸淪于厄瘁而干城難保其腹心幸
豐鎬實厓 帝衷且轉輸仰裨 國計遂以
邦家之楹柱來作吳會之金湯隼旟麾而壁壘
旌旗胥變鑾聲止則山川草木交輝孟初赴徵
書暫離故國未伸兕觥之敬先承魚素之將再

拜披緘三薰布謝當遣赫蹏而伸侯更據芹曝
以鳥懷

答曹撫臺送端節

節屆朱明人依翠樾阜財解愠在 聖天子方
揮五弦之風滌煩祛苛惟老公祖堪作萬間之
厦望蓮花之幕企想冰壺舉蒲葉之觴忽霏瓊
屑承筐隆沃分俸頻煩自媿戴德吳儂罔放投
珠之雀從此論文燕市無須換酒之龜伏願以
道節宣順時珍重民方病暘常留露澤于堂陰
俗競趨炎猶藉霜稜于柏府莫酬腴貺聊貢卮

答曹撫臺求神道碑

恭惟老公祖臺下忠貞性植節孝家傳比讀琬
琰之昭垂始信芝醴之原本世德紀載本史氏
所宜恪供愛戴推崇尤部民樂爲執役即臨文
自媿而授簡何辭但因 國事孔殷胡塵方熾

卽帷幄無容於借箸而呬吾有媿於濡毫容少
需之不敢負也至若英霍定亂之績宿松勦捕
之勲惟其備豫撤桑所以功成曲突宜書偉伐
以勒景鐘然口碑已崇于峴山而蕪詞更媿于
班史惟 國家永賴干城之障而蒸黎共叨夏
屋之休耳

迎曹撫臺赴 召入都

恭惟老公祖臺下嵩嶽降神河洛滙秀以五百
年之名世作數千里之福星當烽燧告急之時
又繭絲垂盡之會而提戈振旅如越石之起舞
於中宵聚艘輸糧豈道濟之唱籌於水次旣軍
國之攸濟又簷葑之熙恬賴尾無竭澤之嗟殫
首有采思之適口碑載道輿頌方新乃南服正
藉股肱而北門復資鎖鑰周家方召固文經武
緯之咸宜宋室范韓亦外攘內安之胥賴今者
將乘驛遽遄赴 闕庭拜手颺言可寬 九重

宵旰之慮班荆促膝并抒三年飢渴之懷第臥
轍攀轅未遂牽衣之戀惟抒毫吮墨共鐫墮淚
之碑耳喜聞 新命恐矢瞻依雖忝賀之方殷
實笑啼之未敢聊將蟻悃用答鴻箋

答江西按院范玉坡

恭惟年翁望重埋輪名高持斧紫電清霜並著
金風玉露俱流倚巨岫之峻嶒振揚名教借文
江之蕩漾洗滌汗流某越在京華時聞英采正
擬採鄉紳之輿誦兼遐邇之口碑特訪郵筒聊
申頌禱而寵以瑤札賚及酒貲把盞何自論心
披絨祗增搔首當此啼鳥入夜旅鴈先秋惟有
仰明月以興懷企遙天而悵結耳臨書欲溯報
賜徒慙

答前遼總督張石林

伏以雲塞霜飛高挂倚天之劍茸城春暖喧騰
動地之碑鈴閣已著其新猷禮禴益懷夫舊祉

恭惟老公祖臺下清源滙秀岱嶽鍾靈電掣雲
流到處手傳霹靂風行日暉從來脚轉陽春五
馬至而三泐交澄一鶴隨而九峰競爽是當左
道煽惑之際亦值訛言蠢動之時而曲突得免
於焦頭絕薪無憂乎沸鼎豈特一方救定兼令
三吳宴恬伊誰功歟何敢諉也比別歷之既久
致聲價之愈隆維 當宁軫念金湯而巖邊首
界鎖鑰羽書交至時勤頗牧之思 旰食無憂
幸遇范韓之亞值熊羆之當道當令胡馬宵奔
如虎豹之在山豈特天狼夜伏若藁街盡誡其
當戶須張九伐之威倘解辯欲致其名王更講
三表之策凡諸偉略全憑壯猷如某者提槩靡
長請纓無計出黨錮之籍猶隨儀舞于鵷班遇
恬熙之 朝快睹勲名于麟閣况咎年棠陰勿
剪何啻芘及萬間在鄰封柝擊相聞自謂潤沾
九里方圖燕賀翻被鴻書悵登企難及于龍門

賴廻翔可通于魚腹欲塵記室更覓郵筒

答湖廣按院宋青霞

恭惟年翁譽高東國聲著西臺攬轡而江漢澄
清乘驄則銜嶽震聳凡在中外共懾威稜自嘆
濶踪時勤仰止悵趨 朝之稍緩思晤對以無
繇昨者甫踐鵷行便承魚素如挹春風于末座
更分暖律于寒灰披捧之餘感酬莫罄方茲
聖神在御氣象更新共夙夜之靡遑圖振刷而
恐後年翁素抱貫日之志兼膺代 天之權欲
挽吏治民瘼更剔奸囹弊敷施霖澤之手而狐
鼠潛踪揚繡斧之威則豺狼削迹緬懷重寄無
負簡書不特 臨軒所厚期抑亦同籍所私祝
也瓊瑤莫報芹曝爲將

答順天撫院岳石梁

伏以鎖鑰金城暢 皇靈于專閫指麾玉壘揚
敵愾于元戎欲宵旰紆 一人之憂賴文武作

萬邦之憲西陲永奠 北闕遥瞻恭惟臺下學

本家傳忠繇世篤前茅後勁綴珠樹之三英提

萬禁安挺荆花之獨秀閱歷徧中外藩屏保障

咸宜聲價滿寰區緩急安危共仗瞻此孤城斗

絕當年藏宿將勁兵迄今大漠烟生堪嘆多老

師羸卒欲令氣傳金柝成臨淮之壁壘旌旗何

繇瞻落壇表賴孔明之綸巾羽扇旄頭夜隕佇

看 前星熠燿之年凱奏朝馳拭遇群辟澄清

文憲集

卷二

七

大雅堂

之會羽書雖赤白交至終憑寒外班生廟議每
蒼黃莫支全恃軍中范老果能靜龍沙而驅虜
悵何難開麟閣以待元功佇究衣之式歸看燕
然之再勒某韜鈴未學鉛槧何裨簪筆彤墀竊
聞 聖主拊髀之嘆攤書藜閣每懷咎人折衝
之勲自媿文苑雕蟲豈堪曳名王而歸 帝闕
終信危疆臥虎必能倚長劒以定天山久欲附
意于郵筒迺辱垂情于芳訊此時青鸞授簡胡

笳寄夜月之思它年赤舄還 朝鉦鼓作清風
之誦敬擣毫而有待更翹踵以相期

答總河李燦巖

恭惟老公祖臺下名世共推完人夙挺稟河嶽
英靈之氣作邦家楹棟之材飽歷冰霜養就喬
柯偉幹猛加爐鞴融成鑛鍊純鋼正宜領袖百
僚豈止提衡羣服今宣房底績川后安瀾赤舄
來歸便可身居元宰玄圭既錫豈徒位正司空
某仰止有年樞承無路向遭鉤黨之禍敢言夔
蛇相憐今值師濟之朝又恨麟鳳未萃每承箋
素如對丰儀欲縮地以相從關山間阻幸各天
之匪隔聲氣遙同縞帶未酬赫蹏先報

答磁州道李涵醇

不肖與似君共集蓬池素敦蘭臭既以通家蟬
聯之誼素景前修又以逆黨虎口之餘遙憐同
病昨者道經賜履之地幸微投轄之歡綺座方

張觀飛雪之盈斗鋒車將駕戀美酒之如澠遂
款昵以深談因留連而惜別嗣還舊署復從驥
子于騫班快覩新除未遣鴻書爲燕賀迺辱瑤
華之寄兼分桂玉之需益佩隆情永懷明德方
今文武爲憲正藉典刑若論中外多虞尤資別
歷出則提衡岳牧入則領袖簪紳兩世相承共
羨後先濟美 四朝遺老誰知膺力方剛在黃
髮未見皤皤而赤舄漸登几几非今日諛詞頌
禱實它年信史明徵也聊佐解頤奉酬來雅

答湖廣撫院洪學海

恭惟台臺望著埋輪風清仗鉞挽漢川以作南
國之紀擁衡嶽而拱北極之尊岳牧皈依藩屏
攸奠行將入正樞銓之席豈徒坐擁控制之權
孟欽矚有年投忱無自每見同人之問訊遙知
往事之相憐恨乏書郵未伸積愫何瑤華之忽
至更縞紵以寄將縮兩地于寸函心乎愛矣惠

雙南于千里何以報之削牘馳神因風寄謝

答同年劉孝廉無似

瑤箋遐被賜貺兼施何詞采之爭妍更情文之
交渥鶴裘未換分縞帶以相詒賜化需時念嚶
鳴而求友泰運當連茹之會我獨傷君之暗投
同人得于野之占君乃爲我而勸駕值此 聖
明在宥更逢碩彥盈朝東觀橫經豈敢忘其芹
曝北窓高枕猶繫念於松風姑俟煬暑旣徂新
涼初煽霜凝玉露在知已與念于伊人帆掛金
風或王程勉敦夫于役然一肩行李猶恐俱鶴
之留連千里遐征更待魚鴻之確訂耳雙金祗
拜一絲侑緘

答茶馬梁震寰

恭惟年翁攬轡關隴乘驄梁益凡在中外共懾
威稜自嘆閣僚時勤仰止悵趨朝之稍緩思晤
對以無期昨者甫踐驚行便承魚素如挹春風

于末座更分暖律于寒灰披捧之餘感酬莫罄
惟願酪奴無壅雲錦成群欲紆 聖明西顧之
憂稍留我公東歸之駕雲樹在望芹曝爲將

答門人張子襄

循資量轉祗緣載筆之勞端信遠來有愧彈冠
之慶自咲一官如蟻子難前何當千里征鴻
慇懃卻寄綺出錦江之製樽爲藍瑩之珍更貺
兼金助其清俸心乎愛矣何日忘之第澤雉遊
樊神雖王而弗善鼯鼠滿腹罷本狹而易盈歸
夢方濃宦情殊淡本欲紉蓉帶而裁蕙帶酌村
醪而醉耶筒若夫黼黻昭一代之華追琢表四
方之範計階則麗台垣於直北品德則並鏐鑒
於雙南永藉高賢增輝吾道今瓊瑤莫報縞紵
難肅惟有借清風以揚徽托素械以抒臆耳努
力明德時惠好音

答某司理

恭惟翁臺望峙千尋材堪八面宜借瑰品入麟
遊之蘖乃以李官孫隼擊之權秉獻而露灑霜
凝持衡則雲披月皎豈特穿牖雀鼠爭買憤以
歸耕并其當路豺狼共鳴鳩而布氣皂囊屢騰
剡薦丹青且降徵書某櫟籛無長丹鉛自守出
驚魂於湯火之後執簡編摩尋舊學於咕嗶之
餘橫經啓沃媿涓塵之莫補徒跼蹐以懷慙而
翁臺時加注存曲爲獎飾採江干之殘芷漫稱
未遠集
卷之二
蘭茝同馨斲爨下之孤桐引作宮商合調雖推
許之過當豈菲薄之自甘惟有隨力攄忠待時
圖報更望台翁早登華要并使不肖得憫孤悵
常懷伐木之求佇俟在陰之和每勤搔首莫罄
彈冠

鄉同年公致趙世兄

老師旣神遊道山不肖輩亦心馳蒿里而山川
夏隔官守繫維無論磨鏡之情未申於知己并

炙絮之禮尚闕於下泉積譴何辭擢髮難數但
以清朝贈卹有待致幽宮窀穸無期恐旌帛
之難題并些詞而未奏今 榮哀斯備塋壤將
封執紼未能束芻將意共設位而再拜更泚筆
以陳言不知雪涕之何從自恨茹德而莫報至
老師母撫時寂寞念往淒其雖蘭玉盈庭已衍
簪紳于三世而松筠自老轉傷眉案于當年惟
祝海屋之無涯庶睹槐堂之再闢耳不腆布候
未遠集
卷之二
并望叱咤

答南光祿劉蒼柱

拔茅初啓名賢暫滯平周南推轂攸同宿望常
懸乎斗北維棟華之方茂久附金昆乃蘭籍之
見收宛然石友攀隨自幸循省知慙恭惟老年
丈臺下才類錦波新漲心同糞雪初晴著仕分
符鶴韻與琴聲並遠稔銓典選冰壺共玉尺相
看徐勉今宵正可嘲風弄月山公啓事何須插

棘編籬偶借屏翰于雄藩旋召名卿于留署身
依豐鎬望紫氣于 鐘山念切美壻訴丹衷于
原廟乃推孔懷之異姓復尋于野之同人燦爛
赫曦托鶯聲于睨睨慙慙繭素敦燕羽之差池
何當折節下交真類孔彌忘年之契至若披衷
相示祇爲田姜共氣之歡寧獨驚慙彌深欽慕
今當 五位求才之會亦值八荒未輯之時豈
宜坐鎮優游主二水三山之社正需宣猷錯采
領九宮四岳之班 徵書應在目前趨駕無容
濡滯使君家長枕大被無復對床風雨之思并
吾輩尊酒論文共和春草池塘之句率爾奉報
不腆侑絨

答張侍御玉林

恭惟老父母臺下懸魚著績驄馬騰聲春滿花
封溥一天之湛露秋生栢府蜚九月之清霜昔
年惠被吳儂此際匡扶世宙某久居聖室未遂

握衣今奉徵書尚遲脂轄以兒子曾奉醴堂之
教感神君不忘烏屋之推豈徒啣結在心更幸
瞻依有日過承芳訊遠促征人先附郵筒仰酬
明德俟黍谷葭飛之候或金臺劒合之時千里
馳神三薰布悃

答白中丞惠風

恭惟年翁德蘊球琳才兼楹棟斗山久著乎北
闕牙旌首借乎西陲威愛兼行恬熙並奏堯登
懷死綏之氣介胄知挾纊之恩將見蹈湯火如
樂郊棄妻子如脫屣勲垂竹帛光照鼎彝計日
俟之刻券可也聊陳葑菲勉答瓊瑤幸恕疎狂
賜之采聽

答吳大參師每

老年翁胸羅象緯筆綯雲裏抒有用之文章釀
無窮之經濟可使陰何庾鮑遜其才猷亦令尹
趙龔黃謝其藻飾比經摧抑益懋聲華今棲遲

澧沚之間徘徊荏蘭之畔行見賈生賦鵬還叅
宣室之夜談寧同屈子騎鯨終悵天閭之莫問
六月慙息豈枳棘終滯鸞凰一歲屢遷佇長風
自騰鷹隼升作朝家之柱礎遙貽同藉之光輝
第某碌碌清班依依 講幄平時踰趨 香案
既媿匡鼎之解頤昨歲烽火甘泉未效班生之
投筆處囊罔見索米堪羞今將辭宮槐院柳之
陰尋春韭秋蓴之樂矣遠承芳訊并謝嘉施尚
圖便郵以答來雅

答宋杞縣九青

台丈品譽無雙既見推於榆社循良第一又久
著於花封便當冰鏡懸空何待鋒車促召聞國
人之曰可皆公道之見知不肖好比緇衣心旌
白水恨說項自慙喙短卽御李有愧鞭長第數
年蘭茝之芳自托臭味而它年林樾之蔭更藉
婆娑墨墨此衷殷殷若渴率爾奉報未悉縷懷

答陳官諭芝臺

恭惟翁臺望重金閨名高玉鉉北闕敷陳禮樂
可兼時務于賈鼂西廳獨擅文章早締同心于
韓范著作爲承明之冠螭文共瓊玖紛披旁求
入 簡在之衷魚水應琉璃首貯惟六符之有
待知三接之非遙某誼入粉榆情均蘭茝緬懷
世德曾蒙獎借于太丘幸比芳踪每竊聲光于
驚座憶芹沼垂衿之日願附青雲迫花磚接武
之年重要白首方茲 聖心攸注時彥交推何
以津鄉之過家乃耽涑水之獨樂舉朝共爲悵
惋同志更切徬徨稍俟清秋幸俶琴書而就道
暫辭白社且專霖雨以匡時臨楮不勝瞻望之
至

答莊撫臺星銘

伏念敝鄉外負殷繁之名內有耗虛之實食毛
嘗苦於旱澇敲骨轉困於誅求聞今歲巨浸稽

天致焚黎呼號動地若監門之圖未繪恐石壕
之吏頻呼欲寬大農仰屋之嗟寧知窮簷縣磬
之苦至若儲餽虛而緩急莫恃水刊廢而蓄洩
無時不有王端毅釐革之規與夫海忠介振刷
之法恐沃壤漸淪於阨瘁而干城難保其腹心
幸豐鎬實厯 帝衷且轉輸仰裨國計遂以邦
家之楹棟來作吳會之金湯某久滯京華遠離
故國未伸兕觥之敬先承魚素之將再拜披緘

卷之二

三薰布謝當遣赫蹏而申候更抒芹曝以鳴懷

圭

答少司成王琨華

老先生以金馬碧雞之仙當錦京辟廂之任聲
華日懋峻陟非遙行見赤芾趨朝豈使白門淹
駕若不肖既已身違北闕寧復徑借東山幽竹
晴窓待人久矣蓬池留署尚少需之姑借東觀
之餘輝聊攝西清之故事使弟得還家憇止徐
問行藏仰庇春雲忻依夏屋役旋先報尚圖嗣

陳

答楊州道柴延熹

恭惟老父母筆燦千花才雄八面隣壤曾沾河
潤謳思未替花陰碌碌長安頻相迎于馬首盈
盈江水迺悵隔于鷗灘正念伊人迺承來問折
梅授使偶逢官閣楊州納紵相酬有愧吳門季
子念歸舟之既促縮無從維明德之在心泝
洄有待短箋申報小刻侑函

卷之二

圭

答楊吳縣鳴九

恭惟老父母臺下生自西蜀楊馬之鄉來應東
吳卓魯之任蘸筆於浣花溪畔何難蔽芾花封
洗心在濯錦江邊自合裁工錦製聞梁谿口碑
雷動茲吳宮福曜星移問怙恃於隣家嬉笑共
悲啼而並奏借恩波於隔岸來蘇與後后而相
呼共傳已試之新劄佇望重調之化瑟如某者
初叨憐優未遂樞趨昨歲一葉扁舟遙相聞問

今茲十行瑤札更荷勤惓惟望萬屋春溫因歲
功而改布一簾秋水同澤國以俱澄若神君之
膏澤普霑將直道之謳唵不爽在海宇德郵易
徧况石城鄉信非遙先布輿情仰酬明德臨啓
不勝祈戴

答清江板閘張戶部樂山

重陰方沍氣動飛葭短晷將移光搖漆線國
有彌長之慶人增純嘏之休恭惟門下蒼山滙
秀氣本融和昆水儲精才兼長裕居版曹以舒
仰屋借牙膚以代量沙當至日閉關之候念周
天轉轂之初吹律氣於同聲情均比竹散冬暄
於冷署誼若分醪維杖火之生輝并滌冰而借
潤口占布謝筆戲非工

文遠集卷之三

目次

書牘

歸孝廉季思

姜仲文先生

王高苑孟夙

馮憲副元成

段黃門幻然

王弱生

馬君常

于景素先生

徐侍御季良

張業師異度

徐侍御奕開

與江上友人

王弱生

張元長

聞子將

于中甫先生

于景素先生

沈雨若

繆當時

吳因之先生

目次

文遠集卷之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歸季思

甲辰

不肖髮未燥卽能誦季思先生制舉義願爲執
鞭者十餘年於此矣但聞之道路謂季思有遺
世獨往之志五濁中無可得當季思者卽季思
亦不求得當也自揣何人而可以溷左右故每
至鹿城輒次且不前昨歲解后虎阜見季思溫
然可親便欲就季思共語而賓朋逕集卒卒言
別嘉平之月惠然顧我淹留信宿大快平生恨
不肖腹空如瓠心暗如漆不足與季思上下其
議論而季思不我鄙遺雖欬逆咯血猶娓娓酬
答不少休似不肖之有當於季思也憶昔數年
前滿腦肥腸驤眉昂首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
而屢戰屢蹶躑躅諸生間才力綿弱於此可見

矣遂欲披髮入山效古人刺股穿膝之事以輔其材之所不逮而內爲家貧所累則驅而營資斧之需外爲友朋所牽則驅而入拍浮之侶其自徵逐應酬以外僅能打疊精神以從事時義而古人之書皮置壁間者多矣況有進于此者惟是葱嶺之教似有夙因每聞古先生言卽不甚解亦爲之樂而忘倦妄意他日出頭一着庶幾在此去歲荷蒙引掖教我以不及稍覺心中隱躍得未曾有而季思別去後又不免悠悠忽忽未能隨時採取蓋不肖原是未發心人無足怪者第念孔子生平不立一些道學榜樣惟拳拳以用世爲急豈不知堯舜事業如太空一點蓋願力至此方大體用至此始全耳至如曾點放論夫子喟然總非本來心事若論洙泗間大血脈則行藏二語大略盡之矣不肖交道未廣不能徧識當世之公長者如吾儕中一派才

情意氣之士政如朝槿非不燁然頃刻萎落竟成何事識見志趣如季思正當崢嶸宇內爲從來有體無用之徒洗此夙垢而不肖從眉睫間窺見季思一班似有雅薄世故之心則非不肖所望于季思也季思之言曰吾病甚不能偕計吏耳然病從何處來豈非卻動求靜胸膈之火鬱而不得伸日復一日以至此耶因病製藥因藥發病去病病易去藥病難自咎學道之人爲耽毒所中者十七八矣不然天下豈有年甫及強內絕帷房之好外無沈湎之癖無雕心鏤骨之事以竭其神無奔馳勞攘之累以疲其形而一病數年不痊者未之前聞也修雅禪師法華歌中有曰我管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拳拈陳新會亦有言曰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愈尋道理不出新會之說料季思咀嚼已久

更取雅公語和合而煎服之然後導之以參芪
輔之以飲食如此數月而不霍然良已者無有
是處以不肖望季思正不堪作奴然季思既似
有昌陽之嗜不肖何敢不竭其芹曝之獻又恐
覲面時有商確不盡故托之子墨以盡其愚

姜仲文先生 已酉

來歲讀書之計先生過采葑菲終始弗替不肖
何人能不啣感但不肖自揣政如號嘍小兒不
能自語而教他人語又如跛踈老農不能自藝
而代他人藝豈特自誤兼亦誤他世之橫經授
徒者大率類此必且踞青氈飽白粲於餬口潤
囊則得矣如畫墁之誚何衲子受檀樾信施而
靡所報效者具無量罪不肖頗習葱嶺家言故
不特知愧而恒繼之以思也且學者之意氣必
使之長新而毋玩不肖與令子周旋四年卽有
涓埃之得剖心相眎久矣渭城一曲終朝入耳

其誰聽之故或閉關下帷時就正於有道或開
塾置傳仍董帥其所夕先生自有裁酌非不肖
所敢僭商而必使不肖久居此地海內有識之
士必有聞而姍咲者鳳倚梧而終去鸞就厦而
旋歸豈非其所樂哉無久而不捨之理也日下
方有事于祭掃兼俗務蝟集未能辭家月抄當
徑詣高齋以酬夙約

王高苑孟夙

菩薩之因地有淺深願力亦有差別若能處處
不放過便是大修行人更於何處求休歇何處
覓解脫也認得定盤星雖披毛帶角無非道場
而況頂冠束帶高坐於吏民之上者乎來教拳
拳以大事因緣爲言遂肆其狂譚覽至此定當
掀髯一咲耳吾黨厄運年年如此弟之雄心半
欲灰矣但爲舉業決不礙道而舍舉業別無可
作又譬如好詩文好字畫及博奕絲桐之類於

功名富貴有何交涉而耽之者垂老不休此無他習與性成涉而成趣也半是隨緣半屬遣興三十歲以後行逕如斯而已吾人治心之藥無過一淡種種受用多從淡中討出來或造物者正以此奉贈亦未可知極承遠念故復以近況呈之左右

馮元成先生

不肖年事日增屢試屢黜天公排定恐作枯槁中人矣但自弱冠以來見知於長者既辱青睞兼賜嘘枯何敢甘心蟻屈仰負知己澠池之收當併日圖之曹大中丞破格禮士曾遇分庭接席之雅此不肖所心感奄忽長逝殊切惻怛而束芻罔將哀誄未寫千里磨鏡果何人斯不肖欲媿歿矣

段黃門幻然

憶十年前有如古之龔黃劉仇者鳴琴于虞仲

之墟百里而近光風披拂而正平半刺未敢一涸典謁比明公入拜留垣主持國是不肖時從薦紳先生之家竊觀邸報則有如劉更生陸敬輿之疏草雜出於連章累牘之間至若擒王射馬發天下之所不敢發而言天下之所未嘗言膽力識力橫絕千古不肖咕嚕書生耳何所深知第篝燈夜讀輒覺睂宇飛動正擬於今秋闈事之後得以覩末光承緒論借大君子之威神以盪其流俗之目與選縮不競之態斯鄙懷也迺明公過聽交知之譽剪拂泥塗之中假以梯航賜之牽挽雖栽培非一士而齒頰孳孳若於不肖有深注者感恩知己次骨不足道矣奈緣綺銷聲而鐘期短氣青萍缺鐔使薛燭蒙譏跼天踏地何以自存捧讀來札慰藉良深既感且慙不知所對不肖寥寥帶郭垂白難供臯比生涯爲日多矣頻年作客皆在雲陽姜仲文先生

齋頭盤桓歲久仲文遇我厚實未易捐也雖重
以明公之命似未可以新故貳之思王不云乎
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郵筒可以代晤行卷
可以相商何庸接席也若夫資砥礪於他山貯
參苓於藥籠豈惟鄭君即不肖實同此願

王弱生

弟自白門歸得兄手教雖在落魄中聞兄脂車
在邇甚爲之色喜兄嚮日所見大無謂夫諸天
正樂不可作佛若使諸天而不忘五衰堅修六
度此其功德威力必當等凡夫而上之何足爲
真如礙而況區區一進賢乎又聞至人水不濡
而火不熱弟別兄幾一載兄前者避水避火之
見而今乃不濡不熱之見也兄益矣弟爲之加
額而私慶矣至於舉業場中兄故是選鋒操情
月軒之故技以往慮無不如意者且夫厚蓄而
遲發澹泊久而嗜欲輕兄之筮進綽有可觀世

出世間俱爲拭目以俟也若弟者爲五行所鍊
蕩極矣言之不勝攢眉亦欲使兄攢眉故不復
及長蘅兄同致此

馬君常 庚戌

積雨經旬使人悶絕念兄兀兀斗室中尤難爲
懷三日前始覩晴光而門外沸聲如雷乃知曲
江春色自北而來苟未免有情不知幾番惆悵
也支願墨坐迴思十餘年來交遊中浮沉之變
真所謂我一局君已幾局者同學少年多不賤
固不必言駸駸乎有積薪之象奈何昨晤張治
生驤眉抵掌唾壺欲缺弟甚壯之九日之約渠
已銳然首事吾輩此時輒言捲土借一不無汗
顏弟借此三寸不律一寫其胸中之磊塊宜無
不可且毘陵有卻地數畝分得武陵數伯株禁
烟將及亦復爛然可觀斗酒震枰枕藉於花茵
之上亦一快也

于景素先生

不肖狹劣下根本非道器惟是嚮慕一念遠則
誦法古人近而儀刑先達單詞初獲珍如吉光
片善可師疾書縞帶雖精進未能而心期頗廣
間與一二同人私相位置以爲先生漢之彥方
宋之君實不言躬行良哉無忝每一披對如飲
春風而先生過念通家末誼不蒙麾斥既接李
御復升鄭堦慙慙獎誘感可知已手教惓惓以
新得爲問言之汗浹不肖自亡婦之變因慈幃
乏侍逗留家庭而徵逐流連殆復不免又多生
習氣性如狂猿神如駭鹿但有靜中之紛而無
茫中之謐獨居屏處猶時驚於八荒豈多故頻
仍能常操其一綫哉坐此之故不特德欲進而
無門抑且業雖修而寡效辱先生之軫念其何
以藥之歸期倘無冰雪之阻或覓過金沙掇拾
高論未可知也疽發於腰豈厭薄風塵不爲五

斗所折故造物以此相困耶聞已卽安矣可勝
欣慰嚴寒爲道自愛

徐侍御季良

首夏卽聞烏府之報繡斧貴人與葫蘆中一腐
儒相去日遠每捉筆中止自甘澗疏之臯而受
之南還寵以金玉軫念亡婦之變婉轉躊躇真
通家至誼也不肖邇年所遭可謂險阻備嘗不
意棄捐之禍復起於青閨高堂乏侍黃口誰憐
欲以子兼婦復以父攝母與不肖落拓踈慵之
性又最不相宜遂致數月以來硯田不治筆冢
常虛咄咄書空徒銷永日耳紛紜異同之論不
肖有所聞於長老豈其漫然無概於中但潛惕
飛躍各遵其位而敢矢口譚天下事正如老女
不嫁惟有屈首低眉敲鍼紉繡卽米鹽零雜已
非其職若進而商姑姊之行藏評男子之好醜
不祥甚矣至若立朝振采餘光及人使幽谷生

芳枯夢再甲其爲榮施何以加焉俛仰四載恍然如夢紫懷觸緒書不盡言

異度師

每日輾轉枕上將今庚戌前至庚子十年間事逐一追思終日昏昏醉夢間浮名與實際無絲毫之得而精華意氣都銷亡剝落於其中人生能有幾十年此可慟哭又不但痛恨而已

徐侍御奕開

欲走尺一奉塵記室者數數矣而捉筆輒止以矛繡簪人與搖落腐儒已成河漢之隔而門下嚮者邂逅把臂不棄其迂踈遽有忘形之契懷知荅遇無非汗顏不肖嘗盟之五衷謂他日有意外之遇登臯陟阪相望於天衢之中業已鞭弭追隨便可金蘭入簿如其不然則雖渭北懷人顏色可照而牆東避世姓名罔通此鄙志也迺受之兄暨欽子淵南還兩承瑤華之賜垂念

窮交有加無已而區區此情猶未布於左右闕焉久不報殆以不肖爲非人哉來教諄諄以世事相諮諏夫不肖非局外旁觀之客而實閭中不嫁之女也何敢知亦何敢言但狐涎流溢蠅矢加遺古來豪傑夫孰無之固不必以此爲嫌亦不必與之相角但使讜論可以揭日月而素心可以質鬼神則以一當百以靜禦譁勝負之間固有成算進退之際亦復裕如世之君子不察其故而翁詢媼詈脚去拳來固非盛世之風亦非有道之氣也更有芹曝之獻者投分太多自開岐路之漸周旋不盡轉爲恩怨之招此不肖實有感於中非漫談也辱在知己不敢不盡其愚

與江上友人論文書

辛亥

不佞於文章之故茫如也而獨於先輩文嘗沉浸於其中亦稍稍有所解今之談先輩者以爲

形苑而神自壯也貌悴而衷必愉也此論其粗者也有永宣之先輩有成弘以後之先輩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飲此永宣之先輩文紀所載者其文具在人不可盡讀正亦不必讀也至王文恪而美富備矣唐開府金之聲也瞿宗伯玉之德也舉此三鉅公而餘可類推也 皇朝以舉業籠天下士二百年來獨此琅琅數公者擬於西京文而開寶詩若使骨而剗巖則瘦神而次閒則孤氣而迫陋則促曾是矣者噉者而可爲經國之業不朽之事哉邇年武林婁水之間有兩開士一以法勝一以才勝皆厭薄時趨而托身先民之矩又有身現宰官遊戲自在直抒胸臆不耐推敲而海內豪雋之士聞其風而悅之一篇之內蕭蕭幾行一比之間霏霏數語淡寫題神輕描本色情以深含爲至才以不騁爲奇品斯珍矣風斯上矣不佞更請以二字折其衷繪

師之設色也有雅俗胭脂牡丹俗矣而荆關老筆盡皆枯木寒林乎美人之理粧也有雅俗金翠闌殷俗矣而絳仙螺黛何必粗服亂頭乎才如諸君子當痛洗淫哇力還大雅先民可作實寵嘉之但於榮理短長精神豐吝之際一斟酌之而已諸君子而無意於先輩已耳若有意於先輩尤願取前此三鉅公輔以華亭玉峰諸先生之遺稿暨慶曆名家如胡德清趙高邑湯臨川諸公之文而字抽之句比之務令神壯而形不得獨苑衷愉而貌不得獨瘁則以見世垂世持世何所不可而不佞孟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王弱生 癸丑

昨歲在都中接兄手教循覽載三泚泚德音勝於韋弦之賜多矣吾兄吏隱白門自曹務外想以讀書撰述爲樂然讀古人書置身千載之上則世界轉不堪觀說者謂此時正鬪諍劫只恐

強半是豆人紙馬紛蜚角逐求其真正傀儡而未可多得宇宙一大排場又怕曲易罷酒將闌人欲散耳迂誕之談聊對吾兄一吐之

張元長 甲寅

某君者嚮與魏叔子遊翩翩雅雋弟頗有意其爲人昨冬承面教弟已心許謂獎與才士自是吾輩本懷所謂會爲浪子偏憐客也發尊函爲之愕然自恨無以取信於人敝座師極承相信使弟欲借之以自潤者貧兒可得暴富矣愛我者莫如元長奈何以市交見勗不特洗耳兼欲投淵敬謝明教別出他途某君亦可息是念鬱輪袍雖工不若撫高山而待鍾期也

聞子將

知兄潛跡空山使剝啄問奇者無從物色聞之甚慰碌碌應酬終無了期非懷刺報謁則載酒邀賓斷送自己陪奉他人袁石公所謂如妓如

奴殆不是過弟不幸稍犯此症而兄更劇然弟不畏人之恨而畏人之喜柴門晝閉避客如蛇蝎卽以簡倨獲舉吾寧甘之敢以此方進之於兄兄能劑而服之否也

于中甫先生

每從二三交知中占候起居知宿疾都可營治別墅以次落成尋方檢藥之暇日與魚鳥相親境况之樂可知已然園居者不能絕蜩沸蛙聲村居者不能斷鷄鳴犬吠幸勿以此爲耳根之碍自增其弗憚若以天耳通之則與鶴唳猿啼共命頻伽等無有異晉唐有韋斌者謫守蘄春一時朝士餞之坐中聞鶉音韋流涕而嘆李泌曰此鳥人以爲惡若以好音聽之翻覺可喜請飲酒不聞鶉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竟夕不厭先生邇來若遠若近鶉聲不絕於耳不知浮幾百大白矣書往聊供一咲或有當於其言

也澄秋氣爽月白如霜鄧尉包山之間倘有意
乎則願蠟屐以從

于景素先生 乙卯

尺書馳候動隔經年惟是儀刑有道寤寐不忘
先生老而好學不肖嘗以方之衛武公至於拍
天駭浪多所震撼而與讀書味道者了不相關
不肖不敢近有所指向使南宋諸君子歿光塞
兌若干先生可無流離播遷之禍藏身之固惟
先生有焉此不肖所爲心醉而忻拜其下風者
也

沈雨若

不得金玉之音者一年於茲然風雨鷄鳴未嘗
無一兩若往來於胸中也兄病瘍時曾囑夷甫
道意已而知勿藥私心甚喜又聞兄作舉業半
歲盈百篇膾炙於四方人士之口則又喜但願
兄努力加餐身名俱泰則區區一念粗可自慰

又何計其踪跡之密疎哉愚公一病不起此同
志之痛也屈指海內如愚公者定復有幾兄猶
計壬子江干與去年湖上弟諄諄語兄愚公良
友吾口入兄耳惟有白水可質嗟乎愚公而今
已矣追維往事真令人潸然數行也兄何時來
哭之乞枉高軒以紓弊濶兼懇其今答存亡之
感

繆當時

家師歸語丈所以擁護之狀使人感泣家師交
遊滿天下其蒙謗之故亦從交遊中來廼袖手
噤嚅十人而九丈生平頗效鍼砭不以訇訇相
高獨能於湍瀾駭浪之中挽危舟而出瀚海真
古人矣木天一席地借繆先生爲重正如巢阿
之鳳在苑之麀而採藜藿者兢兢有戒心焉所
幸聲實翔茂脚本堅牢趙文肅直腸快口無妨
大拜丈當以此自信毋覲容容之福不肖弟竊

怪吾文以經生主文章之盟者垂三十年今讀
近稿諸篇如含光出匣英鋒射人林林夕秀總
不能道隻字正不知百鍊之鋼是何爐韓若夫
畏途百折得毋嫌其少雋乎極知迂言無當聊
見千里發書不以頌禱爲賢也

吳因之先生

不肖廼藿食中之懵懵者烏知戶外但見年來
花詭之弊日甚一日惟有民田升爲官戶而不
聞官戶降爲民田就長洲一邑而就中點役者
僅十之三長此安窮非改絃而更張之不可也
方均役之議起通國譁然卽號爲賢者不免攢
眉而合之鄙衷頗覺有當昨讀其奏疏全本惟
此一疏簡明剴切得論事之體其他雖纒纒盈
篇恐不免斷爛朝報之譏矣第此法行之太驟
于國體人情之間稍欠推敲并通甲通圖爲
一戶厲民甚矣前此實未之聞欲諏之鄉三老

作一東吳賦役議以就正于有道尚祈不棄始
終明誨之

文遠集卷之四

目次

書牘

李本寧先生

俞方伯如愚

虞德園先生

焦漪園太老師

鄒彥吉學憲

又

李本寧先生

范長倩

趙座師嶼翁

鄒彥吉學憲

陳眉公先生

孫民部鳳林

劉達生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李本寧先生

不肖孟蒞蘆中阿蒙卽爲先生充糞除之役猶
慙形穢荷先生不鄙於邂逅稠坐間過辱獎借
中郎接席之雅然明升堦之遇方之古人媿非
其匹昨歲吳門忻承杖屨今秋白下載奉光儀
被酒叫嘯既寬其狂肆登堂捫侍復賜之慇懃
真所謂感戢五衷永矢勿諉者也近武林陳丈
來喜拜鴻裁兼承翰劄伏知起居小乖七箸爲
損當由請乞沓至覃思爲勞且登龍托驥之客
選集於門而先生人厭其心寧無疲劇伏冀膏
養元和稍簡酬應是則末學芹曝之獻耳孺慈
苦行當世所稀不有名篇詎光家乘而先生已
錫介壽之章又垂孺節之傳一則未請而賜一

則隨求而得隻字五城片言九袞不肖當之忻躍過望豈特冰兩轉曜幽谷生馨爲不肖一家之寵其於導揚衰敝移易貞衰寧爲小補劉光祿杜當陽諸君子惓惓於此是亦先生立教之意也賀言飭以錦繒傳文壽之梨棗珍藏世世無斁矣但不肖初草紀略在癸丑秋此時旌典尚未舉行嗣是郡邑大夫據文學博士之言以聞當路直指公疏請於朝部覆如議矣烏頭雙闕行與八世祖妣相爲輝耀不揣求於傳文中略加數語以彰其盛蓋奕世兩節龍光洊被他年郡志國史或藉爲美談徵文攷獻非椽筆孰據也不敢擅增謹以原稿封上潤城潘無隱嗣起之白眉也才瞻而筆秀二者難兼久矣不意於此兄見之得先生鑒定其聲價當雀起尊委已致之不敢浮沉

俞如愚方伯

丁巳

明公蒞吳三年化雨祥風清霜麗日凡吳之都人士仰二天之戴而莫能繪其萬一者祇覺震澤非深滄海詎濶矣而不肖孟啣恩茹惠有倍於常情萬萬蓋以三遷載勤一經罔効使九熊畫荻之苦辛久闕而不彰今得以微靈豸史府被龍章者終始維持緊明公是賴近者坊表告成衡茅生色謹僭列台街出入頂禮埃它年明公秉東南之節鉞憑旗而觀乃知匹士之慙勒在情田將與金石同不磨豈敢有謾也不肖每以藿食之迂盱衡世道當此大陸興崇山激湍之日而以全具精神用之攀緣依附保容容之福者大人君子所必不屑爲亦不忍爲至於盈匱之書半出公膺之手此千古事理之所必無而目前世局之所常有明公若洞悉其從來當爲宇宙發一浩嘆然公道在人不全明亦不全滅違煩囂以全善類於明公一見之不肖

是以知廟堂尚有人不盡衆爲政也追憶三年
中數奉台誨知明公萊綵之歡有甚於畫繡即
太夫人板輿之樂不貴乎祿養今暫釋靡監專
心甘旨奉鶴髮于高堂撫鳳毛於膝下天之所
以貺明公者固未嘗不奢第恐徵書旦暮捉鼻
不免以蒼生眦望之身未能爲太夫人所長有
耳

虞德園先生

不肖髮覆額卽能誦先生制舉業每恨不多得
得一二義未嘗不拭髭几焚名香諷詠竟夕也
嗣與海內一二長者遊則又知先生爲蓋代偉
人鸞翔鴻冥其出處可以占興替而不肖粗具
信根皈心竺乾始從袁石公集中見其推戴兩
虞先生者以爲宰官居士中之龍象旣又讀無
盡法師所輯天台志而見先生所爲提宗唱教
之文蓋以黃涪翁之篤詣張子韶之勝解而佐

以江總持王簡棲之文筆精理邃穆藻采紛繽
華嚴經中所稱雅思淵才文中王洵先生其人
已執鞭捫衣之思匪昕伊夕而登龍匪峻跛羊
不前帶水盈盈徒滋浩嘆昨秋偶憇湖濱齋心
叅叩正值淨名托疾之際不敢仰闕丈室第以
渴仰下情托圓津上人暨吳伯霖薛更生二丈
傳致左右其更有私懇者蓋因家慈幸叨旌
典願微片言之惠於大君子然九頓未申一片
莫展而先生旣軫念夫世誼又推分於同人名
篇駢錫手墨淋漓比擬親切情詞篤摯視夫浮
蔓不情藉手應酬者何啻筵楹今天下多不根
之莠無源之勺如先生者冥契一真苞舉萬有
可以普大地爲芬陀攪長河爲酥酪人但謂不
肖沐先生文字之施而不知其以真語實語施
者卽是法施其爲沾被豈有涯涘也擬買舟造
謝兼欲叩鐺鐘伐塗鼓以酬二十年皈依之願

因今歲掩關未敢渝其始盟要以先生之不鄙
不肖則知百劫千生受記於先生之日久矣倘
此生不合墮落猶願時時督誨之

焦漪園太老師

不肖希孟自齠年薄遊長干輒有龍門之想遲
迴十餘載每舉足逡巡幸借邵座師衣燈之緒
拜奉台顏自揣胸中無隻字半解可以捭衣就
政漫以闌中三牘藉手代雉而師臺不鄙涓細
未遑集

寵借齒牙真使人鼓舞欲狂感激倍奮今雖貂
裘再敝雖伏三冬而緬懷獎許恩同記授敢不
下董子之帷穿管寧之榻庶幾一當以副注存
至於讀書味道原非兩途希孟才極駑下而志
未沉淪每嘆夫世之俗學謂帖括既畢乃始發
經史之藏遂至終身不窺經史謂俗諦漸完乃
始窮性命之路遂至究竟不識性命豈特愚懵
足鄙亦爲流浪堪憐師臺以名世而標覺世之

旨以立言而統立德之宗晰理則韓歐遜其簡
要揆詞則周程謝其芳腴凡有志之士莫不望
書倉而思飽鏡學海以知歸希孟第以慈幃瞻
戀未能遠遊否者且以身供掃除之役豈徒曰
受教無地私淑有年而已師臺慈憫幸有以開
誨之所叩請家慈孀節小傳未審侍史已脫藁
否家慈乃衡山太史曾孫女嫺習禮教不減於
顏柳之母故當先人棄捐之後拮据捋茶克襄
家難撫不肖以底於成立甲寅之春采風者聞
於朝得 旨旌其門昨者懷清之臺已告竣
嚮辱師臺憫而許之固爲垂念淵源亦爲導揚
啻以日爲歲倘卽寵錫以光盛典他年國史賴
以不朽是希孟銘骨之感豈區區筆舌所能鳴
謝萬一春寒未除伏惟珍攝

鄒彥吉先生

自昌亭舟中獲奉玄塵嗣茲鹿鹿兼以行役無
論咫尺函丈願備掃除而不可得即文從時過
吳門花茵月席必信宿盤桓賓朋鱗集詞彥景
從莫不共僊舟攀遊履泛如澠之盃聆過雲之
嚮而不肖或偶出則經旬不返或杜戶則累月
不出每失良覲有廢追陪近聞以花事來過敝
里馮先生約而不報遂使長鬚悵望短刺漫滅
雨中蹴躡河許徬徨而青雀已掛颿去矣迄今
惘然伏承起居清適形神並妙結撰無非慧業
嘯歌亦有玄理殆將仰契至人豈特尸盟風雅
如不肖雖忘再別之辱不勝五窮之患束千古
之書而呬唔帖括抑四方之志而偃仰蒿萊良
可憫也夙蒙青睞其何以振之

又

海內購先生詩若文者日祇候不前豈意鄙人
所懇濡毫立付規風矩雅決非漢以後人所能

擬其丰骨而綿麗婉綽爛如錯繡真可謂質文
相宣情法具備矣古人言隻字千緡媿無絞綃
百束酌麗豎難脂泚筆之勞奈何

李本寧先生

去春在都中荷長者遠念錫以瑤華并家慈傳
贊捧讀之餘感佩無量恭承稀齡介壽誼當從
通家子姓之後操一觴以申頌禱因爲家慈築
懷清之臺經營數月迄歲暮始獲息肩遂不遑
專走一介敬申下忱已謀之同人錢受之使其
效一言之祝想不日當齋獻也又聞客歲有鵲
原之感援琴抱痛不減古人爾時七箸得無少
減然達者於無可遣情處強作一不情之觀則
雖骨肉懿親等於飄塵聚沫有聚必散幸母過
自挹損以得天和春日載陽江梅欲綻騷客韵
士挈壺觴而從者戶外之屨常滿矣惟順時行
樂至於從橫彩筆點綴江山錯落雄談提衡今

藝子瞻所謂筆與心俱者此真人生之最適也想像及此固知百憂可捐萬累俱釋矣不肖蠖伏猶咎無可以仰酬眷念今更有得隴之望貪而未厭者蓋因旌典告成名篇駢錫又不可無詩歌以使人傳諷借喻古人分題索賦今見投者紛紛矣似屬纖屑不宜僭干然不有佳什以弁其首未足爲此集之光今不敢擅定何題謹以全帙附覽或一章或兩章以擊鉢之頃成擲地之聲則所以惠及不肖者不啻百朋雙南之賜而已引領翹企

范長倩

咎婉兒稱量群賢紙落如雨一時稱其敏給若使繡床敲韵秘閣抽毫烏知擣衣之篇不與三都同久昨懇尊夫人大作正未敢以旦夕覲覲不意擲地之聲擊鉢而就情詞斐疊色象繽紛足令枚叔遜巧長卿媿速矣

趙座師淇翁 戊午

希孟菰蘆中鰕生耳少依慈恃仰媿南陔長列時髦自慚東箭感馬齒以嘆惋撫貂裘而涕零幸老師操成風之技而伐材于鄧林秉塞淵之心而相馬于天廐榷楠梓杞悉作枿樗牝牡驪黃齊驟駉駉希孟乃以垂棄之餘齟承國士之賞至於放榜之後諸公相述皆以爲老師極口獎顯拭目期許熊文宗李太史歷歷道之希孟未嘗不感極而泣欲糜身以報也嗣是春官再蹶俛仰一室懷知遇則寒夜如惓戴恩私則中情若擣然而進不敢窺龍門之室退不敢通鯉腹之書墨墨自盟誓得當以鬲高厚近者乃移金門而就山岑枉玉趾以出敝邑文星聿指虎阜騰輝台芒耀臨鯨鐘震吼使希孟如捧雲輶如迎絳節輕舸晴泛山寺夜談類真人蓮葉之遊疑慧祖燈傳之夕自詫此生何緣邁此遂令

縑流野衲近沐清輝黃口小兒旁瞻紫氣所恨
希孟偶值糾紛而諸生率爾唐突無論具區萬
頃縹緲千尺不能一借絲毫永存勝事即支公
養鶴之澗夫差館娃之宮楞伽湖水澄碧鄧尉
林樾菁蔥較之競秀爭流旣靜始遠者未知孰
勝老師固津津動色山靈亦忻忻望幸矣因不
解事遂成接浙直俟異日老師台鼎功成期願
請老選勝台蕩采真衡廬乃爲吳中晤嘯于此
夙緣不使人悵望俟後乎午前一日希孟因賤
體小極出郭遲遲而仙舟已飛渡矣旣不能朝
夕趨陪又不及留連追送輜簡之罪縷髮難數
夏杪稍得息肩正擬覓便郵申候而銀鹿遠來
赫蹏下訊又如挹河流而瞻岱色也浣手跼讀
情溢毫楮展諷長哥則從橫排蕩淋漓斐亹以
蒸雲薄霧之思而寫其聳漢昂霄之節以穿雲
裂石之響而導其淒風泣露之悲奏之孀慈正

歡焉解頤復泫然墮淚矣八法之妙逼真古人
釵股漏痕無所不備足令顛旭降堦狂素奪席
而希孟一時乃辱駢貺署扁以耀護堂壽章用
輝蓬牖短筵懷衷長箋代幃遂覺長卿四壁琳
琅照人子雲一床龍蛇生動當與垂弓和矢百
代共珍寧特襍序娥碑千緡不易而已惟是老
師之遇希孟可謂極隆期希孟可謂至遠而責
以奮蜚則偃阻若彼課以居諸又徂邁若此同
子桑淋雨之病而鮮虞卿窮愁之書有蔣生不
開之徑而無管寧已穿之榻效張儀捫舌之問
而媿阿蒙刮目之待年已強矣親已耆矣無足
可別有孺欲棄老師何以終教之近課數篇厯
塵台覽更有餘楮統布腹心

鄒彥吉先生

春夏之交自澄江往返兩詣門屏皆以干旄在
坐不敢唐突然徘徊泉石瞻企風流如置身增

城瑤圃之間不必坐聆玄霏已覺形骸欲蛻心
神浣滌矣側聞遐齡初度擬操一言致添籌之
祝自揣缶鐘鼓鼓未可恩素於雲韶之庭捉筆
躊躇慙慙而止又不敢以芟芟志敬惟仰對璇
圖有蒸栗而黃明者輒以冰桃雪藕薦之爲先
生蘄未艾耳家慈孀節蒙 旌已荷詩篇駢錫
垂之無斁矣但不肖所懇當代鉅筆如李焦馮
諸先生或傳或序雖輝煌家乘而未獲鄒先生
一文私心媿之每欲九頓而請今冬家慈已臻
指使不肖所以遲迴未遑脂轄者亦欲手一觴
而後行也高文大章豈容僭徼以輝蓬筚或者
筠貞茶苦亦當年劉光祿杜當陽諸君子所樂
道乎不揣托吾爰張夷甫私布於下執事或長
者慨然許之而非不肖所敢必也嘉平之初北
征就道尚圖樞侍以伸積悃臨風神溯薄將侑
函

陳眉公

向者披讀手教獎期過當至許爲忠孝名節中
人未嘗不慙思交集感極而繼之以泣也宣文
一詩敘述則閑雅寄托則婉摯結語悠然勗我
厚矣敢不三復每欲棹孤艇相從於峰泖之間
即不能如周續之從范甯通五緯五經亦思掇
拾寸蘄以實枯腸而往歲一病數月今春又爲
兒曹試事碌碌樞衣負墻徒勤夢寐比聞先生
踪跡多在山中政恐無人間未見之書可以供
丹鉛資嘯咏耳古有俶母必有令子不肖壯而
無成不能爲孀幃吐氣而徒以表章揚厲之權
上藉 明綸而次則倚重於立言諸君子今有
同人輩知不肖私有所願而乞靈於如椽是不
肖所百拜三薰而未敢冀幸者也倘惠然首肯
豈特一家之光寵與一時之輝映昔之傳列女
者每舉劉光祿杜當陽並稱而今所傳者獨劉

傳耳當陽之書先生曾見之乎有副墨當以一
鳴奉借

孫民部鳳林

家慈此時景况如臆盡春初之梅熙和乍迎幽
香欲吐而零霜凍雨猶相爲擊剝正所謂斷魂
惟有曉寒知也萊斑晝繡榮辱霄困雖勉自解
嘲然心實媿之隆貺見存手勒詳疊通家至誼
上結層霄謹對使登拜十一日度關尚當樞謝
并警鄙懷若夫棄襦而前慙慙未能也

劉達生

追憶兩年前偶於燈下讀玉受文愛其筆鋒之
鉅而又敬其道念之篤也信筆商榷遂盈累幅
封題寄去都不留稿今亦不知書中作何語嗣
是幾一年而得仁兄報書則汎瀾萬言奏海潮
音擊塗毒鼓旣以出世間覷破世間又以世間
証出世間橫說豎說幾欲現出廣長舌而要其

指歸不離真叅實究又深惡夫世之影摹響竊
而謬以詩文爲實語以吏事爲實事者遂使瞞
頂籠統之徒口呿而不得語至云本無語而不
覺語及之本無事而不覺事及之當歇手歇口
不得處則宗教性相一口吸盡遂爲世間麻木
鈍漢猛下一針又將一尊無位真人替他畫出
本來面目甚哉仁兄之究心於此事而又善言
之也若弟者根器最劣火力最微稍賴宿世因
緣曉得五濁衆生真正可以作佛雖二六時中
欲海飄沉業風扇動攀緣顛倒無所不有靜中
考勘盡是泥犁種子而忽舉一念便覺釋迦文
佛是我明師諸大弟子無非良友他日靈山會
中攜手同行是極平常又極的確之事直信之
而不疑至問其何階而入何門而進則蓮苞淨
上帶惑往生明明開出一條捷徑而力薄願奢
才疎意廣尚欲從普賢行願觀音圓應諸大方

便門而入正如黃口小兒初學爲文便謂王唐
瞿薛可以力致不肯標習詞章專心記誦又要
揀難題不屑拈容易題此是極愚處極不得便
宜處然千生萬劫之後或可進於大乘而不至
與聲聞獨覺同歸又私心所自咲而還自許也
世之談三十二應者無論人王宰官長者居士
一味教以如法修行持齋念佛洵如是解則盡
是比丘身得度現比丘身而爲說法耳何以謂
之圓通夫開天持世之大聖人非順行菩薩卽
逆流如來無論唐虞周孔垂衣畫象修道立言
皆是諸佛菩薩整頓乾坤安立世界之作用卽
如黃帝造兵皐陶鑄刑其於濟人度生似覺違
礙不知無折不成其爲攝無減不成其爲度無
地獄不成其爲天宮此定理也以人王身得度
則現聖明身而爲之說制世理物以宰官身得
度則現忠良身而爲之說安邦靖國以居士身

得度則現隱逸身而爲之說純修篤行以婦女
身得度則現賢淑身而爲之說孝謹慈和此亦
定理也難勝地菩薩爲利益衆生故世間技藝
靡不該習所謂文字算數圖書印璽地水火風
種種諸論方藥療治文筆讚咏歌舞技樂戲笑
談說悉善其事至於園苑陂池草樹華藥凡所
布列咸得其宜則是世間極聰明極多能極有
趣人隨方逐圓將高就低無所不妙要其本念
則曰漸令安住無上佛法此正徧吉氏之所謂
恒順衆生一片婆心莫切於此而兄之所稱引
二則止是真實實攢眉苦惱教人爲善教人
作佛猶見其體而未悉其用也識得定盤星認
得關棧子則談佛亦可不談佛亦可卽儒卽佛
亦可是儒非佛亦可張無盡乃宗門龍象何以
營求臺諫而曰與老僧一箇鳥寺與你喝佛罵
祖一番遂至搏擊善類甘爲小人而不悟裴晉

公生平不談佛故有猪鷄魚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之說而彌留之際口占遺表懸厓撒手似大解脫人佛門之機權豈可刻舟求劍建鼓而覓亡子哉吾輩幸不爲時所棄又當此紛紛多事之日正要就有爲法中放出一番神通手眼若成就掀揭勲猷又當付之如泡如幻如露如電不帶些子豪傑氣功名氣韓魏公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如此雖於本地風光原沒交涉而從此昭昭靈靈中現出瀾天蓋地之局量也不枉入世一場此又願與兄急切商量之實諦也至若世情不淡名根不斷五欲未能日減入識猶然做主此其人豈特未可入道亦且不堪用世吾輩旣爲法門良友豈復曷時童子聚沙之戲更須於此際痛着鉗鎚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毋相憊亦毋相護也弟所以遲遲答兄者正爲其無可答又

決不敢以浮蔓勦襲語相答自招口業耳今所言者未必不畔於道而得臯於諸大聖人要皆據此時見地中逐字流出如來有云應當直心爾我所問不敢不以此爾兄也知兄所詣日異而月不同更有新得佇聞其要

文遠集卷之五

目次

書牘

郡中諸先達

袁榮江先生

吳因之先生

伍寧方先生

毛侍御具茨

壬子鄉同年

里中同社

葉長洲慕同

萬吳縣拙菴

錢太史御冷

趙儕鶴先生

又

又

吳民部師每

張大同拂居

徐仲容

范長倩

王淑士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郡中諸先達

某跼伏里中即未能昕夕握衣奉教於左右而高山在望時對羹牆如老先生者出則爲黍苗之膏雨居則爲枌梓之德星爰借餘芬蔭及承學執鞭一念銘勒五衷而老先生亦惓惓注存若以爲孺子可教者至家慈悅辰軒車塞里錦章耀幃萊絲稱觴藉以生色瀕行展謁未罄謝私矯首雲天時勤感戢耳獲通仕版以得步武光塵爲幸而事出非望濫厠逾涯捫心負慙循牆增慙夫以長安緇塵翳雲蔽日雖有素絲之質恐以蒼黃易面佇俟良規以爲嚮往至於邊鄙不靖羽檄交馳議如沸羹棄同築舍杞緯私憂誠未知所稅駕耳老先生遐觀局外亦嘗策

其究竟乎江湖憂國管賢所同勿謂碧波可泛
春酒堪携漫言荆棘銅駝非吾事也茲因小幹
南旋聊抒尺素伏候興居倘賜德音毋惜提誨
諸惟珍攝益加七箸

袁榮江先生

吾鄉先達皆偉人鉅公而蕭然林樾杜門却掃
左圖右編嘯歌獨賞簪之所謂經其戶聞若無
人披其幃其人斯在實惟老先生某雖不得昕

末遠集

卷五

七

袁榮江先生

夕摳侍而私心傾注時在左右間一叩玄扉獲
承罄咳又宛然如對古人不覺鄙吝之盡捐也
瀕行展謁偶值乖和深切懸念入長安已踰年
所未及通咫尺之書以伸濶懷第從家舅及一
二友人訊問起居知七箸增加視履元吉輒爲
抃舞稱慶嚮者家慈悅展過承隆貺老先生昨
歲游登八表凡在枌梓莫不稱觴布幣瞻拜耆
英某旅食京華塵緣碌碌未傾北海之尊又闕

南山之頌但遙見德星與老人星並纏於吳會
之分聊以一卮祝期頤耳邊陲多故國家無復
憲老之禮倘有借老先生亘古高節以廉頑立
懦者得毋棹頭洗耳乎小僕南旋肅緘布候不
我遐棄願聞良規

吳因之先生

某從布衣中每見夫循籬傍壁與俗低昂如子
瞻所稱簪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
隨者心竊疑焉欲求夫百尺無枝亭亭直上以
爲終身杓準非老先生將安歸燕喜人倫門庭
高峻承學細流罕窺典謁而老先生惓惓汲引
獨以孺子爲可教每一摳侍日旻忘疲提誨在
心敢忘佩服幸通朝藉亦欲痛自砥礪以毋負
獎與之雅而馬足風塵荏苒歲月旣鮮屹然卓
立之操又無蕭然拔俗之韻碌碌猶人重慙知
已至於胡運方張杞憂未艾痛哭流涕似涉空

談投筆請纓又乏長策徒有胥溺之憂更切處
囊之媿長者注念其何以勗我若老先生海內
具瞻爲日久矣倘新命再膺乞勉副翹車俯從
民望此實舉朝所拭目敢私布之

伍寧方先生

某生而固陋鮮有知識然竊聞人世有剛腸勁
骨不媿阿諛隨者心竊嚮往之不勝執鞭之願
豈意高山景行近在枌榆間嘗私相比擬以爲

東坡集

卷五

東坡集

卷五

如老先生者立朝大節比唐子方而居鄉砥行
起懦廉頑又與王彥方相頡頏別號所取當在
兩賢世道波靡日甚一日故私心自盟願以爲
師表而武其後塵乃長者不我遐棄慙慙誨迪
每侍函丈娓娓忘疲不知杖屨之欲撰也惠徽
寵庇濫廁逾涯而白面書生素絲易染徬徨宿
夜無所稟承夫士之著仕猶女之驟嫁躬親米
鹽身先婢僕苟非閑習有素則指摘隨其後而

又有不操家乘不預中饋優游曲房之中以紉
繡機杼爲名而實習於荒晏者夫身列禁近漫
叨培養而毫無所究心此其於情婦等矣居其
地則思其事所以仰報知己而不負惓惓相期
之雅或在乎此惟老先生始終提誨之

毛侍御具茨

偶因需次期在冬初漫爾遊戲乃致倖獲兩番
候 旨幾及半期咕嚕閑局印刊若此將謂此

東坡集

卷五

東坡集

卷五

輩甫離鉛槧又使之頰首作號嘍小生聊借是
寬假之耶以素沐知愛如先生凡有寸進必爲
之色喜而濫廁已甚捫心內慙應爾之外稍資
哦咏以消荏苒白面書生守其故吾絕不敢問
長安中事但羽書旁午使人怵怵焉有載胥之
憂策虜患者慮在三四月然內潰既有其徵而
應募來者驅之出關輒棹頭不應散處畿輔間
多作不靖庚癸之呼又徹於遠邇將來正未可

知先生西臺之望崇於山岳衆願喁喁惟祈旦暮即吉主持群議以剖盈庭屈指此際已及禪除矣幸以國事爲念趨駕還朝毋徘徊於松楸之側也

壬子鄉同年

以弟之渺劣得步年兄後塵翱翔南國遂訂金帛之雅效嚶鳴而悅響借尊酒以論心雖嶽崎歷落之踪杜門索居把晤稀簡而襟期來往如共衾稠至若年兄惠而好我慇懃辱收弟既有胸寧不知感本謂睨睨鸞聲差池燕羽美蔭雕梁飛鳴結伴而人事睽隔未愜本懷使弟顧影徬徨斷行求匹脈脈此情徒勤浩嘆耳雖有新知何如故交况京華萍梗世路巘岼弟之在此如澤雉之遊樊恐海鷗之難狎豈若故鄉兄弟濁醪脫粟歡言嘯味爲媿快也年兄抵家行一年矣天下豈真有投時之技惟得時則駕耳或

者蛟杼不惜千槌裹蹠無妨百鍊徐添新火以俟還丹更與同調一商訂乎丙辰固爲喪元昨歲復滋多口要必有取之而若券當之而靡媿者不能無望於諸兄矣若弟聊且結局真可稱減裂之報濫膺茲選亦所謂簞路藍縷以啓山林正爲年兄戌年先驅耳愛弟者必有以勗之幸毋用世情相矜許也茲遣小力迎家慈北上聊將寸緒以展縷悰矯首暮雲可勝黯結

文遠集

卷五

七

里中同社

以弟之渺劣謬以文章臭味自附於同志卽杜門塊守不能時時過從而偶得仁兄行卷流傳一二社執輒手錄而口啖之以當晤談仁兄惠而好我亦收之壇壝之末不我遐棄嚶鳴旣洽蘭藉可登願執李膺之御敢先祖生之鞭不意鹵莽見報聊且告成而良農力田尚須穠黍漠漠天公何堪仰問要之春蘭秋菊無藥不芳燭

照數計百不真一仁兄可以自信毋作逢年之嘆矣彈指流光文戰不遠前此壬戌兩公傑時虎暎後先匪異人任蜚張赤幟可以負而趨兄輩其交相努力至若筆墨淋漓斗酒相勞亦曾念及京華旅人存之齒頰否也向家慈悅辰重煩寵施俶裝勿遽未及樞謝邸中紛冗久稽裁候茲小力南還聊抒積臆臨風矯首楮短心長

葉長洲慕同

愛蓮集

卷五

七

天佑吳儂將使福星照臨一方而弟輩幸以同藉之雅得先我父老子弟瞻拜下風菲劣如弟又辱老父母破格注存每承下詢不廢菑莠弟遂忘分忘形披肝析膽惟願老父母懋昭明德爲疲敝凋瘵之民起溝壑而噢咻之則弟之戴賜爲無窮矣家鄉有信來知台旌已於十月中蒞任吳宮花草莫不忻忻德色喜陽春之脚變黍谷爲葭灰恨此身留滯長安不獲披拂仁風

惟翹神側耳聽隱隱口碑自南徂北雖在旅邸中時炷一瓣香代閭境生齒伸豈弟萬年之祝而已敝邑財賦之藪比聞秣成稍有登窮鄉細民得毋輸將不時上累軫懷否若官大戶力能早辦而不辦稍嚴促之非過也吳民柔脆易馴畏三尺廩廩非刁黠武健者比而近亦喜訟捉影捕風指鹿爲馬間或不免一受其詞雖未必取勝而中人之產折而入於訟師伍伯之手神君之折獄貴以不折不扣之使魑魅罔兩即欲自現其形而不可得累不售而累告甚且越訴於各臺者痛懲之不少貲則獄漸熄矣聞之故老欲占賢父母政事者但觀縣前寂無酒肆卽酒肆中亦聞其無人便爲循良之証蓋胥隸醉飽之場無非良民之髓血也字民利用寬馭下利用察弟向者娓娓爲老父母申其說實有鑒於前車耳身爲衙役自有一種肺腸凡言之近

似有理不妨採聽者幸毋以不逆不億之至誠而入其玄中孟氏所謂左右皆曰勿聽此意可思也敝地鄉紳多謹厚長者亦有雅負時望人所共仰而以弟衡量當世真無媿於古鄉先生則袁大叅榮江其人也如此人雖在布衣中猶當物色之敦憲老乞言之禮而況位居方岳年踰大耋不當崇獎推重之以風末俗乎此老村門不出其讀書之處在宅後一荒圃內若以公餘之暇屏去騶從排闥而入試與之坐談片晌則知闢闢自有真隱佚而末世自有真古人當知弟言之不謬或與各臺一談之旌以棹楫餉以薪米是亦鄉邦一瑞事也弟爲諸生十餘年孝廉六年一貧徹骨而從不知人間有造請事戶下薄田百餘畝歲時供賦不敢後於人村奴兩三人惟知應門而已決無纖毫之事以累知已卽赫蹏相聞不敢不手書萬一有妄托者幸

以秦臺照妖鏡立破之他人所爲護持者護其身與家而求老父母爲弟護持者須護其名與節弟乃節母之子不得不以節自勵非獨區區自愛其名根而已百惟爲蒼生自重

萬吳縣拙菴

以敝邑凋敝之餘凡薦紳士民莫不焚香籲天願得一仁父母爲殯首而頽尾者少蘇其續喘嘗密以告之弟而弟亦不知所推擇也乃吳會山川之靈徼惠老父母以填撫之弟自伏謁後一再覩眉宇又徐而聆其風旨則愷悌慈祥與夫精心雅度房皇洞達掇皮皆真退而與桑梓之人道之靡不頓足盤舞慶吳儂之得天弟雖家中無一事戶以外又決不敢妄預一事其仰托於仁父母者不過如肖翹細類賦形大造凡雨露風雷之化所貸者甚微而化日煬和光天布德則肖翹細類亦忻然樂其生而獲遂其小

年弟所爲通國慶而未始不私自慶也錦旋之後燕喜未央而億萬生齒喁喁仰望者已攢集於老父母之心故園雖樂度不能久淹計必於殘臘中抵任矣弟匏繫於此不獲偕父老子弟躋公堂稱兕觥兒曹黃口乳臭不敢逐儕伍紛紛旅謁而命其以通家子之禮見然自一晉見呈藝而外雖終歲亦不許蹴躡門屏蓋弟有硯硯之諒盟心二十餘年試竟老父母之任而覆照之當知寧固毋通此生已小有本末耳昔袁中郎父母令吳而縣前酒肆十減其六七祇是訟牒稀簡所以聲施到今大都胥隸日肥而民生日瘠矣此易驗也劉承羸政民之望德旣深而見德亦甚易故有謂敝地難治者不知此時之敝地最易於治耳若吳之賦額差減於長洲而征輸稍不費力則催科撫字正不必分爲兩途第戶下之田不盈數十畝而實乃族兄田弟

惟有祖墓三四畝耳自度無纖毫之事以累知己此番通候而外決不敢頻頻作書煩費酬答設有書亦必手勒非手書而或以賤姓名通必妄托也愛弟之深者幸於此一垂炤焉挑燈呵凍書不盡言

錢前輩御冷

在長安中僅一奉光儀而深荷注存所以獎與而護持之者無所不至脈脈此情惟有心感溢膺茲選固非始願所及但以得步趨有道樞侍下風爲幸而星駕南旋暮雲阻隔矯首悵望失所依飯某以麋鹿之踪入麟鳳之禦恐野性難馴鈎繯未習自茲以往惟有守處子閨閣之訓率書生咕嚕之常局戶息交支願杜口居身之矜其在是乎且寧極深根潛惕互用素位宜然非關避咎惠而好我願授韋弦永圖勿諉以報知己茲因令叔抵任過家聊借赫蹏少抒積悃

不敢飾爲僂語有煩酬答

趙儕鶴先生

不肖孟蹇劣無似而嚮注海內名賢耆碩惟恐生吾世而不得一當者此心苑結寤寐藏之憶自垂髫時讀老先生文又頗習聞其人執鞭一念倍切于懷向年敝通家哀集大稿懸之吳門不肖孟不自揣妄綴數言于簡末此字字肝腸非如邇來後雋依光附響借楮墨爲先容以博

文遠集

卷五

齒

燕喜人倫之一眄也老先生亦知菰蘆中有此生乎方其沉頓帖括猶望憐而教之今幸微庇通藉升朝而進有泣路之悲退多滌絲之嘆深閨處子一朝結褵雖未必勤中饋代家穠而動容舉止皆尊璋所爲專囑婢僕于焉流睨于此不慎動滋咲端不肖孟所爲夙夜悲飭而以世路逼側又不敢自露其頭角以就正於先達中之有道者惟是二十餘年矢心皈往不知老先

生能鑒其悃歟乎倘不見鄙示以周行真不啻度刀之賜也敢不佩服家慈苦節人世希邁三年前已蒙旌典今欲遍丐名筆以光家乘如老先生者不獨朝野鳳麟抑亦文章冠冕倘得於讌閑之暇賜之篇詠使懷風泣露之人得附於清鑪大呂以垂不朽則明德所被世世戴之分題求賦語具小引中不肖孟尤有得隴之望尚欲求老先生爲立一傳使彤史可憑幽微永播須俟異時樞謁升堂百拜奉懇而非今日所宜唐突也率爾通候不次不文

又

捧讀來教旣荷提獎復蒙勗勵雖未獲樞侍下風而使我洗濯流俗步趨古人宛若面命矣經生屈首咿唔視一第如天上比進賢籠頭不覺墮落泥犁地獄中耳目所及比比而是不肖粗有血性若蠅營狗苟以了一生心竊耻之微先

生之正誨固時時自警也第深根寧極是豪傑
築基之學脚根不牢出頭太早每以取敗而不
竟其用多讀書厚養氣靜觀時變善刀而藏處
於潛見之間者其斯以爲素位庫所見若此不
知亦可進於道否先生所爲詩及古文詞結爲
名山之藏寶光燭天當與制舉義並垂不朽何
時懸之國門使不肖一覩其全家毋媚節妄覲
片言爲重雖未敢刺促惟長者終賜之

又

又

又

從來狂飈之下林無停柯苟非受其摧殘亦且
因而搖動而岨岨新甫鐵幹幾幾挺然傑峙萬
竅怒號而不驚百草皆靡而不化如老先生其
一人也邊陲震驚醜夷得氣 廟社之需人也
甚於燃眉而東山之安石西洛之司馬猶使之
狎猿鶴而課花鳥其於憂違之計得矣如世事
何但古人雖不見用而經邦大略時露一斑於

楮穎間今日之事無棘於遼左章交公車非築
舍則盡餽先生靜中有晚試策此虜比之聰勒
元昊及昔之女直蒙古何如亦不至爲鍾虻憂
否此時果有韓范爲中樞劉岳任鼓鼙計當安
出幸密以教我今國脉多病然急者治其標竊
見夫學醫人費者心竊痛之又見夫不學醫而
高談千金肘後者心竊恨之故願從秦越人而
問垣一方某方且提鉛槧而稱書生敢商及遠
略特以身在輦下不無載胥之患知先生惓惓
憂國寤寐未忘特以目前急着就經世君子而
私質之耳承許爲家慈作傳此某所日夜祈禱
而終不敢相促者大都立言之旨貴於綱維風
教借貞媛以諷衰僻因筭緯而勵簪紳或有道
者所自爲留意而無待陳乞也如意之貺如聆
玄霏况銘言字字可思敢不置之座右大幣極
不敢當而長者以縞帶爲賜屬意良慙遙拜登

受服之無數矣不腆侑緘匪敢云報

吳民部師每

弟濫膺茲選正當婆娑稅林提三尺不律望古
人之後塵卽不然得爲墳索中一老蠹魚以飽
吾饒腹亦生平一快而鹿鹿長安非磬折僂僂
卽讌會徵逐日沉埋於格套之中而不能自振
私恐人負其地爲國家養士羞耳年丈職在飛
輓有實政可循況以八面之才出坐堂皇理錢
穀入而攤書滌硯目之所入與手之所出者漸

來連集

卷五

七

遠書

造於日新富有行將挾名山之藏以驕眎弟輩
不令人汗浹欲死哉東隣未寧春夏之間政未
可知雲中上谷雖宴然無事而九塞綿亘勢如
率然狂飈一發將林無停柯而猶楚越視者真
肉食鄙見年丈耳曙天下大計如列眉度東方
猶可爲否萬一不可知而山海以西能安若覆
盂否弟情無所識不勝膏溺之憂故願有識者

熟壽之而弟且心載之幸密以教我

張大同拂居

年丈分符得巖邑屹然爲西陲保障庶可寬當
宁一方之憂而弟束縛鉛槧依然一老書生無
所短長私心媿之九塞雜峙勢若連鷄中國爲
醜夷蹂躪將至於不可支奉琛之虜未必不因
而生心漢有雁門太守匈奴不敢犯邊此猶干
城之任若桑土綢繆此必循良者所饒爲也年
丈其留意焉

來連集

卷五

七

遠書

徐仲容

久不得吾兄書頗用爲怪近接一函迴環展讀
字字沁心始信愛弟者莫若兄其洞見垣一方
而刺其沉痾者亦莫若兄兄言弟虛衷善下况
搔著痛處真使人不得不下也若吾兄近況之
苦何俟縷陳弟固爲兄痲心而感額矣天之降
割於善人殆不可曉或有言當散財發粟爲非

常之舉以迓天眷者其說迂濶難行而其迹亦近於釣奇或有無食無衣不婚不葬隨耳目睹記惟力是視如救頭然則有片念舉發而立格蒼穹者但勿商及左右及箕歛之臣一躊躇間本念去矣佳城鬱鬱兄已殫貲竭力而成之迺言其非吉壤者不啻十人而九遷徙未可輕議而因仍未必卽安卽安喪狼藉不自茲始然豈可益薪而止沸乎毋謂成事既往以身聽之也

文遠集

卷五

七

大雅堂

弟之心折吾兄雅非一端兄既有良藥之投弟可無食芹之獻至若才華蓋世骭髀半生進則經營一戰退而締構千秋此皆兄所饒爲而縱懷杯酒寄興土木兄實不免於褻天何怪乎多兇多思萃百罹於一身也非愛兄之極者不敢爲此言然兄婉以導我而弟戇以規兄狂奴故態浸淫筆端則所以佩兄之教者可謂悅而不釋矣媿之媿之有無相恤自是古人高誼家慈

百計枝梧捉衿見肘正爲緩急無可告語第恐發棠旣多嗟來難受耳豈不知吾兄何如人而目爲陶胡奴之米也弟之逗留於此未知何日得共笑言捉筆凌風可勝神溯

范少參長白

昨歲聞尊夫人之變擣素無聲椒花絕響蒙莊之痛自當百倍恒情即欲貽書奉唁而竊聞道路謂毘陵女史業操管彤以侍左右二十四橋之間一旦而得傾城者六又何奢也冥冥之中豈其負此畏友或者悼心之極聊復借此以解煩紆不然且不免於奉倩之癖爲達人嗤乎不肖此言可稱善於解嘲試披覽及此定當點頭

文遠集

卷五

七

大雅堂

謂海內一人知己耳萬笏峯頭盡欄朱閣宛如仙人淨廬清風朗月之夜時時縈我夢懷而匏繫在此回首家山不能奮飛碌碌於塵沙糞土而又時聞金戈鉄馬聲迺知天平山長雖南面

王萬戶侯不與易也銀鹿南還將此尺素以紓
弊濶惠而好我母靳德音同館友人中州侯蒙
澤酷嗜椽筆珍若換驚書今以高麗鏡面四張
奉寄午睡既酣晴窗無事粉指拭箋玉腕捧硯
不妨奮筆作美女折釵痕第恐翻污練褰耳識
款乞爲蒙澤字此兄亦解書才致翩翩可把臂
入林者能乞書於范先生其人可知矣有懷未
盡更覓郵筒

東坡集

卷五

五

大觀

王淑士

聞關分手遂作經年之別長安邸舍塵勞萬狀
問訊故人之書多不及作卽以仁兄知我愛我
而不以赫蹏將候正爲世諦中寒暄書札旣不
必出自吾輩而解褐以來惟以無益之應酬無
情之杯酌爲尋常日課讀書不數葉剝啄闕耳
稍欲閉關謝客又爭爲好異而目攝之學問之
荒落面目之鄙俗誠無如去歲者有何佳致可

爲知己道抒帑欲揮吮筆將下而想見仁兄
然獨坐於青芝鄧尉之間挾策長喙盱衡千古
誠羨之規之竟羞澁不能置一詞矣如弟躁妄
之性迂踈之志正當以仁兄之清真簡遠爲對
治金針而忽接手教乃言時可以動不必頻首
低眉作閨閣中行徑夫邊郵不靖宇內騷擾
有可爲自當勸竭蹶稍見一班而弟捫心自
揣輒生無當於用非其才老母在政身未敢許
東坡集 卷五 五 大觀
人非其時且天下事無一不待人爲而其實無
一可爲者盡餅聚訟空言無補宮府內外人人
得以掣其肘而又人人得以搖其舌仁兄虛中
靜觀凡有熱腸濟世而胡越同舟者幾人使進
退維谷爲旁觀齒冷則又不若守仁兄簪年之
訓靜以待之幸而廟社有靈但願喬柯之下蔭
及芳草不然而載溺俱焚則引義自安而外誠
不知所出矣兄書中言僑寓郡城去伯通橋跬

武而近弟竊有得鄰之慶而九疇言仍在城南
何也讀書住山自是仁兄生平奇癖而世路悠
悠間有以避就之情漫相卜度者弟已代爲剖
晰多所開釋矣兄曹碌碌媿非渥注之種不堪
追逐鳳毛廼蒙父執過相矜許仁兄不以君房
見畜幸賜之董誨茲因歸伴聊陳積愫

東坡集

卷五

五

集卷之五

終

文遠集卷之六

目次

書牘

何儀部匪莪

韓兵憲鵬南

胡撫臺泰六

鄒南臯先生

范司理玉坡

王叅戎喬峰

某都閫

鄧虛舟先生

祁夷度先生

段黃門幻然

趙座師嶼翁

又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六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何儀部匪莪

某屏伏菰蘆中稔聞當代人杰有何先生蓋因
枌榆先達多能道先生風節與其行藏梗概者
不肖夢魂嚮往願爲執鞭之日久矣頰首帖括
雖不能旁治古文詞及詩而名山大業爲宇內
藥矢輒焚香盥手而讀之故於何先生皈依仰
止雅非一端而前此敝同藉周蓼洲司李爲家
慈巧貞節詩於貴鄉諸名家得一二十章則何
先生所賦泰娛之篇儼然在焉且驚且喜如持
鉢乞兒思天厨珍膳口角涎流迺想食食至其
腹果然能不抃舞稱快也就一二十章之中揆
藻布彩繽紛具陳而古雅春容有典有則又必
以理篇爲冠踞而奏之高堂并寂莫孺閨如聚

鈞天之響不肖之拜賜於先生亦侈且渥矣去年冬有友人傳示先生所撰貴鄉一烈婦傳其文原本檀左而又出入于公穀之間雖憂擊鏗鉤而繁聲促柱胥歸大雅一彈三嘆綽有餘哀蓋文中之最法亦最貴者捫燈哦諷不忍去手遂發一弘願必欲懇先生爲家慈立一傳便不減杜當陽劉光祿欲仍托蓼洲司李而蓼洲歸矣又與敝同籍曾大雲談及而大雲慨然爲不肖任其介紹竊念先生片言便可垂管彤而登琬琰卽百舍重趼捫衣匍伏猶恐微忱不足徵大君子之惠何敢以未通姓名之人率爾薄蹠輒干記室惟是何先生不獨以文章垂世狎主詞盟而高風素節挺持人極實爲朝野之所儀刑其於苦節貞發有關世教者必深嘉而樂道之某不肖何敢僭擬古人如顏魯公歐陽文忠公之爲子而家慈所爲持身課子出險入夷者

以視顏母歐母則恢乎有餘矣無論不肖生而幸脫于刀俎束髮授書悉稟慈教卽此時身在長安去慈幃三千餘里而臨岐訓誡之詞宛然在耳惟恐一實足自底弗類以貽節母羞則家慈之所以勵不肖者豈若村媪俗媪祝其子富且貴而身饜其餘甘者可比也凡母子相依之苦與相期之大未可與世人言而有道君子因事立教或听然而採不斐之辭又或忻然而擇如椽之筆皆未可知用是遥望頂禮而介大雲爲之請惟先生垂愍而賜之不肖所草孀節紀略在三年前正奉 旨旌閭之日今未遑改定家慈今年六十有一矣資薄祿爲養邀半通爲榮或可以娛暮年而又恐致身之後母不能有其子所謂老母在政身未敢許人則不肖尚且熟籌之謬恃道義之雅忘其未同遂披衷而請教并祈賜之董誨貴鄉宦都中者如雲幸不金

玉其音則書郵慮不乏也臨楮題企

韓兵憲鵬南

不肖藿食鯁生荷師臺甄植之餘得通仕版自
羸馬西風蹴躡應酬而外求可以上答清時下
酬知己者了不可得自今以往問何職何業不
過文史咕嚕之務依然白面書生耳但從邸報
中見羽書旁午邊圉孔棘則蹙然靡寧媿乏投
筆請纓之志而徒有俱焚載溺之憂 聖主睠

東遠集

卷六

四

大隱堂

焉東顧舉金城而是屏是翰者翳師臺是賴不
肖竊觀遼鎮五道皆今日所爲赴湯蹈火戮力
捍艱之臣而開原不守師臺有均勞而無耑轄
往來驅馳出入行間冒霜雪親矢石其事爲最
難而其心尤獨苦夫邊庭之事猶一家然未有
門戶已撤而堂奧宴如者恢復之計知師臺無
刻忘之而杞漆之隱憂以爲可保遼陽無事便
爲 宗社無疆之慶者信乎不肖猶憶四月初

面奉台教謂必能戰而後能守以今揆之戰與
守定當何如懲噎之後豈敢復言犁庭但不知
能進而越遼陽一步使虜騎所蹂躪之地不終
淪羶土耶抑且以遼陽爲鴻溝而猶岌岌焉虞
其薦食也夫宋之季世第恐兵力孱弱耳今且
苦無兵有兵又苦無餉有餉又苦無轉輸之具
捉衿露肘真足爲四夷姍笑而近有選策虜情
者以爲虜中亦苦饑我之芻粟委積於海上而
飛輓不時虜且津津垂涎正恐藉盜糧如近日
芟禾發困故事且聲東擊西亦狡夷之恒情可
不亟爲之所乎旁觀之議謂當購虜以制夷而
昨見經臺揭以爲夷虜交証情形已見購之無
益有欲從屬國間道出奇而說者又以爲朝鮮
力薄不足爲有無且不能保其無它腸紛紛築
舍苟非身履其地而蚤夜熟籌者無以折其衷
某雖不敏愚不能效一策噤不敢齒一字而

東遠集

卷六

五

大隱堂

國家之事無有大於此亦無有急於此且身在輦轂下豈敢塞耳不聞而愒愒焉如趙武子之視蔭乎恃師臺疇咎相遇之態故敢悉心奉質而願得預聞其崑略倘得奉承明教亦惟藏之胸中必不敢妄示一人此書亦願師臺隨付爇炬使它人見謂豎儒何知哆口而談軍國事也

胡中丞泰六

文選集

卷六

太

大

恭惟老公祖晶輝玉映朗鑒星懸立朝則介立不回攬轡而人文胥變某在諸生中嘗諮之具眼求所謂揀時持世必爲臺下屈第一指而南國多幸惠徼袞衣以豐鎬則高皇湯沐之地以吳會則國家儲餉之區當今之世而求如周文襄王端毅其人者又非臺下何以稱此向在都門隨諸先達後仰拜下風則鸞停鵲峙之度鳳質龍見之章隱然照入先生四座雖以承

學罔敢深叩而略占謦咳髣髴緒餘未嘗不退而抃舞慶吳儂之得天也比聞申驅已臨敝邑遙知故國山川沉霾盡掃吳宮花草春風漸回四履嘉被十郡驩騰而其在襜褕之旁鈴閣之下首先戴德者自當踰月而羔豚定布氣而鷹鳩化矣正擬削牘馳賀而瑤華寵施盥手披讀又嘆服谷王之量而管蒯不遺也東南民力竭矣此瘠心世道者所稔知而况填撫其地庫廟堂以遼左未寧騷動寓內天下一家豈敢自爲畛域但竊聞敝鄉諸先達每嘆征輸之事有日增無日減剝肉醫瘡之計必有如文襄端毅者主持於上與郡邑大夫苦心而釐刷之則瘠民不至日稿此不獨一方之慶實宗社根本之福也某白面何識從橫偶因明問所及聊爲頽尾之民徼此曠蕩惟臺下宥其狂率而還教之卽日欲迎家慈北上敢希青雀之賜更當嵩倅

文選集

卷六

七

大

布候以申下忱

鄒南阜先生

某髮未燥卽能誦述老先生事每嘆以爲天植忠義當與貴鄉先達文山先生及先朝楊忠愍異軌同符世道狂瀾莫知底止而天柱不崩地維不陷獨賴如老先生者挺立於其間耳此其人卽兒童走卒亦能知之而某爲文氏甥文水翁則外曾叔祖也某十月喪父賴母氏鞠育之督誨之以抵於成立家母爲衡山翁曾孫女無論其冰檠之操貫日鑠金而能讀書明大義亦并禕中俠烈偉人含淚授書不獨望以青紫羔雁而忠孝節義每談之不去口凡老先生歷歷梗槩家母得之於家庭者爲最真而還爲某稱說之故某之仰止所謂與生俱生而非師友聞見之所自入也浮湛諸生中間得奉教於端人正士而龍門覓隔未遂樞趨倖登仕路前途

文遠集

卷六

人

大

阻長此時若不發勇猛心立堅決志則緇塵十丈岐路千蹊古來聰明英傑失足於此中者亦復不少以此循省竦惕不遑惟恐下負生平上慙母教每願得海內至人以爲依皈而登峰造極當代無兩者非老先生而誰若夫口授筆記流布人間者亦嘗窺其一班矣造入精微理歸平淡凡從前警古震今之事正如太虛無着浮雲不留而後學小生當從何處着脚從何處入手使外之不爲流俗所移而內之不爲血氣所轉宜動而動宜靜而靜以至語嘿行藏夷險生死如舟之有舵而風不駢如手之有杖而行不跛惟願憐愍拯拯詔以階梯倘此生稍有造就不至流浪汨沒以終其身則陶鑄之功豈在生成下魏大行乃同志同學人也茲千里遠來以不朽奉懇而鄙蕪之詞實爲草創敢藉此布其下悃至於家母一生苦節已經表章而不得

文遠集

卷六

九

大

大君子片言以垂家乘則家母所爲提命某而使之仰止高山者何以稍慰其懷紀畧一冊呈覽此某爲孝廉時因家母蒙旌而草此文辛苦艱難之狀言言實錄求老先生哀其孤苦或短誦數韻或題識數語一字九鼎得此爲足不敢有所奢望以煩清思也倘此生有幸終當叅叩函丈備掃除之役冒昧唐突

范司理玉坡

本選集

卷六

十

扶義

在長安中日碌碌於塵土間以訪謁爲事而同藉弟氣類相通所願申蘭蔭貽縞紵者又往往交臂而失之卽以襟情臭味如年兄而未得促膝傾倒迄今追思每有餘恨大梁爲天下雄郡年兄以李官臨州邑大夫之上激揚章瘴又兼行省方之事此真得志可爲之時如弟以咕嗶餘債未了仍頻首而爲號嘍小生年兄當遙聞而憐之決不似世情相矜許也

王叅戎喬峰

竊從二三同人傾挹高風知門下以青箱華胄丕承先德翰墨淋漓詞壇所共推不肖實嚮逞之寒家遺物久歸清閨不肖從弇州跋語知其踪迹藏在胸中二十餘年偶遇琳伯年兄托其奉訪度此種公案已在有無間果有之詎肯唾手相貽而門下有懷錫類還其手澤遂使上苑瓊花復歸江渚豐城故劍飛入河津豈不快哉

本選集

卷六

十

扶義

某都閫

不肖嘗聞之王弇州先生云 高皇帝艱難百

戰之天下乃使白面書生從容而嚼食之興言
及此每爲賈涕今東方未救疆場日駭雲臺之
高議舌敝耳聾盡成畫餅獨賴援袍授綬者得
公忠不貳心之臣以少抒明主拊髀而中外
相蒙之故套又牢不可破日復一日不知所稅
駕矣每歲糜縣官億萬金錢以養兵而所用又
非所養爲割肉剗瘡之計則調各鎮兵以充遼
左而西北諸睡不肖調亦無可調夫浙中亦精
兵所自出向用之征倭而效今用之征奴而未
效者亦係乎召募之人與簡練之法何如耳台
丈向典禁旅今膺專閫其於尺伍單弱士氣不
振之故想亦熟籌於胸中矣粹有緩急不無仰
賴惟早留意焉幸毋雅歌投壺策蹇徜徉如韓
蘄王之在湖上也若不肖者亦有虞允文之志
媿不能耳因芳訊之及而略抒其端

鄧虛舟先生

自己酉留都得奉清讌彈指星霜遂更十載師
臺直節侃論朝野共仰而羊腸世路不能紆迴
以徇之旣已別歷中外又復偃仰林園然北闕
之書旣揭於日月而東山之望正佇作霖雨方
茲邊圉孔棘廟社需材不肖雖渺劣無所覩記
以目中所見精明彊毅智深勇沉誰出師臺右
者便當懋膺不次以捍王艱未可堅猿鶴之盟
穩松風之夢也至若桐鄉遺愛尸祝常新敝邑
錢穀之繁夥甲天下爰謀之狡獪亦甲天下而
一經妙手如軒鏡晝懸燃犀夜照褫猾胥之魄
落訟師之膽庭無鼠雀之耗野靡雞犬之驚每
與村墟父老歷數前後十數公未見何人可與
師臺相頡頏者以此去後之思久而彌篤爭願
樂餘生此與人之誦而非不肖之私戴也若不
肖以櫟社之朽株稱公門之桃李間蒙獎許時

借齒牙古人一卽不忘不肖雖疎莽無足比數而自束髮就童子試以迨今日啣知感遇歷歷在心豈如師臺者而敢忘緣羽黃裳之報也惟是甫離咕嚕海臻畏途進有岐路之悲退思蒼黃之染一行實墜沒身莫贖惟願時賜金匱以導愚矇倘得異日小有底立不至碌碌庸人是爲師門之光而今日固未敢言耳百花洲集而外名山之業想日益富矣毋爲久閱願廣其傳

奎蓮集

卷六

南

大

百朋可擬

祁夷度先生

燕臺索處幸得密邇函丈時聞矩誨乃不肖所

以服膺師臺者不獨文情道氣盎溢眉宇吐納風流具足千古乃以素心亮節未能頻仰于時爲流俗所摧折者雅非一端而師臺處之冥然更能和光挫銳細密周詳以求合於古人之出處此非學問得手者不能禪家謂定力當如蘇迷廬山四面八風屹然不動又云大熱何處避惟於鑊湯爐炭中避此兩重公案是師臺榜樣矣聞至東省卽借差南歸密園泉石依然無恙

奎蓮集

卷六

五

大

毋一見未能而邊圉未靖則有銅駝生棘之憂
世路多巖又有龍蛇走陸之患師臺憂時嘗切
閱世滋久矣其何以策之而何以教之所委曠
亭小艸序勉綴數語爲師臺一揭其隱衷世苑
或未成書弁言亦當續上便郵不乏翹企德音

段黃門幻然

向在南都落魄之時極承矚睠既鍛羽南還又
辱芳訊諄諄見存王孫一飮沒齒不忘况如台

文選集

卷六

未

大隱

臺過採葑菲不特賜之剪拂抑且收爲氣類不
肖寧有胸無心者忍以今昔異心哉比聞入山
以後絕口世緣棲心物外夫能蜚能蟠使人見
首而不見尾此真神龍之作用不肖嘗見夫不
合時宜之人其於藏之一字大都未盡商量既
已舍矣誰許其不藏然所謂藏者非徒抽簪解
組亟返初服之謂乃埋名鑊采以天地間必不
可無之人而當其藏也似天地間竟不復有此

人乃妙於藏者也東方未救疆場日蹙天下漸
脊脊多事矣高臥雲丘濯足洗耳正恐大豪傑
終不能享此清福然辦得一副採世之熱心者
而又具一雙觀世之冷眼則進退綽綽胸中廓
然矣謬托知己故敢肆其狂談若不肖孟以二
十不字之老女而驟奉尊嫜豈敢縱談家政且
束身自矢不改其處子之度而已餘非所知也
長者念我何以爲韋弦之警

文選集

卷六

未

大隱

趙淇翁座師

希孟生平謬以雕虫末技受知於海內具眼者
雅非一人至若遴之垂棄之中而加之國士之
譽慙慙獎借愛護噓植感恩知己則惟我老師
未可屈第二指矣正擬 命下急覓書郵以慰
睽注而銀鹿遠來則瑤箋雲翰斐然溢目矣及
門之士如林何老師篤念孟廼至於此廻環捧
讀幾至涕零而獎許太奢知老師倦倦世道不

以參苓而廢溲溺顧孟自惴恐不堪爲國醫用耳苟可少劑刀圭有裨湯液卽刳臂抉肝亦所不惜無奈切脈疏方者人執一見如補泄之必不可相濟而溫涼之必不容並投則草澤醫人噤口縮步而已支離攘臂其間人且以爲狂爲躁而呵斥之故孟自解褐後居長安漸熟而不敢輕謁一客不敢錯置一啄酬應往還雖不容杜絕正所謂傀儡無情隨場敷演胸次磊塊墨墨自茹惟恐頭角稍露使人指爲躍冶不祥而房海老所言不知何自得之昔有一同人見贈二語謂京師中多毀固足敗名多譽亦非善事孟聞此更憧憧惕惕矣要路諸公亦有過採葑菲而欲置之於蘭籍乃落穆孤踪微有不可親踈之意則台教所示渙群中立其根基皆出於此依人脚跟隨人口吻傍人籬壁受人籠絡真鄙夫妾婦事孟嚮爲諸生時每稱述此輩以供

東坡集

卷六

太

大

抵掌尤而效之寧死弗爲也廟議沸騰計老師局外靜觀自有以折其衷至於老師朝野之望與日俱崇孟偵之物情叅之巷議莫不謂豺虎可昇雨雪旣消卽其舌哆張今亦縮頸而去矣更不必用此墨懷惟是宮僚首冠揆路漸邇更養難進之節以迓將來之福安石東山君實西洛使天下延領翹足時日以須乃徐起而副之則今日不雨之密雲卽他年歲旱之甘霖也孟

東坡集

卷六

七

大

卿知感遇夙夜在心頂踵捐糜莫知所報苟可入聞於老師或可密布於朋友者自當焦唇禿頰而爲之無俟台札之叮嚀昔仲尼適荆先以子夏申以冉求與夫武叔肆讒子貢訶詆彼三子者奚待夫子使哉房海老之言愚不敢當俟從容敬具一札通之恃老師之臭味或不嫌於未同也

又

轉坊 命下老師以二十餘年金闈之長領褒
宮僚凡在朝端莫不忻忻動色以爲博望之苑
塵封日久必得名德碩望如老師者當細旃之
席則啓沃元良或有當於 帝心耳廼孟切計
老師自壬子入山不踐春明者已八閱歲公論
昭明輿情鬱勃從此洊登啓事一歲九遷升揆
秉鉉猶可作黑頭公當此疆場孔棘廟議沸羹
非有命世之才何以翊天步而襄廟謨老師真
其人矣昨歲周旋數日竊觀愍時憂國之心溢
於眉端旣膺 新命似當促駕還朝入而講道
論德出而矢謨颺言用挽方蹶之天而揀大小
臣工之所不迨耿耿一腔知老師不後於古人
遲迴瞻顧以難進爲節者此拘方之見耳或者
賊浪雖平而猶鎮之以定狂飈旣息而更養之
以寧使天下喁喁焉如亢暘之望時雨而雲雷
之屯猶持其滿盈者而不輕發一出而甘露霑

澍澤滿寰中豈不快哉此則大人出處之妙用
而非蒙渺所能擬議也

文遠集卷之七

目次

書牘

房侍御海客

宋獻孺

毛修之

梁虞部大胸

吳仁和亦臨

婁子柔

茅止生

徐汝廉

鄭閑孟

石年伯楚陽

范選君質公

吳司理石袍

閻滑縣篤徵

毛學院孺初

祁夷度先生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七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房侍御海客

辛酉

做座師累致尊旨惓惓注存至品題獎借又見於翁臺所貽友人書中固知滄渤之量不遺細流而希孟幽蘭自紉空谷忘言既不敢市譽於寒修又不欲呈身於月旦何以見許之深而期待之厚知已一人可勝抃慰雖然譽者毀之四也名者道之蠹也合志者異已之的也有一於此難乎免於今之世台翁愛我密以氣誼相灌輸以德業相砥礪而著進姓名不願落人齒頰間則金湯之護勝於標幟多矣咕嚕書生本與世事不相關惟熟睎天意之迴環靜觀物理之反覆宛如展畫圖翻奕譜時時偷着冷眼發莞然一咲耳主張幹旋言爲世重真翁臺事也摩

厲以須行及時矣有耳有目所共傾矚豈獨希
孟一人百惟珍重以副時望

宋獻如

知仁兄已抵家斑衣無恙鳩杖頻扶此樂自不
減三公豈復以他念縈懷第仁兄感時憂國之
志苑結五衷非若他人懷喪無聊借此以紓其
孤憤者未奉手札之前陳居一示我以暇整錄
讀至上南中當道書不覺迴環數四并使我欲
洒憂天之淚也遼事大壞不可收拾總由肉食
泄泄厝火垂堂以致今日建業臨安畫江而守
非吾輩所忍言然龍飛之地有目眈眈何可不
蚤圖桑土兄此書便當與江統徙戎杜牧臯言
並昭簡冊以見寓內未嘗無人奈聽者之漠漠
耳邇來布衣衿帶之士上書奏記者不一而足
大都以邸報之塵羹爲杞憂之石畫與各衙門
套子何異覽不終篇頭岑岑欲睡又見天下大

勢如一積虛之人風痰交侵漸有痿痺不仁之
象法當用針灸次則金石而群醫廣集藥案盈
篇無非甘草陳皮之類甚者欲買參耆而掌計
者談以財匱欲延良醫而奔走者憚於陟遠草
澤而陳單方者疑而弗用却而弗進至若禱群
望賽土神理之所無或事之所有亦多袖手觀
望左枝右梧守主人之囊篋而不敢動動之恐
觸其怒而增其病而不知主人之病固已膏盲
矣 國事如此真可痛哭弟亦非有胸無心者
但哆口落筆便以爲躍冶不祥之金且經臺呼
於外而漠不應宮端呼於內而漠不應雖有甚
弘血賈生涕徒付之清夜枕席之間酒杯談笑
之際而已此等言非仁兄不敢以告亦不必轉
聞之它人也

毛修之

前歲握手金閭雖塵元中不能促膝連床而仁

兄於落落汪汪之內一片心期炯炯照人弟實
儀之而心醉之卽欲申縞帶詰班荆而滿堂目
瞪又以心不以言也獻孺邸中邂逅數語益覺
勿遽但見仁兄翫麟之餘無幾微恫惻見於眉
宇而愍時憂國之外不勝友生聚散之感古所
謂有心人人仁兄實可以當之嗣接手教慰注良
渥弟以疎慵成癖兼之長安格套日蹙躐於泥
灰糞穢間日復一日了無休歇欲展薄蹠與同
志故人遙對於千里之隔而酒債詩逋又復奪
去遂至經歲不遑酬答固恃仁兄不以世法苛
責而弟之不沾沾以世法事兄於此略可見矣
東事日棘而廟堂之上厝火處堂惟上徽列
聖之靈以輦金甌章交公車言者等於築舍而
聽者漠如充耳弟生也懦不能請纓愚不能借
箸而姑以矇瞶之見折衷於仁兄譬之操巨艦
浮大川凡所謂篙工櫓師揚颿負綽者可人自

爲意乎抑當邪許相應乎長年三老收舵而不
下卧百尺之桅而不得使則雖賽神伐鼓擊楫
中流可行乎不可行乎不行恐其淪陷於沙渚
而不得出行則恐其震蕩於驚瀾而不及救有
群力而不能收群力之用群力欲自爲用而
國家又終不能藉其力此今日之勢而吾儕小
人安能免於載胥把酒臨風向銅駝而揮涕者
非憂天乃自憂耳政身未敢以許人其奈之何
居一九疇幼瞻諸兄皆仁兄懿親密契而弟得
昕夕支離於其間猶昕夕對兄也鬚眉道氣髣
髴在目敢不竭蹶自勵以副相期僑寓吳門果
諧初願否兄爲伯鸞則仲容亦可爲伯通但江
楓漁火估客喧闌不妨重卜善地耳

梁虞部大胸

同籍中才彥如雲至於賦材雄渾結思蒼茫遠
攝少陵之神近追北地之魄寥寥屈指厥惟年

兄本願牛耳同壇鸞鳴悅響何意參差分蜚南
北矯首悵望我勞如何留都風雅所歸竊喜兄
之不寂寞而近聞權關雄茲弔李白於月夜揖
袁宏於扁舟此皆詩腸之鼓吹而騷壇之湯沐
也若弟雖頰首呶唔不免數人作金華殿中語
何時與兄拈題敲韻共商竹素之業言之神飛

吳仁和亦臨

松陵去郡城一衣帶水翁丈氣誼久在弟胸臆

本道集

卷七

本

本

間比聞循良之譽踴冠兩湖夫以貴邑人治仁
和而神明惠愛與文采風流相爲照耀者前有
季侯後則翁丈何召杜之相繼也昔人詩云欲
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想此景況不
勝魂飛惜逗留此中如沾泥之絮卽刺史公與
弟亦雅相投分而不能棹扁舟借一二賢地主
爲六橋兩峰作芒屨竹杖之緣恨可知已聞子
將名士無端爲蠅矢所濺惟翁丈念文章臭味

時一慰藉之

茅止生

當世所乏者不在才士而負才之士往往投其
精魄於文酒吟嘯之場甚者盱衡八荒糠粃一
切而還爲世蠹昨在九疇處讀仁兄二札知才
士中固不乏有心人而一見暇整錄則拱手下
拜矣披讀手札淋漓滿楮其許我者甚奢而最
我者甚厚弟則自揣有素實媿此言國家之事
已至於此正咎人所謂當用承氣湯之時而猶
左手執糜右手持脯具朝夕之膳以進於疚憤
麻木不醒之人此婦孺所爲誠覺可咲然藥雖
有其如人之不服何又譬之行舟提篙蕩槳揚
帆綽綽者亦未嘗無人然邪許不已化爲喧呶
喧呶不已漸成詬誶詬誶不已從而搏擊而長
年三老方且鼯鼯高枕持柁而不下雖有没人
操舟之技惟撫膺長嘆耳弟嘗謂今日時勢事

事猶可爲而實無一事可爲者若徒上痛哭之書揭登聞之鼓言不必要其用用不必要其成則又不若姑存此身以徼倖於萬一可乘之時不敢如俗諺所云船未翻先跳下水也來教所示養其神於至靜鍊其力於至紛斯真名言事不必兵刑錢穀而後謂之紛卽應酬筆札亦自有至紛處亦可以自鍊其力決不至忽忽悠悠宴安鴟毒守循資懷祿之智以負知己

東坡集

卷七

婁子柔

往年家慈悅辰錫我鴻篇所以相期甚遠而相勗甚厚錄置一通携之篋笥以當韋絃之佩至手教所云刻意爲古人全不類時俗人爲古人又不必過激正在平實中真是一字一味服而行之享用不盡矣平實最難洙泗之所謂庸佛氏之所謂着衣吃飯運水擔柴是也然亦有時俗中之平實如京師格套專以拜客爲第一義

而吃酒卽次之館中故事讀幾篇文章正宗敷演幾篇館課如是而已此處不平實則屬於矯激而成躍冶之金此處太平實則一味流俗而爲隨風之草凡學問貴真實叅究願先生於此處更下一鉗鎚使不肖於不激不俗之間得一安立脚跟之地步其爲享用更何可言

徐汝廉

東坡集

卷七

以仁兄之才正所謂振臂一呼千軍皆廢從橫宇內屈指幾人而浮沉淹抑迺至今日湘纍天問便當爲兄而設幸仁兄拓八極之胸開千古之眼不以幽憂紆鬱入其懷中前歲江上相逢意氣猶昨倘挫之益堅困之愈壯則天之不能窮汝廉可知弟以此信兄兄勿自疑也郡中之馮非熊其才稍遜於兄而窮乃倍之苟可竭其齒牙又何敢愛然當吾世而欲覓一陳玉海吳白漚亦不多得弇州云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

消妒才者如冰雪嚴寒刺骨三復斯言輒欲揮涕新受事於地方者弟已人人囑之要以此言爲兄告正以腐鼠而啖鴛鴦耳

鄭閑孟

仁兄之才正與汝廉相伯仲仁兄逸宕汝廉魁杰乃汝廉又從理路以探其奧故微近於語錄仁兄則從該博以窮其變故漸化爲古文至於肉眼之眈眈而众口之信信亦略相等要亦時

支遠集

卷七

十

爲之耳蔑論先輩即數科中胡休仲之文不語錄乎李愧菴孫子晉之文不古文乎爲虎爲鼠豈有定價耳食者以爲戰之罪而弟直委之於天然天下亦無終身淹抑之才士所謂此翁性緩不曾錯也兄弟自信而已邯鄲之步必不能第稍稍去其駢俗者可耳卓令君龔司教弟已諄諄囑之兩兄自是賢者而未必有域外之觀恐亦未必能破格知兄兄亦不求知於一令一

論也聞兄年來生計不免蕭疎然猶不至甚困否下隲何地誰爲伴侶兄雖久於諸生而從不知有臯比生涯之苦則其討便宜處已多無怪乎其准折也騁筆狂談以發千里一咲

石年伯楚陽

不肖孟自黃口時即聞郡使君有龔黃召杜其人而不獲竟其任私心痛之既稍具知識奉教於鄉先達則知老年伯風猷品格俱千古以上

支遠集

卷七

十

人造福吳儂特一班耳每懷執鞭之願躊躇胸中垂二十年恨丘樊弱羽不能千里從遊樞趨函丈而天假之緣幸與伯兄聯武曲江遂稱莫逆舅弟促膝披襟肝膈盡吐有病必鍼無疑不晰如伯兄者正不肖所當北面而事不當以雁行進而幸我良朋收爲同志并老年伯亦忘其謏陋肯以猶子相遇所惠孀親二詠悽風泣露使爲人子者不忍讀垂之家乘便可流韻彤管

貽微金石而瑤札寵頒若以不肖爲可與語者
至念及外大父疇昔施及宅相咎人謂王郎酷
似王公不肖未敢以此自許而俯思外家邪翼
之恩仰懷名賢剪拂之德敢不痛自砥礪以報
稱萬一方今 聖明踐祚庶政維新而邊陲旣
有薦食之形中朝亦多戎莽之伏種種隱憂徒
懷杞漆老年伯靜裏遐觀洞若觀火倘有枕中
鴻寶在伯兄口授之外者能不惜惠教乎圯上
老人遇進履孺子授之數十年之前而卒用其
道於數十年之後若謂咕嚕書生守文墨無狀
烏足語天下事恐非長者所以最後進也伏讀
大集其手格出入韋陶而感時言志淋漓毫楮
讀其詩想見其人豈徒以敲聲戛句爲工而已
俟刻全帙容綴數言以附簡末中外想企正殷
恐猿鶴之盟未成息壤尚冀加餐以副輿望

范文選質公

不肖新從菰蘆中來守咕嚕亡狀不意台翁折
節交驩促膝娓娓私心感之媿之而未有以報
也至諏諮下迨必欲舉所知以對不肖浮湛諸
生二十年所交不出里門卽百里内外有臭味
相通者不過寥寥數人而近有一種意氣之士
傳聲附響以弄語耳不肖每竊笑之豈敢漫據
以答知己且夫辨官掄材台翁之事也文史鉅
繁不肖之職也若使不肖越局而談哆張其雖
黃之口是一妄庸人何足備藥籠中牛溲馬渤
之用躊躇兩月實欲委之不報又恐翁謂不肖
自匿其狂瞽而虛下問之意姑就不肖所師事
友事者聊摘一二以肅雅懷不肖於里閭間有
仰止而心儀之者三入伍少叅寧方病廢矣其
言頗見用於世吳銀臺因之負朝野之望雖留
滯東山而風紀激揚之任終不可無此人更有
袁大叅名一虬者蓬蒿三徑圖書數卷恬修獨

行卓然古君子而海內絕不知其姓名雖其人
既老雅無意於斯世矣盍一表彰之以爲頑懦
之礪羽儀之用如近日張明初故事乎若夫少
而同事筆札迨其服官之後而見其造以日進
局以日恢者王學憲志堅顧比部大章是也王
則文雅絕俗氣韻蕭遠不囂然以用世爲志而
世務嘿嘿究心至於提衡藝苑綽有餘長年方
強仕而可遂其雲臥耶顧則脫去邊幅真率自
喜而救世饒有熱腸論人亦稱具眼迹自落拓
才實精密所謂驪黃之外別有駿骨者置之散
曹真伏櫪耳他如尹兵部嘉賓蕭疎之致頗近
於王而磊砢峭直如謾謾之長風如劉儀部錫
玄綜練之才頗類於顧而強幹精勤覺恢恢而
遊刃此皆灼見聊爲闡幽若其嚮用方新與藻
鑑素晰者不敢枚舉也更有流俗所諱言而不
肖心實企服者則有高大行景逸其簡身至密

其學爲聖賢最切彼其人真可升正叔紫陽之
堂入餘干新會之室而悠悠之口以多事目之
豈有僻居湖濱讀書味道每入武林韜光寺閉
關靜坐輒數十日不見一客而強預人間事者
耶惟當世無虛公甄別之見以積成其勝負不
結之局有能坐斷兩邊獨由中道而爲國家蒐
遺佚隆真儒則此公宜先留意矣不肖生平交
遊頗慎而都門尤慎之慎者若夫魏大行大中
峻峻正骨雲中之孤鶴也徐國博大相侃侃昌
言朝陽之威鳳也若魏之貌冷而心熱徐之中
栗而外溫尤所稱備四時之氣而非一節之士
矣使所遇不幸不失爲唐子方鄒志完使所遇
而幸直可躋之魏玄成張曲江之流皆不肖所
欣爲執鞭者聊述數君子之梗概以仰答虛懷
以此然所明者能言之所暗者不能言也在影
響疑似之間者不敢言也方今最急者在匡時

濟變扶危定亂之才而索之胸中茫無以應其
有孤明問大矣一覽卽燬之幸毋更示它人使
豐干以饒舌開舉

吳司李石袍

自發榜後識老公祖於蓉城邸中氣類相合宛
若生平稜稜芝宇常往來胸臆間天佑吳儂借
我德星照臨毘郡凡楊子以東從橫千里皆四
履之地豈特毘陵數邑實嘉賴之自使君下車

文選集

卷七

七

而豺狐屏息雀鼠潛消口碑驪騰久達都下而
不肖弟踊躍慶慰更在恒情之外蓋司法原非
一郡之官激揚章瘳其事權與惠文等而冠惠
文者且徼靈司法以佐其耳目聰明故其力可
以提綱可以澄源可以披大却導大窾可以清
大蠹殲大憝又不居其迹而無旁掣之患世諦
中人以爲揣摩所自集疑畏所自生而素心亮
節正直忠厚者卽孤行一意獨往獨來必伸其

志而後愉快亦何所不可哉若淮南氏所云君
子履於水衆人履於霜此則有痕無痕之辨老
公祖有大智慧自富有莫測之用若世俗所號
爲通脫圓妙者事事恐其血指卒至於操刀而
一無所割老公祖必不屑爲亦不敢以此爲片
曝獻矣弟以書生業債未了復頻首而從事吟
唔未知何時得與老公祖酌惠麓之水擷願渚
之茶清言娓娓滌此塵况思之令人色飛無錫
馬世奇世名兄弟真菰蘆中名士想老公祖必
能善遇之率爾布候不具駢語以煩抒答

閬滑縣篤徵

貴治號稱雄劇往者有椎埋亡命發於肘腋銅
梁張大司馬始筮爲令談笑定亂威望勲名從
此而起如年丈者匪異人任盤錯利器相得益
章每聞先正有言能宰一邑則無事不辦况紛
拏難治之邑而運之若承蜩弄丸它日肩鴻任

鉅豈足爲年丈道哉

毛學院孺初

恭惟老公祖具朝野之儀刑作文章之杓斗海
內衿帶之士顙顙嚮風傾戴人師爲日久矣敝
鄉又昔年四履之地吳鉤在冶曾受鑒於風胡
美箭成林共程材於匠石一經剪拂便入天閑
稍荷甄陶自成國器所以廷推旣協簡命是膺
而濡毫挾冊者以爲千古一時咸爭自濯磨必
仰副作人之化微論膠序之間呶呶相率卽闌
闌之內歌咏成俗矣獨是芳蘭九畹豈無榛枳
之萌生文梓千章詎乏輪囷之作蠢有高材而
奔踈泛駕抑敗類而蒙垢含脂如台教所厯慮
者誠不能保其絕迹也然赫曦旣照知魑魅之
難逃而陽和漸迴想鷹鳩之俱化風聲所播士
類其有瘳乎若夫革薄廉頑闡幽微顯或借先
詰名賢以廣風厲或敦潛修獨行以揭觀型是

在老公祖振舉之實心而不以文具爲標帥者
也行見寰寓丕變寧獨粉粹改觀而已伏蒙瑤
札聊答夢陳語不及私統惟慈炤

祁夷度先生

客冬草草布候惟以直道難容公論未伸師臺
業已付之夢幻泡影而不肖代爲搯腕者稍露
於小序中乃師臺不訶其狂率而付之剗刷至
於天台攬勝之篇遼左愍時之咏樂則山光潭
影永日徘徊憂則拔劍擊壺中宵踟躕未知考
槃之晤歌與嘖室之惋嘆何深何淺孰重孰輕
士大夫若爲一身起見卽台衡鼎鉉總是傀儡
排場津津雞肋幾多况味若以身掛簪裾心切
板蕩則雖舉世之人摧殘之困躓之而丹心耿
耿旣灰復燃夫從來拮据勦定變扶危之手
豈其生平毫不見挫於時卽今之在事者亦可
想見已言念及此則鶴怨猿啼皆不遑恤而一

片抹世熱腸豈盡爲千巖萬壑所沉痾乎如不
肖輩宛如村塾蒙兒曲房閨秀動則疑其躍冶
言則憎其離局尋行數墨墮耳封口如乘鴈震
鳬了無預國家事翻以此自笑而師臺迺過爲
矜詡耶率爾裁報并以爲謝

文遠集卷之八

目次

書牘

陳年伯杲菴

萬吳縣拙菴

蘇中丞石水

又

趙座師嶼翁

徐中丞京咸

孫杭州鳳林

舒侍御泰庭

金通叅崑源

申太僕玄渚

梁虞部大胸

吳座師茲翁

張憲副心巖

熊經略芝岡

張中丞蓬玄

丘侍御毛伯

鄉同年年姪

目次

文遠集卷之八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陳年伯杲菴

希孟狹劣無似而仰企名賢攀依才雋神遊楮墨之餘心醉聲光之表雖重趼百舍糞除終身亦所不辭自丙午冬捧讀老年伯大墨哦咏未竟而神情愷豫興奇酣恬如聽逸響於洞庭而栩栩華胥也至讀丙辰房稿則靈奇剏復祇覺蒙叟八公之書淺腐不足觀蕭齋披卷時熱一瓣香願當吾世一摳衣進履庶慰夙懷第吳閭嶺嶠雲山萬重無緣以姓名通也詎意天假之緣以蹴躡寒衡蹢躅跛驚追逐令嗣年兄於朱櫻紅杏之間稱異姓猶子哉榜初下爾時眎年兄如堂大羅絳節青童未攸比肩步武退而讀其文則玉漿金壺勝於九還之瀝液塵土肺肝

更稍稍藉以浣濯廼使下土頑僂仰附於東華之侶年兄之慊我者倍至而某之所爲墨墨遜服者以其千生累劫從不受纖毫凡俗氣玄心孤映慧根旁徹拈詩而詩工摘文而文勝理腴中渟詞丰外秀無冥搜幽討之迹而吐納皆玄無剪繪刻楮之勞而膚神並豔某年踰強矣賦才易盡學且日落蔑論經國宏詞卽雕蟲戔戔恐不能以小道自鳴一時同事鷗合雲蒸頗稱良會若論其才之超品之峻與所詣之弗可揣量定無出年兄右者某私心謹識之而并爲老年伯告非欲鄙言之取券於將來正願知己之努力於今日也老年伯試誓此言足徵吾儕契誼之不薄矣翰貺駢頒舒紙裁謝觸其所欲言不覺刺刺滿幅至若某生平坦率而無皮膜惛摯而多迂莽其自摹自狀者亦畧見於此可許堦前鮮樹收入金蘭簿中否也老年伯循良治

行不獨彼中薦紳能言之而敝鄉相去咫尺盈盈載耳 聖朝更始正賴大君子入而司封駁詮流品以造海寓之福豈使蕞爾當湖獨私其孔邇然某言及此又迹於諛套矣語多不備統祈慈鑒

萬拙菴吳縣

自老父母泣敝邑嘔吟頌禱聲浹於耳雖蓬門近日當依簷蔕之光而客邸瞻雲空望兼葭之溯屢通奏記未捧報章金玉遐心之思時怛怛焉迺銀鹿遠來青鸞緘寄瑤箋儼蛩音之至朱提出塵釜之頒感荷交并鬱紆稍釋至若老父母作循良之冠冕稱黎獻之瞻依心存阡陌之中名動雲霄之上凡同籍梟季莫不採輿誦以載欣聽吳歆而式舞而況不肖弟偏被仁風私沾化雨卽大造難以施其鏤繪而直道未可遏其揄揚載德在心歌功有口非區區楮墨所能

聲啣結也率爾鳴謝手書不虛

蘇中丞石水

老先生瀕行尚擬操斗酒相候于灞橋之左不意前旌夙戒質明尾之已弗追矣矯首睇望可勝悵然都中兩年倍辱道義之愛至於錄存齒頰逢人說項知我鮑子中心藏之牙釐出鎮仰止迢遙雖德丰道宇髣髴入夢而清齋高論曲室深談既足豁人鄙吝又復開其痼陋每一捫承函丈輒覺虛往實歸從此乖違何時更續頽仰低迴令人惋折也白蘇刺杭湖山增價況以海內之名德膺全制之保障豈獨六橋三竺紛列交戟之下凡洞壑靈區渤溟巨浸強半在四履中以文恬武熙岳靜波澄之暇使溪雲嶺月伴鈴閣以逍遙海若山靈作毬塲之侍衛品題則霞嶼生輝賦詠而雲嵐動色不妨鼓吹旌旗之盛間作芒屨竹杖之緣此真千秋快事而天

之所以奉先生也若不肖則長安塵土沁入心脾中欲挽西子湖邊水開佛圖澄腹孔取五臟一一浣濯之明歲柳堤抽綠時不知能爲離檻之猿出樊之雉否藏名遊客亦不敢輕溷典謁但翠微白雲深處而有弔孤山處士之魂叅龍井老僧之座者必其人矣興言及此輒覺兩腋輕舉以此言而露於長者之前得毋訶其狂率耶

又

一月前有小札奉報并致縷縷計已徹覽遼事決裂遂至于此無論三年來數百萬金錢盡填溝壑數百萬生齒盡飽鋒鏑而三岔河一衣帶水與紅共之設胡騎薄山海而都城必且震動土崩魚爛之禍在目前耳公車之章汗牛充棟大都付之畫餅而邊烽稍弛殿爭復起疆場宗社徒托之列聖在天之靈若所謂目前急

着則惟有以款西虜爲長策而已將無將兵無
兵調不成調募不成募練不成練 發帑動以
百萬計欲借此烏合市人而掉頭不應驅迫使
前者復爲河上之逍遙且緣此道梗矣 國事
至此可爲痛哭夫九塞之兵徒虛名耳腹裏所
號爲精兵處最川中次則浙矣老先生填撫全
浙旌幢之下能合數郡材官欣飛與夫東陽義
烏驍勇敢戰之士而使之走死如驚乎夫 遣

東漢書

卷八

七

官召募不如受成于幕府此中智以上知之但
慮其遷延歲月次且不進急無以應則以遊手
乞兒塞白取盈所賴地方賢有司與廉能忠勇
之將領始以厚糈重賞爲之招徠又必嚴汰之
精揀之而善馭之果能振旅而出歌凱而旋它
日奏膚功者浙兵爲多則老先生之勲名亦當
旂竹無窮何必援桴督戰也意外之事臣子所
不忍言然有備亡患自調發而外尚當另儲精

兵一二萬人使其散處於民壯弓兵之間屬郡
國大夫拊恤而激勸之中原猝有警可一呼而
集戲下時乎時乎不可不亟爲之所矣承平日
久雍頌飾太平者不乏不肖每嘆老先生屹定
如山流決如川呼噏風雨定非不肖所能仰闕
萬一恃在知愛敢略布其瞽說倘以爲踈狂無
當不妨一笑擲之毋使他人揶揄也

趙老師嶼翁

東漢書

卷八

七

自奉太師母慈諱念老師蒿薤啣悲風木抱痛
借溢米以衛生就藁苦而布體撫時多淚觸緒
渺驩及門弟子旣不能攀輻附輻送冬牀於夜
臺又不獲撰杖扶筇視水漿於聖室迺至溪毛
罔薦哀誄未陳祇因散處萍蹤後先鱗集董其
任者稍需有待遂使改歲經時曠情弛禮負誓
莫贖諸生所同而不肖孟素沐知遇之深更多
濶略之罪昨者驚聞信使慙對尊俎走告同人

汗流浹踵妄意滄海不責纖鱗高天可容野鳥
侍在慈宥必賜矜原若捫心而自思恐擢髮之
難盡矣 聖明在御蒐佚求賢度祥琴將御之
時必蒲輪首徵之會雖松風入夢猶增慕於南
陔而葵日傾心豈忘情於北闕此朝野之所式
瞻非不肖一人之私祝耳伏惟嗇哀珍重

徐中丞京咸

不肖孟迂踈無似雖以館中後進景行先達有
執鞭納履之思而心惴惴焉迺老先生過推令
親家大翁之愛若以不肖爲可語而收之氣類
者再望顏色殊荷慙渥寸心皈往業與節鉞俱
西矣玉關古稱阨塞近者雖烽燧稍熄而傳聞
西陲將卒狎狃承平頗乏枕戈投袂之志今遼
左破裂邊鄙震聳 國朝九塞聯亘勢同率然
未有首尾不相顧而各自衛其圉者則調遣救
援固不必牙璋虎符傳檄督催而同室纓冠自

是急公之誼董率貔貅星馳電逐以爲諸鎮倡
獨非古者祖士雅劉越石之遺風乎至于 廟
廷之上不爲燕雀之嬉則爲蜩蟬之沸每求一
人忠肝欲裂熱血誓灑有膽有識如楊父母者
而罕見其儷也匱材之嘆每勤肝食倘有不時
之需能無爲接浙之行乎但長安奕棋一日一
換正不知作何變局亦未敢輕議行藏耳謬恃
知愛聊布狂談萬望秘之

孫杭州鳳林

適承芳訊恍如晤談翁臺以玉壺朱繩之品倡
率吏民厝九邑之毗黎于衽席而噢拊之海潮
湖水盡屬恩波越嶠吳山無非保障於鳥啼簾
捲之暇復輿上下扁舟來往何異上清僊官分
符握籙遊戲于丹陵青岳間惟是狡夷猖熾疆
圉迫蹙杞漆私憂茫然不知所出而昨歲迎家
慈入邸中本擬以捧檄之私佐舞班之樂豈料

羽書奮至一夕數驚欲送歸則乏人扶侍欲並
留則時事戒心旬日以來五內如焚惟有乞假
南還頓置老母廼徐而圖尺寸之報庶幾兩無
所負而又多所牽制籠中小鳥啟閉由人奈何
奈何翁臺支願枉扳亦曾爲弟念及此乎蘇中
丞亦知弟者當悉其苦悰耳率爾裁報直抒胸
懷

舒侍御泰庭

翁臺方以繡斧播天子之威靈於一方凡全楚
吏民所爲麗以暄日肅以嚴霜使興除畢舉而
喁喁然遂其樂生者不待卜度而知之矣惟是
蕭蘭並滋稂莠共殖陽和雖布覺鷹眼之猶存
物候沅更恐鵲舌之先變 朝端之主持未定
世事之反覆何嘗至於邊陲破裂都城震恐築
室聚訟俱作空談塵餌塗羹了無實事不爲處
堂之燕遊釜之魚則以稀奔兔走爲長策耳苟

非廟社有靈則銅駝之禍正未可知翁臺身遠
闕庭心憂 王室能無惄然有疚于衷乎埋
輪者慮豺狼之當道而今且浸淫荐食矣知翁
臺不能墨墨而處此也率爾裁報并告杞憂

金通叅崑源

繆西老來遠辱明教讀未竟不覺填膺指髮先
生在留垣入 告之章以數十計不肖爲諸生
時讀之未嘗不擊節今猶髣髴憶之所以維持
清議銷弭隱憂使 廟社嘿受其福而不知直
道在人胡可氓也奈何以持平使過之論而指
爲循離傍辟之言 新主當陽群賢躋列然在
朝固多儀庭之鳳而在野寧無食場之駒况
邊烽未熄廟戰更酣不知蔓衍葛藤何時而斬
也幸公論稍存名賢共惜則五湖烟水必非逍
遙適志之時耳謬荷知愛謹摭實以對若不肖
局外書生了不預人世事秋間圖乞假歸矣瞻

對有期臨風神逞

申太僕玄渚

先生樞曹數年風清弊塞所不必言而邊情將
材叩之如響曩時同事諸公猶有能道其詳者
識者以爲數十年主方司者當推爲第一夫居
中調畫已瞭若觀火壯猷禦侮樽俎折衝何所
不辦而況曲突徙薪之計策於未事之先者胸
中具有成竹乎今推轂者已奉 明旨徵書蒲
輪旦夕可覬當趨舍人治裝不能戀戀猿鶴矣
但 國家之事如人有沉痾而屢經庸醫之手
已有奄奄待盡之色卽扁鵲施鍼華佗執熨而
旁人不解方書者猶從而操其短長任事之難
所難在此或麟鳳人知其瑞蛟龍人知其靈雖
有斥鷃泥鰌不敢以私意漫爲評度耳謬附知
已敢布腹心

梁虞部大胸

長安碌碌正是斷送才人之地如弟輩何嘗讀
書坐邸中時聽剝啄聲竟不得飽飯高眠出則
受命於長班答拜還面惟恐少遲館中課業盡
套數耳較低昂定去留又不揣論文如弟幸而
爲館閣諸師所識拔尚賴夙簪虛名若此一兩
年間則學之荒筆之荆榛甚矣天不予吾兄以
有名無實之庶常而奉以二水三山之佳麗又
佐以皷磯牛渚之雄奇優閑清暑散髮科頭日
取漢魏三唐諸名家而與之爲篋塤與之爲于
喁無論酒酣落筆傲睨千古卽永日閉門攤書
獨坐便不減清都上真下視弟輩塵勞中人當
作憐愍心抹其墮落耳勿謂承明著作之林真
有帶草侵階杖藜入幕也東事破裂弟昨歲迎
家母來更添一番愁况若非 廟社之靈而徒
以人事卜之不特處堂之燕直遊釜之魚耳迺
聞南都亦訛言洶洶且有載帛而行者當事大

老亦有以撫綏鎮定之否且兩都並峙 祖宗
良有深意可漫作鄉鄰之鬪乎酒貲屢仍遠懷
欲作一詩奉謝畢竟閣筆此又以雷門氣法非
爲冗也一笑

吳座師茲翁

朱邸之役不肖百計籌之而勢已不可挽大司
空所告於貴鄉言路諸公者老師曾聞之乎目
前之計似不得不勉爲儗裝子卿非使玉局南

朱遠集

卷八

古

大德堂

遷古人身當其會卽豺虎從橫之區瘴癘噴薄
之鄉且怡然就道如趨樂邦更借此閑曠之歲
月荒楚寂莫之山川樵樸喬野之風俗民物以
磨蕩其性靈煅煉其筋骨酣肆其學問抒寫其
文章則天之所以奉老師者厚甚而不必墨墨
懊惋也若夫不應手之地方官府與必不可處
之貂璫順則調之如狂象逆則聽之如狝犬馴
而擾之如群獠狎而玩之如海鷗彼且狂獠亦

與爲狂獠而至人之水不濡火不熬調御丈夫
之圓通解脫與君子之無入不得盡在其中矣
此一種清涼九劑言之甚易服之甚難不肖輒
肆其狂談以當曝背之獻弁發老師莞然一笑
不敢言啓予也局中之戰玄黃正起未可托之
楮墨不肖逗留此中竊以浮沉自安而椒蘭蕭
艾不能自遠其臭味最可笑者遠知已若仇讎
避正人如蛇虺以此藏身猶恐爲人所物色耳

朱遠集

卷八

古

大德堂

明諭諄切敢不佩爲韋弦館局將終 綸封可
徵便擬奉母南轅作十年讀書計俟老師統均
之後使萬類澄清五兵偃革更進而供編摩之
職未晚也縱筆死罪

寧前道張新巖

自藩遼相繼淪亡凡在都中荐紳介冑遙望榆
關聲漸股栗敦迫就道妻號子泣便如驅羊入
屠肆求古人所稱躍馬橫槊聞鷄起舞者了不

可得第雖書生不能投筆請纓捐七尺以當匈奴而睹此選縮不前與借事引避者心竊鄙之笑之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 一人龍飛千官驚振而泄泄沓沓諭諭訛訛與夫營營苟苟之習牢固而不可解心竊痛之恨之台翁慷慨沉雄之氣軒豁精敏之才不肖一望而知之更於酒後耳熱謹呼謔笑時知之庚真至於請纓投袂辭中樞而就疆場朝彥如林若台翁者能幾人哉此又不肖所心折而願爲執鞭者也讀來教不特憂時之淚浸淫滿楮而陳說利害指畫方略使不肖輩坐井窺牖者亦能見虜于目中即金城封事當不是過但昔年寧藩將叛王司馬謂有王伯安在何憂此真能用人者俺答封貢之事高新鄭從中指授每一書輒數千言動中窾會王督府遵而行之迄於成功此真能使人爲我用者今用人之人與使人爲我用之

人尚未數數見而所謂獨善其用并用人者亦還爲我用而不使之知此真動天藏地之術台翁於此必妙有機權非書生所能曝獻也西虜雅非一種亦雅非一心使其帖耳甚難非啗以利劫以威與開導以從違之禍福與向年奴虜之恩仇豈能俯焉而就我之戎索今稍稍得其要領豈特 宗社蒙休而不肖輩陰受其庇使且夕獲寧猶得優游竊祿爲太平詞臣伊誰賜也東向瀝酒思預掃黃龍片石以勒膚功誠願載筆以竣矣顧禍福恩仇猶賴文告可通中孚可格而啗以利則金錢不繼劫以威則兵力不繼昨兵部彙 題一百萬之數未知何日盡輸幕府而調遣諸塞之兵多爲清人之逍遙今遼西實兵幾何真可以探虎穴斬鯨首者又幾何若諸葛武侯之說孫仲謀郭令公之見藥葛羅則才誠雙合者或能相機圖之而亦未敢謬爲

從吏也欲作韻語以代銃吹而碌碌未暇聊抒
胸臆用酬芳訊尚圖嗣候并悉裏言百惟加餐
自衛

熊經略芝岡 已削牘不果寄

國家以摧殘震撼之東陲復舉而屬之老師而
議論等於築舍供億同於畫餅視兩年前無異
也更可慮者征輸愈苦物力愈不支驟聞小捷
以爲真有可乘之機恨不剪此朝食而河上殘
卒與海上之舟師如鳬飛雁落零星可數若夫
強被驅迫未出榆關而膽先碎者此其人可徵
一試否或者以我之憤乘彼之懈如飄風如飛
雨如迅雷之猝發於地中而人不及備則幸而
爲鎮江之捷亦未可知要亦不終朝之計難乎
其爲守也孟不揣以爲營平之金城武侯之祁
山自是今日定局營平屯田近迂武侯木牛流
馬近誕而不可行然欲爲數年持久必稍蘇民

力使其不疲於征繕而後可若調募遍天下寓
內幾爲騷騷逃亡潰亂且脊脊見告矣掃穴犁
庭而不足者斬木揭竿而有餘杞漆之憂能不
爲痲心乎孟嘗謂遼左之在人身猶外症也癰
疽瘍毒誠能殺人然未至於不可治而攻伐熨
劑之太過則又變而爲內症疴羸枯削寒熱交
乘其奈之何老師乃 聖天子所注眷雖所任
者封疆之寄而自當通天下以爲念豈獨遼陽
卽調諸塞兵想亦爲諸塞籌緩急必非苟幸無
事責其空伍而來應也但秦越視者俱漠不真
念萬不獲已而以癰癢老弱勉爲塞責斯真可
恨耳所遣將領又不擇一二廉勇凡黠者有力
者多方詭脫而以懦劣貪庸之廢弁帥此千百
丐兒夫丐兒之群而譁一閥而走固其常態而
爲之都護者威不能懾恩不能聯烏能禁之使
不爲亂哉雖然猶幸其卒疲將懦卽有庚癸呼

不至雲擾鼎沸否則唐室之禍更不忍言已老
師簡汰之法意欲得精兵若其來者果各邊精
兵而不以名將統之萬一資糧靡屨之不供又
所謂大利大害也似當 題請責成於彼中開
府而開府轉屬之兵憲有越伍及逗留不肅罰
其帥而止此亦一法也至於應募者人皆以爲
走死地寧有飲飛良家子慕徵侯印與千金之
賞而自投麾下大都間左亡賴與調兵等耳行
未中途不鼠竄則將爲獠犬而還噬其主人卽
加派一事怨踣日增一千餘萬之餉需之數年
恐 內帑有時盡大農問寺水衡金錢有時而
窘而苦旱苦澇苦螟蝗不收之地堪以鞭撻敲
其骨髓更爲墨吏之潤橐者啓一便竇乎王剪
用六十衆今老師所取盈者尚不能當其半而
剪之成功不過歲餘似又未可例論者總之兵
家之事呼噏變幻况以非常之人抱不世之略

冥通天地苞裹陰陽必不膠於一定又使坐觀
成敗者得借以爲口實也侍在門牆妄抒芹曝
惟老師鑒其狂愚而時時惠教之幸甚幸甚
張中丞蓬玄
不肖孟雖鮮所知識而遙望班聯之氣色竊聞
警咳之緒餘如翁臺者 朝端能復幾人嘗笑
今之論才者輒扼腕而思于忠肅王文成不肖
謂何必爾但得如數十年中楊王二襄毅張岵
疎梅衡湘顧冲菴三司馬則天下事猶不足辦
翁臺於此數公者能無擅讓於其間乎方今所
急者山海薊門然檢關一綫危同朝露不待中
智而後知之萬一泥丸不封必且土崩立見緩
則集旅以壯犄角急則提師以勤捍衛薄海內
外必以畿南爲首此翁臺之事也傳聞畿輔之
間頗不乏豪雋但用之者苦無其人幕府新開
亦喁喁嚮風之時但當爲燕王之買駿而毋作

葉公之好龍今有瞋目語難哆口而談報效者可欺癡人不可以欺具眼然而羈縻之安輯之亦自有道矣可漫然不爲之所乎若 廟堂識得此意何至紛紛不肖此言亦僅可爲翁臺告也至於羸弱不堪之故伍恃固不足恃棄亦未可棄從來兵無常形驍勁疲敝亦在用之何如之禍又恐蔓延當此四方鼎沸無一處而無隱憂若言林木池魚則又怡堂之見矣謬恃契誼信筆主臣

丘侍御毛伯

十餘年道誼文章之雅自有素心玄味視岐路悠悠者夔別每與翁丈促膝不特肝膈可傾亦覺格套盡洗古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良有以也衣繡過家盤桓幾時攬轡中州雅副澄清之志伊洛雖號恬熙而自亡遼之後雲擾鼎沸所

在見告西南半壁漸爲土司所割據宛鄆左道之變又將蔓延海內生心爲日已久卽翁丈四履之內安知無伺釁而動闕左足而思應者乎計貴徙薪謀先未雨勿論有事無事勿論在邊在腹大都以銷弭爲急而銷弭未形者總在於民生吏治之各得其所此老生之常談實神醫之金針也巡方者而徒以按部爲故事以彈文爲終局則與長安中僕僕往返杯酒送迎一切無益套數何以異知翁丈於此必自有精采矣弟浮湛日久乘雁雙鳬殊覺可厭新秋擬將母而南晤對無期因風悵惘

鄉同年寄諸年姪

緬懷尊翁老年兄才情綺合風格霞騫不佞輩幸以年譜之末共托臭味本望左提右挈倡予和汝處則旗鼓文壇出則驅馳王路白首靡聞相要歲寒何意修文之召擘我連枝歡會未幾

河山永隔從此槐市秋風驚聞斷雁柳堤春色
愁聽啼鶯王叅軍援琴抱痛顏光祿除服與悲
旣曰兄弟其情一爾而欸欸未敦於下泉潛潛
不沾於宿草有哀徒結無意可將側聞門下篤
志青箱湛心素業辟立無滿籬之富而傳家多
挿架之書奉厥遺經克成先志使驥子越駉牝
之三千鵬雛軼榆枋而九萬是不佞輩所爲愛
莫助之而願借聲息之相聞聯存沒之大誼者
也便郵如織毋靳好音新刻齒錄二冊奉覽香
綢聊侑空緘

文遠集卷之九

目次

書牘

趙座師嶼翁

邵座師芝翁

李本寧先生

又

公致蜀中撫按

劉宜興芷菴

徐給諫泰掖

留觀諸同年

熊經略芝岡

申太僕玄渚

祁職方夷度

黃虞

蔣桃源棗淇

葉兵部問義

吳大叅師每

陶給諫虎谿

姜養元

葉長洲慕同

趙儕鶴先生

公館師周翁

鄒南臯先生

又

目次

文遠集卷之九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趙老師嶼翁

壬戌

門生輩鱗集京師而老師廬居以來不能歲時具掌大簿蹠以抒濶悰可勝媿歉遙憶禪期屈指不遠需及歲抄漸次從吉矣 國家多故不特東陲震裂而雲擾鼎沸四方告急者羽青相望禁中頗牧正 當宁所急須乃有抱憂 國之深心負救時之弘略如老師者而徘徊於松楸之側徒令走卒兒童聞名企望如暘思廕如病思醫人情如此豈不能兆 金甌之卜充夾袋之儲乎即使鶴怨鴒驚風鳴泉咽而欲寤歌衡泌長違 闕庭恐非老師所以自許亦非諸生所仰望於老師也適閱邸報見左道煽惑者將就芟除不特爲貴鄉粉梓慶而中原之旣亦

藉以稍紓不然則四肢之潰癰日就糜爛而流毒復中於腹心天下事尚忍言耶百凡 社稷至計盈庭所未晰者幸密教之

邵老師芝翁

希孟謫劣下材荷蒙老師收錄廁列門牆已十餘年而江干送別之後始則躑躅公車旣而翱翔禁籞浮湛異致歲月屢更自己未策名一伸公候迄今未及以賤姓名僭通左右蓋因山川阻隔輶軒之客往來僊鄉者又多望洋而返凡感戴之私販往之忱徒勒五衷末由抒寫每見院柳垂條磚花弄影瞻眺於藜閣之旁哦咏於蓬池之側如步武光塵側聆警咳也恭惟老師以卓立之孤踪爲仙班之領裏無端蠅矢飛集鳳池毒醖腥波久而未化今當 兩朝受命時事更新正公論大彰之會亦群賢競奮之秋拂拭光華蕩滌溼鬱還耆英於虎觀叙名碩於

鑾坡橫經以沃 聖聰載筆而成信史此皆輦上之公評匪獨及門之阿好而除目未上徵書罔聞豈當事者將厚需之以隆其望耶想自有苦心非希孟所能知也希孟叨覲日久因纂修之役拮据一年聊以藉手金風乍動卽乞假而南矣從來遊屐未越錢塘至於渡大海禮潮音徒設此心耳計銓曹之補牘非遙則老師之出山伊邇希孟當伏謁於楞伽支硎間爲旬日盤桓以領槃誨茲有同年諸生公啓附舍親顧定海郵致敬因便羽更附空函

李本寧先生

王尉入都困臥邸中因東西之隔杳不相聞比覲事畢遣人偵之已倣裝去矣其愁如此可咲也東隣破裂榆關一綫危於累卵萬一關門失守則銅駝荆棘計日可待且四方告變羽書相望蜀難未夷滇黔土司在在蠢動西南半壁漸

淪於椎結而東省左道嘯聚者又且殺尉逐令
矣每讀前史至鼎沸雲擾之際想見生斯世者
進不能聯袂清朝退不能恣情原野搶助罔聞
籲呼莫應雖怡堂之樂中智不爲而覆巢之禍
誰人獨免嗟乎我生行將及之矣老先生閔時
憂國一節不忘捧讀諸議念軫維桑慮深曲
突許謨石畫具見一班猶望稍爲推廣首自危
疆以及寰寓極論安危之故并圖修弭之方卽
不必上達帝聰而以刺當局之膏肓灼世人
之愆愼是濟世之真文章而眇焉承學所聳耳
以聽者也若不肖浮湛日久謬廁纂修之役
姑拮据一年事俟金風初動卽將毋而南矣承
念薪桂捐索金見貽拜賜滋感不腆聊以侑緘
又

春間王尉計事竣不索報而去近復寄信來索
不肖隨有書附候裏言頗悉昨楊君言有紀綱

在此瑤華載頒不敢不報齊魯間亂民披猖無
已第殲厥渠魁而以方略散其餘黨則亂端沮
矣狡酋四逞折馘罔聞而潢池赤子盡膏鋒刃
恐誅不勝誅且不慮獸窮能搏耶昨聞有阻河
流截漕艘之意還計鼠輩無此遠略然東方鼎
沸則南北梗塞可憂不在榆關下疾風之下必
無寧柯茂論在朝在野何處得以高枕不肖
目下欲奉母歸而行李戒嚴躊躇未敢進退維
谷此之謂矣老先生逍遙故園豈無宗國之
憂況黔蜀聲警日聞於耳耶楊君述尊旨敢不
中心藏之率爾再布語不倫次

公書貽蜀中撫按

謹啓敝鄉前興文令贈光祿卿張烈愍公死
守孤城捐軀捍賊至于力殫計窮吞鋒飲刃生
平忠義孚于妻子城陷之後闔戶自焚一門殉
難史冊所稀常山睢陽于今爲續事聞之後亡

論朝紳實涕行路興嗟卽 至尊軫念巴蜀愴
焉西顧念我死封疆之臣寥寥有幾收召忠魂
惟公一人而已所以 褒恤之恩從其 隆重
旣 贈清卿還 錫上謚 祭饗重以 綸綍
纓簪爰及苗裔 國之勸忠良不爲薄但死哀
之典光被一朝而特祀之崇永昭千禩若非廟
貌常存將使英靈安托且春秋禴祀俎豆駿奔
非徒仰答前人亦以俯詔來者今 天步艱難
疆陲蠢動兵燹蹂躪井里丘墟而上自建牙之
吏下迨守土之官一聞鶴唳風聲輒至狼犇電
走 國家養士盡若斯人豈徒中華胥犬羊之
俗抑且衣冠有沐猴之羞生等與臺下共列
王臣勉勲大義思借烈烈仗節之士以風營營
苟免之徒則如張公者正當倍加闡揚力爲崇
獎者也其子某所請祠一事已奉 賜旨乞
卽撤下所司卽日鼎建名賢幸甚世教幸甚

劉宜興芷菴

從九疇兄處瞻拜下風則高情道韻溢於鬚眉
之外叩之如考鐔鍾伐鼙鼓鉤鏗交應而靜對
彌日困寂無敵蓋以威鳳之質而馴就木鷄之
養此真經世偉人不肖目中所僅睹也荆溪初
政愷悌神明騰播於遠邇無端致疑因譽而得
謗乃遺愛在人直道未泯盡溪玉潭涔淫皆峴
山之淚正如慈母見出驕兒弱女連臂號呼必
欲返之而後止此今日之人情也已去還來實
二百年來寥寥僅有他日循吏傳中可作佳話
九里之濶旁及吳門不肖亦身沾之不獨爲荆
溪士民稱合浦還珠之慶而已夏秋間不肖將
母南旋擬躡屨扶筇探銅官諸山之勝或當與
使君締方外之遊遠辱惠存先此裁謝

徐給諫泰液

一別光儀兩改歲矣弟久滯長安每當悽風動

地飛埃漲天遙想翁兄碧油翠憶遄來於樓臺
烟雨朱欄盡舫之間何啻清都上真迺翁兄滿
腔憂 國對二水三山又不勝浮雲蔽日之嘆
每讀大疏覺洛陽涕淚滄溼溢楮昨接手劄傷
一鳴之輒斥惜抱蔓之徒歸不獨感深氣類抑
且憂在空虛弟與二三臭味居恒愜息爲之扼
腕久矣固知千里而外決有同心方今 宮府
之內柄屬城狐而封疆之事情均穴鼠東西雲
擾寰宇騷然天下事大都可已知已主持 國是
匡贊時艱端賴翁兄與南北諸君子填荒唱和
或可抹萬分之一若弟以白面書生固守閒局
越俎不敢胥溺堪悲惟願將母南還且從白石
清泉作活計耳恃在知愛敢預聞之

答留觀同年

輯玉在邇諸第鱗集都門幾於延津之合年
丈以同門之雅相念更慙乃獨留滯一方使

龍光未覩鑒聲罔聞并搔首懷人者亦不勝茱
萸遍插蒹葭一方之嘆企予凝望可勝悵然至
若循良之譽口碑載涂 臨軒褒美 宴犒駢
蕃是亦述職盛事而以城社攸賴未獲躬逢良
爲闕典遠荷注存率爾裁謝

熊經略芝崗

時將就繫

昨歲蒙老師手教迄今數月尚無一字奉報然
師臺所索者誦禱之詞而樂羊之謗書業已盈
匱矣天不祐 社稷使老師不得行其志而蹶
率者乘之河西之地遂淪腥膻榆關一帶危若
累卵摧萬里之長城而又付之它人之手不肖
爲此焦唇敝舌非爲老師爲封疆也讒人罔極
其意蓋深有所構而借老師爲難端耳但新承
褫奪之命凡疏揭中必欲剖心以鳴吾之是便
覺以 君父爲懟爲人分過引咎責躬詞婉而
意篤此孤孽自處之道也卽百凡酬答之文稍

稍鏟其詞鋒飲其筆鋸而劑以溫厚和平斯合
於古大臣矣王伯安成功之後爲群小所齷束
身自歸微服入九華山所以功名大節人無聞
然老師未淨狼烟先蹈虎尾凡英雄之氣孤憤
之心皆着一毫不得正於此處觀養非徒曰蒙
難柔順爲明夷之道也捉筆氣咽語不倫次

申太僕玄渚

癸亥

方今東陲之事等於遊釜胡馬朝嘲榆關夕動
稍有識者皆知其然而久負壯猷之望堪副長
城之倚者徒以駉駉雲錦付之秉心塞淵之人
向者群公推轂之謂何而遲滯至此惟是齊魯
號稱削平蜀黔又報克捷恐 廟廷之上又雍
頌而稱萬年而貂豎從橫黜陟在手將來 國
是愈不可知如烽火甘泉此亦病之易徵者恐
腠理之間越人望之却走矣復陶之惠捧次不
勝鄭重北向登拜

祁職方夷度

曲阿道中匆匆邂逅嗣聞抵京 陛見歲且暮
矣當事者虛司馬一席以佇師臺豈特中樞帷
幄借重前箸卽塞上機宜應有成算昔劉忠宣
居此官條晰指畫洞若觀火非異人任也目今
邊烽稍息而杞憂彌殷師臺試策狡虜究竟何
如卽經年不動能以榆關作鴻溝否近所覩聞
幸密以見示

黃虞

入山探梅適喜得賢主人高情勝韻掖我快遊
迷離香霧中山嵐水氣時侵肌骨迺玉壺金液
相屬於斷橋荒楚間使蠟屐遄飛籃輿更上湖
山岑寂之徑搜討無餘非丈何以得此又得邂逅
盛族克稱二難山中旣多好事不肖益動卜
鄰之思矣

蔣桃源策洪

念仁臺道與時違毀從德致甫離鯨浪又入羊
腸今高堂未沐半通故園依然四壁辱在相知
能無懸念適接來箋頗悉近况鄭虔冷署亦足
借首藉以供甘脆且暫借此官旋躋華廡者亦
多矣仁臺盍蚤圖之兩郎君杜門下幃聲實並
懋搏飛指日以大于門天之所以報仁臺者亦
自有在卽舊父母祁夷老亦其榜樣已百惟自
寬順時爲樂

葉兵部問義

往歲送年兄出都門群情惶惶常恐關門之事
朝不及夕迺裘葛再更而甘泉烽火轉覺稍杼
固督府壯猷迺年兄帷幄調度膚功詎可泯它
日胡塵廓清弟且泚筆而爲年兄摹燕然之石
矣然西虜帖耳之後時復跳梁挾賞不已虞其
蹂躪杞人之憂有謂奴遠而虜近我欲用虜而
虜且陰爲奴用狼貪獠突馴化爲晉之五胡則

我且坐其敝今處於必不容遽絕之勢而於玉
帛金錢之外別求其要領年兄必籌之早矣便
中幸一一教我

吳大叅師每

年丈涖武林湖光山色借彩筆點綴其間遊覽
篇章計且盈握亦有副墨可供同好否弟昨冬
奉母歸久客抵家塵勞蝟集欲買一小舫問湖
邊花柳輒復中止弟兩度遊武林皆從潮汐縱
觀銀山雪浪惟三春煙景夙願未酬耳北上正
未有期當與山靈締來歲之約然終不欲與使
君相聞朱幡皂蓋使支筇遊客見之如爰居之
駭鐘鼓也

陶給諫虎谿

客歲在都門但知翁臺有陞岷之憾耳不意天
之降割荼毒迺爾轉思翁臺登籍以後綵章上
食板輿行園庭幃之樂已無遺憾造物者恐以

晨昏牽裾之私分其夙夜匪躬之念遂肆翰函
頗仍相繼今而後翁臺此身盡付之 宗社蒼
生矣如不肖竊食大官依然白面書生乘鴈可
羞懸貍貽誚固不若優游子舍娛侍衰顏兼以
鷄鳴衾扇之餘稍理蠹腹縹緲之業天各賦之
其成就自異耳然先民有言朝市山林無非事
者不肖弟慙懋家園固不敢爲情遊之民想翁
臺讀禮之暇籌邊憂國不厭討論方今 朝事
若翻瀾而封疆同厝火翁臺盟心自許豈以賈
鼂奏疏使異日僅作一名諫議願言珍重 聖
主寬大直臣賜環者接踵升朝而五觀丈尚滯
邁軸計同志共爲搯腕其它時政關心令人長
嘆者非累幅所能盡亦不敢托之子墨

姜養元

翁丈道念精虔且生平功行亦可以感格玄穹
固知大羅仙籍註名非遠但聞玄機秘密一切

提携指授不當嚮人誇詡楞嚴經中有言非爲
聖證不作聖心翁丈第努力修持純一堅固卽
驂鸞駕鶴亦視作尋常事則於道愈近矣托在
知愛故敢效其謦說以爲進道助

葉長洲慕同

有一事有關於敝地及貴鄉者人人欲言而囁
嚅不敢言不肖懋人也饒舌爲老父母陳之貴
鄉先詰其勲猷風節爛焉天壤者更僕未易悉
然而僉人敗類何地無之如長樂之陳瑞號文
峰者其貽玷貴鄉不小也瑞素受江陵黎養吮
舐醜態靡所不爲至其縞冠麻經匍伏相門向
張太夫人厥角稽首媚及小閹廉隅掃地班班
記載中者覽之令人嘔噦今姑摘王弇州首輔
傳中一段呈覽想有道者見之恨不能決閩江
之水以湔梓桑之耻瑞在臺中巡方敝地從未
聞有埋輪攬轡之風也不知何故有一生祠在

虎丘凡過其地者必唾而去之幸祠宇久圯鞠
爲榛莽近其令郎培所公過虎丘忽有鼎新之
意聞者爭爲掩口而昨聞鳩工庀材落成有漸
矣此培老掄貲爲之耶抑徼惠於地方之寵靈
也從來父子賢不肖不相及且一時宰衡俱出
培老之門但有孝子慈孫必不能改之事即使
輪奐嵯峨而直道之鉄鉞文人之彈刺全起蜩
集反爲地下人增一重公案不若泯于忘言之
文事集
爲愈也生公片石風流佳麗爲江南之冠但可
使韋白諸公與捨宅之短簿聯翩嘯咏於清風
朗月之下凡稍涉不韻者恐其魂魄亦踟躕不
敢棲而況遺穢青史玷辱名邦者乎有一二同
志亦欲入告撫臺而弟先以聞之老父母倘可
寢幸速寢之若工作亦有次第則商之衆議擇
一名賢而祀之未爲不可也或此事亦撫臺所
預聞者似不妨轉布不肖弟待臯史職竊比於

我南董主臣主臣

趙總憲儕鶴

不肖孟讀先生文想見其人恨不能執鞭擁篲
從事於有道之側況先生弘獎風流納之氣類
此生多幸庶可望然明升階之遇邀文舉忘年
之雅而去來相左有孤良覲不肖浮湛京師無
可自慶所慶者惟海內名賢如鄒馮諸先生皆
後先幾十年相去數千里而得欣逢眉宇沃承
咳唾殘膏剩馥至今猶在襟裊間迴轉眄而失
一趙先生其爲缺陷何如哉先生此出人心世
運盡屬仔肩非優游巖闕游歷元脩不足以答
寰宇之望而展匡扶之略但不肖板輿方歸衡
門初掩養母讀書差足自樂倘家慈永殫跋履
之勞則不肖亦姑斷春明之夢矣睽想清暉徒
勤寤嘆邇者澄汰之典覺仕路清明輿情振聳
非先生力爲主持不及此然邊圉危同厝火

國是易於汎瀾狐鼠挾呌梟以披猖麟鳳偕伏
馬而屏逐名器濫觴凡纓弁紳帶強半皆成沐
猴金錢糜爛今敗卒遊魂試問誰爲碩鼠至於
疑非疑是則鬼域不足盡其情咎是今非則蘇
蠅不能窮其變伏戎腊毒雅非一端爲今之計
清本原塞徑竇平賞罰振紀綱求材如採飢勿
使有須臾之緩剔奸如去垢毋藏於膚理之中
此在先生實重圖之不肖憇息林園惟有拭目
清時仰觀泰象而已若夫摳衣納履終自有日
必不忍當吾世而企千古也臨風神遡書不盡
言

公館師周翁

諸生在絳紗中者莫不舞光風而霑化雨至某
沐老師提撕獎借事事破格國士之遇知己之
感不特縷刻丹衷抑且屢形清夢自揣此生無
可仰答惟有努力明德勉豎前修即劬勩補抹

朝端自有鉅公而竹素縹緗衡門豈無職業殫
厥駑駘用副鞭策則希孟酬知報惠一念似又
在尋常啣勒外也奉別未幾潢池嘯聚都中訛
言謂賊鋒首犯珂里希孟聞之驚怖欲裂嗣知
萬卷無恙三徑宴然但二豎侵尋未能辟舍耳
疥癩之疾雅非一端或血枯而膚理不潤或外
感而標表未蘇總是微疴無煩過慮所需藥物
紀綱俱已購到迺希孟更有曝背之獻奉佐藥
籠所未備者嚮年老師病中希孟每於榻前摳
謁見飲食供具儉樸太甚夫脾氣受五味之精
轉輸脉絡結爲榮澤宣尼至人然於飲食之道
事事選擇若徒毀其飯蔬飲水而忽其食精膾
細毋迺以不貲之軀稍爲屑越且艾耆之年願
養爲急草木金石不若膏粱甘旨之宜人此亦
治國者尚德緩刑之說也方今邊烽稍熄怡堂
者飛鳴相賀烏知狡酋近結虎慙遠聯諸虜何

嘗一食肯忘長驅若西虜之挾賞跳梁其爲奴役其情形略可睹矣五胡雲擾之旣豈在靖康下而樞相出入未定撫道方略稀聞黔省載見與尸西川難期掃穴疆圉之事第有日蹙日敗馴至於不可抹藥耳使當軸者能如老師疥癬關心何至膏肓難療至於時政尤可痲懷狐鼠從中蟠結鴟鵂乘風叫嘯卽近日計事又恐以今番之澄汰兆將來之倚伏澄汰者未有斬茅鋤蔓之力而倚伏者卽在燃灰轉石之中此希孟所爲見微知著而未敢深言又深願鄙言之不驗而蒼生並受其福也遙對函丈不覺肆其狂談嗣有便郵伏惟矜而教之幸甚主臣主臣

鄒南阜先生

當不肖出都時老先生同郎君枉送郊外爾時先生稍萌歸志有吳門握手之約豈意別未數日而謠詠頻起當是青山白雲騰書相促耳追

憶都門一載深荷通家骨肉之愛其護之密也如慈母之於嬰兒而其董之於正也如導師之於盲瞽至於垂念家慈傷其夙笈之苦辛慮其客邸之寂寞凡充口適體之需溫暖甘芳之養種種分貽頻頻見餉密戚至親無以過此至今母子相對追念明德輒欲泫然淚下夫不肖名爲孤子而顯揚未備德業未光何以感動仁人動煩矜惻當是家慈節義所植與秉心忠孝者脉脉灌注視世途隨口讚嘆而衷情胡越者絕不類而文水先生困源一派尤動長者故舊之思是以慇懃繼繼有若屬毛離衷之親耳所丐小傳知都中應酬爲煩不敢敦促今暫卧東山倘於讀書味道之暇回首長安舊遊有郎舍相望鷄犬聲聞一通家子弟時時過從而先生亦時時惠存者其子可念其母尤可念也鴻章鉅筆可與劉子政列女傳並垂者當不靳片言之

錫矣廢籍諸賢溘先朝露不蒙蒲輪之典者
旌卹甚渥而仲文先生闕焉罔沾於此老無所
加損未免爲 聖朝遺事耳昨歲其子孝廉伏
闕陳詞其中寢不知何故今撫公許爲代
請得不得尚未可知也邇者典兵大璫 主上
去之如孤豚此其 英斷同符 肅 顯二帝
宮府清明庶幾有日倘於悟舊圖新之際問
及三朝遺老則老先生此身又非鴝鵒所有無
可不可先聖家法毋謂道旣不行遂定卷懷之
局也若孟杜門奉母儘足自適且塵勞甫歇書
卷可親卽假久還 朝亦欲視家慈爲行止今
正未可定耳載承手誨無便可答今因姜使聊
布積懷

又

六月中有一書寄姜孝廉使者齋上想不至浮
湛自入山後道履想益康適優游林薄逍遙杖

屢咏先王之風尋至人之樂此先朝戴恭簡力
請於孝廟而不得者豈意 聖明之世得全高
尚以此點綴岩阿亦太平盛遇但時事多艱老
成先去名世在野非社稷之福今宮府蟠結如
故關塞兵食兩虛玄象屢警亂萌迭見先生雖
在青門白社間能無感然有怒于中也若不肖
史局未竣雖奉旨敦促而入夏以來家慈多病
扶携同出旣覺未便絕裾而行抑又何忍且愛
日有心憂天無計與其碌碌京華不若依依子
舍日來因此躊躇願先生一決之也顧永豐素
心自矢又得入禮義之鄉親承大君子爲幸百
凡指南毋惜提誨因其蒞任草勒布候

文遠集卷之九

文遠集卷之十

目次

書牘

熊操院壇石

劉閣師是翁

徐廷尉若谷

楊奉常大泓

蕭給諫如城

石長興伯常

繆前輩西谿

徐銀臺若谷

石年姪景雲

周撫臺綿貞

楊僉院大泓

周撫臺綿貞

熊操院壇石

又

錢前輩御冷

吳座師茲翁

目次

文遠集卷之十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熊操院壇石

癸亥

自老公祖建牙留都治水軍于石頭城下大江以南俱在四履之內威靈旁鬯紳弁嚮風不肖弟始稱同志忻附椒蘭今爲部民仰承樾蔭喜保障之得人兼吾徒之有托矯首加額豈獨不肖惟是道里匪遠而山川多阻姑蘇旣非巡臨之地白門又無謁見之時惟有托深衷於毫素借郵駟爲面談而已迺不肖睹別來時事而竊有深慨亦有深慶焉吉水先生之被逐蓋彼中諭諭者預爲大計謀未然而不知繼之者爲高邑其手更辣也天也劉璫之流言於禁庭無非以傾周而擁郭烏知帝心感動周賴以無恙而棄權璫若敝屣也亦天也蹠此兩端則天

之所佑在此不在彼百爾君子惟有靖共敬直
仰副蒼穹而巳有道者亦以鄙言爲然否越在
下里不能馳一介申賀過辱獎題兼被隆貺拜
命感慙未知所報

劉閣師是翁

某鰥生固陋荷老師國士之知賜以甄培加之
剪拂遂使樗材臃腫移植上林蹇足 徐誤登

天廡緬懷高厚莫殫名言至於燮理之暇特賜

文集

卷十

五

大

燕閒開布之餘時勤詢訪平津閣下親承吐握
之風精思堂前輒罄蕝蕞之對旣自慶其隆遇
誓必竭其悃忱豈意臯鵲亂鳴狐鼠作祟雖

主恩眷眷終懷顧命之勲而群口狺狺仰成乞
身之志依章水而開獨樂借南浦以作平泉寇
平仲地乏樓臺韓穉圭香餘老圃以茲擬簪衍
拂其倫今一人懷求舊之思群公多同朝之願
謠詠之口旣見睨而雪消推戴之公如水落而

石出遙瞻側席佇俟蒲輪某自信孤踪每懷中
立旣奉青門之帳遂歸綵服之堂暫憇故園頻
繙徃牒螢囊再映蠹簡時闕今 朝命雖已見
敦而親闈未可暫舍徒茲躑躅未決行藏遙望
台光可勝翹企

徐廷尉若谷

四月間敝座師持手札至披緘監讀宛如晤對
便欲勒數行寄至都中乃聞山靈帶人徘徊脂
轄繼又聞病魔爲祟今當勿藥矣自世道稍見
清明群賢次第錄用而台翁尚未步武朝班肅
瞻天表且自赤石桂渚中素本如諸公相繼殞
身周綿翁公祖暨拱陽范董諸公又先後建牙
而出遊卿寺之間貫前後之脉者頗爲寥寂台
翁一出所關甚大今大局雖定伏戎孔多消長
乘除不可不慎若不肖謂今日非簪日者蓋宮
府內外相爲糾結簪日之所無也同志善類微

分異同亦咎日之所無也此皆芽孽之大者而江夏一案羅織甚廣有風馬牛者亦插入其中雖搏沙捕影祇可發一大笑亦見群邪之設阱深而窺伺密矣至於當關之寄茫無定局坐甲半空呼庚迭見而厝火怡堂泄泄如故未知宗社之靈可長恃否若賴此大小臣工則吾不知矣不肖有母在堂蚤衰多病扶侍而行多所不便子身獨往又切不安展轉躊躇未敢作春明之夢也

楊奉常大泓

自昨歲在都門寄訊後不肖卽奉母南歸便郵絕少又未知老父母行藏的耗近令親劉念老至吳關每問起居知脂轄有期忻慰無已容臺何足爲名世重卽旦暮風紀銓衡亦尋常事耳然世運當此恐其似盛實衰似明實淆庚申九月之事雖 聖鑒始終灼然而群情尚多謠詠

今罪璫雖逐沉寃故在又借江夏一案以網羅正人甚有風馬牛不相及如家舅者亦竄入其中老父母幸有兵垣時一疏不然亦難免於黨籍矣如此光景正陰陽角鬪之時而輦下君子處之晏然惟以撥轉六七年已前之敗局便可雍容而賀太平烏知其蟠糾而枝蔓者機愈深謀愈巧在小人屢翻新譜而君子猶按前腔嚮不肖東中所謂猶向枯椿舊處尋者正此謂也不肖浮湛都門四年所見誠才雙合膽力具備無出老父母右者至補天浴日之功 九廟實式憑之今茲入朝善類視爲斗杓宵人不勝芒刺凡辭言路躋九列者大都以委蛇鎮靜爲體挫銳發鋒爲用吾翁大用翹足可待更宜靜以需時而至於積晦不耀群鬱未吐與夫因事藏機借端擠陷者翁宜與一二有心人及新發於硎者悉慮籌之厝火怡堂之象不獨在邊陲百

爾君子又不可不深長思也不肖輩碌碌長安
乘雁雙鳬之不若而橫目四射毒芒鏢人况孀
慈獨子絕裾爲難雖奉 旨敦促猶未作春明
之夢姑俟改歲再圖進止耳翁向年所日草庚
申紀事繆西老携來爲南昌公所取去不復見
歸近見翁所添註李本終不若原本之詳萬望
再寄一冊不肖欲有所結構以補金匱之闕必
俟尊稿至乃敢出耳李湘翁老師何日出山便
來連集

中爲不肖致飯依臨楮神達

蕭給諫如城

都門數年浮湛閒局幸不爲有道君子所鄙棄
收而納之臭味者比比也而獨翁兄一見輪心
兩情莫逆從此投契與日加親密坐卽盃清宵
秉燭款款娓娓肝膈交披然而語不涉私情均
憂國卽屏人相告可以揭日月而對鬼神與小
人之諭諭訛訛營營苟苟者絕不類此吾儕相

與之槩可用自信更自快也自翁兄奉憂歸而
長安變局以千百數黑風賊浪何日無之而借
江夏一案爲陰空善類之計此其謀肇於去歲
而最熾於今春大計之時然宵人之謀至此真
愈趨愈陋可嘆亦可笑矣翁兄稔知其詳乎劉
闇之逐大快人意 主上英明不減 世宗
神宗獨惜有此機括而不能掃滌左右之群奸
打破蒙蔽之積習則揆路諸大老其於擴充之
力較短耳弟自奉母南還如去火宅而登樂邦
不覺身心洒然然所聞一二劫濁見濁種種諸
不善事有波旬羅刹所不爲而人道中爲之能
無添一分煩惱也都門正人紛紛星散秉公誼
抒讜言者數君子而已歲月彈指祥琴將鼓俟
翁兄即吉還 朝蜩蟬沸羹其稍賴以主持乎
讀禮多暇必瀏覽天下之大勢叅稽古今之通
弊他日風采必有倍於疇昔者是弟爲吾道祝

非爲吾翁兄祝也偶有便郵率爾奉布

石長興伯常

近觀大計報及例轉事氣運稍回公憤亦稍伸但乙卯之案遂付高閣耳家舅蒙 譴未得

賜環弟亦且優游故園盡板輿絲衣之樂以其暇日相與搜討故泉沉酣竹素此其趣不減南面王何暇問長安中事哉仁兄聲價盈播海內弟歸後凡遇客自浙中來者詢兄治狀亦靡不

未遂集

卷十

人

大

萬口同辭蠻貊可行蘇中丞之言不誣耳去歲不送書儀者外傳有三兩人然或云有送有不送如吾兄片楮不入長安者未見其兩長興之調與旣調常熟而復留此皆蘇中丞之意俱有密揭到銓部弟得之於周蓼洲爲最真蓼洲乃極知兄者異日常稱同志同調共作波流砥柱使吾鄙生色也榮滿一事兄何得作此過慮明冬入 覲便是兄 簿書陞華要之時天下事

尚可爲正留以待兄老年伯方健飢安車蒲輪

猶恐捉鼻不免而吾兄遽與思子舍耶若弟匏

繫冷局出亦閒處亦閒而一出則有閒中之忙

古所稱牛馬走良非虛語浮沉四年不勝厭苦

得脫且脫脂車正未有期耳教中所云時賢亦

尚有商量在與貴治相隣者如魏廓園給諫真

品也兄當知之爲知己道不覺其饒舌之過死

皐死皐

未遂集

卷十

九

大

繆前輩西谿

方今時事清夷群賢競奮而伏戎在側日夕耽耽無隙不乘有瑕必入所賴諸君子厚集其陣深溝固壘毋因小異而妨其大同毋廢知新而徃於溫故總之彼以私我以公彼以濁我以清彼以陰我以陽彼竄入於童貫梁師成而我不失爲司馬光呂公著則無論倚伏消長而千古長勝之局在我矣若谷諸公同時建牙自銓憲

諸老而外衆正寥寥先生此行良不可已但歿
鋒挫銳稍歛神光以爲異日登庸之用此不肖
惓惓一念每當熱腸衝口之際一思及鄙言毋
忽也不肖又奉院長督催明歲必當追隨長安
但母子躊躇遲速未定耳散館信不肖在牧老
座上斷以爲假今匝月矣而撫臺尚不知非贗
而何仲嘉出亦不惡但吾未見一年兩年例終
日打官司者果勝於冷局也

徐銀臺若谷

聞台翁以微疴留滯家園自夏徂秋杳不聞入
朝之信至秋中具赫蹏附永豐新令顧兄寄至
南州而是時台翁已入春明矣爾時衆正彙升
蒸蒸棟用但如周綿翁熊壇翁兩公祖懋明拱
陽諸老皆擁節擁領一方之寄若雍容卿貳接
武九列以旁觀而佐當局之明緣往事而叅將
來之變居無事遊衆虛豈可無一人隱然維繫

於其間如翁之還朝其爲世道重不淺也前星
啓耀神人歡洽放逐如家舅輩可無徵書以貴
數澤乎中外蟠結相爲呼應陪推之點使用者
置者俱罍其榛莽中如此伎倆可堪手滑鋤根
室竇當在揆地妙用度非外庭可以口舌爭也
客魏朋恃必爲肘腋之殃韓老師與元老夙號
同心亦時於此際着精神乎杞憂種種頗具前
書若顧丈寄還仍當郵致耳

石年姪確

甲子

初五之晚忽聞長興奇變僕爲之目瞪不能
舌橋不能舉私心籲禱願其爲誕語願其爲噩
夢毋卽真也已而傳者愈多且愈近真指天而
咄咄者彌日昨尊俾以大揭至則無所不真而
被旣之慘徃古所稀摧心頓足寸腸欲裂嗚呼
我兄何負於地方何負於天地鬼神而以此相
報耶夫以數十人突入官舍殺才名久著之賢

令而去此豈尋常綠林客名爲劫財而財實無所劫恐其志亦不在財也丁長孺先生所折其脛者其人既爲昔年亂黨則我知其所由來矣此在長興爲目前之禍在江南爲將來之禍而乃首鍾其禍於尊公一人之身此正曹操殺孔融之故智不意鼠輩亦能辨此地方事自有地方諸公任之老姪可以弗問老姪所宜亟問者家讐耳趙娥一女子尚能剽刃於仇人之腹數十群兇不一一釐之醢之尊公之目不瞑而老姪之責亦未甬上告下訴良不可已昨所寄揭固知衰毀迷亂中又身負傷痕腎憤惘惘何暇及語言文字則幸與丁慎翁一斟酌之惜僕遠不能卽來姪又踞業苦而伴先靈勢又不得過我無由覲面相商惟耳抽豐云何足寘辨天下寧有抽豐不饜至操戈相向者其吃緊處在始而見執終而被害鋪張摹寫有一段慷慨罵

賊赴死如歸之意使千古而下讀者猶覺眉鬚直豎方不負尊公一死至於威名久播爲遠近所懾伏群盜有所舉動知尊公不獨一邑保障且足爲江南保障石令不除大盜小盜俱礙手不得逞故必欲除之而後快此尊公得禍之因緣如此說起則題目大而死者有光徒言劫庫便是庸賊卽區區保全庫藏而以一身殉之亦是邑令本分事不足道矣幸於此揭猛着精彩老姪復讐之公案卽異日顯親揚名忠孝傳家之公案也令祖老伯處已曾遣人歸報否若作家書須宛轉其詞更托令叔輩伺間徐爲開說毋使其突然聞信驚壞七十老人也切囑切囑若遣信問到家幸見示僕亦有一書奉寄尊堂老嫂在衙中必不安且焚掠之後風鶴皆兵何得高枕而卧僕意欲迎至敝地或無錫尋一空房暫住一兩月桂玉之費吾輩可共任老姪則

守靈柩朝夕慟哭凡見官長鄉紳以迨士民一
味擊額呼天必欲啖其人之肉而後已俟群兇
胥正典刑然後率合邑之人大地縞素陳喪路
祭扶襯言歸此一時也又必有哀號動地血淚
崩城之象乃不枉石雲岫一死與言及此言與
涕俱

周撫臺綿貞

長興之變其爲亂賊之黨無疑前長興使者來
言其邑中遷徙略盡卽鄉紳亦有去之爲民望
者惟丁臧三兩公共此孤堞耳昨有客至言敝
地城內外長興之船艦集皆携家載櫓而來則
其泊太湖東山者或屬播遷之衆未可知驅之
出境亦覺可憐然譏防不可不慎也此等事又
恐非巡司及么廐武弁所辦湖于要害如胥戶
等處必得一廉能將領或府佐一位移劄數日
伺督情形流民可容則容可遣則遣至於水師

鱗次原以圍奸宄備非常老公祖聲靈所被自
與曩時不侔然未知人人可用否以精鍊爲主
而分別勸懲之此其時矣若台臺麾下亦有材
官健兒一以當十緩急可仗者其人乎張嵎唼
作滑縣片紙一飛而劫庫之盜束手就擒在養
士有素耳海防原非閑署而此時尤急楊二府
洵有才卽爲朝廷弘使過之仁似不妨以便
宜責後効若官與人兩相耽待而討軍實者尚
寄命於西江之水此又杞人所駟駟而過計也

楊僉院大泓

昨歲有兩書一寄劉念老一寄石伯常俱未奉
報音知千里一心不在赫蹏往復也獻歲未數
日而卽有伯常之變此千古所不恒有之事以
清白世守忠孝家傳者忽嬰此慘禍天耶人耶
都中何時聞此信亦詳其顛末否首禍之人名
吳野樵此葉朗生之黨蓋浙西數郡不靖之徒

嚮年搜捕不盡者紛紛竄伏其狡謀未嘗一日
熄直欲待時而動而素憚長興威望謂此人不
除大事尚未可圖此其端倪曾泄之一年前雲
岫亦微知之直謂忠信甲冑不甚堤防故遂及
此若言劫庫之盜則庫終未劫且外救雲集群
盜亦欲自脫正當挾生令以爲奇貨而遽斷其
脰此何意哉丁慎所諸公倡率討賊雲岫靈爽
不昧野樵束手就擒則其主謀其窟穴其徒黨
皆一訊可得而彼中流言乃謂石氏有族人來
抽豐者其慾不饜啣恨思報欲得而甘心焉遂
將賊黨中一人今被民衆殺死者本名徐山永
以其楚人也號爲石姓因其死無可証遂指爲
族人報仇以亂其真倡此說者無非欲寬賊黨
見其事不甚大不煩深求耳嗟乎以一生砥礪
四載循良近則一方之保障遠則連郡之干城
如石兄者挺身死難其歿也爲一邑歿而其所

以歿者實爲數郡而死蓋石在則畏縮不前石
亡則彼猖無忌此群兇之隱謀而有吳野樵爲
之渠魁此尤明白易見奈何輕之而言劫庫又
輕之而言報仇欲以此抹殺死事之公案哉昨
見嘉湖道爰書雖不提出報仇二字而徐山永
姓石名石某其語故在訛以承訛將來未知作
何結局今不肖所慮者長興與敝鄉接壤共在
太湖之濱一水可航群盜之蓄謀日久伏而未
動者雖屬引繩披根釀成它變而散布何處倡
亂何人何可不密訪而亟殲之設有猝然之事
雖高帝神靈可保金甌無恙而江南財賦所
出加派頭仍剗肉醫瘡之民能堪此一番鼎沸
乎此杞人剝膚之憂也至如石兄者變出不意
卓有主持劫庫不許搜印不與囹圄中人皆爲
之號涕請命而慨然以七尺殉此官其生也足
以寒一時奸宄之膽而其死也足以壯千古英

雄之色得正而斃光明俊偉此與敝鄉之張振德以興文令死難耆髯相類張興文已贈光祿卿謚烈愍廕世錦衣 國家褒忠之典故自不薄但浙中一時撫按俱闕只有一鹽臺而道府申文殊覺悶悶鹽臺亦無所憑以入告是在老父母與貴鄉諸賢慷慨激烈爲諸大老頌言之公疏公揭斷不可已若使雲岫兄而泯泯以死此真後死之責也其事之委曲不肖已十得其七八俟摺據既備尚欲織成一文以爲不朽之案文成卽當飛郵寄上不肖同籍中相厚莫逆無出此兄之右者云亡之痛祝予之悲兼而有之老父母與此兄亦道義金石交卽左滄翁亦其蘭薄中人也試出此書示之必當唏噓相對耳其寡嫂孤姪尚滯長興旅襯亦未可遽歸不肖當與丁慎老經紀之無煩遠念

周撫臺綿貞

郵符之賜重於百朋感可知也不肖北上當在秋初因將舟而行不敢觸暑遠涉耳時事愈出愈奇長天垣者不得 面恩亦有受事之理否其於僉院又唇齒勢也緹帥見襁必有羅織成獄者卽不然而 特旨何難長安中自此一變矣必元老不去猶救得一半又未知 官府間稍有根蒂否癘憂以痒恨不奮飛欲作書苦無可作且鞭長不及馬腹徒咄咄浩歎耳大疏申請人皆以爲可已然 溫旨再頒而後出亦不失爲大體惟淫雨連旬人情惶惶米價必至騰踴而平糴者又恐敎之閉糴庚申之市譁可鑒也江南人苦脊脊又豈堪歲稔種種預防不得不仰煩清慮矣旬日後更圖樞晤以悉縷懷

熊操臺壇石

自老公祖鎮石頭城外銷隱憂內聯同好所爲徙薪撤桑剷芽窒竇者豈徒誅鋤逆宗一事爲

社稷功清議堂中諤諤揚庭非大君子提衡其
間何以肅睦至此也惟是貴鄉以兩銓之故矛
戟相尋葛藤滋繞從來同室之攻總爲它人作
陳涉耳嚮在都門每見老公祖長慮却顧惟欲
延善人之脉今閱牆之聲侵及閭邨使隔離聞
之盡爲齒冷而同室者忍不爲之所乎此正
朝野之所仰望非不肖輩私祝也謬恃夙誼直
布腹心

又

舟至潤城而郡功曹以隆貺來拜讀手教閱時
憂國之念淋漓滿楮方今權璫燄張冲聖
手滑乃云有導之者然耶否耶閱邸報知士大
夫葛藤未已而訛言煩興更有溢於邸報之外
者使人聽而疑疑而憂疑者疑必有深心之小
人挑激其間使其自相揣摩自相戕賊以破同
道之朋憂者憂士大夫內不安於心外不安於

位必至於兩敗俱傷而徒爲它人驅除夫爲異
己者驅除猶可言也爲中璫驅除爲夷狄驅除
而禍乃不可言矣目今之計惟有捐棄成見精
白乃心嚮來八識田中異同離合四字俱化作
大海之漚融爐之雪凡新嫌未著宿誼可聯者
作急收拾依然是一家人夫父而招其亡子兄
而呼其奔弟鮮不應者亦在真與不真耳從來
小人之術慣用其挑激而君子之過亦誤用其
揣摩若夫外受小人之挑激而内蒙君子之揣
摩者此其人必屹然有主如蘇迷廬山八風吹
之而不動又必丹心碧血耿耿自盟而後爲呼
號爲泣涕以取信於朋友夫朋友之不見信即
周召且然況後人乎因其疑而展轉相疑固非
也既受疑而不能使之爲不可疑者亦非也不
肖弟憶在長安與老公祖促膝縱談時無隱不
披無言不盡今惓惓抒其芹曝以獻知己者猶

前志也恨上谷遼遠無便郵可通入都亦當以此言相寄老公祖大智慧人其善體會之毋又添一重疑城也

錢前輩御冷

邇來 朝端鼎沸皆由士大夫自相水火廼激而成宦豎之禍始而驚伏繼則狐假將來必大張威福以箝薦紳之口血濺 朝堂自今日始耳獨惜夫倡者倡和者和尚少批却導窾之妙

一擊不勝轉增其焰迨其咆哮恣肆信信噬人公卿雍頌觀望庶僚噤懷僅免亡論抱頭鼠竊祇供其齒冷而立仗不鳴朝陽絕響乘欸段者日躡蹀長安門而重足脅息道路以目試觀二正時曾有此景色否興言及此可爲痛哭夫鳴犢被刑至河而返不肖此身尚爲家慈有度於人 國必無纖補豈堪以此時浮湛竊祿因倣裝日久未可中止俟首途後傾耳時事更商進

止也來教太蚤太盡之說洞中醜髒其間緩急之故亦別有激而成總之士大夫當受荼毒國事當致決裂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豈獨令人思商文毅楊文襄卽 武廟初劉謝二公亦自覺不可及也如老先生屯雷旣久作霖不遠行出而任天下事與不肖輩乘雁雙鳬何啻困霄且不肖旣厠足都門其望老先生來得事事諮稟更不啻日爲歲也

吳座師茲翁

凡號君子者當厚集其陣以待小人此持久決勝之計而乃自分柴柵推原其故皆由攬攘者有得有不得而剖同爲異非若唐之爭維州宋之爭新法猶從國是起見也兩銓之爭聞有主持其間者然耶否耶夫魏左者今之人望也借一么麼細人爲內庭所最不快者以驅除之似乎扼吭擣虛然識者高其術而疑其隱副院不

無齒寒而先發制人豈不知機未可乘亦矢在弦上矣然直攻權璫此百戰而百不敗之道也於是異者不得不同角鬪者不得不附和至於貂豎咆哮磨牙信信擇一孤根無朋之曹郎而首噬之其死也不死於午門之御杖而歿於群璫之老拳沮士氣傷主德窮厥所自誰生厲階從此縉紳之禍愈烈振瑾復見而國勢從之此不待智者後決然局中之鬪則嘗勝固自在矣萬工部爲貴鄉吐氣凡爲林御史之鄉人者能無掩袂而咋舌惜哉三朝元老不於工部拜杖之日毅然以去就爭直至群閹狎侮天眷漸弛而後出春明門同一去耳相遠豈不逕庭哉尤可咲者自雷霆再怒而舉國之鳴鳳胥化爲寒蟬人人歛段躡躡長安道上搔首觸禁不肖入而見之不媿死亦當鬱死老母在上既未可身試不測而徒索長安米與啗啞

同朝鬚眉猶在能無汗頰所以步步躊躇亦必不作久淹計也

文遠集卷之十一

目次

書牘

葉長洲慕同

又

洪少叅亨九

茅叅軍止生

趙座師嶼翁

方侍御孩未

周撫臺綿貞

朱平翁相公

范吏部質公

孔曲阜

劉大叅達生

羅中丞聞野

門人羅當世

陶給諫虎谿

吳座師茲翁

王工部聚洲

王吏部季木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十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葉長洲 乙丑

敝鄉巨浸稽天膏腴盡成澤國此老父母循行
踏勘時所目擊蠲賑既不敢望并全折亦成盡
餅夫 廟堂與兩臺所相持不下者折與不折
耳烏知本色固難雨粟卽改折亦何自湧金半
菽不給之民欲其鬻妻孥以輸白鏹難矣難矣
計部考成嚴於東濕際此儉歲卽大忍心者將
懸敲朴而不下況家視邑黃口視民若老父母
者乎開徵後未知景狀若何旣爲地方慮之又
爲老父母苦之留 覲一事實敝鄉厚幸借數
月之召杜爲窮黎請命而爲召杜者心嘔舌焦
卒至攢眉搔腕而喚奈何此第所揣摩時勢而
日夜私憂過計者若夫真正大菩薩以神通力

行慈悲心必自有妙用而非書生所仰闕也弟
自己僅瘠田百畝荒者十九業已囑兩兒典衣
輸賦以爲庶民先但未知有衣可典不甚愆期
否南關冠冕聞出自門墻此行爲不孤矣損貺
過侈又不敢重拂遠懷掬萊蕪之塵啜胡威之
水不肖實欲徵其清芬非徒領授餐之賜也一
笑

又

敝鄉大稔之歲終不能徵 曠蕩之恩三吳各
爲殷繁實乃虛耗長洲多水區亦多頑戶徵比
之難與老父母相對攢眉者數矣昨歲水患雖
一望森茫亦自有高鄉成熟者今枵腹鳩形之
民不能輸而困廩京坻之家亦不肯輸甚且閉
糴以需高價而反乘窮民之脊脊又群起而爲
之應以不肖弟所聞恐今春未必無事地方之
憂正大而老父母之身又甚重當輕車赴 召

之時值此天災雖可借此以益展經綸之手而
無米之炊至巧不能爲老父母而設身處地亦
良苦矣覈荒熟之實數而廉其頑者刁者擁厚
貲不輸者盡法懲創一二以平荒區之氣而洩
窮民之忿亦庶幾可以禁譁而弭亂今鄉紳孝
廉以至銅臭及田舍翁豈無擁九年之積而乘
時射利者老父母或開誠以勸之好言以動之
不得已借禍福利害以惕之夫好義樂賑世所
嘗有今不敢望賑饑而但責之以代兌使細戶
仍照折色納官而官以官價買之弟所知世富
厚蓄之家雖不敢指其人而吳下實不乏此誠
得十數家慨然發倉以救一時之急則二十萬
漕糧亦可以撮辦不然功令嚴於星火而衆怒
又未可犯緩之固老父母之累也急之尤老父
母之累也不肖弟念桑梓尤念仁君每每投箸
而嘆誠不能一食下咽也

洪少參亭九

嚮在邸中把酒論心歡同弟弟彈指數年翁臺
秉鐸化成旬宣績懋文武吉甫庶幾近之而弟
守鉛槧之局依然一白面書生自 朝還里復
自里趨 朝僕僕道路聊以銷磨歲月而已中
間又爲應酬所奪卽求爲老蠹魚不可得況於
它乎今歲卓異之典視往昔更公以翁臺膺之
真可風厲一世蓋因友人顧定海朝夕在翁榮
戟下入都談之甚悉精詳而博大縝密而寬
有如翁者得數輩任天下事內又外寧不足道
也定海荷國士之遇種種甄埴今旦暮膺上選
矣酌水知源寧忘所自而弟更有里中戚友與
定海姓同其才品亦同又在翁臺榮戟下者則
今吉水顧令是也兩顧令皆與弟累年同社不
特以文章切劘其所砥礪者頗遠定海才雄犀
利吉水意密繭絲而其捫衿不媿焚香自知則

兩兄真同志同調而弟每參立其間以交附於
歲寒者也往者翁在制中時曾以定海爲囑今
既知其不爽請以遇定海者遇吉水百凡獎成
使其獲永終之譽且爲 國家樹一良士其所
造福豈特知己之感而已臨楮不任惓切

茅叅軍止生

仁兄在金昌欲相約一談屢遷其期已而兄掛
輶北指弟亦後先解維至維揚晤相知者言兄
前去僅一兩舍耳乃躡之竟不可及而途中所
晤當事諸公無不稱兄軍容之盛與治軍之肅
者李臨淮壁壘於此見一班矣弟嘗謂世有兩
人忘功名忘身家盡瘁報 國而當世猶有不
盡知者上而樞輔下則仁兄是也樞輔昨冬暫
詣 闕庭調兵食授方略有何大異先朝撫臣
往往行之而弓影鬼車蜚語先騰遂有此 嚴
旨今黃扉之內雖虛首席以待而減賊有期朝

天無日如第昨歲舟中所言者或是一小結局
耶至如兄出處不特如鄴侯所言迹太奇亦緣
心太熱耳猶憶辛酉塲前兄與江南諸名雋文
酒相逐榜出俱見擯今諸名雋多聯翩鵲起而
投筆請纓者三年幕府尚未徵半通之綸以謝
太夫人於地下向年相別之語相詒之書猶可
覆按兄自是絕世才何官不可自致深閨麗姝
業已開奩見人欲退而待嫁似難然木蘭仍是
女身崇嘏又獲佳儷此語近戲亦願兄諦思之
也弟入都後尚未敢通候高陽公不特替康懶
慢亦緣邏卒可畏耳塲事竣定當一奉赫蹠晤
次幸致鄙忱

趙座師嶼翁

不奉奏記于左右者二年餘矣老師侍直廬升
講幄身在日月之際則不肖孟方優游故園
不能步趨劬履於龍墀虎觀之間迨孟以簡書

敦迫還踐承明則老師方在休沐且復請告矣
時事日非固天地晦閉君子肥遯之時但不知
老師何以見之於蚤而遽有此疏當此 中旨
疊出 綸綍無光若使傳宣促駕蒲輪相望是
一身之出處與世道之盛衰適相舛而反不足
爲老師重則 赫赫新命寵於三旌九錫矣開
司馬獨樂之園闕鄴侯萬卷之架俟陰暄盡滌
曜靈鮮朗而後膺作霖之寄成補天之手豈不
快哉 社稷有靈 聖明易悟撥反之機會須
不遠名世之身未可盟鴒鶴而友松菊也惟是
孟以史局小臣等於雙鳬乘雁而見此驚飈拔
木奔濤撼山神龍困於鯢鯢祥馨遠避豺虎爲
鳬雁者乃欲借枋榆以自適保飲啄而無害難
矣老師更何以教之

方侍御孩未

前歲與仁兄相聞以五十里梅花訂平原十日

之約素手將舒香魂欲動共景文盼望久之而有期不至令人搔首不已世事滄桑乃至於此弟出門時氣候已動便有臨河返駕之志一念猶豫遂飄墮羅刹國土黑風白浪砰洶震撼弟雖江涯乘雁海渚雙鳬惟恐爲金翅鳥及鯨鯢所吞又別無投林擇木之計聽梯歸喚歸去聲輒欲泫然一枝共棲飛鳴相和賴有木菴兄在差免寂寞也

周撫臺綿貞

自別老公祖後水陸間關踰百日始達都門觸事驚心可駭可愕可悲可涕以游鱗弱羽乍入於狂飈巨浪之中飢飢殊甚卽欲作一書縷述近事以佐耳目所不逮而邏卒充斥書郵實難日夜望片楮見及得隨事條答可無浮沉之慮而杳然不至中心如惓世局如此老公祖豈得久安於位前者代題請告一疏已大忤 內庭

意且織監聽此公庸受播爲蜚語流入 禁中卽微大疏而此公還 朝之日必不能寂然不肖固惴惴慮之矣十八日聞 內諭傳閣中且有非常處分時南潯公正請告無可奈何十九早遂有此處不肖聞之仰天浩歎正邪消長自關氣運摘爪抱蔓豈容老公祖爲碩果若以隆禮去與嚴譴太自道眼視之無甚差別而不肖又有憂且痛者敝鄉大稔民不聊生改折之議主計者斷斷不可不肖輩方欲邀諸同鄉與大司農面商以伸老公祖之說且枵腹窮黎脊脊易動聞近日開徵譁萌漸見猶幸老公祖諸疏爲萬民乞命且拯恤噢拊一片血忱洞哭於簷部之下 所暱就而不敢逞不忍逞老公祖一行而地方事誰爲主持卽有循良諸郡邑在而計部之督責迫於烈火誰以身翼蔽良有司而緩其催科者恐大江以南漸且多事此不肖

所深憂也此公得意極矣以常情言之亦可以少戢其怒而使家舅高枕衙門知其毒未厭也倘其直陳太位之故主使之因取 旨如寄何求而不得家舅以簪冠蓉裳得奉陪老公祖斯爲厚幸若論目前情形白馬清流不必言而同文之事駸駸見端且宋哲宗元符元年一受泰璽之後遽發此難一何天巧偶然相合此又不肖所深痛也若老公祖以地方之寄是是非非之公無端被此名以去卽有甘心下石者亦覺其遭譴太重此外更無以加從此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儘可逍遙自適以待天下清於老公祖實無入不自得絕不敢以世情相唁慰也若不肖日來情事真似針氈不知者但慮其池魚林木而知者且念及屬毛離裏家舅事中人惟以禍福聽之造物反覺自在而不肖纓冠無策從井何補傍徨跳躑有不知涕之何從者視老公

祖所處爲寂樂而不肖迺真苦也回首秋間與老公祖握別肯尚思久借隼旟爲一方保障彈指數月豈獨滄海塵飛亦似黃梁炊熟吾輩稍具慧根者從此可悟出世因慎勿於槐窻蝸頭間問乘除消息矣迂誕之談以佐達人胡盧兼伸部民臨岐之贈

朱相公平涵

不肖迂踈狂妄自束髮以後迄於升 朝所交海內偉人鉅公以其直腸無僞樸質未雕時收之藥籠中然或出自門牆或生同梓里陶鑄有日氣類非遙雖有一日之知未訖三生之遇則未有立談見許浹月彌親喜其孤子之踪忘其謠詠之口如閣下之於不肖者也獨恨托契方新而睽違踵至在 朝家爲大厦之失楹在輿情則群盲之離杖而某一身千丁徬徨更踰尋常百倍試觀閣下既行之後斥逐者幾何人襁

削者幾何人唐之流徙宋之羈管猶不足盡其慘馴至三木囊頭者相望於詔獄而其禍浸尋未已嗚呼誰生厲階諸君子不得不還自咎乃國家二百年之元烝鑄削至此如厓羸積弱之人割癰逐癥稀苓烏喙日進不休性命之源能毋遄促武廟初年李文正以緘默獨留海內譏其浮沉乃有識者以爲默默匡扶所全實多不肖當閣下杜門求去之初曾惓惓以李文正相諷勸而閣下毅然爲劉謝正則正矣如國事何如朝士何如蒼生何事至今日夫復何言不肖猶浮湛此間足以明鹿鹿書生亡所短長之效竊意閣下於數千里外猶密密陰庇而遙護之不然當此之際贅若養癰存猶碩果不肖又非百足四翼夤緣善入者何以偃息至今也但長安一塊土嚮者不過驚颺動地駭浪拍天而今且化爲刀山劍林不忍見不忍聞之

事愈出而愈甚此豈可一朝居且自三月以來家慈抱病支離床褥言歸則沉滯稍豁言留則危疴轉增若匏繫於此以待繒繳之加非但不智亦不孝矣秋杪冬初或可奉訪於午橋綠野之間因窮茗雪之勝也再荷手教深佩注存日來因周旋湯藥倚家慈榻前率爾奉答深媿不度統惟台慈茹宥

范吏部質公

不孝有母是四十年一孤一寡相依爲命者一旦背割何異黃口呱呱徬徨中路於人間世更無生理猶勉延殘喘者祇爲遺魄未歸耳扶携南還厝於先人丘壠不孝縱不爲夜臺之客亦當長侍聖室於怵惚有無之間猶欲與先慈相依傍人世之緣將自此斷矣翁兄世外真知已與悠悠岐路不同倘悉此情亦當爲我泣然也舟過桑園聊以數行爲別從此一去未知此生

猶得再奉光儀否言之悽絕

孔曲阜

不孝十年前曾遊 闕里登絲竹之堂慨然興
慕卽不敢自同於馬遷所云私心嚮往然鬚眉
既具型范猶存童而習之所學何事又竊意渤
海滙爲醴源喬柯結成芝本又豈無唐祭酒宋
叅知其人者挺生千百年後爲 昭代生色門
下絃誦之化騰踴東省不孝久盈盈在耳更不
意聞中摸索又與令弟締一日之緣遂得數元
禮文舉敦通家契誼也在都中沐箋記遠存爾
時正爲先慈病臥牀第周旋湯藥未皇裁報昨
奉靈輜渡江而瑤華載及隆誼雲霄可勝感媿
不孝身居苦由而姓名已落錮藉矣此在世間
當比之鴟鵂野干何敢附鴛鴦之翩但願賢昆
仲努力明德益樹崇修以仔肩洙泗之一脉若
夫羶途峻闕此儒家風範所唾棄而不屑者知

有道所重在彼不在此也迂顛之談輒敢薦於
左右以當美芹之獻

劉大叅達生

苦次屢辱慰存知仁兄不能忘於鮮民也感且
刺骨弟以丙舍未成窆牀罔措白旒搖搖棲泊
水渚願以此身常傍遺魄風淒露冷之夜熒熒
短檠庶可想見生前咲語而三月以來爲熱毒
所侵癰發於腸幾有性命之憂宛轉床第百苦
交作還家就醫遂浹旬日今幸已潰勢稍緩矣
兩日後當仍還墓所正未敢作城市中人也弟
欲與仁兄談者甚多即此番請告弟頗不以爲
然當今 朝事弟不敢深言而僂力外藩以至
節鉞萬里長城一方保障其於洛蜀兩不相涉
也用之而藏亦非吾門家法何不作直截事而
旣煩鄉紳又乞兩臺多此葛藤耶自古巢許未
嘗掩口而咲臯夔弟輩逐臣自有孤石寒烟可

以作伴猿鶴之誚弟當爲兄移文解之請從此
趣舍人治裝乃吾願耳珍果見貽不敢不拜敬
如仁兄所祝一薦之靈筵以當授記

羅中丞聞野

不孝孟爲諸生時卽知嚮違先達有當世騰鳳
如老先生者願爲執鞭久矣繼登仕版從吾鄉
諸賢者遊竊問老先生何以節鉞名臣堅卧不
出難進易退之節斷斷如此真古人所難今歲
關中拆至令郎長公卷時與羅心華給諫接席
而坐心華亟爲不孝稱慶曰爾又得一佳士矣
此名父之子也不孝始知家學困源所自從此
每一相會輒問老先生起居便欲通一赫蹏以
識景慕迺遵先慈之變匍匐南還又蒙 聖朝
嚴譴遂屏居荒壠惟恐以不祥姓名仰累知己
而瑤箋鼎臆忽從雲端墮下固知長者之用心
不遺廢棄迺不孝則感愧甚矣方今宸寓未敕

薦揚之略宜思老臣即不然而 明主方舉臨
靡憲乞之典求所謂更老其人者匪老先生其
誰乎此自 廟堂事點綴太平者或能舉之若
老先生則採芝餌木優游大年而以生平未竟
之緒托之象賢此真一時地行僊也自雲間陸
文定而後能幾人哉不孝旣罹銅籍便當塊處
堊室以終其身卽欲借黃白之遊一望龍門亦
非此時所宜追隨杖屨以快生平徒設此心未
敢望也憑高泝淝可勝菀結

門人羅當世

潞水之濱素車白馬送棘人而南此千古高誼
亦一時美談行至淮陰始聞 嚴譴人爲不孝
訝異而不孝怡然安之蓋自先慈見背捧檄無
歡業已絕意人世矣納之黨藉中實成吾志自
抵家後卽扶靈輻權厝于先人之壠而不孝朝
夕寢處其間酸風苦雨寒松衰柳此皆不孝寂

莫中伴侶也門下錦旋未幾輒勤千里之使此
意何可多得諸兄既出吾門恐未免爲世人物
色選館二兄正自匪夷所思若論世局之常則
寧恬毋競寧澹毋羶寧遲毋速在諸兄自爲林
木慮法當如此而於門下澹漠之性與庭闈之
樂尤最爲相宜且精光既發無復掩抑之理即
徘徊偃仰於大用正不妨也迂僂之談不知有
當於高明否

陶給諫虎谿

昨歲匆匆一晤旋復言別迄今思之恍惚如夢
中事不孝以積譽之身上天降割奪我先慈
以四十餘年寡母獨子更相爲命者一旦棄捐
何異中路嬰兒失其母撫序隕懷百倍恒情此
它人所不能悉而翁臺所深悉也扶柩南還跼
伏丙舍瓦燈布幃煢煢依傍惟有衰柳寒松來
相訊問鼠泣蛩吟遙爲響答而翁臺不遺故知

手書寬慰慙慙惋惜情見乎詞不孝猶幸爲高
賢所見收即先慈歿不朽矣猶憶翁兄臨岐時
言篋中有殘書數卷是我老友不孝取友不能
多自戴記中三年問諸篇而外日搜括獨行高
士列傳願與訂歲寒之盟卽離騷卷戀百折而
棘人茶苦更自有在未敢與蓼莪並讀也對知
我者聊復及之

吳座師茲翁

四月初奉答老師書時先慈卧床第已浹月矣
又兩旬而先慈竟捨不孝長逝不孝母子間情
事老師所稔知以四十年相依爲命之人一朝
棄割雖罔極之痛千古所同而不孝之摧慘實
有萬倍恒情者就先慈言之一生茶苦貧窮患
難皆人世所不恒有卽年來稍稍舒眉而跋涉
關河凌犯霜露邸中斗大親鄰隔絕正如澤雉
遊樊神雖王弗善也板輿養堂徒虛名耳乃至

長眠客舍實命他鄉寂寂貞魂未知能同素旂
白旄翩然而南否此不孝腐心之惑也不孝年
近半百依然一頑孺子耳饑則親子之食寒則
親授之衣米鹽瑣細門戶綱紀莫非孺慈爲政
而後不孝可以自在閒身以藏以修以遊以息
今失吾母而衣食之不肖至不免於飢寒不孝
自奉先靈而歸於先人墓旁誅茅結廬棲止其
中八月間一幼孫一老姑死於家間曾不入城
一顧雖清宵魂夢得與先慈時相來遑而一家
之中亦頗有瓦解之象不孝無母而幾於無家
又幾於無身禮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
有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此兩言者殆
若爲不孝而發雖欲拭淚自寬率其酒食家室
之嘗不可得也愛不孝者莫如吾師試爲不孝
體味及此將母爲之凄然泫然乎至於嘗事沸
騰一官淪廢不孝於此視之頗輕且自去冬入

都邑後自知狂飈之下必無定羽每戲語同人
吾輩 封章須時常結束以便繳納卽此一事
關係榮哀大典且不敢十分認真而况毀譽升
沉何異蒼狗白衣龜毛兔角幸而踐台斗躋槐
棘恐不足爲師門重卽爲江南一老布衣槁項
田間亦不足爲師門玷吾師所爲憐而收之者
固知在此不在彼也若夫獲罪之繇別無他說
卽造謗者亦無所用其點綴不孝從此永錮亦
可憫然自立於天地間卽至聖門墻得免於鳴
鼓之攻矣若長安奕棋則不孝夢寐中絕不及
此吾師奈何以世諦語相寬耶捧檣手教知吾
師以披閱勞心體中時復小極今既有東粵之
陪計卽真不遠便可藉手息肩優游藩臬介於
隱之間免入長安亦是人生一適卽鑿折爲
勞然其逸也多矣吾師爲君求館課付梓身後
又倦倦如此不孝因之感極欲涕勛承台命爲

綴數行以識生平契誼之槩然又恐以此仰累
吾師且身隱焉文惟吾師削而投之更感也淚
凝筆凍未竟所云

王工部聚洲

不孝自弱冠時從房稿中讀王先生文已而稍
習世事又從近地諸君子遊知先生丰裁骨力
蓋欲以隻手撐持世宙砥逝波而還之澄清者
輾轉胸中迄今二十年所矣嚮者不孝濫廁朝
端見賜環之徵接踵而獨不及于滇海竊煩懣
不平亦嘗爲相知者微道之豈意除目甫下而
黨禁復興未嘗與諸賢享一日清明之福而株
累同之真可歎也方今驚飈正熾賊浪未息蓬
蒿林莽倘許吾輩偃仰其間便可謂微天幸矣
又復何求但未知夷猶之迹寄泊何所將復返
滇南乎抑從大江南北訂粉榆之社也不孝遭
先慈之諱旋被放逐近者屏居廬舍惟有衰柳

寒松來相訊問而瑤華之音遠從天外夙宵所
慕悅者今且沐先施之雅雖毀瘠中殊切浣慰
第把臂論心正未知何年耳臨楮悵結神與俱
遲

王吏部季木

不孝母子間情事天下人所稔知以四十餘年
相依爲命者一朝降割何異中路嬰兒失其母
鮮民之痛千古所同其在不孝又逾常情萬倍
矣扶柩南還屏居廬舍瓦燈熒熒寒風颯颯苦
由夢魂惟與先靈相環遶其他長安棋局浮生
戲場皆付之空華陽燄豈留置八識田中哉師
翁抱千古之識固不以讒口撓懷因所居介在
潛惕卽至聖如西伯不能無憂患况於後人然
君子之所謂惕厲者正恐潛之不固其聲光鋒
穎猶涉隱現之間則又涉於亢之悔而非遜之
時義耳至于禍福休咎適然而來莫非數也豈

能一一爲之銷弭哉不孝近日所服寬中丸如
此敢以此爲食芹之獻

東坡先生

卷之十一

終

市

大

卷之十一
終

文遠集卷之十二

目次

書牘

朱平翁相公

楊憲長蘧初

侯太史木菴

又

陳侍御益吾

門人賀公調

吳大叅師每

門人姜崑愚

湯司成霍林

錢前輩牧齋

趙太宰儕鶴

韓老師象翁

錢前輩御冷

曾兵部大雲

毛光祿具茨

羅侍御澹研

馮侍御五玉

襄陽曾司李

無盡法師

目次

文遠集卷之十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朱相公平涵

丙寅

不孝自昨歲奄罹大感匍匐南還中道而聞嚴譴自揣此軀不爲世路所容因於先人墓側犁土誅茅構一廬如斗大偃處其中不敢自附於中郎之廬墓若土室之袁夏甫真吾師矣閣下不遺鄙細惠然賜弔因身在荒垆不及詣河干謁謝妄意今歲風波稍熄當買輕橈度雪水借榻午橋莊伺閣下復輿小憇賓從旅退然後十一編侍函丈之側相與商今訂古發枕中鴻寶之藏聆夜半入室之旨如宋豈劉范諸君從溫公洛中效采輯之勞供鉛槧之役鄙願畢矣不意一月間砰雷駭浪疊見于粉榆之地三水囊頭就檻車而北者絡繹相繼而不平之鳴起

自氓庶逞螳螂之怒干雷霆之威以千古從未
有之事近出寒鄉連鵠之勢既迫池魚之禍將
成每一念之誠不知死所矣昨者伏讀 明旨
似欲於法外施解網之仁第恐 聖主德配唐
虞而廷臣意同羅吉妻菲肆布鬼蜮含沙將來
結局未知與 德音始終一轍否若仰仗洪庇
不爲餘毒所濺或俟煊暑既退秋爽漸臻使當
以烟水爲活計瓢衲作生涯台蕩衡廬之間將
有畸人之迹而必從蒼霄發軔且望閣下之指
路岐而詔迷津也不忤素無貲可以聚書故架
頭之貧甚於腹笥近亦抄錄數種恐屬鄴侯棄
衡耳秋間造謁或挈篋以從向者讀蘇長公詩
見魂飛湯火之句竊咲不已今身履其境欲勉
爲鎮定而怛怛不免嚮使聖賢之俟命與佛氏
之觀空隨得其一班豈應恒擾迺爾此其可憐
愍不徒禍患之相迫而在處禍患之無其主也

知我者謂我心憂更在此不在彼凡可以指罔
而豁矇者願賜之司南謹伏地擊額以俟

楊憲長蘧初

老公祖行後不孝屏伏苦中絕迹城市者幾
一年矣初意松楸之下隴陌之間可以銷聲匿
影詎意入春來驚飈颺浪更過于逞咎吳會一
派名隸黨籍者人人自危朝不謀夕上牀與輟
履相別至逮及蓼洲而危逾甚廼人心之憤亦
逾甚矣此兄久在仕版四壁蕭然餽粥不給家
居不知阿堵爲何物不知造請爲何事不特地
方諸公素以道義相勗如老公祖者所稔知遠
而遐陬都會下而走卒婦孺所共知也罹此慘
禍里爲罷市家爲巷哭 尺書旣下三木具陳
冤痛之極遠邇聚觀者遂激而爲鼓譟之事此
等景象豈盛世所宜有無知愚民自干憲網其
何所逃皐然其籲枉呼冤痛哭流涕勢若山崩

淚同河決其情不可誣其狀不可掩也而奏報一切抹撥不曰伺釁則曰煽動析楊絮絮行將駢首就僇猶以爲未足必引繩批根而後快嗟乎嗟乎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哉此兄束身赴

闕歸命司敗自是正理始則再徵寬旨宛若

清問下民欲開一面之網亡何而撈掠至再五

毒備嘗白日黑獄殘喘如絲罰鍰輸工敲枯骨

而取其髓於是三光愁悴百靈慘悽竊意五月

六日之變未必非廟社有靈欲以棘林肺石

之冤震聳黠聽而盈廷之論又以火藥解嘲

卽煌煌聖諭側警天戒而公車交章孰肯以

尚德緩刑之說進者國事至此豈可以流毒

播惡獨歸之內朝哉

侯太史木菴

世途之側目吾兩人久矣豈在掌大薄蹠哉今

弟循得微曠蕩高枕蓬蒿晨風夜月與先靈

相爲盼嚮攀號之暇則經卷繩床面壁趺坐絕

人事屏酒肉者年餘矣真所謂帶髮之頭陀衰

麻之衲子無論世故墮耳不聞卽古今書籍亦

束卷不觀兀兀旣久或愁寂不堪則跳而之山

澗水崖稍自排遣餘生得此卽是如天之福更

復何求吾兄稍自豪不能如弟之寒烟枯木想

當以酒盃消塊磊嘯咏作生涯也禁網如此尚

何處敢問郵筒偶因敝社友陳古白往尉氏道

經貴邑渠旣雅慕仁兄兄亦諗知古白而弟不

以一言爲之塞修真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者也故復冒昧作此數行兄覽過乞對古白命

火燒之萬毋置案頭以此自累并累它人

又

弟在丙舍遶屋梅花不下數十株暗香入座飛

英撩人恨不能效管賢折一枝相寄然年兄素

有吳中探梅之約芒屨竹杖正當乘年力濟勝

及優閑無事時今禁網稍疎不妨汗漫遊選勝
吳山亦不必專在梅花時梁園主人其有意乎
當勅山靈祇候更俟明歲花發恐兄又從燈市
中買得盆盎間物沾沾自喜弟且草北山之移
豈許十丈軟紅塵辱我山中高士也捉筆神逞

陳侍御益吾

弟匿影荒廬日借淨因以自淘汰蓋時時爲臘
月三十計存之既久翻以浮生半日爲幸或入
有畸人之迹而必從茗雪發軔且望閣下之指
路岐而詔迷津也不忤素無貲可以聚書故架
頭之貧甚於腹笥近亦抄錄數種恐屬鄴侯棄
衡耳秋間造謁或挈篋以從向者讀蘇長公詩
見魂飛湯火之句竊咲不已今身履其境欲勉
爲鎮定而怛怛不免嚮使聖賢之俟命與佛氏
之觀空隨得其一班豈應恒擾迺爾此其可憐
慙不徒禍患之相迫而在處禍患之無其主也

及優閑無事時今禁網稍疎不妨汗漫遊選勝
吳山亦不必專在梅花時梁園主人其有意乎
當勅山靈祇候更俟明歲花發恐兄又從燈市
中買得盆盎間物沾沾自喜弟且草北山之移
豈許十丈軟紅塵辱我山中高士也捉筆神逞

陳侍御益吾

弟匿影荒廬日借淨因以自淘汰蓋時時爲臘
月三十計存之既久翻以浮生半日爲幸或入
深山或潛蕭寺其於佛法實未夢見在而先有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之意蓋因愁苦之極欲隨
處覓小歇場耳若論學道門頭卽此是墮落消
息不足爲知已道也年翁自是用世才暫時漁
樵清課亦是經綸緒端今日同貧賤同患難而
自有不同者存異日可知已

門人賀公調

古白兄歸具述吏治之美令人浣慰三日新婦

洗手作羹湯不獨奉事尊嫜旁及妯娌下迨臧獲須人人調其口今世善承尊嫜者多矣其于妯娌未必無間至于臧獲誰問其饑飽有無哉此民生之所以日蹙也來諭云留心教養殫力推誠此真愷悌君子之言循此數字靡獨有初則龔黃劉仇不是過矣若論宦途利鈍亦造物主之善事上官誰不佩此爲韋弦而名譽未必得其僥得而僥失之目中所見比比也不肖爲諸生時志欲作一令謂伐鼓坐堂皇輦咲聲咳皆可行菩薩行造無量福考成課績不在薦牘與徵書而在焚香夜告之時幸得通籍仕與願左浮沉數年旋遭世咎將終身不得行其意此一恨也足下勉旃慎勿輕視此官過此以往漸臻津要便不免與世局流轉事事皆窒礙矣書到之日正值掩關與禪衲對坐七日應酬竿牘一切屏絕而尊俦遠來其歸甚遄不容不荅遂

破禁作此數行春夏間古白到尉氏當有寄也

吳大叅師每

老年翁迺一代經神學海嚮在都門雖不獲昕夕把晤猶時時從塵坌中挹蘭芬以自潤自壬戌一別彈指五秋老年翁出則功在屏宣居則心存毫素豐伐瑰詞雙懸日月既堪後天而朽卽王路紆迴可撫心自慰矣不孝弟受僇于天忽敘我四十餘年相依爲命之貞毋築室廬居屏絕人事雖自謂帶髮之頭陀衰麻之衲而文章一道未盡灰心近乃病生怔忡時苦春胸捉筆攤書冥冥憤憤自分此生於榮名垂世之途俱已鏟盡惟有委身佛奴皈命淨域或時宗教遍陳或時團蕉枯坐閑中歲月借此銷沉迴念四海交遊蘭籍具在我旣拋散如漚人亦棄捐若土而年翁不忘溝斷遠辱瑤華擎捧迴環比于空谷之音不獨草土生春亦覺松楸被

哀矣弟性拙不能作近且不敢作惟善讀耳巨集歸然是子弟以十日掾饑糧一劑卻病散也敢不珍重卒業展對無期臨風惆悵惡句錄扇頭聊佐噴飯

門人姜崑愚

不孝于幽憂之中別無所願惟願共知己促膝抵掌縱談六合內外爲快耳昌亭一晤正在憂疑航杭之際無論平原十日缺焉有負卽古人

來遠集

卷十二

姜崑愚

姜崑愚

卷十二

姜崑愚

姜崑愚

所謂情情竟夕者亦甚恨其輕別也迺坐談之次慷慨指陳驤眉昂首情見乎詞崑愚崑愚向識其人今觀其心矣獨是世路欽崑迷陽滿目齒舌固殺身之劒卽肝膽亦胎胎之媒吳門銓部竟殞命于狂狷矣天怒震疊有與彼蒼角勝負者天亦靡奈之何將來世事正不知所終不孝不幸名在譴藉委運觀化任其自然邇來更于內典有所研究業已付七尺于度外矣崑愚

精神困著可進于智深勇沉之域更須緘而兌鋤而色并眉宇進退之間毋令人闕其崖略不孝一冠紳中書生耳虛中坦懷何彼何此靜夜捫心庶幾無疚祇爲不講于紀消杜德之術以至此或可免者惟于世事無所涉而舌鋒不銛耳諸君子其益戒之惕之卽以不孝爲前車可也知相念之切聊復及之

湯司成霍林

來遠集

卷十二

湯司成霍林

湯司成霍林

不肖希孟少習舉子業皈依太老師有季歲已然此乃海內名家共虛壇壝以奉齊犧下迨黃口小兒亦能蕪一瓣香翹勤頂禮譽堯而尊孔非一人獨嗜不足道也嗣是習爲古文詞得大集讀之津津不忍去手蓋從來文人苦無識稍具識者又以文章爲希世之媒多所迴護不能暢其欲言如來教所謂濃皮厚肉者其毒先自文章始求其灑落空明蕭疎閒曠一顰一笑一

歌一嘆皆可以直達之毫楮與千古上下相爲
質對鬚眉隄露肝膽傾瀝此真文乃真人也壬
子廁鄉書出邵芝翁老師之門尋源溯本欣托
宮牆通藉後每欲一通姓名祇以就正無地遂
巡自阻惟時時拂拭髹几捧諸尊刻展拜莊誦
聊以寄其寤寐耳手書盈幅披襟相告開誠布
公具見于此至于難進之節持平之論與愛養
元氣之念敝同年曾霖寰曾縷言之若不肖者
久已結廬松楸之旁自攀號而外繩牀經卷而
已貴邑令實不肖闕中所取士其人亦落落不
屑爲娉阿今得托庇珂里凡不肖三十年仰止
未得躬掃除之役政欲藉岳令致此區區若不
肖終藉慈雲蔭覆得與窮猿病鶴飲啄林泉則
以一藤一笠追隨杖屨必當有期今日舉足迷
陽巾車短棹尚非其肯耳浴手拜緘神與俱遑

錢前輩牧齋 丁卯

一秋鹿鹿遂失相聞當 鼎湖未馭輶輶懷疑
恤緯興憂瞻烏竊嘆忡忡忘寐百慮交集遙計
翁兄有同心耳不意 列聖在天之靈默佑
新皇數年旁落漸歸總攬昨有所聞事事快心
言言加額直將同符 肅帝如漢宣唐武不足
道也但莫麗乾坤洗蕩日月必得弱侯少卿文
饒及近代永嘉之屬乃能將迎善氣光贊新猷
而今綸扉之地猶未能力掃沉霾宿霧以昭旭
曦 登極詔內一欵若非 宸翰芟除則新沐
彈冠之會又着疥癩疽癰矣救肯作霖料名世
亦毋容過辭獨念愚舅甥與翁兄三人自兩年
來時置身刀山戟林之上不知何緣以有今日
得從扶杖之後踞奉 德音痛定思痛淚迸肝
裂弟已矣上堂不見捧檄無權翁兄復拖紳曳
珮拜舞萱幃想當破顏加一七箸也至于元禮
孟博諸君魂遊北寺不得與埜花啼鳥同其調

舞我輩何心獨自慶忤頰首低回又不覺涕泗
之零落耳若夫孽根終在積重難移兼以同舟
失風人自爲戰病加小愈天下事政未可知也
聖天子施爲有序恩禮頻加而剪牙伐翹機
倪已見杞人莫適爲計惟有呼 廟社而籲
穹蒼耳薄有道聽可述并裏言欲商者不易托
之楮墨塵兄未哭是一稽逋或借吾谷楓葉爲
題然行踪易絆未敢確訂也憂喜駢來語忘選
擇自益吾兄而外閱之爲禱

趙太宰脩鶴

此書到此老已劫于戍所

不肖生平無它恨恨未識老先生耳滿擬都門
償此願不意白日冥晦大陸平沉史冊中不恒
有之慘禍乃于今日見之然在 本朝一以此
陷馬端肅一以此困劉忠宣何先生之巧合也
造物者正欲借此礪天下靡脆之骨而振發其
薑桂之性并爲夫白首功名突梯不振如長樂

老人之顙默下一針耳無平不陂亦無陂不平
天地盈虛與皆消息况于至人必有鬼神護持
之者惟是 新暘旣升積霾未破 聖明之德
意欲廣而不得廣海內之沉憤欲吐而不得吐
而 國家元氣有腴削無培補又何以堪之百
惟珍重以迓天休臨楮惋惻

韓老師象翁

都門奉別老師爾時局執正如引洪河以躡潰
堤推頽山而壓累卵也慈母去而黃口孰與提
携導師失而青矚豈能蹶躅不肖之不免于襁
逐固已引分自甘矣獨造物者亦奪其四十年
相依爲命之孀親而巧與 嚴譴會憶老師瀕
行昔世兄正臥病次且不前有相促者曰此亦
章惇所爲耶始信陰陽人道駢集一時皆天使
之夫復何憾惟是兩年之中狂飈賊浪層見疊
起不肖斃斃倚廬方日夜與鼠泣蛩吟相爲響

蒼而鶴唳頻驚蛇弓抱惕至昨歲做鄉之變駸駸禍及池魚矣乃今日毀瘡餘生依然猶在僂美之而僂全之莫得其故樗櫟輪囷與凍雨嚴霜相爲激盪而猶不至困踣以殞當陰拜老師之福庇老師與不肖相距數千里而同一患難宛似畏匡厄陳時至於君實之僕沉淪犴狴而斷斷者批根無已不肖不暇自慮竊爲老師胸春骨戰也今 朝旭初昇 中天有象 德音未遠集 卷十二 所布霽霈八垓如不肖輩永作孤孽無復戴盆之望但扶筇往聽者佇望老師安車之召卜天下泰否而今猶蓉裳蕙帶與午橋魚鳥日相親狎雖從此高枕優游松風夢穩而兒童走卒拭目正殷福唐業已捐館求舊定將誰屬知老師不爲一身計也寧不爲世道計乎但密雲方合葭灰甫動此其際尚難言之矣驚魂未定楮墨間囹圄未吐統祈慈炤

錢前輩御冷

不肖自屏廢以來依傍先靈棲遲土室蕭然聞寂之境惟有野衲相過村農作伴而已追念昨歲此時辱長者過存慰藉良厚爾時風鶴未定塗豕載疑未幾復有家舅之事廼知此際磨牙礪爪欲甘心吳人者其意政未艾至此來教云云誠爲確論將 社稷從之而縉紳又不足言矣豈意 鼎湖之後混沌載揭天地爲昭以神臆鉅魅取精多用物弘者去之如孤豚腐鼠且施爲次序不徐不迫 聖神作用寬適尋常至于洞見時局照破群情 特旨特諭真摯痛切孤臣無所效其頌直曰賢于堯舜而已但舉朝之人惟以固局爲主不知晝夜寒暑亦有循環平陂遄復豈容偏據 聖主當陽維新方始猶欲觸不周以撼山曳蚩尤而蔽日無論非忠亦曰不智至若不肖者驚魂甫定夢蘂稍安遊鱗

脫網豈復作香餌之慕從茲以後正當蠟穿雲
之屐累遊嶽之糧永爲 聖世佚民回視兩年
前一夕數驚終朝卻顧跼天踏地蹙蹙靡騁欲
求今日豈可得哉惟願知我如台翁者應名世
之期開蕩平之治爲萬世而下洗有 君無臣
之恨則鄙願愜矣它何望焉向者阻凍津門與
令弟郵筒往來互輸肝膈當其風波洶湧殊切
杞憂今水落石出更有昌言而發其不平者亦
一快也不及另裁統望叱致

南兵部曾大雲

胥江舟中輦蹙相向爾時訛言藉藉實有瞻烏
爰止之慮豈意 廟社之靈牖我 聖主 天
聰天明同符堯舜而又人情世局瀏覽洞照殆
欲舉數十年雲霧一掃而空之豈止殲彼魔魅
祛其蠹蟻而已無奈布列有位者戕芽墮隙磨
旗樹壘雖剖破藩籬屢勤 聖諭而勦襲涕唾

確守前說又有貪天功而據上游使乘墉者不
能射投羈者不敢問而當關之氣屹若金湯尤
可嘆者 聖主欲破除門戶而必欲錮人以門
戶 聖主欲還于平康而必不使天下得一日
平康至 明旨中有撥去不談等語何其惋惻
何其懇篤而悍然背之不顧就諸臣之意是逆
璫所摧折之人當者十之七八不當者十之二
三魏璫之功尚浮于罪而 皇上屏之逐之繫
之藉之不已過耶我兄胸如鏡氣如虹筆如鋒
能爲世間沉鬱孤憤者一發抒其槩亦一快也
西湖遊記無論文藻淋漓每至弔古低迴之際
欲哭欲舞不獨無題一作稟秋霜之筆也卽欲
跋數語實爲窳窳孔迫非寄情詠歎之時一俟
獻歲即從毛具老郵筒附上

南光祿毛具茨

聖明新政事事快人踈逃孤臣無所容其頌直

謂之賢於堯舜非誣也中外臣工所以仰承德意共襄太平者定以剖破藩籬爲第一義況

特諭特旨不啻詳哉言之矣其有勦舊話固時局者業已爲 聖明覲破天下一家正此其昔將數十年蔓延葛藤盡掃而空之願士大夫從此絕口不言黨字恩仇報復切勿橫亘于胸中開誠布公引賢任能其誰不諒其誰不服切睹公車之章尚多成心未化先事防人者彼以爲智我以爲愚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此時持之愈堅則他年攻之愈力其深憂過計者又恐開門揖寇噬臍無及不知並列冠裳本同氣類意見相角已爲塵餌塗羹功名相軋有似爭梨覓棗有能收拾人心破異爲同者正所謂一日克己天下歸仁事在反掌間耳至若同器亦有薰蕕一水自分涇渭不肖閒觀史冊竊取往事以爲數十年以來之黨非蘇程章蔡之

黨而牛李之黨也無全是亦無全非若守其說而不變是明以顧厨俊及予人而自安於王甫曹節矣使臣下不能破而 聖主自破之人不能破而天代破之則玄黃之禍又將不可勝言它豈縱有深心者出于其間爲天下養和平之福恐 國家神氣又經一番剝削矣台翁世情最淡林屋十年閱盡滄桑之變向來一局去之如膩至若劉情割愛眷顧吾黨歟則蓼洲存則愚甥舅金石可泯此情未朽春夏間嘗欲爲翁勸駕豈效世情望人做美官哉謂一出而稍稍有所調停有所補救必有嘿受其福者至於今日待清而仕尤海內所仰望也 留都清卿雍容養望以需棟用此爲嘗人言耳濟世者言不必自己出功不必自己收但於積迷積錮積疑積懼之中略一指點而開之以蕩平正直之路渙小成大在此昔解怨息爭在此時真治亂平

陂之大關也不肖豈不知人心不同向在都中亦欲稍効調停而竟不可得遂決裂至此今之娓娓爲台翁告者亦猶精衛填河之見但呂兩年前昏慘世界忽睹清寧不意此生復有今日有君如此奚忍負之但輸攻墨守其象已見雖撥反之初實開倚伏之兆睹於未萌即當銷於未萌而徒以閉門塞竇爲萬年之金湯其爲精衛填河更愚於不肖矣一腔熱血非知己之

文遠集

卷十二

墓誌銘

前孰可洒者故不避忌而暢言之卽以此爲統朝之贈

羅侍御澹研

不肖弟與年兄同肯而通籍乃促膝論心未數數然也至肝膽才魄從一二相知中稔聞之孝可年兄與弟頗厚善而孝可兄之心折年兄爲最都門邂逅偶聽一席之談使人睂宇奮揚瘡肘蕩滌從此萍蹤一散狂飈四起豺虎路踣梟

鴟晝翔弟既遭先慈之變經營土室依傍泉臺攀號之外惟經卷繩床而已身心雙索理亂無關而猶不勝池魚之懼風鶴之驚幸有今日頗出意外年兄以讀禮歸弟了不知昨者捧讀祖奠之章不覺涕泗橫襟先慈見背彈指三冬日下正以拮据窳窳躬系土之任笈牀既厝泉壤永隔讀至有棺可撫有像可瞻及呼如簾獻如嘗拜如受等語便將不肖弟兩脰血淚滴滴描出不敢言先獲我心實可令石人點頭矣若老伯母勤勞劬瘁卒享令子之報生榮死哀終天稍慰先慈二十二而稱未亡捋茶茹膳極人世之苦表宅之典雖被于生前而褫輦之辱乃貽于身後雖九原之下二母可聯袂同遊若以弟況兄其賢不肖何如也聖主當陽妖氛洗滌日月爲光乾坤再造公車之牘雖言人人殊亦足揅向來緘口之失獨留都寂無一言使年兄

文遠集

卷十二

墓誌銘

而在豈使持論之權盡歸于北耶若弟於世緣
灰心久矣遊鱗脫網豈復垂涎香餌況人心有
不化之藩籬世事有不脫之窠臼卽 聖皇在
上耳提面命之畢竟我用我法安得如年兄輩
數人主持 國是以成蕩平正直之化以副
寤寐求治之心耶隆聘遠頒先靈鑒之不敢言
卻乃弟亦有辦香束帛欲布于老伯母几筵不
能專使敬附來人

文遠集

卷十二

章

六

馮侍御五玉

年兄過吳門時匆匆解維欲借草蔬留連半晌
而不可得然彼此心悰千里相照豈俟促膝吐
其煩紆耶偶有信從北來者言年兄隆望鬱起
爲吾鄉之冠弟聞之爲踴躍起舞蓋自子丑以
來皂囊白簡多仰承風旨凡逆堅所最忌者首
剪之甚且有屬草在內奉行在外或擬 旨在
先具疏在後者比比皆是也遂使議論之權多

爲芟除之用卽近日撥反之機未始不由言路
然猶攻其肘腋避其中堅近欲以言責歸言路
夫豈非庖祝之司各有攸寄而敗網珊瑚人人
得而拾取之當此昌言不諱之 朝而垣城法
座光鉉較短所以瀝其陋而揚其駸者其正待
吾兄輩耶弟癡人也絕不從一身起見但以局
外之窺相其落子見其可言不言或言而不盡
言且又撥拾數年來塵羹塗飯之言而遂欲以
此箝天下之言以爲言路甚重若如此循而不
改正恐言路愈輕耳夫言路之權不特 明天
子欲爲言官收之而言官亦當自收之收之云
何以實不以名以理不以執以蕩平正直之心
而不以咆哮蹶張之氣兄一出而邸報有真文
章朝端有真諫議此亦世道之一快也如此等
事我何預焉亦非借此自便其身圖第欲使議
論歸於一而人心協于平使吾輩與野花啼鳥

歌舞光天更爲樂耳

襄陽會司理

弟與老年丈以夙管之緣共蒞師門廼通年譜者六年而始得一把臂是時正以先慈臥疾奔走醫藥草草相對者數四殊不足以暢其生平未幾而弟以閔笑之子兼竄逐之臣匿影荒廬與先靈爲伴凡天涯兄弟杳不知其宦遊之轍蓋除目仕版屏度不觀久矣忽楚僧庭梁至持年丈手書來何異青鳥啣箋忽從雲端飛墮細叩此僧乃知年丈理襄郡吏民畏懷政殷鵲起此異日津旛之發軔也弟於世緣已矣繩床經卷足了此生但箇中一着正在模糊渴欲就當世具手眼人相與商榷此事庭公洵有慧根惜猶在趙州八十以前時也年丈方現宰官身何暇及此倘能於簿書敲朴中會得蒲團消息動靜二相了然無異是謂真實參究勝於枯禪僻

觀遠矣謬托同志敢附及之何時對塵一窺此懷臨風愜然可勝惆悵

無盡法師

祇園菴中側聆高論彈指數年矣十丈軟紅塵幾抹殺本來面目昊天降割奪我孀慈復爲世所棄樂樂棘人屏伏草土因於墓田之側紮土誅茅結廬數椽朝夕宴坐其中雖未能沉酣教典餐稟宗風而於古先生一字半句如饑得食寒得裘喝得蔭愁城可崩苦海欲竭猶苦無真正導師拔之于棘叢菁林而指以轉身之路方今龍象非大師其誰每思累糧躡屨相從于法席之下猶苦迷陽載途趨超未敢而瑞光僧竺璠者因七佛閣落成欲奉迂瓶鉢開示人天大師其許之乎應真無着之踪明月扶筇白雲叱馭即吳中山林樹木之神共爲延佇不特四衆之渴仰而已附便聊布區區縷懷未悉

終卷

文遠集卷之十三

目次

書牘

盛宗伯陽灣

孫吏部意白

喬禮部章甫

靳司空習魯

胡少叅仁常

梁少叅大胸

李司馬懋明

陳尚寶石泓

梅中丞長公

李司空夢白

錢前輩御冷

又

練侍御任鴻

朱相公平翁

陳學院自公

李中丞茂嶼

省中同年

陳徵君眉公

沈虎臣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十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盛宗伯陽灣

憶甲子冬狂飈初作已有撼山拔地之勢嗣茲以後林無寧羽川無靜鱗縉弋且罟靡所不到太老師雖碧山寄迹而觸事驚心時或不免如不肖輩直刀俎鼎鑊之餘耳孰敢徬徨以日為歲荏苒至今良出意外幸 朝旭方昇夙霾頓掃

主上聖明遠符堯舜而蒲坂老師早沐宸眷可稱特達之知乃固局者遂先事破之日下爰立之舉琉璃姓名孰先于太老師而 廷推者未測其意之所屬昔堯之舉舜賴有師錫若今日所賴惟商宗傅巖之夢周王渭水之獵而已至若身為名世者雖園成獨樂而志切先憂迎

善氣於方來養正人之一脉仰思待旦此其時也豈待白麻既宣方尋夾袋哉蒲坂師相去密邇幸時以此意密陳之若不肖孟三年草土百折風波今得優游原塹快覩昇平讀書味道生涯足矣鄙言惘惘總是恤緯之忠非以乘雁雙鳬而復萌巢阿翔囿之思也吳座師遂歸道山周銓郎竟淪詔獄太老師聞此兩信必爲之累月忘怡非止當食却箸而已

文遠集

卷十三

三

孫吏部意白

三年中黑風白浪不特陵谷震擡抑且天地暝晦驚心懾魄吾鄙所同而生在吳中者爲甚遷延歲月以有今日一枕蘧蘧憂疑稍化便覺此身已在紫霄碧落之上矣至於時事正未可言主上洞晰情隱心憐黨錮鋤奸之後舉賢爲急而彼中尚欲虛仄席之懷阻拔茅之路不於此時洗薰腐之餘焰襄盛世之太平而守之彌

堅錮之彌甚如此作用必爲上天之所厭聖主所覺未有不破者直坐需之而已若吾輩氣誼豈待尺書後通而瑤函已先被之直抒胸臆無所避諱

喬禮部章甫

嚮在都門與年兄不能數數會卽會亦不過盃酒笑語而已憶乙丑之春曾促膝兩次肝鬲互輸嗣茲一別遂隔滄桑弟三年倚廬削迹城市攀號而外惟經卷繩床相爲伴侶而黑風撼地白浪震天飀飀此身如乘漏舟而行灩澦之灘刻刻與死爲鄰耳

文遠集

卷十三

三

聖明御極海寓恬熙驚悸遊魂復得蘧蘧焉于焉有考槃寤歌之適紅日三竿黑甜一枕覺來無事與野鳥閑花同其歌舞自分餘生志願畢矣北來邸報多度置不觀聞有一二薦剡齒及賤姓名者有類鶯呼鵲喚入耳亦自欣然第

一過輒忘無復留影在八議田中獨傳到年兄
大疏將不肖弟家門情事總繪于數言之間一
讀一嘆感極而繼之以泣也四十餘年孀母孤
兒伶仃相倚迨板輿就祿廼覺老景稍開愁顏
略破而先慈臥疾之時正時事洊更之會手藥
糜而進此中怛怛惟恐猝有 譴逐震驚吾母
以速其殞則不肖且負終天之辜豈意陰陽人
道於虔劉中猶寓矜全使吾母含笑入地而後
不肖戴罪歸里幸矣幸矣然而褫鞶之辱上迨
所生以

神廟所特旨表章而海內所仰爲女宗母師者
竟不能保其一命每念及此痛徹心髓且不肖
弟奉節母之教束身砥礪頗具生平忌者指鳬
道軀終無風影可捉但一番蒙垢未有一番洗
滌終無以見先慈于地下安得一人知己與天
下共揭之而後被髮入山以謝箕張之口今幸

有年兄一人矣卽酌議之 旨依然掛壁然從
此藪澤間可稍施面目且使成志宇前輩與馬
宋諸兄得脫錮籍而躋 新朝此疏造福滋大
且明示以議論之權不盡歸言路足令昌言者
色飛箝制者氣奪矣在年兄公道發皇非孜孜
見德然幽蘭自媚忽蒙採擷草木有情亦當啣
感而況人乎且同籍同門諸舅弟棄之如土者
能無一二動念也率爾布悃非敢言謝諸惟爲
世道自重

靳司空習嘗

吾友古白最慎許可其於冠蓋之交尤落落自
遠乃蘭藉中所推歲寒之盟以台翁爲最不肖
雖未獲樞趨下風實勞我夢寐矣張子襄素附
名流賀公調亦非俗吏崑嶠而產松柏越鷄而
伏鵠卵不肖方幸之媿之迺一則步武枌榆之
社一則服官禮義之鄉種種因緣潛通介紹宜

台翁不我遐棄惠然德音遠及空谷也不肖自
孀慈見背已鮮生人之懼憂患相尋敢萌出世
之想今幸 聖明在御天下一家見睨可消張
弧復脫天空海濶更復何求至于平康之福非
正直忠厚者不能釀惟祝台翁起自禪琴以靖
煩囂培元炁是世道所賴非不肖謬托臭味輒
欲私其末光也投稿獻紵實媿古人戔戔寄將
稍肅明德

文遠集

卷十三

胡少叅仁常

自老父母之罹於難也不肖弟身在憂危中而
剝膚劓肌之慘如與老父母同之亡何而颶風
既息驚瀾底定吾輩幸留此身復見天清日朗
而宿霾積霧猶令人酸鼻眩眼議論繁興顛倒
訛雜貴鄉摧殘之餘卽應山身罹百苦竟以七
尺殉之而含沙之口誣及身後老父母與耿樸
公同禍而不同福固其宜也弟年來僻處郊垌

絕無睹聞初聞老父母蒙難以爲宦遊在畿輔
之內必不能逢崔魏之權以至于此讀手教并
專刻始得其詳而幽燉未耀至近日始有聞發
之者名浮實實浮各自古有之爲君子者惟挺
持此一副正骨以矗峙於天地間而已豈從人
世間浮沉毀譽哉

梁少叅大胸

文遠集

卷十三

與年兄久不相聞迺夢魂固肯肯環繞也當驚
颺賊浪之中不知者謂弟至危年兄至安弟如
一葉漏舟任其掀簸時出沒于鼃鼃之宮鯨鯢
之口年兄如大士安坐補怛落迦常以慈眼憐
憫衆生耳近讀薦剝敘述年兄請告之故其不
蒙樸公之禍者一間耳是吾兩人實同其危也
赫曦既昇宿霾漸掃嚮者人心之公是有所閱
而不敢形之筆舌者今次第發抒年兄勁骨亮
節達于 宸聰愛日之忱未免爲捧檄所敏弟

見年來呂侍養乞身者多不得竟其志如林鶴
胎司成請而復出出而見逐逐之而又將出矣
此其人非當世所號爲貞臣孝子哉年兄豈可
以庭幃之奉仰負 明時况年伯尚未可耽東
山之樂而年兄豈容守南陔之志微書旦夕趣
裝不再計也惟不佞弟慵懶成癖且自先慈見
背生人之趣已盡更自揣一老腐儒正如蠹魚
不爲人害而見者輒欲揉爛之不若深藏于殘
文選集 卷十三

李司馬懋明

都門言別時已有襄陵燎原之勢矣玉璽進而
同文之獄興曾爲諸公屢言之然不意其慘烈
至此台翁之危危於南樂一語過此以往不過
以鷄肋謝群奸若不肖弟兩年間直從刁山劔
樹騰越而過酸風毒霧瀰漫連朝豁然雲淨杲

杲當空吾儕得與野花啼鳥歌舞天光志願已
足又獲從儀舞之班趨走莫堦豈非夢想所不
到而造物者一番顛倒一番鍛鑄正未必無意
也今連茹漸拔衆正昇 朝屈指名賢歿者歿
老者老一時襟衷共推台翁此正人心之同舍
總河而典戎樞棟用駸駸見端矣幸趣舍人治
裝旦晚入都以慰朝野之懸懸向來時事苦其
不痛快今又恐其過於痛快澄汰不可無搏擊
不可有大承氣湯止堪三四劑便當急用參耆
以補元神而養中和宋人有言新法之行吾黨
不得不任其咎覆車未遠正當於此時看定局
執妙在變化鼓舞有化枉爲直之機乃是聖賢
豪傑作用務爲百年不變之局可也若弟輩碌
碌祇爲雙鳬乘鴈而人猶不免海鷗之疑日下
行止未定或需之秋冬間徐問脂車耳君家令
子遭此慘酷然忠清孝友萃于一門熁熁兩間

炳煨千古豈滿床牙笏所能與之比榮哉李玄
白丈以詩箋來業已賦長歌矣覽之恐不禁潛
潛也把晤不遠未盡悃縷蕭拙修前輩恐已入
都不復作書若未行卽以此同致

陳尚寶石泓

別來三年日在驚飈震浪中自東漢後數千年
無此等世界我生不辰會逢其適其不至附諸
君子後相從于黃門北寺者一間矣 聖明踐

文遠集

卷十三

十一

文遠集

祚羣小伏辜每見邸報日異而月不同無論殘
歲卽近日餘氛流孽尚有閉日障天之勢而層
層掃盪漸漸廓清向之苦于不痛快者今又恐
痛快之過矣商城與貴邑接壤其操戈而及不
肖實爲人所愚不肖迂人也此中空洞無一物
何藏蓄之有但請以要典布學宮薦鎮璫頌逆
璫種種實病至于不可救藥而不肖又有極平
極虛之論自去歲八月以前滿朝皆魏氏之人

雖有前此媚璫罪而幸有後此攻樞功十分之
過惡亦當准折幾分至於新鄉捐棄藩籬皈心
善類天下大矣遺棄之人豈能一一收拾賤姓
名之預與不預何足掛齒 廟堂之上尚當收
之以開維新之路今澄汰方新激揚伊始權衡
輕重不可差于累黍以成鐵炭低昂之執泰之
初爻首言連茹次爻卽繼之以包荒又曰朋亡
得尚于中行甫至三爻則平陂往復總總過計
矣古聖人戒于三在今日尤當戒于初非徒謂
陵谷滄桑前車未遠政謂爲君子者不可以痛
快爲主昧包荒之訓而浸淫自流于朋使異日
有所藉口不肖此言幾于未卵而夜未彈而鶚
然每事當慎之于初若建瓴破竹之漸已成雖
欲揅之劑之亦極重而不可返矣翁臺幸存此
言不至爲異日作公案則宗社蒼生之福也翁
臺此際尚稽啓事亦甚可惟昨見貴邑舊令尉

薦數人未免掛漏尤惟之惟者梅長老還其秉
鉞而置之河西李夢老屢薦而未推楚風尚覺
未競楚多賢者寧不爲枌梓計耶想漸次而來
縱幽蘭自媚必無空谷之嘆也若不肖弟驚魂
甫定壯志成灰十丈紅塵豈能易青山白雲之
樂縱清時難負尚欲俟家舅還朝之後徐圖進
止累年草土幾成一帶髮頭陀今醴酒乾肉勉
從先王之制尚不敢當酒貲之惠且念翁臺煮
石耕雲不堪分餉窮交也

文遠集

卷十三

大隱堂

梅中丞長公

猶憶壬戌之秋不肖弟將乞假歸在西老邸中
與台翁言別彈指七年豈獨滄桑陵谷爲人世
幾今古如台翁與弟輩日在戟林劒樹不知如
何驀越而過復留此七尺得歌舞於光天化日
之下從此以往林密山深已有餘適惟是天行
有消息人事有屈伸而隱躍公道如雨中之螢

不全明亦不全滅遂令陳人捉鼻不免耳節鉞
是台翁故物河西孤懸幾於絕徼而目下無甚
緩急何煩萊公任鎖鑰李懋老甫推總河旋典
戎樞或近例可按也弟本碌碌靡所短長而人
不免有海鷗之猜今亦循資量轉實非意料所
及 聖明在宥豈敢哆言箕穎但春明有夢豈
能奪考槃之寤歌或俟秋冬徐商進止然正未
堅決也陳石泓老父母尚滯林壑此亦先出者
之責矣衆正彈冠豈容林下一人也茲有貴邑
程君之便率爾布候

文遠集

卷十四

大隱堂

李司空夢白

嚮在都門雖不及瞻奉清光聆長者之緒論然
因令弟周旋邸中知台翁亦不見鄙而收之氣
類遂因借舫舄昧相通嗣後郵筒頻繼宛同面
觀比台翁還楚不肖亦還吳而聞問杳然然不
肖私心所嘆服及與一二同志屈指海內偉人

鉅公所謂鳳質龍變自處則翱翔千仞用世則
甘露萬方者憑私心之揣摩合有識之叅訂不
得不共飯台翁矣比年逆璫用事酸風毒霧瀰
布寰區今赫曦當空夙霾盡掃澄清有象太平
可期然士大夫之所爭者不過正邪消長之數
而已 聖主有堯舜之資而所以仰承化理共
底雍熙者其下手何在至於民生日墮冠盜靡
寧此皆卿大夫之耻而實心講求者少矣况肩
荷乎豐年之玉猶可待也荒年之穀不容以畫
餅充日夜望台翁一出爲泮臻作棗糧使鼓腹
之謠并 帝力而不知此杞漆私願而翁亦無
容多讓乎度啓事不遠幸趣舍人治裝以慰朝
野之喁喁若不肖輩本乘厯雙鳬而人不免於
野鷗之揣自揣無它長惟一片赤心白意或可
對台翁于異日耳率爾奉布并謝積歎

錢前輩御冷

手教見存諄諄促駕破格之愛淋漓婉篤真令
人鑄入五內不肖以塵土面目復從諸名賢之
後步武鑾坡已非夢想所及講幄弘開前輩鏘
濟布列豈承學所敢望卽或以次承乏而 聖
神天牖沃心實難惟望老先生以端尹或部堂
內召使不肖昕夕有所稟程有所皈依乃至願
耳

皇上平臺之對決月三舉聞仰愜 聖意者殊

未遂集

卷三

未多得恐將來起厭薄羣下之心小人有才智者
必須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千古格言易云內
君子外小人小人勢不得盡用之可也內之不
可也然外之而至于移郊移遂言潛住京師者
而又出于不當潛住京師之人恐小人未必不
藉爲口實來教所徘徊却顧者正不肖日來所
爲憂治危明而颺颺焉食不下咽也唐之中葉
以辨才得君者爲李長源以詞命得君者爲陸

敬輿兩人者一以才一以誠而皆今日對症之藥也長山每事喜斷決而務痛快朝論稱之然得毋過於用壯而有干將缺折之慮乎脂車之心甚緩因前日南臺疏中又奉一旨遂不敢爲易歲之計然八月以前正未發也承念及之若鄙言薄有可采惟俯擇一二以轉聞之輦上諸公精衛填河其誠可鑒計老先生不以爲迂又

東遂集

卷十三

書

自虎丘一別又浸尋匝月矣北來時事眞所謂日異而月不同凡昔之媚璫頌璫而忽竄身於攻璫之局以爲負隅之虎高墉之隼者亦次第芟除如疾風之捲敗籜此月以前惟恐不痛快此月以後又恐過於痛快一過則美盡而慮其不可久滄桑陵谷目中已幾變矣何可不行之以平恕而還開倚伏之漸况要典旣燬此中搜剔正多天下事正未得寧靜也爲揀病計者或

表或泄俱不可已但表泄後則補中益氣爲急而必不當誤用倒倉之法使腑臟之中反覆顛倒而不能自安以今日遽言及此眞所謂杞人必不然之憂然恐破竹建瓴之勢已成必至於騎勝而愈勝則愈危後雖悔之亦無及耳不肖盱衡時勢當不敢萌脂轄之想所私心自盟而不以告人者俟台翁正位宮端橫經講幄使渺劣後進素所辱收者庶事有稟程身有皈依

東遂集

卷十三

書

而數月來尚稽啓事豈當軸者猶謂祥琴未鼓耶有懷日積恨不能時時嚮知已傾倒前有尊俎傳尊旨來問行期欲附數行竟不及待而去茲有客從吉州來者似可任書郵率爾裁候不自禁其狂率

練侍御任鴻

憶甲子秋冬間方舟並上抵掌論心已嘆時事之日非慮吾黨之將及矣如老公祖者雖爲群

邪所嫉然不過以雞肋謝之徜徉故園尚有餘
適若第者不特池魚可憂抑且連雞生釁兩三
年間直從刀山劒樹之巔飛越而過耳第與木
菴兄皆以鑠骨之餘別開生面然鉛槧腐儒總
是乘厓雙鳬非盛衰所關丹衷素節如老公祖
者尚艱于啓事屈軼受壓于砂礫神牟見制于
封狐天下澄清寧無待耶然赫曦正中天之時
宿霾無連朝之布拔茅有象彈冠可期仕版雖

文遠集

卷十三

文

大隱堂

朱相公平翁

帶水盈盈書郵阻隔遙憶老先生閉門謝客焚
香展卷無綠野午橋之勝而有讀易註書之樂
雖滄桑陵谷總如輕雲幻泡不足供達人之一
瞬至若 聖聰日就恢廓仕路日就澄清真水
落石出現見雪消之會已但此月以前之人情

苦於不痛快此月以後之人情又恐其過於痛
快泰之初爻言連茹次爻卽繼之以包荒至第
三爻則平陂往復動色相戒矣安得正直而和
平如老先生者入養 君德出定羣囂以徐收
蕩平之化使其更百年而不變乎蒲州敝座師
與老先生墳簞同氣昔嘗共患難亦當共太平
且

文遠集

卷十三

文

大隱堂

聖主求舊正切安車束帛似可計日待也不肖
驚魂甫定壯心半灰今得借齒牙之光飾不爲
時流所擯幸矣至近日所見所聞尚不勝颺颺
過計行藏遲速欲取決于老先生恨不能縮地
而晤對也

公致陳學臺自公

從來學宮俎豆之典非特崇獎先賢亦以風起
後進頃老公祖特牌送周奉常蓼洲入祠傾城
聚觀有唏噓泣下者可見人心之同迺又有伍

少叅寧方先生持身介特秉性剛嚴抗疏於前
星未定之時掛冠在稅監方張之日一生出處
炳烺可觀既賦歸來闔門養重公嘗有云居官
不徇情居家不請托可謂眞士夫矣此兩者眞
吾輩之金科尤末流之砥柱惟公能言之亦惟
公能踐之衆醉獨醒固自超然流俗之外衆好
必察亦不寄人籬壁之間豈獨吳下之錚錚實
爲人倫之表表今墓木旣拱齒頰猶芬而未沾
文遠集 卷十三 大隱堂

李中丞茂嶼

不肖嚮在都門從黔中士大夫問安首事知台
翁保障之功高於韋雍州旣而敝友劉達生從
圍城還談軍中事更晰其述台翁閱材大畧眞
曠世偉人三年前有里中許生持一札至則台
翁於雅歌投壺之暇亦知菰蘆中有姚子想亦
過信同人之言采及葑菲雖把晤無期乃兩情
瓜瓜已似海水非淡暮雲難隔矣累年來日月
瞠瞠乾坤震蕩台翁卽優游故園恐不勝瞻烏
之嘆至若不肖則喚鶴驚心弓蛇掣魄惴惴春
胸以日爲歲豈復郵筒達來之時今 聖明在
宥泰運更新而海徼山湄烽烟未撤壯猷方召
文武爲憲者正側席所急需也推轂滿 廷徵
書不遠趨舍人治裝此其時矣若不肖輩乘雁
雙鳬何關理亂雖 清朝難負而春明之夢豈
能奪考槃之寤歌追隨劒履正未知在何日也
茲因馮令君之便率爾布候

省中同年

不肖弟迂疎廊落又守鉛槧之局乘雁雙鳬何
關世運偶甲乙冬春之際正在煥旣從橫之始
癖心蒿目憂形於色以刺時人之眼遂至捫彈
襁逐不以衰麻去 國爲之少寬此正捫心自
安仰天無忤者也嗣是狂飈賊浪拔地撼天藉
二三知己隱然覆庇護黃口於湯火之上而不
使之知德已厚矣 聖明御極衆正彈冠獨粉
美遠集
榆寥寥莫爲主持台翁人倫月旦片言九袞猥
以公道發抒破其沉鬱遂使燮下之桐溝中之
斷復得動蕤鍤而列莎樽在台翁廉採清評豈
容阿好卽不肖亦不敢以公朝舉賢之典爲同
心樹德之私但叔向雖斬見於祁奚而管子終
感知於鮑叔自茲以還惟有益自砥礪無敢實
越是卽所以仰報清時俯酬明德耳近有 嚴
旨敦促不敢過自濡滯以踏蹇恣涼秋旣盡或

可步武芳塵拭觀太平景色半年來赫蹏未通
縷懷莫溯或有道者正以澹漠見收不嫌其自
同木石也茲先附數行托敝門生陳謝至於塵
土面目重玷班行尚祈始終照拂之

陳省公

生居吳門去峰泖百餘里又與先生敦孔禰之
契者行三十年而未嘗一過山齋爲信宿之談
咄咄惟事前者舟中晤語正如途次匆匆解后
從茲以往欲剪西窗之燭開北海之尊未知何
時念之益令人惘然也所乞風樹堂記雖極其
淋漓點綴總不出先生嚮年所贈數語中然是
血淚所漬染憂思所綿結者雖復嘗之後撫其
家室猶依依不忍捨况於破損鶴之盟而覩顏
小草豈特弘景入官時作松風之夢也特求有
道之言爲原草惜別未知已脫稿否業礪佳石
以待并求真行作蘭亭行以成二絕雖不敢促

追欲于行前肅此願耳特煩淳上人拜領勿孤其行

沈虎臣

長安棋局祇宜旁觀不宜對手弟固旁觀人而旁觀既久則旁觀之旁觀者誤以爲有所指點而竊竊揣摩之固不若拋卻楸枰自理樵柯之爲快然偷閑看棋覷破世間種種劫殺無限機關比局終歛手畢竟大家滿盤俱空楚家漢家文遠集

卷十三

言 大隱達

蜀黨洛黨皆棋也弟正欲從棋盤街上學出世法非學世間法也仁兄書中元之君實等語涉套已甚異日相對請試爛柯人一番眼力何如

文遠集卷之十四

目次

書牘

韓象翁老師

又

孫樞輔愷翁

范尚質太蒙

李撫臺夔孺

又

林按院栩菴

王司馬岵雲

朱制臺恒岳

潘學憲昭度

文遠集

卷十四

大學

史蓮翁老師

門人馬勝千

李總河燦巖

張中丞石松

岳中丞石梁

張奉常存宇

吳侍御玄垣

葉侍御慕同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十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韓老師象翁

近得老師台札見寄盥手莊誦宛如摳衣進履
聆教于函丈之側也其憐念不肖慙懃慰藉又
如嬰兒失母幾濱危亡既脫湯火還衽席拊摩
抱持倍加珍護不肖因此復追念往事自慶餘

文遠集

卷十四

大學

生不覺涕泗之橫集至若離明之照始而朝
暾則雰雰猶集既而晌午則氛稔蕩然老師試
觀朝野氣象自冬而春以迨於今非所謂日異
月不同者乎揆反之大機全在東山一詔其在
朝端踴躍臣鄰抃舞非不肖所得而知若窮
陬僻落提壺擊壤皆以爲太平指日康阜可期
此亦不肖之所歎詫而莫喻其故者昔溫公之
出而兒童走卒相呼惟其誠也老師之出而南

北東西無間亦惟其誠也 聖明作用夏邁千古謂蒙茸不除砥道不闢蠹蠹不剪穢寶不成所爲屏小人以安大人者已有所用之

皇上之眷倚至此老師之圖報可知不肖竊聞七月以前累番 召對六曹庶政無所不咨諏因挿茵之警於兵餉爲尤急地官與夏卿累蒙切責幾無地自容自綸扉一二大老外仰愜帝眷者頗少乃知 大有爲之君洵非名世不

文選集

卷十

二

大憲堂

足以應之且勿論堯舜臯夔雲龍風虎卽如三季以下有一代中興之主必有一代中興之輔有漢宣必有丙魏有唐之肅憲必有李長源裴中立不有庸碌無以見才品向之素餐覆餗皆爲偉人鉅公先資耳若夫君子小人之分滄桑陵谷卽二十年間不知凡幾變矣欲爲可大可久之局必于激揚澄汰之中稍寓鼓舞變化之術開之以自新示之以避就苟非頌璫建祠爲

公論所共棄者其誰不貼耳搖尾而樂爲吾用夫近日之禍雖出于宦官而實構于士大夫然構于士大夫而其名仍歸于宦官故化異爲同渙小成大惟此時爲然若有一言可採一長可紀者斟酌于內外大小而輕重布之以慰其望則知感以平其情則無怨且伺其功過時其懲勸不徒博寬大之名行調停之法則且喜且懼而就我之啣勒砥礪磨礪至十數年而天下之人情可漸歸于一使

文選集

卷十

五

大憲堂

神廟以來六十年玄黃水火之爭至今日而盡消不獨善類之福而 社稷之福也不肖又嘗謂二三十年來朝局互有勝負以議論勝人勝則勝矣而人終不服不若以事功勝之方今聖主在宥 恩波曠蕩而井里窮氓扶筇逞聽者猶苦于膏澤不下究征輸之急如故加派之繁如故民生日蹙日蹙矣何惟乎盜賊蠭起虔

鎮以掠城告閩海之寇蔓延而及越中也東西
虜交訌烽火通甘泉

主上爲之盱食而興嗟夫閭閻疾苦關塞險隘
虜情出沒豈

天子與宰相所能遍歷周知惟妙簡督撫大僚
潔守長材者宜邊而邊宜腹而腹以內繩墨吏
外清債帥此今日第一義若夫文武爲憲壯猷
折衝者雖生材實難若揆地與官人者日夜講
求則

文遠集

卷十四

四

大學

祖宗歷世所培養豈必盡無其人不肖竊觀
聖意所嚮漸近綜覈如不肖所臚舉者不獨以
此服天下人之心而更欲以此仰副 聖明之
望 溫旨優渥安車敦促知舍人不日治裝矣
此番出處實 九廟神靈共爲眷倚豈徒 細
旃側席也夾袋中儲之有素豈藉涓塵然素沐
老師知愛故敢抒其一得不肖因 朝命相迫

不敢迂蹇衡門涼秋將盡亦挈奚囊而北矣邸
中不便數數請見恐鄙懷有所不能盡謹先布
之臨書惶恐

又

不肖於九月杪嚴裝入都祇爲 聖明在御老
師以 四朝名德領夔龍之班善類拔茅羣邪
滌志太平之象指日可幾耳

聖主側席旣久 平臺首召傾天聰以需入告
皇上英明蓋世好以吏事責三公且求治甚急

文遠集

卷十四

五

大學

責人甚備須以提綱挈領之說進其要云何進
賢退不肖而已賢者進則錢穀軍旅可以各司
其事今天下之所以不治者豈盡無可用之人
而在用人之人若漫無主宰而卸擔於臺省之
把持把持者固非矣受人把持者猶堪爲百官
之表乎唐虞無冢宰故舜舉五臣在老師之今
日正須舉一人耳唐有宰相判度支則自錢穀

而外不尸其責宋之兩府並建一主機務一主軍旅若欲一人之身左畫圖而右畫方此又禹稷諸聖人所不能

太祖以事權分六部

成祖設內閣亦以啓沃 君德仰承顧問惟票擬重而後有宰相之權然必有軍國重事乃天子與宰相籌諮商榷否則付之部院足矣今日祇恐部院之非人誠使部院得人則無論天子可執簡卽宰相亦可以執簡衡石程書毛舉苛察不敢爲

聖主願也至於 召對頻煩其仰副 聖懷者旣少遂有反不如稱功頌德諸臣等語雖有激之言然 王言如絲不可不防其漸

皇上見所用不效未免致疑於起廢而曰有考察有論劾等語若厭薄不已馴至猜疑使人得以乘其隙則天下事去矣泰否剝復之關盡在

乎此惟老師痛切暢言以聳動 明主之聽其他瑣屑未敢瀆陳獨諸家蒙難之子弟伏闕待命者更望老師極力主張以伸忠貞之氣而寒奸邪之膽此亦世道所關切也芹曝之獻總出血忱語不倫次統惟慈炤

上孫相公求碑銘

不肖某母子間情事極人世未有之苦孤寡互依更相爲命者四十餘年天下人多知之想亦太老師所稔聞也祇因眷戀膝下不能暫離奉母入 都者再而先母竟殞于京邸旅櫬方還嚴譴隨之三年堊室與死爲隣負土藁葬賣身可辦而風波方惡不敢使隻字流落人間欲乞一言躊躇未敢幸 天日爛熳地下貞魂亦且藉以吐氣而知不肖最深愛不肖最篤者孰逾太老師至若憲天而行袞鉞之權礪世而操微闡之柄耀旭曦于玄壤賁雲漢于青霄以此

仰贊 惇庸豈獨身有制作夫以浴日補天之
手而興茹荼汎柏之哀何異屈輪扁而斷盤匱
剪明光而襜負版僭越已甚冒昧何辭但女貞
實世化攸關而母教又作忠伊始獎一勸百或
於維新之治有裨非獨慰烏鳥之苦情寫孤鶻
之繁怨也百拜三薰矯首以企不腆芟芟與血
忱俱達惟哀而鑒之

范尚寶太蒙

東坡集

卷十四

八

大

弟自諸生時從梁谿晉陵諸君子遊卽知有范
先生願爲執鞭久矣嗣登仕版浮湛於京師者
三四年而不獲追隨芳塵恨天之不假我以緣
而尤恨螳蜋之當輟精衛之填河心長力短不
能爲大君子少效輓推也嚮之所號爲東林沉
錮于

神廟之末年者庚申以後幾一歲九遷而台翁
不與同其福比逆璫用事三禡之辱徧及于東

林而台翁實與同其禍今

聖明御極衆正彈冠比

光

之初氣象更不侔矣羣賢領袖如范先生者

不入麟鳳之籙而敦狷鶴之盟何也臺省銓司
豈乏賢者但未必有成竹于胸中卽兩三年內
邸報尚有所不盡知逆溯而上總如盤古時人
杳不知其出處顛末矣至若無人獨婚不言成
蹊尤爲異常創見事不知愚舅甥何故獨以靜
嘿見收台翁固當捉鼻不免然遲迴卽亦其
素也曾爲浪子偏憐容自己貪杯惜醉人不肖
若非爲諸君子執爇前驅者何事靦顏小草耶
遠辱手教何異面談繞朝之贈殊非所當僅拜
佳產數種以載明德貴地有講師汰如及苦行
聞宗駐錫吳門皆有伽藍之寄而檀施未集往
往香積生塵知台翁夙因不淺幸以神通力一
振起之弟行矣端以此爲托

東坡集

卷十四

九

大

李撫臺夔孺

不佞孟從田間竊觀邸報見

聖明在宥雷電合章凡黨逆煽禍諸奸後先伏
法迺元惡巨憝或當檻車卽訊或當頽衣荷戈
而猶有逍遙河上偃仰家園者心竊疑之近有
客從廣陵來言某身負重譴而宴處華堂歌兒
舞女恣睢得意之狀宛如冰山未泮時愈不得
其解意必有通神之力不踣而走者歟何昔日

文遠集

卷十四

大觀

被禍諸君子朝聞 命而夕就徵至不敢入與
妻兒訣卽末減至鬼薪城旦亦惴惴焉累糧重
趼與臯囚等伍今 天討煌煌虎彪一案屢屢
平臺清問亦旣嚴且震矣 詔書掛壁莫有
過而問者詎無恃而然哉忽八月十五日有尺
書遠貽而一緘侑之羅雀無人之門寒蟬吸露
之性見之愕眙相顧比發其函則署名曰遣戍
倪文煥也不覺裂眦指髮塞胸填膺夫此人者

言其搏擊善類屠害忠良以海內第一流如周
蓼洲者而忍於攻之殺之其爲齒髮異種名教
舉人固已賈首莫贖矣至其逢瑞之惡實諸奸
領袖聞其力贊逆謀倡不忍言之事圖不可居
之功若伐謀誅意雖釐醢不足以謝 九廟在
虎彪中允爲渠魁不在逆樞下當此之時惟有
束身司敗席藁聽命猶復走竿牘馳包匭公行
唐突而無所疑忌豈其習用之謂舉世可以飴
而狎也在昔日炙手之靈藥卽此時搖尾之還
丹視其意之所投而輕重布之一片將敬三窟
無虞將冷面化爲歡顏而剛腸頓作繞指庖以
彼斧蹟遊魂猶蔑天下爲無人真可謂世道人
心之一慨至於 天語布訓良臣矢謨所謂破
情面禁苞苴者亦旣秋氣至而百草肅矣寧凜
於官嘗而反寬於臯戾虐則知其身未死而目
已盲耳已聵心已冥可恨也亦可笑也若曰同

文遠集

卷十四

大觀

藉舊誼則彼自乙丑以來已爲崔子之連枝連
璫之嬖子彼之氣類定不乏人何有於同藉今
同藉所首擯而誓不與齒者固以文煥爲首昔
元聖缺牂行於兄弟宣尼鳴鼓許自吾徒以義
破恩想同榜之公心非一人敢居其薄也不肖
見三四年前有居要津而發人之饋遺者竊嘆
以爲賢者之過楊震四知何須皦皦迺爾然此
物奚宜而至又與尋常問候不同如行於溷園
之側腥穢入鼻不得不一吐以宣其氣亦自知
聲而討之有類于搏死虎不名拳勇然虎在網
穽中妄思求脫而猶借狐媚之流涎吐龍瘖之
餘沫以毒士大夫而不知其爲狗彘之所不食
猶念同藉之舊聊一喚醒之而并以質天下之
有同心者原非張皇其事也但義不容噤墨而
足未越里門惟有聞之父母公祖以聽處分庶
可免於貪昧隱忍之疚而又可無輕舉妄動之

譽其寬嚴操縱一惟台裁總非不肖事矣臨楮
悚仄

又

不肖椎戇人也生平不能作違心語若直道之
譽亦如有物在胸吐之乃已老公祖入吳而地
方享安靜之福使不肖輩衡茅土室得遽遽安
枕伊誰賜也至狂瀾之中屹然屹立不獨爲士
品峻防維而且爲國脉關輕重今天下之誦遺
愛者但以興除沿革爲百年依賴耳若無所事
而使海內相安于無事人知其合於河上蓋公
之旨而不知實有淮南北海之功故因諸使君
之請聊一標揭之不意管蠡之見亦頗有當於
高深也老公祖將行矣倘一日未離茲土則風
霆雨露或有片時可竟者尚望老公祖留意以
終副嚶嚶之望其敝鄉水利一事度非數月可
辦然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有答林公祖

一書錄呈台覽或可備入 告之一班主臣主
臣

答林按臺初菴論水利

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吳淞江婁江東江是也
吳淞江尚仍舊名婁江少徙而爲劉家河東江
久湮而別出爲白茅港惟疏濬久不行沙之乘
潮上湧者歲久而成高阜有高阜則有力之家
爭占而爲膏腴今劉河出口稍滯而大勢猶存
吳淞則甚壅白茅港竟成平陸矣劉河不通病
在崑山太倉吳淞不通病在嘉定松江白茅不
通病在長洲常熟蘇松財賦甲天下俱出自水
田而濬海一帶高在外窪在內雖雨暘時若猶
有茫茫巨浸者遇水滂則天行之災十三而地
利之荒已十七矣吳與越皆澤國而吳有八百
里之太湖西受宣歙南受杭湖廣德諸山之水
獨居其下流故與浙中不同此時不講求水利

則將來田日瘠民日窮 國家之外府遂三虛
耗而禍有不可言者 國初至今專官開濬者
永樂則尚書夏原吉天順則侍郎李敏弘治則
侍郎徐貫嘉靖則尚書李克嗣隆慶則都御史
海瑞萬曆則御史林應訓 國朝二百六十年
而治者六次今廢而不治者不下五十年矣約
五十年而一治者亦其常也真窮則變變則通
之時若物力不給捉衿見肘夫孰不知之譬之
人身疴羸爲病法當用補而藥物騰貴將守其
囊中錢不問方書乎抑且傾橐以應雖典衣鬻
釵而有所不顧乎至於甲可乙否竟成築舍者
正所謂有力之家占而爲膏腴自一已倉困而
外不復顧桑梓昌言撓成亦有之若得當路殫
力主持而以精明強作者董其成亦未必盡爲
梗也舟次別無稽攷因明問及之謹據臆以對

王大司馬帖雲

台旌北指不肖敢以籜冠蓉裳仰對袞鳥正以
國事當蠱壞之極氣運有鼎新之漸非得練
達政體斟酌羣情者不足以宣苑鬱定囂訛而
爲可大可久之局才難不其然乎寧無望于台
翁哉比秉中樞適值虜訐平臺召對仄席拊髀
皇上求治殷矣國之楨榦寧無所以應之憶
壬戌秋不肖乞假歸從通州見邸報台翁所以
控馭西虜者其心甚苦諸虜皆帖耳受戎索盟
書誓詞歷歷可按一挿齒爲梗其雄鴛不比于
東夷且邀當之意居多或一小創之而徐圖其
要領可乎昔孝宗朝所倚毘者無過劉忠宣忠
宣官不過大司馬而造膝移日者正不獨樞部
事不肖更以此爲台翁祝矣迂莽鯁生起自謠
詠之餘而踐清班第恐雙鳬乘雁無補 聖朝
則有道之穀良足汗顏樞對有期念之神遣

朱制臺恒岳

恭惟師臺離吳中三十年而峴碑若拭棠蔭猶
新庚申邂逅都門樽酒道故宛如當年側注子
衿鳬趨鵠立時也嗣後有蘭茵之變西南半壁
迄於鞏固以奠金甌之業師臺之功實在 社
稷豈獨全蜀自蠶叢開蜀以來武侯功最著不
食其報而世以韋南康爲武侯後身師臺拮据
之苦幾同武侯又豈南康後身以勞償逸耶西
陲稍定便當入棟樞軸籌邊樓上未可久留赤
舄也不肖此出正如遊鱗脫網復作香餌之慕
每自笑之不識師臺何以鞭其後也

潘學憲昭度

台翁才華粲星斗而氣誼薄虹霓不肖弟從同
人稔知之願爲執鞭久邂逅一晤殊 快生平
猶恨鋒車相迫恐以客子久淹爲郵亭之累不
能盤桓信宿與台翁傾倒積懷廼行至廩延復
煩芳訊淒風苦雨旅懷蕭瑟對楮懷人轉增雞

鳴如晦之嘆惟取村醕滿飲讀台翁所爲蘇夏
二公祠記覺洪河怒濤噴薄几案間更欲拔劍
斫地斬妖魑既死之魄耳弟素性迂疎廓落海
內有識者所共知共信若遽附飄瓦虛舟翻覺
笑不可測其蒙犯公義者自不能爲違心之語
至於陳涉揭竿爲劉項驅除亦未許天下人一
槩抹殺也便中乞卽以此語致商城君前欲晤
賈浮老面談之因迂道不便台翁正有心人不
妨一見傾肝故以此奉告

卷計四

文遠集

史老師蓮翁

松陵舟中一別台光彈指數年滄海遙變惟老
師寄迹青門怡神綠野向來驚駭駭浪拔地撼
天而老師清夢遽遠悠然自適迨雲霧掃霄
漢澄清人皆狂歌跳舞若混沌再開危疴復甦
老師視之則烟雲卷舒晦明遷謝固其常也又
何怪焉比叩世兄聞眠食清嘉神理閒適闔戶

垂幃宴居玄對雖樞衣踵接負墻林立罕得仰
睹丰儀親承警咳者固知老師以調元未盡之
業燮理天和泮渙優游清明強固將來瞻瞻黃
髮几几赤舄上慰 明王求舊之思下副海宇
具瞻之望非老師其誰至若黃文簡餞別 帝
庭年躋耄耄劉文穆婆娑洛社算擬期頤今老
師有傳初登添籌伊始純嘏得自 天錫僊籙
卽在地行且以

文遠集

卷計四

文遠集

聖朝四代之元臣養善人百年之命脈非徒以
老師之仁壽卜直以 國家之景運卜矣不肖
出自摧殘之後脫於湯火之餘今復踐清班充
講幄孰非垂芘所及閩天寥濶燕雲阻修不
能擎獻一卮敷陳三祝敢言侍絳幃於縮地惟
有托素悃于趨庭耳 存問彛典政府自有成
規當促之韓老師也不腆侑緘統祈慈炤

馬簡討勝干

足下臥病經月不得時時把晤臨岐分袂匆匆
數語而已迄今思之猶爲惘然吾輩身在閒局
而蹴躡京塵不遑暇食每一自攷應酬十九端
居十一書卷高閣筆硯生塵名實相乖詞林爲
甚僕苦由三年又值驚覓愴恍無意於名世之
業悠悠忽忽負此居諸足下情緣淡泊骨力凝
定固是道氣亦用世之器也古人云多讀史書
廣人意智家居無事可取溫公資治通鑑與唐

文遠集

卷十四

書

大鑑

荆川左編合觀之 國朝書如吾學編憲章錄
尤不可不觀惜近事不載耳詩文翰墨雖是小
技亦是詞林本色若從事於此又須精研勿任
作遊戲看也僕天資頗近而爲紛拏所敗今精
力半衰恐不能以此道傳後矣青出於藍在二
三君子努力努力趙老師卹典部覆已上閣票
亦旬日矣而不見發莫測其故僕於趙老師有
知己之感非汎汎門牆也爲此一事中夜如焚

惜綿力無可用耳房海老已抵家否并叱致小
詩并小刻二種附覽

李總河燦巖

甲子以後凡海內所號爲賢士大夫者無一人
不在刀山劒樹中最甚者榜掠而死從李膺范
滂於地下較爲直捷至所以處台臺者更以挫
辱之法濟其酷烈比之詔獄毒虐轉甚而台臺
仍從九死之餘留此身以事

文遠集

卷十四

書

大鑑

聖主固繇鬼神呵護然柔順蒙難所遭者苦所
全者微矣不肖從途中讀大疏又道出中州諗
知其詳不覺投腕出血怒髮直豎垂之史冊亦
千古一段異事也 英明在宥衆正同升而獨
以玄圭之績仰藉台臺固以川后未寧宣房時
潰襟喉之寄端賴股肱重臣亦欲挽長河之水
爲台臺洗其淚痕血漬也不肖三年土室見敝
鄉慘禍相尋連雞之執業已付此身於鼎鑊砧

祖而今者徵天之幸猶得翔武承明與台臺貽
書相問痛定思痛何啻噩夢初迴驚寃再甦哉
率爾裁報聊抒積菴

大同撫院張石松

老公祖之治雲間也正值葉朗生之徒鼠伏蜂
屯有斬木揭竿之志老公祖不動聲色而密計
殲之不知者以爲縛一二亡賴烏用張皇然而
綿綿不絕將尋斧柯爲大於細厝地方于庶席
而使人忘其功此非豪傑不辦也不肖每以此
嘆服謂可備 國家用今各塞自榆關而外首
急雲鎮插茵之跳梁何必滅奴惟威箠而後可
以惠來柰何以魏絳五利爲萬全算也斟酌行
之母使兜鍪之氣墮於金繒是在老公祖矣不
肖以湯火餘生復塵清署俟犬羊帖耳桴鼓稀
聞勒燕然之銘以彰殊伐敬爲老公祖泚筆以
待伏惟爲 社稷自重

延綏撫院岳石梁

吳閶去樵李僅百里而遙獨於翁臺無把臂緣
亦半生來一缺陷也頻年憂患朝不謀夕自謂
無執鞭之期迺不意痛定驚魂復陸沉于十丈
軟紅塵而邊烽未靖

主上每咄嗟嘆即不肖輩乘雁雙鳬無關緩
急亦非雍頌文墨飲食燕樂之時數日前讀挿
酋仇套大疏指畫情形盡在目前樹卜套爲外
購以分其執眞第一義但聞卜酋久頽落不振
卽套虜亦非挿之勍敵奴之首禍也先并金白
而後致死于我然一日而并二酋如振槁然卽
我欲樹之以爲公其終能乎 國家承平久
邊備廢弛已極正如一疋羸之人病寒熱可死
病癰疽亦可死雖有良醫尚未能刻期奏効而
參朮之資又苦於無所厝主伯亞旅發言盈庭
且從而梏其手所恃者其祖先之靈陰佑而嘿

莛之耳爲良醫者宜奈何惟以病人事爲自己
父兄事求得藥餌則令其啜盡一毋有狼戾衆
口之紛呶者好言以調之子弟童僕之懽且翫
而令不行呼不應者提之擲之又從而扑之以
盡吾心且刳股剪鬚而無惜焉如是而已此翁
臺與諸督撫之事也謬恃粉榆聲氣之雅輒敢
肆其狂談

張奉常存宇

文遠集

卷十四

書

大德

兩過清源雖有世事古今之感而台翁繼繼勤
渠有加無已每憶衡臺坐中燒燭夜飲伶人獻
劇作逆瑾睥睨狀因搥腕時事裂眦怒罵去此
未幾衡臺遂入虎口次年弟扶先慈柩南還台
翁惠弔舟次攢眉相對所慮不獨衡臺乃弟幸
從狂飈怒濤中還踐平陸台翁復起典銓以開
清明之治皆意外事也泰之初二兩父拔茅之
後卽繼以包荒可見聖人用意之遠而一時在

事者祇以蒼賤爲功故苦心幹旋如台翁而猶
不免於譴訛至若蒼狗白衣且不足點綴浮雲
况能渣滓太清乎有道者置之可矣

廣東按院吳玄垣

側聞翁臺正骨昂霄丹衷爽日不肖從壬戌歲
一通姓名雖廓落孤踪不敢以音書相溷而草
木臭味從一二同人轉相暎拂者不肖亦不敢
妄自菲薄自遠於氣誼也逆璫初敗餘氛尚熾
蕩滌腥穢還之清明爾時以孤陽敵羣陰者言
路中非翁臺其誰此時師濟滿庭卽不肖輩亦
獲起錮籍踐清班敢忘筆路藍縷之功哉入都
後正欲覓便一布積愆而芳訊及之聊藉郵筒
稍抒嚮往目下蹊徑復開玄黃繼起持斧一方
者能無長安不見浮雲蔽日之嘆乎有昌化令
張三光者乃毘陵宿名之士而不肖三十年骨
肉交也乍脫寒羶復投海外誦蘇長公到任表

文遠集

卷十四

書

大德

每爲墮淚以此時時念之倘垂青盼得破格優
遇或將來俸已及期得厠名薦牘之尾啣感者
豈獨張令一人僭干主臣

宣大按院葉慕同

與老父母濶別六年中間洊歷憂危幾成今古
之隔幸 赫曦再澄夙靈盡掃弟以草土餘生
復與閑花野鳥歌詠光天此皆夢想所不到痛
定思痛正欲與老父母一縷術之而塞上貔貅

文遠集

卷十四

三

大隱堂

方藉乘驄持斧者壯旌旗之色作敵愾之氣若
竣事還 朝直待秋初恐弟欲借差而出彼此
相左未可知也念之惘然時事甫見澄清而玄
黃之漸復開

主上神聖而微有不信羣臣之心將來正未知
所抵止插酋移帳而西雲中上谷雖賴以稍寧
然虜性如風雨忽來忽往督師年過膺揚且時
時稱病終能倚之爲金湯乎古之所謂五餌者

必有鈎緝在手而後可用其香餌

穆廟中得成俺酋之款者制勝樽俎而操縱在
我耳若猶未也儲戎器戒不虞可一日弛乎以
老父母之潔已者釐革腴削以老父母之字民
者拊循介冑當寧西顧之憂當用是少紓矣彼
中情形便間幸一見示毋謂鉛槧書生勿談軍
旅也家母舅當以春杪至周蓼老卹典差備可
慰忠魂矣

文遠集

卷十四

三

大隱堂

文遠集卷之十四終

文遠集卷之十五

目次

書牘

劉閣師是翁

又

孟館師晉翁

鄭館師芳翁

何司徒匪莪

劉大叅念劬

樊戶部紫葢

朱制臺恒岳

梁少叅大劬

徐兵憲肩虞

白兵憲惠風

王吏部文水

段兵部幻然

方保定玄垣

宋杞縣九青

鄭華亭澹石

王興化漩觀

門人李洪洞

學院玉完

曹撫臺薇垣

又

宋長洲穀溪

又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十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劉閣師是翁

一別八年在他人以爲歷盡滄桑林谷之變若不肖孟直從鋒林劍樹騰越而過以有今日耳當不肖在憂患中惺惺不自慮而念及老師則怛怛若擣當年俊厨之禍首及喬固今所號爲俊厨者大半脫之驚魂悸魄中得儀舞舜庭翺翔文囿而喬固者更歸然作曾靈光猶將出而楨幹 王棟扶英國楹豈非蒼旻之所庇覆而二祖

列宗所共護持乎

天子神聖之譽薄海內外共聞之不肖近廁講筵親炙 龍光仰承 咳唾聲律身度有物有恒其爲 不世出之主無疑更得伊傳薰摩

夔龍藻黻 中興太平可以刻券而裴公常遊
午橋君實猶居獨樂此中外所顒顒企望尤不
肖所耿耿怒懷也今琉璃之名虛貯或蒲輪之
典再行平治天下舍夫子其誰矣頻年來荒垆
土室已成世外孤踪去歲覩顏小草惟恐以北
山之移爲師門玷執父前驅尚欲立雪于平津
閣下而機緣有待并緘素未通屢承下訊感媿
競集今因二兄歸先附數行後有便郵當摺摺
又遺集 卷十五 二 大隱堂
時事以慰瞻懷

又

長安楸枰雖大局無改而殺活妙在應手又須
處處占先着則爛柯山中所不能傳而神遊局
外者乃得之老師靜觀日久豈獨成算在胸中
卽數十年來彼此勝負歷歷可按也身嘗當局
者而暫作旁觀其料事愈清若留意旁觀而還
歸當局則握奇制勝必矣獨樂園午橋莊婆娑

甚適而輿情企望日甚一日恐繡壁不遠伏惟
珍攝自重不肖竊從 講幄仰

聖聰遐觀巡聽事事經心其所燭照者定高出
于廷臣之上而矢口天章爛若雲漢真不世出
之主敬禮元揆自與尋常不同蓋蒲坂師純衷
寅畏

帝心所鑒若言魚水猶俟將來因

皇上喜察喜斷喜擔當而蒲坂師獨以精白承

又遺集

卷十五

三

大隱堂

之自是司馬溫公一流人正恐勵精圖治猶不
能無房杜之思也恃老師破格之遇故敢恣其
狂談

孟館師晉翁

憶前者樞侍絳幃諸生鱗次鵠立仰承提誨臃
腫之質並梗楠而就郢斤鉛鋏之頑共鑒鑒以
歸融冶雖報酬無自而慶幸良深至甲乙之間
風波陡發不肖旣奉廣柳以歸土室老師亦避

宛鋒而返故園郵筒簡疎企瞻遙切昨冬因徵
書催迫不敢懷居然驚魂甫寧傷弓抱惕端望
老師以 累朝碩望領袖清班使不肖輩黽勉
步趨免於賈越而豐鄙舊都倚重名德琉璃名
姓佇待旁求度 明王之夢非遙則衰衣之歸
伊邇負弩班迎升堦北面尚祈始終甄植毋使
其貽玷于宮墻也慈諭遠頒率爾裁答

鄭館師芳翁

文遠集

卷十五

四

大鵬集

嚮者蓬池之側樞侍絳幃雖鈍鋏頑鉛難收爐
鞴而離奇臃腫終藉斤錘後因假滿還 朝途
中解后感時憂國情溢耆端乃老師竟以炳物
先幾超然繒繳而不肖反因居危入亂自掛置
羅其不以身為俊厨之續而猶從鋒林醖聚中
留此孱軀以儀舜庭而翔文囿豈非昂霄聳幹
芘及桑萑覆宇慈雲蔭被焦暵者庠
皇上天縱聖神今古罕儷邇英噉陳側席以思

房杜天章降札掩卷而懷富歐若非老師洪鍾
之叩大小鏗錡藥籠之儲參蓍燦列恐蠹勺尚
媿於和羹而神龍未快於得水黃扉逡巡載啓
白麻旦暮將宣金甌不靈琉璃重貯 帝心特
簡輿望攸歸非老師之屬而誰屬哉不肖輩以
昔日鳬趨之彥值今日雀躍之辰豈徒與弟子
都養佇望玄纁實欲與走卒兒童共迓赤舄矣
清喬集中借光如椽聖善之譽實賴抽揚此又
不肖私感而未可以楮管鳴謝也率爾布復尚
圖顙候

何司徒匪莪

文遠集

卷十五

五

大鵬集

嚮年風波軌杙之中 先生貽書慰存迄今啣
感無何而赫曦照空風霾盡掃不肖以湯火驚
魂不能堅狷鶴之盟覲顏小草正如夭喬動植
不能自外於光天耳景運方開紛呶未息 講
幄雖啓輸獻罔裨徃徃中夜披衣當食投箸若

無蕩平正直之治寧免平陂往復之憂杞漆過
計莫可告語至如老先生博綜典章曉暢世故
豈徒力敦古道作範世之楷模抑堪弘濟時艱
爲採飢之梁肉奈何使其狎主樵漁繫情蘿薜
雖山公之啓非閑局所得聞然遇一二相信者
不憚焦唇言之它日草堂移文不肖代爲任過
可也舅悌昨歲過金閭曾枉敝廬竟不及一晤
而去良用悵惘幸淬其文鋒磨厲以待明歲此
文遠集 卷十五 木 大

際相候於燕臺之側矣

劉大叅念劬

乙丑之秋駭浪驚濤淪胥在目台翁則騰書丘
壠不惜餘波之相累丁卯之冬宿霧沉霾澄清
未睹台翁則昌言廊廟務令公道之旁昭世上
男子如台翁者幾人今日幽憤吐氣茹彙克庭
篳篥啓林蠶叢開道謂非台翁預有力焉不可
也樽俎折衝文武爲憲於台翁何所不宜具八

面之材者在

聖天子自當另設一目以待之況今中外告棘
飢渴思治三秦固爲有事諸塞每多震驚任金
湯鎖鑰之寄者能新一節旄乎

神廟初曾用張守中撫延綏時江陵相公於
講筵談之甚晰此台翁左券也弟在此鹿鹿無
所效惟仰見

聖主需才甚亟尚未見有真材起而應之屈指

文遠集

卷十五

七

大

海內如翁者正不多得矣豈獨意氣如虹噓沫
成霖哉長安之局可快亦可慮令親沈炎老當
詳言之太夫人隧道之石稽延至今臯不止擢
髮然實以憂患之餘惟恐文字速禍故效君苗
燒筆耳目下正欲料理積逋容於便郵寄上

樊戶部紫蓋

彈指一別寒暑八更豈特滄桑陵谷楸枰屢換
若弟輩直從戟林劒峯中騰越而去留此殘喘

比狂飈小定宿靈未開不祥姓名如鴝鵒野干
聞之者爭瞑目叩齒恐妖祲累人而老年翁首
先被濯昇聞

天聽從茲以後乃有稍稍和之者筆路啓山實
始於此知已一人何敢讓也以年翁峻嶒氣骨
歷落肝膽循良之報未收浮湛之踪如故弟素
饒熱腸兼懷義秉但以杜鵑唬月無裨蜀帝精
衛啣泥難實大河耳然敢不中心藏之

文遠集

卷十五

人

大隱堂

朱制臺恒岳

師臺以數年戰伐之勞挈完蜀以歸 朝廷雖
孔明羽扇不必冒險戎行而德裕籌邊未免勞
心鈴閣今蜀事既定復以水西之事授之既號
材臣息肩何日從古如斯不煩興嘆也王文成
甫平宸邸又奠思南旂常之績 昭代無兩貴
鄉前詰芳塵可步不肖夙侍絳幃曾蒙青盼碌
碌史局無可報効惟有吮墨濡毫銘燕然之不

勒淮西之碑而已

關內道梁大胸

昨歲年仁兄未出山有一書相寄吮毫舒楮不
覺磊塊盡露未知浮湛與否亡何而年兄登啓
事覺廟堂所以位置年兄者未爲得所又未幾
而旋有關門之推當事者謂年兄力能扼逆璫
而豈不能抗驕虜然使其夜臥而聽鼙鼓晨餐
而望烽烟此非 國家敦獎節義之法也惟王

文遠集

卷十五

九

大隱堂

伯安甫脫龍場又擊泐賊旣平寧邸復下思南
終其身任顛危孔棘中以成今古之完人天其
以此待年兄乎題詞數行聊塞來命且以見相
勗之厚至大教中援古況今足爲千秋定案關
門去京伊邇不妨以空函時時見及并以彼中
情形相示

薊州道徐肩虞

不肖與台臺素昧傾蓋而不肖之心服台翁者

雅非一日以其在壬子闈中信手摸索而得周
景文朱德升兩君子此兩君子者生物升沉互
異皆千古以上人世之耳食者共謂景文神遊
紫霄名芳青史以爲台翁門牆光仰知孝廉中
有安貧味道此時韞珠玉之暉將來發麋鳳之
彩如德升其人者平方孩未固偉杰俊兒熊元
明亦溫醇時彥繩海奮翮於前夷庚長鳴於後
此一榜者台翁得人爲盛不知其師視其弟令
文遠集 卷十五 大隱堂
人動執鞭之慕矣至景文蒙難而後沒存高誼
尤見苦心不肖時從土室中聞之愾焉興感比
至此中知台翁寄居鑠鑠身任金湯近日庚癸
之呼非台翁素得士心殆有不可言者廟議共
推不久當以節旄相授奈何忽動故園之思豈
萬金書中亦以三月烽火爲慮邪左周兩君深
致尊旨已告之當軸者第恐
明主拊髀不使韓范得弛其擔也

河西道白惠風

披讀年翁來教凡駕馭戎虜之方篤念故人之
誼具見之矣延鎮又復告警聞是有挾而求豺
狼之慾積爲谿壑金繒有盡烽燧難銷安能以
骨投之使挿與套信信而鬪而徐收卞莊之效
乎紙上之言不知可效幕府一籌否

舊南銓王文水

太師翁文章電發契誼霞蒸真不肖所私淑也
文遠集 卷十五 大隱堂
況於敝業師有因源一脉自不肖入都凡二三
同志可與深言者俱剖心言之諸君子或以奏
牘或以齒頰未嘗不樂爲推轂也無奈疏上不
報屢經沉閣莫測其故
聖明在上當如赫曦照空然不欲以進退之權
下移于言路人或得以乘其隙而剝復消長之
數密移于不知此今日之大可憂而非獨爲台
臺一人之出處也然而根荄甲圻蛟龍蟄動人

力所不能促而氣候一到勃不可御未有長材
濟以熱心 上帝篤生以臣 聖朝而久爲鷗
鷺之羣者待時而動毋自疑也所貽兩函前一
函中二札俱已領悉第二函則空緘也第有一
儀狀耳此書不知投何所奈何有殷深源之誤
耳

舊兵部段幻然

翁臺在南垣昌言危論爲正人領袖去此二十

文遠集

卷十五

主

大隱堂

年而精光熠熠在宇宙也至於不肖在敝裘零
落之餘而翁臺推如菴諸公臭味之雅獎題稱
誦高其聲價于霄高誼銘勒在心當庚申辛酉
間君子道長林無遺賢不肖嘗語同志謂世間
偉杰男子能擔荷鉅任者必推段先生爲最是
時諸君子多不習於十年前事又有謂翁臺養
疴自高無心用世者所以推轂最晚而逆璫之
醖得禍亦稍輕今

神聖當陽消長之機

主上自握比庚辛間又不同而尚留楹棟之材
永鎮空山彈冠在位寧無汗顏晤令孫知七箸
轉加起居矯迅遂耳以主盟泉石雄長烟蘿收
英雄之熱腸而歸之寒巖枯木乎况君平原非
棄世者更當與有心人共商之來教娓娓憂盛
危明足徵考槃寤言之中未嘗忘社稷也敢不
三復

文遠集

卷十五

主

大隱堂

保定守方玄垣

托在臭味雖燕南粵北夢魂時相環繞况三百
里內正如河漢盈盈咫尺可望欲訴憂天之心
苦無縮地之術躊躇搔首不獨爲離索之感也
弟濫厠 講筵每於用人得失正邪消長之機
亦不敢不稍效芹曝不然徒尋行數墨作老生
酸腐之談毋乃下負寸心仰慚 隆遇而翁兄
乃勗我懶瓚勿多言豈饒舌豐干別有所聞耶

抑以用晦二字卽用世之筌蹄也非至愛不聞
此言謹佩教矣翁兄此時猶折腰風塵弟所痛
惋來教斷木江干之喻自是一服清涼散以翁
兄資望亦不憂其不去但不知飄向何處必須
長年以一篙接濟耳此是世諦語聞之有道得
毋啞然而笑耶世事紛紜目下大有一番水火
翁兄靜觀以爲畢竟何如

宋杞縣九青

文遠集

卷廿五

西

大觀

不佞交遊半海內每見韻人自覺其爲鄙見文
人自覺其爲野見靈奇超忽之人又自覺其爲
稚而固陋與台丈爲半昔之談真覺此軀無處
安放豈特形穢之嘆而已台丈謙挹太過郊迎
除舍處以上客不佞乘鋒車走三千里未嘗受
此華侈如置身五城十二樓之間而與王喬羨
門之屬吸吐雲霞抽揚靈闕此夕何夕自知凡
骨欲蛻又恐奇福難消也台丈自是玉皇吏謫

向樊籠今風塵况味業已飽餐復當含香 帝
座與絳闕羣真曳履相隨旦暮當有三足鳥從
紫雲冉冉而下卽 徵書至矣不佞猶敬東方
生遊戲金門當遣鸞鶴將迎吾輩雖泥迹人間
不妨根究本因商世外之玄旨毋使珊瑚瑤骨
被烟火薰炙也芳訊遠存率爾奉酬勿訝其爲
縱誕

柳華亭澹若

文遠集

卷廿五

主

大觀

前在閨中從貴座師處讀尊卷以爲異人也比
讀行卷則現玕瓊寶散落紙上不肖時令兒曹
哦而聽之輒欲下拜生當吾世思一執鞭而不
可得既借冠茸城又以土室驚魂不敢唐突而
老父母惠然先之不特肝膽交輸歡同莫逆而
靈心淵映騰溢睂宇文如其人亶其然乎至若
頌聲遐播自雲間而吳閭不足言也繇吳閭而
都城又何其繹絡相續哉考成報最 特召非

遙願老父母以製錦之手絢爲天章雲漢昇爲
輔座星辰將來衣被天下者究竟於尺幅間
仰闕豹班則不肖不敢自附於知人而聊自附
於知文

王興化漩觀

不肖嚮從國門懸書中想見翁丈文采從敝鄉
劉達生暨貴鄉諸名賢想見翁丈氣類又從解
石帆吳鹿友諸丈聞懸車馴雉之化想見翁丈

文彙集

卷十五

去

大隱堂

治行至捧接來教情文輝映肝膽交披宛如剪
燭談心班荆道古也吾輩鍵戶攤書尚欲論交
於千古之上大江東西何異均堂盃水豈能阻
人玄對哉不肖浮湛閑署歷盡冰霜仍得與野
鳥閑花同瞻化日然究竟一老蠹魚耳翁丈冰
壺玉尺自當蔚爲國寶課最告成 徵書不遠
行當以宰一邑者宰天下喬柯之下蔭及芳蘭
不肖輩實有賴焉

門人李洪洞

辱芳訊始知萋菲所自起今持衡者已釋載鬼
之疑則含沙者難投盈篋之謗崎嶇化爲坦途
湖泮皆成安瀾矣然在下位者獲上信友不容
簡輕而必以至誠爲動物之要譬之爲人婦者
所重在尊嫜而妯娌娣姒皆當處之有道性乖
而含毒者種種有之亦須婉順調停若使詬誶
之語時達高堂而孝婦不能自明此亦反躬之
未至也迂談聊以奉獻幸勿爲笑

文彙集

卷十五

七

大隱堂

李學院玉完

老公祖秉鐸司衡使桃李共拂春風菁莪咸霑
化雨固一時隆邁至於逆談方張之會則明師
并屬摧殘迨 聖治維新之年則作人仍歸宗
匠是當代名賢出處之際卽敝鄉文教隆污之
會也吳會頗不乏材培其氣骨端其嚮方胥老
公祖是賴於繁花灼爍之會孤挺之松筠就

柔荑芬馥之中儲將來之楹棟則在道眼別有
鑒裁化工自饒爐鑄不肖輩惟拭目以觀厥成
而已遠辱垂訊率爾裁報法紀清嚴不敢申候
統惟崇炤

答曹撫臺論賦役水利等事

不肖書生也素不知家人生產烏知國計第以
敝鄉財賦之區剝肉醫瘡莫可控語若使取之
民間者盡歸公帑又使歸之公帑者盡屬正賦
則陸運水輸貿妻鬻子亦復何憾然固有不在

文遠集

卷十五

大

大隱堂

官不在民而以起解出放之遲速克胥胥墨吏
之脂膏又有似急非急當緩不緩而以相沿取
盈之舊額入中貴解官之囊橐如來教所謂神
器蠢笨者素不聞其名既聞之尚不辨其何物
而於血肉淋漓之下奪其垂罄之瓶罍增其倍
息之子錢以供此項不令人痛心乎至於四司
料銀編派如故中璫若去而未去織造雖停而

未停不肖昨歲在里門聞諸織棍以千餘金之
禮爲去守壽去守納之遂仍舊貫不肖聞之指
髮搔腕第以居是邦之義噤不忍言卽老公祖
累書見及亦未敢饒舌也適談此事不得不抒
臆以對新太公祖潔已而有執或可與老公祖
同心商榷浣濯積弊乎蠢笨等項固待工部之
確覆亦須政府委曲擔當方能有濟蓋

聖主既留心國用亦恪守舊章而於宜民變通
因時損益之理未盡洞然此揆路事也織造則
第使尚衣無關筐篚不匱而 上已無所過求

文遠集

卷十五

大

大隱堂

矣支用何名似可徑裁也去守又嘗爲織使復
遣之說曾爲不肖告恐

聖明之主必無此事且未遣而預備存貯者安
所着落乎似不妨一稽覈也水利一事不肖屢
向當事言之而同心實少卽枌梓諸公所見互
有參差生長雲間者尤無樂乎有此事恐開濬

之後桑且變而爲滄也故前日承命請質于政
府亦不敢堅持其說謹以昨歲奉復李蔡老林
羽老兩公祖書呈覽惟老公祖始終留意待時
量力爲吳中興百世之利此其功定與周夏兩
公同垂不朽漕儲改折不肖近於 講筵畧陳
其端而政府相顧錯愕謂萬一蜚輓不繼呼庚
脫巾誰任其咎正不知漕規久壞改亦遲一年
不改亦遲一年何如暫改使 朝廷坐收金錢

文選集

卷十五

主

大觀堂

之用而又可寬糧船修理之限復春冬起運之
規所濟者甚大察內外臣子俱爲不終日之計
區區冷局何所效其短長乎災荒緩徵又增大
農仰屋之嘆然鄉邦之事身切痛癢老公祖若
爲民祈命不敢不助爲之請愚昧渺識條對無
序惟老公祖更教之

又

累承老公祖以賦役事下詢凡藿食時所粗知

者前書中畧陳梗概矣至若繭絲牛毛不能強
不知爲知也鄉紳中毛具老差能言之今在南
都不妨赫蹠相聞又有文學朱琦嘗晰心于此
其人端謹恂恂有先民之度其子學朱爲長洲
學知名士其姪則以新甲科令武陵蓋衣冠之
族而此君尤能以禮法自持或老公祖召而諮
之亦謀野之遺意也謹舉其人代不肖置對臨
楮主臣

文選集

卷十五

主

大觀堂

宋長洲穀溪

不肖於乙丑闈中從一同年生處見一奇卷瑣
璨陸離不肖謂此神物也宜亟登天府以昭上
瑞乃同年生選縮不敢薦迄爲敗網珊瑚已出
闈訊之知老父母姓名實與文玉令姪並樹幟
海東比於大小阮文玉之得雋不肖實預邪許
迺萍末微風不能翼垂天而上莫非數也昨歲
見春榜不勝彈冠慶又竊竊自喜謂何劉鮑謝

嘗從暗中僂遇之正未知鞭弭中原當在何日
亡何而貴同門徐九一兄書來謂當借寇敝邑
夫敝邑之以文人作循吏自朱王元之後四百
年於茲矣老父母具五色繡腸廼借百花洲作
河陽試其製錦之手豈特盤錯犀利相得益章
卽勞來農桑刈夷武斷迅霆凜霜異風解雨莫
非文章誰云仕學岐也不肖驅車而北老父母
剖竹而南恨兩不相值廼新猷過化從吳聞達
帝畿又盈盈浹耳矣敝邑名區也而實硃土
也譬之鮮華少年麴蘖靡曼酣縱日久精理已
枯瘁矣卽溫陽自持衣冠甚都然而疾風可偃
一夫操壘可使之披靡而走也征輸加派有增
無減卽 聖明在宥而膏澤不下於民仁父母
之爲煢黎計何啻痼癩廼身哉近者海上之兵
羣呼庚癸而郭門爲之晝捷卽趙張爲民牧帶
刀者轉而買犢可萬萬無它警然見杲日而談

陰雨不盡屬迂誕也昨者水利之議方興而旋
以匱用格然白茅不濬則東北一帶有瀦而無
洩將變桑田爲滄海濬之其費萬計黎民所懼
然一勞永逸仍可變滄海爲桑田固當酌於時
之盈絀烏可竟廢不講哉至若郡邑文學傾心
旣久孫陽執轡駉駉嘶風烏啼吏散與二三髦
俊抵掌論文亦一適也不肖窶書生也丐菜無
幾合親族所寄不登數頃供賦或不敢後期小
兒自讀書外一無所預本自麋鹿之踪想狐魁
所不屑假倘有所聞與名義相關者端仗老父
母作大金湯冒昧通候本當以寸絲爲侑而中
丞齋奏人不便寄將且特在道義知愛不以世
法相苛百惟慈炤

又

一月前曾以薄蹠溷于記室凡累年翹企之願
暨輿人頌禱之私畧具書中計徹清覽乃郵簡

未達而芳訊先及矣披捧瑤箋宛如攄對至於
崇獎下劣則溝斷飾以青黃撝滌謙光又嵩高
自同崕嶠紉繹廻環旣感且慙以老父母司牧
一方不特笑黎賴以拊循抑且矜裾望爲表率
而降尊挹志爲不肖屈無論身爲部民仰庇慈
宇苟非世間妄男子豈敢受邦君踰涯之寵至
若闡中之事雪泥鴻爪杳無控揣且奇文忻賞
有目共睹而心長力短事與願違能爭九青令

文遠集

卷五

音

大觀

姪於剛愎自用之南樂而不能爭老父母於狐
疑不定之同年不肖迄今猶有遺憾老父母詹
詹以此爲言轉令芒刺肌栗汗流袞袞矣小兒
宗昌以家報至必言老父母破格之愛彼鴛鴦
凡種汗血徒勞雖剪拂有望於孫陽而犇騰難
躋於穆駿老父母董帥之教誨之以親子弟畜
之幸矣過蒙優渥祇增跼蹐至若敝邑積疲積
蠹之餘自神君下車以來鼠雀潛踪蠹驟屏迹

譬如臨淮至而行壘改觀驚座來則滿堂動色
今頌聲正起令問日新惟望菽帶成陰則知維
桑有托矣本學管正傳顧企宗皆一時譽髦而
兒曹鞭弭相隨者正傳前歲入穀而復失企宗
則方受餽者老父母法眼賞識定當人獻其材
不知此兩生亦經品藻否敢以此備桃李之選
分俸過腆恐餽釜中添幾日塵矣又不敢不拜
統圖修候以布謝悰

文遠集

卷五

音

大觀

又

老父母惠臨敝邑已浹半載不特謳謌頌禱洋
溢京洛小兒昌家郵遞至稱術累幅不盡澄六
案則敢蒼霜清惠千家則茅簷日暄卽傳寫者
以爲掄揚莫罄則逃聽者卽有組繪難工遙想
幽竹山窗已托萬間之庇豈獨衡門稚子忻逢
千古之知哉不腆寄忱伏惟崇鑒
文遠集卷之十五終

文遠集卷之十六

目次

書牘

曹撫臺薇垣

又

又

又

又

王按院孺初

又

吳道尊訥如

又

陳吳縣同凡

又

洪中丞學海

又

陳孝廉玄樸

又

蔡學道正菴

夏郡丞子蘭

桐城左公子

應山楊公子

徐念陽公子

進賢饒世兄

王叅戎喬輝

曹文學忍生

王叅戎喬輝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十六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曹薇垣撫臺

以後數函皆為吳縣及武進事

福星照吳門已浹數月奉教牘者再而不肖尚未裁掌大薄蹠相候固緣疎慵成性亦為敝廬數椽瘠田僅頃一兒守舍自呶唔外無所知仰托併幪優然有餘不敢上赤章希澤于天公迺芳訊注存深荷格外惓惓迂腐書生何足仰酬明德敝府為財賦之藪而水旱頻仍征輸相迫間左原無蓋藏實剝肉以供惟正既入府庫則起解出放吏胥為政緩者急之急者緩之皆以飽碩鼠之腹郡大夫若非精明而無欲者多墮其雲霧中司農按數取盈使長令以此受叅罰而釀成意外激而為庚癸之呼其弊始於移此塞彼左枝右梧誠有如大疏所云者至若吏議

清評衡鑒具在非部民所敢言惟是直道之好
誼不容默如吳縣陳父母之潔已字民鉏疆扶
弱循良嫩政歷歷口碑卽前此周蓼洲被難萬
衆號冤幾至揭竿乃內以身翼蔽蓼洲巢覆卵
完妻兒安堵追賊至數千曾無一伍伯譟於其
門外以片言散烏合之衆上下調停自紳裾共
齊氓無連鷄池魚之殃皆陳父母及去任寇公
祖所蔭庇也今報成旣久銓部專待老公祖給
繇疏以俟彙題而遲遲未到者得非以錢穀
愆期之故望留意玉成之至武進岳令則貴鄉
後進而不肖敝門生也頗具骨力不喜脂韋趨
時遇事剛執有疆項風或未免招異同之口實
非骯髒俗吏也亦望董誨而甄植之老公祖試
虛懷博諮必謂不肖非阿私者縷言萬緒非尺
幅可盡

又

半月前吳縣陳父母書來言老公祖於尋常保
留中曲賜抽揚不勝國士之感聞湛持家母舅
瀕行亦嘗以感戴賢父母之意仰塵清聽正恐
其執持稍過含沙不少不意其遽發於祖掌科
也掌科爲不肖敝同年亦承其推轂之誼去歲
此時其家眷船過吳門因裝客貨迫而載之估
客不勝憤控籲于縣陳父母以爲其從者所爲
其主人不知也稍稍禁輯之已又責治縣役以
謝過其家人入京膚受點綴掌科銜之次骨不
肖亦窺見其隱度不可解則以托其同垣顏同
蘭豈意同蘭亦不能解也幸其叅疏遲迴未下
而大疏適至在老公祖據地方目擊之眞採斯
民直道之譽寧許一人之身朝夷暮跡其始終
護持所不必言卽按臺王公祖出都之先不肖
亦嘗言及之無論公道難泯口碑具在卽與老
公祖共事一方萬萬無異同之理掌科與不肖

誼不薄然以纖芥蟻循良以居禁垣司封駁者
而耳目及於一令以侵兩臺之事種種逗漏長
安中皆少之不獨敝鄉及閩中諸公也至若陳
父母潔已字民抑強扶弱循吏政績更僕難書
間有異同盡從強項中來至若周蓼洲被難時
生前之周旋與身後之經紀千古美談一時無
兩地方有開讀之變洵洵如斬木揭竿誰則爲
之解散逆璫有漏網之索惶惶慮池魚林木誰
則爲之消弭此其功將百世勿諉而使其被讒
以去將來之爲令者又何勸焉陳父母卽去其
品地自在獨敝鄉無辜而奪一賢令不然不肖
舅甥輩皆株守迂拙人也經年不敢下使君之
榻縣令去留何關肥瘠而輕以身捍之哉王公
祖未知到否尚未敢通書倘已按部正商榷此
事老公祖不妨出此示之總非爲一身一家起
見而粉梓關係不細也偶有便郵先此馳布

又

十日前曾具數行奉述陳父母事計已徹台覽
在敝鄉之輿情必主於攀轅而陳父母之素志
恐決於拂袖凡敝鄉紳衿及父老子弟所顛祈
於老公祖者祇欲爲賢父母存此一段公論使
後之蒞茲土者有所勸亦使天下見三代之遺
直未盡泯於吳儂耳豈真欲與掌科爭勝哉更
有讀者武進岳令乃敝門生前者亦仰望垂天
之庇此生疆直自信因銳意興除或果於任事
任怨而遇有執法者未免以一切繩之坐此頗
與地方不相能而近者爲吏田一事怨聲達都
下頗不忍聞幾至投慈母之杼武進在四履之
內最爲密邇老公祖人倫之鑒自無所逃不知
其致謗有因乎抑地方別有所不便而深文羅
織乎今聞其報滿亦在邇惟老公祖密察之何
以致此多口至於覆瓿裁成一惟老公祖斟酌

不肖迂直人也私徇曲庇生平耻之卽老公祖能諒岳令於銷骨之餘亦別有曲全之法在伏候台教見示

又

數日前復接雲箋稠疊連襟情深誼洽自媿不肖落穆之悰尚未及樞對片晌而千里寄訊兩心相披循省生平何以得此陳父母事公論原自昭明敝鄉父老有過登聞而上書者然究竟主持在老公祖與按臺王公祖武進令事其騰謗虛實亦漸彰矣在吳縣則戈矛顯著易角在武進則萋菲暗投莫挽然有孫大宗伯及家舅輩以虛舟之論爲之惋惜卽左一官夫復何恨昨偶晤戶垣解都諫言敝府金花積欠至五十餘萬前任府官將不免叅罰夫閭閻惟正之供多典妻鬻子而應何以宿逋若此不在國不在民將何歸焉以清嚴如老公祖似所當急爲釐

刷也有聞附及隆貺未酬統容再布

又

五日前有一書計徹台覽藩封疏得 明旨洗刷業與天下共見矣東南號爲重地在敝府則錢穀之窟穴難清在上江則潢池之盜弄方起左圍右方非藉老公祖八面之才不能辦至於吏議官評尤建牙持斧者第一義今遑遑旁操之矣在言路者旣挾之以逞其報復號部民者亦借之以行其愛憎凡有司之饒有氣骨能自振立者方恃上臺之見知爲之干城外護以得行其志而飄風凌雨忽然而來前車後戒勢必至移其任事之心以人人彌縫事事模稜旣惟恐獲戾於要人則事理之曲直勿論地方之利病勿論匹夫之真是非與上臺之公好惡俱勿論而惟以周旋過客迎合鄉紳爲保全功名之急着東南之吏治尚忍言哉居恒搢腕不勝世

道之憂敢因台教而僭及之至於激揚鼓舞以壯循良之氣而慰簪裾之望此老公祖事也不肖何敢預焉搗汗口占不盡悃縷

王孺初按臺

老公祖襟袖羣賢發皇正論不肖未入長安傾心久矣扼侍下風倍承縉絕蠲除形迹披滌襟懷雖繡斧凜於秋霜而粲花溫同春日銘心載德未可殫陳比聞轡轡省方舉幃問俗積案開

文遠集

卷十六

八

燃犀之照憑城懾神牙之威將使江左山川滌昏霾而披朝爽吳宮花草揭宿霧而睹光天察公論於積毀之餘未許鑠金銷骨還斯民以秉彝之好尚容牽袂攀轅蓋聖世已號清明之朝而吳儂尚有顛倒之恨若非冰壺玉尺代鼎力以提衡將使茂宰琴堂望箕張而削迹不特四履之所懸企抑亦百代之所仰瞻也用布裏言敬酬芳訊

又

敝縣陳父母潔已字民鉏疆扶弱循良燬政歷厯口碑卽前此周蓼洲被難萬眾號冤幾致揭竿乃內以身翼蔽蓼洲與覆卵完妻兒安堵追賊至數千曾無一伍伯譟於其門外以片言散烏合之衆上下調停自紳裾以迨齊氓無連難池魚之殃皆陳父母所蔭庇也祖函三掌科因吳門裝貨一事有憾於陳父母不肖輩屢解之而不得遂憤然出疏長安中大爲不平老公祖以海內是非之公與撫臺曹公祖同心共濟之雅必當爲賢令主持昔年敝鄉鼎沸之時陳父母捐棄功名身家之念以衛地方扶善類而墨墨被讒以去竟不得終其局將來令吳者何勸焉惟徼老公祖神力使赤子無奪乳之悲慈母免下堂之感是朝野所共爲禱籲而以此占望新猷者也鄙言或不足採請叅之同志諸賢

文遠集

卷十六

九

何如至敝門生武進岳令錚錚自好久負疆項
聲而以獨行其意因丈田一事得罪于巨室騰
謗都中殊覺可駭不肖爲之投慈母之杼嘗貽
書痛責之已而知其半屬子虛正欲奉聞於老
公祖思所以善其去而今果去矣衆口悠悠羣
情洶洶此令何所過望但南廷評太劣不俟報
滿遽轉太迫使湯霍林含笑于九原之下而松
陵相公鼓掌于百里之內亦太爲此輩吐氣不
肖因此不免悼嘆若其負孤峭之性兼剛執之
癖南北旣已異宜寬嚴未必盡中不肖知其不
諧於世久矣清華永斷骭髀堪憐望老公祖閱
念之各臺公祖有相聞者尤望一漁雪之無遂
以貝錦作金科也妄托氣誼直抒肺肝臨楮主
臣

常鎮道帶管蘇松吳訥如

吳縣陳父母潔已字民鉏疆扶弱循良燬政更

僕難書卽周蓼洲被難時偏於狂飈駭浪中敦
古今存物之誼巢覆卵完妻兒安堵追賊至數
千曾無一伍伯踵其門此近地被難之家所未
有也至於鼓譟之變從容消弭自紳裾以迨齊
氓無連雞池魚之殃雖道府諸公祖殫力調停
而陳父母心良苦矣此其功將百世勿諉而使
其被讒以去將來爲令者又何勸焉夫官評吏
議上有兩臺次則道府今司表率者不得操其
文苑集 卷十六
月旦而修隙報復者起而旁操之此世道之一
變也老公祖與撫臺公祖同心任事前此撫臺
給繇之疏定屬鼎言噓植惟始終望爲直道主
持令以疆項著聲必不能每人而悅間有異同
愈徵其品至其啓纍之繇從吏之故夫人而知
之卽今匍匐數千里撾登聞而頌冤者葛賢乃
三十年前殛稅官奮不顧身爲萬民請命亦布
衣之傑也此其人可以要結利誘如世之俗吏

陷市人而驅之保留者哉惟老公祖詳察而力任之

又

邇來縣令之雌黃不出於上臺而出於愛憎恩怨之口越俎旁操肆其辣手將置上臺於何地所以敝邑之人爭爲吳縣父母申不平之鳴也惟是敝門生岳武進性本彊項端以鉏疆剪橫與利除害爲念而人情土俗一切勿問其嚴峻

才遠集

卷十六

七

大德

之過誠不容爲之諱而未至草菅民命如暴公子之流也鄉紳之不快者因丈田一事迫欲去之猝有廷評之推已而知其流傳失真摺據無據旁觀者搯腕稱冤卽下石者咋舌諉過然已無及於事矣夫溺冷灰蹂破甑此常情也聞毘陵鄉紳宿憾未已恐羅織臯狀展轉相聞惟老公祖力爲護持以全其末路弟於其未轉之先曾貽書痛切使其力改前轍若流言果真弟且

首爲鳴鼓之攻而無奈描寫沸騰多從得罪巨室始也老公祖試委細察之當知弟非世俗抵牾之見或更一質之孫宗伯何如

陳吳縣同凡

老父母畢竟爲祖掌科所罄矣顏同蘭年兄與祖共在工垣祖之耽耽未已同蘭兄窺之有素苦無所效其調停數日前過弟談及老父母言考績後以早離地方爲佳否者必爲含沙所中

才遠集

卷十六

七

大德

弟謂賢父母在地方如嬰兒乳保彼此相戀萬姓所憑依豈可一朝奪同蘭曰夫已氏之不忘情也久矣曾試其毒而未行今復有所試矣然慮其假手於人不意其顯然爲難也弟一日謁華亭相公相公駭而語弟曰吳縣父母何如人弟歷歷誦述盛美相公曰祖函三有疏矣然祖之有是舉於已甚不便蓋吳門裝貨一事京師多知之而祖逢人輒愬亦不自諱也閣票核之

撫按遲六七日未下適曹公祖保留疏正此時至

皇上每事精覈見一官而誹譽互異并叅疏同發日下都中譁然人人不直祖謂從來無掌科獨叅縣官之理且以私憤害循良公道滅矣弟數日來每執塗之人而告之言天下有大計不遺一書帕入京之縣令乎有萊根布素五年如一日者乎有待細民則痛癢必關冤抑必雪而東漢集推抑豪強雖鄉紳春元必繩之以法者乎然此猶循吏之常格也蓼洲之難沾其餘氣將爲身家慮寧獨一官陳父母非真師生之誼而造請彌篤執禮彌恭同飲食同臥起如家人父子之不相舍經紀身後巢不至覆而卵獲完追賦數千曾無一伍伯至其家此非千古以上人乎當開讀之變人情洵洵幾釀斬木揭竿之禍奉渠魁之旨舉國惶惶咸抱池魚林木之憂非陳

父母與寇公祖同心共濟誰爲撫輯於前誰爲消弭於後功在善類功在地方家戶祝正當百年未艾所欲媒孽之利其速去者獨一二并兼蠶食之家苦藜藿之不採又或衙門舞文骹法之徒慮城社之無憑不介而合不經而走者亦有之咄咄掌科不特報已怨抑且代人報怨矣若此論不伸不肖輩號爲吳珉者已無顏面立於人世況在朝端敝鄉如王玄珠諸公與老父母猶未爲肝膽莫逆皆憤然不平聚族謀之貽書兩臺矣撫臺給繇疏旣極榆揚是非不兩立必無依違模稜之理度按臺旦暮入境不肖前者曾與面談此番書中所不能盡又托楚中臺省之賢者轉致之老父母從此風格當益著聲價當益高萬勿遽萌拂衣之志獨不肖浮沉在此而無先事弭難之功致決裂不可收拾辜莫贖矣臨楮慙憤先附報房飛寄

又

既作書而按臺公祖疏到寓調劑之意於洗刷之中可稱妥當且使地方終拜慈母之賜此吳儂所禱祠而求正弟輩所敝舌而爭也讀疏爲之引滿爲之頓首從茲以往老父母有所展布從橫無礙但其同鄉及同在兩衙門者與悲狐兔眈眈無已每以體面爲言但迫於公議無隙可乘耳老父母清真愷悌抑強扶弱卽古循吏傳中亦罕其偶今經此一番晷靈顯出一番光彩更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凡貴鄉秋風之客一切屏絕胥吏以降第須嚴嚴敝竇不必痛加鞭笞使其一文不得沾手一事不敢朦朧更勝於析楊三水也白日青天之下轟雷迅霆與和風瑞露並行不悖畏之者若天帝親之者若乳媪論至極透徹處必使疑者服恨者消纔是聖賢學問亦不負不肖惓惓一念老父母今日在

吳縣堂實從劒戟叢中搶奪而歸欲傳之異日作一段佳話故敢以狂蕙之言進主臣主臣

洪中丞學海

不肖乙丑春在都門波騰鼎沸朝不謀夕時掃門入幕之徒日以殺人爲羔雁乃有樹衆正之長城作師門之誣友者惟翁臺一人心竊偉之既而譴廢之後塊處土室每念俊及之徒名在鈞黨者如魚遊釜中肉在几上何以使羅刹飲其猙獰猥偷停其搏噬必有深心大力潤迹行權善施方便者密叩相知則翁臺以垂天之靈時勤翼蔽也留此善類以培國脉撥返之機實嘉賴之豈特驚悸餘生墨墨啣感而已翁臺苦心錢牧老知之最真乃牧老甫脫洪濤復驟峻坂翁臺此際其念之又何如也不肖何關於有無雖世運亨屯時切痲念而芹曝靖獻或可效于講幃此外雖不靳齒舌而精衛填河徒以自

其志而已不能一一求濟也長沙令史記言
係鄉榜敝同年生平無媿影衾居官可矢天日
愷悌父母允矣克稱惟翁臺破格遇之語非阿
私伏惟崇炤

又

客有自楚中來者言應山之人與楊忠烈之家
爲難不肖聞之掉頭不信謂乙丑年忠烈被逮
里中父老子弟哭而送者千百爲羣天下所以
求遠集

否極終泰亂極還治總賴此不死之人心在耳

今 天日爛明 褒忠之典稠疊未已枌梓之
間必當悲喜交集椒漿麥飯酌於祠下者定無
虛日何物亂民彼猖乃爾必齊東妄傳也已而
言者藉藉都門諸老亦且驚相告問其啓纍之
繇或以爲楊氏諸孤頗因遺產思贖釀成大禍
此其顛末未可臆猜但忠烈爲千古以上人凡
含齒戴髮者孰不欲啖魏崔之肉而問左亂民

耳以其身爲魏崔續光天化日之下魑魅盡嘯
付狹路蹲此近日一大怪事也台翁於忠烈宿
有緇衣之好填撫一方而目擊此事必爲之投
袂而起但競綵情法之間務得其平倡爲戎首
者固當痛懲一二以洩神人之憤然必使楊氏
之與地方兩相安而後忠烈地下之心亦藉以
稍安此在台翁與在事諸老斟酌而緩輯之耳
謬侍台翁惓惓至誼輒敢爲越俎之談臨楮主
臣

陳孝廉玄樸

荒隴舟次悲風蕭颯愁雲慘澹使我輩滿眶血
淚不覺橫集襟袖別後虐猷益張不盡人芟鋤
不已愚舅甥亦時在死法中豈意赫曦朝昇暘
霾夕掃以三尺 朝廷法行千古快心事未知
當年殛鯀殺苗時有近日鼓舞忻咍否獨恨死
者不作不能留文孺補天浴日之身以贊

新皇中興盛治徒使吾輩雙鳬乘雁綴儀舞之
班以翔泳 清朝回首舊遊轉增悽悼耳 卹
典既備公論大明卽廟食未奉 俞旨想旦暮
可覲惟追賊全給一事尚未易言令壻歸必能
道其詳也以不肖謏劣托在文孺臭味之末且
其生平一二大關鍵不肖頗悉其苦心抽揚讚
嘆風厲鬚眉此後死之責不敢妄自菲劣願以
墓誌銘屬文起家舅而不肖任神道碑固以仰
酬尊委亦以答知己於地下也台丈靜觀日久
正當出潛離隱爲世羽儀乃復有咏莪之痛守
墓持經乃人子無已之極思維我兩人同病相
憐矣爰爰短帛通名靈几幸恕其弗躬

夏郡丞予蘭

猶憶乙丑秋逆燄方張楊仲子持年兄書惠弔
鮮民而并談及楊氏事弟實咋舌杵胸不敢條
對已而聞之楚中鄉紳及海內賢士大夫始知

年兄所卯翼楊氏者無所不至此豈特芥視一
官卽七尺亦度外矣千古上偉男子事幸於年
兄見之真使人下拜也今 旭照當空覆盆昭
雪萇弘碧血共紫峴赤霧橫亘於太清之上而
年兄一段勁骨熱腸有不與謝羅爭峻融峯並
烈哉楊公子在都門口高誼不置托弟致其叩
結

蔡學道正菴

昨歲台旌久駐河干因相去遠遠竟不及盤桓
片晌甚以爲歉嗣後有鄉試同籍史長沙赴任
索弟赫曉爲介曾徹覽否年翁當逆燄薰灼時
能護持舊宰之子千霄厚誼不特趙長公啣結
罔援而都中多有誦術者咸嘆以爲古人古人
應山之禍慘於高邑而精光更覺照耀今覆巢
之下遺卵獲完

聖主崇獎孤忠於應山尤所注念雖 恩澤限

千舊格不能大需而 皇仁所未迨者吾輩當
推之長子楊之易已齒胄監矣次子廩生之賦
三子之言在黌序中素號譽髦今更以名賢之
裔破格獎成食餼者得超貢未餼者餼之想亦
通都所悅服而於秉鐸者廉頑立儒之教不爲
小補凡其在宗婣中以生童待試者并爲之物
色而拔擢之星烏推愛知年翁先有此心直以
鄙言發覆耳

文遠集

卷之六

七

應山楊公子

從沈剡老處得貴邑近事爲之賦絕豈意天道
旣彰 皇靈有赫而魏崔之遊覓復附麗亂民
以肆其狂逞此近日一大怪異也其所以決裂
至此者必有巨奸爲之魁然在諸世吏得毋嫉
惡太嚴調停未盡以致此耶覆巢之後幸賴
聖明御極崇獎忠魂施及苗裔所以仰承 聖
恩俯紹先烈者必使鄉黨中交口稱爲善士而

後於家爲克孝於 國爲世忠橫逆無道所在
有之然處之亦自有法今不幸而櫻其鋒固緣
夷狄禽獸不可以常理論第恐遠近有不盡察
者以爲起釁有因則非世吏所以慰尊公于地
下也百惟珍重益務進德脩業以保安靜之福
有一書達洪撫臺亦聊以伸通家之誼耳易名
大典尊公已得忠烈矣實不佞具一議慙愚當
事者政府因具揭以 請今得謚者於慘死中
僅六人自尊公而外趙太宰得忠毅馮司空得
恭定高總憲得忠憲周選部得忠介魏給諫得
忠節它如顧端文諸公則不在慘死之數者左
滄老而下尚少有待也因便附聞并以此告于
忠烈公之靈碑文俟歲暮稍暇當勉圖之不敢
負諾也臨書悵惘

桐城左公子

每於邸中晤通家諸世吏時動九原之感至尊

公與不肖誼不薄見君家大小阮髣髴當年笑
語尤令人悽咽也諸世丈中魏子一才最美此
不佞所稔知而子一又心折門下雖不能一領
緒餘而青箱舊業必能振起之毋徒以萑弘碧
血點染箕裘也願望願望此時正議易名之典
楊周諸公皆有行畧在不佞處而尊公生平事
蹟不佞拙之腹笥十僅二三故未能纂述以備
掌故便間幸寄示之至囑至囑

文選集

卷二

看

大體

進賢饒世兄

不肖暑年受知于尊翁老師最深老師待不肖
亦最厚卽辛酉壬戌間追隨京邸慇懃骨肉之
誼不特以門人遇我實子弟遇我也不肖乞假
南歸當臨岐言別老師淚眼汪汪然迄今思之五
內如剗甲子冬復入都遇令叔老先生問老師
起居知健飯亡恙自乙丑夏不肖奉家艱歸嗣
後日在風波震撼中絕無從通江西之信而老

文選集

卷二

看

大體

師遂遊道山矣聞之爲忉忉累月古人有磨鏡
自給而弔知己之喪者此貴鄉先達事不肖於
今甚媿之太師母尚在堂百餘歲老人疊遭至
痛其何能堪賢昆仲共幾位生計如何老師身
後之典如祭葬 贈廕之類已全備否倘有缺
陷者不妨見示當効綿力圖之更望老世兄努
力明德以不媿明公之後薄儀纖屑聊備麥飯
椒漿幸於老師靈前呼不肖之名而告之臨楮
哽塞語不能盡不肖於令叔亦有破格之愛令
弟處尚未及寄弔先爲道意

徐念陽公子

尊公功在西川川之人屢頌之至今勿諼也甚
周旋周蓼老尤千古偉男子事人情之所最難
茲此時非看破禍福生死四字必不敢以身輕
試于虎口它日奪官以此至於實命亦以此寒
燈夜語伊蒲相對一腔孤憤言猶在耳僕豈忘

之不向輦上諸公一傾吐哉第

皇上慎惜名器不啻繁縷之愛尋常 卹典有

伏闕陳哀亦有各部酌覆而留中者十八九甚

至政府揭請而不得況其他乎大疏未覆容與

當事者一商之前劉二南侍御之疏不爲無助

至於昂玉匍匐入都尚未敢從吏也便郵如織

容觀其事機走信馳報

曹文學忍生

文遠集

卷十六

三

文遠集

捧讀來教灑灑千言其於 君德損益國家盛

衰強弱之故何其洞髓脾而刺膏盲也昔蘇明

允獻書一時各公鉅卿遂薦之于朝聲動帝庭

台丈才識足步明允後塵規弟輩綿弱如青萍

之風不能翼羊角而上耳弟初預 講筵覺

聖意留心典學入秋以來臨御漸簡

主上神聖高出千古而政府以下皆相循於故

套

上習久而厭無惟乎以嚙蠅視此亦非一人之
所能挽也

上之所注意者惟富國強兵釐奸剔蠹四事而
已內外大小臣工鮮能以實政當

上意者書中鑿鑿訐謗皆肉食之所不能言不

敢言三局未結洩爲尾閭覓西南而并力東北

弟亦嘗作此見乃黔蜀已告成功矣遼左五年

之期茫無緒端至禦揄者惟以表餌爲長新城

文遠集

卷十六

三

文遠集

既去未知繼之者能竣此局否

上圖治甚急而下應之愈緩有君無臣莫此時

爲甚弟浮湛此間何關於緩急之數且謀乞身

計矣台丈自是經世才尚當爲國自寶毋輕自

屑越纂脩供事成例有之然恐連城輕售也率

爾布復并謝發矇

王叅戎喬峰

翁丈雲霄氣誼不肖久從同人稔聞之不獨以

家珍見還感錫類之仁於未替也又知與楊大
老定生死交如此人能與之同性命者必能與
之同品格矣千里執鞭之想無日敢忘而關河
阻修徒勤夢寐至前者所云兩家故事一段佳
話留之畫苑中可垂不朽而叔敖優孟終難爲
肖至舟州之筆天然率意更不可規仿有負指
授芒刺在心竟使一貞珉廣貽好事碌碌未
遑耳茲因荆屏吏之率爾布候董宗伯真蹟
文遠集 卷十六 天 大
一卷奉充闕閣清玩

文遠集卷之十七

目次

書牘

孫樞輔愷翁

李相公續溪

劉閣師是翁

又

鄭司徒玄嶽

又

陳總憲中湛

又

李司空夢白

錢前輩御冷

又

卷十七目錄

范太常質公

又

梅中丞長公

李總河燦巖

徐廷尉若谷

陳侍御益吾

方侍御孩未

王按院孺初

王吏部中訥

臧吏部芷菴

臧茂才

諸門人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十七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孫愷翁樞輔

不肖某乃迂疎廓落人也向者樞侍函丈率其胸懷罔知顧避太老師鑒其狂愚深加寵飾人知太老師素慎品題雖時彥如林鮮所許可獨於不肖無靳獎成齒芬所到蕭艾爲香每從一二同人竊聞人倫之鑑未嘗不顧影懷慙捫心欲涕也自通州公署解后成別里居二年還朝半載馴至世界滄桑乾坤混沌驚飈動則林木爲殃賊浪騰而池魚受僇若不肖仍以土室餘生棲遲林莽今且睹雰雰之盡掃偕俊及之同升蔭覆則垂天之雲濡沫若清秋之露睠懷明德敬勒五衷惟是太老師以燮調之手親羽檄之勞三四年烽燧無驚數百里村屯漸闢論

其劬瘁既不減於渡瀘再假歲時便可同於平
蔡至於甲子之冬幾蹈虎口欲積誠以動天
聰相機而全善類耿耿一念

九廟式憑奈何濁亂之時既借新亭之來爲疑案
清明之世又引街亭之帥爲議端此不肖所爲
剖胸代明搥腕莫愬者也

聖天子神明英斷今古罕儔第論思之地不乏規
隨而 官府之間未成魚水求可以弘濟時艱

來遠集

卷之十七

三

李續溪相公

仔肩 國步者非太老師其誰昔者付萊公以
鎖鑰曾來虜使之疑若使還君實於中書定弭
邊庭之釁輿望漸見翕敷而鄙裏實先頌禱有
懷種種未易託之楮墨也久擬修候積意歲年
因憊從苦不解事未敢輕發今世丈言歸遣隨
後車少將積悃臨楮不勝瞻溯

李續溪相公

某無似得步武花磚傾承粲齒每一握對春風

文遺集

卷之十七

五

李續溪相公

拂人憶甲子之冬虐燄初張狂飈驟發曾侍閣
下于成均署中顰蹙相對肝膈交披娓娓移時
宛然在耳也嗣是某以苴杖去國而 嚴譴繼
之兩三年間朝不及夕念同人禍均罹雉而敝
鄉又執此連雞身在丘樊命懸砧俎矣比閣下
膺爰立之求而善類獲更生之望暗中護持幾
先消弭閣下有所不忍言又豈它人所能知乎
昔長沙公於劉瑾謝事之後委蛇亂朝持論者
斷斷不置其微妙苦心至鄭端簡稍能洗發之
彼其時大而劉忠宣韓忠定小而李景文何以
止於竄戍而不及死孰非長沙功奈何與隼沁
陽輩同日道也方 赫曦既昇夙靈猶在名在
黨籍者第許首丘爲幸羣小固已訟言之如某
者考槃無諛空谷自媚春明之夢付之隔世矣
筆鋒啓山伊誰之力從此茅茹彙征鋒車絡繹
師濟充 朝清明有象豈可彈冠交慶而昧於

酌水溯源哉某一種血性不後古人今春正二月間有持議者漫將韓老同傳不難剖心而白之夫宇宙長存皆公道所莫維也豈可使蒼素溷淆淄澠莫辨哉然而泰道既亨包荒爲急似當稍敦寬大歸之蕩平某依然老書生供啓沃無狀何敢談天下事惟望閣下赤舄言歸黃扉再啓實講綢繆之術聿收開闢之功耳久稽布謝苑結在心茲因孫世兄歸率爾奉候俚語不文選集 卷之十七 莊伏惟涵宥

劉是翁閣師

都中近事二兄已悉其八九矣老師前書謂附璫京察二案明而世運否泰可定烏知二案既明而葛藤未斷隱憂方大乎附璫之誅削全繫聖慈政府慄慄仰成懼無以稱 上意旨乃與二三大老拮据圖之然儲蓄未豫耳目有限不得不問材於臺省乃其怨獨歸之政府衆怨

溶溶羣目眈眈善後之策此時圖之已晚而衣袂少戒桑土未防安得老師入昕夕共事兼謀斷之資效墳笮之益乎茗溪陽羨各有交與而統均爲之盟主統均頗有當 聖意謀善類者近在几席之內而攻小人者戰在宮廷之外勝負大數不瞭然乎海虞用世太熾遭此毒螫今羈處郊垞以日爲歲事已白矣而負嵎者一疏再疏信信不休其不早去茗溪者蒲州師微爲門牆所牽然恐其終成臍悔也至 上之所急者事功而下之所爭者議論 上之所望者富國強兵而下之所持者東西南北始而厭旣而疑蒲州師曾因薛掌科疏拔其疑根之半今復稍稍叢生矣天下事正未可知豈待數年後始慮平陂往復哉衆君子望老師如望歲卽蒲州師初到輒以此爲言祇因枚卜紛紜尚無下手處耳其遲速氣候曾與二兄密商之竭精衛之

力以仰荅知已卽夢寐何敢忘亦總爲世道關心不詹詹於報効耳家舅書祇領并謝注存

又

自奏記老師而後數月間徑竇日啓呼吸愈靈幾番召對海內喧傳老師亦稔聞其詳乎幸

皇上出沒操縱寓意淵微無論諸君子欲揣其芽

蘖不得而羣小人欲恃爲金湯亦不得也荆谿獨對便殿似眷注極矣而此後窈然太宰

文選集

卷之十七

左

卷之十七

欲用史高無非爲掀翻逆案之前茅

皇上本不欲用忽而必用今又置此老之疏不下

而亦似若用若不用愚昧之見管闕聖衷則

疑忌君子洵有之矣謂倚毗小人似未盡然也

蒲坂師與老師同在政府時真有丙魏杜房之

誼昨冬初入都門正遇枚卜紛紜曾嚮不肖言

吾生平敬信惟南昌公耳促其出山朝夕共事

是吾志也遲之半載想無機可乘前此一揭抒

寫素懷但九閭沉杳寂然無聲或言此中另有微妙機倪者則非不肖所得而知也亦曾與

尊倅面商之而茫無緒端漸久漸忘恐又成過

耳之風總之山陰谷應雷鳴蟄出是羣小之所

長衆正之所短然孔子之荆先以子夏繼以冉

求仕曰行可自有迎天意於方來遘人事之必

至者不肖迂樸鯁生媿不能爲求夏有負國士

之遇矣承乏講幄亦以一片血誠自獻明主

而傾聽有之采納未見且入秋來細旃稀幸若

以橫經爲故事使儒臣闇然無色俟歲抄圖乞

身計矣

南司徒鄭玄嶽

甲子之冬狂飈初動沸鼎將烹台翁幸得掛冠

而不肖反自南來正如弱翮投羅驚鱗就網望

翁飄然出都門又同班生登僊矣豈意不以禡

職去而以扶柩去比扶柩中途而禡職繼之歸

職去而以扶柩去比扶柩中途而禡職繼之歸

職去而以扶柩去比扶柩中途而禡職繼之歸

家抵聖室緹騎相屬於道至蓼洲兄檻車就徵
愚甥舅豈有復全之理直坐待其及耳然從此
於生死關頭力戰一番萬事俱空華百味同嚼
蠟以此身作秋空片雲任夙生善緣惡業爲之
飄颻順境逆境無所不可經此洪爐鍛鍊雖未
必點鐵成鋼而頑鈍習氣亦稍去萬分之一
此可與有道者言也台翁清端之品宵人所深
畏而芒屨不露與丘明雖隣近猶不至連雞之
執不肖在憂患時度台翁之禍至此而止將來
留孤陽一脉以延正人種類必翁是賴豈意瞿
龜蔽日雰雰障天人心威感以爲劫運將終三
災時至忽然赫曦中昇蕩滌沉冥變爲琉璃
世界而不肖與翁復辭鴛鴦之盟入鱗鳳之籞
雖夷猶自適不作出處兩岐然亦夢想所不到
矣不肖處散地作閑官況驚茲而後惕息未寧
方將斷山雞之尾剪翠鳥之飾種種素心亦台

翁所知若翁之清而不激端而不亢冰壺玉尺
澄萬品于胸中而有汪汪千頃之度使濁流遇
之不得衡潰而逞卽清流遇之亦不以泌沸爲
高導襄陵爲安瀾合衆派而朝宗此台翁所裕
爲也目前之事微覺決排稍過而潢潦所聚亦
漸有犇堤嚙岸之漸矣使台翁久滯周南世道
其何賴焉若徒爲台翁祝轅者此猶俗子之見
也蓼洲乃郎携與偕來今卹典粗備亦可少
慰九京矣陳赤老後人何似君家東床自是異
材當計日騰躍也來教所及含沙肆毒者已伏
黜幽之典不足復置齒頰南中如曾霖襄臧芷
菴王中訥李廣霞皆可與談幸破格接引之率
爾裁謝未盡所言

又

再辱箋誨深荷注存邇來世運稍見清夷然君
子用陽而小人用陰其不敢顯然營壘相角者

往往于窳與閒得之今既介然成路而闕左足者自不乏矣

聖上聰明蓋世定爲不世出之主然水之移舟也
不必風濤鼓激而滌洞蕩漾之間雖萬石之艦
不能自持憂盛危明勿謂杞人爲愚也南中事
微聞其繁微細處不敢託之楮墨所翁以無心
消之毋使雁過長空留影未化何如

南總憲陳中洪

王遠集

今歲計事此中皆正人主持然未敢大展霹靂
手歸於妥當而已南計到則無不踴躍稱快者
至媚璫另爲一案上愜 聖心下慰羣望留都
在事固多同心已而知台翁主持居多所以長
安中人心喁喁日夜望台翁暨鄭玄老之來斬
未了之葛藤搜中林之遺佚苦布列濟濟無能
虛左以待倘此中一有青門之餞則台翁行促
舍人之裝矣不肖身在閑署何敢爲越俎之談

惟是世事雖見清明而餘氛未熄綢繆桑土不
容不瘳懷耳代 言非拙筆所任而澤老推台
翁之意強以見委雖樵朴無文實不敢漫爲套
語第恐秋間用 寶時台翁且移南而北豈長
守此官哉使旋附報未竟裏言

又

南中稍見紛紜想有得氣之先者烏知正人厚
集公論昭明 聖明在上妙有操縱正未易窺
本遠集
伺也敝同年陳益吾已轉南床誰爲領袖提挈
薰摩全在台翁而此間望翁之來閔閔如農之
望歲擊楫渡江行當不遠伏惟爲 國加餐

大司空李夢白

台翁以素車出國門不能攀轅握別嗣接手教
注繫惓惓可勝感佩以二十年翹企之私正幸
此來嘗得納履升堂樞衣接席領至人之咳唾
爲涉世之梯航草草晤言匆匆交臂雖還 朝

錫佩屈指可期而浮繫萍踪歸心常切徒有夢
寬環繞轉覺後晤蒼茫矯首楚天祗增悵惋而
已台翁行後又有蜩螳沸羹之象所號爲君子
者未能招徠鼓舞化天下爲一家而徒守其營
壘與彼法中相角無論平陂往復前車不遠且
以此布局以此負勝抑何自待之狹耶宗門所
謂枯椿舊處尋良可嘆也非博大寬平之大豪
傑以一身挺持而融化之則士大夫之習氣終
不可洗而滄桑陵谷終不可免搏掄斯世端有
望於台翁之再出矣陳石泓父母尚稽啓事真
令人日夜芒刺近有議易名之典者不肖爲梅
司馬一發擣之附聞

錢前輩御冷

不肖出里門時不知前旌之將發也至長干始
知之然留都不可逗留一宿而行遂不及摠侍
片駒暢其所欲言途次紆迴以仲冬中旬將達

都門而枚卜之紛紜起矣此事任之稍急持之
稍緊意外之變微以相激而成獨以

王上求治甚渴求材亦甚渴牧老貫穿古今講求
世故使其在 帝左右大爲啓沃之助今乃以
久著之公論久定之成案借爲抨彈之用且以
不預推者而搜擿預推之人挺身發難無嫌無
忌此在卑官外任且不可綸屏何地而可操同
室之戈示入宮之妬此老之自爲計亦疎矣但
突與之間未必無熒惑 天聽者所以一發卽
中迄爲 聖心不化之根疑一人猶可言也大
者疑朝士之植黨疑言路之把持疑前此三四
年間推折者未必皆賢搏噬者未必皆匪類猜
疑旣動旋以三尺法隨其後若長山果罹重典
則縉紳之禍正未艾也新歲白簡紛紜向之所
揣爲佐鬪者亦橫遭繒繳言者與導之言者方
以爲快意萬一

主上思其構釁何因發蹤何自安能使葛藤俱斷
漚沫頓消乎杞人之憂日甚一日若夫正邪盛
衰之間雲間公控之於前蒲坂師維之於後但
上之所急者事功而下之所保者局面上之所
綜覈者富國強兵而下之所照顧者東西南北
魚水之歡難邁鹽梅之用未成旁觀有識者望
主上虛已以任大臣亦望大臣宣猷以荅

主上就難孰易何重何輕此其際未敢深言矣

又

再承手諭商略娓娓不啻握侍終日也今歲計
典殊覺南勝於北在北微涉溫厚而在南專主
精覈天下惟精覈可以服人伯氏沒齒無怨廖
立爲孔明出涕皆服其心耳豈以調停爲道者
哉媚璫一案全繇聖斷其始欲大彰雷霆之
威今可謂及於寬政矣但以此事專委政府不
與外廷共政府未成料急而謀之部院部院

又籌謀于省臺之長而終未嘗與廷臣共議故
主持此案者省臺居其實而政府反居其名將
來府怨終有所歸人數亦覺太廣便有輕重失
倫之病而註脚敲訂快意者固多其虛鬆旁及
者亦復不少未可謂老吏斷案也所恃者聖
心之洞鑒天討之震懾耳而唧唧反唇者便
欲與要典作對矣爲今日計惟有修實政以靜
紛囂破方隅以平政體庶可仰承宵旰下平
怨咨而長慮老謀者猶未見其人若成慈老得
膺簡在揆地庶有助乎私心閔閔所望於台
翁之來更切矣周南久滯何異君實在洛昨承
雲間相公命與蒲坂老師言之謂部堂若須魚
貫大類河清聖意微以宮端近冗或借纂修
題轉是一道也今台翁所居之地敝同年有謀
之垂成旋以衆議讓而所讓者又物故未卯求
夜不肖亦切有步武之思焉以謝囂塵而養迂

拙未知能諧所願否也統均之地不清將來更多隱憂阻孫李而左袒茗雪以肆毒於海虞已明告之天下矣與突之播弄正未可測近因議論太繁合從連衡以求必勝此

皇上所最不喜者於是微有疑忌言路之意而別寄其耳目此亦諸君子之過也長吉諸兄幾爲要典所累不肖何敢以苦心自命幸蒲坂師護持楊慕垣甚力執難異同故衙門諸公皆免於議論然旁觀者猶耿耿未已惟有高臥一兩年以嘿消之耳尊倅索報甚急率爾奉荅日下冢公之去留枚卜之用舍又兩大關鍵而未可預揣也臨楮神溯

范太常質公

昨歲弟從中州而北未嘗過桑園若龍門咫尺豈有不相聞之理一時所號爲同志者後先翔武至若定力虛衷澄心朗鑒如翁兄者實鮮其

儼若得早入春明與二三君子相其窳繁商其步驟不競不綵有倫有理豈復有近日之紛紜今者蒼素纔分玄黃遽起臣下聚訟日彰

皇上疑根漸固拔茅彙征之後不講於包荒朋亡之理而平陂往復之兆又駸駸在目前矣聖明求治甚渴求材亦甚渴當此之際止覺臣負君耳不肖弟驚覓稍蘇餘生如寄昨秋出門時但願與野花啼鳥游泳堯天一入都門風波滿眼弟輩所處又與台兄異台兄曾爲掌家婦卽暫以筦鑰付姊姒猶可從旁而伺尊嫜之喜怒問臧獲之是非弟則未嫁之季女也惟有閉閨閤操織紉卽目擊之而心憂烏能出之於口哉至嚮者不自晦而漫爲人所指目動忍之餘不容不以毀光緘舌爲第一義矣卯夜彈炙台兄豈不審其時奈何輕作此語使一不相知者聞之豈徒以弟爲不祥之金哉蓼洲子携之而來

今尚在敝寓 卹典可徵其全矣晤張蓬老王
慈老知其爲朱完天者甚悉此兄爲蓼洲而死
實因蓼洲而不死也

梅中丞長公

鈞黨之禍前而顧厨俊及後則楊左周魏今北
寺遊覓碧血未洗而使吾輩留其千愁萬苦之
身爲 清朝點綴此一番凍雨嚴霜之後固宜
寒香破臘瘦筇昂霄而邇來景色一似新暘方
東道集

霽風霾未滌者 明王之疑根甫拔於前復中
於後嫉惡之念堅矣而信善之心未始得堅洪
也魏崔之徒恨不能膏斧鑕充鼎鑊而爲魏崔
所挫折者恐慈母惑於三至而壯夫傷於一釐
且 上之所最急者事功而下以議論應之
上之所最拊髀而思者固封疆增儲餉而下以
是非邪正應之針芥未必盡投而魚水豈能相
合此否泰關也今 聖明在宥師濟盈庭能共

濟時艱仰紆 宵旰使

皇上謂輔理弘化者必若而人而不必借襪線於
小材嘆虛名之難嗽又何戎莽之足虞而滄桑
之可慮哉台翁焚腸勁骨又鍛鍊於憂患之途
於天下事必籌之稔矣鑠鑠不足以辱寇公何
時納節還 朝爲羣龍領袖厝世道於平陂往
復之外以成百年之化乎若不肖竊有志焉媿
未能藏器以待徒與諸君子共安危同出處斯
東道集

已辛巳

總河李燦巖

不肖某與一二同志私相悼嘆謂逆璫之禍自
楊左諸君子而外惟老公祖受毒最慘其出自
血肉狼籍暨蠻烟瘴雨之中而留此不貲之軀
以衛 社稷者皆

九廟神靈所呵護也 神聖馭宇 國步清夷正
當仰借孤忠力肩世運豈意徑竇稍啓戎莽漸

乘朝事有紛紜之象正邪當消長之關老公
祖從邸報中見之必有中夜徬徨當食而不下
咽者不肖輩雙鳬乘雁不關有無時作故園之
夢與夜鶴曉猿重尋息壤是本願也興言及此
良可惋嘆細讀尊刻淋漓激壯雖可堅孱懦之
骨未免洒英雄之涕滄桑陵谷豈堪再見耶瑾
芽堙竇徙薪撤桑惟老公祖與老成慮者實
重圖之若不肖惟有傷憂天之空勞嘆填河之
無計而已小簡遂爲佛頭之糞覽之慙悚尤感
大君子之不棄菅蒯也

徐廷尉若谷

前年翁臺尚在夜郎弟有一書寄長公以諗近
況同病之憐倍關痛癢本謂握手論心此生永
斷矣 赫曦照空風靈盡掃吾輩以驚覓悸鬼
還列簪紳何異宿醒乍醒噩夢初迴今澄激之
後利用桑土爰集同心共延泰運此今日第一

義豈意枚卜一事浸長葛藤蒲坂老師入朝便
當殫力仔肩以荅衆望而性本孤直用主和平
半載遷延僅得了牧齋之案而突與可通又有
爲夜半之宣室者矣凡號爲同志者多朝氣而
乏老謀君子用壯恐又相激以成昔日之禍從
茲以往天下事更未可知也台翁何以有知非
之言弟所未喻一時正人領袖如司農總憲皆
在留京周南之滯不獨台翁此間布列師師苦
無片席改轍從北當次第而來耳此間以正骨
而兼深心者惟戎政一人而此老便爲戎政所
絆譬如麗姝而司庖廚變童而笕倉困用違其
才往往如此可笑也揮汗不一

陳侍御益吾

每接手教何叙致之斐疊而情事之婉晰也計
典事始見年翁顧慮之審後見年翁鼓舞之神
審則我不得不防神則人不得不爲我用今南

計周札嚴整了無遺憾比之北計倍覺光彩第
曾東牧老云得年翁主持留都休文公琰拜下
風矣然建德陽美兩公挈領提綱功不容泯而
兵垣傾心皈依此正所謂鼓舞之神也此間澄
汰後復舉媚璫一案此全係 聖怒絕非它人
所能慙患至 嚴諭政府漏者補之輕者重之
屢次督責致閣臣惶恐受事惟恐不愜 宸衷
然最初發下紅本便當宣付外廷與九卿科道
公議之而先奉

皇上秘密之 旨僅與冢宰司寇總憲商之閣中
諸老睹記有限仍不得不諮之臺省致冢宰有
捏單傾害之疏而倉卒考訂發改再三快人意
者固多矣或輕重失倫註脚未確者亦未必全
無也年翁試觀此局果丹書鐵案永無議論乎
抑事久變生仍有滄桑倚伏之端乎欲善其後
者須平人情培元氣且置葛藤勿言而講求兵

食搜訪宏材以副 宵旰以杜紛囂至方隅不
可不化招徠不可不廣尤今日第一義願年翁
以此意廣告同志亦不妨布告之天下勿使實
繁之徒巧肆揣摩陰懷觀望也

皇上未嘗不重言路而進退大臣之權又不欲盡
歸之言路攻之轉急則持之轉緩太真身無完
膚反得屢徼慰留固是政府微少決斷亦是新
年一二疏以逐之之道留之今逐冢臣者四起
而冢愈潑 聖意若愈堅雖去留操縱

皇上妙有機權然蠡起盆漏如厚集之陣 明主
所最不喜結黨之疑幸蒲坂借韓城事剖破七
八分而因攻冢之急又微有疑忌矣天下事須
批卻導窾爲之人不在多勢亦不在急君子用
壯有朝氣而乏老謀此所以常不勝也薊撫不
善撫馭致饑軍鼓譟 聖意謂言路不早發不
言所當言而言所不必言則幸有南中糾拾之

疏在耳惟耳目之官嘗在疑信之間而時寄耳目於厥衛曾爲政府言之不諱也此則可憂之大者去年圯上一着害事不淺惟有掀翻窠臼卽扶陽抑陰亦必以朋亡中行爲主論人論事先從經濟實用起見

聖王兄臣下有分憂急公之念而不涉於伐異雷同則上下之交庶可徐貫乎第灼見事理如此故敢爲年翁告牧老之案業已大明矣惟吏部之覆第知其出長垣手必不妙而今且不免於叫破卽以俟後之人猶未知 聖意何如得成禮而退以原官 予告否也其間舌敝唇乾心血罄盡牧老當知之耳率爾奉報所欲言者未盡萬分之一

方侍御孩未

衆正彈冠之會獨使仁兄飽玩雲霞此亦 聖世缺陷事而先出者之恥也第冷局閑人有口

不能呼號有筆不敢騰播惟上則密啓之政府而下則微商之臺省一二同志如訥齋鹿友諸兄此不待鄙言而殫力推輓者然殫力亦不得不相機訥齋有所舉動因計前難以商票擬遲廻以俟之鹿友疏已具第隨與蒲坂師言之矣忽聞糾拾陳心龍疏無端溷及尊名此諸公之失點簡然已駟不及追而唐司馬球高胡又借仁兄作榜樣大可痛恨此皆造物者尚欲置之

文惠集

卷之十七

七

嚴壑間借英雄氣韻爲山林居守而仁兄一種酒後耳熱拔劍擊壺態第能想見之雖迹溷興朝未嘗不心懷舊侶也邊烽未靖時故多艱明主求材之念切於饑渴而跋前覓後又復繫騏驥之霜蹄鍛鵬鵠之霄翰獨坐咄咄時勤浩嘆然 宸聽終無適莫而羣賢誼深推輓俟前言稍冷則公論還伸仁兄弟稍需之未可要鷺鷥而盟息壤也近者澄汰之後復有媚奸一

案此全出 聖慈絕非人謀可參但前後安排似不無輕重失倫者正以密勿定謀而未嘗公之外廷耳仁兄山中靜觀此舉果爲丹書鐵案乎抑將來未保其平陂往復乎幸熟籌而秘示之當與有心人善其後也

王按院孺初

伏讀大疏所以保全循吏者委婉周晰使斯民三代之遺得稍伸于吳中皆老公祖之明賜也從此涖茲土者柔不茹剛不吐護善類如越雞之伏卵擊豪強如秋鷹之逐鳥吳之民庶有豸乎至若衆志難調有口互異老公祖所爲採擇而主持者更有無限苦心不肖輩亦竊聞之惟有焚香頂禮而已卽藜洲有靈亦當啣結于地下 旨已下部當與敝鄉諸公殫其綿力以始終之先此布復非敢言謝

南吏部王中詔

偶過石頭得共諸君子笑言爲快至如翁丈正骨嶙峋道韻高簡尤第所心儀而願託于臭味不意顧高諸先生而外翁丈與曠如鳳超遂成鼎足可令惠麓增高清泉愈泌矣驅車而北祇謂 聖神在有氣象維新願隨賡濟之班觀雍勺之盛不意角壤成風玄黃載見目前事執正在剝復之關杞憂發恤殊未艾也翁丈從邸報中畧見端倪當與二三同志北向咨嗟至於徑竇旁開莽戎漸起非邸報所能盡者恨不能縮地而道耳清曹吏隱故自不惡但以一片有心人置之散地識者寧無遺恨緇衣篤好亦不敢藏之胸中或圖得當以報

南吏部臧芷菴

兩辱手教宛如面談第初入都正值宮端發難之時豈無伏莽者摩厲以須而終廻翔不敢動以正氣方盛客邪無繇而入也黨之一字明

至已不能無疑至任黃毛諸公連章入告又多
以鄙褻之詞輕瀆 聖聰不特增

皇上之疑而且觸其怒此任道長之所以見斥也
迨薛賓廷因南臺一疏復踵陸工曹之後而爲
門戶把持之說以撓察典幸元揆痛言剖晰轉
移 天聽而羣小爲之褫魄噤口屏息以聽幽
黜此際若無蒲坂則稀突鴟張將不可勝計主
察者立脚不定而察事敗矣黨奸一案又全出
五集 卷之十七 宋 韓氏
聖斷三四年間借端之毒熾以剪夷善類者
其姓名盡載丹書卽有漏網不過十之一二耳
天討用彰神人共快誰得干之而又誰敢齟
之惜中有頭緒未清輕重失當者此則當事大
老之過也牧齋事已奉關節旣明之 旨則潔
身去 國不患無期惟宮端埋根不動爲目前
一大蠹耳來教伺隙而發勿遽以口舌爭可謂
深中窾綮諸君子多銳氣而鮮深思亦可慮也

錢抱老本同氣類近者攝計一疏未免有人相
猜今益吾兄已極爲辨白更見其近日種種舉
動共渙然冰釋爭借之爲嚶鳴鶴和矣惟補考
選者此中相成較少其微細之故弟已與廣霞
兄細言之而廣霞之 旨又有數焉非人所能
預也率爾裁報尚圖嗣陳南中諸君子統致鄙
意

臧茂才

五集 卷之十七 宋 韓氏
客冬辱手書中有裏言娓娓僕隨作數行附入
令兄報函矣豈猶未到耶僕承乏 講肄身在
日月之際而迂疎莫獻啓沃徒慙來教三端深
中肯綮但元揆祇以體勝且平津閣前草深三
尺僕亦不能常晤之今之爲昌言危論者不乏
人而深心老謀頗少若談及職業 聖主所必
樂聞此最上頂門針惜未有批却導窾者 實
錄重修何異宋之朱墨史此正史局事但其副

稿尚未見俟見過得其紕繆處不妨駁正耳令兄以名賢被抑今主爵者留意世道必能實夾袋中丈何時入都當時時促膝暢所欲言揮汗口占不一

與衆門生

不佞年來憂患中頗留心慈嶺之學凡世間有爲功德雖佛事之麤者而萬法門中一事不捨且以驚悸餘生從戟林劒樹騰越而過以有今日人以爲造物安排自有預定乃不佞嘿自覺知則冥中護持真有不可思議矣實願殫竭寸心紹隆三寶而敝城有瑞光浮圖其靈竒瑞應具在小引中此皆人所指目也檀樾殊勲造塔爲最而綿力有限所望海內同志共酬鄙願者孰有切於諸君子故特遣緇侶不遠數千里介鄙言而請亦知萊蕪之塵不堪布地或以筆施舌施威德施皆與傾囊無異又恐此輩不解事

久留地方不便但贖得百金付之卽津發南還世間出世間法總歸圓融而無留礙不佞亦藉此爲諸君子告萬望留神勿漠漠視之且以佞佛姍笑也

集卷之十七 終

終

文遠集卷之十八

目次

書牘

侯祭酒木菴

又

門人張子襄

范中丞質公

張臨川受先

徐選君明儔

朱制臺恒岳

曹撫臺薇垣

又

翟中丞降玄

耿中丞樸公

沈侍御青嶼

瞿給諫起田

梁大叅大胸

孫樞輔愷翁

周挹齋相公

孫宗伯淇澳

王座師翼翁

王按院孺初

李學院玉完

門人梁清江

何孝廉彥直

目次

文遠集卷之十八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南司成侯木菴

年兄去而弟有懷無可共吐有事無可相商月

下風前無可共盃酒拈題敲韻無可資鼓吹聖

人言德不孤殆欺我也晤彭君宣知老伯母設

悅之夕兄遂以橫金衣緋拜舞堂下遙想三年

前曷仲禰削父子愁嘆豈非噩夢初廻又如沉

疴乍起具千古眼不足爲奇若以家庭榮瘁言

之則年兄所取於天者亦奢矣浮河而下登石

頭城婆娑於鎬京辟雍之間進諸生談說經義

考先王之典制退而三山雙闕以至四百八十

寺次第遊賞年兄生長中原驟而見江山之秀

麗人物之風華必有浮白狂叫跌宕而不自持

者天之所以贈兄又豈一端可盡也弟自喪母

後捧檄無歡鮮民多感比年兄聚順者不啻霄壤成均席地可與兄南北相望爲書生雄長而乃以講筵阻啓沃 聖聰身在日月之際豈非隆遇第碌碌猶人雖不至賈越失措求所謂傾蒲座而點蕤旒者猶未得其朕也至若葛藤未息紛呶載起海虞之局甫結而義興 特旨傳宣幾同於宣室之夜半屏人造膝雖政府不得預焉其事太奇其所繇來者顯露其變與聽之則宣麻旦暮矣攻之則恐相激而甲子之禍復見於今苦心世道者欲稍稍羈縻之以養其厚顏而殺其流毒則弟與君家伯氏及練任鴻公祖之見是也而正人皆以爲非且并吾輩而並疑焉於是一切不敢問而諸君子以必戰爲主矣國家事恐從此又有一番決裂何去者之高而留者之苦也此弟所以羨兄如兄而猶思圖南掌院之闕以從兄於碧波翠巘之間也且兄

而無弟正如入村谷中無鄉導金陵名勝必不能盡遊遊亦必不能盡暢異日叩兄必有茫然瞪目而不知所對者其何以拔我於十丈軟紅塵而爲兄作杖屨乎毋使爲一足之彳亍也縱筆發笑

又

得年兄手書展轉數四宛如坐雞籠山下與年兄班荆剪燭也貴鄉離白門不甚遠白門亦非極卑濕之地何至使年姪輩浸淫末疾此大不可曉得非衙齋中久虛無人陰寒停結偶觸生病耶想不久自霍然也山遊之樂亦未見領其全勝南中大山水幽邃莫若棲霞韶麗莫若牛首奇宕莫若燕磯其它如清涼龍潭雨花水末秦淮河畔翠袖聲喧玄武堤邊紅衣香送以至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使人流連酣適窮日夜之力而不知止以騷人韻士置身

其間何異羣仙吹入蓬壺諸天託居堯率而年兄來書猶若有未盡愜者非攬勝之興未雄則探奇之儔難挈耳北司成勢同逐鹿弟亦厭而不取南院一席頗有意焉不謂其忽授之瑤兄也弟初廁講筵、主上勤於典學兩月中亦有十餘次秋來漸覺稀簡使講臣爲之短氣至於時事紛紜聖心偏主弟每於陳說之後婉爲規諷弟既披襟而談

皇上亦側耳而聽而二三中堂每爲悚息遙遙汗流浹骨吾輩讀古聖書遭逢聖明身在日月之際且對御談經比之伏闕上疏者其體優其禮隆其氣揚於此不吐露真上負天子下孤所學以此得罪去有餘榮故當冢宰排激高史荐用黜陟治亂之關消長停伏之數未嘗不隱隱欬欬引歸時政惜孤而無徒唱而莫和家舅題補兩月迄未進講而朋黨雷同之語時達

于宸聰卽未至一暴十寒然已暴寒相間矣年兄之補南也在第末題日講之前故弟不敢阻迨年兄去而鴻寶繼之弟乃痛言于蒲坂雲間兩公勸其挽留而終不可止此意鴻寶兄知之想爲年兄道也

皇上之厭言路極矣其疑臣下亦極矣愈激則愈疑愈疑則愈怒是英主也豈可以相持而取勝者挽回調劑尚默用其苦心而不必張皇意氣顯暴其形迹卽南宗伯一推大有微權亦是三四同志大費苦心處已爲

皇上所覺矣又豈有大聲疾呼而反得之者乎枚卜一事竟成窈然以揀時之成毖老虛而無用而小用之於佐銓銓事亦大有賴焉佛家所謂白法調狂象也子襄迷謬異常氣之所好亦好之冢之所惡亦惡之使弟異言法語兩無所用每聞冢有舉動直呼而詈之曰求毋乃爾是

過與此語流播長安而南中尚未知耶然此生自是粗莽人亦素有血性危不持顛不扶誠無所逃罪長君逢君或不至此年兄亦當以吾言爲定評至於羈縻之說更有萬萬不得已之深衷與其迫之而使合孰若攜之而使離今

皇上之去留用舍總不可知擇禍莫若輕終不當以此說爲全非而老成却顧反遭投杼之疑今弟與任鴻公祖輩皆付之東流矣絕不詐拖泥帶水事南中持論極正而持局太嚴風影之談有往往信以爲實者倘晤鄭玄老陳中老諸公須一一剖晰之種種議論種種作法須以甲子年爲戒弟實有杞憂非漫作調停之語也至於歸心甚切得便卽行雖不以預約終不託之空言耳楮盡腕竭不能更罄

門人張子襄

足下行後得途中所寄書何論事之委悉叙情

之詳登也足下自是血性男子不肯附人籬壁隨人脚根本欲獨往孤行反類人棄我取瓜田不避弓影生疑此衆目之所以眈眈羣啄之所以呶呶也方足下之未行不佞旣爲之心碎迫足下之旣去不佞復爲之舌疲許大長安與足下出入相友肝膽相共緩急相仗者幾人嗟乎當乙丑秋冬之間不佞匿影深廬我旣畏人人亦遠我而足下衝寒策馬不憚千餘里間關跋涉留連款昵金石可斷此誼難諛能於此際作千古以上人必有卓然不可磨滅者夫不佞自守其鉛槧之職絕不預人間一事亦不願插入片語獨對足下則忠告惟恐不盡別足下則護持惟恐不力總是相愛之過不覺自涉於心耳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蘇長公亦嘗爲此言然師溫者呂范之徒也畢竟是君子師荆者童蔡之輩也畢竟是小人

盛衰倚伏天道所必有至於彼此界限失足傾
垂可不慎哉和平調劑之學是不佞生平本領
不如此必不能可大而可久然惟精微之後而
後可進於廣大此不佞又代子思下一轉語也
至來教所云勿以必行之意上撓

主上勿以不原為屬俯扼羣情即有生恐無如戀
骨此皆鑿鑿名言凡當事者宜寫一通置之座
右足下甫出都門又有一番洶洶足下嘗預為
人道之又若自幸其言之中者在足下祇明其
在事之調停而在它人轉疑其將行之排故凡
足下之居功處即是叢疑處也幸

聖上原無適莫此老善自操縱劑量有人寧可
望足下且安坐山中靜觀時事可耳最可笑者
南都諸公疑足下而併及不佞謂冢公之再出
不佞使足下勸之豈非夢中之夢嚙後之嚙耶
金陵之行得已且已南中持論比此間更嚴也

京邸復遇賤辰不勝栝樵之痛端使遠存祇增
感悵瑞光浮圖事檀施無盡冥報亦無盡增鶴
表之祥光感麟兒之瑞應決不唐捐惟足下自
酬其願并為大力者推廣之

范中丞質公

自台翁出都門而長安之紛囂日甚一日以一
事而牽引無限葛藤激成無限水火若使台翁
在此苦口苦心調停其間定不至是今力爭不
能皆言掛冠而冠又不得掛相持未下將來不
知作何光景又不知吾輩生於今世亦復有帖
然寧謐渙羣聯異議論潛消實政修舉重見蕩
平氣象否興言賁涕知翁兄同此愁結耳呂豫
老大有捄世之心第惟恐其踵翁兄後塵擁節
而出也何時入中土嵩洛之間當比臨淮入軍
旌旗皆變矣制詞當即日屬藁以仰酬任使
然誥勅未到用璽未有期也使旋先此奉

復

張臨川受先

翁丈嶙峋正骨堅於百鍊蓋上天所篤生以爲世道砥柱爲王家楨幹不意流俗波靡之中吳儂脂韋之習而有挺然卓豎如翁丈者雖著仕方新服官伊始而歲寒松栢之意居然可想數十年間吾郡真君子如鹿城張可菴先生郡中周蓼洲翁丈宜取則焉第輩碌碌不足道也京師臨川薦紳頗少卽有之亦罕同臭味故尚未聞翁丈治行然治行須問而得者其人可知捧讀來教滿楮篤忱所謂真語實語其最心折者不用爛套四六不將苞苴侑械惟以惓惓精神默爲往來便可徵治行之一班矣江右風氣最爲近古士大夫多矯矯自矢宦遊其地者好惡是非不失斯民之直往往賴其夾持勉自砥礪獨撫州稍與南吉異其議論趨向亦往往與

南吉諸賢相矛盾如新僉院易白樓獨爲鐸鐸丘毛伯爽氣逼人第與之交最久然其立朝舉動亦有不滿於公論以此不見容而去至於甲子歲首發大難開數年黨錮之禍者卽臨川人翁丈此時以愷悌心作循良事雖黑白不必太分然胸中自宜了了要之微察其居鄉則居官之狀亦可見矣侍在肝鬲敢密布之毛伯到家爲第致意此公與弟乃二十餘年布衣交也湯義仍先生自是文人之雋倘有遺稿幸爲刻之有秘書幸爲抄之聞其家有冊府元龜一部此書無刻本展轉抄謄亥豕實多獨義仍鑒釘精覈海內藏書家所無得繕寫一部歸而廣之同志甚妙但其書有二百本卷帙浩繁且書寫必用胥史而此輩最善舛錯若非訂定之本則此書故饒有之不煩更錄矣古人以在官寫書爲風流罪過弟亦漫言之非敢必也敝通家吳

世兄食貧可念倘過臨川幸爲第一慰存之家
舅旦晚可到長兒尚在邸舍雖在都會苦於面
牆賴有九一兄時相質耳辱念附謝率爾奉報
未盡縷懷

徐選君明衡

不具千古手眼不能爲一代權衡仁兄欲進退
今人而先月旦古人良有意也第不知地下陳
死人亦有爲之嗑枯爲之下石否古人之雌黃
一定而今人之妍媸萬狀更於此下一轉語幸
無曰將無同一笑

朱制臺恒岳

捧接雲翰未及載筆而餞斬兩會之報至矣
聖明聞之喜動眉宇臣隣滿朝無不酌酒相
慶援桴行陣固自有人而發縱調遣非師臺其
誰水蘭倚角而爲亂不類逞日播酋彳亍無耦
且昔日中國物力全盛它省助兵助饟者如蝻

田唆今元氣散于奴虜卽楚滇之間亦以犇命
告匱今兩酋盡殲不特蜀黔安而西南半壁舉
安矣此其功直當與靖遠新建等非近日李長
垣可擬也聊于制詞中一揚厲之厭薄格套
不欲爲駢語又筆札填委適與講筵相值所
以鋪張世德者實未盡鄙長且無論古人嚴重
鉅麗之詞也有負台委慙愧無地

曹撫臺薇垣

比聞吳中商羊爲虐米珠騰踊不肖等言敝郡
如一積虛之人外貌腴澤魁然可觀而精已銷
落矣更加客邪乘之將一病不可抹水旱盜賊
猶病之有風寒癰毒也豈外疆中乾者所能勝
哉幸有國醫在焉標本並治熨劑兼施以扶榮
衛而滌膏肓池水神鍼端賴妙手卽家之父兄
子弟惟有搏額乞命而未敢忝一議也

又

不肖雖遠在長安而燕吳往來如織側聞老公
祖撫吳之政肅比霜清恩同日麗至於胥胥寅
緣上下以哀鴻之隨膏作碩鼠之窟穴老公祖
繫以三尺繩之此輩股慄膽悸稍有戒心錢穀
出入庶可權其輕重無取盈焉吳儂其有豸乎
昔以開府造福吳儂者王端毅周文襄後指不
多屈以老公祖之苦心地方真堪鼎足矣陳父
母事如挽葉舟於賊浪之中絲毫皆藉神力練
任鴻公祖及侯六老言之甚詳從此而循吏有
勸使豪有力者不得操其短長此於世道攸關
又不獨敝鄉蒙休襲慶也正須大疏暢言亟促
其投匭矣部覆按臺疏甚佳想旦夕可奉 俞
旨崑山事業商之政府以抵餉爲便蠹袋等項
亦與司空言之矣先此布復尚圖嗣報

津撫翟隣玄

不肖爲諸生時頗嚮往海內諸君子於邸報中

事頗悉其崖畧故於台翁時勤執鞭之慕一聞
前旌入都卽捫衣奉謁實以慰其渴仰自快生
平非徒以謏狹書生輕叩籌邊之畧也敝同年
樊民部紫葢乃不肖肝膽交彙刻大疏而問序
於不肖或稀苓馬渤亦爲藥籠所收故有是命
不自揣量傾臆輸寫惟恐唐突崇嚴而芳訊下
存頗蒙鑒採資蒔凡草從此得附椒蘭之末矣
國家多故正當借耨耨以肩大厦奈何以舳舻
蜚輓之事久繫衮衣俟日暮還朝得時時瞻仰
是所祝也

耿中丞樸公

兩接手教情詞娓娓宛如西牕剪燭也 朝端
議論殆不減於疇昔惟媚璫一案斷自 聖衷
以彰 天討但密與諸大老謀之而不付外廷
未知能如流共放幾天下咸服否此番澄汰後
便當永斷葛藤商求實政以副

皇上宵衣圖治之意若相尋無已引繩披根正宗

門所謂枯椿舊處尋必至於平陂往復而二百年來之元氣剝一層復剝一層國家之事去

矣東奴西插烽火相望庚癸脫巾所在見告薊門臺軍釋甲執冰而踞此皆肘腋之憂第嘗謂餉不可不措而數不可不清今言匱饌者遠則二三年近者亦不下數月果一一有其人耶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吸露食風非健兒事主兵

土著猶可隨事覓精客兵嗷嗷豈能坐待西江而遲至歲月之久其間不無可疑矣方今帑藏如洗輦輸困載皆赤子之膏血以充饑軍之枵腹可言也以實將吏之貪囊不可言也各邊督撫得姘潔而精明如翁兄者稽其欺隱覈其虛冒掀翻相玩相蒙之陋習而一一以實數聞於上雖剗肉醫瘡以博介士之死命亦復何辭翁兄昔在職方第嘗求諸塞將士實數此猶據冊

籍計多寡也今擁高牙大纛矣能按行伍辯虛實乎然翁兄撫晉猶爲邊中之腹所治軍不若邊郵之衆能以此意小試乎旦晚入告

天子弟且傾耳聽之至若稽覈之法無場聲無着相可使繇不可使知此又在微妙神通未易以楮墨輸寫矣去歲國是未定護璫局者猶欲網人於林莽翁兄曾面折之更欲具疏爲倪鴻寶作墳篋弟在田間聞而壯之謂翁兄受此洪爐煅煉骨愈剛腸愈熱當此聖明在宥使翁兄擁節鉞坐關河而不領儀舞之班亦爲缺事衮衣東歸計期亦不遠以愚見揆之挈領提綱渙小成大在外不如在內之爲要剔奸釐蠹治兵息民在內不如在外之爲實翁兄業已舉其實者又豈能辭其要者憶甲子初冬訪翁兄于蕭寺相對禪扉日旰忘別固儼然兩頭陀也五臺山在四履之內係震旦靈區再來人幸以

菩薩力作大金湯山中有華嚴嶺吳僧如壁居之方作佛事此僧亦稍可談得蒙布施以資勝因涓滴大海等無有異智者勿笑以爲迂家乘小刻奉供清覽

沈侍御青嶼

弟與年翁七年之別窈如隔世昨歲白門一晤紆懷頓釋語次偶談及錢孝直張二符兩年兄而年翁卽形之薦牘衝口之言相信如此知已之感在兩年兄尚淺而弟更深矣至賈計部之事弟初不聞入都晤蔣澤老始知之相公仁厚人也或以至戚相關代爲乞憐則有之絕非爲它人修怨者陽和之擢弟爲駮然其間委曲非閒局之人所能知亦非閒局之人所宜言總之以年翁之真心真品內司風紀外操鑠鑠何所不宜以內外之間分得喪者在淺夫容有之豈磊落俊偉如年翁而用此介介哉況長安中有

識者競爲稱惜所以償年翁固有在也弟嘗語相知吾輩處世當如國手棋於局中取勝一着一殺間何足論勝負人多以此言爲然并發年翁一粲

瞿給諫起田

弟所見熱腸如炙直道如矢無如翁兄者旣爲善類倚重必爲異已側目不兩立之勢也長安楸枰種種變幻與交之間介然成路賴

皇上聖明事後未有不覺覺之未必不悔但操縱自有微權不肯以刻印銷印之跡爲人所窺正如蒼公福善禍淫待時而發如同之壓糟糠跖之肝人肉皆不必致疑於造物而況轉旋在須臾起滅同泡漚者哉今之大勢如駕鯨鱓而泛溟海雖有掀天之浪羣篙工之力亦足撐抵之而微苦於舵師之不靈卽不至覆舟之患而布颿吹折蓬牕墮落姑聽其浮沉而不能掄舉朝

喁喁日夜望大名公早宣白麻快覩救時事業
弟於此際寸舌盡枯一腔欲嘔而精衛填河未
見其濟然而盛衰修短全繫乎此舍此更無第
二着也收老竟以爰書結局人心所以愈忿然
而西臺紀事則蘇子瞻先被之矣何足爲詬益
吾兄旣轉南中清議誰主前者載鬼一車祇爲
香火二字弟斷以爲必無幸而如吾料也偶有
便郵聊抒近況惟祝翁闔門養重卽竿牘少出
徐俟環召願切願切

關內道又大胸

捧讀來教又如一夕面談也數日前得袁自如
書談及閩外方畧語近遊移反覆味之莫可控
揣來教所云從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真可謂
刺其膏肓矣從來迂濶老生侈戰而羞歎夫歎
何足羞無論前古卽俺答一事高文襄名相王
襄毅名督撫津津而談五餌戎索在手迄爲數

十年之利其所恃者豈獨金縢哉惟戰備有餘
而後款局可成也今衝鋒陷堅者幾何士握奇
運籌者幾何策糗糒糗糧支幾時火攻水擊分
幾道我之堅瑕虛實奴所稔知也彼縱力殫於
儉歲勢分於閭牆出其銳卒當我羸師剽掠之
所獲豈減於犒賜謂我能穿其鼻而掣其項使
之帖耳聽命弟不敢以爲然有爲之解者曰款
乃權機戰乃實着三十萬金買馬其意可知然
戰更未易言縱雲錦成羣提戈攀蹬者膽勇何
如技擊何如犬羊糾聚可盡憑馬足蹂躪哉如
許金錢皆有勾稽會計亦未可泥沙擲也年兄
旣與自如同事不特宜用苦心兼宜用苦口人
但知封疆之事多悞於不和而不知往往悞於
和胡隆宇高玄圃非惟熊芝岡之言是聽者哉
而憤迺滋甚確有不可不但當以口舌爭抑且
當以去就爭 聖明在上未許棘門灞上相率

而爲兒戲惟年兄秘之秘之劉范老乃真知年兄者昨與之談深惜年兄此出俟其泄事不妨微細商量尊刻領教別紙大足鼓掌然不敢不秘也

孫樞輔愷翁

琅函既至按之寸許知先人墓碑從雲端飛墮亟盥手焚名香跪而讀之讀未終篇淚痕斑駁側理欲腐不知泉壤何幸廼得微五色補天手使短轡結爲大年幽幃揭於杲日至若予之君子以防小人予之小人亦成君子等語的然千古名言首尾唱嘆滌迴紆轉抒寫淋漓沈鬱深厚此種神理自當後天而老兩先人亦當後天而朽矣自揣生平無以酬罔極於地下所仗者斯文在耳糜肌剔髓非所鳴報惟有痛自砥礪無致隕越一以荅生我一以謝知我不使綠羽黃裳啁啾笑人竊盟之衾影永矢勿諼矣旬日

以來烽烟少熄捷音時至孰非太老師發縱之力諦觀所貽大帥督撫等書不肖輩雖禪中蠱井底蛙而薊門以東關門以西瞭然若指掌間今輕敵寡識者動言隻輪不返持重太過則又近於養寇若夫沿邊列寨而留賊于腹正如癰疽在要害之處不從內拓而以藥封閉其口痛無所洩而返攻腸胃將有性命之憂不肖深以爲懼來書引歸師勿遏之旨以爲獨擊其首不如下手凡當事者咸謂允宜總之今日事機惟將問外事權盡歸之太老師一人如唐之任裴晉公宋之任張魏公當不令其旁掣必能辦此賊然此猶第二義也又不若還太老師於內中書樞密無所不可如宋之任寇萊公以閫內制閫外而北門鑠鑰帷幄收之有餘矣此於

聖王執簡之道甚佚於諸公謀國之擔亦甚輕而

若躊躇有待者想醜虜尚未至天亡之會而橐
弓臥鼓尚有待也若夫策厲主帥使早見其用
調御諸將使人得盡其用鼓舞關東之兵使其
樂爲吾用敬以三言爲芹曝獻主臣主臣

周挹齋相公

平津之邸雅不便樞趨卽前此座師閣師有經
月不見者閣下今日以知已而居揆地始知不
肖經經之性耳元老意主必去於大臣進退之
幾已嫌其晚矣屢旨溫慰盡出閣下苦心不肖
曾轉聞之渠深致感但求 允放成禮愈見相
成至於借題發端衆釁狎侮者其人可知此在
密勿間當有折攝互用之法以銷歸無事共濟
時艱今不務外戰而尋內戰駸駸乎開其端矣
一人不足惜也如國事何若不肖所深憂者
聖明在上而微有不信臣下之心以數人之猜
疑而漸成舉朝之厭薄濟濟盈庭長才異能誠

不多得若蓋忠赤忱猶未盡乏也善乎劉京兆
之言曰危急存亡之日舍士大夫誰與共安危
者此言大可味卽如塘報繁縟抄傳是明以羣
策爲塵羹使其昏昏盡囿於醉夢中也向來之
禍釀於怡堂今實教之怡堂矣中外仰望盡在
閣下此探本第一義也冒昧主臣

孫淇澳宗伯

老先生杜門却軌雖闕閭中如在深山戒門者
不得通半刺而涉劣承學如某每過毘陵必啓
扉延入慇懃誨諭注望良深知已之感中心藏
之某此番小草爲暄霾之後雲日重朗思隨儀
舞之班共廣明良之頌豈意一入都門玄黃載
起祇因伏戎未淨轉致沸羹相續然凡在同志
有不得不任其咎者 主上英明天縱銳意富
強本欲以漢宣綜覈之政致文景富庶之風威
震三韓風行九塞斯至願也乃 上以名實事

功求而下以東西南北應言人才言邊備總未嘗實心講求而清端寡用之劉范董付之以鎖鑰汗漫無稽之袁自如責之以犁掃無論汰兵而兵欲譁清饒而饒愈詘即使兵不汰饒不清而裹糧坐甲終不得其一臂之用至於虜騎薄都城徘徊往來四十餘日至十二月十七日城下之戰一鼓而殲吾師三萬餘人重兵宿將爲之罄盡而鐘簴晏然此莫非 廟社之靈而

聖天子福力所攝持也合濟濟滿朝之人皆爲碌碌無補之士臧穀亡羊何分彼此遂使異己者得乘此以攻其瑕謂國家之禍皆若輩釀成之夫釀禍固未必然知其將發而莫知弭旣發而莫能救豈特四郊多壘爲卿大夫之辱卽曰賢者無益于人國亦無所置喙矣老先生出山之念冷于層冰而憂國之腸痛于劍髓當邸報斷絕訛言傳播其永夕徬徨當食廢箸此不肖

所能想見凡當事諸公盡辦此肝鬲矢志捐軀并心合力天下事未必不可爲而無奈其力斂于呶呶病入於泄泄也不肖在此橫經載筆在文史之局雖非國家所以備緩急然處囊立見則趙文肅嘗自見于庚戌矣而呼號罔聞涓埃莫補若而人者將安用之不若追隨杖履于衡泌之間讀易味道以終其身猶勝于索米長安而成其爲草木之腐也當此之時豈不望老先生之一出而不敢必其出如不肖者可以歸而隱矣先此奉訂不敢嚮長者自食其言敝門生很猥去官得大君子一言爲重豈獨此生之感臨書神溯未盡裏言

王覓翁座師

旬日前有客自南來傳言太老師捐館二三子愕眙相問惟祝其爲傳訛也昨金靖遠年丈以手教至始知其非妄而忉忉者累日念老師暫

憇故鄉正可借獨樂之優游萃新豐之愉事百
福雙親三公一日至於槐堂畫繡椿庭夕陰如
近代李文定嚴文靖非異人任也何摧蘭之淚
未拭而攀栢之痛方新知老師純孝天植五十
孺慕苦由之際悲賈倍常不肖輩既不能手溢
米而進雞骨之旁又不能敦美材以慰狸首之
願遙天躋地于邑莫吐聊藉孔生薦其明水老
師其矜而諒之近者虜薄都城視

世宗庚戌其禍十倍不肖碌碌猶人渺無補救既
乏借箸前席之謀更慙免胄馳師之望雙鳬乘
雁將安用之俟邊烽稍熄中外解嚴春夏之間
卽圖乞身計矣老師經營北域恐不能近舍華
陽而遠尋貴竹畚土栽松不肖願以身任之豈
徒効輓紉兒郎以溼露之歌而代蓼莪也長安
棋局孔生能口繪之無俟縷述百惟嗇哀珍重

王按臺孺初

自老公祖按行吳地吏治改觀土風蒸變至于
援兵調發之際鎮壓羣訛安輯重地徙薪曲突
功在無形此真一方之保障宜其萬戶之尸祝
也不肖以樸簌無似都門邂逅握侍片時老公
祖若以爲可與語者郵筒往來勤渠下問在不
肖感知投契更有在蔭覆之外小兒宗昌質本
駑駘媿非渥洼之種而老公祖特加剪拂置之
冠軍破格殊遇寵及後人其感又何如也一番
虜警濟濟盈庭實無殊謀秘策可以分宵旰之
憂遂使彼法中人得借爲口實今煩囂競起國
是溷淆小人多乘機鬪捷之心君子懷憂讒畏
譏之念至虜在門庭殊無去志而綢繆桑土了
無實着種種可慮雅非一端老公祖繫轍花驄
而馳神絳闕烽火連天浮雲蔽日必有中夜
徬徨當食浩嘆者惟望竣事還朝亟借前箸
之籌更作狂瀾之砥耳率爾布謝不盡惓縷

李學院玉完

恭惟老公祖秉人倫之鑒操大治之權自下車以後北自江淮南及吳會不特文還正始抑且人習周行不肖雖不敢以竿牘唐突記室而蒸蒸之化流傳都下每爲芹宮諸士慶伏承睚注遠賜慰存卽以尺書奉酬明教而虜警至矣烽火連天郵驛梗路卽載命而來者坐困邸中以此久稽報訊醜虜崖略敬具別東軍旅之事非子衿所能知忠信甲冑亦是老生腐談惟是啗啗之暇責令講求經濟使其脫穎而出者皆爲有用真才是卽國家三年之艾而老公祖以軒岐之神化儲之藥籠者也若夫桃李成蹊固知春風所被大地芳華矣何待鄙人之祝謬承知愛僭效狂愚伏惟台炤

門人梁清江

再接手札恍如晤對東中語及搜括而覺其有

搖落蕭瑟慘澹逼側之象如豫識虜警僕以此服足下之識它年真用世人也僕生平自期頗不薄至國家緩急之際毫無以自見雖憤急呼號自 至尊而下百爾在位以至廝養班役之類欲盡人激發之正如杜鵑子規啼盡而繼之以血莫有應者已矣已矣數十年雄心壯志從此一番灰冷矣俟解嚴後旦暮爲乞身計山巔水涘聊以自藏其拙耳

俞孝廉彥直

久不與仁兄相聞非敢恣然也長安棋局烟雲萬變舒楮則累幅不盡輒復中止弟之出也聖明在上祇與儀鳳之班同瞻化日一出而紛囂未息構鬪方興固自悔其爲三十六州鐵矣至虜騎薄 都城正丈夫處囊立見之時獨是軍旅未學不敢以請纓嘗試至於痛哭流涕宛轉呼號上自 至尊以迨當事下至班役廝養

之類無不以血忱動之而機難轉石語類飄風
幸虜無大志惟以奸淫殺掠爲事猶不至銅駝
荆棘設有不諱而昂藏七尺竟與草木同腐矣
豈不痛哉豈不冤哉今虜未出塞卽出者還可
復入藩籬蕩盡圻輔丘墟 神京孤立誰爲屏
障而 廟堂舉動着着未妥其在士大夫中之
小人磨拳礪刃借此可乘之會以圖讎局智者
則皇皇圖去爲高舉之黃鵠愚者津津一官爲
戀棧之駑馬惟此三種人而折衝禦侮者實無
一焉天下事誰與共爲哉第本無才實未嘗無
心乃至有事而掣肘蹙尾之勢愈甚并捐糜圖
報之心漸成灰冷矣三者之中惟有圖去之一
策而猶未敢汲汲以此中實有所不忍也仁兄
自是用世人然不遇事不知任事之難它日當
以弟言爲然耳

文遠集卷之十九

目次

書牘

倪司業鴻寶

侯祭酒木菴

郝中丞洽寰

解中丞衡喬

樊戶部紫葢

盧大名九臺

羅侍御瑤屑

吳宮贊長吉

李太史印渚

陳總憲中湛

徐尚寶泰掖

張異度業師

李學院玉完

吳鹽院育萬

曹撫臺薇垣

又

又

又

楊制臺修齡

魏中丞元白

熊中丞心開

韓老師象翁

孫樞輔愷翁

李中堂建霞

王老師翼翁

孫太僕六吉

趙侍御芝亭

李學憲世臣

申憲副青門

又

陳學憲雲怡

張綿竹之珍

南臺任文升

黎水部左巖

朱水部心在

周若臨同年

門人劉解元進

目次

文遠集卷之十九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南少司成倪鴻寶

翁兄昨歲將南行第力挽之於政府幾同扳轅
臥轍之狀正爲蒲坂師處更無一人肯效直亮
者賤性硜硜非經月不一見而老師頗鍵平津
之邸不自廣其耳目故凡物情之所瞻注與衆
正之所仰望者未必一一得其窾綮而惟以空
虛無主純一無僞之心行之無惟乎人之求多
也豈惟羣望難副卽

聖上所縛壁而迎虛已委聽者久之 寵眷漸移
矣至虜騎蹂躪一兩月間忘身憂國之念達於
眉宇而倉卒濟變調兵食畫戰守左圓右方又
不可以責之休休斷斷第嘗謂充蒲坂師之量
直是司馬君實一流人未可苛之以丙魏房杜

而大敵在門欲其爲寇平仲李伯紀是猶駕麒麟而責以躡躠千里之足也師旣萌去志第輩亦相率而之去適有衙門中事類婦姑之勃溪而師竟以此杜門得請 恩禮粗備始終具體此一出也終與福 相伯仲第所遇有幸不幸耳至啖嚙善類者 逞借虜警爲口實夫濟濟盈庭緩急無所倚賢者之無益于人國也又何說之辭然而驪眉鼓掌幾有倖灾樂禍之志以此宅心其可以盟五夜對

九廟否今滄桑之勢旣成猶有一綫之堤而不至奔流潰瀾者則苦心人墨墨自知且不敢爲同心者告而況其它 弟望翁兄來閔焉如農之望歲而中堂實獲 心皇皇一轉非特以 講幄文衡思借重也功令新嚴濡滯未便當此之時外講綢繆內固根本非翁兄是望而誰望哉弟已訂一差俟翁兄至而後行也臨楮翹企

南大司成侯木菴

憶辛酉壬戌間值遼陽廣寧之變吾輩同在京師相聚愁嘆言虜騎一日過山海必無幸矣豈意直薄都城忽往忽來廻翔四十餘日至十二月十七之戰殲吾師三萬餘人殺二帥俘二帥重兵宿將皆盡於此所隔僅一牆滿城人熙熙皞皞相率而賀戰勝此大恆事而虜終不乘勝攻圍飽其慾而去寧以其餘勇復試之永平而尚不敢問九鼎設使其有幹離粘罕之志豈有辛哉乏材之嘆與兄搯腕數年矣至今日尤甚袁自如孟浪人也其不克辦此賊五年之期必爲荒唐第嘗與兄輩言之其作用九分主款一分主戰奴束合謀旣久而彼之撫東如故奴倖然闖入吾以爲袁爲奴所賣而深文者謂袁且知之欲致其深入以要城下之盟據其撤援兵不萃力救薊又不堵截之于薊西而以賊遺

君父種種情形皆不可曉

上寘之于理非過也但臨敵易將勦搖軍心使祖帥佚去滿帥統烏合之衆又不閑紀律一戰而蹶其他如劉之綸迂憨老生申甫遊談市猾皆蒙不次擢

上不信臣下黜陟操縱一手把握而近習之言投之輒中當事者非以泄泄托之鎮靜則惴惴不能効一籌故自有事以來我從無一着卽有皆敗着也大胸素與袁最相左故驟貴此兄臭味中人惟力以款爲非獨持正見以此惡袁而其才略未見勝之也幸而在中樞若在閫外弟更業業慮之矣兄其識吾言永平旣破山海亦危豈有一家盡去其藩籬戶牖而能阻房闔以自固者天下事大半不可爲賴

祖宗德澤綿遠

主上聰明不世出累年善政遐邇傾戴所以不用

人而自用不信外而信內總爲當事大臣實無
可以起敬起信緩急非所仗耳第嘗嘆

神祖以後士大夫全副精神盡用之于時局富強

經濟實未嘗研究見兔顧犬手口茫然卽如第
者空有免胄馳師之心而無請纓曳組之策逢
人呼號亦復何益徒以七尺殉國亦是草木同
腐耳興言及此可爲痛哭蒲坂師赤心白意不
媿古純臣若號曰救時原非吾輩所敢阿私也

太平時斧斷衡量微有歉焉況多難乎故耽耽
者非一人非一日矣不意丁印趨首發其端印
趨之憤憤也蘊毒於去年之不得司成又自以
爲 講筵最久欲於叙勞時躡兩級豈意虜警
緩叙因窺時局將變具一疏訐雲間公株及許
霞城爲前年記註事而蒲師呵止之遂并噬蒲
師雖不斥名而藏機甚毒蒲師以此請告得成
禮去可謂令終亦見忠厚長者之報而印趨亦

鐫秩矣恣老在位善類所倚毗而上所注嚮恐
在新貴陽羨慧人也未受事之先與受事之初
議論皆疊疊可聽然未知實際如何事至今日
益信昨歲羈繼者非過然第可云甘草解毒而
已參著之功未敢望也憤憤於北祭酒者并南
祭酒猶不能忘情每向人曰侯木菴何以越論
德而庶子又何以兩月庶子而遂祭酒其銖銖
較量如此可畏哉第若久在此不死於夷狄必
死於小人師命不敢請惟望升儲乞一差而大
典又遲遲無期真以日爲歲也令兄推晉撫大
非冢君意所以不下總之虜騎一來爲小人前
驅爲善類者岌岌矣此書萬勿示第二人同志
者畧口述一二可也

郝中丞洽寰

自昨歲許霞老座中得聆三教之緒論每欲圖
一日少暇塵尾相向暢其所欲言終鹿鹿未果

台翁旣擁節幢過謁數次終不獲晤對從此一
別萍梗難逢又安得借區中之緣解后相遇共
談世外事乎一番虜警處處騷騷中原之地非
德望重臣莫能填撫之台翁建牙茲土屹成保
障南北襟喉皆有藉亡恐矣敝門生賀永城在
照臨之下仰藉甄植此生頗有骨氣可教也率
爾奉復不盡悃縷

解中丞衡喬

前歲道出東垣得望清光於交戟之下因促膝
娓娓仰窺崖畧博大而運以周詳端凝而出之
練習濟世偉人目中所不恒有昨冬虜警不肖
謂台翁在扶風馮翊間必當朝發夕至拱護
神京已而勤王義旅果無先保鎮者而戈戟森
嚴可落胡兒之膽紀律振肅絕無離次之囂因
此鶴唳風聲皆有藉以亡恐今名城恢復寰宇
牧寧皆台翁所賜也便當蟬翼聯綿豈徒麟閣

標揭 絲綸代言固自職守而枯管無花蕪詞
空蔓至於揆天繪日尤難爲工不特仰負盛懷
抑且有孤鉅典矣前台教見及距用 寶三四
日勢難促就今秋 尚遠恐須裁削不敢久稽
耳君家少阮武庫胸蟠天葩齒粲一經一緯正
今將來收時之用不肖何幸附在蘭臭知於名
門契緣不淺矣臨楮神溯

樊戶部紫孟

弟與年兄爲真知己卽國家緩急之際就第胸
臆間度可以佐前箸備干城者不得不屈指年
兄津門要地漕艘鱗集狡虜耽耽豈能一日忘
情緩則輦輸急則收保毋使齎盜糧且以萬竄
之需委之一炬如通灣近事度年兄於此必有
徙薪撤桑之功第不欲居其名耳至若水輪陸
輓之難敲骨取髓之苦凡有人心者不忍見不
忍聞而蠅營鬼穴陋習相沿等於令甲而不可

華若使人人肯破情面祛俗套以惟正之供盡歸之朝廷而以節省之實盡歸之黎庶則天下蚤已治安何待今日旁觀盱衡每發浩嘆捧讀尊刻字字從血忱中流出卽天下人不盡知而年兄午夜焚香可以上無負於國家下無愧於官守矣若弟者株守鉛槧雖執一經以事明主而咫尺龍光涓塵未效然而刳心奉獻不敢不竭其愚亦所謂吾盡吾心而已此言亦僅可爲知己道也

大名守盧九鼎

每憶台翁蒞蘭爲韻冰玉作骨不早登螭坳鑾坡之下而徒以五馬稱雄何啻邯鄲才人之嘆然三輔名郡非如尹趙其人者不克堪厥任班史諸循吏從馮翊扶風入爲御史大夫者比比不乏

天子明聖殆將借台翁踵西京之盛典茲政通人

蘇頌聲徹輦下計峻擢不遠矣弟遭遇清時且濫廁講幄而涓塵未効伐檀自媿惟時作故園之夢耳

羅侍御瑤屑

自年仁兄出都而長安棋局又不知幾變矣一渭一涇本千古不易之論今且合流而濟大川在仁兄折衷持平此時得毋以爲偏枯耶

聖王廓然虛公非有鐵炭之低昂第事事以綜覈明作爲先曾面諭政府欲以江陵爲杓準而荆溪遂巡未敢承再有宣麻之舉祇望彈力肩荷破情面耳非盡欲一槩掀翻以胥靡而發明王之夢也獨是刑名錢穀之事一有粘帶如油入麵終無洒脫所以析楊相望且有不測之雷霆使人驚悸欲絕罪督一案未知作何竣局當此之時惟以脫去樊籠優游巖壑爲第一快事弟之乞差自昨歲已圖之曾與仁兄有螺磯牛渚

之約卽政府固留弟將裂韁而驟矣奈家舅慷慨抗疏仰佛聖衷處於不得不去之勢而又無途可去遂以剪桐之役輟而授之弟不幸而逗留於此渭陽一語旁猜見及不特鬼車弓影之疑而已然而七尺兩間飲啄有數當逆璫之時磨牙相待者信信甚惡以蒼公之嘿佑知己之保護猶有今日豈以赫曦爛朗而魑魅之屬能盡人而啖食之耶惟是吾輩行藏亦當斟酌其是而脂車遄發忽被牽掣乃知古人幾先之哲亦造物者曲成之仁兄之以微罪去真不啻塞翁之福也弟向所謂籲天而祝并愆惠當事者惟願仁兄旦晚環召爲世道作鰲柱以挽滄海之波而今之事勢頗難卽言路亦甚險登峰渡坂驥足所宜終不若康莊之爲適也此弟迂憨之學非肝膽如仁兄不敢以進也惟再教之萬

吳宮贊長吉

自傳寄菴歸與年仁兄不相聞又浹歲矣長安棋局不啻滄桑又益以醜虜之警有一番葛藤自有一番芟艾仁兄高臥山中正如桃源武陵間人且不知秦漢何知魏晉而弟在此歲餘旣遭烽火之警又見玄黃之戰惟有脫去之爲快剪桐朱邱業有成議又因家舅博浪一擊遂借弟差而行語具寄老柬中想仁兄亦爲弟攢眉也別諭云恐秦灰劫火此際又將吐燄但仁兄素心皎於白日弟向者嘗對一二當事指天而誓之感時之淚必中夜涔涔豈效淺夫無識與沒入汨出者耶惟願早踐清班扶携舊侶使弟輩無彳亍之苦而仁兄亦免離索之傷是所願也猶憶辛酉冬雪夜入朝丹陛之下層冰三寸鄒南翁蹒跚于前吾兩人蹴躡于後執手相持冷汗如雨而終免于隕越仁兄曾向弟曰此

等光景吾輩當終身共之迄今猶恍然耳目間也第書至此仁兄覽至此當爲喟然發一深慨矣貴邑饒行翁老師乃弟生平第一知己昨其世兄以地下之文見委因冗次未就然不敢不竭其手腕以當千里磨鏡之誼幸爲致意李媿翁前輩其身後家門若何此老亦嘗破格遇弟弟不敢忘也揮汗作書胸懷都盡然非仁兄不敢罄此言闕之闕之

李太史印渚

弟與貴同年諸老雖推渭陽之愛忘形投分誼均譜籍而促膝披心肝膽交輸如閤下者未見其偶也自皇華旣出同志寂寥漸興伏莽之戎復遇寇關之虜朝堂鼎沸時事瀾翻閣下與慕垣兄雖棲遲故園能無疚心而疾首乎今狡夷暫退轉眄秋高正未可知而其不退者且爲負嵎爲憑壙信信乎擇人而食家舅感憤一疏

正如螳臂當車然博浪之椎未效而此身先從赤松矣弟亦將踵其後聖明在上天下事或可有可爲須仗閣下同慕垣兄後先入都不特爲世道撐持抑且爲老師弭護若弟之心力則已殫矣言之紆惋非楮墨所能盡別後知有遺桂之感達人曠觀宜以蒙莊爲法毋效奉倩于邑也臨楮感懷語無倫次并望闕之

南總憲陳中湛

前辱翰教乃來人竟不索報而去迄今歉然奴曾蹂躪郊圻此軍國之憂亦卿士大夫之辱而有一種人借此以爲掃除之地遂令長安時事等於滄桑迄今正未知稅駕也家舅慷慨發難而耽耽者將移怒於不肖然不肖亦坦腹當之何屑與較惟是乞差不得乞歸不可敗絮棘叢深用爲苦耳貴邑相君時時口翁臺不置亦若有意而未伸者聊以奉聞百凡玆重晤廷尉公

幸致意

南尚寶徐泰液

累年契濶昨歲匆匆邂逅忽爾言別實未盡縷懷萬分之一也一番虜警而長安棋局又見滄桑之漸幸 聖明懸空鑑以照萬形有綜覈而無偏着狂瀾迅湍惟藉此爲堤址耳家舅以抗疏亟行第乃求歸不得匏繫此中不啻觸藩之苦台翁必能想見其崖畧也至若台翁表正留垣主持公議此海內所共知而第謬托臭味尤肝膽洞悉者久滯周南若在它人則積薪之嘆久矣於此益徵恬品不言成蹊未可望之當事如弟徒有緇衣之好而心長喙短又恐以野干之鳴反累明德惟一二相信者或可密密商之并請教於許荆老或得當以報也揮汗草復并謝注存外家報乞付小兒寓中至感

張異度業師

入夏來久不奉劄記申候吾師非徒以事冗筆懶實以長安中外寇萌退內爨游生鴟張虎踞者必欲一反近日之事而先以芟除善類爲主凡大老與言路崢嶸旗鼓而小人因事中之者十常四五其未及於禍者日夜爲退藏計矣不肖自前歲冬間入都見枚卜構獄玄黃競起卽有乞身之志故去春卽討封差因講筵呈住今春以冊立討御書差議定矣以改中官而罷嗣後日日言差而政府日日挽留其所以挽留者揣欲以北闥相屬并叙勞陞轉亦靳而不與然旣與大宗伯有成言恐政府不能奪也奈家舅感憤時事抗疏論冢宰大拂 帝衷處於不得不去之勢而別無去法遂輟吾封差以授之去者得矣如居者何且渭陽親暱其端已見羣目眈眈第無隙可乘耳奈何以身履危地乎而欲脫則以首資坐定欲去則以講筵不得請告此

不肖日來惡況雖寢食靡寧者也其急欲告之
吾師者呂繹軒之下石周藜兄天下共知之前
年携子佩入都瀝血訟冤而尚不欲直斥其名
雖朋友之仇而猶稍存厚道是時內察伊邇有
過吾寓索其單款者不肖直斥之曰伐國不問
仁人吾所以惡呂祗爲藜兄一事不然吾與之
薄有交卽不弔喪吾視之甚淡無深恨也公等
爲耳目之官而反借耳目於閑曹耶此言曾以
告吾師不知曾使聞之否其藩邸竣事有頌璫
數語在家中時卽從邸報見之吾師亦必見過
已而此君刻疏稿送人卽削去想欲滅其醜耳
逆案一事定於倉卒除政府冢宰司寇三四公
而外其預聞者或自有臺省要人而非閑局可
知也前見呂辨頌璫疏抵賴甚堅彼藉通神之
力所謂紅本科抄者或先事削去或密行轉換
俱不得而知但不肖從來處心恕而持論寬卽

以藜兄故深恨其挑激之險而丁卯戊辰間亦
時有名刺往來其得罪清議者不妨與天下共
揭之然寸心自盟不欲盡傷雅道且有明攻而
無暗中此吾輩所以質鬼神者也此君似在雲
霧中或妄有揣摩逆案似可搖動而 聖意甚
堅尚在可讎不可讎之間近日求讎案者呂爲
首故家舅直攻之羣小亦從此消沮此君號諳
於事者不知還宜樹敵否息機以待庶幾可望
異日之灝雪此時曉曉恐無濟也此須吾師托
人一點破之所全者大彼若再逞機鋒而家舅
已去不肖勢不得不應以 聖明在上刻印銷
印未必易於反掌惟彼自思之急郵奉聞端爲
此事若葛藤再起并藜兄地下之鬼不瞑矣建
祠事當懲惠荆溪但恐撫公亦五日京兆也聞
郡中童生案尚未發得無延至場後耶二哥并
示必有歌采芹者亦吾師岑寂中之一慰不

省此時行藏尚未定因日日作歸計也若八月後仍留此更爲吾師商出處緒言萬種晤家舅當悉之

李學院玉完

累承箋教字字肝鬲略使君部民之分敦千里同心之雅如老公祖者幾人緬懷知己莫思所報不獨以兒曹之辱收感屋烏而酬環雀也老公祖之董學政品藻則宛若冰壺持衡而儼同玉尺每開遙邇交誦豈特士類嚮風至於積卷如山目無停注腕無停批而地方迫於漕務不能仰體拮据之煩致緩急不以其時老公祖此番勤瘁不特視它省倍勞卽視敝鄉之往時亦倍勞矣塲事竣想當有不次超擢不肖因棘闈之役註籍不見一客事後當質之王者頌服感戴敝鄉有同心況深資偉望在臺班尤杰然魯靈光乎別諭敬銘之於心矣

吳鹽臺育萬

側聞老公祖下車以後吳越之間德被春溫法行冰冽至於通商利民之政自南而徂北者盈載耳也方今帑藏旣罄閭閻如洗自然之利惟在煮海而壅滯日久公私俱困老公祖苦心融通嘉意鼓舞惟礙賈有汎舟之繼庶大農無仰屋之嗟此是國家第一勞臣不徒以攬轡埋輪爲丰猷也叨庇宇下抃慰之私匪言可罄

曹撫臺薇垣

每捧雲箋胸懷披瀝古人傾蓋論心已屬千古知己安得有聲咳未承僅從赫蹏間神情來達而份梓之計事事籌諮芻蕘之陳言言采納者乎荷層霄之俯照感滄海之納流此時徑寸之莖借蔭于美樾它年同心之臭托契於歲寒是不肖所深期想亦老公祖所鑒許也周忠介公人倫冠冕不特敝鄉士民之所傾戴抑且海內

賢者所共皈依雖榮哀之施業已畢備惟廟貌之典尚未舉行今上之未敢輕瀆宸聰下之不妨俯從民望嚮與貴座師荆溪相公商之亦深以爲宜仰藉老公祖表章揚厲之公爲千百世立懦廉頑之助乞發憲檄速行該縣在老公祖稍爲鼓舞則諸當路共有捐輸乘陳父母在事鳩工似易或事竣入告不費公帑專求祠額必廟堂之所樂成而聖朝之所弗禁也妄托知遇冒昧瀆陳至於衷言萬叠因邇來行李戒嚴不敢輕付郵筒百惟心炤

又

今歲漕事速竣皆老公祖苦心神力也國家實受其福卽細民共蒙其休且往返迅速早得息肩更鼓舞稱快矣至於饋回空派運官真漕政之大綱台諭字字畫然書生不知從橫然覽之洞若觀火承教并謝

又

聖主敦久任之令留福曜於江南在敝鄉之人正惟恐其不爲周文襄王端毅也但久任者當沐異數不然今以傳舍而超乘者固不乏此在用入者留意耳不肖家鄉之募終宵輾轉更願依交戟之下側聞高論以快仰止正苦不得請告澤雉藩羝思之可笑秋間濫竽闡事謹以試錄請教至老公祖台委未酬因講幄而兼代言既不暇給今歲暮小暇隨拮据奉上便郵布候不盡惓縷

又

不肖兒童時見敝鄉之漕糧皆以鵬盡歸水次至首春掛颿行矣展轉因循與歲俱遲馴至夏秋之交而窮頑大戶及碩鼠之果其腹者尚不知倉糧爲何物此漕規之所以日壞積十數年而國家常少一年之儲蓄也賴老公祖一番整

頤漸還舊制勿論庚癸無虞從此三年九年有
餘蓄矣其功當與鄧侯轉漕關中等韓滉輩何
足道哉但遊船浪船之代運者如失其恒產蓬
牕多飲泣聲不減琵琶江上俟其脫卸歸煩鼎
論郡邑厚拊恤之不肖家無半舸亦絕無借街
豎牌如吳紳俗套但鄉人來者頗有以爲言恃
老公祖格外知契聊僭及之耳虜已出口而秋
高可虞綢繆方始昨聞欲以中樞片席借重樽
俎者未知江南磬磬黃口能長依慈蔭否也率
爾奉報不盡別緒

楊制臺修齡

當老公祖董鹺政按部敝鄉時不肖猶滯公車
側注了烏晉謁於雀舫中老公祖頗加慰存相
去十六年而昨歲於京邸得一奉台光感悵疇
昔恍如夢寐惟是寰宇多故在朝在野動稱乏
材而能以浴日補天之手運乘風破浪之奇如

老公祖者恐未可屈第二指至於局度淵澄胸
懷廓落以之提挈衆流苞舉羣象又 清朝師
濟之表帥也膚功旣奏烽燧救寧雖流賊爲梗
亦自秦而晉矣袞衣來歸計期不遠在外而外
熙在內而內恬非博大光明仰合於

聖天子無偏無陂之極者不足以持世於老公祖

厚望焉 制詞見委因甫竣棘闥塵冗全集惟

老公祖一篇稍紓胸臆而抽揚世燄殊未盡也

亮之亮之

魏中丞元白

自翁兄出都門長安中滄桑陵谷不知幾變矣
目下似有持平之漸然非真正虛公之君子提
衡其間則倚伏之執亦未必盡消也翁兄高牙
大纛控制全楚不特江漢之鎖鑰亦爲寰區之
砥柱海內同志皆賴以生色正需保釐績著袞
舄還朝奈何遽萌遂初之念無論 聖明瞻顧

南服不肯捨一重臣亦豈吾輩所望耶可進可退此於優閑散吏偏宜如弟乃真欲乞身矣每見典銓者時以持平自矢銓政頗可觀想亦無樂於修郤翁兄只以無心待之不必於太清中自着黑子蔡孝來久欲至楚中一叩交戟而留滯都門不能遠來旅邸蕭瑟殊可念也內典書本刻行者在檣李則楞嚴寺吳門則慧慶寺流通甚久有畫一之價第遣一人往可滿載歸也兩承手教坐病冗不及亟答而尊役亦不見亟索澗疎之罪知已必亮之而弟抱歉殊甚茲見大疏至第頗以請告之舉爲不必特覓來役削牘奉聞至翁兄有屬吏寶慶李守乃弟髫鬣交不特同籍長沙史令則鄉同年最厚者東安林令曾分教敝邑有通家之好此三君者皆敦朴愷悌古君子也史令曾向翁兄面陳之總託於萬間之庇不敢不以聞然出自弟緇衣一念三

君絕不知也又聞麻城有一事梅長公之說爲長其意亦主於調劑得平非偏勝也長公當世賢者寂莫中自當慰藉之偶有所聞輒拮據以告主臣主臣

熊中丞心開

不肖十年前在都門因東西孔亟羽檄交馳每遇有心人輒叩以濟世豪傑多爲台翁屈第一指不肖藏之胸中久矣此番被命還朝不特薦食未寧轉厭豺狼之毒而揭竿繼起嘯聚于鯨鯢之宮當軸者與持議者左右顧而罔知所措爭願得古之偉人如吉甫方召其人者以一隅之事付之庶得以紓

聖天子南顧之憂然任大事者無近效遑遑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至悠悠之口則成心我見愛憎橫塞者不足憑而意念虛聞見覈者卽一兩言可爲萬口公評亦爲千秋定案今台翁戡亂之

功幾於垂成而謠詠之言亦捫舌無所庸矣但外而強胡如奴插內而亂氓如秦晉其病幾於不可療而羣醫滿堂聚族而謀且旅進旅退而罕奏刀圭之效者若使海波不揚八閩之人得高枕而臥恐當宁之所借重者正有在也從來爲名臣者必爲勞臣然使人人知其勞而愛護之任其力之所能爲而毋以文法議論牽掣之撓亂之則匪躬蹇蹇亦何所愛今之難難在此耳姚崑老乃不肖同館中肝膽弟也與崑老談輒嘆服台翁然始而總總過計今則爲加額稱慶而總之以旁觀之清酌輿論之公絕不從台翁毀譽起見也至如顏同蘭給諫可謂台翁真知已矣半面未通片函盡倒不肖之爲人迂癡鹵莽略見於此或台翁不鄙而翻以此見收未可知也嗣有便郵另圖布悃

韓老師象翁

楊子來雖不接老師片楮而午橋莊畔醉白堂中葛巾野服逍遙容與已從楊子畧聞其槩矣惟是老師去國之時虜騎尚未奔竄都城尚未解嚴憂天報主有念未酬固知羹牆寤寐環繞闕庭雖迹共雲霞而心懸日月猶未覺魚鳥之可親鷺鷥之堪狎也至烽烟乍熄則風浪旋生耽耽者非一目信信者非一口無非欲援罪督之新題配逆瑞之舊案從橫羅織穀阱良深賴皇上聖神絕無批根摘蔓之意而老師憂國奉公之純衷與推賢讓能之雅量鑒在帝心洞於觀火酌羣囂以成獨斷有嚴譴而無旁侵折辱者所以震聳人心而優禮者終於眷懷舊德大聖人作用豈哆張者所能移而挺身護持殫心消弭則陽美之功亦不可誣華亭抵京一疏頗貽譏于識者或有人主之亦未可知一遇死生利害便周章脅亂如此甚矣人之難言也若不肖

自七八月以迄於今真是心膽交碎食息靡寧
至昨宵聞此局已竣始夜臥帖席耳雖不敢自
擬古人實身以報知已然業已淹留在此而於
世道毫無補救心甚媿之此中同志者所共知
不獨楊子也

孫樞輔愷翁

長安中無益寒暄不敢與赤白之囊絡繹道上
而寸衷耿耿無時不低回左右也比來烽烟稍
息孰非鏖鎗之功第恐籌邊樓上所蒿目痍懷
者不獨虜騎之從橫而已昔韓稚圭范希文久
滯關隴不得息肩此猶柄用以前若裴晉公討
賊成功則朝天有日何古今之不類卽 先朝
所以遇楊文襄者亦不若是也豈三冬戒嚴猶
戒心於昨歲必藉勲名位望爲當代第一人者
鎮壓之始紆 主上東顧耶不肖自春間虜退
後無日不作歸計而敗絮棘叢苦不得脫近者

承乏棘闈良非獲已乃敗鐵網不得珊瑚致世
丈輩有遺珠之嘆過眼空迷日五色子瞻以此
自恨乃實有未嘗過眼者真所謂寶山空手也
試錄文多出拙匠手輒以呈覽倘有便遽幸賜
德音榆關早寒惟添裘自重臨楮惘然

李中堂建霞

以不肖某之謏劣夙承閣下破格睠注溫言青
盼種種踰涯濫厠 講幃提携倍切自閣下暫
謝黃扉裘裒綠野使不肖悵惘靡依不啻嬰孩
之奪怙也 帝念名德蒲輪不遠社稷之身尚
當光輔大業載展新猷雖有君實獨樂之園難
忘希文先憂之志計閣下自期者有在非承學
所敢飾諛敬因趙世兄之便聊附候私并謝惠
教明經趙君名列前茅然推轂者尚有人非敢
謂青萍之末而助扶搖也并此布復臨楮瞻戀

王質翁老師

處都門不二年而載睹滄桑之象惟守鉛槧故局入則奉一編以事主上出則瘦馬跼蹐駁禍衡漫滅數刺輒閉門臥矣恨未能如桃源武陵間人課桑麻雞犬了不聞晉魏間事而猶作鉅鹿諸侯從壁上觀楚漢雄圖雖勝負無關亦未免驚心駭鬼況弓蛇窺影旁猜易生澤雉遊樊神王弗善自春夏以來久作歸計而逗留於此真有大弗獲已耳北聞老師讀禮之餘強自排抑扁舟三泖夷猶自適寄迹漁樵之伴靜觀蠻觸之爭聖王當陽反席寤寐以一彼一此之後而有真中立真名世起而應之非老師其誰不肖敬執券以俟矣太老師身後恩典似無成例可稽前輩皆爲茫然或少需之龍光錫隧鶴表蒙旌固有日也北聞試事辭之甚苦以掄材盛典而又得步老師後塵邀榮多矣試錄多出拙腕謹呈二冊

孫太僕六吉

憶甲子秋解后毘陵道中老公祖忘其相臨之分促膝抵掌不覺移晷爾時逆璫之禍方起彼此同抱隱憂亡何而燎原滔天幾釀宗社之禍幸聖王當陽洪濛再闢乃一兩年間長安棋局不啻滄桑微細委曲引能歸當暢言之未敢托之楮墨也老公祖正骨凌霄丹衷揭日素與楊左諸君子有程嬰杵臼之盟昨歲滿擬還朝仰借深心大力杜君子用壯之過絕世道觴勝之端奈幹旋未能而搏擊太勝致轉盼之間頃成隔世豈仁孝泉壤之痛關風會陸沉之機乎至祥琴將御禪醴可嘗願言促裝蚤膺新命此實朝野共爲懸懸不特忝附臭味者思託於美樾之蔭也昨歲過蒙不鄙以制詞見屬鄙蕪之詞不足掄揚世懿而惠貺隆沃愈滋慙慙京塵鹿鹿久失裁候茲引能歸省之便率爾布謝

耿耿痾懷爰告同志正不獨以寒暄寄訊也爰
爰侑函憑楮神達

趙侍御芝亭

每坐邸中緬懷知己想台翁萬里于役之苦輒
爲低眉聽車所至山岳震搖天南一方藉此仰
聖天子之威靈使百蠻懾服功最高然賢勞亦倍
至矣黔中未息兵不免倚助于滇安得銅柱底
定以國家全力需用之於捷奴耶此尤台翁之
所痾懷也弟思歸不得鹿鹿久此殊無好懷裏
言百叠未敢抒之子墨

李學憲世臣

年翁於舉業中真射蝨屠龍手也當第應公車
時日置尊稿一編於座右然亦天下士所口口
膾炙非私嗜也秉鐸名藩實爲雅稱乃知嚮者
抑年兄不居津要正造物者欲以此畢文人之
技且惠此一方使以汗血而就孫陽之筆策耳

大河以北東省最爲人文藪窟得年翁提唱知
將來丕丕振振籠罩海內矣

申憲副青門

台翁以沆瀣琳琅之品而膺藩宣岳牧之寄位
非不尊然如邯鄲才人不調絃炙管而親五餅
羶酒漿雖不至廝養卒婦亦覺狼籍春風矣然
從來擅才華挾門第高自矜貴者迭迭厭棄吏
治聞台翁於錢穀訊謀俱精心殫力鉅細畢張
濟上諸侯倚爲長城將來入麤入細何所不辦
客自齊來者頌不容口而完僚兄述之尤娓娓
弟輒爲心折也弟在此雖濫厠 講幃而

天子神聖高出羣臣之上沃心牖聰毫無寸補循
省自慙每欲辭麀鳳之籞而尋鷗鷺之盟至於
登日觀望滄海亦是人生一事且遇此賢主人
夢寐間時作此想奈絮衣纏棘不能自脫聞台
翁欲以齋捧入都當沽燕市酒共紆契濶耳

又

向承遠訊未見索報而啓事已登計台翁久辭東省矣古人宦轍所到與佳山水有緣者必其夙生從丘壑中來台翁領牧東方與青帝相雄峙日觀峰頭定有綵毫輝映八閩尤僊靈窟宅世有談武夷九曲及呶鮮荔枝而不津津涎流及踵者耶若弟生平脚板惟往來燕吳耳魚遊沼底蝨處禪中鳥知江海之寬天地之大近乞一剪桐之差欲往來江右庶一望香爐瀑布偶因家舅處不得不去之勢遂擁節而行匏繫此中以日爲歲偶念台翁碧油翠憶之樂捉筆相報聊復及之不自覺其迂蔓也

陳學憲雲怡

一時秉鐸持衡稱名學使者風聲相接而確秉虛公毫無假徇則惟年翁一人不特江右士大夫交口稱頌而輦轂之下噴噴同聲公道在人

誰敢以私意柴柵其中也至江右之士好爲奇僻輿衍而題脉文情遑遑相離而不覺得年翁一番陶鑄又蒸蒸丕變矣陳大士渥洼神驥終歸天廐乃知伯樂所汰皆奔踈泛駕之才耳寧使汗血長鳴櫪下哉弟爲交知所迫勉走數行聞年翁藻鑑之公彌增嘆服別論更切緇衣之好試錄一冊呈教

張綿竹之珎

不肖雖迂疎無似而於同譜之誼刻刻在心雖浮沉聚散踪跡難定而願以一時之天合保百年之歲寒故因壬戌身任會事三致意焉今年所矣年翁出宰花封聲實懋著數千里外猶不忘曁弟之好卽此一端仰見敦篤古誼可勝嘆服諸容嗣布

南臺任文升

都門相聚握手論心非有臭味之雅潛通寤寐

安能娓娓忘疲惜惜竟夕也自老公祖別去搔首踟躕不勝江東暮雲之感時政漸見更新而聖主廓然虛公又屹然鎮定惟是烽烟暫熄而桑土難周太平未致徒勞宵旰此則臣子之過耳不肖弟欲歸不得浮沉於此殊爲慙負勉膺試事雖得人不迫南都亦不至盡收魚目試錄多出拙腕寄上請教晤朱我翁公祖并爲致意

黎水部左嚴

文章臭味嘿嘿逢來者十年於茲矣長安把晤如逢故人不自觉其洽暱也至於景行名德攀附先詰又於制詞中稍發揮之不知有當於尊旨否武林一年飽收六橋三竺烟雨鶯花之勝錦囊所貯定有光怪陸離遠近文人盼望久矣何日還朝亟欲從鬱林石畔索西子小照幸蚤付剞劂毋令傳寫紙貴試錄一冊呈覽

朱水部心在

叨在粉榆之盟兼附臭味之雅而班荆有志縮地無從春樹暮雲徒勞夢寐台翁雖職在通商兼之佐國唱籌權估形神爲勞但以庾公南樓之勝地適當水部官閣之清才不特嘯咏無妨抑且聲華蔚起今日冰壺孤映它年玉鏡高懸企予望之非敢諛也拜命之辱率爾布聞臨楮神往

同年周若臨

一別十三年長安中滄桑陵谷不知幾換而年兄高臥雲霞幾有入林不返之意凡有識者皆以此爲年兄訝而弟以爲局外旁觀靜中着眼真天下有心人未可以肥遁目之也流傳紛紛謂年兄以窀穸未定欲卜吉壤以安先鬼今窀穸定矣又謂蘭玉未滋願專精神以蕃似續今蘭玉滋矣聖明在上時事可爲吾儕各乘願力而來者奈何稍結書生之局便擬君平棄世

乎幸於支願嘯咏之暇一味鄙言若弟則鹿鹿
塵勞了無寸補今正有掉臂長往之志非敢以
敗絮棘叢之身爲年兄勸駕也夙荷肝鬲之愛
直以出處相商不復叙及寒暄

門生劉進

暗中摸索喜得國寶爲畿輔冠冕正可藉手以
仰答薪樵之典發榜後亟欲一睹眉宇遲遲不
至切以爲疑有傳言違大感者猶徬徨未信得
來問果然至於家難慘毒更在常理之外旁人
見之殊爲酸楚況足下以終天之恨而兼立庭
之痛者其含荼灑血又當何如也賴一鳴驚人
九原生色顯揚光大之業從此發軔可勉增饘
粥愛其身以有待哀毀稍定幸策蹇入都使吾
輩稍慰渴饑并足下亦畧抒冤抑須在長至以
前萬無濡滯且預爲足下覓一館地可從容下
榻也試錄二冊寄覽書不盡言

卷十九終

文遠集卷之二十

目次

書牘

成中堂誌宇

又

李司空夢白

呂司農豫石

陳總憲中湛

李侍御緝敬

曹撫臺薇垣

又

王制臺峨雲

又

張督府象風

吳中丞行可

練中丞任鴻

耿中丞育我

張中丞輔吾

又

陸中丞衷虛

楊制臺修齡

李總漕夔孺

孫中丞火東

李侍御河津

張司空蓬玄

張憲副心巖

錢方伯昭自

葉工部德園

門人岳抑生

聶漳州蘇門

張運使光奎

鄧醴院銘韋

青州張司李

周司李五溪

饒州朱司李

門人項聲國

門人陳天工

門人楊若喬

吳門諸上人

雪嵯上人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二十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成中堂慈字

自老先生謝黃扉歸綠野凡在善類悵惘無依而予孤踪如不肖某者宛如失母嬰兒笑乳孤露又因鄉闈之役甫竣纂輯之賞僭加瞻顧衷衷不敢言去而澤雉遊樊羝羊正觸至耽耽信信者多方思所以中之而靡隙可乘欲借武生發難其意甚微其機甚毒雖

聖主優容不加譴讓而葛藤未了猶懷悚惕日者講幄頻開琅函時展雖儒臣有媿於啓沃而聖學自底於緝熙此太平盛事有道休徵想老先生所樂聞也至若雰雰漸掃清明載睹無問朝野莫不加額社稷之慶豈獨紳裾恨筆墨間未能繪述耳遠辱垂念寵錫優渥登拜之

餘聊用薄縑爲報時序漸暄百惟珍攝

又

每侍函丈不特肝膈交輸抑且芹曝畢獻固以春風之下能令天喬百卉鼓舞紛披亦緣寸心仰止十載皈依不敢以世路之周旋後進之格套自外於當代名世而閣下亦恕其疎莽曲賜獎提如良嗣獲僑盼之譽李泌蒙燕許之知國士相期敢忘圖報聖神御極調燮資人若欲光贊中興固當相需久道而烽煙甫靜鼎鉉先移在國事失其長城於世道憑何砥柱至於不肖情同維谷勢類觸藩久留恐橫目之難容欲歸則明旨之方飭躅躑踟徨以日爲歲耿耿痲懷或知已必能興憐耳所可幸者

皇上於精嚴之中默留寬大操縱之內屹有主持而當軸者仰承主德近守前規每懷共事之歡不負同心之誼此則社稷蒼生之幸不特朝

野善類之福耳 制詞草就稍有所避忌不敢
盡吐胸懷至於慶源世燉稍爲揚厲一班矣試
錄呈覽幸不爲人所擲掄亦奉老先生之教也
因風布候無任瞻迴

李司空夢白

不肖本一簡冊中老蠹魚絕不預人間事而於
理亂得失之故日翔詠其中飽嘗而厭嚼之第
口不能言耳偶遊於牙籤玉軸之間亦未始離
其畔而有人見之者不以爲書之蠹且以爲物
之蠹也欲從而蹋殺之此亦蠹魚之不善藏也
今不肖行爲善藏之蠹矣并墨兵之瀆亦不欲
哺糟啜醴惟啖神仙字爲脉望行且爲蟬蛻毋
爲蜉蝣俟台翁在山公之地蕩天下秋殺之氣
而爲春融卽蜎翹庶類飲和食德毋累人作中
散之書也日來正在乞身故以肺膈之言爲知
已告令弟得三輔之地近水樓臺聲價易起可

慰遠懷不一

南少司農呂豫石

內臣出鎮一事以 聖明之世而與亂朝同轍
此人人所宜言亦人人所能言迺自臺省諸疏
外政地拱手羣卿結舌鬚眉冠紳閭閻然無色賴
台翁一疏稍喚醒聾啞從來大僚公舉皆南應
北此番獨北應南亦變格也 文華召對 上
言大小臣工實心任事則撤回不難如此申明
者再而冢卿以下嘿不出一語至承 旨之禮
亦以囁嚅廢重煩詰問有 君無臣之嘆自史
冊來未如今日者使台翁而在決不令人短
氣至此大凌之圍非解也祖帥釋虜虜遣之來
作說客耳將來懲壹廢食更無人敢言收拾河
西矣但虜意耽耽求款不遂必空巢而來我之
兵愈少糧愈匱封疆愈感種種有所不忍言流
寇彼猖將盡中原爲戰場 土雖以三尺法繩

債事者圖倣楊將來然亦有事未償而先被禍
如謝饒石孫子膏之類不堪以使過策厲乎宇
宙雖大邊材幾人處乏材之勢而更無憐才之
心難以濟矣首揆事事失人心遂至於潰敗而
不可復救然此公去而現在未來更費商量悠
悠世道不知所終同志所企望者莫如嘉禾然
人孤而地遠恐未必發 明王之夢也第於此
途殊遼絕因有次第屈指者幾觸危機爲錢牧
齋之續賴稍自遜避得免耳俟此局稍竣卽圖
乞身計尚與台翁把臂於雨花桃渡間亦未可
知然第雖欲去而一片癡腸日夜望台翁之北
不然國是其何賴焉臨楮紆塞不盡縷縷

總憲陳中湛

聖明在宥化簫幾更雖坦蕩需時而煩囂漸熄
所藉爲衆正之綱維朝端之襟袖者惟老先生
是望伏望星官首途以慰翹企若待金風戒爽

則已晚矣不肖思歸之客而日夜望台翁之來
祇爲有大君子主持於內則朝野皆寧謐耳質
言非諛伏惟慈炤

李侍御緝敬

彈指分袂倏踰半載台翁驄車所到秋霜春露
橫遊紛灑中州南北之衝卽近日間左宴恬而
東接齊魯西連秦晉潢池拂擾上厯 宸衷天
中一柱鎖鑰金湯種種振刷種種輯柔胥於巡
方是賴台翁滿懷生意仰符忠介以愷悌之心
而精明運之正如慈母操箠威而不猛又如金
剛努目菩薩低眉降伏慈悲體同用別兩河之
氓賴以甦矣第在此日久歸心孔亟日下正圖
請告恐台翁還 朝之日又當問我於五湖烟
水之間也家舅爲人所螫雖 帝鑒甚明而隱
衷未啗今有此疏有此 旨則進退皆綽綽矣
敝門人賀永城畢竟飽人毒手揆厥所自公論

了然聞彼中峴首之思有加勿設今朝端已有
發抒之者矣惟翁加軫念焉

曹撫臺薇垣

登承台教遲遲奉荅因入春來觸事繁懷每滋
懊悵其他不敢齒及若老公祖所謂首善循卓
者畢竟爲含沙所中此事於賢父母無纖毫損
但恐後之令吳者卽欲翼蔽地方護持善類將
以此爲戒所恃者猶幸有老公祖在奪呱呱之
乳哺而賴有大父母爲之卵翼此令伯之所以
依劉也岳令勇於興除而以一切之法繩之暴
公子太剛則折誠然自取然以極典置之當事
者母廼已甚耶長安棋局月化日遷想老公祖
於邸報中見其端倪若不肖則歸思久決無夕
而非故鄉之夢因昨冬濫叨一轉未敢言歸式
士之文何敢自附於文肅老公祖愛忘其陋崇
獎太過而近日功令每求多於主司倘從此得

賦歸兮其感戴 聖明更深也久任之 旨殊

慰公歸之戀雖棟楹樞筦之寄屈指無兩而天

遣德曜久注一方亦爲國家根本財賦計豈獨

吳儂之福入春病咳累月茲又供事 講幃未

遑筆硯然台委久稽日負芒刺小暇卽脫稿郵

寄臨楮主臣

又

宸寓多故

聖天子寤寐興嘆企老公祖之來如望歲焉但神

符秘畧侈力在外發蹤在內昔馬端肅劉忠宣

經營盡瘁馳驅鞅掌而鞭長馬腹顧此不能及

彼迨正位銓樞八方底定此往事可彷彿也知

聖明必有以待之矣矯首前旌慰其饑渴敬伏

謁道左以俟台委已久因塵冗紛遷遷延迄今

近因雩禱公署乃得齋心以酬宿諾媿非中郎

之碑當陽之傳不能爲鉅公貞媛發幽光於泉

壤而隄腸枯管頗殫其愚實不敢草草塞白以
孤仁孝之懷具藁呈教惟老公祖削而存之晤
對在邇有言未罄

兩廣制臺王梧雲

荷台翁破格之愛一坐談頃遂定肝鬲樂莫樂
兮新相知竊自慶幸別來滄桑之變未可殫述
正藉虛和博大如翁者以劑量其間庶畸重者
得其兩平而朝野可渙爲一家然東南半壁山
陬海澨種種蠢動非聲名德望如翁者不足以
填綏而輯寧之若襄毅藤峽之勲文成思田之
績翁所饒爲而今非其時也惟桂持息警嶺表
獲安卽袞衣還朝之會計日望之率爾附報

又

向在都門深荷睠注促膝論心雖水乳鍼芥不
足喻其欵洽也台翁行後而以廓然四虛之見
苦心調劑者指不多屈今邊烽正熾而廟戰猶

東臺集

卷之二十

九

解職道

東臺集

卷之二十

十

解職道

斟天下事正不知所底止台翁坐鎮嶺嶠雖能
障千里之目定不能忘九迴之腸第恐四顧無
語轉滋紆結耳旌旛旣臨威聲遐播海不揚波
爲日久矣惟山寇未盡買犢稍費區畫然鈴閣
指麾立談可定惟是凌河援兵旣卹關隴流賊
方張邊徼中原俱非無事之地而使爲憲萬邦
者偏置之災徼若欲踵韓襄毅王文成之後以
奏膚功恐小醜不足以膏斧鑕袞衣還朝未可
少待也識者俱有同心匪獨一人私祝

薊遼總督張象風

春間遠辱箋教深荷注存是時計典未竣功令
方嚴掌大薄蹠不敢輕付郵筒也不肖身在閑
局時事非所敢問至於疆圉重任無論國命攸
關凡號王臣者身家安危繫焉今有沉疴久頓
床第者幸遇名醫投以刀劑漸見起色矣忽有
疑其未效又舍和扁而求草澤在折肱者正利

於弛擔而旁觀有識竊爲愍懷不肖輩識不迨人若論軍國之計不敢以旁觀自處也鬱鬱此衷付之浩嘆而已

豫撫吳行可

托在粉社之末傾附下風爲日久矣踪迹遼廓未遂生平今歲都門匆匆邂逅未及深領謦咳而宏襟偉度一見決之中州重地襟帶南北今四方處處多事而兩河晏然徙薪撤桑惟台翁是賴若使閭左無哀鴻之呼萑苻盡買犢之衆中原恬謐根本鞏固則保障之功豈必標銅柱而鎮玉關哉竊附鄉曲願分其餘輝焉

秦撫練任鴻

半月前聞三秦流寇猖熾關中薦紳在都門者不勝桑梓之憂惶惶洵洵比日稍靜得來教爲之輿然從來勦與撫非兩事如人身中有癥結塊聚不一攻伐之病不得祛然此類皆氣血所

文選集

卷之二十

主

秦撫練任鴻

文選集

卷之二十

主

秦撫練任鴻

凝滯也攻太盡則氣血亦盡又須以調理孳養佐之從來邊疆債事多起於勦撫之角立然夷虜又與亂民異夷虜可殲亂民不可殲也如來教正得古帝王殲渠魁赦協從之意而安插正未易言無廬舍可居無田土可耕則牛順羊逆只在反掌間是在老公祖與鹿友兄悉心圖之而倚賴於良有司者爲尤急從古之單車入境指麾解散者皆郡縣事非將帥事也廉得其實而時時以舉刺隨其後庶吏治有療民生亦有瘳乎此代庖越俎之言亦塵飯塗羹之言也不敢言借箸以佐噴飯則可耳時事漸有平和之象然特其象耳未知真精神何如欲收天下之精神而融化之以歸于職業其提掇轉移全在秉國成者第正恐其修象不修意也第在此日久不禁故山之念前乞身未得今圖再請且有塲屋葛藤未了或不待請而可去也荆溪之一

身所關甚重而此公之作用在虛實間卽人情亦在合離間過此以往更有未易言者徒付之長嘆而已因侍在肺腑不覺傾吐太盡幸爲秘之

寧夏巡撫耿育我

昨歲遠辱注存以制詞見屬不肖爾時方拮据程士之役授簡敝門人聊塞來命未知有當尊意否千里遠托弗稱任使迄今怍怍春胸也
未遠集 卷之二十
比聞名王洗幕絕塞銷烽鏢鑰金湯維翁是賴使握符制閫盡如方召豈煩當宁拊髀之嘆哉腹心重寄不在邊陲行可翹踵埃也茲有舍親劉心城新補河西道此君在黔城褫腹死守竟能保西南半壁以輦金甌有公忠不貳心之風今受事戟門上報國下報知已業以身許之矣投袂辭家不暇揣人候勅今其通家友王侍御旋觀捐貲領到苦無可寄聞有貴役在京托

爲齋至倘已赴任幸卽星馳寄之

大同巡撫張輔吾

十餘年來聞聲遙思等於饑渴都門相聚大快生平雖剪燭啣盃未申良晤而促膝把臂必暢紆懷今追憶之何止作數日惡也台翁爲憲萬邦干城千里不特望繫朝野抑且簡在聖明鼎鍾大業正此其時今各塞自榆關而外實急雲鎮三表五餌自是權宜之計惟戎索在手使其弭耳皈命而後邊郵得以安枕然力薄氣銳又有橫挑之懼此老成者所總總卻顧也因時相機見於奏對數語者天驕在掌握矣辱在知已敬濡墨以賦平淮之雅率爾奉報尙圖嗣陳

又

台翁以三十年深資宿望爲海內名賢襟袖始得仗鉞而出又在有事之地非緩帶輕裘優游鈴閣者比也而微詞冷語復齟齬及之見大疏

其氣甚揚不作嘍喑取容甚爲嘆服以 聖王
所爲敷奏而簡在者豈片言所能撼第觀軍容
使復出而操綜覈之權折攝互用卽大君子自
有妙運然處此亦甚不易而插虜之帖耳與否
祇視我之縑緋爲衡順武備久弛金錢不繼第
局外人甚爲台翁痡心也近日大凌之敗諸塞
寒心儲戎器械不虞知無事切囑矣遠承芳訊
聊輸肝鬲之一二

大雅集

卷之二十

七

詩

南贛巡撫陸衷虛

胥江虞麓相去不百里不肖自諸生時往來于
虞邑甚稔無論儕輩卽鄉之先達達達得樞衣
聆誨獨台翁咫尺龍門尚屬修阻東門茹蘆矯
首興嘆今春於首揆座上解后片晌尚擬促膝
留連以展積抱乃台翁已仗鉞而西矣虔鎮正
崔苻之藪王伯安平洲頭諸賊芳規具在況台
翁文武爲憲遠近所推掃蕩芟夷可計日而定

王晉溪所謂伯安在何憂正今日之謂也代言
之役不肖已卸擔尊教遠來貴役又徬徨無所
之乃屬之敝門生閃中畏以荅來命新銜旣稍
有待而左轄業已受封不獲已乃酌于再授三
授之間以徼 綸綽且爲他日 三錫之兆其
實六七不同封一官疊承亦創格也因來教有
或新或舊總得頒給之說故以權宜從事耳惟
鑒原之不盡

大雅集

卷之二十

七

詩

三邊制臺楊修齡

久不得親觀台範而心旌遙注常在交戟之下
也在都門與水心令弟亦托在臭味試事葛藤
又屬夔蜺相憐而經月不得一面塵陌中可笑
如此況遠在數千里乎流寇猖獗不減驕虜潢
池赤子終未可一鼓平殲也公祖恩威並濟定
當扼其吭使帖耳不敢動至於狼心鳩眼亦須
以漸而馴之從來喧呶議論能弛任事之膽如

老公祖赤膽貫日知不爲盈庭所惜也胡仁常
父母自涖敝邑時不肖已稔知之有千尋獨上
之骨幹而又有百鍊彌淬之才鋒貴鄉自劉念
劬而外便當屈指老公祖推轂至念出自虛公
不肖輩豈無緇衣之好乎迂徐以大其用想當
事者自有深意凌霜破雪亦正不必與蘭菊爭
時也

李總漕葵孺

憶當年老公祖開府江南不肖正在憂患中雖
不獲樞對台顏而十圍之蔭萬間之厦叨芘良
多嗣後沃聆清誨語必移時胸懷畢剖肝鬲交
輸若不肖之佩德誦義表疾風之勁草識砥柱
於狂瀾者畧見之祖道小序中入都後往往以
示人人亦以爲知言至於三歲轉輸舳艫蜚輓
將四五十年之漕規一朝頓復 聖朝綜覈精
嚴而 詔書往往掛壁其仰副功令者惟轉漕

一事耳彈心拮据伊誰之力勞苦功高猶稽上
賞恐無以爲任事之勸不肖時與象岡兄搯腕
三嘆恨閒冷之人輕於墜葉不能爲公道振揚
然偉伐久著輿論難淆玄圭用錫赤舄還朝總
計日而待也遠辱注存率爾裁報尚圖嗣候以
展縷棕

孫中丞火東

都門與年兄言別輦感相向皆以東事爲憂爾
時年兄先見之識不在中樞下然年兄終不自
表其識而獨於虜騎闌入榆關震動之時以一
身屹然爲之捍蔽使外闕者與內訌者不能合
而爲一而保此寧遠一塊土爲山海之籬落伊
誰功也秉鉞建牙在 朝廷以爲破格而施之
年兄未爲醴賞至於舟師海道本於三方布置
之說談之十餘年未見成績抑用之非其功而
留此一着以待年兄耶書生固陋不解用兵事

然年兄亦往往欲撤海上兵豈樓船下瀨固不
如輕騎長驅乎種種情形便中或一示之弟每
與玄翁太老師談未嘗不服年兄謀國之善許
國之忠猶恐呼吸之不靈與臂指之不相爲用
也然此虜未滅則息肩似未可期海氣侵人加
餐自愛

李侍御河津

都門一別兩易星霜不意繡衣改爲苴經無論
東道集 卷之二十 元 李侍御河津
三晉河山瞻望丰儀者爲黯然無色而都門同
志以不得覩飛霜之簡聞破柱之威共切悵望
不獨鄙私惟是一兩年間凡矯矯自持者頗見
芟除而台翁轉因苦由無蹈風波則凡護持大
君子以收正色立朝之功者洵在天不在人也
側聞禪琴將御便可攬轡還 朝剝復貞勝之
關端藉主持秋冬之際企望旌幢但不肖久歷
荆榛殊深拂衣之志把臂論心正未可必耳令

兄之罹於吏議乃調停不蚤之故然亦有數存
焉於人何尤惟新任之地亦有未易處者幸台
翁剖晰與言恐令兄未悉也然不肖之有懷而
不能盡卽盡而無益於補救者非一端矣直道
未泯殊爲悵悵墓文見委因緇塵勞擾久成夙
諾賴尊伴守催且以齋宿無事得仰酬台命但
自揣非中郎之筆不足爲太丘重也裏言萬疊
臨風神溯

張蓬玄舊司空

台翁辭福堂僅匆匆一晤嗣後奉雩禱之 旨
晝夜宿署中要擬一暢談而別而騶從發矣滿
懷紆結未知何日可抒然岐路風塵幸逢知己
無論險夷聚散總是靈山一會若願力未酬終
當左提右挈報效明時卽不然而經世出世丈
夫餘地正寬豈如蜨螂抱彈必欲於糞壤中作
活計也潼關秦晉之交或尚有一二同志可伴

寂寥然 靈威既霽 旭照方開不特可尋獵
鶴之盟還須復入麟鳳之囿耳加飡珍重順時
自攝別諭纂修事雖稍有更置卽當攷其年月
一一分致無負尊委

張憲副心巖

憶當年遼陽旣破人心恒擾第輩白面書生心
同杞漆思得人焉稍寬拊髀之憂見台翁赤心
白意卓識宏襟與一二相知屈指嘆服以爲鑠
鑠金湯此其選矣豈意天未悔禍經撫戈矛再
喪遼西迄今未振而台翁調劑之苦心撐持之
死力公論在人何可掩也十餘年來在邊在廷
滄桑萬變而國事愈棘人材愈難使矯矯虎臣
日與狙鶴爲侶每竊痛之今風霆忽至潛虬奮
蜚豈特西靖氏羌尚望東芟狡虜興情所爲推
轂恐後想台翁亦爲枕戈未忘者也然關西一
帶非無事之地甘寧之弱虜雖不若延綏之流

寇而徙薪撤桑圖難於易總未可玩忽也遠承
芳訊更布芻言

漕儲道錢昭自

屈指此時漕艘鱗次通灣台駕必以董運過此
但未必入城晤客耳契濶日久正擬遣信相聞
但恐繁廻雅念躊躇未敢而華箋厚貺同時駢
集使弟感慙無地台翁昔年餽運津門此時又
轉輸河上國家大計前後一身肩之然端以此
等事殫勞臣之力猶繫驂駟於鹽車耳材猷膽
識如台翁幾人 當宁肯盡其用則戊巳之尉
可以不設豈獨塞庚癸之呼也弟皈心有日匪
敢以謾語相慰藉令兄老先生留滯周南自爲
計得矣其如蒼生何百千紆懣非楮頰可吐抵
掌何時令人搔首拜賜無以爲報亮之亮之
葉工部德園

累荷芳訊深感注存從來楚蜀之木集於荆關

而今土司蠢動之後豈特取材者不免膽寒并
浮棧者亦虞道梗來教恐歲額之不登是亦長
慮但以台翁節惠之政估客謳吟與歎乃棹歌
相爲嚮荅行旅出塗不經自集至採銅鼓鑄又
屬餘緒聚米唱籌非此不足以別利器第固知
台翁辦此有餘也既辱垂注敢率臆以對

門人岳抑生

昨歲南中有便役歸僕恐門下不在南都寄書

不遠集

卷之二十

書

浮沉故不敢漫寄已而小兒從南來言門下盼
盼一書不得殊以爲訝僕又恨其不早寄且略
述此中人情之險使門下蚤爲計也調部一事
非練任老之力不及此任老人都逢人說項渠
尚能得之當事者更欲借重邊道第少待俸及
而毘陵之在當陸競起而擲揄信信之聲秋冬
間已入吾耳青門相公至有爲匹夫匹婦復讐
之語騰播長安僕固知其不免然猶托陽羨相

公托本兵托副院托同鄉之協理河南道諸公
皆雅重門下材品意謂其稍可恃且僕在都門
孤子危疑處於橫目注射之地昨歲家舅抗疏
移恨及我苟非深相信之人誰可控語多一言
便爲門下多一罪案啞子苦瓜墨墨自知而已
比計事竣竟處門下以極重之典僕亦無處爲
門下鳴不平之概第偶一告人曰岳武進未必
酷而以酷處之者斯其人真酷矣吾輩自有生

不遠集

卷之二十

書

平千古自有是非白衣蒼狗徒足供識者之一
笑卽一頂進賢冠原非與生俱生之物有不加
重無不加輕門下胸中有奇筆底能道吟咏著
作儘足不朽山巔水涯芒屨竹杖自有樂地豈
必於風波勢利之場覓生涯而作活計聞門下
昔年得廷評之報洒然自適無幾微見於顏面
此時清事寧以腐鼠介懷且達人曠觀三禩與
三旌等無差別只是吾輩入世一番現宰官身

欲於世間作大饒益而經濟之事百無一酬稍爲可恨卽如門下丈田真百世利而不得竟其局亦是心中一件未完然吾輩作事自有機緣卽衆生之受福亦自有機緣時節因緣未到佛菩薩無如之何孔子一生周流畢竟齋志以物所謂道之將廢命也於伯寮輩何預哉若僕所最恨者

皇上加意吏治肅清計典而今歲之事種種怪異

東遠集

卷之二十

雜著

僕不暇它引卽如吳縣陳父母永城賀公調就非鄉紳之造謗當事之信讒自今以往凡爲長令者惟有囁息斂手惟鄉先生之意是信是行而已豺喙日熾虎翼日張如民命何如國脉何可爲痛哭流涕者在此而不在彼處之人也僕浮沉此中如日在棘林叢箐以急急脫離爲快故園之夢無日無之春夏之交斷作歸計門下倘從邸報中知僕得請而去須勉進一卮爲我

遙賀便當買一小艇訪我於烟霞雲水之間吳中勝事在中秋及正二月梅花爛漫之時須乘此際訪我爲累月盤桓興到各裏糧爲汗漫遊夷入台蕩南至武夷而返視長安相聚青衫瘦馬日蹶躓軟紅塵間一時事輒驚心動魄夢寐猶不寧者所得孰多披覽至此當爲頓足起舞無疑也

漳州守聶蘇門

東遠集

卷之二十

詩

雜著

長干一別彈指三秋每憶相知不勝白露蒹葭之嘆年兄分符名郡恩威所布海波不揚以柱板支頤之暇看榕葉飽餐鮮荔枝何異絳節僊官遊戲蓬島視第輩碌碌軟紅塵時戒心於黑風白浪者又如蓬島中下視苦海也貴治新孝廉徐君明彬負異材凡制舉義及詩歌古文詞皆從繡腸中流出散落紙上作五色采霞不但弟見之心折卽彼中名流如黃石齋太史輩皆

爲之遜席賢書見收主者方詫得驪龍領珠而橫遭按劒然此亦片時淹抑耳其聲價方曄曄公卿間豈復局趨轅下也且其志行芳潔純孝過人侍父病京邸中枕藉于藥裹廁牕間累月不知疲今相携歸里方將韉戶出不欲蹶蹶郡齋而賢使君部中有此名士可不一問孝廉船乎緇衣授粲料有同心當不俟鄙言喋喋也率爾奉布弁申濶私北錄一冊附呈

東漢集

卷之二十一

張

張運使光奎

台翁卓識勁骨出自門風不肖已稔知之更覈于魏元伯諸老讚嘆如一口雖未獲握侍宛如促膝論心班荆道故矣敝友蔡孝來蓋布衣中之錚錚佼佼者與台翁不過解后相遇而台翁待之如白水青松之盟此種高誼上薄雲霄悠悠岐路能復幾人此又不肖所爲低徊而心折也尊公老先生千秋偉望一代典刑不肖未通

藉以前便切景仰前者已畧布于左右今承尊委命弁其集名賢異代若以氣類見收台翁之惠我渥矣何當厚潤滋其感慙據臆搦管攄所欲言摭感慨便欲質諸君子于九原亦可謂不自揣惟台翁教之孝來在長安作倦遊客今復還齊魯想設醴下榻在高明無勦色也

鄧鹽臺銘韋

東漢集

卷之二十一

張

張

聞聰車已入境矣狐鼠潛踪豺狼屏迹頌禱之聲且盈盈達輦轂下大江南北帶水相望不肖輩寧不爲枌榆慶惟是國之利源實惟鹽筴今課不加浮商多稱厲而煮海之徒往往與荏苒之客相爲唱和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所以清其源而蕩其窟者匪徒仗繡斧之聲靈而且煩錦心之區畫不肖輩且拭目以俟矣率爾裁報未盡悃衷

青州張司李

老年翁著仕方新聲華蔚起滿擬游登津要爲
同譜生色豈意遭逢不辰墜淵下石譬如三日
新婦方杼玉腕以作羹湯解金羈而親井曰姑
嫜憐之奴婦稱之無罪下堂人皆賁涕幸公道
未泯滿長安中無不爲年翁痛惋者而此時呼
吸霜露之勢亦與昨歲稍異年翁稍靜以需之
覓見雪消自當有會今尚覺其早耳胥年兄歸
先此密布并望秘之

文遠集

卷之二十

七

周司李五溪

不肖於文章聲氣中嚮逢老公祖最久今歲從
二三同人幸叨私淑正所謂落楮而烟雲布野
發響而球琳震空至若襟期臭味又若有昌陽
之嗜於不肖輩者天假之緣乃以敝郡司法借
重爲它年槐棘地不肖聞之可勝雀躍是時正
杜門請告不獲樞衣納屨仰承清誨而干旄頻
過促膝抵掌歡若生平嗣開藉後首先奉謁而

老公祖已掛輶南下矣旋於貴房師處得津門
所貽書并見惠兩箋詩句軋軋奇古如彌明石
鼎詩篇画則欲超倪迂而上矣以老公祖韻致
乃頻首而親訊牒何異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婦
然以文人習吏事破俗起雅剔僞求真玉尺冰
壺寒光相照吳郡自韋使君清香畫戟而後行
見於今日矣茲因貴房師南還肅此鳴謝另有
候私容長鬚專致

文遠集

卷之二十

七

七

饒州朱司李

台丈以冠世之才兼超世之品奇文錯落使讀
者覓搖目眩知非子雲以後人至於吏治又何
其逼尹趙而駕劉仇也百尺琅玕正欲借之爲
粉榆生色至於闡中之役鐵網所收無非木難
火齊如余兄尤其錚錚者無端吹索累及名士
并累及名師使牧圉以雲錦奏功而孫陽所賞
反蹇驚棄之世上不平事孰大於此卽不肖亦

與台丈同舟遇風今猶未知所稅駕賴清議難
掩累累苛索杳無可指極之不過以文章爲言
不足以引繩批根也聞竣局在邇房考卽鐫級
不妨以原官領事於將來升華陟臚總無礙也
我躬不閱何暇芸人然直道在心卽善於網羅
者不能以一泥丸封吾口台丈可自慰毋用懸
懸余兄尚欲一物色之先此布復

門人項聲國

東坡集

卷之二十

七

足下聲價久播文壇當不佞爲諸生時已稔聞
藉藉矣嗣後每從行卷中見新篇日燦羣彥共
推私心雀躍不特爲百年慶裔喜見超宗而大
阮風流實堪嗣武頌禱有之實不意鍼芥之相
逢也何期尋尺珊瑚乃歸敗網榜中俊髦不乏
而久在名下如君絕少暗中摸索良用慶慰春
風驥足自無留行驍將衝鋒誰爲堅壁足下自
可握券而取之無俟僕也正當赴櫻桃之宴題

慈恩之塋而情懷季父誼敦猶子間關奔赴舍
吉從凶揆之情禮斯爲允愜優游三年何事不
辦旣已擲去帖括別開蹊徑便須寄悰萬卷托
契千秋毋負居諸勉圖著述至於國家多事動
稱乏材仕版甫登仔肩難謝百凡濟時之學經
世之書尤宜覃思斲於達用若夫律身以儉約
爲先居家以醇謹爲貴深山蕭寺宜結芒屨之
緣竿牘軒車毋作陽鱉之慕將來建監盡在此
時願言珍重勿以爲迂固之談而吐棄之吾輩
相期正自不薄耳

門人陳天工

東坡集

卷之二十

七

吾輩釋褐筮仕正展錯之始鬚眉有志藉此抒
吐人人以壯遊爲喜卽旁觀者亦代之喜獨足
下天南萬里跋涉于兵燹棘箐中違潘岳板輿
之養而效王陽叱馭之勇良亦苦矣僕每念之
寢食交廢雖擁傳而行差免沉瘁而崎嶇險阻

未知何日始達彼中土曾之事捷音屢奏或削
平可期而天威震疊檻車相屬使人不寒而
慄知與貴治遼遠非羽書所及然總之以無事
爲福巡方屢更今尚未定倘可與言者定不惜
齒牙亦顧其機緣何如以新科而涖遐荒凡上
臺之軫惜與郡邑之尊仰所不必言惟於風采
之中時存平恕嚴以律已寬以馭人則上下交
孚聲名旁邇矣茲因敝同年來守是邦托爲書
郵其它鱗鴻稀少不能數數相聞也百惟珍重
自愛

門生楊若橋

榜下見高賢獲雋殊爲吾門生色廷對前日
盼望文旌遲遲不至已而知有大故殊切傷惋
然門庭改觀弓裘有托尊公亦含笑入地矣三
年苦土正天假以閑歲月爲將來文章事業之
基惟願讀禮之暇時親書史毋謂經生之債已

償便可皮置高閣也百惟嗇哀珍重

吳門諸上人

三年草土賴有諸師時慰寥寂每一念之疑在
青松白雲之際也自入長安緇塵碌碌從來於
塵勞中得解脫者非到家人不能如僕者轉覺
其墮落耳每作還山之念而樊籠之鳥不能自
遂然殘歲明春斷作歸計決不至濡首紅塵溺
而忘返也法門周謝惟師以時精進偶餘薄俸
致辦香之敬

雪嵯上人

殘冬無事時與二三同志談世外之旨愚菴教
宗兩耆宿時勤叅扣終不若師之雲興瓶瀉也
前走信相邀入都乃留滯山中有招不應畏喧
耽寂昔人所譏僕原不願大德爲朱門遊長安
蘭若相望何不現身化城爲吾輩津梁耶此時
末法中有爲功德最易滋累招謗況北地信心

者少而奸民外道時時竄入于佛籍中龍華大會遠至五旬恐駭觀聽得寢則寢之附去寇道尊一書出于不得已聊塞尊教非吾意也蓮師以深棲而安其它紫栢雪浪愁山三開士皆不免于風波師于兩者何擇焉百凡珍重

文遠集卷之二十

終

卷之二十

終

文遠集卷之二十一

目次

青牘

黃宗伯玉崙

陳宮詹集生

胡宮庶瑤宇

傅宮諡寄菴

黃太史東厓

曹督府薇垣

白中丞惠風

吳侍御鹿友

白侍御懷劬

饒按院黃山

文遠集

卷二十一目錄

大德

寇憲副禮亭

郭遵化正夫

又

同鄉公致撫按

金元甫乃弟

周戶部廷吹

馮杜陵

朱白民

楊子澄

王慶長

門人張子襄

喬兗州章甫

張臨川受先

黃年姪錯

門人朱藩城

門人劉解元進

又

又

門人劉席白

又

文遠集

卷二十一目錄

大德

目次

文遠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黃宗伯玉崙

老先生以清班領袖 聖明所嘿注朝野所共
推且旦暮曳赤舄踐黃闥乃與念太公期願之
歲鳴珂還里臻人間之上瑞增盛世之光華流
播人間昭回史冊與敝鄉王文肅以宗伯奉侍
家居同一美談而平格上壽不啻遠軼而上愧
承學謏劣不能搨弱管頌揚盛事而來教惓惓
及之倍滋感慙今霞觴旣荐海屋方增而 當
宁之側席與朝端之延領志焉渴饑以日爲歲
老先生能繫念舞班忘情補袞乎趨駕遄旋人
情夢卜不謀僉同非一人之私祝也不肖留滯
長安將躋三載雖痛無白雲之戀實不勝碧山
之思今且乞身歸里追隨函丈未知何日耳緬

懷明德徒切瞻依

陳宮詹集生

前歲有數行奉慰年兄于聖室中久滯何年兄
處不致浮湛否同館時彛弟或花茵月席喝韻
啣盃或入直趨朝連裾結珮殆無人不念年兄
者而弟之思尤甚不特以年兄挾藻舒毫籠罩
羣英之上第私心折服者指不能第二屈至於
風流蘊籍的是永嘉正始間人一觴一咏可以
針砭俗膏浣濯塵腑昔人言座無車公使人不
樂吾黨四五人聚首都門而不得年兄鼓吹其
間真成闕事今禪琴久御鋒車可駕中堂亦惓
惓以年兄爲念故承華一席虛左相待聞 命
之日宜起舍人治裝矣獨弟在此頗久饜足風
塵不勝故鄉烟水之慕且乘雁雙鳬時煩鳩眼
與年兄海鷗游戲者微不同不蚤尋山潯水涯
而猶以畜樊爲神王耶今且引疾求去幸而得

請則一出處又與年兄巧相左班荆道故未
知何年或年兄北上取道吳門可尋癸亥年故
事或第揚飄南下可解后于水次而年兄從水
從陸繇浙河繇大江總不可期惻然相訂如人
在醉夢中有言未足憑也知我者龍友第年來
意緒試問龍友必能道之北錄一冊寄覽不堪
爲甲子浙錄作奴或於閎雅二字差無愧耳一
笑

東坡集

卷二十一

子

雜錄

南掌院胡瑤宇

昨歲此時有一書托木菴年兄使者相寄久不
得報章而來教言有舍弟鴻便托爲書郵第安
得有第卽有族弟兩三人何繇在南中其爲黎
丘之鬼無疑而年翁旣與之書且以尊刻相付
豈非以明月珠輕授乞子耶至於年翁留滯周
南爲日已久第輩見中堂舌敝耳聾想居之年
兄能詳道之而衙門近矧一例坐如沾絮遷如

行蟻古惟有二十四考中書今自史官以上皆
將長子孫矣至弟以同病相憐之誼爲年翁頗
切且爲留都一席可以遠風波親筆札願步武
焉卽自爲之意亦復不少無如聽爾藐藐何也
或俟歲杪庶其有機乎率爾奉報倘有好音容
馳布

傳宮諭寄菴

東坡集

卷二十一

雜錄

不肖弟恃家舅屋烏之愛於老先生猶塤篲契
誼也追隨講幄提携倍摯一自剪桐而出便
覺雁序參差嚶鳴寂莫每至俛廬低回不已豈
特清風朗月懷我玄度而已屈指辭都正及匝
歲朝端同志共爲翹企不特詞壇亟望燕許抑
且禁中端待頗收若戀猥鶴之盟而疎磨鳳之
簪使弟輩彳亍徬徨何所庇依且功令方嚴未
可借駢駢之役而偃息踰時也萬望趨裝計日
就道

黃太史東崖

台丈靈心標映高文困雅不肖所素知亦海內
所共知至於正骨稜稜崇論侃侃近讀楚中程
士之文始識一斑而愧嚮者知之不盡也每一
展卷輒擊節嘆服半年碌碌未及促膝班荆共
抒胸臆間事亦謂聚首此中嘉會易訂昨過高
居門懸素旄何以咏莪之痛毒我吉人在台丈
定傷含歎之未躬而不肖更嗟聚散之靡恒也
思一登堂握手復以瘠毀謝客憑弔無從切怛
滋切戈戈不腆比於徐孺之一束惟破格鑒存
望城踊蹴壤牆綆塞固知仁孝不能割情副禮
尚望愛此不貲少增溢米更於攀木之餘毋替
藏山之業臨楮倦切

薊遼總督曹薇垣

老公祖在郛中不肖方註藉然不意台旌之遽
發也忽一日聞嶙嶙蕭蕭者業已就道遣一急

足持赫蹏追送於國門之外而老公祖以邊遽
之急星馳電逐日行數舍敝役亦追至百餘里
而返今并其書呈覽以識鄙私惟薄綸與薊緱
不能遠將耳嗣得來問慮虜事如在目中內固
西協以防衝突誠爲根本之計但聞我兵精銳
多隸於祖帥之部曲今環城而攻業已踰月切
於霄雲之望救而未必如韋叡之更生雖 聖
明嚴督致樞相躬履戎行持斧使者素鍵以從
果有必勝之氣有必勝之算前歌後舞而進乎
抑迫之以不得不進也若如尊教所云盛甲十
缺其八馬匹十缺其九徒手搏虎猛士慮其不
支況責之嫺孺乎所恃者 廟社之威靈 聖
明之福力與老公祖動天藏地之妙算過化存
神之功用耳至以危邊借重老公祖實起於舊
樞之推轂而一時用人者盱衡中外洵無出老
公祖右且怯而避與巧而遜者誠不乏其人倚

天長劔已蚤露斗間氣色而寧許以鉛刀代哉
惟老公祖悉心擔之他日掃王庭恢舊土以報
天子彼選縮不前者將愧汗入地而推轂者又將
自附於晉溪之知伯安其許之否乎邊烽正熾
廟戰尤酣貴座師八面受敵何異身在凌城中
獨幸 聖眷未移耳托在肝鬲并私布之俟捷
音至另容馳賀

寧夏撫院白惠風

文選集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兩年前得年翁手教談捕套相持之狀具仞年
翁胸懷方畧足儲萬里干城之用至爲葉問曦
年兄欲表章於身後尤見共事生刳之誼不勝
嘆服已而年翁遂仗鉞開府控制西陲無論松
虜海虜皆有軍中韓范之謠矣但國家物力以
十之七禦奴而以十之三餌軟其他諸塞不免
膜外置之釋甲呼庚衰若充耳而夷狄之盛衰
無定卽邊事之安危亦無定徒薪撤桑總未可

視爲緩圖且東事告棘而調遣征發徧及於諸
塞梅長公素以才望著而師旣後期軍復譁伍
此卽前事之鑒也年翁精詳縝密緩帶輕裘而
有臨淮嚴肅之氣不特金湯鑠鑰一方是賴卽
緩急相應可備常山率然之用麟閣勲名於年
翁厚望焉兩榜附驥樂與分榮敢申其頌禱遠
貺祇承試錄一冊寄覽真已陳之芻狗也

陝西按院吳鹿友

文選集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從來巡方便者叱咤鬼神動搖山岳擅天下之
尊重而至于錢穀兵戎之事惟有陽秋短長操
局外之議論年來漸移而局內且漸而與督撫
分擔至陽秋短長之間已自殫其苦心人猶以
爲怨府翁兄之所處有倍難於它人者被難之
家鄉豈能一一盡諒然而同舟之誼安危共之
下石墜淵豈羊叔子之事今已寂然相安無復
反唇噴噴矣惟是流寇猖獗撫勦靡定神一魁

復叛之後迄今未知何如蔓延不已撲滅無期
近而爲趙風子滿四遠而爲黃巢及赤眉黃巾
之屬毒流中原禍貽宗社第嘗謂夷狄雖訐
外瘡也惟萑苻潢池浸尋不解釀小成大廼爲
內癥幸有翁兄在事與督撫兩公俱極一時之
選刀圭鍼灸須早爲之所毋令入膏肓越人却
走至於求兵兵弱索饒饒匱卽督撫猶然難之
而此兩者又非翁兄掌握中事大聲疾呼當寧
所不喜聞至從來削平亂民撫勦必不少偏廢
萬勿以武陵爲前車遂懲噎而廢食此際調停
之苦卽嘔肝擢腎不足爲翁兄喻耳近日廟
戰甚醜亦曾從邸報中闕其崖畧否首揆自失
人心遂至於瓦裂而不可收拾其或繼周者又
恐一解不如一解悠悠世道不知所終奈何奈
何

湖廣按院白懷勛

向與台翁追隨禁署雖落穆相對而瞻望眉宇
竊以古人相期比台翁踐當陸涉通津而不忘
舊好睽注無已每芳訊下存感愧交集第身寄
長安而夢魂依繞常在楚峯湘水間計驄馬還
朝尚須改簪笄且日夜爲乞身計萍梗踪跡未
知相值否也日下區畛可融清夷有望但奴插
並峙終爲腹背之憂而貴鄉流寇猖獗不減夷
虜齊魯河洛之境時見騷騷惟荆楚安堵如故
卽向者揭竿植幟之霧想旋就銷弭矣徙薪撤
桑詎非攬轡之功率爾奉報不盡縷縷

饒按院黃山

自老公祖持斧敝鄉栢署崇巖雖在美蔭之下
不敢以掌大簿蹠潤干記室而法星所指弊杜
風清狐鼠潛踪豺虺屏跡謳吟頌禱遠播長安
交相慶又交相快也種種神明之政恨不能剗
諸金石與峴首並永聞瓜期將近紳裾以降迨

乎田畯牧豎莫不憇懷春胸恐失怙恃而來問
下存深抱冲悵若有濃膏厚澤留而未需者異
日牙旛開府竹馬迎郊如陽羨虞山重逢召父
此則敝鄉之同願非獨以通家舊誼邀厦屋之
庇也不肖在此已久殊覺厭苦目下正匭乞身
計未審扁舟南下時猶及攀臥驄車否耳

昌平道寇禮亭

追憶老公祖初至吳門肝衡時事披襟促膝每
懷厝火之憂馴睹滔天之執殫感相向低回無
計此一時也迨鈞黨禍興析揚相屬不肖幸匿
影望室而蓼洲遂寄命檻車至奮臂有揭竿之
徵而批根兆林木之禍老公祖殫竭智慮披瀝
血忱以全善類并全地方三吳再造伊誰之功
此又一時也遙想台旌見顧于荒墟又思苴經
奉送于江村含淚相看吞聲莫語嗟乎嗟乎豈
意有今日哉然而長安棋局遞爲雌雄陵谷滄

桑晦明同變此惟有心人可與言正惟有心人
有所不敢言不待言當車者敗填河者勞一夕
九迴付之浩歎而已知老公祖每作并州之思
豈不肖輩不願河內之借祗爲蘇松闕出時祥
琴未御竹馬難迎所以峴山存墮淚之碑而蘇
堤無重遊之迹惟是頌禱未艾佇望如新俟牙
旛式啓虎節將膺此百姓見寇公之時乎籲天
以待豈獨一人不肖在此正如乘雁雙鳬了無
關於輕重而目擊紛紜時動拂衣之想近者乞
身不得有類觸樊所謂久於齊非吾志也恨不
得與老公祖縮地相從談此紆結耳

舊遵化郭正夫

不肖生平頗具肝胆凡海內賢豪聲氣相通者
猝有緩急視綿力可效不憚以身徇之如台丈
才猷丰格蔚爲當代偉人而一片任事實心炯
照千古貴座師時時爲不肖言之不在有事後

也萋菲不已繼以羅鉗吉網不肖聞之指髮搯
腕恨不能蜚章北闕訟少卿之冤白介子之功
若夫掌大薄號以致所知猶青萍之末豈能挽
扶輪逆颺此兄固脈脈有心而力薄畏事不能
堅持異同致台丈捨地吞聲終抱戴盆之恨青
蜺白虹千古同嗟遘會如此夫復何言但國家
非無事之時而明主需才怒於饑渴豈能坐
老英雄而使猴冠鶴軒者勉膺荷擔台丈卽暫
憇家園有貴座師在不患浣雪無時幸毋灰壯
夫之志謂世棄君平也知兩年冰蘖且有橐籥
之費歸裝不能辦奈何貽書餉問不肖固非祁
奚台丈不當取法叔向乎謹附來俘并發一粲

又

方今宸寓多故外侮內訌同時而集無論榆關
以東脊脊靡寧秦晉流寇猖獗日甚駸尋渡河
而南卽海上之師一朝倒戈仙鄉殘破如疾風

之捲簾又如河決魚爛不可收拾萬一中原鼎
沸四夷起而乘之天下事去矣及今爲計惟有
訪羅真材亟圖實政而至於繕備禦安反側招
流亡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無如擇良守令爲
第一義以門下之材品置之畿輔間屹然成一
金湯無端摧挫人人爲之冤憤下石者曾對不
佞談及亦有瞿然跼蹐之意知公道未易漸滅
也若使事執轉亟朝廷開使過之令三薰三
沐以薦明主定無踰門下者百惟珍重自愛
不佞生無它長惟一片惜材之念重於髻珠第
心長力短不足爲有無而門下注念惓惓旣以
懸弧遣貺復因改歲下存捧覽華箋祇增慙慙
續有相聞惟望畧迹論心吾輩相期毋以繁縟
爲導也呵凍口授百惟心炤

同鄉公致兩臺

謹啓前敝郡守寇禮亭公祖諱慎者以清真愷

第之性兼潔已字民之長四載恩施八邑沾被
口碑具在未易縷陳其最有造於地方者莫如
丙寅開讀之變殫厥苦心上下銷弭齊民免揭
竿之變善類寬鈎黨之殃此其功卽尸祝百年
未有艾也昨偶從邸報見前按臺饒黃山公祖
巡歷已周疏言敝府錢糧弊竇深如海而雜如
毛五年那移無日清楚語語沉痛深中舞文乾
沒之弊而捧誦 明旨有焚官猾胥恣行瓜侵

文選集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等語仍查以前經手各官姓名不肖輩同有部
民之誼深爲去任各位公祖慮而尤爲寇公祖
慮也蓋寇公祖在任時正值織監從橫而袍價
原無額設祇以工部四司料價抵之然織價幾
五萬而料價止二萬餘僅當其半織監苛索而
有司無以應此周綿貞公祖與郡丞楊姜之所
以被叅也至兩臺爭之不得議以四府協濟銀
充之而協濟路遠未到袍價急於星火中間那

移撮借或勢所不免然俱經兩臺批允隨設處
補完矣此寇公祖在任時嘗爲鄉紳歷言其事
猶能記憶之若其離任之後官類郵亭過客之
踪而更有吞舟藏壑之固雖嚴提吏書根究自
見水落石出然恐此輩計窮無復之輒諉責於
官而前官與署篆者已經三四人李代桃僵又
勢所時有方今治尚精嚴事歸綜覈稍有朦隱
法無少貰而有廉石空歸耳棠勿剪者旣念其
羔羊素絲之操又悉其剜肉醫瘡之苦若不蚤
爲暴白則直道泯矣是用合喙豫鳴惟老公祖
於稽覈之時公道主持無侵皎皎良牧乃蒙辜
於法後地方幸甚

金元甫乃弟

自令兄年翁靈輻旣返不肖輩時抱人琴之痛
豈特感茱萸之徧插傷鴻雁之離群而已客有
自荆楚來者卽叩以高門近事言內外相安骨

肉靡間不肖輩皆爲盤舞稱快年嫂孀居無倚
令姪女輩雖托體中郎實未嘗私一遺簪敝履
生平祿賜所入身後知交所賻皆拱手授之門
下一切養生送死并推恩於令姪女輩想門下
自以令兄之心爲心無待不肖輩叮嚀也年侄
旣受青箱無忘素卷至於敬奉孀慈憐愛姊妹
尤爲立身居家第一義若使孝友之名騰播遠
邇不肖輩雖數千里外當不靳齒牙以彰令譽
從來追贈止及其身比當時慘死諸公及顧端
文又稍有異王非老亦以爲未必可得今疏上
寢閣想亦 聖明慎重之意也試錄一冊寄上
年侄清覽掌筆無恙否并訊

周戶部廷吹

故鄉兄弟都中聚首正可聯文酒之社窮日夜
之驩況以年兄闊博淹通尸古今文章之柄又
第所奉盤匱以從者乎乃草草解后未嘗啣一

盃敲一韻非長安爲俗地吾輩亦自俗矣清源
乃大江以北號爲佳麗榷關亦無劇務不妨嘯
咏古人南樓東閣之興年兄可兼而有之第不
能不生妬也

馮杜陵

連得吾兄手教慘賴無聊溢於楮墨每與東林
兄相向咨嗟幾至下淚以吾兄才具天旣厄其
一遇矣又何故而降之酷罰乃至於此得非眼
光太毒舌鋒太尖本以涉世日深感憤日甚而
時有申商之言迺感此緣耶雖然以吾所見所
聞五十奇窮而竟能晚達者比比矣又安知天
之非老其材培其德而故以此相折磨也兄宜
善承此意至於涸鮒之濡第實不能爲兄計一
席臯比難於南面王卽巧爲曹丘者安所置喙
而吾兄真率自賞少世上繁文習套恐不能與
俗物周旋且無論其它卽如沈去疑十載丹陽

合三千七十而教誨之屢試屢挫而諸弟子與其父兄之心終不變兄能有此作用否又如徐汝廉之家事不至於四壁而一日飯一日粥兄且以金粟孤僧爲檀樾而午有肉夜有酒出有僕能甘此澹泊否又如啓美家舅文字生涯凡城中錦帳頌禱之文皆出其手每篇必一金或二三金不皆入格而可以諛俗又如徐聞風所號爲獨行君子也而徐少宰韓宗伯之高文大篇皆代爲捉刀以此有田有廬而終身不困兄能有此應付否以此數者叅之致貧之道在此救貧之道亦在此矣愛兄者莫如弟故敢以狂直之言進第五六月間准歸矣弟歸雖不能策兄然朝夕相過或不致寂寞耳

朱白民

吾輩學道人凡有一毫未了之願宜趁此生了之勿留在八識田中爲它生種子如丈昔年泰

華之遊與昨者京都之遊總是壯心不能灰冷處必得閱歷一番乃收拾枯木寒嗟了無罣欠觀其淺者以爲丈宜悔此一來然實是師子轉步處也且天又以此一副色力成就之一往一返水陸間關而不覺津梁之疲此非鬼神呵護正屬道力加持耳還山後必另自一段光景若使孤孤迥迥終日坐蓮子峯頭安得此休歇場哉令孫尚未歌子衿亦是時節因緣未到無論吾丈不必以此介介卽令孫亦不必以此介介也讀書者自讀書學道者自學道果熟香飄自有莫之致而致者矣弟今歲決擬歸不意尚留滯於此因小兒還聊此布訊一片伴緘勿嫌輶糈米仲詔已作古人矣附聞

楊子澄

舟中一別彈指三年雖以緇塵碌碌久失奉訊而追憶丙寅春夏間或山巔水涘清遊寄賞或

荒墟僻落觸事含悲晝則攜手同行夜則連床
共話其甘與弟同患難而依依不舍者幾人不
得不惜仁兄屈第一指矣乃如公幹之夭折而
不以書弔維斗之奪標而不以書賀弟豈有胸
無心而恧焉若此以爲寒暄無益之談固不足
煩酬答而尋常弔賀亦猶世俗之見讀公幹遺
集而中多情至語見道語隻字堪垂不朽者死
猶不死我且招其魂而賀焉方今世事在剝復
之關而氣多頽靡語多恹縮有磊塊正骨如維
斗者不蚤嚮用於世躍而復潛使宇內不得見
其神采而徒以文章之士目之此又吾之所以
弔也若夫縑塵滿袖逐隊於樂教臺前白眼窺
人寄傲於伯通橋畔絳簪組則日見墮落守蓬
蒿迺成其貞貴兄自領其課魚責鳥之趣而不
遺我以驚猿怨鶴之文則弟不能無望於兄焉
息壤未寒菟裘已築短棹輕輿尚可尋丙寅春

初故事料無往年驚風駭浪使人怛怛憂不免
也因昌兒歸捉筆寄訊追憶舊事髣髴如昨聊
一數之以紓契濶百惟加餐自衛少需故人之
歸

王慶長

入都後再辱箋教具切注存君家文章勲閥衣
被天下凡在衿裾皆與念屋烏況單寒而受齒
頰之芬孤進而沐獎提之力者乎它不具論卽
丙申之秋弟以試事小挫逗留荆溪尊公與令
叔兩先生逢人說項恨不能手挽而置之層霄
之上仁兄所目擊也此種意氣蓋代所無迄今
念之而欲涕金石可刊知已莫報卽昨歲令郎
玄照得一官亦其分內事未敢以是爲酬塞也
玄發事頗難戎馬之場未可嘗試偶與李萍老
商之姑於撫臺麾下聽用俟駕輕就熟徐議推
轂耳弇州公易名之典已謀之大宗伯或於明

歲可望舉行覽風木圖真使人增高原之痛不敢不拜宣密尤爲珍重而以千里所貽誼無返卻但念昔日啣盃之人未免對酒躊躇耳雲布一端聊用伴緘

門人張吏部子襄

手教再至具叨錫原之雅不佞前書中已略陳梗概矣不復更贅足下高坐林泉寄情嘯咏擬古之作脫皮毛得神理與沾沾效顰學步者復別若步兵生平全得老氏之用魏晉之間觸目皆迷陽諸名人雋士罕得自全彼獨絕口臧否而斂其鋒挫其正骨以自托於糟丘此真是蘇門一流人非林下諸賢可及知其韜精沉飲原非荒宴則知怡情翰墨不獨聲詩或足下自寓有在并以此規我矣嘆服嘆服冊府元龜海內不乏抄本而多魯魚之恨聞湯若士先生較訂數過差可無憾然欲購之而未能也足下果

留意唐史則此種決不可少便中或與章仲老一商之先此奉復不盡悃悃

喬兗州章甫

兩月前得年翁來翰知有拂衣之興心竊高之然以爲不必也吾輩總在傀儡場中正昔人所喻柳絮飄颻或在錦茵繡褥或在泥塗潢潦皆絮也達者視之何擇焉且以年翁之才入麤入細無所不可聞受事以後雖常在郡齋而文移簿牒曾不留瞬有一朝解十二牛之妙客自東方來者皆交口稱吏治之敏練卽生長簿書者不是過頃尊刻亦見一班而張適西年兄尤極嘆服第偶晤銓部一二同志如李梅公輩必言年翁昔年報成當脫之轅下而還天房諸兄亦以爲然何年翁之不待也旣得請于上臺勢不可挽惟聽部覆爲行止而亂卒狘狘所過無堅城齊魯間如河決魚爛豈有賢二千石正地方

倚之爲長城者而聽其去乎恐當事者未必覆
卽覆更虞其未便也鄙見如此未知事機何如
然斷不敢爲沮尼之言以拂高尚若弟則故山
須鶴之夢無日不往來于欹枕之畔俟改歲准
賦遂初矣小刻呈教

張臨川受先

弟嘗謂翁兄肝膽骨幹無一而不類吾友周忠
介者但忠介甫登仕版便如太阿出匣斷蛟刺
兇所向無前一遇差岑頑犢遂至於缺折而不
可揉仁兄之去臨川與忠介之欲去福州頗相
似乃忠介不成行而仁兄行迂邇直截之間知
天之愛忠介不如愛仁兄之爲篤摯也欲仁兄
從此減其智鉅融其義鏘此必不可或者輔以
荆山之炊淬以清冷之淵能柔能剛可屈可伸
凡之可以塞耳掣之可以成虹遇頑金礫石如
切圻泥解十二牛而刃若新發此真天下之神

器而忠介公猶有待於來世者也仁兄其有意
乎知有罔極之痛恐至性過人毀瘠太過更望
寶嗇珍重束帛辦香遙致靈几然仁兄不愧林
宗而弟乃深慙孺子矣因風布候不盡悃縷

黃年侄錯

世之知尊公無如不佞地下之文微見屬業已
心任之矣乃歲暮而尊伴至適有纂修之役
欲刻日成書亡何又因量轉應酬雜遝遂至稽
迴月餘而始脫藁殊負跼蹐然叙述頗詳亦有
在狀述之外并足下所不及知者賾述補綴亦
可以報知已于下地慰仁孝于遙天矣一別三
年知足下德業日進聲價漸騰可勝浣慰令弟
漸見頭角否北錄一冊近刻一種附覽

門人朱蒲城國壽

足下行時潛潛而別僕亦爲之黯然正如閨秀
施衿結褵其人又素嫻內則烹飪組紃上高堂

中良人下貳獲廳所不宜但頽垣敗壁時有飄搖風雨之患暴客曉曉莫爲干取得禦其家中生計雖日廣亦日落綜理無人碩鼠耗蠹以曲房屢桂甫離保婢旋受持戶之寄左牙籌右歲綈又欲椎牛市酒日夜鼓舞儼從以防它盜此非有丈夫之才不能而足下實膺之矣目下所最急者無如潔已字民以深得井里之躋無事而相親者必有事而相保子弟父兄之誼非可

以驟結而倖致也又聞有調三原之說果否三原舊令亦係乙丑本房按臺行時不及一囑前書中端爲足下又不遑他及遂掛枰章亦其數也按院有書來盛稱足下言一見知其循良撫院亦定然留心蓋兩公皆夙昔同好也修途發軔百惟珍重自愛

門人劉解元進

別來時時想念不知尊公廣柳之車何時返於

故丘讀禮之暇亦能發名山之藏工夫次序如昨歲所商權否日月易邁三歲彈指萬毋輕擲也今春同榜聯捷者頗覺濟濟然必得足下嘖嶸寓內乃爲吾道吐氣勉之勉之向者約足下入都爲下幃計今因武生葛藤不了拂緒縈懷令人動故園之夢果如吾願舟行取道貴地可圖把晤也遠辱芳訊草勒奉謝

又

久不相聞正不知足下近況若何深以爲念今歲春闈所收才士甚多而文氣日流於駘蕩先輩典刑幾無存矣求其和平爾雅而不掩風華之色如足下者絕少滔滔日下將來必有人起而抹之足下其益自奮讀禮之暇亦不廢咕嗶否昨歲所商幾種書當次第卒業者曾窺其崖畧乎凡有新得幸時時見示尊公靈輻在它鄉聞拘於俗忌猶未迎還何也貴地去都城不遠

何不策蹇來此一晤然不佞歸志甚切七八月間或請告而歸與足下相期河干爲一夕之談耳

又

久不聞問想念殊切讀禮之暇作何課程昨歲燈前商畧諸書能次第繙釋否卽不能一一入腹笥中亦須擇其要者熟讀一兩種以供筆端驅使今歲會榜諸名家多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此皆從好古所得非沾沾帖括也彈指三春歲月甚駛僕之急足下甚於足下之自急貴房師亦同此心耳有何新得并倚廬新篇幸時時見示滄州往來都門者如織不愁無便羽也茲因李三原之便匆匆布訊小刻一種寄覽

門人劉司李士璉

足下行後得途中所寄書尚未作答乍離帖碑試以簿書刑名正如處子出閣便有米鹽零雜

之寄而刑廳者以吏議官評佐上臺之耳目又叢怨之囹然正直忠厚乃吾儕居官立朝之韋弦請從今日始流寇彼猖晉中非無事處囊末見雖不必有此心然豈可爲袖手怡堂之人耶百凡留意過蒲坂須起居韓相國老師四朝元老朝野所瞻仰不獨以淵源一脉也晤間致不肖此意敝同年楊宮庶慕垣以註誤蒙譴歸寂莫之中并一慰存之切囑不一

又

一月前有數行附敝同年楊慕老寄候定不至漫漶適接來翰知初入衙齋未甚安穩不佞召尊役問之乃知疏逃下人非屬毛離裏之戚也休咎亦屬偶然何足以此望念平陽劇郡且以北人居北關轉移何名乎惟是登兵之亂荼毒三齊齊人談及遼字痛心疾首將來寓公終不免爲秦越之視安望左推右輓此則不佞所預

計耳然以足下疑厚之器敏練之才處處欲借之以爲重從茲以往駕輕就熟聲價日隆隆起矣持斧使者出都自當覓便爲曹丘而垂雲之翮終不借力於青萍也率爾奉復小刻呈覽

文遠集卷之二十二

目次

書牘

韓象翁老師

王賈翁座師

錢前輩牧齋

錢前輩御冷

傅中丞括蒼

陸中丞鳳台

蔣中丞澤壘

石中丞楚陽

張侍御石葵

門人唐興公

文遠集

卷之二十二

書牘

門人孫陳留

樊中丞鍾陽

王制臺峨雲

王大叅石鯨

蔣道尊瞻岷

劉大叅達生

楊宮庶濟之

姜少詹燕及

又

顧少詹瑞屏

侯司成木菴

陸中丞衷虛

鄭中丞意葵

又

門人楊引能

門人張子襄

門人劉席白

文遠集

卷之二十二

書牘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韓象翁老師

不奏記老師將及一載而寸心環繞不啻一刻
九迴也自老師行後而不肖一身如秋空片羽
滄海孤航鷹鵠搏擊之威鯨鼉奮吐吞之勢
賴硜硜素行頗播於輿評坦坦直腸間諒於同
輩

文遠集

卷二十二

大隱堂

志故耽耽者不忘其注射而信信者未厭其咀
嚼然不肖之處此亦孤而危矣移病乞身之志
當已已九十月間已萌此念因老師諄諄諭止
又因庸警不敢請昨年春夏已從李湘翁館師
處擬定 桐封一差緣家舅奮臂而撩虎鬚微
忤 聖意當事者曲爲之處移此差授之瓠繫
都門宮坊之資又忝竊居首明知北闕乃風波
之場且人多張羅布阱以待百計求免而元城

文遠集

卷二十二

大隱堂

荆溪會稽三公交持之荆溪公更宛轉譬曉且
願身任其咎而後不肖黽勉以從竣事後人情
甚帖亡何而有武生冒藉之議此等事例止罰
科甚則削賢書之藉已耳而借覆試起葛藤當
事者未必無意中有一生不能終卷若天奪其
魄者然正范忠宣所云此豈章惇爲之哉雖幸
無大決裂而兩生付司敗再讞不得釋公論固
極其昭著 聖心亦未必猜嫌而忝列 講幃
在日月之際自爲引咎恐不免沾濡付之罔聞
又中懷反惕故入春以後迄今迫除出侍承明
入操鉛槧而情同倦鳥迹類藩籬鏘珮鳴珂日
知削色清歡勝敘亦無好懷至於琉璃覆名鼎
鉉嗣武寧不知見卵之可笑躍冶爲不祥偶因
同志掛之齒牙而排阻橫生風波幾起若非不
肖殘名匿影甚至丐人以遜避則海虞之釁又
見於今日矣伊鬱此情自憐自覺正如孤兒有

苦非慈母而誰知暗漢茹荼縱低眉而莫告今日亦聊爲老師陳之以見世情之變幻若彼孤踪之孑孑如此若不肖曾於逆璫時從刀山劒林翱翔遊戲而不改其步者又何有於浮沉得喪之細故漚沫電露之空名哉秋間曾上疏乞假不得亦爲闢事纏綿焉

聖王所疑不敢固請目前得結此案獻歲便作長往計矣館中二三子爲老師最所閔惜其修文地下者勿論如侯生一病幾登鬼錄楊子何辜遂下請室不肖猶以不退不遂之身立於无咎无譽之際所取於天者已奢抽簪而去尚可於千緡萬帙中作一脉望以無負老師甄埴之愛更何求焉邊烽未息廟戰尤酣

聖明在上終無如之何老師夔娑獨樂自不能忘宵旰之憂况流寇猖熾時時蔓及道鄉咎年劉賊不犯馬端肅况無地樓臺自不必以薪木爲

憂也

王夏翁座師

昨歲開仲上請卹疏雖付之甚難然因禮部敘述未晰再致批駁非廟堂有意慎重也既有成例在當事者豈容不予在老師尤不容不請不肖爾時卽寄書開中趨老師上疏且爲中堂暨宗伯諸老豫言之矣迺盼望穹然晤非鳴言老師以衙門使費不貲是以蹙緩其實無所費也馬鬣久成而龍光未錫良是闕事或亟圖未晚乎屈指聖室三易寒暑今且讀樂章矣嚮年甌上已得復失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再推不下似有所待第角逐紛紛不忍見不忍言而秉軸耑主成心陽以必不用者破區宇而陰以其爲彼用者禪衣鉢此本懷也遼遠而澹漠如老師不識有公心推挽之人否如其不然惟藉明王之夢耳目下少宗伯未補但老師以

少宰去頻就春官似屬未便以秩宗領袖承華
庶爲相宜而衙門遷除難於轉石倘荆溪在事
不肖或可進一言其它則無所置喙矣浮沉日
久不勝故園之想向者乞身不得今擬再申前
臆倘得解縈而去當候老師于地肺山中爲數
日追隨也令親高丈於不肖有梁鴻廡下之誼
向謂其失官耳不意遂至於無家涸鮒可念愧
無以潤之法網秋茶竿牘亦不敢輕出武林一
緘聊慰其意恐不能爲蒯緱生色也

錢前輩牧齋

光甫兄來接手教宛如面語楚中魯生來復得
數行而郵筒中所不便傾寫者小兒因過虞山
竊聆緒論書來述之頗詳乃知翁兄相隔數千
里相別三年轉覺痛癢關切使人感刻無地年
來長安中日夜布算欲去其眼中釘肉中刺而
後快者弟且爲第一人弟求一去何難而偏不

欲快其意使諸酋酌酒相賀故且留身以聽之
此中苦心飲茶茹檠不足爲喻管子云知我者
鮑子若在程嬰必當曰知我者杵臼耳然此輩
文章不過用其習試之法殊少變化庚午秋初
不肖誓不入北關有一智人謂我曰子勿慮此
番必無搜索豈有一用之以傾錢先生今復再
用者不肖亦以爲然今果再用矣雖用而不效
然其用之心終未厭枚卜事起又將再用此法
不肖雖迂癡然已曾着手不容不悟遲侍御第
二疏哀俛謝之而後得免於繒弋翁兄想此光
景浮湛此間有何佳趣有何它望不過欲守孤
正之脉俟天下之清而蒿目近事水益深火益
熱且徘徊觀望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出入於矢
石之交而全體不着非被金剛鎗者不能而不
肖豈其人哉但須待家舅至而後行蓋有無限
事交付之非可以遙相告語而家舅故遲遲其

行且似有林密山深之意非翁兄不能決計爲之趨駕萬望一從惠之感非一人也

錢前輩御冷

近日 廷推之舉雖名賢望紛綸臚列至於玉璫黃流鳳質龍變裕敷施道之猷啓平康正直之運凡有識者爭爲老先生屈第一指而不肖皈依日久渥愛素承反不爲老先生一人祝而爲國事祝爲世道祝爲

東坡集

卷二十二

元

大隱堂

聖天子祝者不啻如餒望餐喝望廕三農之望歲也名覆琉璃必有天人叶應在夢卜之先音謂黃麻旦夕且下而遲廻日夕仰見當宁其難其慎之心然戊辰巳巳之推如元城皖城三陵三老有經年而下有再踰年而下者政方資協贊大典難以久稽所占者泰道之將轉 帝心之厭亂耳狡酋訐於外流寇嚙於中鼎沸雲擾其象已見而東登之禍又咽喉急癥也今攢眉

搯腕者第言無兵無餉不肖獨以爲無人今廊廟所講求者終不以用人爲事而上紛 濬哲之思以親屑瑟下殫智勇之力以固營壘雖昌言滿廷祇重其犄角水火之形而於扶抑後先操縱疾徐之理似未精也葭灰九困危樓一柱惟視老先生之進退而已儻不肖敢爲諛言者神之聽之不肖則迂癡人也妄以精衛自許實於涓塵無少裨補而耽耽者多設爲柴柵以禦防之惟有一片爲幸又苦不能速去耳日下正圖自爲計恐赤烏登朝之時未能隨行效鷺雉之賀也

傳中丞括蒼

不肖憶十年前識老公祖于都下爾時東事方棘風議盈庭而進郭隗買駿之議效劉琨聞雞之舞如老公祖者指不多出自茲以還封疆日益壞弛人情日思避就高牙大纛言之涎流而

嚴關危鎮如望鼉宮臨虎穴股栗聲嘶不敢輕
一試足不肖鉛槧腐儒睹此逡巡縮擇官而
仕之人心竊恨之老公祖慷慨請行氣吞驕虜
近者凌河被圍榆關震動而鑠鑰金湯宛如泥
封函谷伊誰力也鞭長馬腹昔人所希畫疆而
守此非實心任事之人不敢爲此言而始欲與
瓢終歸築舍今 廟堂之上又似以奴騎東歸
爲策勲告成之日而用舍更張舉棋不定料理
兵馬錢糧如老公祖之在永平者又復幾人惟
使賈生之淚終夜滂沱漆室之憂臨風悼嘆而
已孫太老師甦脫黃沙而歸綠野差爲慶慰而
求多者脊脊未已且奈何遠承手訊恍如面談
愧無一籌可裨千慮率爾奉復并謝注存

陸中丞鳳台

自翁臺仗鉞而出兩浙之人依衆毋而遽遽于
衽席之上山濬海陬桴鼓不驚桑麻被野海塘

一役使陽侯却舍而不敢肆其嚙堤之勢萬世
永利豈使咎人得專美于前彼中士紳尸而祝
之我公勿歸之頌達于都會奈 國家多故求
其忠勤幹濟緩急可毗依者又不得不爲翁臺
屈第一指屬者禁旅需人 廷推至再而簡擢
者非翁勿與 聖鑒可知豈特輿望允歸而已
營事廢弛日久滿長安輿臺傭販皆稱

天子爪牙議汰議練如夫懸厖而剔肺腑之毒非
國醫不能下手當事者以翁臺爲今之盧扁也
此症可治天下無難治之症矣舉朝訢訢拭目
幸趨舍人治裝以慰灰席獨不肖如澤中之雉
身在樊籠而心遊遼廓恐赤鳥還朝而不肖已
遂繼潤之請未能久滯長安觀壁壘旌旗之色
耳走筆奉迓并謝惠存小刻一種呈覽

蔣中丞澤望

自奉答手教閱一兩月時事幾滄桑矣 國家

憂奴酋憂流寇之不暇忽有登城兵變連破六七縣今且踞一名郡叛者數千人而島上十數萬人行合而爲一抄截漕運固國家襟喉之患從橫淮海亦吾鄉桑梓之患中原鼎沸其象已見時事日見苛細其於用人一節提綱挈領所在頗不料理當今所最急者無如邊方腹裏之督撫得才猷幹濟者二十餘人各分布一方在邊者甄別將吏在腹者稽覈守令無事而常爲有事之防此必地方重臣以精神提挈之而今當事之所推擇大抵取其穩密不立崖異及平日所親厚者未事而徙薪撤桑有事而焦頭爛額俱不問其能與否也山東豈非無事之地余集生清執之品一朝變起束手無措至以啓釁推諉登撫有鄉隣閉戶之意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仁兄四履之地固爲桴鼓不驚然

祖宗設此鎮量非無意種種堤防事事振刷萬勿

以山城一隅作四時之閨位姑曰行所無事也至於宜大而小宜小而大官人者另自有一番衡鑒弟局外人安所置喙惟有付之長嘆而已鴈盡歲初朝端議論稍息而登撫之貽禍恐不免爲首揆累今言者又藉藉起矣可奈何弟復叨一轉飲河之量不啻滿而溢今所欠惟一去耳師命不可請俟初夏間必申昨年之志也舉業事弟久不問所需經題當托羽侯偶有小刻一種呈覽

石中丞楚陽

自我雲岫年兄遇難以來久失奉候蓋以土室餘生洊復清班而外則烽火驚心內則荆榛滿目世事等於滄桑憂懷甚於杞漆老年伯方尋山居之樂修出世之因不敢以塵劫中事仰瀆清聽昨春令孫擢第知老年伯於團蕉趺坐時亦爲破顏微笑擬修尺一寄賀而令孫行時正

引疾請告不遑削牘種種積歎負疚於心老年伯不加譴督華箋惠存開緘披覲如遊華胥對義皇上人也方今耆碩凋謝

四朝遺老惟老年伯爲魯靈光慶一家之榮遇感

列聖之殊恩倘有皤皤黃髮之言可獻 紫宸者

乎不肖備員 講幄尚可轉而聞之令孫束修

砥礪出自家風而太阿發矟更有躊躇四顧之

意大受可券也吾雲岫兄不亡矣甕城何幸得

徵福星并老年伯咎年棠陰所覆亦可沾九里

之潤斯民直道做鄉不乏必能與賢使君相成

老年伯勿用爲懸懸也不肖持準提密部積有

年歲管闕一得用呈請教

張侍御日葵

自台翁茹痛而歸愈覺同志寂寥朝端蕭瑟其

它紛紜闢諍之象又未可殫術想從邸報中得

其崖略也天未悔亂狡奴流寇之釁方熾而亂

兵倒戈登城失守全齊天下襟喉萬一橫亘盤

結抄掠運道則國事去矣台翁憂時念切聞此

必當分攀栢之涕望牛山而漣漣也尊公老先

生耆英碩德不減郭有道恨弟非中郎之筆耳

忝附通家敢避其醜來命以地下之銘見屬而

石齋兄先爲之弟敢表其隧道彼此同調不妨

互易也但誌須詳述生平鉅悉臚列而表則揭

其大者念台翁於忠毅公淵源紹述存坊一心

非奉庭誨安得擇人而師之故於此際罄其輸

寫庶於世道有關不徒彰揭幽潛也未知於尊

意有當否倘不可幸削而投之何如

門人唐興公

天下事飲啄前定莫非機緣如足下宜以 陵

工復故物此是應得之理豈意 聖明終不忘

情於蓬老王侍御一疏薦引遂下於理而敘功

適當其時遂於足下一總抹去天乎豈人所能

爲哉僕之舌敝耳聾徒成畫餅亦何足惜同門諸君如姜崑愚到處昌言其心良苦張辦雖細流其一片報德之念可揭天日而精衛之力不能填河俱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失此一機別無它路蕙帶容裳點綴萊衣計兩尊人高明識道理自恬然安之且有兩說可以譬喻一則譬之未第吾鄉一帶宿名日久而不能徵一遇顛毛種種而困於公車或尚滯諸生者固不乏足下大雅堂集卷之十二 蹇返初服固居然貴也一則譬之就請室者或無辜淹繫又或赭衣而編戍伍豈真有允當之舉哉檻猿籠鳥得遂其林泉之適以奉高堂娛笑此最愜意事復何所求其它則靜以聽之于天天道猶張弓有屈必伸自然之理第未卜遠近耳僕在此了無佳况惟武生殘局未了是以遲滯五六月間乞身無疑矣杞果蒺藜奉爲尊大人引年之助

門人孫陳留

陳留雖附會城視祥符猶晨星配月也僕向年過中州稔知之是時韓有懷已蒙譴而清風謬謬談之者齒頰皆芬斯民直道固不以成敗論人足下宜以爲法方今功令所嚴者莫如催科而催科之擾國家蒙其謫長令分其潤中州羨餘之修甲於天下此聲已播輦下矣不飲貪泉不知胡使君之清入淤泥而不滓不獨古人如有懷者其一也萬里修途於今伊始其珍重自愛來教言抽扣事具見留意地方惟上之誅求甚急而常留寬然之意以予民乃爲真民牧今四方脊脊多故非守令與民平日恩誼膠結安望緩急相仗乎有民社之寄者深念之僕任纂修之事欲爲遼陽舊經臺袁位宇立一傳而其生平宦績不甚詳開封守其子也有誌傳之類足下可轉索之於二三月間端一役寄到方妙

因不久成書耳切囑切囑勿誤勿誤

樊中丞鍾陽

晉之言撫者有邊腹之分謂腹安而邊危也今則邊腹在在可虞如東省豈非腹裏忽有登兵之變全齊騷動萬一沙截運道襟喉阻塞天下事遂不可知中州與齊魯原有連雞之勢然猶稍緩一着而震隣之最急者無如秦晉之流寇昨歲杪便轉有渡河至陝州之說幸而子虛此

東道集

卷之四

七

難總無離渙之憂此目前第一義也目擊事同在漏舟之中恃夙習知愛不敢不殫其力之見以備采擇寒暄套語不贅

王制臺戎雲

自台翁行後議論相尋無已長安楸枰未知何日斂手至於內訌外侮終鮮石畫老謀紆九重宵旰鼎沸雲擾其象已見惟東南半壁賴台翁作金湯耳然粵中亦有可怪事如東莞捕盜一案其盜之真與否捕盜者之即為盜與否風馬牛不得而知但臯坐鄉紳而以敝縣舊父母鄧虛老為戎首甚足駭也虛老起家為長洲令吏事精明積蠹盡除吳儂至今拜其神君之稱未艾而不肖頗受獎植有知己之直道難容骯髒不達不肖嘗向有心者言之方今中外乏軍興錢穀出入半為漏卮逝波得虛老領度支何必向往冊中問劉晏陳恕哉然聞其姓名

東道集

卷之四

七

者茫然以爲異代人益見其肥遯自高有山深
匿影之志何緣勾攝起釁禍及此公事之顛末
不敢代爲置喙但身爲王臣閱歷中外皆奉
天子三尺從事豈肯爲萑苻數犯大不韙反糾
衆拒捕立斃數命此魍魎罔兩所爲何倒行逆
施至此得毋有織成貝錦遠於情實者乎虛老
年且及傳矣萬一蒙不白之冤飲恨而死不然
而麗於憲網輕則鬼薪白粲重則赭衣流離播
竄不獲首丘果當厥辜夫復何言然叅合生平
不宜以此人有此事也不肖聞之爲徬徨累日
至泣然不禁走詢其同鄉何象岡諸公言召疊
微屬有因而得禍實爲無妄今雖不敢以隔垣
之聽犯越俎之嫌但夙管氣誼相與不薄故爲
之遙控于交戟之下台翁乃當世極虛平人又
極仁慈人也衣冠控辱總非盛世宜有況事在
情理之外乎平反輕重必有以善劑之矣

固原道王石鯨

年翁骨力堅凝精神淵箸弟向者素所醉心何
俟今日數年前貴鄉推重爲冰壺玉尺之選不
意至今乃在金戈鐵馬間又置之荒徼斗絕之
地兵饒兩空呼號莫應年翁又能殫心拮据如
查營伍查馬匹設法鼓鑄種種實政能使孤陞
屹成保障窮塞等於樂郊凡爲邊臣者盡若年
翁何至烽火通甘泉厓 明主宵旰哉三秦流
寇惟平固中禍甚輕何得同其沾帶况斬獲之
功昭昭在耳目乎行當播告膚功豈止爲桑榆
之贖也

蔣道尊瞻岷

恭惟老公祖臺下抱玉質金相之品樹氷稜鍊
柱之標魏忠介既接粉梓周來老又托絲蘿不
肖非劣無似辱在存坳臭味之末嚮慕下風已
非一日幸徼福星光生萬戶而匏繫京華未能

仰叩交戟抒其積悃惟遙聞盈盈頌禱自北而南爲鄉邦加額而已方茲宸寓多故敝鄉蒙殷繁之名而實有凋瘵之實考選諸父母尚以通賦株累將來催科必日甚一日未有民不聊生而國家可倚爲外府者山陬海澨萑苻實煩瑾寶刷芽是在老公祖實重圖之而拊循窮黎尤爲根本第一義至於承平久而武備弛遍天下皆然江南脆弱卽隸麾下者忍力不穿魯縞當年水犀餘皇猶吳兵也撤桑徙薪安不忘危當此之時士大夫宜同辦此心况有地方之寄者乎不腆聊將賀忱刻弁資嗷

劉大叅達生

邇來所最急者宜莫如奴事與秦晉東省之事廼廟堂之上陽急之而實緩之士大夫之精神全在固營壘樹戈戟而主上之精神又全在搜蠹穴窮鼠耗偶有朋比之說爲捷投者所

中遂入於黠聰而堅不可破偶觸之則雷霆霜雪雜然並下蕙蘭蕭艾同時枯萎者不可勝數上與下各有所端注而奴事秦晉事東省事祇付之封疆之臣有不效者以三尺繩其後而最初之選擇中路之號呼事後之療治總督督賈賈下以故事塞責上以嚴旨董成如斯而已禍之大者如榆關蔓延者如秦晉咽喉結轡者如東省總未嘗聚族而謀殫力而應况孤懸斗絕烽火不通之寧鎮有不駢裼視之耶讀仁兄報揭字字欲涕至懇揭尤見一片公心人人如此畢竭其耳目以佐當事所弗逮夾袋中何患無人紀綱來告欲將此揭發抄或板行之弟實以爲未便不特爲一時舉薦不當上意群而下之請室如王澹老諸公事人方握手觸禁中如馬帥者弟亦曾與相聞但往來奉命逐虜逍遙翔翔中多不忍言之事方以惠徼寬政爲幸

啓孫高陽在塞上始終信之不疑此必有以取
信者然而馬謖任福能爲知人累固不乏也內
如敝同年王石鯨有正骨有實心近觀其料理
缺伍倒馬等事足見才猷一班近者督撫中朝
野共推以洪亨九爲一時之冠如石鯨之質地
加以練習邊務可與仁兄比肩共爲亨九一流
人仁兄以爲然與否耶李茂嶼弟無半面因仁
兄言自還朝後爲之舌敝耳聾而畢竟有不可
破之城府今覆疏久下部而部疏又窅然無期
也余集老在此中與弟相與甚厚携手肅寺往
往盤桓竟日其學道從禪定入工夫已成片段
論其用世則清執所不必言而虜薄都城羽書
旁午不有此職方安能草草結局此公只合需
次佐樞不意其以開府出然東省固腹撫也獎
恬懲墨固其所優爲忽遭登兵之變啓纍有人
臣與東撫無涉而整備不早策應不力似不能

辭其咎今遂以啟纍者同條議罪則大爲不平
耳最可恨者此公固以用世爲出世而詆之者
動比之修齋誦經之王欽若甚則狗子佛性引
入彈章以公案作罪案三十年來人爭以道學
爲詬厲今以此公累及禪學矣古如李文靖趙
清獻諸公於此中深入而不自居名色深知未
法有流弊必有流禍也吾輩於此決不可作一
毫躲閃但就平淡本色中展出蓋天蓋地作用
并爲黃面老人一雪此耻弟不敢望也仁兄其
勉之一時言路中有體有用光明磊落而不失
其沉深細密者弟嘗以王浣觀爲第一忽遭此
禍令人惋痛其中源委仁兄固不能知亦非敢
托之楮墨異日空山野寺中作一番漁樵問答
可也其事亦易結比兄骨法自然作名世大臣
仁兄亦不煩紆念弟與此兄最契有可效者惟
力是視一時輦上諸公知仁兄者胡司寇爲最

每與弟言嘆服不啻口大半亦因璇兄而得之
不獨南中江右相處也貴座師黃毅翁骨力彌
勁又留意人材二老秉軸便是仁兄展布之時
矣小刻博粲

同年楊濟之

與年兄蕭寺言別腸寸寸剝矣浮白叫噉差以
文其唏噓愁慘之狀此所謂長調深於慟哭也
衝風踏雪間關抵家聞尚在椒盤薦銀花未

本集

卷五十二

壽林

爛之時入拜老師定當呼酒慰勞以遂初爲樂
蓉裳蕙帶正可追陪杖屨以年兄細心密行卓
識定力將來自是救世人天更假以閒歲月讀
古人書閱世間事操成竹於胸中它年運斤遊
刃恢平有餘矣松下箕倨與馬蹄蹴躡實是平
等非強作平等觀也至於年兄福堂衣鉢忽而
授之旋觀刻木畫地本土大夫不經見之事今
乃以爲常事 聖明手滑將來不知所終東方

盜起病在嚙喉秦晉流寇未見撲滅鼎沸雲擾
其象已見而人人安於漏舟家家忘其厝火正
恐吾輩在朝在野總無高枕之日耳

姜少詹燕及

年兄行後雖盃酒燕笑不至寂寞而深談密語
似有格格于懷者且日來議論紛紜人情偏仄
有識者望年兄之來如望歲焉不獨蛩蛩鉅虛
如弟者需年兄爲輪轅車輻也首揆作事多不

本集

卷五十二

壽林

厭人心惟召還年兄不假躊躇猶底幾不遠之
復惟願年兄立趨治裝勿以過家上冢久虛滿
朝之望且弟俟目前關事竣局獻歲後定圖歸
計年兄來遲恐彼此相左促膝指心又未知何
日而種種衷言不可托子墨者必須覲面傾倒
卽來教中字字肝膽而遠地之揣摩未必一一
洞晰弟不敢答且苦不勝答也慕垣兄已歸故
鄉矣 天恩終屬曠蕩而詞林殊爲削色至於

中使從橫緹騎絡繹金戈鐵馬不獨在疆場而
疊見于河洛齊魯之間天下事大可寒心而方
隅必不肯化玄黃必不肯熄孟子云天下未平
堯獨憂之獨之一字大可味也天如的然古君
子其妙處在最真最厚是將來幹旋元氣之人
弟心折久矣邇來朝夕相處尤願爲之執鞭若
其才名傾動一時何煩年兄過念耶目下得鄭
玄老徐若老自南而北世事庶有攸賴弟不憚
舌疲但恐適爲二老累耳便中密致之

又

政地與言路相激而成水火幾一年於此矣邇
來小益深火益熱近且付三臺省於請室積猜
猜怒轉不可解雖有市南宜僚之伎倆亦不能
消兩家之難弟迂戇人也以直道規政地而以
微詞諷臺省一段苦心真正爲世道起見至於
一身之安危進退不但聽之適然之數而時以

飄然決去之意自盟于幽獨此則年翁所素亮
也枚卜事起弟固知有扼其心者卽旁觀有嗜
癖之癖亦何益於事如年翁則賢愚共賞公志
翁歸或以人地稍遠不能援呂文安公北司成
之例寘名琉璃又聞當事者有言并燕老不推
則姚某氓其形迹此皆隔膜之揣行道之聽其
間愛憎取舍或別有機權若弟則我躬不閱惟
有杜門塞兌聽梅雪之爭春任樓臺之得月而
已來教調停挑構兩說弟茫然未諳宋仲晦書
來言姜老師一心相照絕不爲人言所動豈有
構弟於年翁者耶同館易弟道義肝膽如吾兩
人者有幾青松白水歷歷可指且兩人同爲塞
翁何處可容其構覽至此不覺噴飯滿案想年
翁亦爲一大噱亦不必執其人而面唾之也來
教有何象翁深山野老之品題句象翁亦爲蹙
然不安此等搬送竟屬何人兩都相去二千里

往往有鬼車孟弓之疑弟之受疑非一人非一事矣而弟終不辨且久而自明年翁第質之貴鄉諸同志并高門諸賢自得其情耳老伯母冬牀旣奠須遣駕入都弟歸心久動至五六月必乞身亦不顧鬧事之結不結也卽以此處我亦何所不可承念惓切并附謝

顧少詹瑞屏

自年兄行後歲序游更而不及以尺素伸候左
右固爲懶冗相兼亦以年兄臨別手教惓惓謂迷陽載塗乞身宜早而弟不能仰承明訓一預場事便如敗絮棘叢無繇自脫每捉筆舒紙不覺愧悔之兼集也更有抱歉者衙門遷轉原論資適乃課職業計勞勩弟因一年之纂修三載之講幄兩荷晉陟遂以糠粃爲前導而年兄尚守其故官吾兩人從來安危進退事事相依雖蟻行魚貫前後不踰徑寸終不若蚤蚤距虛借

行偕止之爲適也每念及此芒刺在背時一訟言之此貴座師曾老先生所稔悉至近日以天潢譜牒始副承華之座當事者亦可謂其難其慎矣館局初開

皇上以本支爲重恐責成浹歲聞集生兄已在道矣年兄母爲猥鶴久淹幸旦暮俶裝夏末秋初宜亟入春明以仰膺當宁之旁求俯慰同人之懸望若弟年來曾求歸而不得欲再請而不敢種種苦情或年兄遙聞而憐之今天中輟講後決計歸矣年兄還朝之時或弟入山之始也總之朝野雖殊肝鬲互照叔出季處兩身合爲一身耳知老年伯比來視履倍加不能另束起居望此致小刻附覽

侯司成木菴

久不奉訊而年兄起居時時從貴鄉諸相知處得其梗概聞霍然已弟爲加食聞隄然發弟爲

之廢食但消息俱不甚真卽令兄所述亦多在
髮髯間日望年兄數行手書爲據而自庚午秋
季以來不奉瑤華者兩年矣古語云思君令人
老弟顛毛欲雪亦強半臨風搔首所致也養生
之要惟在割其所最嗜然非猛丈夫不能年兄
第思其所以致病則知其所以卻病矣不貲之
軀大者當爲世道蒼生愛次者亦當爲高堂老
親愛與言及此年兄定爲之神懷靜攝中不敢
以蔓語相溷聊薦數言以供藥籠所需近刻博
粲

陸中丞衷虛

粉榆氣誼不介自親不肖近日於都門創一同
郡會無非爲聯屬鄉誼也吾郡邇來殊覺蕭颯
賴台翁建牙一方稍增氣色而山寇彼猖之甚
楚粵間屢聞殘破爲地方念更爲台翁念諸藩
接壤之地犬牙相錯各爲同舟恐未能首尾呼

應成常山率然之勢調遣徵發未必朝發夕至
咎年王文成所以成功之易者不獨才略邁人
以其初請旗牌假便宜事權壹而號令新相沿
百餘年視虔臺若戊巳之寄旺在各督撫則四
履之外聽其出沒而虔臺總攝之無可推卸而
默默受人之推卸此其所以難也台翁聞此亦
犁然有當於心乎

聖主銳意治安凡封疆之事尤所加意撲滅解散
須早圖之以紓 當宁之憂小刻呈覽

津撫鄭意葵

台翁 有昂霄孤標揭日不肖傾心皈服雅非
一日乃台翁亦收之臭味之末時勤睠注雖都
門鹿鹿未能時挹清光而脉脉襟期兩心互喻
不在形迹疎密之間耳津門轉輸所寄舉朝共
慶得人但以台翁風格正當狂瀾澎湃中倚爲
砥柱今舳艫卸尾以掾關門之替替任非不重

而道濟蒼生尚有重於此者不肖且拭目焉惟是登卒狍猖恐與島上之民合接濟緩急之間可懸香餌以釣鯨鯢台翁於此定有操縱惟密密留意焉率爾奉報不盡惓縷

又

貴衙門自特設以來祇任轉輸之寄至於汎舟相繼如蕭鄮侯之在關中耳自登萊事起島中十餘萬衆罄罄洵洵惟慮共合而入於賊必於接濟之中兼以駕馭方略如饑鷹之待飼繚繞在手擒狐搏兔蔑不如意此其肯綮安在計台翁留神久矣黃帥願擊賊自效果出自繇衷否昨聞奴有渡河之信而逆賊又有勾引之者海上之事種種可慮台翁此時擔荷較之選日更重忝附同志愧無可效一籌惟以海波不揚鯨鯢授首爲社稷祝爲知己祝而已

門人楊引能

一別兩年長安棋局不知幾番變更軟紅塵中黑風白浪汨出沒入又閱過多少而靈光僅存頑果不食僕時自愚還復自笑大地排場總屬遊戲圖澄以石虎爲海鷗況其它乎惟是胡塵未靖烽火時聞又有東省之亂卒秦晉之饑民虔鎮之流寇鼎沸雲擾其象已見生無樽俎之才任非勦勦之地縱不致載胥爲患亦當思尸素堪羞一丘一壑煮石耕雲以終其身迴首丁卯秋足下顧我於風樹堂悸魄驚魂朝不及夕寧計復有今日而飲河不厭濡首蒙譏僕於此曙之蚤矣足下才情骨力俱堪作第一流人蓋自少而漸磨型鑄得力於孫六吉公祖者居多在都門則兩司馬賞識而剪拂之入門源委自是不同然端人之所暱定爲匪類之所憎踉蹌去國以不犯虎口爲幸行後猶稍有餘波今春復觸發往事僕偶有所聞已覓人銷弭之嗣後

可高枕優游兩三年內便需典劇藉以澄清世道長養人才此時嘯咏之暇無忘夾袋臨叩雖僻但須廣寄精神密用耳目則洩渤參苓總歸藥籠此閑中第一義毋俟臨渴掘井也

門人張子襄

都門隔汴城二千里而訊之使每歲兩三至敦古義隆厚道如足下者實未見其耦百凡內行於此徵之何以蘭芽玉茁猶未充庭此於天人之際可以券責或寶膏神氣歸之寧謐少歛奪席之談并戒長夜之飲則貞固之下自然孳培祇此一事爲足下念之甚切故敢以迂腐之言進僕已巳年生一穉女今四齡矣頗具慧根解人意迺十日前以痘隕情癡之痛亦復不免念足下時有椎珠碎玉之傷不知何以自遣也書中感慨近事切中時賢之弊無論其他卽今之首公本有爲善之資亦可於峻攻洞泄之後

姑借以爲一帖平甯散而一時言路錚錚者抨擊不遺餘力今激而成水火執不可復合矣奕棋者不必國手定須看三四着而今一着之外茫無成算朝局如此又何有於邊局畔卒衡逞不減奴酋來教謂不能逾充然正何必逾充攻掠四出漕道爲梗則國家之事去矣屈指海內強半騷動中州雖見安輯而東西皆有剝床之勢樊鍾陽謹厚人也徙薪撤桑之計不妨悉心而與之商以僕觀之自今以後禍亂日臻太平愈遠聖明在上馴至於此非肉食之過而誰過與陳留飯心甚切幸時時董誨之腆貺祇登薄縑爲侑

文遠集卷之二十三

目次

書牘

吳因之先生

王司馬帖雲

戴兵憲還初

龐杭州序皇

方中丞玄垣

又

朱督府恒岳

又

羅中丞貞復

蔣中丞澤壘

鄭司徒玄嶽

范司馬質公

王按院孺初

饒按院黃山

王尚寶遜志

管永新元心

門人岳廣霞

吳侍御鹿友

又

又

張憲副繩海

開封袁守公

門人孫陳留

史郡伯念冲

又

何孝廉舅涕

王戶部珍錫

呂少司徒豫石

又

陳按院具茨

汪侍御洲鳧

王學憲聞修

宋少叅如園

劉大叅達生

又

陶大叅虎谿

吳道尊石袍

李少叅河津

韓廣文若理

沈國賢

江伯通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吳因之先生

不肖浮湛京華閃忽三載所閱者半天下士矣
峻嶒丰骨難進易退實未見其人轉思老先生
孤鴻天外獨鶴雲中使人矯首企羨不能一攬
其德輝沼沼逝波誰爲砥柱不用之用知所留
於世者甚大也又聞八表開齡年登大耋瞞瞞
黃髮謾謾清風雖不獲以更老乞言備清朝之
惇史猶得以耆英領袖司鄉國之典刑然而永
日杜門長年謝客司閤不通剝啄闐闐擬於深
林自家舅而外寧復有發聳然之音聆適爾之
笑者乎當吾之世有此古人即進履道旁擁篲
廡下丐其餘聲猶足自馥而以瓠繫之踪備藩
觸之苦失此皈依將成墮落然而瞪目遙思寤

言如在不覺脣骨之欲收塵容之頓洗也介壽
不敢襲套濶悰無可寄將偶有甘州杞果同州
蒺藜知藥籠所需可無麾擯百惟加餐永爲世
瑞臨楮懸切

王司馬岵雲

都門一別彈指三年餘矣台翁婆娑故園滿懷
經濟徒托之課魚責鳥栽花疊石而國家之事
幾至於波逝不可復收瓦裂不可復綴虜薄城
下九鼎一絲迨烽烟稍靜上日事于毛舉苛細
而不扼其綱下又角勝於時局低昂而不循其
實凌城失守重兵化作夷雛宿將翻成說客關
門單匱之狀日甚一日矣今所恃者或役酋厭
禍無闕關之志耳不然事未可知也流寇猖熾
西陲騷動中州不免震隣而登州之變又屬意
外倘島上之人相率從亂厚集其衆掠青徐截
運道隔噎之勢一成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至尊宵旰獨苦乏材以廷臣不足任故復有貂璫之遣然沉雄縝密舉世所推爲方召如台翁者又置之丘壑間

主上每難於使過而事執窮迫亦有脫堂阜而崑閩外者前年之吳隆熾今日之謝饒石是也台翁無端註誤聖意久而洞然恨在廷無一人暢言之者不肖一片癡腸不能自昧苟遇可言者不啻舌敝耳聾而當軸之人褒若克耳其奈之何然屢求而屢不效必至於窮搜遺佚舍台翁其誰幸時爲料簡以待蒲輪毋以鴛鴦之盟爲息壤也不肖浮湛日久無夕而非故園之夢昨歲請而不得今以師命不敢請羽書稍救終申鏡湖之乞惟願台翁輩爲時楹棟早慰

聖主治平之願則槁項長林有餘適焉讀經甫兄行狀神采奕昱知神候不減少年但以班倕斲成凌雲而復使血指者操斤祇增慙悚因黃使

歸率爾布候試錄小刻呈教

汝州兵備戴還初

年翁行時頗以邊陲多故嵩雒之間舊有毛兵慮調遣之煩迺今流寇猖獗中州震鄰實先於年翁部內昨冬訛傳賊已渡河犯陝州弟深爲之念幸而未至然綢繆桑土計先未雨俟其來而備之晚矣東省之事可爲殷鑒毛兵可招則招之鄉兵可練則練之使隱然成一重鎮不但作中土之扞蔽亦可壯秦楚之聲援金湯鎖鑰盡在人爲願年翁早圖之也有鄉試散同年金兄補任得陝州此兄潔守奉公實心任事堪爲一方衆母惟年翁破格照拂之地方有當行之事有當修之備惟年翁一一指示必能竭蹶將事也臨楮顙禱

杭州守龐序皇

一別數年不勝雲樹之感杭州古名郡香山玉

局風流在眼不肖向過湖上留連數昔便以爲
清福難消而台翁領湖山之長鳥啼吏散桂檝
復輿惟意所適此以宰官身現地行仙者真使
人妬極矣不肖久蹢躅縉塵中了無佳况倘得
乞身而歸擬於冷泉斷橋之間卜數廬如君復
所稱獨樹爲橋小結廬者不免托庇使君然終
不敢以掛瓢髮僧溷干典謁也

方中丞玄垣

以台翁之精薄日月而才挾風雲此於匡危拯
變何所不可但鄭伯所謂吾不能蚤用子今急
而求子侯沉痾而問倉扁指危棟以付班倕國
家用人徃徃如此而關外銳師盡於凌城今復
招徠補湊以成一軍經營勞瘁或與草昧同功
者虞允文招集江上殘兵戰勝于采石大功出
一儒生遂令嘆惜宿將幾欲愧死弟正以此爲
台翁祝想台翁自許亦不下古人也但今之所

謂宿將者一徃一來幾於閃爍不可信台翁與
之同事如握蛇抱虎而眠即彼亦不能無怦怦
心動無事則拊輯慰藉之而使其無可疑有事
則隄防繚繞之而使其不得動弟敢以此效一
得之愚至於關寧之局已分督師之撤已久來
教兩着遂成逝波付之長歎而已聞邊烽時動
今歲必不能保其不來鼓士卒積衰之氣激土
著同仇之憤此在台翁全以精神提掇并歲爲
日刻刻如對大敵者然庶可保危疆一塊土耳
前年拙錄有奴事一策備顛末頗詳中多塗美
語或間有可採者更寄一冊

又

台翁才識膽力拮据危疆爲時未久知阡贏盡
作驍勇屯堡鬱成金湯矣精銳五千欲以助二
東之用益見餘勇足賈秋高風勁正去歲蹂躪
大凌時也有虎臣在知不敢飲馬于河但近日

所傳走上谷雲中者果奴耶又聞敖慶諸部落
駕言奴酋而挾卜虎之賞者是邪非邪奴果西
行則入犯不必繇寧前如已已之走薊而不走
關是也若仍踞舊巢而乘收穫之時因糧於我
則未雨宜先綢繆今不啻玄雲變黷矣台翁宜
有成算亦非弟所敢問也兵事久禁抄傳中樞
會晤稀少搗巢之說弟未前聞或聊以壯虛聲
耳中國何等時尚欲以此爲戲耶嶺南韓孟郁
者名在詞壇而旁通韜鈴象緯之學壯心于悵
不展嘗懷投筆之志今有台翁爲知己檄致幕
府外佐轉輸內資籌略此其生平處囊之遇也
弟歸計久萌近者時事驚心益動故園之想古
人有兩公案望生入玉門嘗笑班都護之怯不
敢以此爲台翁擬生出春明門嘗服梅福之智
弟願以自居附聞聊發一笑

朱督府恒岳

恭惟老師才雄八面威讐百蠻水蘭兩酋次第
削平今且以餘力奠安六詔普酋漸搏顙乞命
矣方今版圖之內無處不蠢動一動則不可復
弭惟西南半壁鯨鯢授首豺豕消踪伊誰力也
主上神聖遠邁周宣而吉甫方召未稱厥儔
如老師者豈獨名高銅柱正宜手捧金甌而武
侯僅制南人班超久淹西域私心痛之雖銘鍾
勒鼎已垂不朽之勲而圖大宅中宜領元樞之
席欲旄頭之剌落竹衣衣之遄旋此不肖屢爲
當路者訟言之無奈其急腴脰而緩腹背苦疥
癬而養疽癰也若不肖浮湛日久鹿鹿無所報
塞行將歸憇家園以耕雲煮石之暇爲老師賡
平淮之雅勒燕然之銘耳寵頒不敢不拜小刻
侑械

又

老師之久於貴竹也微老師言其誰不念之但

廟堂之上若以爲老師在則半壁安去則半壁危者雖蠻烟箠霧旣已飽殲饒歌捷書又嘗洊奏而猶不忍其離茲土固是仰體 聖明矐注一隅之意不肖祇惜其用老師者小耳此時何時如老師所到之處必奏膚功者幾人乃輕言高臥耶來教不敢不達於當事然終未肯息此勞臣也世文在都門有便客嗣報

羅中丞貞復

不肖與台翁十餘年臭味之雅雖淡交可稱如水而素心可以凌霜盟之五中無敢諼也今台翁建牙浙藩無論浙西三郡與敝鄉相爲唇齒而大都安危休戚吳越共之全浙受萬間之庇即吳儂拜九里之潤矣遠承芳訊敬謝注存敝門人武康賀令尚厄在鹽車以旦夕求脫爲快前以催科政拙奪俸今已登額可開復矣望台翁速爲題請此生乃公論所共惜非不肖私昵

也又魏廓老身後貧無立錫長子學泚死孝次子學濂乃瀝血上疏者其才行俱爲一時冠業已受餼學宮矣三子學洙亦少年美才將來不愧父兄不肖欲聞之敝同年黃跨老因其秉學政不欲以竿牘相溷然此乃君子之屋烏勿以烏衣少年視也幸台翁在地方望拂拭其毛羽此種心事計吾輩有同心耳主臣主臣

蔣中丞澤壘

自仁兄行後雖同志尚不乏然傾吐之中稍存翳膜未有可以傾儲而付者以此悶悶又自去歲秋冬以後世事日非人情日異太真本自悻直而有當路大道爲之收拾人心周旋言路無論浙中與東省并江右秦晉爲清議所出之地俱墮其雲霧中凡有一不善必曰首揆事也與某公不相干故攢鋒聚鏃胥萃於挹老挹老本具慧根近來覺其見事甚遲似以爲遭逢遇主

此外絕不須照管與同事者以爲患難之交死
生不負其信之愈真而於收拾人心一毫不顧
此近日吳朗公之下獄瞿稼軒之削籍與崔泌
之一案窮治不已似必欲追及黃鶴翎而後已
而當路之善爲周旋者甚且陽爲欲用任參之
之說以明太真之休休人之巧拙深淺抑何霄
困哉鄭玄老人都考最有尋常應得之 恩典
一槩格而不予冢公復號于人曰首揆意也豈
不冤哉 簡用兩新叅殊非揣摩所及而說者
以爲首揆有所阻抑故有所推援其說愈長總
之首公在此時孤渙之極即中老亦在離合疎
密之間其於弟也以敝門生姜崑愚一疏傷之
積疑不解姜生自與馮鄴仙吳朗公爲淵中之
杰豈請命于座師凡首公疑其所不當疑信其
所不當信種種如此弟甚惜之傷之不知何以
善其後也此等語非仁兄不可道然數千里外

敢於縱筆直書可謂大膽矣仁兄認真做事仿
王文成遺法此弟所深願也來教中多所未答
因弟兩日病甚作此一東腕力困矣容嗣布

鄭司徒玄岳

大君子入都舉朝之人皆傾心拭目以佇嚮用
而過往過返景光蕭瑟即應得彝典絕非格外
事而斷斷慎重幾於印刳至推卸之狀三尺難
欺堪爲搥腕亦堪爲捧腹別後晤同鄉陳李兩
銓部皆與剴切言之止願存國體非爲賢者一
身以此較輕也兩君皆言必題業已具稿聞引
畢司徒陳總憲兩例今又旬餘矣而沉閣如故
果以冢公請告故乎抑別有主裁也悠悠世事
多不可問老成憂國苦心遠識具見片楮中而
可與微言熟商者亦鮮矣有所擠必有所戴羽
翼已成而當局者似懵然不知開悟政地調劑
人情此其際又難言之興念及此祇動人肥遁

之思耳不肖俟科場事竣即爲乞身計然恐以此事餞之使去不待自爲計也氣運如此及今而去去已晚矣陳赤老行實并周忠介閩瑯事便中寄教囑囑

范司馬質公

太公隱德休光不勝述翁兄偉伐豐功不勝述家庭間慈孝相砥名義相成不勝述况鉅公瑰詞琳瑯輝映以癩駱駝入飛黃之廐可勝自憎

東遠集

卷十三

七

大觀堂

然麟塚新成龍光游被領史局者宜有一言以黼黻鴻庥丹青燕譽用是指麾弱管浣濯枯腸語雖不工亦可謂挈裘振領獨柱張絃者矣太公有靈或當以小子爲知我吉寔在邇不能偕白馬素車執紼擁輜言念總總毀瘠難堪百惟節哀自重

關院王孺初

老公祖此一行歷盡驄車未有之苦而克收狼

塞一時之功在昔日孰不爲老公祖危在今日孰不爲老公祖慶至於去安就危之故又舉朝所共知也苟非有胸無心孰不願舉勲庸之典以獎勞瘁若夫先事預料之卓識與發縱部署之石畫奏章具在想

聖天子必爲懋嘉况當事者敢以管格眎乎別諭

敬銘之於心兩日前晤總憲公以爲瓜期稍有待乃聞移駐近郊是否總憲極其嘆服有種種

東遠集

卷十三

七

大觀堂

虛左延佇之意尚面悉之若台駕離城不遠容覓便一晤也

饒按院黃山

不肖以部民而蒙老公祖推行翁老師通家之愛促膝輪懷若引爲同臭味者念之感切正擬與一二同人微片時清暇以傾積忱而老公祖復以繡斧出矣台旌將發適有殤女之感未及奉晤悠悠此心徒托之夢寐耳大江南北相隔

帶水清波闡澤紫迴環繞老公祖之不能忘情
并州猶江湖之依依東注也飲河思潤四郡士
民有同企焉豈獨通家臭味之末遠承注存裁
謝未悉

王尚寶遜志

翁丈文采內涵風華外映胸中饒有丘壑筆底
自具烟霞弟每一相對未嘗不爲心醉也過蒙
翁丈不我鄙遺纒注無已向在家鄉每承投轄
比來京邸時賜停驂至於清閤之珍藏往往輒
以相贈愛我厚矣長安鹿鹿固非雅流韻士之
所樂居而翁丈邇來邇返席不暇溫固知塵鞅
蹴躡與松窓嘯傲相隔霄壤自恨絳上鷹澤中
雉不能相從於輕颺密樾之際也滿擬于役竣
事即趨駕還朝以慰搔首而來教尚欲遲之弟
至天中前後決計乞身若台從以清秋就道尚
把臂吳閫未可知也駢語獎飾過當病冗不及

酬答恃在矜宥小刻一種呈教

管永新元心

世丈才華器識與瓊玖爭價自當置之五城十
二樓之間乃不免折翬俛首鞅掌風塵使人惋
痛至不肖夙忝通家累年來所心醉而不啻口
出者以世丈爲最乃不獲稍展其緇衣之好思
之自愧然以世丈之才何施不可借錢穀簿書
以爲精鑒之鼓鑪又天之大有所厚也敝門生
與世丈共事一方不但成椒蘭之契而且有規
隨之願尤切忻慰百惟自愛不一

門人岳廣霞

門下以信心任事遭時羅網白衣蒼狗祇可供
達者一笑而不佞家居時目擊其砥礪之苦拮
据之勞以民父母之隱腸蒙暴公子之積怨田
疇既伍子產可殺古今一揆烏足嘆也昨歲事
後有一函寄唁付之族孫之尉上蔡者不意其

浮湛日久踰時始達門下得母以爲人之瘠
不然且以爲曾母之杼正不知剗心之痛兩載
如新恨無縮地之法相對暢言之耳門下自有
千載之才幽憤著書不但使名山生色亦足以
耗雄心興娛賞近來著述幾何切勿虛負流光
怵僚自廢昔賢云朝市山林俱有事洵可味也
不佞思歸不得非希心用世也正爲離籠之鳥
一往不復來雪泥鴻爪冀少有所留於若滅若
滅之間然而當此之際何處著手何處下口賈
傳流涕終不若梅生遁迹之爲高耳茲因湛虛
兄之便聊布濶懷小刻奉覽

陝西按院吳鹿友

翁兄之在關中捍艱僂力櫛風沐雨凡從來乘
驄使者未有之苦一身飽嘗之而賴此才誠雙
合惠威並行以百斗心血爲

天子保此三秦地當此饑饉殄瘁兵燹殘破而猶

有削平之漸是誰爲保障之功關隴縉紳以迨
長安士大夫萬口如一口也惟其勛勞懋著所
以仰賴未已借寇之議又未免十人而七八弟
每逢人折之曰使按秦者當與秦事相終始則
自有遼事以來按遼者止一人按關者止一人
足矣何以郵亭傳舍項背相望也總憲公極相
念無俟弟言且日夜望翁兄來掌道事昨弟在
講筵與同鄉二輔暢言之內有一公爲加銜

久任之說者弟更反覆辨折言翁兄極病極苦
以至情相懇首揆慨然曰勞逸相均理也使其
稍稍息肩旋以秦撫屬之何不可但聖意尚
未可知此雖有數存乎其間亦在政府擔承耳
知翁兄在彼以日爲歲盼望此中消息不勝懸
懸偶有便郵先此奉聞旦晚更與總憲公共圖
之或不至仰負尊委也至於朝事可憂東省事
可憂關門事可憂翁兄雖拔身而誠恐在朝在

野總無安枕之期耳

又

翁兄在臺班中第一勞臣亦第一勛臣也雖秦人之戀同黃口之戀慈母而乘驄與建牙自是不同弟嘗以遼事爲喻人多真然今代者已題差矣此中望翁兄之來如望歲而久在行間甲裳蟣蝨恐未免有休沐過家之思但須趨駕還朝世道之福也有一事爲同志所共祝者惠元孺先生乃未死之楊忠烈也向爲長垣老詬所厄不登啓事今禪琴久御矣當事者口與之而陰厄之猶長垣也春間推轂者皆下請室遂無復齒及翁兄報命疏必極其揄揚但臚列尉薦當事終高閣度置耳聞其守清澗大有功一方賴以保全旣居鄉堪作金湯豈居官不能鑲鑰此正明主所喜聞而用人者所不能抑置也此公之通塞大有關係惟翁兄酌而行之弟與

此公從未識面而此言亦非第一人私言也想翁兄亦同此心耳

又

仁兄得代正可藉此憇息少時雍頌以需建牙在秦人借寇之心固未嘗一日能捨仁兄而相愛者未之許也弟自五月望註藉爲乞身計忽一日以會推單至見尊銜首推延撫覽之不勝駭絕雖以巡方擢開府可謂不次當事者未始不知仁兄然以積勞積困之人寘之於極邊極險之地愛之耶抑所以戕之也弟一時徬徨無所出亟走東總公屬其轉達首揆總公亦深以弟言爲然遂力以挽回爲已任賴

皇上不即點付閣籌諮首揆隨具一揭進乃得點陪而仁兄方免於危邊絕塞之苦近之阱人者借升轉以肆其毒真可謂慘於鎔鄒前後詬原是合脉想以向者辭印之故至今有遺恨焉奪

真定而予之賑濟致文弱之士躑躅於金戈鐵馬中者幾年猶以爲未足而欲斷送之延綏何其忍也狠毒如此令人咋舌拊膺而已仁兄勞勩久聞勲名懋著節鉞固旦暮事何妨以六月息弟此舉聊以盡肝鬲之誼耳

延綏道張繩海

自年翁赴延鎮而流賊猖獗愈甚瀰漫山谷蹂躪都邑所在無寧宇延鎮尤其出沒之藪所恃

延綏集

卷之三

延綏集

者惟鳩形鵠面之疲卒使之禦寇何異驅群羊觸猛虎此鳩形鵠面者釋甲執冰而呼庚癸又如餓虎之望乳此時爲度支郎甚難爲延鎮之度支則逾難年翁能以量沙數米之術使飢軍忍其枵腹而無反唇且使飢軍與飢民鬪而殺傷亦略相當調度區畫厥心苦厥功懋矣今移治饒爲治師師之仰給在饒安得蕭規曹隨者以繼其後而今蜀中曠君天才敏妙與之談者

然洞中理解雖未奏刀知無全牛矣弟因以此君爲年翁喜故蜚書相聞非爲新舊作寒修也此君因與敝門人楊銓部引能同年厚善以此交於弟而蜀中王宗伯非熊張侍御適西輩皆亟稱其才非弟一人私嗜也劇任煩苦兼絕塞風氣難調百惟珍衛以竟鼎鍾之業臨楮倦注

開封袁守公

延綏集

卷之三

延綏集

不肖爲書生時輒嚮往海內名賢如尊公老先生乃素所心儀乙卯冬以計偕過徐州時適當乃旱之後流亡相屬於道尊公老先生設法以賑濟而招集之全活亡筭一時口碑載塗築堦浚湟屹成保障以其餘力繕治學宮其雄整精麗甲天下不肖爾時嘆服不置隨聞有程州守宇鹿事有私記一段藏之篋中比遯陽失守不肖身在都門是時以招降爲咎者議且沸騰而

從容殉義日月爲昭後之奉頭鼠竄者念之真堪愧死但凜凜大節有耳目者皆能表章而生平宦轍所到隨在著績峴首墮淚不獨南徐故欲覓誌傳采其大者收 實錄中此不肖一念緇衣之好也因門下在汴城托敝門人銓司張子陳留令孫子乘間啓聞原不敢與門下相通以信史開後人陳托之漸而瑤札儼然先之更慙慙無地當門下乙丑登第時不肖因景仰尊公亦願一睹光儀會家難不果今乃借此得附聲氣差自慰耳陳留令既托萬間之庇始終獎成惟仁人是賴感非獨此生也

門人孫陳留

丈令陳符肯以韓有懷爲鄴侯之規甚幸有懷甫入掖垣論事不愜 上意遂斥逐去人遂以此短之乃其作令清風謏然僕過陳留父老子弟交口而誦何可掩也前書中以此相勗若世

俗之見便以是爲不祥語而丈犁然有當於心真同志也鼓鍾聲聞砥行好修可以爲午夜焚香之告人未有不知者願丈堅持此念今聲價已隆隆起矣百凡珍重自愛中州加耗之奢海內所無此等事漸達 宸聰來札花戶自投云云尤僕所樂聞也推廣此意爲天下第一循良不亦快乎袁府公家乘領悉初擬爲之立傳隨使附觀故久稽尊役於此而碌碌未能且史傳原不當示子孫恐不得行其褒刺幸委曲致鄙意

史郡伯念冲

都門邸報不全發抄即抄者亦未必盡見忽一日有傳老公祖被譴者錯愕惶駭驚走相問莫知其故已而知爲郵符事已又從敝同年舊駕部曾大雲問之乃知其事即大雲所手裁而苦心調停於其間者因比來功令嚴切不得不如

此即止於此已號 聖朝寬政矣不肖因憮然
寢食不寧者累日以老公祖之在敝地冬暄而
秋肅備四時之氣睥睨意色思上下其手者嚙
指而不進所以三年之內尸祝徧野謳吟載塗
以迂疎如不肖累年不一申候而老公祖偏收
之臭味中頻頻縑注不以自遠爲嫌小兒輩本
非渥水丹山之種而謬當驥子鵷雛之遇破格
獎借令人感慙至於舍姪舍甥亦並荷品題委
曲甄培皆在人所不敢望與不及知之地闔郡
之民人人戴高履厚而不肖之感爲尤切乃身
在都中窮於綿力無可施不能爲之銷弭致奪
我神君而去僅與窮山僻落哀號而追怙恃竟
何及哉惟是公道昭明輿情翕服暫屈旋伸捷
於張弓隼旟牙旛固可翹企待也偶因便郵先
此布悃無限縷懷尚圖嗣候

又

前有書寄候正爲邇來功令如束濕比之逞歲
松郡徐公祖復任時光景大異欲求反汗難於
轉日不肖徬徨無計亦曾與當事商之而無他
策正如嬰兒失母中路奔號不得不付之無可
奈何比兩臺疏到乃知人心之同不特敝鄉在
籍與在都者爲一心而各臺公祖未嘗不以部
民攀轅臥轍之心爲心三代直道之譽古喆王
之所必採而當此之時惟以行法爲重從民爲
輕合郡諸紳曾申懇於首揆奉此嚴旨不特重
孤兩臺之意抑且削盡士紳之色不肖因臥病
註藉不能徧謁政府近章疏俱輪票不知出何
公之手亦可駭也今所惋悼者惟敝郡奪一怙
恃斃斃黃口無以爲命而如不肖叨骨肉之愛
其愴懷倍切耳於老公祖有何加損無論光復
在反掌間即大燾高牙亦不因此而稍遲迴也
吳儂永懷未替使君重來可期進而兵臬又進

而拊綏留此未了之緣以爲異日地不肖即投身林壑尚思得當以報知己至於兒甥輩統藉甄培非筆舌所能謝而小兒書來感佩恩私淚痕在紙不肖見之五內如刺種種痼心即累幅不能盡伏楮主臣

何孝廉舅悌

台丈計偕入都不肖奉訪者再亦曾具卮酒相邀而竟不獲微一夕之談從此遂不聞尊公老

先生集

卷七十三

手書

先生起居豈意箕宿騰空德星掩曜典刑既喪雅道無主此海內所共嗟而不肖素沐孔禰之歡者徘徊愴悼百倍恒情絮酒旣難遙致楚招痛不成聲聊割薄俸脩以短章幸爲我叩綺筵而告之台丈淹屈日久願讀禮之中毋疎故業即家渭陽累躋公車終擢上第不特泉臺待以瞑視抑亦世誼藉用生色者也辱愛敢言及此并望鑒茹不盡

王戶部玆錫

方今國計匱乏主計者棘手無計惟有鹽筴一事爲大地財源其言之鑿鑿者自貴鄉袁滄老而外僅見于門下正欲捭衣奉教盡聆端門之學而門下乃以轉餉出矣國家用人不使其盡所長而徒以資序爲成格此治功之所以罕奏也然以門下之才猷而任轉輸之事舳艫啣尾外而關門內而京儲罄罄萬口今而後知所寄命矣倘有鹽政秘書得於便中寄示抄竟即奉納不敢漫滅也小刻一種呈笑

呂少司徒豫石

時事多艱中外交訐紛紛更置固所不免但當軸者未免以意之親疎而分內外分難易是則可笑耳通鎮借重之說弟亦微聞之但通已無兵何以鎮爲今議歸并於昌而侯六老請告甚切不知聽其去與否也東南杼軸久空

皇上節儉高千古而無益靡費徒使中涓窟穴於其中微台翁孰爲昌言之近奉 嚴旨益以彰大臣之風節第非所以光 聖德耳若 嚴旨所從來恐又不自今日始也近日能以道事君者惟黃大宗伯一人高涇老必不與中涓共事臥病不出亦是鬚眉丈夫此外雖衆正盈朝猶恐用世之念甚於持世又恐以用世之苦心而流爲涉世之妙用鄭玄老人朝竟不得霑一毫

文選集

卷上

文選集

又

南北大僚相望林立其以丰稜表樹蔚然爲羣倫之宗如翁兄者幾人榮最自當優敘勞績久

繫 聖心褒褒點綴業已達之當事矣前日鄭玄老寂寞而去自有力尼之者而駕言於首揆寬也一年來朝端之播弄大率如此首揆之未厭人心固非一端而其叢疑集詬亦大率坐此今此公微有意更新而羣猜亦漸以他屬此是否泰關頭但彼中蟠結已深而此公割愛不勇未知究竟何如南中聞見苦不早亦苦不覈近聞有欲借東省事以攻首者孫撫一案與首似拈不上此所謂欲加之罪而議撫亦未聞其出於口弟輩豈有私昵哉見此公略有一分照管亦庶幾爲 國家留得一分元氣假之一字誰能爲之諱而齊桓晉文不猶愈於秦政隋廣乎至於成敗利鈍則造化嘿爲主張非人力所能操也

陳按院具茨

老公祖攬轡敝鄉開所到之處澤雁停呼城狐

束手以振刷爲休息即亨大爲精明四履之內
孰無來蘇之慶惟是催科之令急於星火循良
守令蒙叅罰者如墮層淵而不可拔遂以敝鄉
爲坑阱至累足而不敢入幸有史公祖人地相
安正當倚之以怙恃一方無端波累失此良牧
老公祖從地方起見特疏保留不特在藉諸紳
有同心亦不肖輩所翹企以待也疏到即相率
詣政府言之突有此 旨殊不解所以惟相顧
錯愕耳然老公祖愛護吳儂之意已世世尸祝
矣伏楮神溯

汪侍御洲鳧

弟在長安中知交不乏而敦布衣之契要歲寒
之盟如翁兄者何可多得今弟碌碌縉塵了無
佳况故園之夢無夕無之更念翁兄于役萬里
紆迴于秦關蜀道之間臻危涉險度暑踰寒已
不勝痛瘁之嘆而園政一事竟欲如漢時大宛

月支所貢過金城踰玉關與中朝雲錦共奏驍
騰之績如此是今日之將帥皆可爲驃姚長平
而營中士卒皆擬於羽林欽飛也初爲此言者
似不始於熊司馬而吾郡顧尊老首當其辜今
外轉不能回道不得彳亍徬徨以日爲歲核奏
一疏全賴鼎力護持同舟之誼知不待叮嚀惟
望共核者異喙同辭不致搜索則翁兄之再造
也豈特一人之感別諭種種中心識之小刻呈
教

王學憲聞修

得仁兄去歲季冬九日書迄今尚未作報來教
云惟求真才一念不啻飢渴凡號名學使者皆
能作此念不獨仁兄至云以文行相砥礪求數
輩真讀書人爲 國家效馳驅此非仁兄不能
道也時以此盟之胸中則風雨露雷罔非化工
努目低眉皆爲佛事矣至若水壺皎然玉尺無

夷仁兄夙所預辦豈吾輩相勗相成者迺復以私請而弟有一公道事敢破格一言之熊芝崗一偉傑丈夫前者不容於讒慝後者不容於逆璫其得禍之慘大約同於魯襄愍而歸葬之後矜卹無聞天下猶思而悲之其長子爲追賊所迫自刎而死次子江夏附學生熊兆璧磊落英多風氣適上楚中賢士大夫皆言其善讀書刻苦自勗期致身青霄爲父白九京冤狀此其意更有足愍者其文章誠不知何如或少寬一格使其食餼學宮爲朝廷補錄死之仁不特仁者有同心想亦輿情所共愜也昔年芝老於弟無文字之契仁兄所知但弟在京師凡衆口排擠羅織之狀纖悉畢知爲搯腕不平恨不能效古人訟張陳之冤而此生兩年前來尋父骨弟見之覺其頭角有異頗相勗勉今代爲曹丘猶前志也仁兄信我當不以豐干爲罪臨楮惓切

宋少叅如園

首春正欲與仁兄劇談數日而別不意東事日棘仁兄爲中外倚重旋奉特旨接浙而行雖不及攀條握手而弟實幸之以仁兄之久於東兵將主客一一得其情形既可採舊撫之訛舛而又可佐新撫之調度勦撫機宜定有應弦而合節者不意老伯母高年不待鼎鍾之勲未奏遽以苴屨奔還矣匪特二東之不幸實宗社之不幸也老伯母年近期願尊養粗備雖嚙指之痛未伸升屋之號罔極而僇力捍艱驅馳靡盬與尋常懷祿失養者屢如河漢正不必以此增其傷剗獨是丙寅之春仁兄惠弔先慈顧我於堊室草蔬相對淹留彌日今仁兄倚廬方新而弟束芻莫致僅附一瓣香托付來伴三十年通家之誼豈應如是愧歎欲死矣自劉司馬奉命視師小有捷音而兩日所聞又種種可駭若使

此賊東西馳突仰闕臨德俯瞰江淮漕艘阻塞
咽喉封閉此其爲禍又豈在向年虜薄都城之
下哉朝廷大都鎮靜爲主雖有杞漆其奈之何
知忠孝並切者感時之淚與攀號而並涌也弟
歸計久定仁兄襄事後不妨相從於青松白雲
之間然須以太平爲祝耳捉筆紆懣不盡悃縷

劉大叅達生

朔方去京師遼遠前紀綱未還而書郵載發故
於近事未免河漢然來教所云優曇時現者已
括盡長安棋局如漩觀之條而多繡條而南冠
又條而爲西江老布衣莫非優曇也看徹此等
事則萬緣總是蠅螟百年盡同蕉鹿惟此蓋臣
弼士一腔報國之忠庶幾常留天地間與三靈
相爲摩盪而收歸妙明心中亦是雁渡長空聊
爲點綴固不能掃之使無亦不能留之爲有大
慧語云予雖學佛者而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

士大夫等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又云假使
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以永嘉語爲證
猶覺其有英雄血性在也漩觀履患難頗有遺
世之志出福堂後商及仁兄出處便欲就道人
素志且以告新直指欲放仁兄蚤歸弟則不以
爲然蓋仁兄不出山則已出則無論在邊在腹
處難處易必須少露精采如傀儡場中業已扮
出脚色須高唱一回狠做一摺使坐客動容旁
觀喝彩庶不孤負一番粧束若扮小軍粧院子
旋進旋退便念落場詩亦無謂也人人怕邊道
并怕邊撫談之便如縮項鰻抱頭鼠將使 至
尊自爲之耶大司馬頗知仁兄且看其安頓何
如弟此意亦願仁兄爲長空點綴耳若以爲拖
泥帶水話便失之千里矣李懋嶼事已大雪附
及不盡

又

得仁兄一帋便如雲興三百間瓶瀉二千籌掌
大薄蹠廣長舌蓋覆其上豈區中人所能擬其
萬一也絕塞窮邊號呼莫應至河西一帶極矣
仁兄所處之地最苦而人罕知其苦蓋因廟廷
之上惟顧奴顧登萊賊次則顧虔鎮山寇秦晉
流寇若寧夏西之西諸虜不甚猖熾流寇未見
出沒雖徙薪撤桑手据口瘠爲國家保此一塊
土而中朝視之如甌脫然勞而不知勞功而不
言功也當世而果能用仁兄仁兄而果有意自
見於當世不若借有事之地建牙秉鉞指麾在
手以勝任而媮快然而兵餉之湊集難議論之
帖服難文武將吏一一盡得其人以供我臂指
之用難有一於此皆爲敗道至如李茂嶼有功
而蒙之以罪余集生以小罪而幾欲埒之於大
罪此似有宿冤有定數而又不關人事者弟日
下感觸時事多酸心搯腕思之思之仁兄累次

手教願乞身爲佛奴畢竟明眼人第一着而世
界中少此便宜漢吾輩稍稍乘願力而來者往
往不肯作便宜事尚未敢爲仁兄許也銓部之
轉移恐未必一薦牘可得果登啓事則寬期向
難胡泰六公祖是深知仁兄者近頗負統均之
望若在事大可商量弟則以塲事葛藤未了將
借題而去矣此皆仁兄行藏出處之緣也茂集
二老事弟頗爲之苦心茂老事則李金老知之
集老事渠橋梓皆知之弟與茂老無半面而與
集老相知晚總托於仁兄之臭味也薇天集既
蒙鑒賞更有一刻呈覽又有讚大悲菩薩一百
八韻刻真定巍樓之下并奉傳粲

陶大叅虎谿

憶庚午之秋風濤震天借題搜索者不勝磨牙
礪喙台翁旣從萬丈瞿塘中踊身而出夷猶江
湘間樓船蕭鼓可以代漁艇畫戟清香可以當

禪榻一尊名醞數卷殘書吏與隱不必合而爲一不必分而爲二用世之熱腸藏於玩世之冷眼以徐待天心之自定台翁其有味于吾言乎若弟之久欲歸而不得歸自他人視之皆爲弟攢眉中間委悉鄖鎮中丞或能言之未敢輕托楮墨也

常鎮道吳石袍

老公祖不忘并州之情使敝鄉得遂河內之借嚴君遠而復近衆母失而還歸昔杭人聞子瞻再至驚相告曰蘇公來矣蘇公來矣今日敝鄉人情何以異此至若民風土俗無異燃犀滌煩解苛祛其害馬國人總吾人官事如家事此正駕輕就熟之會何煩躊躇四顧之勞哉來教征輸催科不入考感

祖宗良有深意此語發人所未發至云嚴者自嚴欠者自欠尤爲切中時敝但廟堂之上不講於

生節之術而惟以反裘竭澤爲長計但知干戈雲擾脫巾可虞而不知黔黎土崩揭竿尤急安得如老公祖化成百億身置之中外重地以弭已然并防未然乎弟值講幃三載毫無補塞有老生迂談仰塵黠聽者業已梓行奉呈清覽儒臣職業如此而已慙負實多浮湛自厭秋風思鱸當申鏡湖之請定與老公祖握手話舊罄其紆懷耳

李少叅河津

台翁名世貞品弟素所皈心不獨爲通家一脈也每遇一二當陸可與談者未嘗不誦揚高義以爲當今第一流正當資之以襟袖羣倫發皇正氣例推一事夢想不及弟聞爲惋詫者久之然長安中波瀾猝動置罟彌張固不如旬宣之寄得以優游展布但道里遼遠風土異宜跋涉嶺嶠轉令人增浮雲不見之嘆耳至于陳情請

告雖關隱痛而迹涉避就功令甚嚴知其萬萬不可曾與貴鄉諸老商之亦以鄙言爲然未敢相成也金風稍動便可叱馭以赴簡書百惟珍攝自愛拙筆何足以光世德而注存未已益增其愧附謝不一

韓廣文君理

台丈於弟似有昌陽之嗜蓋自周旋筆硯時已然非獨今日也遠承手札宛同晤對至談及昭

文遠集

卷二十三

聖

大德

明一段因緣不特增人弔古之感亦見宦轍所履總是前定真是熱鬧場中一帖清涼散弟欲就來教作一文記之因日來賤體抱病不能料理筆硯稍需之當償此願覓便寄覽也銅陵雖僻小頗有江山之勝鱸堂課士之暇定不妨嘯咏昨葉慕同父母有書來已囑其破格禮賢新直指遲之萊亦可僭爲曹丘也苜蓿之資豈可割以相贈隨使附璧小刻一種博笑

沈國賢

足下書來每言宦況不甚佳然比之家中坐食定自不同大凡人每事要知足便是享用之基若必欲滿志雖官至三公日入萬金猶以爲未厭也功令日嚴不佞又守其素性即有相知不輕下口雖遺所歡間關遠來竟何益耶流行坎止惟聽之於天可矣

江伯通

文遠集

卷二十三

聖

大德

弟每於閑中支願追想三十年前小漆園文酒之樂遠如隔世近如隔宿諧謔笑語歷歷可數也吾輩三三兩兩爭以汗血之氣睥睨千古而尊公老師現身仙令於烏喙吏散之暇合絳闌羣彥揚扈枕文談渴佐之以酒晷盡繼之以燭此種風流皆謂胡孝思郡守之外不可再得一別而後無論此樂難再并盛事亦難再矣二三兄弟半登鬼錄惟抑之兄沉滯行間視仁兄之

脫屣子矜日擁名姝以助發其飄飄凌雲之筆
不屑作喔咿酸腐語者何啻星因弟念抑之輒
念及兄搔首懷人每爲神逞仁兄不可見幸遇
令姊丈法護兄而抑之適從故鄉來何異延津
之合又客邸一奇也恨弟偶爲風露所侵懨懨
伏枕不能爲十日平原有孤良邁仁兄名山之
業定足千古必非徒以瑤箏錦瑟自驕何不出
之以公同好老師墓木拱矣磨鏡而至者閭寥
無人可勝今昔之感法護兄俛就寒羶弟以硜
硜株守不能爲之地然近在貴鄉幸無天涯孤
宦之感率爾附候病中未盡欲言尚圖嗣布

文遠集卷之二十四

目次



書牘

李司馬懋明

鹿奉常乾嶽

胡大參仁常

陳學憲雲怡

劉給諫澹持

宋武陵令申

盧兵憲九台

朱祥符宗玉

郭遵化正夫

門人朱蒲城

賀諸城無黨

門人周承芳

樊中丞鍾陽

饒侍御黃山

汪侍御洲鳧

李侍御景峰

曾侍御穎韜

吳侍御鹿友

劉京兆念臺

鄭司徒玄嶽

李冢宰夢白

李侍御玉完

高醴院赤芾

孔宮詹玉橫

呂少司徒豫石

解中丞石帆

沈憲長哀中

顧國博本之

侯憲副晉明

唐中丞存樞

申司馬玄渚

何方伯大瀛

吳郡丞長卿

門人孫陳留

來嘉定澤蘭

姜儀真卿墅

劉別駕念岩

門人秦楊二孝廉

門人張子襄

黃世兄慶星

文遠集卷之二十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李司馬懋明

一別幾至三年人以爲滄桑幾變其實桑田愈茂滄海轉沉耳 聖明念舊藉藉相傳此言定非無根但營制至今日壞一日豺狼當衢狐鼠窟穴再入北軍旌壘皆變無論台翁不願恐亦不能而中樞席地難棲兩雄姑盡萊綵之樂徐俟蒲綸之徵台翁進退固自綽綽也若杞人所深憂者中朝事且置勿論而東方寇盜日肆彼猖獗外情形時聞驚遽潰離潰疽蔓延于瘠背而咽喉之間漸成哽噎非金石何堪夾攻而所服者純是硝芒攻擊之劑病者方以爲快而羣醫滿座絕不敢言培養元氣四字目擊心傷惟有頓足搥腕而已弟浮湛此中良非得已心血

瀝竭渺無寸補而碩果難留終歸抱蔓今惟蚤暮乞身猶可對林下諸君子愚公移山精衛填河已不復作此癡想矣聞太公健七箸堦下蘭玉叢生天之佑吉人者何以加焉若老爲撫賞事恐葛藤方熾奈何茲因梅兄之便率爾布訊近事梅兄能口之不煩弟筆也

鹿奉常乾嶽

自庚午仲夏在仁兄齋中劇談弟與陳中園金吾往返酣酣仁兄臥榻上聽之依稀昨日事也適彈指浹二年矣長安棋局不勝道亦不堪道最可幸者聞仁兄歸後兩足健於奔馬正可追隨老伯杖履無子春下堂之嘆然弟又恨其不蚤愈致滿懷富強實用以稱病而出春明雖然當此國家多事必非有心人高枕時其它棘手者不願相強從來非富國不能強兵而鹽筴一事利之最大者有煮海之術而無飲水之品此

袁蒼岫之所以敗名也仁兄兼之矣有善於謀國者而以

世廟時龐中丞之任任之不勝於頭會箕歛日與羣工課錐刀而仰屋之歎愈甚哉高陽公以數年櫛風沐雨之苦竟不成禮而去使勞臣爲之灰冷然雖無淮西之碑而有午橋之樂聞今歲屆古稀弟欲一言壽之而未果便中幸先致此意敝鄉朱完天周旋周忠介於生死之間有古人風今遂相從地下矣其子壽增以先世秋崖中丞功襲萬戶長從京師歸謂鹿先生其亡父傾蓋知己不可不一見此其意亦有足多者善人有後亦可見天之報施也幸進而教之

胡大叅仁常

每接手教壘壘數百言不啻瀝肝鬲而布之楮上也但老父母身居絕塞於中朝氣候恐有所不盡悉如前一次東中所言節鉞樞貳等語則

輦轂下所狂奔塵戰且蟻行魚貫而不能前者正不知毘陵君何修而得之少宰雖有其力未審果能推季兄之愛爲老父母殫心推轂否即平子兄亦久在外不知箇中事亦覺其言之易也至於公道吹植正如窻隙微風且不能吹入人耳何濟於事而弟輩一二不合時宜之入言脫於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不敢爲老父母累也御史大夫是可與言者但其力不甚勁亦有所逡巡而却顧其他吾不知之矣輩昌之盜與老父母風馬牛不獨彼中當事者知之即此中亦知之故復綴之事易爲力耳從來能任事建大勲伐者不難於真實而難於耐久水到渠成果熟香飄久之而公道自出必有不可遏抑之處正不必與人較遲速也譬之逆璫時兩監司同時受禍比其脫於厄也某公遂建牙而老父母僅僅守故官迄於今而老父母聲價隆隆起

而逮牙者安在哉此公遂至於此更不宜柳榆之然亦見遲速之一證已迂腐之談聊以供噴飯之助家舅遲遲不出而不肖亦皇皇欲歸皆時勢使然知己者可想見一班矣

陳學憲雲怡

年翁之董學寓秋肅於春溫轉蕭蘭爲蕙蔭才士好誕癖而默以刑範鑄之理學多宿腐而又以風華動之此文章之杓準即衡文之穀率也至於程士之作如淨琉璃中瑩外澈如真吉光中溫外美非當年拈習爲宜僚弄丸此時縱覽爲匠石操斧安敢遊戲三昧遂至於此弟不勝艷妒矣若夫方嚴自秉徑竇潛銷孤進揚眉綺紈沮志藉藉芳譽流布人口非弟一人之獻頌也化成已奏峻擢非遥第未知何日晤言紆此契濶耳率爾裁報并謝注存

劉給諫澹持

老年翁丰骨氷稜肝腸玉皎不肖弟久知之都門相會益令人意傾竊以爲砥障物情助勦國步翳年翁是賴迺年翁出都遂有咏莪之痛今禪琴既御瓊闥可還翹踵佇望同志皆然不獨弟也長安楸局晦朔洊更而內訌外侮層見叠出鼎沸雲擾象已徵矣及今圖之猶恐補牢無救亟需識力如年翁者以贊廟謨定國是萬毋濡滯家園也曾穎韜年兄係弟同門聲價冠一時不得分梧垣片席猶有遺恨捧來教具仍緇衣之好茲因攬轡中州與貴鄉密邇率爾裁報并識濶悰

宋武陵令申

今吳門所推風尚夙敦發源有自者必歸之君家雙珏昔萬石君篤行之教貽於建慶蔚爲西京上佐不肖竊以此擬困源世德之盛而令弟守郎署僅能清白自將束躬砥勵而已台丈領

鼎城之寄卽古避秦地在西楚爲僻陬而百萬
元元藉以造福使其桑麻雞犬以養以恬宛如
漢魏未通時當蹙蹙靡聘之會猶有娛化國而
憇樂邦者乃真古循良在卓魯之右而台丈彷彿
類之觀其宦績可以徵家教焉芳訊之及敬
據所聞以對非頌也益願勗其垂成以需徵書
之下率爾布復小刻呈覽

大名道盧九鼎

台翁琳琅作質冰雪爲心而光風浥露又足以
噓八埏而釀萬寶弟自清源一晤之後不覺醉
心別來八九年時往來於胸中也向者成相公
在都中誦使君不去口今有客從畿南來者謳
唸相屬三輔重寄一路福星真可謂人地兩愜
隼旟已憑牙旌徐建

聖天子襟肘之慮將賴以少寬寧獨爲梓桑生色
弟浮湛旣久日動故園之思秋風尊鱸將爲五

湖逋客矣辱念優渥感荷何已率爾裁謝小刻
寄覽

宋祥符宗玉

昨歲在都門僅匆匆把袂未能剪燭西窗共抒
苑結翁丈循良聲價時聞之彼中當事及敝門
人張子襄與陳留之試爲令者盈耳填胸恨無
能一掄誦之惟共九一輩相顧嘖嘖羨劉仇魯
卓臻於一門他日聯武華貫以填篋之叶矢葦
蕒之響入則家禎出爲國瑞又豈列戟滿門者
所可擬也新陳留每書來言一官不足幸幸得
稟程於嚴師而爲之師者又能以釋弟親我無
論彌縫匡救每一聲咳不忘獎植也隆誼干霄
不獨孫生感之矣遠辱惠存極其優渥愧乏納
紵之報小刻粗箋聊伴空緘

舊遵化郭正夫

台丈在寂寞中每辱垂注芳訊頻頻可勝感愧

當此國家多故雲擾鼎沸正在貴鄉以台丈之才爲梓桑計必犁然有成畫於胸中凡齊魯間處處當備此時非爲未雨撤桑已屬亡羊補牢矣聞萊陽一孝廉領鄉兵卻敵台丈宜早圖之上天生才有意此亦功名建樹之秋也辱在知愛僭效瞽言勿勿布謝小刻呈教

門生朱蒲城

足下筮爲令而得此錢穀浩繁兵荒交困之地雖寒芒出匣所向無堅然而腴理受病扁鵲難施瓶壘盡空巧媳莫辦僕時時爲足下念也向得按臺書頌揚極口鄙懷稍寬一月前晤彼中一道長言有土寇竊發之事幾至震驚今旋就撲滅矣昨撫臺有書來亦談及此且爲足下護持甚力但處此地方恐不得一飯飽餐一宿帖席也來諭爲量移計或於大計後圖之此時從何處說起無論舊按臺離地方不能主持即貴

房師有難爲力者至酉戌冬春間恐貴房師給假歸未必在事矣每晤次未嘗不言及此勸足下安意爲之惟於謹廩之內倍切堤防催科之中時存撫字剗茅室穴徙薪撤桑下不負民上不負國此外則以毀譽休咎聽之於天而已

賀諸城無黨

憶台丈初赴公車握手京邸樽酒論文不肖豫識之以爲嘶風逐電才也千里無留行矣是日左滄老在坐深以鄙言爲然台丈猶憶之乎比甕城再晤台丈已領花封正寶光射壁劒氣干霄之時而不忘世好彌增謙德乃知萬斛臙臙不可得而輕重使人嘆服兩涘巖邑頌禱謳吟如出一口至於叛卒狍猖震隣伊邇而徙薪撤桑使賊聞風而不敢近今日爲漢史劉仇之論他年則周雅方召之選也清班華實屈指需之若不肖浮湛無補而時刺鷹鳩之眼惟有秋風

鱸膾之思耳小刻侑絨臨楮神溯

門人周承芳

足下眉宇踈豁襟期軒朗定是風塵外物非局
趣轅下者高門之後必復其始繩祖武振家聲
可自信人亦能爲足下信也但近來制義沉蔚
之中不厭剜刻層層剝進自有層層玄奧若衣
冠修整而按之一五石瓠不可以驚四筵况獨
坐乎淺深奇變之間更一酌之此間文社頗振
惜足下不能來此角戰數場而秋風思鱸不佞
歸志亦切矣惟努力自奮尊大父海內人望不
佞素所欽挹幸托通家之末得弁其集正所謂
玄晏以三都重也原稿附還小刻并經題呈覽

樊中丞鍾陽

台翁撫中州數月矣哀鴻蘇息桴鼓安恬誰之
力也夫填撫一方者必待有可收之功可奏之
績如待病而後得醫藥餌一番攻伐元炁一番

消亡矣當未病之先悠悠綿綿梁肉以葶之參
苓以培之厚儲元炁使不病即病而不爲病所
困慎其起居時其服食此其功在扁倉之上中
州此時不爲無病矣但不至委頓困踣國手妙
手故非湯液鍼灸間所能測也腐談無當非知
已不以獻耳

江北按院饒黃山

老公祖之存歷敝鄉也蓋并州不啻矣茲雖有
一水之隔而天塹南北總

高皇帝之湯沐邑也惟江北蒙萬間之依庇吳儂
沾九里之潤煌煌德星照臨敝鄉在彼猶在此
也而況不肖弟世好忝附風契彌敦感榮芾之
猶新托椒蘭于勿替者庠芳訊見存遐思欲舉
率爾裁謝未罄欵懷

茶馬按院汪洲鳧

奉報不數日而芳訊載至知吾輩襟期刻刻相

廻環也馬政事弟不盡解大意在前東中至以
芻秣之資借給于郵遞想亦理之可行者以台
翁在事必當雲錦成羣無愧塞淵之任矣但顧
尊老前項以速竣爲幸惟台翁留念焉弟在此
浮湛日久今將借事南還聽車入朝恐未必得
把晤也縷懷不一容嗣寄

山西按院李景峰

不肖伏菰蘆中側聞高義久矣比台旌入都以
得周旋鞭弭爲幸而台翁復推劉半舫諸君之
愛慇懃注存若收之臭味中者自揣迂疎何以
得此瀕行凡三四叩不及一面至今抱歎晉中
寇盜未寧今繡斧所指氣象改觀賣刀買犢在
此時矣盤錯利器相得益章蕩掃妖氛功在鍾
鼎古人攬轡澄清又不足道也

河南按院曾頴韜

年翁甫蒞兩河而即有葉縣之事此天以盤錯

試利器也凡事必弭之于蚤差易爲力綿綿不
絕將尋斧柯古今事大都如此殲魁宥從不易
之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乃爲妙手弟本杞人
又無端註誤將以微罪行而諄諄言及此者見
字內眷眷多事即林壑間恐不得高枕且年翁
在事望早建牧宰之烈爲吾黨生色耳

陝西按院吳鹿友

關中之事翁兄赤手仔肩嘔心拮据舉嶠函百
二而還之 主上此不世勲也昔年呼承恩之
變非梅衡湘不能成功翁兄今日何減衡湘擁
旌建牙難酬殊勲但榆林絕塞兵單餉匱習坎
重險何堪屢試以弟信翁兄之深并恃翁兄信
弟之深輒便宜從事幸當事亦有同心天聽果
迴日馭遂返亦是翁兄福力深重神人叶應豈
區區精衛微忱遂能塞洪河而踐平陸哉來緘
叠至慇懃鄭重轉增其愧近日昌言滿朝頗快

人意雖脫距難於轉石而攻堅力能挽強若使
墉隼見弋嶠扁潛踪真清明之運世道之福也
翁兄還朝正可樂觀其盛但泰否非關人事况
墻壁尚屬堅牢目前勝負正未知何如耳勞瘁
之後定須過家休沐但此間二三同志望翁兄
之來如望歲焉報命定在秋抄家園可無滯留
但弟浮湛日久鄉心轉切而此際玄黃之戰頗
有刳猜居弟之地似以引身爲上惟祝翁兄暫

東華集

卷二十四

主

大

領清班徐登要地弟雖在丘壑之中有餘適矣
乃弟有希覬者石經在秦中藏書家所不可少
翁兄與練任老入秦後便值干戈捨攘定無暇
及此故弟不敢啓齒今地方漸寧擄取金石遺
文未爲古人風流罪過其卷帙浩繁恐致零落
又須就本地裒成爲妙翁兄離任在即恐不及
收拾或轉托練公祖弟亦有一書致之倘翁兄
能爲弟購且猶及帶歸則練公祖書不必投所

謂一客不煩二主也遠寄京師往返跋涉翁兄
竟携至揚州或付姚永言家或付張繩海家但
將一執照付弟俟弟南還或兒輩先還就廣陵
取之更便途間用大夾板爲護外用油帑包裹
以防雨水侵濕然不必裝入箱知翁兄清風兩
袖當遠蕙苳之嫌耳向時蔣澤壘曾覓一部贈
家舅故弟不無望焉亮之亮之

劉念臺先生

東華集

卷二十四

主

大

自台翁去國而舉朝靡靡雖同志尚不乏人但
覺春光明媚之意多而歲寒冰霜之氣少至於
皇上有一番摧抑則言路增一番虺隤小臣既不
敢爭大臣又不欲爭甚且有深機埋伏假借以
快其私者而天下事幾至於不忍言方今朝野
之人材屈指可數其一二永錮者勢旣不能轉
石而尚可以通拔茅之路慰彈冠之願者必以
台翁爲第一向之當局者徒以口角代啓事伴

許而陰阻固有所受意而復誘過於他人以謝
清議狡獪伎倆被人看破今銓政微有更新之
象收拾人心不得不從衆望所共注者首爲推
轂台翁雖讀書味道悠然自適正未可以猿鶴
爲息壤也若弟之爲人眼中刺台翁在都門時
已稔知之矣不記鹿鳴謝宴時台翁戲以二姚
擬二毛乎鄉闈葛藤旣起耽耽者鼎注其毒不
肯放手弟若先去其得禍必烈姑浮沉於此以
待竣局而竣局又適與華兵部上疏之時相會
含沙下石以全力注之而僅從薄譴則 聖恩
之浩蕩也從此後豐草長林可遂吾願矣獨是
四年於此無杜鵑啼血之聲而有精衛填河之
苦脉脉此念同志者當自知之台翁被召必在
旦夕聞信後幸速爲世道一出凡有心人當以
此卜世運之盛衰萬勿作第二念天下雖大廉
頑立懦非台翁之望而誰望哉顒切顒切

鄭司徒玄嶽

自別後而玄黃之戰遂起一時昌言滿 朝垣
箴相屬固出人心之公亦緣首公恨舊冢之反
覆思欲去之且與次公小有嫌微示人以割愛
之意言路聞之無不踴躍自奮迨舊冢去而次
似有根蒂不可拔首復爲人所攻畏次而款之
遂復歇手旣去冢羣議欲得一輿望所共推者
履統均之地庶不孤一番舉動非老先生其誰
首公意亦急欲收拾人心遂定此着是時不肖
剝心焦舌力慙首公願其蹶實不止於課虛首
亦頗自任聞部推初發閣閣中亦有一揭言先
後次第公論允協不知何故不用此其間或云
有密阻之者或咎首公擔當之不勇兩者互有
之要之此舉乃小往大來之關所係匪輕而靜
觀氣運似清明尚未有期安得遂有此快事不
肖與一二同志殫竭精衛之力付之東流可置

勿道而廷推之後士紳鼓舞忭慶此種光景亦
目所未有惜哉竟成畫餅天欲平治大用終
有日但一時悵快不啻去中流之楫奪黃口之
乳并協力驅馳者亦覺短氣爲可歎耳麻城通
達寬平勝舊無疑然慮其近於圓熟也請告大
疏初到不肖語尊俦言點用在旬日內且勿遽
上恐 聖意以自遠爲疑乃聞彭讓木促其上

果改票至再首公亦甚慮恐前尼之者便有機

東漢書

卷一百四

七

大漢書

穀幸而旋下雖語近嚴切猶不失爲慰留若再
疏申請幸酌於先後之間萬毋草草以墮彼中
之術也若不肖之蒙譴則彼中設阱已久謂非
此事不足以逐之而近日華兵部鳳超一疏次
公遂大露牙爪必甘心而後已種種作用長安
中盡知之推其險毒何所不至而僅止於此不
得不感 皇仁之曠蕩也豐草長林適愜鄙願
目下力爲乞身計自茲以往不敢復談世事矣

時艱可念壯志盡灰裹足山中稍了文字緣但
當收拾精神求出世法耳知己之前不容不一
剖露倘南中有相聞問者微以此告之中老
畢竟爲梓里所累而意氣亦近懶散所處之地
孤子可念未知其常爲魯靈光否也縱筆無忌
覽過燬之

李冢宰夢白

老先生秉銓命下舉朝士大夫莫不連手相慶
而不肖以去國孤踪亦效其雀躍者非徒爲十
年來辱收氣誼中而有王貢彈冠之喜也不肖
於老先生何所覲哉惟是

聖

天子求治甚急其求材亦甚急然徃徃兩相遇
而兩不相知如良馬當前伯樂罔顧寶劍出匣
風胡見嗤又如飢者求食而反麾八珍之饌寒
者思衣而更裂千金之裘此何以故蓋因求人
於一節而不計其全責人於苛細而不問其大

索人於旁寄之耳目而不採其公按人於風影
恍惚之間而不覈其實又苦於綜覈之意多愛
護之心少摧抑之意多鼓舞之心少甚則疑多
而信少罪多而功少不得已而用者多見賢而
用者少所以進一人而時僉時拂程一材而或
從或否必盡臣下之人品心術一一在 當宁
之胸中然後可而正恐其未必然也他不暇論
即如劉念臺行同曾史置之輦轂則楊綰包拯
之流也舉天下咸仰其清操而獨不愜於 聖
懷此其妻非何自入哉毀人於昭昭之中聞者
得而矯其非若使窳與之地時有陽秋日月之
明反寄腐草而寤寐仄席之懷空焦勞而無補
亨屯幹蠱之儔將棄擲而不收矣今幸拔老先
生于統均之地受非常之寄蒙不世之眷此又
明良一時也神堯在位歷年五十而天災則襄
陵人事則圯族夫豈憂勤之不切良繇共驩未

去處就日之地施障天之手幸四岳之師錫合
之予聞而後五臣競進萬邦協和 皇上今日
之特簡何以異此兼收並蓄連袂彙升如呂文
穆之夾袋韓忠獻之甲乙丙丁集呂正獻之掌
記司馬文正之薦士編虞忠肅之翹材館錄固
知留意日久無俟臨時惟是人才廣狹之路
上下疑信之關瑕瑜不掩之真功過相準之法必
求

皇上毋舍外而信內毋舍同而徇獨毋舍鉅而登
細毋舍長而科短毋舍昭而索隱委天下可用
之人於不用直至於財賦匱疆場駭紀綱弛
民生日蹙而捐軀興嘆以爲天下無可用寬矣
寬矣此其轉移之間願老先生詳言之異言之
更須如水之門可以洞開如砥之道掃盡籬棘
午夜告天之心事下副羣望上契 聖知而後
一一精言之衷言之轉異爲同聯際爲豫化釜

驚爲喜起豈獨古易而今難前信而後詘也近日曾少宰以兩臺臣補少京兆執持至三輿論壯之而評者猶有遺恨曰惜哉未竟補牘之道也夫推而不當則一執猶爲過也當矣何以三而竭乎此雖書生泥古之見然處今之勢君當以舍已從人爲聖臣當以迴天轉日爲忠茲廊廟羣公旣安於極重難返甚或從而揚其波焉中流一柱不得不仰望於以人事君者至於投有漸入有機感格有至誠呼噏有妙用禮行遜出而總以成其爲義是之爲君子亦是之爲大人非徒敲鉢取火轉激星星之焰引石投水徒付冥冥之淵也若不肖浮湛四載痴腸快口久爲人眼中之刺未出春明而壯心已灰冷矣二水三山有同鑑湖之賜然吏隱亦非吾願便當循四年前行徑還守節母之丘壠修出世因以畢餘生耳誓墓之詞先以告于知己隱居可

以放言故敢娓娓陳之都門碩果正不乏人如貴邑石泓父母真空谷自媚之蒹藴而歲寒後凋之松柏也此老在長安二年矣閑觀楸枰斧柯爲爛時情物理當爲老先生縱談不肖行矣瀕發留此數行以仰答十載辱收之誼嗣此不敢隻字相聞冒昧主臣

李侍御玉完

不肖迂疎無似且與時相左同於鵠鵠野干而老公祖疆就之晤對之頃肝胆交披且惠顧勤倦絀戀篤摯非有胸無心宰不知感不肖行矣留都吏隱亦非吾事當以林壑爲生涯但老公祖亦在進退維谷之地極爲呈懷陳請之例雖開但此局結於不結或少需之自有疏壅拔滯之日不肖我躬不閱而娓娓及此因感推心之愛雖倦鳥投林猶身在樊籠中也百惟忍靜愈見注度臨楮惓切

兩淮鹽院高赤芾

國計匱乏無踰此時仰屋者爭以鹽筴爲本計而煮海之利獨擅於江淮然歷年壅滯國與商俱受其病惜無有精心覲求者老年翁冰壺玉照其於種種利弊猶秦越人之視垣一方也當年袁滄嶼爲疏理道其條列甚精雖其子以昧敗而遺法可師能略尋其故乎弟以聞事蒙薄譴旦暮去國媿媿言及此所謂廢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闕亦素沐年翁粹愛且遠承注存不敢無一言以答來問掛輒南下或尚與馳車相值也率爾布謝不盡悃縷

孔官詹玉橫

與年兄一年不相聞懷人搔首無日無之向者鄭玄老人都弟是時去留未定輾轉於懷故不敢漫作寒暄語相候今弟去留已定矣豐草長林將終身焉迴視逆璫時刀俎魚肉朝不謀夕

今何啻九霄飲河之量厭足已久更復何求即就中機殼所以起所以結長安中盡知之恐留都亦有所聞不待弟言也年兄禪除已屆出山不遠豈獨搔珮花磚抑將鳴珂槐閣爾時能一念弟如張德遠之問蘇雲卿斯厚幸矣周挹老頗倦倦于王老師前題經筵與丁印趨列各同上而御筆抹之不知何故因此又稽啓事弟此時未及候老師望年兄覓便密致之至祝率爾附訊不多及小刻二種呈教

呂少司徒豫石

長安棋局與日俱新如不肖弟之蒙譴安排有人布筭已久固其宜也至總憲無端褫逐迅雷掣電驟雨飄風悅類六七年前事豈意於聖明之世見之然台翁曾見次輔辨華兵部第一疏乎中間所猜恨者次第快其意矣非聖人寬政俯念其盤弟之禍應不止此若逐總憲之

日同時而遣七內臣舍者如彼用者若此官府
交煽內外貫穿凡柄臣所借以快其喜怒者鼻
息全在內而究竟大權亦盡歸之內悠悠世事
不知所稅駕有心者聞且見之必爲之寢不帖
食不甘也首公於六七月間爲舊冢所逼微有
撥轉之意今且畏蜀如虎仍委身就之其處勢
甚孤終不免爲所吞併而燕雀怡堂泄泄自若
亦可笑也弟求去不得將借南院一席爲翁起
作伴嘯咏登臨應不寂寞翁兄且貯斗酒以待
有相知者即以此告之率爾奉復不一

解中丞石帆

知年兄已抵豫章甚慰又聞有永豐解圍之功
與黃牛岡之捷緩動之效迺爾此所謂臨淮入
軍旌旗皆變者耶此寇若蔓延不止浸爲吾鄉
之害半月前此間傳聞流入于新安休寧婺源
皆被荼毒其實休婺自有他盜非流寇也此時

宇內漸有鼎沸雲擾之象而中原所慮者登賊
爲急流寇即次之年翁之仗鉞而行弟曾以徒
薪爲言烏知前旌未到而江右已被崑岡之炎
耶然不遇變故不徵猷略雲臺麟閣之業正在
此時官閥不足道也先聲後實兵家秘訣少時
見王文成用兵皆以先聲恫喝之年翁已得此
意而能用田知府猶文成之用伍戴四知府也
忻慰忻慰弟畢竟爲場事所波累益耽耽者蓄
謀已久而邇日廟戰玄黃疑弟恨弟燐膚刺骨
而欲甘心焉此番僅從薄譴猶見主恩之浩
蕩而適遂其林壑之性不特感皇仁兼感毒
螫也想知已聞之必以爲弟賀嗣是長安郵筒
無煩見及故人見念索我於五湖烟水之間可
耳閔家去後輿情共屬首推而麻城竟得之然
此老博大持平亦世道之福也

沉憲長哀中

老公祖遺愛留於敝郡桐鄉之祀峴首之碑迄
今嬰嬰孺慕自薦紳至於田夫野老無異詞也
如不肖又以亡友周忠介椒蘭臭味中心依戴
更有在恒情之外者惟願旗隼再蒞竹馬歡迎
永芘萬間之宇以爲媿快已已歲當江右徐明
衡秉選業有成言矣乃爲一當事所奪至錢龍
門公祖之後復向銓部公論昌言以榮任方新
不便升擢皆貴座師麟武相公所洞悉也近者
玄黃之戰忽有波及不肖聞之衝冠植髮不難
碎首而與之爭偶因北闈事荷蒙薄譴去國之
人誼不當預聞世事而一種血性不能自托泯
墨每晤言路輒一一浣雪之而嚮首揆言之尤
力它日可質也以老公祖品望治行日月爲昭
豈遊絲野馬能掩晴空之體萬萬勿萌它念敝
鄉蔣公祖不日遷轉不肖正欲與同志商之以
果此區區一念奈我躬不閱何暇爲粉梓計然

斯民直道之口決欲留之長安中作異日公案
遠承惠存增其感慙率爾奉報臨風悵結小刻
一種呈教

顧木之國博

昨歲春明匆匆一晤未申剪燭西窗之願迄今
爲耿仁兄冷瑣况味時從君常處聞之蹉躅風
塵良用爲苦借重詞林亦非分外事偶因一時
無闕因擢居六館橫經師席終愈於執掌錢穀
也此事李銓曹大生之力居多此兄素販心吾
道者不可不知之弟在此浮沉日久甚爲鳩眼
之刺聞事糾纏僅從薄譴猶弟之福也知己者
必爲吾賀耳

金衢道侯晉明

自戊辰年一會于珂里再會于金臺彈指四年
矣世事滄桑沒入汨出於其中者不可勝計即
弟浮湛在此耽耽者多方布筭必逐之後快果

以闡中事株累蒙薄譴使弟得藉此以去實茅
之福也此時惟優游藩臬者多身名俱泰况仙
華太末爲泐東名勝處桴鼓宴恬支頤朝爽年
翁之處此亦樂矣但聲價日崇熊軾牙旌恐捉
鼻不免耳遠承惠存率爾布謝小刻呈覽

唐中丞中楫

萍聚都門幸得時挹丰儀雖樞對未頻而皈依
頗切比台翁建牙全楚不獨鄉邦藉以生色而
江漢雄藩文武爲憲使一方禔福 當宁無南
顧之憂則拜賜者多矣寰宇之內幾無處不被
兵惟楚中稍寧謐而虔寇蔓延震隣可憂撤桑
徙薪知台翁之爲慮甚長也不肖以株累蒙譴
雖一丘一壑中亦願咏歌太平故婺緯之憂不
厭爲知己獻別諭羅中丞卹典事不肖素心儀
此老况附於通家之誼乎苟一日在此不敢不
竭其綿力但將行之人恐齒牙無所用耳敝祠

年長沙史令素以愷悌自矢幸破格照拂之武
昌李守朝夕在膝戟之下更邀清光不淺附及
不盡

申司馬玄渚

春間削牘奉候興居乃屢蒙慰答卽促膝娓娓
不是過也中樞虛席屈指中外有精詳練達邊
陲險隘洞若觀火可與新城王大司馬相爲韻
頡者惟台翁與王岵老而台翁於虜警時更有
莫安鍾簾之功若新城八十行邊則台翁更爲
少健也此語每向當事者言之而忤時之人我
躬不閱聽爾漠漠固所宜也若不肖之以微罪
行下石者意不止此祇感 聖恩之浩蕩耳把
晤不遠山巔水渚正可追陪杖屨因芳訊稠疊
先勒此布謝舊守史公祖事諸先達爲枌梓計
者甚長恨綿力不能爲中應繼之者至今猶難
其人耳并附復不旣

何方伯大瀛

老公祖聲價垂寓內而三吳遺民曾沾九里潤者峴首之思十餘年猶一日也斯民直道或晦於有心者而未始不昭於無心者牙旌竿旗崑望再臨以終前惠不肖仰企有年而幸於張真人寓快觀丰儀殊慰執鞭之思乃老公祖亦辱收之而芳訊再存肝鬲披露非有胸無心寧不知感種種鄙懷故同年解石老知之不敢殫述也今不肖以株累蒙薄譴我躬不閱敢有他聞而一種血性雖身爲幽谷寒灰此心更熱耳老公祖前局已竣新社方來乃軫念倦切祗增愧感即日南還率爾草復尚圖申候以悉素懷

吳郡丞長卿

年兄雄文麗藻海內所欽蹴躡風塵如金屋麗姝而親井臼又人人所憐惜也丈夫處末立見未聞世格可以限人者海邦非無事之地年兄

處此必能使桴鼓不驚鯨鯢屏喙第恐兵餉未必應手徒責巧婦以善炊耳王東老極其相念想其推轂於當事不遺餘力弟以株累圖南無可爲知己地愧之愧之宋相眼寄上傲裝匆匆草率奉復并謝惠存

門人孫陳留

僕自庚午以前已有橫目眈眈相注者是時已動拂衣之志矣迨葛藤旣起固知不免今以微罪行猶厚幸也來札惓惓開慰且不遠千餘里鼎力見存具仰高誼書中商量行藏似留意於天人之際者覽次歎服但推獎太過轉增慙耳首邑百務孔肩求多者衆今亦塞翁之福也但貴治太簡以驕驕而駕短轅太覺有餘耳便中更與子襄商之

來嘉定澤蘭

老父母擢第時不肖從貴房師處竊附於聲氣

之末前者入都得捱侍下風神君衆母一見決
之不特爲練水慶而喜爲吳儂者同沾九里之
潤也當敝邑闕令亟思仰借福星知彼中攀留
甚堅不啻黃口之戀乳遂逡巡中止適接芳訊
具仍注存不肖以聞事註誤幸從薄譴迴視貴
房師無端罹禍不啻如天之福矣南還在即伏
謁有期率爾奉報不盡悃縷

姜儀真卿墅

門下才峰峯畢文藻繽紛凡在都下爭以執鞭
爲幸而迺降節陳人把臂論交相對之頃謙光
溢座不獨仰關德器亦可占福量之無涯矣嗣
後奉訪者再因城闔阻隔竟不及捱趨下風迄
今爲歎江滸一隅一煩錦製何異屈雲孫之手
而裁版袴然南北孔道積疲積脞非霹靂應手
陽春隨脚者不足以勝之門下真其入也不肖
浮湛日久正有故園之夢而偶值株累得蒙薄

譴借此言歸實慰本懷知我者定不以爲悵耳
遠辱垂注率爾布謝小刻侑緘

劉別駕念岩

老公祖以琳琅沆瀣之品當置之五城十二樓
中向年有敝郡之閥鄙意深欲徼惠德星猶恐
執掌折腰使元亮攢眉乃今屈老公祖爲此官
何啻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弟實痛之亡何
弟亦以場屋株累得薄譴行矣世事泡影何足
芥吾輩太清中但老公祖所到尚有實事做隨
處造福頌聲藉起若弟在此總是雙鳬乘雁不
若縱之江滸海涯迺見 皇仁浩蕩耳我躬不
閱何暇爲老公祖計而同志之雅與斯民之直
不敢不留之長安中使當事采擇也遠承雅貺
不敢不拜小刻呈教

門人秦楊二孝廉

都門一別計三年下幃之功已過半矣此間文

社頗整不佞時效它山之石諸君家居者其精進當倍之但須與同志互相叅訂凡於春闈舉旗奪標者不妨鑿山開道毋詹詹隨人脚跟也闡中葛藤不佞遂蒙薄謫此亦氣運使然幸南還有期可與諸君時時相聚耳端使遠存殊深慚愧祇拜四箴以申雅懷篚篚相遺非孝廉事惟杜門讀書攻苦食淡乃不佞相期之意耳率謝不一

門人張子襄

足下爲不佞蒙 謫星馳一介遠來慰存開械按覽皇誠惋惜情見乎詞足下敦篤古誼每於憔悴之時人情所望而却避者愈加其縑注向年吳門匹馬凌薄千秋來書雖寂寥數行而關切痛癢有踰骨肉屈指交遊能復幾人哉冒籍入穀原與文字不相蒙葛藤纏里其間正未易言然而最初之中毒者長垣最後之洩忿者烏

程此長安中所共知足下或別有所聞無俟不佞之剖晰此重公案祇以覆錢千秋之局造謀設計至愚至陋浮雲易散久當自明若不佞故園之思匪朝伊夕兩年浮沈於此祇爲此局未竣今得以微罪行益感 皇恩浩蕩若夫狴狴耽耽磨牙舞爪何所不至奪我鳳池輕於鷄肋才非諧世性不比惡一丘一壑差足自全無所憾也晤李緝敬侍御詢足下起居渠言闔門養重珂里仰爲德星雖蘭芽未茁而感恩誦義者與汴水俱沸何患無克閭之慶但少加寶膏以培天和愛其身以有待不獨爲螽斯計也

黃世兄慶星

科場一事乃耽耽于弟者如袁弘勳輩欲借此以肆其毒而使其門人王猷發端是時長垣老詬正在此曾與張道濬微服相過密謀移日欲羅織成之此長安中所共知也然王猷之疏祇

言其冒藉從來冒藉者輕罰科重亦斥革耳與文章絕不相蒙也不早以斥罰結局而票擬覆試此政府之有意爲葛藤耳乃不意覆試而高岱竟不能終卷若有鬼神使之范忠宣所云此豈章惇所爲耶然闈中兩主考分裁而高岱係詩經乃姚崑斗所裁也諸耽耽者謂究竟不足累弟因俞世灝爲弟所裁中強搜其卷中有別字以爲罪案夫硃卷出於謄錄之手差訛無窮若欲使硃卷無別字則天下無佳卷矣又因其前場之可觀也則云後場不佳當此之時寧有前後場一一滿志之舉子耶若其墨卷中亦有別字則非考官意料所及而今之中巍科高第者亦不乏別字昨歲鼎元卷 御筆所親改者非二三別字乎何獨苛求一俞生也總之俞生之文近於醇其原卷具在豈可謂之濫倖而本房乃貴鄉李雲寰所首取也雲寰恂恂若處子

其一房號得人可坐以莫須有乎高生之文近於駁然其一往之氣亦自可中姚崑斗與其本房皆以憐才之心而取之且爲北地多腐爛不堪之卷所謂寧取有瑕璧毋取無瑕石也若兩生之赤貧家無立錐萬耳萬目所共曉高生子然一身素以傭書爲業今在禁中亦傭書以餬其口而俞生少孤僅有一寡母今且行乞于市以供橐餽每號哭通衢路人皆爲流涕如此貧窶之人且亦具筆性堪以作養而監禁踰年一審再審五木屢加十指幾斷今必欲以情弊懸坐之將來不死于鍛鍊亦死于凍餒不亦傷天地之和而累 聖明之德乎昨年傳給諫疏中有云以考官累門生而盧給事言之尤婉晰此可見人心之公非弟局中人僮言也

文遠集卷之二十四 終

文遠集卷之二十五

目次

書牘

黃大宗伯毅菴

胡司寇泰六

方中丞玄垣

朱工部心在

吳給諫昆池

周中堂挹齋

曹少司馬薇垣

吳上虞五山

黃侍御鶴嶺

舊司空張蓬玄

朱總河上虞

又

又

充東道趙駐同

楊州守張襄海

徐州守楊悔菴

舊遵化郭正夫

錢前輩御冷

又

又

方職方仁植

玄中丞會一

陳按院具茨

楊太史方壺

南垣郭宣岳

馮侍御五玉

門人成滋陽

石丹徒景雲

段文學增輝

周孝廉彝仲

門人周承芳

門人孫通

臧茅兩年姪

陳世九姚生

野竹上人

文遠集卷之二十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黃大宗伯毅菴

頻行匆遽一切長者俱不及詣別僅一摺謁門
屏亦不敢固請求面恐涉異同而耿耿離悰猶
徘徊于函丈之側也朝端耆碩漸覺晨星惟太
老師以 四朝宿望爲正人之領袖 聖衷眷

聖衷眷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太

注可想見於不言之表若再舉琉璃之覆必首
膺夢賚之徵矣世道亨屯端於此卜惟願安意
需時以迓 天寵至於不肖迂疎性植不善諧
時雖太老師以門牆末屬有意卯翼其如橫目
眈眈不逐不已今得以青溪桃渡代鏡湖之賜
聖恩固自浩蕩而浮湛吏隱終非素懷惟當歸守
故廬以堅白無忝之身仰對節母且賴有名世
鴻章光映泉壤勝於捧檄之榮於世又何求焉

感被鴻慈未知所報掛輿南指聊抒鄙懷百惟
爲國珍重伏楮不勝瞻戀

胡司寇泰六

都門聚首極承纒縷每一促膝肝胆交披不肖
迂疎坦夷之衷遑遑率其胸懷就正有道老公
祖字字沁心言言莫逆卽此風期便足千古至
於闡中一事已明開羅織之端而老公祖秉公
執持以竣此局此其心感又非頡舌可旣也

聖衷眷

卷之二十五

三

太

主上聖明天縱銳意有爲振裘挈領之地必得
命世豪傑爲之主持蠲繁就簡渙小成大天下
猶可想望太平區區癡腸不勝私祝而精衛填
河毫無補塞盱衡時事付之長嘆而已匆匆去
國不能叩別舟中草勒聊謝知已非敢循例作
套書也百惟珍衛以迓 天寵捉筆惘然

方中丞玄垣

每接芳訊不獨苑懷欲解并榆關情勢似歷歷

在目也邇來奴信稍緩使中朝得并力於東省
伊誰之力夷丁援萊危邊單匱弟雖局外頗爲
寒心而台翁力爲保任非通身是胆者不能狡
首挾賞何以必在來春想有確見至若收東江
之局聯軟酋之賞斯尤老謀弟去國之人娓娓
及此真所謂發不恤緯而憂周闕也弟久在此
作人眼中刺今一朝拔去不特眼中無刺眼甚
暢快而刺不在眼卽刺亦自便也發端結尾長
文豈得已哉後晤未期臨風悵然

朱工部心在

台翁在荆南時勒遠訊兼割酒貲相餉愧無以
爲報方今帑藏如洗鼓鑄之事泉府所急需而
講求未精彼此牽掣一手而左圓右方一家而
前胡後粵如台翁者以亮節閤才而不得展其

籌國之技可嘆也不肖以聞事株累蒙薄譴且
引身而去矣晤言當在故園茲先草復濶襟面
布

吳給諫昆池

瀕行別無所戀惟戀戀二三同志耳至於台翁
以一片匡扶世道之心推念及弟遂令溝中之
斷飾以青黃非土木偶人寧不知感弟出都旬
日長安棋局朝異而夕不同今不識作何光景
攻堅誠不易然畏其堅而不敢攻則堅者愈堅
而反乘人之瑕不可不長慮也首公意氣比復
何似耽耽在旁奈何握蛇抱虎而爲怡堂之燕
干戈琴瑟行將掩襲取之而謾曰憂亦憂喜亦
喜古大聖人不若是之愚但以持重包荒之過
而遂忘相機觀變之圖似乎離者復合疏者復
親徒以弟與中老供其刀俎而袖手旁觀頗類
分羹之意恐無以自解於天下而人再去不可

復收將來腹背受敵恐不知所稅駕也此意惟
台翁能照之亦惟台翁能時時出一語以提醒
之弟一去國門已無復春明之望但盱衡時事
惟願首公得安其位以稍鎮毒魔消熾焰而首
公之意終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雖未嘗不自笑
其癡而終不敢以此公之智爲真智也迨噬臍
無及終當念吾癡耳此柬字字肝膈願台翁念
之秘之新考選吳五山意氣如雲竊聞緒論使
人鬚眉欲舞惟台翁愍愚首公必寘之貴衙門
爲填麓之助計台翁亦不俟叮嚀耳舟次桑園
信筆奉布倘有瑤華見寄乞付馬君常或張天
如處知相別之後必無遐心也不一

周中堂挹齋

浮湛數年極叨萬間之庇卽此行踉蹌去國不
知者錯愕相向謂老先生在事濃陰繁覆豈不
能卵翼一人然不肖善自寬譬如陳中老之得

禍若彼不肖之蒙譴止此無論一揭之力天
心漸霽而苦心護持從容排解爲德於不使人
知此不肖所墨墨感戢也方今政府所處本難
而旁人視之甚易在它人處之尤易而老先生
所處獨難海內喁喁仰望環集於斗杓之第一
星老先生又以吐納之隆禮開布之雅懷接引
之溫言盡人而厭其意至於聖衷有獨斷時
情有旁掣畢竟無可奈何而喁喁者遂化爲脊
脊此必一種不揣時勢不識甘苦之人耳然願
老先生無忘本願苟用得一人或留得一人便
是世道之福至所號善類未必真有幹濟才可
以副聖主之仄席其中亦不勝厖雜不肖每
屈指一二輒爲攢眉老先生嘗謬許爲虛公但
其發脉自正而錚錚佼佼者猶十居六七咎葉
文忠與諸公往來未嘗不抑愉之而終其身未
曾相左所以高朗令終人人無間老先生定得

此意若夫丙魏房杜同心共濟千古有幾它人爲隔垣之猜老先生則同室之照今在朝在野飯依慕義者如千溪萬壑奔流洶湧以赴谷王似未可坐失羣望不肖亦不敢復贅一語但

皇上真再世堯舜也今管晏富強之效罔臻而申

商慘礫之象已見國勢如疋羸病餘而端務承氣湯倒倉法 聖明第求綜覈耳精思嚴下得

毋有以水濟水者乎故寬簡之辯煩略之分疑

信之關任內與任外之大利害此目前吃緊事

而夷狄盜賊不預焉青史可畏願老先生無爲

人分謫也不肖行矣 聖恩浩蕩以二水三山

代鏡湖之賜而不肖亦無意於此惟循四年前

故徑歸守節毋之一坯別修出世因耳老先生

敦夙谷之誼不忘相念第念其言不必念其人

也前所呈實錄稿如移宮封疆等事曾附一二

虛舟之評覽者可以占其心事今不知總裁落

誰手何時有定本老先生前欲付之黃董兩先生幸甚若如己丑之盡行抹撥亦可恨也易名之典不肖所草議者實無隻字徇濫蓋生平迂拙之學原自如此倘閣下先題數人幸就中略賜采擇文衡山先生真聖賢也願借此一爲表章此有關世教事張天如未忘歸志而一片爲世道與報知己之心可貫金石真當世第一古人也老先生勿輕與之歸韓生四維實是北方一才士未可以輪囷棄老先生既許終始甄核亦望早爲之地貴門生杜職方有骨有識置之水鑑允爲相宜望與當軸蚤決之舟次清源率爾奉布以答累年破格忘形之愛臨楮愴悵

曹少司馬薇垣

老公祖照臨敝地托萬間之庇者不啻億萬人卽冠紳中孰不被光風沐膏雨獨不肖匏繫長安未嘗握謁際戟而老公祖鑒其悃忱收之氣

類三年中芳訊下存釋綯如織比赤鳥還朝正
可班荆促膝共抒宏懷又值杜門請告不得一
覲清光嗣是瑳華見及輒以共事爲憂至昨冬
所貽翰札及別楮縷縷不肖爲之焚香遙禮嘆
端人之矩矱真可以仰質洙泗俯慰影衾風靡
波蕩中全賴此冰稜鍊骨以少留鬚眉之氣而
切切過計祇恐構釁之日深伏機之叵測也置
書篋笥久而稽答豈其自甘遐遺頗聞遷卒遍
地調伺郵筒忤時之人時萌戒心焉間與貴座
師一微言之不意其果有近事也夫老公祖在
社稷爲金湯於邊陲爲鑠鑠然猶一時功耳今
因礪廉隅絕貂豎以不安其位而去此名教之
金湯而聖門之鑠鑠也功在千萬禩豈有旣哉
題天山勒燕然何如此凜凜大誼播垂青史將
齒頰有餘馨焉不肖擬作一文爲贈令天下知
有真男子以愧夫偃僕盤折乞憐於熏腐之旁

者而匆匆去國有志未迨也晤劉澹持年兄惟
有加額爲老公祖賀并爲同志賀至若毒談有
窮腥風易散管年逆豎已成滔天之勢一轉盼
間蕩爲飛塵此輩詎能久乎老公祖勞勩之餘
固以慙懣爲樂而猿鶴之盟知未可堅也至不
肖以直道忤時久爲人眼中刺今得薄譴圖南
幸矣幸矣晤對何期臨風增悵

吳上虞五山

台翁肝鬲意氣弟所素知前者促膝片時略聞
緒論占其爲持世名流嗣晤首揆言台丈睠注
不肖視恒情倍切若謂不肖去住足爲有無者
不肖迂踈戇直之人祇緣一片癡腸爲二三同
志所見許而側目者遂以爲鵲鷗野干必亟逐
之而後快弟亦戒心日久恐釀成意外今驚鱗
脫網瘠羽投林幸矣幸矣台丈乃惓惓惜之若
與昆池兄同一昌陽之嗜者弟何幸而得此哉

華選在卽台丈爲海內所共推豈特粉梓之祝
惟願早入璵闡俾昌言使正氣抒吐公道旁
昭弟伏在林壑有餘榮焉一言知己古人所爲
物齒不忘頻行不及一晤而別首途以來耿耿
在念因班役歸率爾裁謝臨楮苑結

黃侍御鶴嶺

自台翁出都門不肖時爲怵怵焉蓋目擊當世
不以恩怨入胸中者幾人卽其人未必切切焉
如索逋刻券而保無貢媚者以此逢其意乎千
古一轍不自今日也乃不肖癡腸快口與一人
言必規之以正而在棟政當軸者尤當以滌成
心戒修憾爲主此老雖未必心契鄙言亦未嘗
不聞而首肯也今幸泯於無迹此其一綫之可
與爲善處近晤秋官更勸其始終善成之種種
苦心王孺初公祖稔知之不必使台翁知也然
事尚有未可知者必俟竣局乃爲媿快而弟又

爲大慙所中且踉蹌去國矣瀕行實不勝呈懷
然賢者處世或有過激之意氣而無回互之心
事凡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者其爲天地鬼神所
庇祐無疑也舟次布其積懷并謝注存

舊司空張蓬玄

別後時時作念但不得一便郵相訊問聞客居
有意白爲地主可以破寂窮謫遠竄古大臣所
時有而有道者每以風雷冰雪爲天恩絕不
作一毫怨懟想憔悴想則胸中自然恬愉順適
而顛躓瑣尾之時領得一種真趣添得一番享
用此可與識者道台翁真其人也以理數卜之
則金雞之詔胥靡之夢聖主必有不可測之
作用在同志者時時卜度且以此占世運之亨
屯而不肖知台翁定不着此念人世皆排場隨
寓皆蘧廬也有若將終身之意方是處明夷者
之真消息願台翁於此自勘無論出世用世皆

竿頭轉身法也不肖浮湛京師拖泥帶水願作
一填河之精衛而畢竟爲側目者所不容借事
下手此亦不肖之福也留都吏隱亦非吾願一
丘一壑中亦自有安身立命處忝附台翁臭味
之末不敢不交相勗舟過聊城遙望仁里黯然
憎悵敬留數行以代晤言前所諭實錄事在陞
轉處有挿未入者惟乙丑之嚴譴可以抒寫此
在馬勝千彼亦能抽揚之然台翁之芬青史者
有在此其小者也惟強飭自攝

朱總河上虞

恭惟老公祖以累朝之宿望作聖代之名
臣無論甫栢徠松楸棟可肩八柱抑且豐玉蔬
穀中餘雅備四時不肖稟德餐風爲日久矣自
乙丑年郵筒相訊仰辱注存嗣茲以來雖迹懸
河漢而念切樞承比者蒼壁旣沉玄圭游錫衮
鳥還朝計期不遠領褒時賢提衡世運此實中

外所具瞻非特瞻依之私祝也不肖浮湛無狀
借事南轅瞻望旌旛企須旦暮乃因開河淺滯
帶水如溝遙望濟上祇百里而近奈咫尺重關
不能前進知挑濬有期截流在邇一番跋涉不
特郵卒有限抑且行李戒心聞每歲疏濬時有
月河可開量借斗水以通涸轍此仁者利涉之
事知所樂從且於修築無礙今漕艘及官民船
前後以數百計倘得暢通一綫必當驩聲雷動
非不肖一人圖自便也薄一啓閉有時不使
泄則不肖當改陸至濟上借仙舟之清輝駕慈
航而飛渡托在宇下輒敢瀆陳臨楮不勝喁望
又
捧讀來教娓娓數百言長河利弊洞若觀火子
長河渠書皆漢時宣房瓠子事今已滄桑互更
道元水經注上自銀潢下迨溪壑皆臚列楮上
而談河多如塵飯塗羹以它瀆或數千年一塗

桑而河局同於朝局幾於一歲一滄桑甚且累月一滄桑繪之術之難淪之排之瀦之泄之更難矣運道與

祖陵交相掣肘故 本朝之治河萬難于遑代不肖此行所目擊者齊魯之水珍于沆瀣漿入淮泗而巨浸排天原田廬舍半化為鼃鼃之宮過江而運河又如溝矣淤者待濬瀾者欲排不有大禹之金書玉簡何以驅使百神勢不能酌盈佐虛而行河自部曹使者以下至郡縣小吏惟誦彼彊我理之詩塗飾其境內之耳目其接壤而旱澇與共者皆秦越人視之河安得治不肖未走泗上不知 萬年王氣能鞭叱河伯令其徙避否若漕艘所過東省不勝焦渴而既入黃流絡馬湖一帶隱然挾懷襄之勢舟行過此殊不成安瀾潤城以東迴空船闌塞數千爲群累旬不得通孟河夷爲平陸練湖有水莫引之使

出來歲運期定遲于今歲而運弁與旂甲爭挾奇貨蹶躅若帶子之婁狔以淺水而載重舟安得駛迅當事者慣于功令驕武臣不敢問萬一轉輸督期誰執其咎則疏濬之當蚤與挾帶之當嚴似不得不請 旨速行卽行之亦已晚矣濬河之勇于赴功而不日告成者莫如石丹徒然丹陽以下未能仿其意丹徒之濬已深而他縣之淤如故外阜而內窪亦復何益我彊我理而外又不能以祝越庖通數省列郡之河爲一河此正老公祖事然亦有苦于 帝閭之難叩鞭長之不及者不肖亦上爲國計憂次爲老公祖憂而終無所效其前著也石令是貴鄉後勁能不愧祖父者以任事任怨之過頗有媒孽者前晤漕臺趙公祖深以爲托趙公祖亦深愛護之更祈老公祖留意焉舟次毘陵率爾布復愧無以酬下諮尊刻領教重于百朋之賜臨楮感

切

又

不肖自壬戌迄今往來于黃流者凡四矣頗有
感於鬼神之事如金龍大王并張將軍者皆流
俗所尸祝也宛丘巫風達者不道而靈異亦自
不可掩金龍出處詳見于朱平老湧幢小品中
不肖於甲子冬作長歌以紀之近過河復操文
以祭若張將軍者近始聞之不肖過鍾吾若親
受其呵護者亦操文以告既至青口見福清相
公及蘇石水碑文知兩神分主河渠事一主淮
一主黃一內河一外河神異久著矣而生平顛
末似未若鄙作之詳也老公祖玄圭在握百神
聽命敢錄副稿呈覽以備雅談倘以爲可存乞
分發河濱州縣勒石一通以資考訂貴鄉賀對
揚先生嘗謂不肖曰吾輩徒言質鬼神猶非其
至也能轉移鬼神乃見學問耳并附聞以爲幽

明鼓吹

充東道趙駐同

都門一別彈指間不知幾番陵谷年翁牙旌熊
軾坐鎮海東目下叛逆遊魂尚未就縛整軍經
武犄角成功或亦年翁處囊末見之時乎吾輩
驅馳王路苟可隨時自奮則殫力盡瘁應所不
惜今之雍頌廟堂坐登槐棘者自是一種驕子
非有心人所健羨知年翁不以鄙言爲迂耳弟
本迂踈腐儒而久爲鷹眼之刺今得以微罪行
幸矣江空歲晚之感何異白香山殘燈無焰一
絕捧覽不勝愴懷至於去國之人重承睠注則
年翁高誼層霄不足喻矣率爾裁報不一一
楊州守張襄海

不肖於貴鄉諸老頗多椒蘭之味翁臺風格品
誼藏之胸中稔矣解后此中披襟促膝不覺肝
膈之交披也至於仁風清露翔溢口碑而得於

敝同年劉無似者爲更晰載入奚囊當與吳中父老子弟共傳之江天南北盈盈帶水九里河潤正如聞廣陵之濤使病者霍然勝於盧扁金鍼耳寶應有鄉先生而祭于社者爲劉兵部練江此湛持家舅鄉同年而訂石交者也練老物故長子心學次子世學守青箱素業其文譽頗爲月旦所推今遇科試望翁臺推練老屋烏之德并家舅下泉之思爲之剪拂倘是日試作滿志乞首援之以爲院試地不肖非妄爲人曹丘者偶遇兩生于途次見其矜激自奮有前人之風而莫以齒牙餘論爲之獎成因翁臺傾蓋論心謬附氣類故敢代爲先容其家當逆醅時頗有魚肉之者今事在貴賓司理公處亦望翁臺公道維持而非越境之人所敢僭及也倚蓬削牘不盡悃縷

徐州守楊悔庵

自金閨亭畔解后相遇時老父母與弟同在藥之中彈指七八年原頭霜露不知幾濡而吾儕不能堅誓墓之願未免浮湛弟竊自嘆亦時時爲老父母搢脫也徐方爲天下樞以老父母彈壓而控制之且眉山遺愛先後相望當事者所以相期不薄但折腰執掌與子瞻時稍異耳敝門人閻孝廉來誦神明政蹟數月之間纍若豐碑又竊爲之加額閻生雅擅才華弟所以期甚遠而頻遭雀鼠之累典盡驢驘之裘若非劉長源年兄爲之護持且作它人凡肉矣部中有一名士尚望老父母破格拭濯之因其相送言旋率爾布候并以爲托素叨注存萬望推念途次不盡種種

舊遵化郭正夫

阻淺河干宛同涸鮒得台丈頻賜過存破其間寥已厚幸矣乃麟麟蕭蕭之聲紛綸而至雖令

親劉丈誼薄層霄然非推台文肝鬲之契何以
得此感愧不可言行至康莊驛借宿逆旅旅無
主人僅兩發執爨姑婦兩世共矢冰霜以拊一
孤兒不肖亦貞母子也聞之怵怵心動因呼其
孤兒謝萬里見之雖生於邨墟小家而舉止斌
斌有文墨氣命題試之雖不成章亦有一竅可
進但苦於貧窘不能具脰脯若得一明眼人開
導之將來猶可望進因不自揣特托之台丈猶
尊塾中有良師乞收之同學慶門子弟仰承
德必不以單寒鄙之有移床遠客之嫌至其兩
孀相倚餬口不給凡膏火筆研之資度不能備
知令親劉丈樹德施仁口碑載路倘得一賑惠
之內佐兩發饘粥之資外供此子讀書之費萬
一笑笑孤穉稍有成立則千古美談掩映史冊
卽不然而敦恤孤寡施恩不報亦上帝所鑒知
鬼神所祐祐也不肖有此一片癡腸又因南莊

遼絕不能自爲德而以此仰累仁者亦知吾輩
存心不相河漢耳臨楮不勝喁懇令弟永平公
并致謝

錢前輩御冷

昨歲將出都門忽接老先生手教盱衡世故嫺
嫺盈篇咀嚼迴環不勝嘆服夫楸枰往復數十
年於茲矣即使一全是一全非而有晝必夜有
春夏必有秋冬

神廟時猶以功名角此十年中皆以性命角矣
遊北寺首揭藁街從史冊中見之尚堪骨戰目
擊耳聞之餘相尋覆轍非有狂藥入心不可救
療必是夙命業緣不償不止耳至於曹分畛別
藤牽蘿絰不肖每以虛舟之見謾爲品評絕非
君厨俊及元祐紹聖之局直是中唐牛李之局
耳漢宋是非別於蒼素若唐之牛李其源自李
絳李吉甫兩相而分材品自有軒輊牛李互懷

復伎修怨無已贊皇功名意氣籠罩一時名流
豪雋樂爲皈附然而奇章清約自持卽以廣大
化主如白香山亦喜牛而惡李則牛可盡抹撥
哉有開千古之眼者以今況古公案皎然惜哉
長安道上盡從詩云子曰中來而中立不倚一
句皆抹去不讀有讀者兩疑而擯之如不肖之
以微罪行猶可謂及於寬政此後尚不知作何
布算也至不肖尚有一種心曲恐不見諒於老
先生而貽書慰藉情文沃霽然則當世之迹踈
而神照徑睽而旨契者孰踰老先生海內一人
死不憾矣瑤箋珍貺輝映雀羅後進踈慵益用
爲媿率爾布謝尚圖嗣陳

又

不肖迂踈慙激得自天性而又具一片癡腸逞
逞有杜鵬泣蜀精衛填河之志妄謂浮湛其間
尚可補救萬一迨於水徒沃石規亦成瑱廻翔

上苑等於鵲鷁野干又不亟行屏逐而故以鄉
闈一事困繫之始爲澤雉終爲藩羝原其設罟
張羅幾以武場爲榜樣幸以微臯行則公道之
不盡泯而聖德如天未忘講幄此逐臣所爲
頂戴靡涯者也借 霆威以修眦隙此年來習
用伎倆凡在朝野洞晰肺肝然隱深莫測者尚
費揣摩而咆哮肆毒者具見章奏若在不肖但
付之蒼公之默定豈計夫飄瓦之相加哉方今
衆正未盡消踪而微陽莫爲挈領以不肖生平
所皈依與同志所翹企者非老先生其誰 天
佑清時 帝賚玄感此真社稷之幸寧獨善類
之光齋心籲禱卽夢寐弗敢忘者惟此一念今
現在南中大君子如鄭玄老亦知不肖所心師
者在老先生不自今日也第願琉璃瓶內蚤磨
特簡則林壑之中亦有餘適不然悠悠世事茫
然未知所稅駕而以忤時之人掛名仕版猶恐

有未能忘情者石城吏隱清福難消未可妄據也姑俟夏秋之間徐圖進止目下有佐銓之闕以資以望定不能它越恐老先生亦不能留滯周南也捫趨有道實稟素懷恐從茲以後漸覺飛蟠異路耳思之惘然家舅出山之興殊懶或需至秋間也賜書領教小刻呈正

又

前紀綱持手教來云數日後索報偶因塵冗紛遑不及削牘以待猝至無以應又不能少留遲遲奉答竊灰萬狀易名一事不肖實有一番討論蓋因衙門澹漠一切事不敢預聞議謚雖徧訪南北九卿科道而實則衙門主之先是已已之夏慘死諸公無一謚者不肖就中拔其尤六七人各具崖略懇于政府亟爲表章以慰忠魂蓋竊比于鄒忠介之例而不繇部題者也部題則舊規五年一舉其奈甲可乙否茫無定鑒子

孫之陳乞同鄉之公揭皆近於諛墓而矯矯名臣闕言未舉者多付之斷烟荒草無論海內卽粉梓之在要路者恐不能舉先詰姓名安望其聞幽乎不肖知識極知固陋豈敢自附于鬼之董狐而頗有點鬼簿之癖且生平實以虛衷自矢凡往牒所載故老所傳與二三十年名世君子曾附於交遊之末者竊以斯民之直道對于古而低昂之自忘僭越輯成一編然僅可呈老先生不然恐不知者翻以爲罪案也或俯採一二以塞當事之請亦可爲大典助并望密呈之李小老毋泛示它人也先此敬復并謝下問

方職方仁植

向在長安與台翁相遇於李懋老坐中卽抵掌論心惟恐胸懷之未盡也嗣台翁出都而長安楸枰一日千變馴至今日漸有不可言者來教云內外相激戕在善類內外相比亦戕在善類

洵屬名言然惟有內外之相比而後成內外之
相激惟相比者在彼故相激者在此有相比則
激之固激也不激之亦激也欲不相激必同歸
於相比而後可而君子烏乎能惟有急流勇退
之一法庶幾可以自免陳太丘之委蛇豈若申
屠蟠之猛迅哉當台翁之宜補清卿而不補固
自有人尼之者而台翁飄然一去正如千仞翔
鸞不與雁鷺爭粒所以身名俱泰弟去稍後未
免有濡尾之悔幸不至汨入沒出耳然弟之心
最苦亦最癡誓不欲爲二乘之自了不特入佛
兼欲入魔而魔趣不同有可入畢竟有不可入
者尼丘老子應佛盼赴公山而終不見陽貨豈
無權衡於其間哉千里而外兩心遙質不覺盡
倒其狂談知我者爲我闕之尊公老先生素爲
衆正所歸向台翁以弁言相委亦欲借此少通
孺子納履之意鹿鹿未果而今已矣辦香束帛

幸呼賤名而告之靈筵郎君才名精甚爲曹偶
所競推吳周兩兄真堪左提右挈以鞭弭中原
至於管之名士菁華相尚今之名士砥礪相高
此真世道之幸而抱杞憂者總總焉恐其爲東
京之末季也台翁以爲然否小刻呈教

玄中丞會一

弟甫出都門卽聞年翁中州節鉞之命不勝
抃手加額嘆當事者能以重地擇重臣而潢池
赤子行有賣刀買犢之日也自流寇之發蔓延
亡已非秦以晉爲壑而晉又以中州爲壑也其
烏合而梟悍者如癰疽之徧攻零星散佚則如
疥癬之尋膚膜而走漢之角唐之巢與

武廟趙燧劉六七之徒皆如此但元氣充碩榮衛
輻輳之地則腊毒不能逞而嚙啖者不能投卻
而入天下武事久弛合諸寨不得一健兒何況
中原今以積虛驟病之夫而覓三年之艾豈可

得庶幾求循良守令以乳哺兼保障而汰其父
母與子弟之不相親甚且相仇者因而鳩鄉兵
以訓練之卽近日東省之禍青州以汪刺史得
完而萊陽之堅守以一李廉統鄉兵捍之賊據
靡退矣年翁處重地亦危地也向在京師屬雅
愛倍摯且不敢引昔人爲祝如三秦洪亨老年
翁寧多讓焉無以相贈而效其芹曝如此惟年
翁采擇

陳按臺具茨

老公祖攬轡之初不肖從諸薦紳後仰矚光儀
側聆警咳凡吳中民瘼吏治盡在老公祖覽照
中固知福星所到鵠面春生法從遙臨鼠牙霜
迸矣比不肖還里門而父老子弟交相慶謂以
窮氓遭儉歲而廬井亡恙桴鼓不驚非有奉將
天子德意以宣布六條者則吳儂之皮骨豈有剩
乎聞還朝在邇若以凋瘵之狀繪述上聞當不

減監門圖知老公祖縈懷久矣正擬操小舫至
海虞伏謁交戟下一聲鄙悰而偵者言台旌旦
晚榮發敬祇候于昌亭之畔迺老公祖不鄙遺
去國之人而芳訊及之仰闕玄賞似有在世情
苑枯之外者可勝感佩敝門人賀公調待罪珂
里深荷萬間之庇羊腸歷盡不勝稅駕之思想
老公祖必有以策之也種種裏言非子墨可托
統俟面抒率爾布謝不一

楊方壺編修

都門聚首倍承肝鬲之愛凡促膝相商掇皮皆
真迄今思之感入五內也弟因事南遷如脫樊
籠而遊林樾大慰麋鹿之性卽石城吏隱亦非
吾事碧水丹岑是畸人生涯耳惟祝知己駿尋
嚮用以爲吾道光聞文旌卽日北指敬掃落梅
作花茵以候快談思之神躍茲有請者兩先人
麗牲之石乞文于高陽相公然非名筆書丹不

足以增斑斕之光發松楸之色台翁臨池妙技
直接董宗伯得大書而深刻便可與瀧岡之碑
並傳本擬操一舫泥首而請因甫還家百冗蟬
集又知台翁傲裝戒行恐反勞動定特托興公
代爲踴懇幸撥冗揮灑於榮發前付與公處業
礪石以待矣謬恃通家契誼且欲藉之爲世寶
故不揣唐突惟仁者矜許不腆聊申鄙私愧無
銅綠筆格大小龍茶以潤君謨之筆伏楮慙悚

南垣郭宣岳

自京闈中相聚促膝披襟同時以解后訂石交
者自台翁及李岨老而外指未易多屈也台翁
拜留垣領衷清議雖踪跡遼濶而雲樹春天兼
葭秋水時托之夢寐至吾輩闈中一片苦心不
獨同事者共知之卽都門亦更無隻字落入齒
頰間乃無風之波竟令盛典不光一人不足惜
然使 聖朝有懸坐之典講臣蒙風影之罰以

弟不才傷及大體每拊心自疚耳中間布置固
自有說台翁或自聞之弟不敢刺刺也南篆之
補不過借此以圖遂初二水三山追逐知己所
謂可暫不可久也因風布候不盡縷私

馮侍御五玉

翦燭西窗潯淞稍慰恨不能爲平原十日將數
年磊塊向年翁作洪河傾瀉也年翁以正直忠
厚宅心以虛心蕩平持世古之大臣如韓稚圭
司馬君實其人者宅揆事業卽於諫官時露其
一班如年翁者真堪嗣躅至於坑塹滿路有意
填平此真大雄氏慈悲拯救欲變五濁爲樂邦
第恐衆生結習深重牢不可破不肯脫沉淪就
葦筏耳應攝受者而攝受應折服者而折服互
用權機不可以低眉而廢努目攬轡澄清宜從
禁近始以今日時勢言之路馬未可遽齒或先
破比依之漸嚴內外之防乎朝端尚有正人言

路不乏侃論惟年翁密密留意焉弟於形體似壯碩而膏肓沉痾墨墨自知今爲去國之人不敢冒昧請告俟夏秋間一到白門卽上乞身疏矣鍾陵山色雖佳不若故園之爲樂晤首公幸致鄙意得蚤玉成爲幸館中馬君常故是文苑中嚶鳴之友蒔事可與談其識力勝弟輩百倍也過江垂訊具仍注存更承綾被之賜知葢覆我者有人不煩青綾爲寵湖綿奉報聊寓歲寒之意笑笑

門人成滋陽

不佞甫出都卽得足下滋陽之報知當事者留此劇邑以佇雄材久矣盤錯利器非此不足以淬其鋒然而庖丁之解批却導窾遊乎衆虛之間非以出匣干將輕試其水斷陸剗之用也足下素究心世故而膽力猷略皆足以濟之卽巖邑何足辦第須以養雞之術而善其屠龍之技

夫惟能爲定雲止水者乃能爲鞭風掣電此非獨居官之吏術實濟世之道術也迂陋之言不知有當於高明否不佞盱衡時事壯心半灰卽此時未敢請告俟履任後終當乞身耳來諭多肝鬲之言然行藏亦不可不自審也沛上閭古古昨歲同載而歸相依甚久坦懷直腸覓適流俗不獨以才情勝也非上相過或有以小潤其奚囊可乎

石丹徒景雲

艤舟潤城極承投轄之雅綺筵旣張清歡斯洽至於改衣授粲下迨孺子通家世誼百倍恒情抵家已迫歲除正擬獻歲端一介修候兼申謝悰而芳訊又見及矣開械啓篋庭實燦然昔元亮有白衣載酒之事玉川得月團百片之貽輝映史冊以爲美談不肖本是畸人又屬遷客人倫燕喜旣畏避而不居頌禱游揚恐餘波之相

累而老父母獨有嗜芟之癖不辭集枯之嫌此
不肖所爲報瓊未酬懸貽思愧者也

段文學增輝

足下意氣成虹肝鬲映雪都門解后殊恨入林
之晚別後與石泓父母昕夕相對未嘗不仰誦
高誼也方今身履王庭名結佳版者於人材世
運漠不究心甚者町畦自固徑實必趨鼠穴兔
窟無地無之而足下井渫未離茅茹是念使頭
上進賢者盡若足下何患荆枳之途不化爲清
夷哉家公自辛酉以後與不肖有聲氣之雅戊
辰冬相晤京邸傾蓋如故此老局大而鑒精今
得主持銓敘此社稷之福不獨爲善類慶也如
不佞者方以迂踈悃樸爲時人所芟除何足以
入其夾袋中而聞其雅念惓惓固見其茹納之
宏不以絲麻廢管蒯亦緣同志如石泓長公及
足下輩左歌而右舞之益深其昌陽之嗜耳昨

冬曾留一札于石老處今入山後不敢輕通長
安書足下有便郵幸爲不佞多致意秋風伊邇
老驥名駒不妨聯鑣而奮深爲君家橋梓望之
百惟努力自愛以副相期

周孝廉彝仲

台丈識力肝膽弟所稔知願爲執鞭久矣握手
論交便覺五內交輸兩心如印鳳苞久炳龍躍
非遙願於研精結撰之暇靜觀時變一出而能
關世道重輕者代不乏人百凡珍重弟一抵家
園頽然自放且病骨侵尋支離萬狀行將爲澤
癯以自佚矣叩鍾竹素端賴知己賀公調頗深
嚮往便中當致尊意小刻一種博粲

門人周承芳

道經仁里第於河干一晤足矣綺筵布張珍貺
駢列眩目聳心何以消受舟中夜談更覺酣洽
可謂瀟灑相遇惜惜竟夕矣別後水陸間關以

迫除抵家應酬旁午形神俱疲今擬掩關結夏
稍謝塵勞至於麋鹿之性入林忘返鍾陵山色
雖佳未有支願之興也惟願足下應運搏飛爲
吾道生色觀足下襟情丰骨非徒以簪紳自榮
者內續先猷外肩世道想於哦吟之暇靜觀料
理不獨桑梓曲突之憂也尊作閱過小效他山
亦以期許良厚寧規毋頌耳司馬尊集并時髦
社草一一領教詩扇小刻聊伴空緘

門人孫通

解后相逢良朋傾倒是亦客途之一適屈指足
下禪琴將御匣劍自鳴與二三同志聯翩鵲起
使人謂越雞所伏不乏鵲卵是不佞所願借寵
光者也讀先世閒談知青箱之學家傳已久不
特閎雅可誇抑見直道未泯國家掌故行世者
多惜此編獨湮鬱不佞尚欲廣其流傳播此幽
微耳附謝不一

臧茅兩年侄

向在都門不勝鹿鹿抵家亦復如是每懷年家
諸丈欲尋壬戌之約覓便郵相聞以通遼濶兼
徵近况因塵冗未及兩年丈以名閥高才正當
藉帖括爲羔雁旦暮鵲起丕振家聲今秋試伊
邇乃復搜索典故爲它人張其家世耶此佳事
亦迂事也夫我則不暇幸斟酌圖之承念其先
慈苦節謹以舊刻清齋集附覽

陳世兄姚生

自丁卯初夏荒齋晤對彈指六年不特笑語常
遙抑且音書中斷惟有寸心脉脉低迴于殘燈
旅夢之間而已在都門晤貴鄉諸老時聞老世
兄近况知挫銳解紛遵時杜德從來風波喧競
之場正吾輩砥修入道之助弟竊以此爲世兄
慶往事何足道白衣蒼狗寧關本質况一轉盼
而滄桑改局霄淵易位矣雖以詬訾之聲加于

閨秀殊屬亡謂而靜女其姝豈村媼所能浮蟻
直一笑置之可也秋風方迅正老鵲摩空之時
九方市駿何必金臺南國賢書正藉尊宿爲領
袖耳可勝拭目若弟浮湛日久知十丈軟塵危
于瀚海借事圖南深愜鄙願憎我成我總付不
知惟留此未涅未磨之身以報老師當年國士
之遇耳秋抄後亦欲暫赴留署爾時正世兄奪
錦之時當於老師祠下酌酒相賀也

野竹上人

京塵數年惟時過精廬得稍稍浣濯肺腑正如
佛圖澄臨清流而滌五臟得片時香潔也臨行
作此緣疏正所以仰荅伽藍然不得劉居士雖
有廣長舌亦何以果禪客之腹哉送別通州益
見依依相戀不佞此時無它願惟願十丈軟塵
中建立法幢使人人藉此銷却名利心鬪諍心
外營職業內修心地此所以報國恩報佛恩也

何氏所貺卽以轉施常住正鄙願耳冗次率復
不盡

文遠集卷之二十五 終

文遠集卷之二十六

目次

書牘

大京兆劉念臺

黃宮允石齋

鄒中丞匪石

曹憲副能始

沈福寧去疑

魏給諫倩石

陳同凡舊父母

吳同知長卿

南銀臺畢東郊

舊司空張蓬玄

沈道尊哀中

又

宣城陳令公

楊方伯蘧初

兗東道趙松關

門人劉竟澄

莊撫臺星銘

王中丞峨雲

應天學院葉慕同

馬少司徒劬思

李方伯世臣

陶大叅虎谿

葉歙縣大木

門人姜崑愚

陳後君眉公

文光祿太青



祁按院世培

又

林掌科益謙

韓前輩求仲

錢中堂御冷

周司李芮公

楊吳縣鳴九

徐太史九一

劉侍御文石

朱年姪彥兼

劉相公是翁

陸方伯筠修

姜少詹燕及

門人朱涇陽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二十六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大京兆劉念臺

昨歲在都門曾從羽侯處附一函定不浮湛知
山中人不欲通越境之書雖不見報不以遐心
爲猜也弟嘗謂舍之則藏一藏字不特解佩抽
簪之謂務使姓名藏英芒絢采無所不藏如陽
氣之伏於九地神龍之化爲尺蠖然後合於消
息之正若葭灰之微暖欲破地而奮爲冬雷便
屬災沴應龍不乘飛躍之時而魚服以遊則蛄
蟻得而困之前輩東林諸大君子猶不深究乎
藏之一字而以究世之熱腸稍露其芒角其於
天山六爻稍隔一座也方今鳳翔千仞爲萬鳥
所環歸而弋人無所容其慕者海內以劉先生
爲第一人然文明天下或迂徐而有待則一種

退藏微密之妙必從深根寧極中證入實一毫
滲漏不得者其於用行非二脉也知別來究心
此事幸有以教我若弟自蒙薄譴自當尋草堂
猥鶴之盟而今歲秋杪恐不免暫赴留署相愛
者知其進退維谷而不知遄迴躑躅雖不潔身
亦以藏身且洒然安之矣第願天牖 聖明母
以綜覈廢惇大使六七年來僅留之元氣供它
人愛憎恩怨之用則國事其少豈乎此言實關
杞憂非爲吾輩優游送日計也同心者想共此
菀結耳長安中事非吾輩所宜談或羽侯時一
及之百惟珍攝自衛小刻惓惓

黃宮允石齋

翁兄行而吾道益孤如弟者竟爲獨立楚楚
予不能成步矣場事之發難所必欲逐者兩人
則翁兄與弟其他皆公孫洩也弟得附翁兄後
夫復奚憾但翁兄昂首驤眉吐千古之快論即

以一官償之所得多矣弟迺吞聲墨墨爲啣茶之啞子每中夜自憐然有大疏在昭播海內又何所用其言哉頻行時奚囊蕭瑟倩石兄又爲崔苻所掠同行無所倚生來固饒有僊骨然修途曠遠恐未能殮風吸露不需人間烟火正不知何術可達吳門既至吳門而携筇踏簪留連山水間無奇不搜有幽必討并文起家舅輩二三知己亦厯厯片言而別不借爲空山主人又聞津遣眷屬隻身航海出沒踪迹神奇變幻幾彷彿李長源至風雲遇合想埃之他日耳山中無事恨無異書可讀惟有獨劬一書爲混沌世界安立鬚眉至若論易覺玄經僅探膚膜策遼則罪言猶同勦腐咄咄黃先生直當以神人目之終不能探溟海之勺水嚼教養之稊米也相去數千里惟有清宵寤言等於縮地至於班荆道故未知何年貴鄉吏吳者接踵而弟不欲以

仕路郵筒溷山中起居茲因啓美家舅探武夷噉荔子與摳謁黃先生而爲三特以一函寄候家舅風流醞藉掩映江左更見黃先生必當虛往實歸幸有以弘益之楮盡不復縷縷

鄒中丞匪石

向年都門解后傾蓋論心知台翁以臭味見收可勝感佩嗣是音耗久踈而夢寃常接數年來無一快事惟台翁從留都冷署擁旌而出大爲善類生色推輓主持全繇黃大宗伯在台翁可謂一人知己矣昔周忠介之稱台翁也以爲文經武緯海內未見其偶今閩海餘波未靖以大君子仔肩重寄橫目之民從旁流睨任事之難倍於他人想台翁徙薪撤桑之圖自有所以安反側而銷未萌者幸路皓老爲同志中人可與共濟也敝友蔡君士順在諸生時饒有正骨台翁已稔知之不煩繪述今以臬幕得托萬間之

庇非汲汲爲買山之計者但得破格垂盼使人知其爲鷄羣野鶴幸矣藉此書郵少通積悃臨風瞻溯未盡願言

曹憲副能始

不肖髮未燥即讀先生文不勝執鞭之慕嗣是稍具知識從賢豪長者遊更得先生詩篇及纂輯諸書讀之恨不得奉盤匱而拜下風也甲寅乙卯間周忠介蓼洲理貴郡以先節母被旌分題索賦而慨然賜之珠玉則曹先生胸中亦似有一姚生者而十餘年選縮不敢以姓名通蓋自慚荒陋不堪克君子糞除之役但托契一念夢寐未諼向在都門凡遇同志輒詢曹先生謂當聖世而使一代文匠端主烟霞之盟殊爲太平闕事此言不足以溷曹先生但緇衣一念出自秉植其傾心皈依者又自有在不獨爲提衡風雅稱今日魯靈光願自附於蘭茝之味也

不肖生平事事鹵莽其於詩道鹵莽尤甚然不自揣染指於斯亦欲少存一二以償宿生結習之一種近者黠簡敗篋中凡在蜘蛛蠹窟之餘者稍付剗剗此道不得先生品題數言不貴而不肖所乞靈先生者非望譽貽爲駿傷人倫之鑒或於驪黃之外蹀躞堪嘉又或揚鑿之中驍騰故在一言鑒定端藉方臯如其虎皮羊質錦韉之所不能施豕突麋驚玉勒之所不能飾請賜指眎不難棄捐焚筆願同於君苗弁言無累乎玄晏也茲因蔡舍親之便率爾通問并將積悃伏候報章計日以俟

沈福寧去疑

遙憶燈前啣盃話別曾幾何時而踪迹飄蓬恍如一夢仁兄脫鉛槧親民社以風昔靜觀遐覽具成竹于胸中運斤遊刃砭然而解亦人生快事海內惜去疑者謂其不抗手中秘而折腰風

塵正不知馬遊龍矢叫梟風生火出豈堪作事
幃新婦一健兒且然吾輩有心用世者強使低
眉囊口終年作老腐儒稍露芒角耽耽中之如
弟者可鑒矣有識者知不以彼易此陳同凡父
母近況若何亦時時相聞否茲因啓美家舅爲
武夷之遊窮閩中勝槩以其才名風藻到處不
乏逢迎而故鄉昂弟望之如歸者尚在仁兄闢
館投轄爲一佳賓破格亦是循良韻事計仁兄
同此心不待弟言之畢耳冗次不盡惓縷

魏給諫倩石

台翁才華麗日氣骨摩霄向在藜館中最爲弟
所心折既晉瑣闥昌言侃論益令人整襟下拜
至於羣瑞初遣伐芽瑾穴勢不容緩而寒蟬卷
舌之會正孤鳳鳴崗之時雖 帝聽未移 天
心稍待而同聲繼起稍爲朝端留鬚眉之色者
翳誰力也拂袖還山正可憇息少時以待風雷

之悟乃蕭然行李竟爲暴客所掠豈宦寺崔符
亦氣類之相召與旣抵故園優閑無事覃思著
述以寄閑情有石齋平人在于喁不乏即東老
抗疏之後恐不免爲林下客矣貴郡多賢如此
足令四方企羨弟在長安久爲人眼中屑得借
事南歸殊愜鄙願而閩天吳地不能與諸君子
聚首一堂每深懊歎今因啓美家舅以探奇過
貴地聊借短箋以抒瀾縷冗次不盡裏言百惟
崇炤

陳同凡舊父母

從來世路中人無不戀戀雞肋者雖冰雹交零
霜雪駢集殘香剩粉剝落殆盡猶守其枯枝敗
幹而不忍去誰肯擲卻進賢冠仰天大笑而出
春明門如老父母者數十年來目中無兩即此
一事豈非振古豪傑若夫遺愛猶未昭報公道
猶未發皇此則弟輩之罪而弟浮湛數年在十

交軟紅塵中不啻黑風白浪借鄉闈事爲題張
置布網雅非一人亦雅非一日幸僅以微罪行
不知者傷其墮落弟以爲今日方到彼岸耳此
兩三年間較已巳時別自一世界不肖爲老父
母發一言徒足爲老父母累要之昏零沉霧雖
鋼結連朝終有天空日朗之時即逆璫之不能
久它可類推吾輩惟靜以需之若弟則一還故
園便有菟裘之盟白門吏隱雖佳亦絕無此興
但得有一人將吳門數年中事凡吾輩所以見
忌與夫賢父母之所以始而遭讒繼而被處上
告至尊下暴海內則弟與老父母槁項黃馘
以終其身有餘榮矣六年吳縣兩袖清風歸家
何以爲糊口計念之念之茲因文啓美家舅入
閩附候起居吳中父老子弟人人念使君能芒
屨竹杖來尋并州舊遊乎亦一段佳話也

吳同知長卿

昨歲出都時值芳訊見存隨作答書附王東老
處并以宋宰相眼奉還當不浮湛見來教似猶
未達何也海上固多事以年兄之才猶爲牛鼎
烹鮮若欲鄉紳與地方官府同心處處難之而
閩中爲尤難若閩中諸公人人從枌梓起見則
海禁嚴而紅夷諸寇不致與萑苻相表裏海波
可以不揚矣幸漳郡多賢者試與悉心商量必
相與有成而聶蘇老書來嘆服年兄殊甚相倚
如左右手事無掣肘差易爲力耳弟投閒之念
已久因事南遷甚愜素懷但須鶴親人即咫尺
白門猶不若故園之爲樂也注念頻仍可勝感
愧率爾布謝小刻呈教

南銀臺畢東郊

嚮者解后都門覺台翁一片揀世之心達于鬚
眉竊擬爲劉越石祖士約一流人彈指十餘年
時事不勝滄桑而台翁迄未竟其用固知造物

者留而有待也昨歲承芳訊見存深感不棄後
讀大疏不欲先劉念老尤見范宣讓善之美海
內識者皆爲嘆服念老丰骨孤稜身砥狂瀾至
于風猷煥發可以手挽陸沉恐念老又當心遜
台翁也而留滯鎬京如繫驥驥而使其習和臺
采齊猶令人悵快耳不肖因事圖南亦願追逐
後塵側聞高論而二豎駁尋藥畧相絆俟夏秋
間方能理白門之棹耳先此布候臨楮神溯

舊司空張蓬玄

古今人之處患難未有無所挾持而能翛然自
適不爲境所奪者此際又非才情意氣所能措
拄全憑道力勝之如陸敬輿劉器之真其選也
台翁正骨堅凝自是凌寒松柏驚飈巨電祗爲
岨嶮新甫添一番氣色耳况明堂楣柱歲久而
嚙支危定圯自有急而求者舍我我之千常而
將安適哉時事日見可駭但非吾輩去國之人

所宜言墨墨杞憂知有心者同之意兄入留都
恐居停寂莫猶幸有文兄可共嘯歌文兄亦與
不肖蘭藉中人也幸致相念尊刻皆思深而旨
遠移愚一刻尤覺邃竊知有道者於天人之際
曙之早矣所委弁言移愚已有諸名賢在前將
使糠粃石藥耶便中再教之即當捉筆率爾布
復不盡菀結

沈道尊哀中

昨歲在都門屢辱翰札不肖以闔郡士民蒙
之思兼以老公祖與周忠介當年肝鬲之誼稍
有綿力可效其何愛于膚髮旃隼再泣竹馬歡
呼此念萌自己巳年中且至再至三貴座師錢
麟翁稔知之匪自今日也今始愜初願耳老公
祖至長安晤輦上諸公自知輿情物望原無間
然不特雪瀟盡銷於見睨抑且劒氣愈新于濯
磨惟念此并州旦夕俶駕地方多故計撫臺公

祖虛左翹佇不特衆赤之喁喁也本擬崇信奉
近知有舊役之便肅此附候樞對伊邇伏楮踊
抃

又

老公祖崇資蔚望正如明光之錦萬縷俱純建
章之材千常無蠹環海內莫不思芑萬間廣厦
而獨敝鄉適有天幸再徵一路福星此正子瞻
重泣杭州士民夾道縱觀之日也即有綵衣之
戀而盈盈帶水一葦可航輕舸堪代安車使署
以當養堂并使部民共伸兕觥之祝何快如之
乃褰裒瞻繫殊非所望至於宛轉深情不肖素
叨契誼敢不仰體但撫臺莊公祖偶因事杜門
不能面達已作一束委悉致之其答書附覽少
待從容點綴亦老成萬全之見也 簡書既迫
寬望正殷幸即趨駕以慰當事之盼盼不肖亦
隨竹馬奉迂于越溪之上臨楮顫切

宣城陳令尹

不肖樸斲無似而嚮慕海內賢豪秉彝一念不
減古人門下才華風調業從行卷中閱其一班
又從貴座師及貴同藉諸相知稔悉臭味執鞭
私願盟心久矣借重宛陵雖東西迢邐而附在
枌榆口碑盈耳但以素性硜硜不敢越疆而通
使君乃過蒙不鄙賜之芳訊披懷抒悃情見乎
詞方今民多凋瘵政苦催科國家元氣正賴循
良以刺股之心救剜肉之苦至於正色立朝提
衡國是亦二三君子指顧間事不肖浮湛無狀
借事南還適遂其鴝鵒之盟秋深若到白門當
從棲霞雙闕間望九子山色有翠黛青嵐上薄
雲際必有懸魚塵釜之人臥治其下又令人動
兼葭白露之思耳既托在椒蘭豈能嘿嘿自茹
第恐違時之人不足以張劉仇聲價率爾報謝
小刻侑緘

楊方伯蓮初

武林與吳門擊柝相聞入春來吳儂走西湖者如鶩至碧油翠幃叢集于緋桃綠楊之下未免以將迎累地主涖其土者多厭苦之家舅文啓美持不肖及湛持家舅一緘來聞不得達而去公門如水使人企羨但恐不能爲西子湖驅除俗駕掃滌塵鞅使空濛瀲灩間不至作估客僧市乃爲湖山金湯耳不肖弟南還無事亦擬一尋舊遊聞軒蓋雲集幾作小長安因厭畏而止縷懷種種不得借斷橋深處少展紆懷亦一闕事也老公祖譽望日隆旌旌鉞旦暮非遲第中外紛紛有不敢言不忍言者端居悅嘆知彼此同之耳鄞縣王令與弟有文章聲氣之雅其治行亦卓犖可觀又得借扶搖以鼓鯢鵬之翅宜其不經而馳也倘當事有所諮商幸不惜齒牙獎成之老公祖知我當不以豐干爲罪臨楮

惓切

充東道趙松關

昨歲寂莫河干千予不前忽芳訊見存遂爲空谷之逸響銘勒高誼時復縈懷近者秦晉之寇蔓延河洛即清源一帶不無衣衾之戒登萊亂卒雖竄未能掃蕩鯨鯢之窟而蓮妖莽伏未必不乘間而逞老年翁身爲八面金湯曲突之計圖之貴早將來方叔壯猷此其發軔也敝門人成滋陽生長邊陲頗究心于扞禦之事其人亦精敏有幹濟才弟所以期之者甚厚今得托蔭萬間亦其遭逢之幸也百凡地方利病與先事網繆者毋靳董誨因風布候不盡惓縷

門人劉竟澄

門下澹素爲心堅凝作骨論其望譽當在文史之局即不然亦當優游水廳以儲清通簡要之需而暫借起曹正如幽閑靜姝不詠純頌椒敲

針紉刺乃崑治五齊五飯雖屬婦職識者已心
憐之至朦腫胙臠之事竹頭木屑繁碎不勝又
如邯鄲姬嫁廝養矣雖然吾輩學力正當從粗
中得細俗中得雅借庶務鍛鑄一番又可以擴
其才猷定其器識此官于門下亦大有裨益也
署所雖有南北之隔而風氣不甚遠太夫人板
輿行園足慰色養乃履任未幾卽以不佞爲念
崑使遠存可勝感慙方茲功令日昃百凡職業
所關須精心料理今之課績考成不在堂卿與
言路而別有司之者不可不慎誼相關切故以
此爲囑不佞至秋杪當勉赴留都隨爲乞身計
耳長淮與石頭城下同衣帶可不時相聞小
兒何有奢望但使青箱不墜足矣駢語莊麗非
所願承冗次亦不復爲答亮之亮之

莊撫臺星銘

旬來抱病韃屏不能伏謁交戟荆溪事仗老公

祖苦心銷弭使蜂屯蟻聚者不至掉臂揭竿莫
安輯寧江南共拜其賜不獨一邑也至於鋤強
懲橫憲檄如雨何嘗以忌器寬假言者但欲快
心於已氏而以微詞反唇正可付一軒渠豈以
纖雲翳太清雨澤未洽民心憂惶尚祈爲地方
軫念謬荷葑菲之采故敢布其區區新道尊沈
哀中公祖昨有一緘相聞其遲遲叱馭者固以
萊綵繁懸然其間別有深情其代題之請固知
老公祖不便允從或於別疏中略點一語見河
內重來并州相慶之意則於沈公祖出處更有
光便當即日就途以慰喁喁之望因宿昔契誼
托爲婉達固知非面陳不可又咫尺天關不能
排闥敬藉墨卿布其崖略恐有未盡并以原札
暨刻書二種呈覽伏候裁教唐突主臣

王中丞峨雲

自台翁去長安而劑量羣情葆合元烝掃藩籬

歸坦蕩者覺少其人卽有之而願力未必深厚
其弘襟曠覽又未必深喻乎人之心志所以循
營固壘而終不相下至於佐饗者嘗佐聞者傷
徒尋曠林之戈而莫弄市南之丸風會使然莫
可強已不肖嘗語同志每晤台翁輒覺有祥風
瑞靄時來薰人若夫胸次半藏鱗甲則眉宇自
露戈鋌靦面可知何須九徵八變哉借讀禮爲
六月之息亦造物者稍留清夷之運以待手闢
耳方太公賁于京邸不肖抱疴杜門不及一揮
首几筵種種踈節殊爲負歉今以辦香遙伸鄙
懷有媿孺子之生芻漸同稽康之嬾廢矣亦恐
台翁異日登山公之堂強人以不堪耳不肖自
抵家後魚鳥爲伴猥鶴牽衣鍾山爽氣儘可支
願終不若山窻之幽竹也台翁素不我鄙其何
以教之因我培兄之便率附荒函百惟順時自
玉小刻二種聊博見齒不一一

應天學院葉慕同

都門一別楸局日新老父母秉鐸鐫京專意典
文造士淄塵中黑風白浪可斃置之不問但長
庚登鳳凰臺有浮雲蔽日之嘆老父母今日得
無類是耶貴門生周仲馭一時偉杰男子以抗
疏遭譴皆弟輩累之然其爲師門之光不淺矣
弟之得南亦欲借此賦遂初耳白門柳色雖佳
終不若山窻之幽竹解后追隨尚未敢訂期也
弟未歸而芳訊及之感愧感愧弟於文章頗鹵
莽而幸不爲海內名流所鄙又嘗於行卷中見
一時才雋文輒欲焚香下拜如秋浦宛陵間在
老父母陶鑄中者池州府學之劉城貴池縣之
吳應箕寧國府學之沈壽國宣城縣之沈壽民
涇縣之趙初浣皆的然第一流與敝地徐太史
九一張庶常天如楊解元維斗輩埒麓倡和而
遠近文壇所共推爲牛耳願老父母加意物色

之此諸生者不獨賓與倚以爲重若置之壓卷
必當人人悅服弟生平不敢隻字欺飾今以越
境之士而娓娓臚列者固一念緇衣之好兼以
仰成老父母憐才之心若言爲諸生作曹丘則
諸生聲名方噪非乞靈於人者願老父母從文
苑中一覆按之知鄙言非阿私也亦恃老父母
生平相信故不憚豐于饒舌萬祈鑒原

馬少司徒劄思

嚮在長安中同志如曙星而相與關痛癢吐胸
臆者猶賴有台翁在翁旣南行而吾道益孤寔
是予予之人幾爲豺虎所噬噬幸以薄譴行而
又得相從于青溪桃渡如迹之隨武而影之隨
形此生踪迹得與大君子相依傍有厚幸矣久
客乍歸應酬旁午兼以勞憊之餘百疴交作手
足末疾支離萬狀擬具疏乞身又有所懾息而
不敢從病困中睹倉場新命又不勝彈冠之喜

雖時事種種痲心而台翁與豫老之轉有識者
皆爲手額晴嵐瑞靄猶隱現于雰雰中想澄霽
只在終朝耳正欲馳賀而芳訊先之可勝愧悚
若不肖決不敢偃傲故園實以長夏杜門可料
理醫藥俟玉露零秋自當問白門之棹也把晤
非遙不敢縷及小刻呈粲

李方伯世臣

都門一別彈指二年年翁深資偉望在名藩建
無出其右近量移三秦而流寇屏迹較古人所
謂蝗出境虎渡河更爲奇特固繇威名翔播其
福量亦豈他人可擬建旌秉鉞斯分內事他日
福星所指淑氣橫遊妖祲蕩掃倚長城之重抒
當宁之憂者必年翁也弟浮湛無狀借事圖南
微芘孔多到石城當從鍾山草堂問年翁讀書
處雖蕙帳寂莫終不使馳烟而責逋客一笑

陶大叅虎谿

台翁出都門而黑風白浪甚於鯨海之波弟時
爲膽悸骨戰幸謫謫吉人乃天所留以爲異日
楨楹之用者不特鬼神呵護而一二大老嘿嘿
調劑於其間如貴郡相公種種苦心詎可泯也
昨歲朱邸之事聞又有借題牽累者今想已帖
然矣伎倆有限行廢在天吾輩置身事外靜觀
滄桑之變正可付之一笑耳若弟之因事南還
適遂其麋鹿之性知耽耽者猶未忘情亦聽之
耳郎君名下之彥弟所願爲執鞭但弟逗留家
園於南行之興甚懶未能爲攝山牛首主人俟
秋風振翮時弟當以一卮逆之於生公石上也

葉欽縣大木

不肖樸樸無似而秉彝之好等於飢食渴飲門
下循良之頌口碑盈盈時如松蘿茗旗馥人齒
頰至於生平肝鬲從天如兄極其稔悉夫師生
遇合定有夙緣以天如一代名流而門下暗中

摸索得之夫豈偶然此必於往昔因中曾承法
乳者觀桃李之及門則知椒蘭之攸托矣所以
執鞭私願盟心日久乃門下過推天如之愛而
瑤華頻授披緘抒悵情見乎詞計門下政成已
久正色立朝提衡世運祇在轉瞬間不肖借事
南還適遂其麋鹿之性秋深若到白門從棲霞
雙闕遙望黃山白嶽恨不能縮地相從共抒苑
結至於直道之譽不敢自同寒蟬第恐連時之
人不足以增翊譽價耳率爾報謝小知侑械

門人姜嵩愚

自足下行後僕三寄書矣論僕之行藏則自戊
辰入都以後遭遇紛紜上不欲爲賢者之過激
苟可於九地凍冽中稍留陽和之一線雖拖泥
帶水而有所不辭下不欲爲小人之波靡沒入
汨出沉湮濡首不知天壤間有名義不知士大
夫有廉恥意欲於逶迤平易之內尚留孔子不

見陽虎孟子不與右師言一種界限在非遠非
近不同不獨其爲同志而無深心者之所疑彼
法中所覲定而必不相容非一日矣場事之風
波豈發於場事譬之毒在臟腑不出於此則出
於彼今幸從髀髀革膜稍滲其惡水而猶不至
爲性命憂若又從而施刀七焉鍼灼焉禍且不
測然毒之有形者似已散而無形者未可知則
惟以一切休咎聽之彼蒼回首乙丑丙寅丁卯
三年內有何技巧從鋒林戟樹上騰越而過以
至今日豈非數耶然此三年內刻刻與死爲鄰
而猶與足下共宿范氏山莊看花聽鳥脩然自
適若無一事於胸中者况英明在御羣賢猶濟
濟克庭忤時之人循分自安一丘一壑而外與
人無爭或可以相安於江湖而免於吞鈎中餌
之患乎留署未赴不敢言請目下正擬一往冬
春間便爲乞身計縱有信信擎牙眈眈怒目者

亦付之不見不聞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
也閑閑此老僧安樂行也足下初言委曲者未
悉鄙懷若程朱家法陳義甚正以此比擬心又
愧之僕所自擬者閑雲野鶴滄海浮鷗來去本
無定踪得喪杳不交涉如此而已足下自是實
實做事人一副堅凝之骨沉密之氣目中諸君
子皆不及也覽別啓處置滇中事即史牒所載
本朝名臣馬端毅項襄毅之流皆無以過天南
有幸借此長城足令點蒼增高洱水重浚而三
月前尚奉有 嚴旨局中之棋寧復分黑白耶
肯爲張泰岩稱功猶見持論之平第此言恐不
宜聞時人也來書竟可作一碑文與銅鼓並垂
又恐天下以吾輩爲阿好行將錄於別集藏之
笥中而示來襁瓜期將近還 朝當在明歲夏
秋之交爾時當開三徑以待

陳徵君眉公

自戊辰夏間舟次一別遂墮落十丈軟塵中浮
沉四年頗殫精衛之力洒杜鵑之血而於世事
渺無寸補徒作人眼中刺不拔不休今幸得優
游于瀟豐之間猶厚幸也昨歲抄抵家便擬買
茸城之棹一候陳先生次謁舊輔而久客乍歸
人事蜩毛曾與門人唐興公及夏彝仲陳臥子
相訂數次終弗果踐冬初又不得不一出以結
小草之局徒使青山白雲笑人碌碌年踰半百
鬚髮蚤蒼出處飛潛兩無所據無論捫心午夜
殊怫素懷即三十年知己所爲相期許者故自
有在今正無以報也至於主上英察宵旰勵
精當計日以待中興廼疑所當信信所當疑
如綆落井愈久愈深而倚席橫經不能啓牖萬
一維鵜懸貍詠之汗浹及此時而謝麀鳳之籞
尋狼鶴之盟人之成我若我之自成行從此決
矣先生何以教之比閭厓食佳勝視履考祥實

以留一代之典刑豈徒尸千秋之風雅幸毋以
丘壑爲無權滄桑非吾事也茲因董世兄之便
率筆寄候衷言萬緒非子墨可盡山繭一端聊
代縞紵小刻四種博粲

文光祿太青

讀異書識異人是生平快事不肖於庚戌年讀
文先生蘭中牘便疑楊執戟復生藁名香拭髭
几遙望作禮者屢屢矣庚申都門始慰執鞭之
願又承下執事不棄錄之蘭簿中且爲先節母
作讚使懷清之臺借以增重令人香生骨節喜
溢鬚眉不肖生平頗以不登泰華爲闕陷今得
當於文先生豈必踞玉女峰頭下瞰塵世哉嗣
是出處亨屯略與文先生共之每從關中諸君
子訊起居知搢搢玄亭覃思經術直欲接四大
聖人之緒王何以降不足道也益恨解后時恨
不效服子慎身克掃除竊殘膏自潤可謂交臂

失之矣不肖汨沒淄塵數年學殖日落使他年
復有天幸與文先生相遇于中原正如蹇驚旅
之疲憊寧復堪鞭策哉迺辱芳訊從數千里飛
來捧讀狂喜不啻武帝得上元夫人書也承諭
令親事展轉思之莫適爲計別有一途已口授
來使矣率爾爲報小刻呈覽

祁按臺世培

老公祖風采久騰四字世澤流被三吳星輅未
臨霜威先播固已鷹鳩革面豈惟鼠雀銷踪乃
老公祖又寓精明於縝靜之中養飭平於綜覈
之內興除利病洞入冰壺微暖情形齊歸玉照
向者促膝相對具識苦心今茲列眉布款尤徵
石畫不肖生長鉛槧之間時抱杜允之訓腹笥
無可抽寫口瓶未敢哆張即久萌枌梓之憂且
仰叨蔭樾之庇而厝火空懷前籌莫展惟是鯨
波不至鼎沸繭絲少息甚謐斯則拜旂育於高

又

鄰邑事鋤強與懲亂原並行不悖且兩者何可
偏廢尤要在亟爲戢弭毋致蔓延前承諏詢諄
切不肖述遠近之公評以對正此意也比聞老
公祖按部處置得宜不特湖陽之蒼頭正法并
渤海之兇渠伏辜矣可勝忻慰且仰窺持危定
變濟世偉略之一班容面頌

林掌科益謙

都門萍聚極荷老年翁蒞蘭之契迄今爲感春
間星輅過吳門弟偶往海虞負此良邁此行衡
材兩淝何異操月斧風斤而遊鄧林之野正欲
從篋中借觀新墨又因事往澄江不能借生公
片石淹留客星罪歎無地年翁不忘故人時置
口角間正所謂中心藏之陳父母真誠惠愛不
愧循良無端被螫人所共惜而弟忝在臭味有

隱痛焉可代爲剖白者不難頽禿舌敝今公論
大明亦雪消覩見之會已得如蘇迷廬山八風
吹之而不動乃爲吳儂至願此則有藉於老年
翁之鼎力弟輩亦願效其邪許向承授衣之賜
今敬以山紉爲獻臨楮菀結

韓前輩求仲

湖州山水清遠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此
蘇長公語而老先生於三十年前辛丑之春初
下交時即以此言相訂髣髴猶昨日耳迺從
鞅中出沒顛倒素面爲緇緇髣改素而所謂清
遠之鄉盈盈衣帶若不勝溯洄之難即元禮門
庭原非孤峻鄭僑末座可望攀躋而半阻躊躇
半奪塵冗惟有撫迷陽而增嘆對朗月以興懷
而已老先生萬卷之樓奪於一炬雖腹笥具存
足供翻繹而朝夕婆娑何以自遣豈造物有意
如當年白香山忠州之命將下先遣鬱攸收其

丹竈耶不肖迹與心左動爲世猜已不當竄名
仕版而功令森凜若從家園請告有類驕蹇日
下不得不一起留署又與清光稍遠矣棲霞牛
首間不妨作芒屨遊先生其有意乎如此邂逅
正便於傾倒也至若坦率之胸削平五岳睢渙
之志堂闔八荒惟先生洞悉之倘有不相信者
能揭其肺肝而暴之皎日乎真所謂一言知己
七尺罔酬者也辱崇信見存缺焉踈報茲將疏
簡致上興居伏楮惟有銘載

錢中堂御冷

自聞老先生爰立之命盤舞累日遠近同志奔
走相賀喜明良應運自天作合而太平可計日
待也不肖白門之行裘裒未決因欲抃手堂堦
効王裒之頌遂假裝就道前月十七夜泊楓橋
風雨如晦不意仙舟徑渡次早晤權關使者始
知之旋遣輕舸逆追三十里而前旌已過胥江

矣瞻望弗及可勝惋悵從此台光日遠未知何
日得遂樞趨憶自花磚逐武十五年來極荷老
先生破格知遇所以獎提承學蔭覆孤踪者不
但曲借齒牙抑且辱收藥籠今老先生際風雲
之會攀鱗附翼血氣所同而不肖方辭鸞鳳之
簪入麋鹿之羣行當寄傲烟霞何敢希光日月
惟企望名世大業爲廣厦之豐楹作洪流之巨
艦使外而烽烟盡熄內而荆棘全銷不肖得與
扶筇野老拭目太平有餘適矣 聖主英明首
出天挺中興勵精圖治法古帝王原非衡石程
書之比或於競綵煩簡之間折衷居要則政無
屑瑟而事有綱提今何敢望劑嚴用寬第求嚴
之得其當耳亦何敢言舍內信外第恐內之未
必勝外耳若共天下者惟士大夫不特人主與
臣下共而臣下亦自爲共苟非其人誰與致理
任人必憐才全才又未可多得棄短取長捐成

心階大道在荃宰宜同此心而上臣事君又當
以聖功之夾袋爲今日第一義也鄙言冒昧不
當輕瀆崇巖祇恃老先生夙昔提命之雅故敢
率臆以代野人之獻若不肖出處自審已久明
歲當有一疏陳請惟老先生道義成就之今未
敢草草也崑力代躬溪毛爲佈

周司李芮公

老公祖理潤城而春膏秋肅流被吳儂人能道
之至於綵毫麗句道氣文心含簪組之清輝
江山之秀潤此不佞所心醉而未能啣盃捉麈
共嘯傲于金焦虎阜間良爲缺事前騶從駐金
閭奉謁不值次日枉于旄又失擁篲鷄鳴風雨
蒹葭白露之懷計章甫公祖能具悉也不佞長
干之行祇欲圖乞身計耳第明春得免草堂之
移恐老公祖正應鋒車之召出處岐塗未知得
遂良觀否念之惘然

楊吳縣鳴九

不肖嚮在都門知辛未榜中有冠瑤簪玉笋之
班含珠茲寶瑟之韻者實心儀之未繇執鞭也
比借隣封忻沾河潤昨歲輕舸夜渡爲不逞所
侵即不敢遣長鬚相潤而貴座師轉聞之老父
母所以懲奸宄而存大體者德意良厚迄今啣
感近得仰借神君照臨下土托庇萬間之厦歡
倍恒情方出門時正值老父母在武闥不獨一
望慈宇殊用爲歉不肖嘗謂吳儂無它長惟三
代直道之譽不敢自後於古人凡造福地方者
愛戴之擁護之焦唇舌濡手足而不顧豈以此
狃媚于使君哉爲桑梓計也敝地凋瘵已極而
征徭甲海內其他鼠雀之蠹正未易數也寬之
恤之釐之剔之黃童白叟扶携翹企而不肖在
數百里外敬洗耳遙佇他日兕觥公堂當述與
人之頌以獻燕賀未申鴻賜先及聊抒寸楮以

陳縷懷尚圖端候不盡

徐太史九一

舟中言別目斷寬槌從茲以後有臆莫伸發言
誰賞凡所爲商略藝文咨嗟時事惟付之落月
殘燈空齋面壁而已朝局所聞日異嘉禾之特
簡已不勝揣摩叅其情形聽其緒論實有昵同
鄉之意至於白麻再降羣情惶駭就中机穀莫
可控揣而恒之借此以扼吭斯其彰明較著者
羽侯首擢其鋒遂下于理將來以巴輔桓如以
烏頭輔葛天下事尚忍言耶魯山逢此二憾不
知其同邑堪爲長城否瑕隙旣開政地無渾一
之勢一綫可圖其机在此鄴侯將入以待時勢
之可爲耶抑偃息故園謹避其鋒也比有便相
聞否又何策以振之家鄉快事全賴驄馬朔日
之舉遠近歡躍聲徹長干古人不可知在吾耳
目觀記中實未有也吾輩何可無一言紀述之

以存後世非欲狃諛使君實以垂戒粉里仁兄
目擊其盛須亟作一紀事詳述當日光景如班
史廢昌邑描畫如生迺佳耳弟不預此席亦生
平一恨意欲碑之惜未得其詳且有崔灝題詩
在也幸即留意得於殘歲寄至爲妙天如兄入
郡即以弟來中語示之文幣不敢不拜一毛爲
答尊詠奉展以見鄙懷

劉文石侍御

朱建集

卷二十六

七

憶十年前與翁兄相晤于魏忠節座上把臂定
交肝鬲互許嗣是滄桑遞變而吾輩浮沉出沒
于其中祇謂逆璫之後宇宙載闢凡號爲善類
者摩娑化日鼓吹清朝有餘適矣不意孔壬簞
煽雰雲載起而翁兄首被其戕天公莫問徒令
人扼腕咨悼所幸僑寓之地有意白兄爲居亭
而蓬翁爲之伴侶嘯歌觴咏當不寂莫一身去
留知有道不以縈懷所共祝者世道之清明中

外之提福耳當翁兄出都時弟迫欲一晤不意
遄發抱歉至今惟時從意老處聞起居住勝爲
慰今屬有便郵率爾布訊若論縷懷千結即累
幅不能盡也百惟珍重自愛

朱年姪彥兼

朱建集

卷二十六

七

尊公以九月廿一日因送異度業師與不佞言
別于胥江之舟次時神明無恙不佞瀕行欲來
一晤匆冗未能而尊公惠我以珍貺手書見存
情詞斐疊何經旬之隔奄忽至此始從家舅聞
病狀繼從小兒得凶問聘貽彌日寢食欲輟天
不佑善何至於此吾黨失一師表鄉邦墜其典
型云亡抱痛不獨爲歲寒兄弟中路分携也老
侄至性風植文譽蚤騰不特克紹青箱抑可仰
承素志尊公易簣可以無憾但不佞歸後每見
老侄容色清羸嘗嘆謂禮記所云戚容稱其服
者于茲見之今此一番衰毀又當增其枯削萬

惟勉加饘粥以慰未瞑至於倉卒大事不知作何措辦恨相隔一方不能少効綿力或恃有九一諸兄在私謚以孝介二字爲妥慶門天倫真趣不佞曙之最真須揭而出之以配忠介見兩賢各荷世道之重不可以出處岐視也銘旌當書鄉進士孝介先生朱德升之柩庶爲允愜諸君子當以鄙言爲然日下尚欲作一小文以脩玄水之敬臨楮痛結

劉相公是翁

自昧問候荏苒數年而寸心縈繞時在老師之側也追憶絳幃環侍玉班森立龍門之房杜若於不肖深相期許而逆璫煽禍則以刀俎懷憂聖主當陽又復荆棘橫出既多方而阻抑仍借事以芟除此其故不肖不敢盡言獨是浮湛數載殫竭苦心雖乏明著之功稍有陰維之實海內同志間能悉之而填河未效載溺乾膺不

肖亦爲世道其之矣昨歲闈事竣局便擬爲乞身計因束於功令且恐忌之者再逞其毒迺借留院而行然三山雙闕雖佳未若故園之爲適也茲已蒞任矣聊以卒歲行當尋遂初之賦未識老師以爲何如白麻再下中多紛紛揣摩世運莫知底止獨樂園中正可靜觀時變將來撥反擔荷天心定有屬也再辱手札慰藉良深久闕奏記日夕輾轉祇爲一身進退維谷愧無以報知己今至白門先陳積悃涂父母精詳愷悌無媿循良向在都門知老師肺腑之戚百事披肝奉告里居一載沃聆神明之頌間有小小浮議不肖隨剖心矢之今已上下交孚矣潘茂先身後蜚鼠未息見其嗣人泫然興感新都二義一慘死一天死何彼蒼之夢夢耶或當式昌其後恤孤拯急惟力是視寧使其有無鳩之賦解中丞固善類領袖皈依老師有素豈翳鄙言茲

以空函附潘生明春更於劉江老處申候拙刻
先呈教

陸方伯筠修

年翁才品資望蔚然爲朝野共推非一日矣三
年前臨軒賜問敷對稱 旨者皆傳誦年翁爲
第一至今日而仍冠甸宣之班雖升陟遲速總
視其靜躁然世局寧有定評哉弟入留都聞中
州之寇轉棘若年翁此時以輯瑞行誰爲幃黃
流之水使屹若崇墉賊不敢飛渡中原騷擾憂
不在一方弟亦不敢自後於杞漆也永署中此
心如惓若弟之偃息留署正如老僧退院可以
簡勞可以藏拙可以消世人之忌又可以讀書
學道無往非便宜事知我者當舉盃遙賀願以
煥詞相慰勞何也但此地亦無樂久處即當尋
青林白社之盟耳

姜少詹燕及

自弟南歸後未嘗覓便與年兄相聞而吾輩心
期豈視郵筒爲密疎也數年來都中同志以年
兄大用之早晚卜世運之泰否春間有相聞者
知羣賢推輓不遺餘力而弟從林壑間盟心而
禱此豈爲年兄哉所賴以匡扶者大也琉璃名
貯行可見端今宜麻稍稽而一用再用魚貫無
前知特簡不遠矣半月前家母舅過金陵時再
用之 旨未下弟作一束爲象兄慰仍以年弟
署名書發不兩日而象兄憫然揆席矣豈可以
兄弟通昨又寄信家舅追還此書 聖主舉動
往往出人意表片楮傳宣有不待師錫而得者
况年兄物望所歸又當寧所洞悉乎雲興風冽
卒然而至此一書也又恐追之不及耳但事理
尚費揣摩而情頗多惶駭有心共照何俟吾
言揀稍芒以參未化冬霰爲春陽望年兄端而
追矣入朝在何時善人在內隨事可以補揀

徊未入或亦藏器之道乎年兄自妙有斟酌非弟所能贊決也若弟之暫赴留署正欲爲乞身計恐家中上疏跡涉驕蹇耳然非年兄當事耽耽者未知所終一丘一壑亦未易言也率爾布候小抒菀懷劉江老在此不妨作鱗鴻之便

門人朱涇陽

足下試爲令而聲價燁然此時架輕就熟正如組如舞之際第宜成則矜激易弛望隆則猜嫉易起慎始及終獲上信友所宜倍爲勉惕也因足下倦注慇懃等於骨肉故敢深言及此幸鑒其悃忱而采聽之然此迺不佞迂戇之言知足下自有徹底精神毋煩過計耳關中荒亂相仍聞貴治田疇廬舍猶存太平景色而拊循勞來之心當時時不忘常使官與民相依若家人父子何憂乎災侵何慮乎寇盜哉延安之清澗去貴治幾何其邑有惠元孺先生者當代第一名

臣也旣在關中不可不一通問不佞與此老絕無生平亦不勝緇衣之慕耳并致此意音問稠疊不佞旣愧不敢當而相貽者似太逾格嗣後母煩以鄙人爲念致役人寒暑中重趼奔命亦所以折銷吾福也裁省爲囑此正吾輩道義相成之愛耳

文遠集卷之二十七

目次

家書

與男宗典宗昌

巳未二

庚申一

甲子二

乙丑三

丁卯一

巳巳一

庚午八

癸酉四

文遠集卷之二十七

吳郡姚孟長筆

家書

與男宗典宗昌

前見來書知兩兒俱有發憤下幃之志我心甚慰春日正長風光韶麗乃少年筆底生花之日不可不十分努力況有名師朝夕相對殘膏剩馥掇拾不盡但要自家取益耳讀古書是才人活計又須善讀善用只要勘破書旨打開心眼玲瓏活潑縱橫自在遇興到神來之境自有天然古文奏泊筆端不求古而自古不求新而自新此文章正訣也至于古今大聖賢豪傑快意之事與治亂興衰之要則讀書人不可不知吾每見朋友自八股而外他無所知心甚鄙之爲吾兒者不可效他人做一寡時文秀才也至囑至囑

右已未自京師寄家

中之一事全係定數而座師必有三生夙緣
頭場既出自覺滿志謂可命中矣孰意謄錄生
將我伊尹聖之任篇裂去四股僅存大半篇而
對讀生將極碎極惡之字添註其旁全不可識
房師王夏老讀至此篇細閱幾遍不得通曉其
意遂欲置之及讀至一論又擊節鼓舞不已復
翻頭場細細批閱將孟義增添之字以意譯出
逐字改正以呈於總裁韓座師韓師謂此卷洵
可中然孟義增添糊塗如此我再三看尚不明
白可將此卷發出外簾重謄清楚以便批閱王
房師固爭之謂文字既加圈點發至外簾則走
漏消息別生議論殊不便容晚生領去再改清
楚而後呈之於老先生何如韓許諾房師領卷
下來將孟義復加改正命書辦將藍筆謄出一
篇粘於硃卷上以呈大座師覽之爽然乃得批

中其得中之故以此中而不高之故亦以此也
向使房師畧不耐煩以謄錄糊塗之故而遂棄
置或如大座師之言發出再謄則外簾一傳播
事體遂不妙矣房師此恩等於再造與尋常取
中者不同而場中以吾卷一論冠場二十房傳
觀殆遍人人嘆賞及拆號得吾名又以知人得
士爲王師慶王師亦深自喜但以不能力薦前
列相對之間深抱歉也同年中有胡廣彭祖壽
者年僅二十許神若秋水嫵媚近人所在之處
人環聚而觀之

王上喜其名之壽而又聞其年之少也頗屬意焉
人揣摩以爲必鼎甲而今僅得三甲傳臚或居
館選未可知也雲南雷躍龍年更少聞其真年
紀十七耳二兄皆未娶兒曹努力鼎甲乃天下
福人如吾鄉會同門孔開仲其乃兄癸丑館選
而弟以榜眼並居木天亦二百年之盛事自昔

年費宏費家而外未見其匹也吾生平不敢覲
覲鼎甲而鼎甲之外莫妙於三甲之中行蓋既
無推知之風波又不至如部屬之平實今殿試
爲三選之選頭非中書則行人矣選期在十月
吾以祖母在家朝夕倚閭又典兒未婚急於求
歸六月觀政既滿卽作歸計俟明年二三月間
奉祖母入京乃始就選雖座師及同鄉先輩必
要吾考館以補蘇州翰林之缺而此事願非吾
所欲萬一考館而得留滯於此祖母安得來見
安得婚乎遼左喪師東事大壞殺四總兵一兵
道殲我軍七八萬人遼陽將非我有而東虜欲
窺山海關此又京師肘腋之憂也都城之內人
情惶惶遊宦攜家者皆星夜作歸計吾所以不
欲考館者亦未免爲此恐貽祖母憂耳

右同前

得家中書知典兒欲來見我之意與昌兒決計

要考之志欲來者孝思也欲考者銳志也此俱
是正經念頭吾所深喜但水路甚遲吾只爲汝
祖母身子不耐馳驅所以決從水路縱使出門
在七月初旬亦要拚十月內纔可到京兒輩若
來父子久別豈有不住一兩月而過往過返之
理只恐九十月間也要考起典則已冠已婚豈
可不考科舉舍科舉而考遺才費力倍常喫苦
倍常何故爲此若果能奮志青霄明年曉簪
中會試入京豈不快意昌兒到京後看其光景
亦可進場再作道理若昌兒不來祖母誰爲侍
行吾心上如何放得下典兒來萬一耽誤考事
則兩失之矣吾乃少孤與祖母相依爲命今祖
母年踰六十豈可經年不得見面吾與汝皆男
子皆有丈夫四方之志宦途中燕南粵北亦是
常事區區定省豈吾之所望于賢子哉勉其遠
者大者而已大都遇事欲老成心曾欲濶大見

地欲高明以此三言爲兩兒書紳之助

右庚申同前

在家應酬旁午不得從容父子相對談藝文及家常事比別後惘惘若有失也兩兒出門後文興如何以質之高明者亦謂有少望否吾言在家中已盡只是大兒力求新越次兒必須光瑩大兒要緊次兒要亮大兒切忌陳冗次兒切忌造作大畧如此若要細說則家中舌敝耳聾不能盡而今日能盡之於片紙乎兒曹若思爲父者只是嘔盡心腸做幾句好文字楞嚴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也到京一味閉口切莫見一客多一事用功之妙臨場只是養文機將自己得意文字時時哦詠到則拈一題以鼓舞性靈如斯而已勿渙散其氣勿苦窒其心又切勿於頭場前分心後場使意緒雜而不純記之

右甲子自家寄南都

此番之別大難爲懷一爲數日聚首頃刻不離此從前所未有一別之後笑語頓歇惘然若有所失二爲父北而子南無一人相依父子三人共侍祖母歡笑燈前未知又在何日三則文戰不利固爲常事亦未免添一層懊惱且此番一試兩兒各有幾分銳氣吾亦不無一絲癡想所以既別之後見場中題目紙猶遺在船內又見昌兒所抄各省直題不覺心中酸痛與當初自己失意時無異天性相關如此兩兒念此三種意況其何以報我其何以慰我非奮志努力決定圖一出頭日子三年之後又如今日又使我懊恨一番于心上過得去否功名利鈍自有天數至學問成敗其機在我汝只還我一箇像模像樣的秀才篇篇文章看得過次次考試立得定識得千古上人曉得世局中事則吾願已足

而汝兩人所以報我慰我并念念不忘我者盡在于此此外則天公爲政反身脩德祈天立命則吾與兒共任之固不敢盡數諉之于天亦不復盡情責之于子也吾又不患兩兒不用功患兩兒用功之不得法舟中言之既盡想猶記憶不必再說此紙各錄一通時置篋笥以備省覽如見我也

右甲子清江道中寄家

祖母一病纏綿迄今四十餘日矣尚未離床褥雖大勢已定而肌肉盡銷轉側須人咳嗽時發時止一發則夜卧不得寧薄糜每日三四盂時爲之減此等大病從來所無倘得邀天地祖宗之庇得霍然病已雖一歲九遷其官旦夕宣麻其樂當不過是於此生中更何所求便作終養計矣至於時事可駭可涕不獨唐宋黨錮竄逐流離之慘而李膺范滂三木囊頭其禍再見於

今矣觸事傷心豈能宴然立於人之朝惟以歸隱爲第一義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

右乙丑自京寄家

祖母竟于四月廿八日巳時捨我而去矣其五十日病狀前書中畧盡之一旦至此吾便當剝心碎首相隨于冥冥而遺魄未歸無以見吾父吾母爲此強留視息汝祖母病中念兩兒甚前一日家書到猶命吾在床前念誦汝二人雖猶猶子也聞此痛心不減于我今含殮已畢卽日圖南還汝輩亦不必遠來且無益于我只于六月下旬接到揚州遠則淮安切不可過淮卽渡江亦要仔細世間慈母以吾母爲第一世間不孝子以吾爲第一吾若苟延殘喘送汝祖母入土不爲泉下之人亦當爲世外之客矣渾身是罪萬念俱灰痛切痛切腸斷腸斷

右同前

丙舍漸成規模兩日意緒稍適但昨有新聞周
蓼兄被彈後湯本沛欲得上林監求見倪文煥
深詆蓼兄且有下石之意小人情狀乃至于此
可恨也

右乙丑風樹堂付家

與兒輩關門言別吾次日卽入山兩日秋暑轉
酷甚念兩兒在舟中得毋煩紆耶不知以何日
抵甕城果從龍潭宿棲霞攬江山之勝助筆端
雲霞五色否時事未寧吾本不作奢望而兩兒
筆墨間各有一種騰昱之氣似不容遏抑者不
知造物之意云何此等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惟有盡人以聽天而已今科取文恐不敢爭尚
新奇然平正二字吾所厭聞大都以靈暎爲主
而出以自然之璀璨意到筆隨神流天動必有
不求奇而自奇者切勿墮狐涎鬼窟中也重句
勿用拘句勿用晦句勿用險句勿用但使典兒

英鋒陡露昌兒爽氣撲人則駸駸與富貴相逼
矣其粗者則頭場要對題目春秋年號後場表
策擡頭判則頂頭與寫表不同之類慎勿以三
年之功而誤于一字進場衣服要細細點簡進
過頭場二場或有草稿紙偶留袖中必須留心
收拾勿道進過一兩次便看得容易不在心上
也慎之慎之吾此字須朝夕一看卽爲念我也

右丁卯自家寄南都

一月以來邊警流傳卽報斷續江南一帶必有
訛言煩興不知京都作何狀矣宗社有靈兼

皇上

如天之福虜騎薄都下者十餘日不過零星
搶掠在南海子西山等處擄人財淫人子女爲
寇盜之事而已未嘗攻圍有大志也自二十日
與袁督師及滿帥再戰虜亦小創勢甚渙散且
真達子甚不多多不過數千半是中國人降虜
及逃兵亂兵假達子擄掠且真達子亦多云是

東酋非奴酋也東酋是表自如所素撫爲款奴之地者以此表不得辭其責且遵化既破兵部調滿桂侯世祿救薊州表皆撤回自恃兵力有餘何不扼薊門以西使虜騎不敢長驅而提兵間道入京致虜肆無顧忌直搗城下此其罪不小乃流言四起直謂其通奴勾引入犯別有他志語覺太過

皇上赫然震怒因初一日

召對拏送錦永獄祖

大壽是表之心腹將也領精兵七千在城外因表被逮竟潰而去此去或自叛或勾束勾奴而求俱不可知城外援兵四集俱孱弱不足恃所恃者惟關寧兵此兵旣去中外無倚且激成病公之病後來便不可知此大憂也目下近郊已無虜卽東而通州一帶虜俱蕩然徑繇西南破良鄉又破固安今聞往霸州矣若得勁兵數千追而擊之虜可盡殲而兵旣不精且兵部之號

令又不行今朝廷之所倚任者惟滿桂而桂亦偃蹇不前以兵不足用爲名惟俟醜虜飽其慾而去然西南一帶不能出口若去又須過京師不然則繇昌平此皆可虞者以大勢言之目前必無恙而我之藩籬旣破虜旣窺其虛實駕輕就熟又有祖大壽爲之鄉導明春再舉危乎殆哉國事如一漏舟搖蕩于洪濤巨浪中竟無一把舵者僅一系剗陽不用之於內而用之於外忽而通忽而關如奕棋之不定二三大老悠悠忽忽一籌莫展獨一

皇上焦勞於內終奈之何

天威震疊大類嘉靖

庚戌而迅厲過之司馬司空皆下獄唐興公亦以城上火砲事下獄而管振之以懸簾事與四工部各廷杖八十今尚在錦永獄其一爲許觀吉已斃矣兒輩聞之皆可爲膽驚心戰不獨爲我在危地也爲臣子者當此之際自然以此身

付國家更不作第二念以此心中泰然更無一絲恐怖亦無一絲牽掛且日下事勢或保無虞所憂在再舉或在明春耳兒輩憂惶無益只安心讀書亦萬勿遣人來一路非虜騎充斥則盜賊縱橫孤行獨宿者多遭毒手且差人看我何益俟事平後我自自道理至於吳下若因邸報不至訛傳紛紜足以搖動民心書到後可與老成相知者轉相傳告母爲道路之言所惑以致

二祖

列宗之德澤正未艾

皇上神聖千古罕儔萬無潰敗決裂之理且虜已退今都城外無虜矣惟綢繆牖戶保固疆圉爲廟堂急着耳地方諸公若不知京中事轉相疑慮則不妨將此字謄出送陳父母一看托其轉

聞上臺萬毋爲流言所惑致地方生心也切囑切囑語不及私統俟後寄

右已巳自京寄家

元旦得家書知兩兒以虜警憂懸之甚是時想僅聞遵化之破未知其直薄都城也而驚惶若此若知十一月二十以後事其心膽俱碎又何如矣前書所述者乃虜至城下又去而破良鄉固安此前一局也至十二月十六日虜在良涿者轉而至都城是時滿帥任總理雖提重兵實皆烏合之衆徘徊城下人多議其不戰者猝而當虜十七日一戰大敗我兵三萬餘人被殺者萬餘存者皆逃潰大將如滿桂孫祖壽皆陣亡其他黑雲龍麻登雲皆無下落申甫本一無賴謬膺知遇亦被殺于蘆溝橋重兵宿將幾盡于此而都城猶不至震動者以虜原無志於攻城小小衝突輒復引去此皆

天子威靈所嚙攝也見輩不見唐時事哥舒翰一敗而玄宗出走乎危哉危哉是後虜騎復散處於土城教場海子菜圩之間惟以醉飽奸淫殺人放火爲事又有廿六夜刑部越獄之變逃出大辟強盜幾二百人城中益爲戒嚴斗米一百十餘錢煤價亦十倍於往昔每聞城頭砲聲皆相顧失色其不至淪胥者一間耳乃虜實徐徐引去至新歲則城下已淨盡但屍橫遍地慘不可言

皇上懲於蒲帥之敗不獲已用梁大胸爲總督旋又撤之而畱任馬世龍高史上疏一逐雲間一則徼宣麻之 旨三新叅皆踐綸扉矣蒲坂久危蜚語藉藉後浪相催自不能久最可笑者丁印趨猶以前年叙勞少一轉去年不得司成乘機發難直斥吳江華亭又發大議論暗刺蒲州蒲州遂從此註藉去志決矣此又在意料之外

者也外寇未殄內寇朋興長安片地非吾輩所宜久踞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然此猶吾輩之自爲計若國家之事着着皆錯用人行政如奕之舉棋不定梁大胸不作總督而代申玄渚任本兵此兄肝膽自佳才識亦朗但資太淺用太驟觀其骨相決非成大功者而在內在外實無一可用之人虜去京師又殘破玉田豐潤一帶且急攻永平而老營尚在遵化殊無出口之意非天亡則國家事正可憂也今捕酋又以挾賞訐于西陲矣帑藏如洗何以應之兩虜夾攻何堪蹂踐未知吾生猶及見金甌全盛之日否覽家報兒輩皆言以勢之緩急爲身之行止欲來同一處共存亡耶此甚無謂也見吾前書自當寢此念此書到日當是正月盡恐考事將動昌兒自有科舉事典兒只當安心用功以圖文戰但國事至此不特自己功名念冷并屬望兒曹

之念亦冷一丘一壑一腐一飮父子聚首以保
餘生不亦泰乎數日前有承差先歸而不及寄
書甚恨也

右庚午同前

虜雖未出口而三屯開平等處時時報捷捷亦
未必盡真祇是春末夏初天氣漸暄非胡騎長
驅之時我兵或稍稍展布耳然究竟在邊在庭
無一實着而朝端小人日夜欲乘機報復二三

東坡集

卷之四

七

君子不刪除淨盡不已此半月間因年例推升
吏科都臺省噤口無一人言者冢既肆行其意
而羣小佐之謂天下事盡在其掌握中氛祲愈
惡咄咄逼人方大任一疏痛罵東林而寂無一
應此等光景豈可以浮沉取容貽天下萬世之
笑吾之欲歸又何待言只爲 講筵又開脫身
不得又日來爲 誥勅事所苦人至四十餘文
則四百餘矣真兩腕欲脫也兒輩寫家書多有

可取而昌兒能知洪橋之捷爲僞及懸料時事
多中窾但毋作駢偶四六語蓋習爲駢偶文字
多不流走無天馬行空奔騰萬里之勢吾之所
以得意四六者因秀麗中不失流活又能一句
一轉於組織之文而能暢其所欲言所以自負
兒輩度不能凡文章從史漢入者從橫矯迅於
今文古文皆宜若用排偶非便宜事也識之識
之

東坡集

卷之四

七

右同前

連得家書知兩兒念我甚苦今虜在遵永者雖
未出口而時有小小捷音春夏之交非胡馬蹂
躪之時轉眼秋高大可慮耳綢繆桑土茫無一
着而小人乘機遵會必欲逐去滿朝之君子而
後已宰詔一手握定所不必言荆溪畏憚名義
尚多匡救已爲彼中所不喜佛頭着糞語非真
佞佛也將頂戴菩薩而證佛果太真指日大拜

矣如此光景吾輩真一刻不可居前 御書差
垂成不果而三月忽又開講今進講復兩次矣
冊封差已說定俟輟講卽題安心且守初秋
節一家骨肉再團圓此句當不爽也

右同前

長安棋局真所謂日異而月不同前此發家書
時則大舅公已有上疏之意疏已具矣而尚未
決也至次日果上吾見近來小人鳴張言路寂
寂亦欲借此發舒華夏之氣故不甚阻之初次
得 旨甚佳及回奏疏與宰嚭辨疏先後上嚭
得 溫旨而 內批大舅公疏有文某挾私牽
詆不堪講官八字幸成周兩中堂卽具一揭以
講筵之體宜存力求改票乃得今 旨然有此
一番且閣揭中有令其請告一語大舅公似不
可留矣時事日非此着亦是博浪一擊其始羣
奸聞之頗急而線索通靈孤陽不能取勝從此

無復可爲矣吾之差久定而此數日間二三同
志謂大舅公旣去宜少留此不當示之以怯然
留此亦何益哉且一留便不免于主北闕而橫
目眈眈必有藏機以待者前日史堃典試一疏
原爲大舅公而發然唇亡齒寒必不能久居此
也典兒此時想已到南都可將此字另錄寄覽
以慰懸念

右同前

自五月發家報踰月不作一書者蓋爲時事紛
紜進退維谷自入京來意緒之惡未有甚于此
時者故事事懶散亦未可盡爲兒輩道也大舅
公上疏時吾見言路消沮正論寂然願一覩朝
陽之鳳雖非懲患而心甚壯之不知何人挑動
老嚭言此疏出自吾意嚭之恨我甚於大舅公
且謂我見呂繹軒上辨疏惟恐其復出乃懲患
大舅公爲此舉故其第二辨疏中遂有渭陽親

暱語夫吾兩人之親暱天下知之此亦不足與

較但亦不宜墨墨處此是時尚欲以封差行擬
于臨行出一揭應之豈料大舅公終無去法題
轉則閣中不可請告則舅祖自不肯而政府梗
以吾討定之差派與之遂使吾沾滯而不得去
豈惟不去又梗以北闡之事屬我所以前日何
象岡加服俸而吾不得一轉無非爲試事也典
試美事在諸老亦爲美情然此時此勢惟以去
爲第一義北闡從來風波之場而羣小耽耽注
射于我又何樂于爲此只是千言萬語舌敝耳
聾辭之不得惟念主司與士子遇合有緣三生
註定而毀譽休咎皆有定數只得以身聽之而
已南場已定姜與陳昨日題差矣姜燕及論文
取靈快而不失古雅艱棘晦塞固新令所禁呆
重癡肥亦識者所不喜惟沉厚而歸于雋爽新
穎而運以輕圓則百發百中矣兒輩其勉之勿

年年爲人作陪客也

右同前

大舅公以七月初九日出都皇華在途真是班
主之行吾留在此欲請告不得而政府強以試
事相屬此之非美差實苦差也辭之甚力持之
愈堅今且杜門註藉到臨時斟酌物情以爲進
止然大槩不可辭矣得一百五十八名舉人門
生何如得一箇舉人之子從來父未有不望子
子未有不欲副父之望者然皆有天意存乎其
間且勿論成敗利鈍卽力量之滿不滿已意之
慊不慊皆天也又未有滿吾力慊吾意而不造
化生心者運想落筆總是鬼神而平日操演之
熟運與團練之工夫盡從此時湊泊吾與爾曹
言之久矣到此際又何言哉又何言哉可恨者
滿擬以封差出八月初泊舟江上看汝輩塵
戰而今不果所願側耳懸懸吾心汝心可以相

照也

右同前

自廿八日揭曉出場已半月餘而不寄書者因目望兩兒信也昨早聞解元信因全錄不到尚有癡望今日見全錄付之一歎而已吾在場中每裁去一卷必念及兩兒恐輕易塗抹文字將有以此施之吾兒者而今兩兒皆不中得非所云坐公堂完業報耶爾兒近來文總坐不靈快吾人不賞心但兒輩自己望中之切與用功之苦可謂憤悱極矣而時命未順奈何奈何回思丁卯之秋同臥靜軒望報不至號咷痛哭而去此景如昨年事漸增悲惋必甚每念及此吾亦爲之酸泣况兒輩身當之乎至于維斗之發解天如及鄭管諸子之高掇文章固有定價火候既到丹頭自熟厚養而徐待之在兩兒終不失作箇中人也可引以自寬毋爲鬱鬱吾在場

中事事仔細發榜後衆論翕然推爲得人解元有局度有脉理北士中所難又得一奇士爲第二十一名韓四維則陳子甫之亞也獨出于昌平更可念耳近事不敢言吾歸心甚切得便即圖請告矣向不言及此者望兒輩以計偕至也今不去復何爲哉但行止尚不從人更須商量以俟後報

右同前

見錄後有一書付報房想已到矣兩兒功名念重年歲漸增且見同志者接踵巍科此番懊惱必甚然文章固有價遇合亦有時奮起精神三年倏忽悵悵無爲也吾向者庚子癸卯兩下第皆以憂鬱成病已酉已踰三十矣一不中卽結社作文興轉勃勃至壬子遂得之可以爲勸戒也今且置是事勿論惟吾邸中寂莫之極思兒輩一來聚首而此番必該昌兒出門此不待斟

酌者但長途迢遞家無幹僕又無老成慣出長路之親戚遙遙三千餘里又兵戈搶攘之後我心如何放得下只得待閑中畏自閩中還附之同來中畏過吳門必在十一月至臈月到京我此時或請告出京不可知然流行坎止各自有時亦性急不得也總之昌見以必來爲主又須以附使客同來爲主萬勿獨行以貽吾憂朝事俱不暇及見邸報可見一班豈特鳴憤被刑孔子當至河而返哉北錄字字出吾手十月朔進呈後方可寄歸也

右同前

作文只是發意爲主而琢詞次之琢詞不特費工夫亦能傷氣惟機流神王筆端五采自然而生如千軍萬馬不待指麾而只視一將爲進止此則應運發福之文耳場中寫字筆畫多少經題年號表題擡頭俱一一留心點簡年愈老膽

愈小閱事愈多慮事愈早則我之謂也勿以爲迂種種說不盡惟有上祝天地祖宗下願累世積善而已汝輩但知枚卜而不知召桐城乎見在者其非 聖心所倚注可知亦世道之慶也若我得少結留院之局優游林壑中看汝輩書香再馥其樂無涯矣此時何時而可作一毫癡想哉

右癸酉自家寄南都

大舅公至白門得兩兒第一信感懷聚散各自斐然舅公言朱年伯病狀殆將不起不勝惋痛既盤桓三日昨至江干送別而歸則見家信至急啓之知德升長逝矣德升與景文一死詔獄一死牖下而祝予之痛則一也知道信馳來惟以私謚相商所擬數字未嘗不當然有腐氣未見崢嶸余以孝介二字易之德升之孝余獨稔知且以配忠介皆彞倫之大者庶不負此舉耳

今早忽傳老烏復請閣員而 上特用巴縣竟不繇廷推得之蓋踵已巳冬故事也此間又競傳嘉善之拜全賴老烏業已合爲一非復舊時行徑矣若巴則天資刻薄學術狠戾向雖密于荆而其作用則堪爲烏之後身如此繩繩相繼世道永無清明之望且一番伎倆何其取二旨如寄而 聖意又殊不可測天下事勢從此可知而吾輩行藏亦可以自審矣并與兒曹聞之

右癸酉自南都寄家

此間應酬比京師少十之六比家間亦少十之四也頗以爲適但蚤晚間兩兒俱不在側無一人可談頗爲悶悶錢御冷皆言其全入于溫余始未信今早有一書來甚落落可笑語氣皆與往常不同所聞當不謬矣孫魯山再疏其氣甚勁惜無有應之者日來晤九一天如否兩兄亦與鄴仙相聞乎不知何以處巴縣也兩兒近來

有何工夫有何制作下第後又數月矣卽時文稍遲而詩文之類須不時遊戲使筆端有飛舞之趣爲妙若論汝輩所短只是矜重填砌之意多而馳驟縱橫之氣少損其有餘補其不足則折挫一番又有一番進益勿謂文可望中而不中天寔爲之也念之念之讀書會何以不舉吾郡諸名下其才富學瞻者幾人遂甘心讓雲間乎并以此諷諸君

右同前

前作家書後隨見邸報時事大可慮散館兩省中一以論東廠一以論巴人皆得罪而羽侯至下于理尤爲可駭然羽侯此舉不媿當年呂誨矣 上逐莊給事而旋易東廠則轉圜未嘗無機也昨有人自京師來言巴人之得乃烏程之特薦以爲傳法沙門耳巴密于荆又轉而之烏烏以此自固未必爲報荆也若荆之與烏原不

甚分吾前日已窺見之矣鄴侯恐未必出卽出
亦何敢再撓其鋒昨春三臺省下獄曾有一人
再吐一字乎然如此做法畢竟是速敗之道吾
又以巴人之相而決之耳典兒所言南中學動
益增其疑甚合吾意然南中之人其軟如綿雖
鼓之舞之莫之或應吾在此總非終歲計流行
坎止靜以觀之亦自有趣正不欲屑屑與人爭
進退也

東坡集

卷之二十七

書

與張安道

右同前

卷之二十七 終

文遠集卷之二十八

目次

家書

與長男宗典

丙辰一

庚申一

辛酉一

乙丑一

丙寅一

丁卯一

庚午一

辛未四

壬申一

癸酉一

與次男宗昌

乙丑二

丙寅三

戊辰二

己巳五

辛未二

壬申五

癸酉二

目次

文遠集卷之二十八

吳郡姚孟長筆

家書

與長男宗典

吾在此每念典兒試事爲人父者現在之力已盡更進得一步則汝又增重得一分然從來未有父兄而不爲其子弟未有賢子弟而專靠父兄者好自努力好自努力

右丙辰自京寄家

知兒以正月加冠二月婢姻冠婚既畢儼然成人矣此心欣慰但不得在家申醮戒之詞觀合卺之禮使兒煢煢然似有父而無父者親友書來皆言兒溫然有度每事中竅果能如此實慙余懷兒書中求吾訓誨之語吾之訓誨何待今日兒既讀書書中古聖賢語誰非面命後學者亦何待吾誨惟是祖母辛苦守貞撫孤成立以

有今日而汝母蚤背又以祖母而代爲母且無論汝母身後自從生汝二弟祖母領汝在身邊朝夕撫摩推乾就濕兒今年登弱冠試想從來一粥一飯一絲一縷非祖母誰爲食之衣之者如此深恩真同罔極兒天性溫克不若吾之疎莽晨昏溫清疾痛抑搔固所以代吾之職亦汝兄弟所當自盡之職也婦道以孝謹爲先事太姆竟當如事母房闔床第之際無耽燕佚亦須以禮法交相敬種種念之

右庚申自京寄家

前從注如石處得科舉信爲之喜躍蓋吾兒功名心頗緊萬一考不如意未免鬱鬱今得科舉借此奮發鼓舞以少年方新之氣更加淬勵天下何事不可辦但吾不在家苦無真正明師益友日夜鉗錘耳兒文須以尖刻緊健爲主場中雖有七篇而得力只在首篇當以全副精神注

之首篇得意則機神自來慎勿波波劫劫手忙脚亂也此間遼陽已失京畿之左臂去矣向使去歲留住熊芝岡尚不至此袁經略收降夷數百表裏相應以至虜騎方集內變先作三年以來費國家千萬萬金錢十萬萬生靈以爭此一塊土而畢竟淪入腥羶言之可爲痛哭今銅駝荆棘之勢已在目前而大臣泄泄沓沓小臣淪淪訛訛議論多而成功少猶然厝火積薪燕雀處堂之象今惟有借西虜以扞東夷而自金帛之外茫無一着可得其要領者萬一狡夷進窺廣寧而西虜不爲吾用且反爲之用則山海以東非吾有矣此皆事勢之明白易曉者三尺童子知之而當事大老懵然如醉夢中叩不覺呼不應天下事將不可爲奈之何哉周蓼洲初到此以任事太銳心腸太熱有疑之者有忌之者吾爲之委曲調停而人情猶未翕然也然畢竟

其受疑受忌處正是其好處吾兒書中言鳳翔
千仞云云良然良然餘言再寄

右辛酉自京寄家

家中人來見汝字知瘧疾甚苦使我懸念倍切
不啻身受其痛也盜汗皆虛症須大用參耆補
之我向見汝面色恐汝有病切切于懷久矣今
惟有慎起居精藥餌以俟其自愈不得性急更
加動火至囑至囑

右乙丑風樹堂付家中

風鶴雖多不若靜以待之守命觀空而外總非
吾輩事也然閑中未嘗不三思可逐時相聞

右丙寅同前

適聞得孫之慶喜躍欲舞我之盼盼于此舉久
矣得此家孫勝于得舉人進士此皆祖宗福祐
及汝祖母汝母冥中保護而來今早已曾焚香
拜祠否我直俟彌月乃克摩其頂耳三朝當先

爲命名也

右丁卯同前

連得來書頗悉吾兒下第後憤惋于邑之態比
三年前倍切年事漸增同學不賤無怪其然今
昌兒想已出門長途自足消遣典兒獨居更爲
蕭瑟此時惟多讀古書爲第一義但兒曹筆下
多近于排偶得非因我頗工四六習與性成而
不覺然排偶多則過于堆砌而少風颿陣馬之
意且肉多骨少詞多意少此皆排偶之爲累也
今願吾兒置四六不觀而專讀左國史漢并檀
弓周禮等書就中精潔者莫如左傳縱橫馳驟
者莫如史記氣脉之遒勁者莫如檀弓考工考
工猶與時文不甚親切若將左史熟讀而摹倣
之則古今何所不宜而于吾兒尤應證藥也暇
則看溫公通鑑及荆川左編將千古人物羅列
胸中出口可以成誦下筆可以成篇如此便爲

通儒矣卽不舉人進士何損乎況乎舉人進士欲逃之而不得也勉之勉之

右庚午自京寄家

正月間所寄二書想已到邇來無他事惟見進會場者橐筆吮墨氣凌斗霄彼其人豈盡出吾兒上而雄飛雌伏曼然不倫甚爲兩兒搥腕也三武生事因冒籍起今牽纏無了時駸駸逼人祇令吾增其歸思耳

右辛未同前

武生事原與內簾無干而小人耽耽想欲乘此以構我然其勢恐不能但近來科場多起葛藤各省被發罰者不少若引此爲例祇以成我之一去甚樂也近事有可喜者如袁張之被參皇上有嚴處之意語之執亦危矣天道循環物極必返羣小稔惡未有久而不敗者但此等好事我嘗勸荆谿蚤爲而不爲今上下同心俟其入

場而發之無論好人不曾做且拱手而授之他人恐蒙自此開人將有乘之者矣此其間更有隱憂焉兒其識之

右同前

長安棋局朝異而夕不同吾爲場事進退維谷苦不可言看此光景日日可去又未必真能去流行坎止毀譽進退莫不有數吾亦聽之而已昨知三伯物故不勝慘然此老只有些見小然亦明于大義饒有真性其一種朴野之趣令人可思可愛吾將來老于金涇意欲移之卜築相鄰以爲暮年之伴然平時相其骨法臨行察其病狀知其不久于人世矣修短定數夫復何言但吾宗寥寥數人一解不如一解就吾衰門而言亦可謂老成凋謝矣若汝兄弟僅二人無論吾現前膝下止于此卽汝母所遺復有誰哉何彼何此何可分又不待不分兒之心事吾鑒之

卽昌兒之心吾亦鑒之前聞其書中有別語此是其下筆粗率處汝亦不必出機鋒字句以報之也爲吾子雖不敢言名門而汝輩亦駸駸列于名流根本之地可露一毫罅漏耶聞阿鍾羸瘦尤爲念之阿祖作清宦不能時時有所寄甚媿也種種筆豈能盡

右同前

不寄家信者一月餘矣而此月中朝事邊事無非可愛可駭者援凌之師大敗勿論關外事不可爲而開門以至薊鎮三協處處單置傳聞虜有長驅之志此來光景與往歲必不同而中國物力又比往歲不同此憂之在外者也

皇上因封疆敗壞無一人可倚仗者赫然震怒盡臣下而譴謫之同時被逮者六人而武場一事規條創始上意專重技勇欲得如虎如豹之士而楊慕垣小心畏慎恐以文字被指摘故汰

去技勇之全者數人上遂以爲抗旨而逮治之羅莫江之事未結講筵已覺僂體至于宮寮侍從之臣搶頭于獄吏塗炭之慘狐兔之悲直令人有抽簪掛冠之思恨不能先機遠引以致于今日目擊而心傷也枚卜事起又有一番紛紜揣摩然今之國事至此以前一派崑以迎合爲精神若欲挽回匡弼引君當道恐韓范諸公復生有所不能而可不自揣度貽笑于天下乎且驟等速化俱非美事吾於此揆之審矣惟是孑然邸舍進退維谷孤寂之甚若內若外皆須照管望兒之來如望歲焉俟昌兒一至家汝便可出門閏十一月終旬准望汝到矣毋濡滯也

右同前

汝在此甚能輔吾所不逮至于朝夕宛轉言有盡而意無窮吾豈不能鑒之人去齋空風吹簾

動恍疑汝褰幃而入此際尤使人懷絕也前後
事有巧符者汝于己巳年以九月廿六行是晚
慘人于市今歲復然聞昨日早

皇上爲行刑事召閣臣及刑部商量甚久諸務耽
閣南院尚不曾具題未知今日何如若三日不
題吾竟上乞休疏矣決裂固不足惜卽耽閣亦
說不得蓋道理原該求去只是怕耽閣故委蛇
以成歸計耳汝亦不必以此掛念俟行李到
先收拾放舟昨日出都轎上無雨衣風雨所侵
得毋受寒何時抵灣爲之竟夕輾轉也文字批
去可細味吾言其漸向輕快一邊遵吾教矣然
厚薄濃淡又須斟酌今早推總憲是謝青墩頗
不妙銀臺推劉念臺妙矣而陪之者又何不倫
也附及

右壬申自京寄潞河舟中時宗典先出都
所商阿雙立主事固是吾兒至情但家廟乃萬

年宗祀原非殤子所宜預向來爲小詞立主亦
是一念情癡究竟非禮吾徐欲祧之如 朝廷
家所生母后昔安 奉慈殿今幸安于 山陵
意欲于丙舍建佛宇之後立諸殤主使其永依
三寶結來生善因庶情禮兩盡家廟之中事事
從吉故居喪不敢入總是情無窮而禮有制耳

右癸酉自家付桃花寓菴

與次男宗昌

適間家書到開緘知得一孫喜躍欲舞急入告
于祖母歡笑不已書到之頃因同考 命下報
者驩譟于門禮部官具吉服來聘好光景駢集
一時可呼之爲阿聘以寓吾應聘之意且爲此
孫將來識湯餅之資尚須後寄因卽刻料理入
塲此書到隨作數行以識吾喜百不盡一也

右乙丑自京寄家

昨見汝柬知此兒必不生矣終夜長歎衷腸如

割今早欲遣一人歸問信而苦無人又苦無船
適聞其歎令我哽咽念其嘻笑依人之狀宛在
目前吾因生鄰在家半月每早必含笑而來問
我此又我與他有夙世半月之緣也不然若死
於五十日之前則祖孫如陌越耳一思一痛筆
不能盡吾當初尚有虎哥卽汝兄上手亦有喜
哥豈頭生不利舊例然耶此兒吾甚憐之當埋
于新墳祖母生前不及見之庶可相携於地不
汝便請程邁伯與之商量家中頻頻駁雜恐風
水有不妥處亦要細細一看也

右乙丑八月十六自風樹堂寄家中

一番天變人皆諉之於火藥於蓼洲身上毫無
補救再訊之後又加銀一千前日其家人歸備
陳其慘毒狀聞之不覺嗚咽失聲汝兄在旁亦
唏噓不已想汝亦同此懷也此時已登鬼錄亦
未可知而吾輩聞之只得代爲經營但二三子

金一時何措借貸無門設處無術苦不可言吾
聞此信萬無安坐鄉間袖手旁觀之理所以不
能下來兒在墳上數日已作幾文可付觀考事
甚迫進取之路汝輩自當着念然看世局如此
總是一場淡話可歎可歎

右丙寅自家中寄風樹堂

兒是何病病暑耶微冒風耶抑瘧耶速請雲來
或孫繼雲一看汝兩人身子俱極不濟又似不
能慎疾者卽無病吾見其羸瘦之狀時常憂懸
有病又可知已謹之謹之念之念之

右丙寅自風樹堂付家中

吾在此甚樂虛堂蕭灑清風徐來借佛門文字
爲遊戲殊堪送日一切休咎都置之度外惟昌
兒病未除以此掛懷耳昨敏奴來遲半日不得
信令我粥飯俱不安也瘡皆以痰爲本病其標
病則或暑熱或風寒或有食乘之不化暑則多

用香齋風則宜用表散如紫蘇柴胡之類食則消導今此數者醫家以爲何居可據吾言而質之吾三四日間必到家看汝也

右同前

汝臥我床下依依數日臨岐酸楚之意達於眉宇使我泫然不自持然父子間各以建豎相期兒女之情非所貴也故遂忍於一割汝別我後不知作何光景想當於月杪抵家一徇爲我

集

卷二十一

書

與

門累汝碌碌數月今旣安閒便當杜門一意讀書殘歲除却應酬并歲暮紛紜尚有兩月工夫一箇月讀古書一箇月做舉業不可孤負也師無可親問一就正德升甚善良友甚多據吾意沈伯敏爲最以其鮮潤近中也且又同經得時時印證爲妙吾登陸之第三日方到南京停兩日今已到鳳陽之王莊驛更兩日便入河南界矣去家鄉漸遠風樹堂靜君軒時時夢魂環繞

此兩地者汝可灑掃焚香讀書其中守吾家規整吾素書父在觀志此之謂也大約庭除之內其清如水不特見汝爲賢士大夫子弟亦可徵名士風流縱使門無雜賓家無雜事而僮僕驕蹇地不掃卓不拭亦不成家範家中惟汝一人可體吾此意

右戊辰赴 召出門自王莊驛寄歸

集

卷二十一

書

與

京師葛藤吾以至誠至公行之猜構者亦漸熄大局之勝負角闕之玄黃總看蒲州之一來而蒲州之得君與否則又非人之所得而預也皆有天意存乎其間耳

右戊辰自京寄家

嬌瑞一案

皇上盡發紅本至閣中列爲數等輕重處置遂爲千古鐵案前以婦寺冠之而諸奸永無活路矣又惜閣臣及部院大老不能理其頭緒未免輕

重失倫且有遺漏耳今

皇上尚欲補足以盡國法是真大聖人作用也
汝近來讀書常在風樹堂否春日載陽春花方
茂當使筆底葩流與時競秀丙舍正讀書之地
何不拔身而往乎所談朝事頗有肯綮可喜作
家書頗見修飭而未見龍鬆凡作古今文須放
筆直抒而自有烟波千里之勢乃妙耳

右已巳同前

四月初旬因徐玄扈推補少宗伯此官原不礙
講筵而

皇上竟輟之閣中亦不與我相聞竟行題補今已
前員啓沃初十日因進講面恩矣此官本
儒臣極榮然聖明天縱敷奏爲難此兒所倦
倦望而吾所總總懼也又因侯木庵轉南雍出
缺已進宮庶掌右坊但去歲覃恩封典冬間
題過不便以新銜再題目下領勅命考妣

僅贈宮贊及安人耳姑俟秋冬間再圖歸計也

右同前

今早得家報知兒因熊紫琮之言念我勞苦然
已習慣不甚覺其疲且此生原不曾帶得清閑
福風樹堂三年極爲清閑則又不勝其憂患矣
又不若勞其形而安其心也吳縣公事公論大
明且祖函三以厥庫事旦夕有非常之禍而撫
按不盡知猶首鼠觀望大可笑也兒比來文思
何如但求筆下飛舞靈動便是發福之機用六
經典則語亦須脫化不可填實反障靈氣必須
新機妙緒相逼而來名理菁華隨心所到則命
中矣朋友中還是沈伯敘近中其他非吾所知
也

右同前

連得家中兩書談及世道大是中窾君心徑
實不除大人格非無力可稱名言至談及明哲

尤獲我心大舅公見之亦深爲擊節也近日之
與正人爲難者全在冢宰開羣枉之門張陰邪
之幟舉朝爭之不得相公爭之不得天下事又
將一變矣吾在此一兩月間甚茫甚苦因講
幄與誥命填委一時無分身法而應酬愈煩
畢竟不能卻往往寢食俱廢五十外之人何堪
如此故往往動歸興不特爲時事之紛紜也大
舅公復舉一孫吾欲以環女配之但念吾母再
欲聯一脉親垂之數世耳

右同前

汝兄已於廿六日同陸襄涵出都門矣計期當
於十月二十邊到家汝輩有兄弟之樂而使我
受岑寂之况把盞相對當爲北向而悽然也廿
六三鼓聖旨謬人于市所誅者共二十人而
四虎并梁夢環楊鎬張翼明高道素預焉政府
揭救面救至再至三上曰不殺此輩則逆案

爲無名蒲州曰此輩本來只是患得患失之鄙
夫耳上曰既然患失便可以無所不至遂誅
之惜哉其漏一曹欽程也然聖謨洋洋當與
天下傳誦之殺倪虎可告于蓼兄之靈

右同前

吾兄行後邸中蕭條寂寞之狀殆不可言此中
况味吾兄能知之亦能念之吾復細陳愈令兒
傷懷矣姑置勿道惟是阿環念哥哥甚切日日
到東書房尋尋不見便哭不止亦足令人惓惓
也此一兩月中無端爲枚卜一事不得清靜未
那求夜吾本無此意因舉朝人情以公心見屬
大爲見在政府者所憎遲之萊一疏本爲我而
發原是美意票旨欲明白具奏一指吾名便
將票出場事以中傷我無論無益而禍從之矣
故亟託同志者必不可提起我一字但以在遠
而資最淺者舉某某以對而後彼中之計沮一

推再推太宰堅持政府之說以塲事未結爲辭而吾此時惟以無事爲福更不復萌非分之想矣初意欲於冬間輟講後再申請告有此一番反不便遽請且俟閏月間將武生事一結看光景如何再圖進止秋間種種情狀吾見所悉事勢如此惟有聽之於天而已至於枚卜再推聖意似猶未愜數日間寂無所聞前廿四日大召對不提起一字則此局亦遲迴未結也狹路相逢真不啻刀山劍林吾之不爲錢牧齋者一間耳可歎可歎

右辛未十一月宗昌出都後寄家中

得汝閏月初一日書知已抵家吾心甚慰蓋因途中雖得數信而舟中遲滯又過河涉江種種皆懸切也今到家幸矣一番跋涉祇爲天倫聚首之樂於汝身上大覺無謂而吾於此歲中爲科塲事未了秋間求歸不得多悶少歡賴汝朝

夕笑語爲少寬耳今汝歸尚未知汝兄何日到想只在十日內外也懷妹詩甚有真意吾見汝不作詩以爲此事遜於兄今觀其紆曲處大有詩情已與汝兄詩同拈壁上亦池塘春草之思也然又不可專心於此恐爲舉業妨偶一遊戲可耳

右同前

傷哉幼女阿環明慧解人意本可憐愛又汝所最憐愛汝兄到此其愛之不減於汝忽于三月十七日出痘痘惡甚種種惟症無所不有宛轉床第備諸苦楚至廿七早物故矣傷心之痛與甲子年阿詞之殤無異兒女愛緣俱是業障達者觀之祇當付之浮漚起滅然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况其生前種種智慧似有宿根既受人憐及其死時種種苦惱又有宿業更增人痛吾爲此傷懷骨蒸發熱亦抱病不能出門者數日冷

早稍覺霍然乃作此書亦使見知之兒必爲潛然淚下也憶妹詩今猶拈壁上終不忍去更能作一首哭妹詩乎然勿太悽切悽切又增吾痛耳

右壬申三月

前日得書知七姪與煜興同時遊泮喜而欲舞徐氏未爲衰替但汝姊急功名見武子不甚奮迅又轉而望其子今得此可少慰之至吾家極其孤單自汝二人外無一青其矜者殊不足稱二百餘年詩禮之家幸有此子真祖宗之光吾之喜真不減汝二人進學時也

右同前

吾自五月十五註籍杜門欲完實錄便作歸計也乃託疾而真疾至廿二日因呂子傳携樽來與同鄉諸公相敘送客至庭中偶爲微寒所侵幾成瘧疾肩臂間時作酸楚右腕多無力五

指屈伸每不如意不知是濕痰是血少十年前修實錄黎明而起夜分而歇一月中趕完一年汝在此所親見今精力似衰於前夜間不敢坐工夫亦做不起俟半年完後不問武生之結不結定請告矣此實語也

右同前

前月廿二日聞重處之旨固知歸計必成矣比禮部疏上閣中隨出一揭欲爲講官存大體於考官中我獨免議上一改再改初意似佳忽一日旨從中出如此處分固意中料想所及且遂我求歸之志無所不妙但此事之起全是長垣修渭陽之怒至近日華鳳超出疏彼中見疑見恨甚于長垣正被論在家一日將武生一案從閣中完全抄去未幾熊壇石遣人來告次輔有密揭我即以告荆溪荆溪漫不爲意事之中變悉繇於此長安中人多知之者有人欲

發其事因我尚在此不便然不久必有發揮升
沉遲速皆關造化我於彼何尤目下所苦者因
新有孫三傑之 旨不許請告留滯於此以日
爲歲然請告太早似涉悻悻一月之後浩然無
疑矣出都定在九月度十一月可抵家文子兄
弟相聚一堂天倫之樂甚於三旌九錫身外雞
肋何有於我哉東事奴事無所不決裂中原又
多故此時抽身而出卽布衣有餘幸况微罪行
耶兒輩每婉轉勸我歸此番可謂妙於相成知
歡欣慰藉不着一毫芥蒂也內掃靜君軒外飭
風樹堂以待我長至爲期

右壬申八月

旬日來雖不爲小小浮沉動念而長安棋局終
不可知去國之人未免爲之縈懷苦無佳况昨
得家報知兒生一孫聞之喜躍見此時生子雖
不爲遲然亦其時矣各斯漸繁祖宗之慶家庭

瑞事惟此爲真餘不足道也看此兒八字是
印格身強力厚易養無疑壬癸兔蛇乙巳鼠猴
天干四柱皆坐貴人謂之羅紋貴人亦謂之滿
路天香格試問周公建是否乳名吾取爲阿香
卽非此格而取書香綿遠之意亦佳先以此呼
之徐而命名可也省中馮鄴仙吳昆池皆爲我
發揮一段固知無益亦見公論之不容泯吾兒
曾見否

右同前

知汝在丙舍甚適鄉城往來未免斷續但十六
夏至祀先近製樽罍甚爲古雅吾意尚欲以鐘
鼓絲竹侑之正在此斟酌兒不可不歸且八月
秋分汝輩往留都不得預祭矣明日必一歸十
六祭畢卽去可也

右癸酉自家付風樹堂

聞汝臥病菴中甚爲懸念果病暑耶抑微冒風

寒也兩者毫釐千里之隔且不可服藥還乘晚
涼肩輿歸與張雲來輩共酌之保身是第一義
況此時乎汝臥僧寮我心何安速歸毋違否則
我來菴中矣

右癸酉付壽生寓菴

文遠集卷二十八 終

文遠集補遺

目次

書牘

張業師異度

合郡公致選君

許武進約疎

劉學憲達生

徐孟諧

徐武子壻

又

楊奉常大洪

魏給諫廓園

徐中丞若谷

又

周宮庶挹齋

門人唐興公

又

曾兵部大雲

盧大名斗瞻

南銓鄭見義

吳侍御玄垣

汪侍御洲鳧

目次畢

文遠集補遺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張業師異度

癸丑

不肖自涉世以來祇見人情惡薄憐才者只在面皮口角之間响响數語便自負為熱腸而坎塲失職之士亦以熱腸歸之一當要害之際苟非首尾相連痛癢相關未有拖泥帶水濡首焦毛者小小齒牙獎借猶不願為順風之呼而況吾師此事豺虎磨牙青蠅濺矢能昌言而弗避者自一朴誠篤摯之沈湛源而外有幾人哉吾師細閱鄙言固知其有味也

合郡公致選君

己未

敝郡舊公祖陳蓮老四知皦皦風清弊塞單車就觀行李蕭然當此簞簋不飭之時而吳儂膏血不盡填豁壑者皆陳公祖所貽也其秉公持

正嚴重如山而與之談則藹若春溫襟心願
溢於眉宇所謂以古君子而作循良吏者此老
足以當之翁臺與敝郡相去密邇口碑載塗想
亦稔聞之乎近者遷副臬司而實之廣右其於
陟明之典稍有未盡雖官不擇地陳公祖本無
幾微芥蒂而遺愛在人不容墨墨故敢合喙布
之左右倘得亟調名藩以示優異是亦獎廉崇
正之一勸也吾鄉爲子民者大都以謹厚爲正
然巷議之口既噤而不敢發而緇衣之好又鬱
而不得吐則直道之謂何且後之蒞茲土者亦
何樂於爲善矣此言實出秉彝絕非陳公祖所
預聞統祈弘炤

許武進約跡

庚申

東西吳會盈盈相望文章聲氣於行卷中互相
來往雖未得與老父母班荆促膝揚挖今古而
遙聞茗雪之間有握如椽作大將奮弧者私心

嚮往願爲執鞭久矣不意文星德星照臨吾土
而隣邑獨當其幸琴韻方清花陰遍滿烏啼吏
散拄板支頤延見斌斌文學討州來之遺蹤問
蘭陵之故事縱簿牒鞅掌民瘼疚心而飛鳧到
處人享舒長之福家藏蔽芾之春矣謳吟藉耳
正擬櫟括一二以伸頌禱而瑤華見頒深致焉
收披讀迴環感媿駢集不佞弟困頓吟哦垂二
十年今業緣未除復守咕啤之局落落乾坤
一腐儒何足爲知已道如老父母望實騰
上諸公且虛左以待高議雲臺行有日也宰一
邑者宰天下之規局在焉願言珍重以肩鴻鉅

劉學憲達生

辛酉

徐念老行手書奉復言大疏之上與不上決於
一卜其間委悉臚具前書中卽仰體至情以浮
湛毀譽盡置之度外而遐陬董學之官賓與屆
期之日若使一人得遂其高尚恐後推者藉爲

口實候事嘗期總屬未便則銓部之立案而不覆覆而不遂所請與夫該科之叅駁言路之黜綴誠有如私慮所及者祇爲仁兄一念之純孝上可以格鬼神故稽大神以決之齋戒三日廼虔叩于壯繆始得一籤已明示不當請告之意矣弟猶以其語涉疑似理費揣摩復祈一籤而更與前旨相爲發明廼知神明之所指正其於人情事體灼然洞晰仁兄之所爲屢卜而龜從筮從者大抵根於有主之衷且龜筮雖古人所重近益渺茫而難徵而前門關廟之籤賁於草木下可以開愚情而精可以參元化想亦仁兄之所深信而不以爲迂濶爲俚鄙也家中湯藥定省有濟濟諸昆在旁令甲所載有兄弟者不得歸養

高皇帝豈不體貼人情而教之爲絕裾哉但不可
以風人臣而示以靡盬之義耳是日占籤歸適

接邸報見沈弘老太平十二要一疏末有人方苦黔地爲鬼鄉官于黔者凜凜縮步而不前等語又與去年之疏重重映發卽不占籤而仁兄大疏與之同時而上其可以伸烏鳥之情而觸豸冠之忌乎仁兄從此可以決計矣爲此作書付報房星馳奉復此書到日恐徐念老所携之書尚未到但弟視知已事真不啻如已事更無一毫心思不到之處仁兄不必展轉躊躇卽微裝啓行可也

徐孟諧 辛酉

久不聞問積懷如縷吾兄家門之事想已平熄此種公案但須久而俟之今當其通神炙手之時而欲與之爭豈特不勝將履危機弟與令姪蒼舒所懸料者十中八九其狂譖之不得張則天也夫已氏之肆毒于賢昆季宜耳仲容無端亦爲彼所恨觀錢山人之牘使人指髮亦使人

捧腹近聞仲容病甚可憂至不能預計偕又爲之徬徨不寐上天降酷一門必不若是慘終當勿藥耳賢郎信來言仁兄亦有小病想是鬱紆使然惟願善自調遣弟散館後卽欲歸今又匆匆改歲明春河流將泮卽乞假南矣菖蒲節近可遲我于生公石上也

徐壻武子 辛酉

久不作書相寄實坐冗懶觀試作明淨穩貼自當優錄若場中必有奇矯出人之意方可射眼然創爲新奇者又未可越于理此其故蓋難言之而未易襲取也尊公遵此意外之事破釜沉舟自當更決一戰南遊必挈足下同行倘或後先而往則典兒可與偕到南都毋出門毋見客將精神團結一處寢斯食斯無非是者日日做文可卽不日日做文可或奮腕疾書以發其銳氣或攤書哦咏以盪其天機但慎無點簡四書

又料理經事熟讀論表又翻閱策場日櫻其心而不得寧則大事去矣名曰三場實一場也名曰七篇實一篇也須識其輕重而注力焉毋自爲勞攘也

又 辛酉

得失大數不佞困頓此中者二十餘年春秋凡九戰而後結局雖不願以此爲足下例而渺茫不可控揣則僕所稔知今歲南中之信固目廢懸懸而常作一不可覲俸之想比知足下與吾兒兩敗人意亦復廓然無所悵望但足下與吾兒情均一體而亦稍有不同僕數年以來叨忝多矣一家福運能有幾何若使童稚有非分之獲是不祥也尊公以磊落雄姿半生坎壈所未能取償于造物者或足下亟償之而蕭寂門庭依然如故伏戎窺伺山鬼揶揄一番懊喪徒令尊公短氣耳硯田不給資生無計臯比片席難

于百城雖不佞無能爲足下畫一策姑俟明歲
南還更圖方略三冬可用功讀書從來解悶遣
懷二字最足悞人須早着鞭無浪擲也

楊奉常大洪 壬戌

昨歲得手書迄未奉報因書中有裏言未免捉
筆躊躇玄樸丈歸正可作書郵柰榜下之日適
有事于山陵往返三四日玄樸已倣裝行矣

萬緒千端無繇向數千里外傾囊倒峽喉嚨間
時常有物格不得吐此中情形老父母從邸報
中所見者十之二三耳至若閃爍變幻有虺蜴
不足以喻其毒魑魅不足以狀其狡者決非紙
上可尋卽所號爲端人碩士亦多明於溫故闇
於知新寃現在而追既往甘心入於魔涎毒霧
而不自知許大長安欲覓一解人難之難寡之
寡矣試問舊相舊銓之所以去舊璫之所以去
舊經之所以獄則知呼吸帝座叢神煬竈官府

疆場一手握定者此其人何人大僚臺省未必
無雲梯仰攻總是當車之螳螂撼柱之蜉蝣而
齟身插入爲之簣鼓遊說以吹散賢士大夫之
心者吾黨中未必無其人此則正邪消長之大
關也家舅作句牘第一人此亦是世運可亨之
機若敝縣銓司周蓼洲真世間奇男子冰壺作
骨秋月爲心而一片熱腸有從來不甚相知及
本無半面之人而濡首焦毛嘔肝剔膽忘熱
以相爲者如明舊相之有功爭舊經之無罪
爲老父母權出處定科缺皆其所日夜而籌念
茲釋茲而不忘於懷者惜其署銓後卽歸不得
與老父母共事朝端同心以商略國家之務此
亦一恨弟七月間亦奉母南還矣老父母來屈
指當年故人幸有家舅在此可破寂寞家舅嫉
惡甚嚴初入都門於此中源頭支派已照見八
九凡此書所不能盡者必能爲老父母面晰之

君命再出恐無堅避之理但老父母須要看
破去年 聖旨有楊某且不必起此是何人簒
弄今日乘此一起又當人心積憤舊案將明之
時而又欲改頭換面以收老父母比於公山佛
肸之用孔子者萬萬不可入其玄中方今深心
卓識畢竟以浮丘公爲第一其它似是而非似
同而異與夫起自林間徒有一種陳腐之學在
其八識田中者其人何嘗不正然守其說而不
化則直差到底悞人不淺矣有一禪頌云一
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恠來獵犬無靈
性還向枯椿舊處尋通此宗者其於時事殆庶
幾乎老父母到京後有不達鄙言之旨者單請
家舅下一註脚若再示一人則不肖立齏粉矣
愛我者定不忍出此亦不若隨覽隨燒之爲妙
晤李湘翁老師更爲不肖致知己之感貴邑新
令君係敝同年以無心違會而托迹於有道之

鄉亦其三生厚幸惟老父母獎借而指脉之其
人長厚無它腸可信也作書盈二幅有言終不
能盡不敢盡前老父母手纂泰昌紀事爲一相
知携去便間更望錄寄一冊至囑秘之秘之

魏給諫廓園 癸亥

弟別仁兄以來世事滄桑幾百變矣羅織奸細
必欲殺舊經而後快其包藏禍心至不可言不
忍言王司寇本不直舊經者然此老正人必不
肯附會莫須有而與同文之獄烏程遂借以洩
其毒此一局也弟在京時所目擊也羅織不行
將借計典而甘心焉鄒總憲其礙眼之人也又
借事逐之烏知吉水去高邑進而計典益光醜
類幾空計出無聊而湯爲夥黨之籍冀以簧鼓
變亂小人爲此愚而窮矣此又一局也劉璫之
竄或以爲起於周郭之戰其實魏璫傾之也然
劉竄則魏孤而郭亦孤矣有謂 主上已念王

安之死者此言雖不盡然劉竄而王安之寃以漸而白移宮之案以漸而明此又一局也此皆弟出京後所耳聞也前一局者否徵也亂象也後兩局者泰徵也治象也由否而泰轉亂而治匪徒人事殆有天意焉然則世道可慶清明可期太平可望乎而又非也伏莽故在捲土難忘獨不見辛亥丁巳二察捷若反掌乎一憂也泰黃扉者一時濟濟廷已有端其異同逆其將來者二憂也君子與小人矛盾似君子與真君子矛盾即真君子亦與真君子矛盾此昔日之所無近日之所有也三憂也又况榆關未寧狡虜驚伏撫臣更置靡常樞相進止不定雖廣寧既破之後烽火宴然至今 廟廷之上方欲舉萬年觴弟以爲養癰積薪日甚一日耳

徐中丞若谷 甲子

春夏間朝端脊脊多故微聞二三善類自爲廉

蘭周綿貞公祖每對不肖輒感浩歎且欲不肖作市南宜僚不肖見輦上諸公方盛氣多成心非可空言說也故逡巡不敢豈意用壯之過潰敗决裂乃至於此當年萊蕪與廣德分使諸君子得乘其隙而齊泲兩敗前車不遠駸駸乎吾鄙自蹈之矣以貴鄉言之右司馬幾中危機左司空行且觚杭台翁幸在外實未聞有弋人之慕其竟爲碩果亦未可知第驚騰撼天驚鶴之巢恐不免爲梟鷂所耽耽目前無他計姑靜以待之且不必自動魏澹老黃中老諸公皆精心而長慮者當以不肖之言爲然至用夷之計實未易言錢牧老每與不肖熟籌之茫無下手處翁亦有成竹於胸中乎幸密以見示不肖不敢不爲兜堅也

周宮庶挹齋 丙寅

夏抄承手教即舒楮奉答而尊俾已行矣嗣是

北來之信種種不忍聞卽年翁一片拯拯熱心亦徒付之東流昊天夢夢殆不可問第此一番結局之後雖驚飈皆聞而迅霆稍息不孝輩猶得偷安視息以喘蘇痛定之餘靜則栖心禪觀動則放形山水迺知 聖朝鉤黨之政畢竟寬大蒙元禮孟博之禍者較漢季猶爲百人中的一二而優游林莽餘生自適視夫今日新思明朝僭萬徒隸逼辱月具存亡其爲苦樂何啻霄壤哉卽有荷父之遺猶在中土不妨以頽衣作寓公非蠻烟邊燧之地與蛋人鱗鬼爲伍也助名如劉東山文雅如楊用修俱飽嘗之寄語禹門母爲悵悵正須有無人不得之意且將實身北寺者巧爲寬譬更當以歡喜心入遊戲場豈必故鄉泉石乃能翕取雲霞睨視造物哉不孝迂笨之學所見迺爾固非厝火怡堂絕不知它家痛癢也至於深心之士其所憂又不正於黨

錮者未識年翁以爲何如老伯之喪年翁祥琴將御而比隣猶子尚不及一叩靈筵則以綱且未弛若不自斂匿往來都邑間惟恐爲知己累而肉骨至誼又不敢遣人將事且不孝曾目擊年翁家庭間光景似有一成篇在胸中而碌碌尚未抒寫來春定酬此願并以爲殮歌之喁助耳

門人唐興公

丙寅

假裝冗迫中爲我跋涉四日非托在肝肓敢相累耶北來信至今竊然不知何故足下相念之切當必憂心如焚也來教種種揣度都是傍理而言然世間理外事亦多矣遁避不能救挽無策惟有援天以自衛耳昨端愚在此過恨不促膝共談也

又

戊辰

累書相復鄙悰已達嘗謂易退難進古人成法

初意不無濡滯近見南臺一疏奉 旨敦趨更
驕蹇自便于誼未安中秋前後或毘勉首途大
都從陸而取道中州因兩番畫船簫鼓奉先慈
南北往來今對此景無任悽愴故欲稍新其耳
目以奪愁思耳

曾兵部大雲 已已

中朝事向苦於不痛快今又微覺其痛快之過
易云內君子而外小人所謂外者不過奪其味
痛負嶠之勢若屏之繫之箠擊而砧俎之縱未
能挺而走窮而攫而竄伏林莽中俟晦暝之夜
雲霧之辰張牙舞爪而出以甘心於一逞卽狂
狽賊鹿且然况豺虎乎開自新之路作化枉之
招主持國是者不可不常存此意入笠而又招
之安能使胡越爲一家迂濶之見不必然之慮
日來頗以此癆心卓識如兄翁亦以鄙言爲然
否

盧大名斗瞻 庚午

每憶昔年清源使署瑤尊綺席共對夕陽爾時
快晤髣髴如昨從此一別不特飛弧勁簇交集
于中林柳且毒蝎封豨從橫于仕路不肖息影
聖室固常抱池魚之憂卽台翁振羽天衢未必
無風鶴之警也所幸赫曦御空宿靈盡掃使費
下之桐聲振疏越薄中之斷色被青黃如噩夢
之乍迴覺驚魂之未定一入長安雖 聖朝氣
象方新而時事紛紜猶昨魏芹曝之莫獻徒杞
漆之懷憂恨不寤言考槃逍遙空谷之爲樂也
台翁聲價騰播三輔漢廷卿相多拔自扶風焉
翊 聖主綜覈首急治功若欲以不次之擢風
勵天下如台翁者又豈徒名藩雄臬可酬其勞
勸哉芳訊注存崇以駢語獎飾太過豈所望于
知己僊語奉報聊見惻忱幸勿鄙其不文亦自
附于非莠耳

南銓鄭見義

壬申

別來頻辱手教皆瀝肝擢脊語也年翁身在苦
白而感時憂國之淚與咏莪之悲同其揮灑從
來忠孝原無二性輔逆之首卽不服喪之人此
可對照惟是老年伯峻伐徽猷與老伯母劬勞
聖善醴源芝本篤生年翁爲世間偉男子而所
爲頌揚世德以昭垂玄壤者乃微言于椎實厭
諛之夫於年翁顯揚之思似爲誤委或正以其
椎實厭諛寧偪母孝寧簡母溢庶於古人龍岡
之碑大書而深刻者稍模擬其似而不以靡靡
揚勵爲悅乎因齋心三日滌几拭硯端坐抽詞
如對明神如侍長者則弟一念之忱不敢翫易
付之應酬等閑文字乃以仰副年翁之委而并
藉手以通猶子之誼以達幽明之隔者也惟年
翁鑒之

吳侍御玄垣

壬申

嘗逆談方張之會翁臺以秉心淵塞作寒谷之
葭灰暨陽德初升之時翁臺以建議闢除爲啓
山之華露世道所關夫豈淺尠奈何來教過自
挹損也惟是廓清未淨桑土宜先勦勦世道端
賴正人五嶺于役將周驄馬還朝仄期不遠諸
君子懸懸以望不特 當宁之仄席也

汪侍御洲鳧

壬申

與翁丈十七年之交又九年之別長安解后涕
入而翁出矣有懷紆結豈片時晤對所能抒寫
嗣茲魂夢常在芙蓉薜荔之間驄馬還朝當需
明歲萍梗踪迹又未知相值否也目下時事雖
見清明而葛藤未消町畦未化杞人之憂每爲
震悼執經事 主深慚啓沃懸瓠之刺更增疚
懷嶺西漢夷牙錯目前雖受羈裹而瑾賈折芽
圖大於細亦持斧者所爲熟圖也炎方嵐瘴百
惟珍重感佩瑤華率爾奉報

卷終